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叄輯・貳拾伍册目錄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二十卷　〔明〕釋德清撰　一

〔明〕釋德清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二十卷

清順治十七年耿繼茂刻本

憨大師夢遊全集序

六經之道肇自開天佛書道藏漢唐以後始盛行於中國說者謂龍樹雨花不過好奇之士竊取經義神明變化而出之其實六經而外無傳書焉此語或非通論要之三教鼎足必首

崇儒即二氏不能爭也釋氏自白馬西來宗派雲屬僧史所載眞成法海然多筌蹄梵貝不作漢語徒煩棒喝莫覓衣珠譬之畫師貌鬼神易貌人則難雖使蘊義弘深無裨初學揆之津梁似未有當獨

憨山大師陶冶羣籍包羅
三教以眞實相吐廣長舌
如老農課農寒暑陰晴較
量不爽如良醫治醫虛實

強弱補救無遺自非冥神
方等藏識俱空安能觸手
圓明機鋒盡透高懸慧劍
洞啓玄關直令老龍聽法

頑石點頭也可師自云於
人佛知見未必無助信哉
師爲
觀音大士抱送而孕兒時

即具六通十九出家受四
子書隨窮內典壁觀三十
年以弘法罹難飛錫嶺海
障火魔風專心向上故能

傳燈
六祖亢南頓之宗凡所撰
述如法華品註楞嚴懸鏡
金剛決疑及叅請示偈皆
禪家宗旨至若序記銘傳
詩歌古文詞刹那遊戲盡
證菩提匪惟奈國顏曾抑
亦孔門龍象師覺矣而目

以夢遊師自此遠矣余入
粵之初禮
六祖于南華因過塔院知
師爲肉身菩薩而未嘗讀
其書蹉跎久之有移鎮之
命尋將行衲子濟孫忽從鼎
湖敗簏中得茲集以獻璧
間絲竹手澤猶存捧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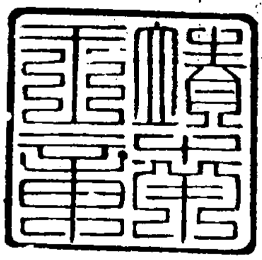
下如夢斯覺乃捐資亟授
梓人惟濟孫實董其事經
營讐校願力甚堅剞劂既
成篇什具備多年塵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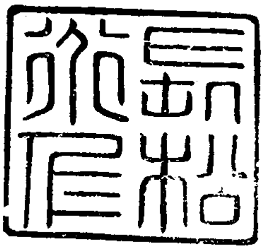
旦日星差無寶山空返之
根矣余因是更有感焉禪
道設教
聖王不廢豈禮樂征伐與生

死因緣無二諦乎余忝厠
維藩十年征伐猶以禮樂
侯君子大師一瓢一笠聞
者傾心易世更代不少衰

息良由
佛法廣大超出生死非禮
樂征伐所能匹其功德也
下根如余何知缾鉢聊爲

約畧大指論次以行當願
流一筏庶幾於神道設教
之義奉揚萬一云爾
龍飛順治十七年庚子季秋
靖南王耿　薰沐敬題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總目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附 問答法語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題跋

卷之九　題跋

卷之十

傳　說
卷之十一
頌　讚　補遺
卷之十二
詩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書
卷之十六
書
卷之十七
書
卷之十八
影響論　緒言　大學決疑　文
徑山雜說
卷之十九
塔銘

卷之二十
中興曹溪實錄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一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釋超逸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 濟孫 編輯

法語

答鄭崑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真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

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真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為塵識情為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薰為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為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劫來生

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真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往往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搏量遏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先要刬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

無妄想情慮即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真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于妄念起滅處一覷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拶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當下氷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

正念眞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
〇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六段聖凡二途只在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葢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爲迷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爲眞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爲實如今發心趣向乃逆流向上一著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

著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個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眞切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然公案雖多唯獨念

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玄妙這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

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這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個下落如此一拶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蹤務要赶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拶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花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爲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

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已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
懺悔又要持楞嚴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
呪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
一切物物遇之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
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呪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
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
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
應耳○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
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
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
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眞參也若
證悟者從自己心中實朴朴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
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
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
人此乃眞參實悟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
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眞心矣此證悟也此
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
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
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為
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
作為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為眞大似認賊為子古
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
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于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
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于
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
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
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為得
力○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
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畧舉一二○第一不得貪求
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
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
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
實葢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薰般若般若為習氣
所薰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
不捨此正識神影子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
麄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
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為眞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
忌○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眞心本來絕
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
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

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
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只管計若將心待
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
不了絕待眞心將謂別有故耳故待心不除易生疲
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其次
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
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
將眞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
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鑪
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

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故永嘉云無明
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
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
安心先求妙果卽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
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其次不可自
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屛絕見聞知覺脫
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
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
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
入無復顧慮大槩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

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其次不得
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
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
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
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卽是以佛
眞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
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
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正
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清淨心中本無

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卽乖法體今之做工夫
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爲眞實
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似轉戲轉沒交涉
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
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
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力疲只說
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
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
眞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這裏切須透
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

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著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鞲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岐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這裏透過始得

示無生祿禪人　乙未夏日在圜中說

古人最初發心真正為生死大事決志出離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歷盡艱辛心心念念只為己躬下事未明憂悲痛切如喪考妣若一見知識如嬰兒得母倘得一言半句開導心地如病得藥若一念相當胸中了悟如貧得寶拚身捨命陸沉賤役未嘗憚勞若二祖之安心斷臂六祖之墜腰負石百丈之執勞楊

岐之供衆凡名載傳燈光照千古者無不從刻苦中來乃至過去諸佛求無上菩提捨身命如微塵數無一類而不受身無一身而不苦行百劫修因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乃至末法兒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者哉痛念末法去聖時遙法門典刑已至掃地吾輩出家兒不知竟為何事生來祇知懼饑寒圖飽煖一入空門因循俗習游談終日捧腹縱情徒騁六根備造衆惡靡所不至不耕而美食不蠶而好衣虛消信施唐喪光陰竟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豈復知有因果難逃罪福無爽一朝大限臨頭如石投水三途劇苦一報五千再得出頭知更何日興言及此痛可悲酸目擊時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非曰絕無葢亦鮮矣嗟乎三界牢獄四生桎梏況大火所燒生死險宅何由能濕猛焰離衆苦至無畏處耶非丈夫兒具靈根含夙骨者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直入耳汝等幸爾生逢佛法形廁袈裟早值明師六根完具當痛念無常深思大事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改往修來晝夜精勤早求出離若復因循度日縱放身心大限到頭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無忘我臨岐叮嚀之

言以負吾自負也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且爭在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事聞者非不明目張膽但未證眞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止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咲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徒兒乘馬夜行

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墜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遶石周行數十帀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叅多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待勸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淸凉大解脫門此其策馬遶石令其熟視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葢能熟視世間相者耳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欲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意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比以弘法罹難上干 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罹難以來備歷苦事不可言而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減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爲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人故爲余驚之矣及視不減歡喜心乃又驚之此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 聖恩待以不死戍竄嶺海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爲別且解長途困頓耳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子於寂滅場中無以今日之言爲夢語也

子熟視之

示無隱桂禪人

明桂禪人初叅余於東海及余被放禪人復走嶺南省余且將還蜀老人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纏如神光之在目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淺深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劫事多知識入多法門然後得見性眞所以然者如人被縛自不能解必假手於他至若釋然解脫自在縱橫受用處又非解者所可與也卽稱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亦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如萬里還

家入門一步慶快平生則迴視向之跋涉艱難閒關險阻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旦大通十劫猶不現前身子發心中道退沮在聖尚爾況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能操久遠之志持畢竟之懷者從古爲難得歷觀前修拚捨身命親師擇友動則三二十年乃至盡形畢壽不以窮達改心易慮以極願力所持窮劫而不化千載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廣大一發則爲人天師表非苟然也禪人以夙習般若聞薰之力不忘所先今幸爲佛子歷事法門慇懃若是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壽乃至周徧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將布法雲於火宅圓智種於覺園未必不以今日爲因地也子其行矣卽歸峨嵋親見普賢倘問諸變化人報言瘴海炎方不減白銀世界無恙無恙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

余少讀史竊慕程嬰公孫杵臼之爲人念曰持此心爲人臣子者可謂不忝所生矣及長出家乃曰吾佛爲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爲弟子者可謂不負已靈矣及讀傳燈諸祖機緣見神光之斷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於馬祖楊岐之於慈明嘆曰

苟忘身爲法若諸老之爲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門之不振乎嗟夫丈夫處世旣不能盡命竭力以事人主榮名顯親卽當爲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齷齪乎故余自知有向上事以來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卽處樊籠遊廛市未嘗不置身氷雪千巖萬壑中也隆慶初余居龍河講肆時識妙峯師於稠人中覩其貌悴骨剛知其爲法器雖未語而心許之矣及萬曆癸酉余北遊上都適遇於長安市相與共坐龍華樹下一語而決生死乃結伴同參卽共遊方外過河中山陰檀越延之道院數月是時義尚童年爲沙彌明年余同妙師入清涼置身萬年氷雪中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時余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而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屬義從事法門因著入槽厰義躍然負米採薪履氷蹈雪暑無倦色百務惟先日夜無隙衆皆推其精勤殊無短長越辛巳冬適奉　慈旨求　皇儲薦　先帝建大會於臺山日集萬指時義獨任點茶湯晝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負第未察其信根耳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余與妙師各解携師目義謂以此子可代執役因命義曰古人從師爲法

誓死爲期爾爾其盡形竭力倘中道志沮當此生不面
爾其志之明發即理策東西余同龍華老人養痾於
太行之障石巖特義隻身以從百務惟勤凡操食時
必侍立輟餐而後已察意之可否以爲憂喜余飽亦
飽余偶不欲食則涕泗交頤而亦終日不粒也余每
每私察父之如一日因謂龍華老人曰此子天性純
孝人也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其是之謂乎明年癸
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
神鬼之鄉也余因那羅延窟而居之乃披荊榛臥艸
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困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

而義實其心焉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居
三年丙戌適蒙　聖天子詔爲　慈聖聖母頒大藏
經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余適丁之乃喟然嘆曰因
緣障道往哲所難福始禍先前修明誡意欲避之義
與同伴安桂二侍者進曰師即無意人世豈不上念
聖心所以爲法門之隆斯民之福利乎余乃翻然念
曰惟我　聖天子仁孝　聖母慈恩以法爲社稷蒼
生福某也何人敢不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上報
聖恩乎法王忠臣慈父孝子實余所罔弟此海嶠遐
陬故稱蔑戾苟不等心死誓又何以轉魔界而成佛

土爾輩試揣其衷果能以法爲心畢命從事則止之
否則去之無使異日作世諦流布眛人天眼目也安
等唯唯進曰師唯何人此唯何事願師安意以道自
任爲法忘情豈以我輩去留爲行止余於是判然拜
受慈命創志剋意以建立爲心其經營事務無論巨
細一切悉委付義而以安桂二人爲知事予但總其
綱要耳上賴　聖慈寵靈不三年而果叢林成法道
興四方衲子日益至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其
天人賓會轉化之機益亦神且速矣至於山門供衆
法物畢備秋毫皆出義心而其建立規模居然不減

在昔觀者以爲天降地湧將爲東鄙法幢盛世永永
福田也不意豎立未幾而狂魔競作於己丑歲即遭
侵撓余所經涉無論汚辱即祁寒溽暑而奔走於風
塵道路目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而此心一念孤光
未嘗少易義輩之志愈益堅如是者三年如一日也
或謂予曰聞之談者到處皆家山以師高致道眼視
此不啻輕塵聚沫奈何惓惓於此乎余曰嘗聞世之
君子以身殉國則死國以身殉法則死法今蒙　慈
恩以法見托而且表揚　聖孝也其事雖異其命實
均避難不義棄命不忠不義不忠何以爲法假而以

此卽有封疆尺寸之寄苟臨難而去之又何以自處寧劾死而弗去不爲苟生以失經或者唯唯頊亦魔風頭息矣又四年乙未春二月豈意釁從中起而以魔事爲借資竟致　聖天子怒若雷霆詔下金吾逮及無辜者衆是時安已先去而義與桂共嬰此難余則以一死肩之荷蒙　聖恩待以不死　詔遣雷陽於是冬十月出長安與義別余觀往事如夢遊而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義送余河梁余乃謂之曰丈夫處世固不戀戀爲兒女態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矣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不知汝於何處見老人乎義稽首曰義自事師以來自知愚鈍不敢外求上不見有佛祖下不見有禪道唯知作務供衆至於動靜閒忙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直觀師心而已是故師生則生師死則死余曰我心無相汝作麼觀義曰師心若有相弟子則無今日也余乃大笑而別余則獨携善侍者而南之及明春三月抵雷陽適遭頻歲饑荒瘴癘大作傷殘者澤若焦余坐屍陁林中蒙毒氛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數矣秋八月鎭府檄來五羊及冬而昔之在門者接踵而至余見則詬罵曰爾等各有出

生死路脚跟誰無一尺土見我何爲皆痛斥而去頊之義亦自蒲中萬里相尋而來余乃感然曰爾何爲至此耶義俛首卽躬事爨煮無閒在昔時曾省會亦以饑荒疫癘而死者骸骼蔽野余命義率人親檢而埋之者不下萬餘計作津濟道場以拔之會罷促義以歸曰爾何戀戀於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學出情法者今竟以法罹難荷蒙　聖恩待以不死實出望外卽未盡之年皆天賜也況古人異類中行無適而不可今雖荷戈行伍何莫而非佛事萬里比隣太虛咫尺以法界海慧觀之了無去來死生之跡又何嗟嗟作夢中顚倒耶但冀爾識心達本以金剛燄爍破歷劫情塵務使愛根習氣緣影蕩盡毫無自欺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爲魔伴況復守此幻身而增空華障瞖究竟何爲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若棄彼取此亦爲法中之愚也豈正信哉爾其行矣幸爲謝諸故人生當重逢死則長別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爾其識之無忘所囑

示洞聞乘禪人

洞聞法乘來參請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與一切衆生鱗介羽毛乃至地獄三途以極空散消沉靡不眉毛厮結末隔纖毫其所同者金剛心地所異者情想愛憎耳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轉穢邦而成淨土化刀山而爲寶林即劇苦辛酸皆爲極樂眞境此無他術葢於此心中情想不生愛憎無寄譬如淨目徹見晴空又何顛倒幻華自生起滅哉衆生返此無怪乎種種顛倒自取其咎耳佛祖憐愍此輩特特出世一番並無剩法與人不過直指此心令一切衆生當下知歸故毘盧老子初坐菩提場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此戒法耳千華臺上葉葉釋迦亦不過禀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耳即四十九年搖唇鼓舌波波挈挈爲人委曲周旋者亦不過普令衆生信受此戒法耳及至末後拈花天人瞪目而不知者葢亦迷此心戒耳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亦不過默契此心戒耳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亦不過密付此心戒法耳即達磨西來神光立雪無言無說葢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柴擔下聞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葢乃頓悟此戒不從人得不因師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有何奇特哉及至黃梅印證即解道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因此黃梅老人亦不奈伊何只得無語歸方丈即三更密付大似烏豆換人眼睛豈此外更有奇特哉從此兒孫滿目遍滿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鼓簧播弄亦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耳豈此心外別求妙悟耶若離此外別求即墮外道邪徑矣故梵網云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中所誦一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又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故五十五位進修未見佛性皆墮塗程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是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由是觀之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除此金剛心外豈復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悟則名爲住位不易行行則名爲行位不易通通則名爲向位不易淨淨則名爲登地位不易忘忘則名爲入佛位矣禪人今日誠當自揣以何心爲出家以何心爲參師訪友以何心爲樂求佛法以何心而願受此戒苟得其心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普及一切衆生一齊向老人一毫端頭放光動地則汝二六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厮結也此

則是名眞持戒者否則險險則墮忝忝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出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艸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克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修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眞正善知識開導故卄墮沉淪枉受辛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獦獠亦有佛性耶祖云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羣蟄此語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源頭爰自盧祖演化則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艸寥寥幾千載矣而談者皆謂非善根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　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復檄來五羊壘壁間註楞伽經完戊戌夏卽爲諸來弟子演說諸經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疊疊而來風雨無阻余見而深嘉嘆之未幾卽有善士某某輩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卽爲羯摩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愍其不達造修自度功夫因授以念

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爲行欲令信心日成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則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眞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卽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卽名爲佛今所念之佛卽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卽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則土亦穢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縱然一念善心生則寶地華池宛爾由是觀之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況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倘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眞遇禪人

禪人眞遇棄妻子出家樂遠離行志向名山參訪知識適幻人以幻業遷謫至嶺海禪人因得來參項辭往普陀因得禮達觀師授以毘舍浮佛偈復特來五羊時幻人於幻化場中作如幻佛事閒諸幻衆說如幻法門適禪人作禮請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爲說

一切諸法皆如幻夢境界而開示之曰善哉佛子當善思惟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一切菩薩依幻力而修持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衆生依幻力而生死若夫天宮淨土依幻力而建立瓊林寶樹依幻力而敷榮鐵牀銅柱依幻力而施設鑊湯爐炭依幻力而沸騰鱗甲羽毛依幻力而飛潛蠢蝡蛸翹依幻力而動息以極三世諸佛之所證六代祖師之所傳總不出此幻網三昧也禪人安得而逃之耶汝試諦思何因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汩沒愛纏何因而願出沉淪何因而發足超方何因而叅訪知識因何而履名山登福地穿叢林入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臺後年而峨嵋汝將遍歷寰中縱經塵劫窮盡十方微塵國土承事十方諸大知識總皆不出幻化門頭而非究竟眞實處也然雖如是喚作迷頭認影不妨就路還家苟能一步踏斷幻結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無涯幻海一時頓枯無量幻業一時頓消無邊幻行一時頓得無量幻生一時頓度此則是名以幻修幻所謂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其或未然則縱經三生六十劫以文殊爲父觀音爲母普賢爲師而欲恃此親因

以求出生死事遠之遠矣汝諦思惟其無謂淺爲幻化人非眞實語也叅叅

示優婆塞易眞潭

佛性善根如艸種在地但有土處莫不有之若遇時雨靡不發生第雨有早晚故生有遲速耳凡人人皆有善根種子若遇大善知識而開導之如時雨降則勃然生芽抽條長幹開花結實鮮不成就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未有無因而招果者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貴在觀根逗機善爲開導使其自性成熟耳非有別法以誇誕衆生也善士易眞潭生在邊地長於塵勞若夫汩汩口體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種善根深厚油然于中而不容已者何乃遇緣即發不待教自能者若是耶余初貶雷陽未度嶺時談者只謂邊俗好鬼而嗜血食絕無善人且據佛言邊地下賤篾戾車種以爲大難以其斷絕佛種破滅善根不聞三寶名字故爲惡類余因爲實然及遇電白時見潭携善士數輩頭面作禮余甚異之及過苦藤嶺誅茆茨施茶結緣益潭創爲佛事集衆信而爲之者此則不因開導而自爲之豈非善根純熟時節因緣已至有不能自止觸事而現

遇緣而成者耶由是觀之佛性未必盡善魔性未必盡惡隨其所習故有異耳佛說邊地惡種益言其重者欲人生正信生中國聞正法故也余因見潭之純誠篤信一時善士良友若某輩誠敬之由此而推足見佛法不難行於邊地陋習之境也余因創化城菴捨茶結緣以種善根乃作疏命潭與二三善士同心一力果期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即今海外路人皆知有佛事將轉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而倡始也如一陰而至堅氷一陽而炎赫日造化之機如此道化之機亦然將來轉穢邦而成樂國固不難矣佛言無佛法處建立三寶非菩薩人不能克成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潭也可稱大心衆生若從此增進信心不退善根轉深苟能勇猛精進頓悟本心卽永斷生死逈脫沉淪一超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爲初地也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勉之勉之

示本淨貴禪人

禪人寶貴以守護佛法爲心初書金字法華諸經募造旃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一日稽首請益余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

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故能達緣起無生者則爲成佛眞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今以汝之信力爲因托諸所化爲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則佛而佛卽法也苐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備光明熾盛赫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之靈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燦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爲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爲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卽以世諦之金香而爲佛卽以世諦之紙墨而爲經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之名旣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機天淵矣由是觀之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

生者明矣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爲成佛眞種矣而汝所作種種諸緣勝美不容達無性而作耶不達無性而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已而不在物若不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物而不在已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則已與物皆無性矣達已無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如此則人法雙空是非齊泯則已與物皆無跡矣又從何而分別耶如是則爲功德不可思議菩提亦不可思議佛子如是而知則爲眞知如是而作則爲妙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秖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禪人請益自言性多嗔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出卷求語更爲開導之曰永嘉大師有言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是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而爲提婆達多之所謗害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而殺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

會上爲其授記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觀此豈非以忍之一行而爲成佛之要又云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燃燈佛卽不與我授記由是觀之一切衆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起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從我之所致甚矣我之爲害其來舊矣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强此蓋忍行之初地也然衆生恃其我見最極堅牢而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饑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淨斯皆不知忍之之方徒增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修和合行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忍八地乃得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皆當忍之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之擧足動步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如斯則

心有不敢妄動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爲情有不敢妄發故老氏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卽恐之其名由不敢爲天下先故恐爲成佛第一行如此則恐大而我小故恐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而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爲衣而復書之以此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爲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爲博飯具也

示性淳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往往來

來誰不覩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如杲日麗天山河大地艸木昆蟲鱗甲羽毛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雖從來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于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費艸鞋錢登山涉水遠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汝因自己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勦絕命根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劫劫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

麼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頓足切齒椎心恨不能囫地跳向佛祖頂顫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豈獨禪人爲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爲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眞正明眼知識爐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至入山氷雪寒巖一至萬死一生之地于中種種伎倆知解向這裏一毫用不著唯獨於冷地衲被蒙頭時忽然覷得父母未生前一點消息便回視昔之種種顚倒

皆夢中事耳且復自恨爲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化境界一至瀕萬死而獲一生者所賴凍餓中博得一點孤光處處受用以此爲爐冶種種逆順境界以爲鉗錘以此煅煉習氣麁重緣影塵垢耳卽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爲消磨歲月之具其他更復何容啓齒哉禪人今且行矣卽求老人法語一似含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己脚跟未動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親眼辯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

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如此則佛祖亦無換身處閻老子豈奈伊何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這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壞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為汝出氣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操方行腳登山涉水之辛苦也其或未然縱使鬭到三生六十劫更有何用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為人縱能穿衣吃飯更喚作甚麼人即老人今日之語大似木人穿靴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腳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且道如何是無寸艸處參參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是知古人參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于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耳以其此心為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為至聖大乘半悟即為中乘少悟即為小乘不悟即為凡夫若悟而不存證而無得即為超聖凡出生死之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真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真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干鳴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為佛法也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參禮佛刹微塵數諸善知識故得開悟塵塵刹刹諸解脫法門然法門固無論即善知識安得有刹塵之多耶殊不知刹刹塵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

慮情塵也苟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愛憎交錯難解處貪嗔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就于根本痛處劄錐一一勘破一一透過知此識此便是真善知識當下即登無礙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豈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靈洲鏡上人

余昔遊海門登妙高峰入無際三昧時入楞伽室觀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楞伽經與佛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余是時舉身毛孔熙怡悅豫如春生百艸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後覽教乘印證乃知為習氣

横發於中熏然不自覺耳自爾行脚雲水間而此海濶天空虛明昭曠之境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頃爲幻業所弄直走瘴鄉舟行過曹溪之戶下湞陽之峽經小金山而抵羊城時無濟勝之具未暇登覽及戊戌秋日因送大司馬陳公始得覽其勝與鏡心上人過東坡堂讀悟前身詩又爽然自失恍然若覩舊遊是知天地一幻具萬法一幻叢出沒一幻蹟死生一幻場江山一幻境鱗介羽毛一幻物聖凡一幻衆爾我一幻遇耳上人降心白法日誦金剛經以爲之課而舊染頓祛心光漸朗益肯於刮垢磨光非泛泛波流業海者比也頃持卷索法語爲進修之資老人猛思昔遊海門之故事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因嘆人生生死幻化去來夢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三際十方當下平等天宮淨土一道齊平心佛衆生了無差别鑊湯爐炭實際清涼艸樹庭莎風帆沙鳥煙雲變狀日月升沉舉目對揚無非普現色身三昧也吾學道人所貴金剛正眼爍破無明癡暗煥發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現前日用欬唾掉臂揚眉瞬目之際拈匙舉筯之閒頓顯自性無垢法身不爲塵情之所遮障不爲業識之所稽留不爲境風之所搖蕩

自然不爲生死苦業之所繫縛是稱爲得解脫人即如空生悟般若時涕淚悲泣對佛自謂實無有得名阿羅漢也蓋一切世間所有諸法豈有過此般若者哉然般若非他即吾人心鏡之光耳此段光明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爲業垢自昏故永嘉云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方剖析上人號曰鏡心是以心爲鏡耶是以鏡照心耶若以心爲鏡則老盧道明鏡亦非臺非臺則無鏡可寄若以鏡照心心本無相又何從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則非鏡非鏡則非心心鏡兩非名從何立如此則上人名是假名名假則眞亦非眞是則所讀之般若文豈有文言字句而寄於齒頰之端耶上人苟能悟此法門則江光水色鳥語潮音皆演般若之實相晨鐘暮鼓送往迎來皆空生晏坐石室見法身時也如此則東坡之所書楞伽佛印之殺青災木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莫道又是前身夢語也故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上人苟能不昧本因般若當習氣横發時試取此卷讀之不覺妄想顛倒情塵自然氷消瓦解矣

示馮文孺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形壽以極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爲期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地獄三途或經驢胎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如此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爲的從今日最初發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忘形而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廻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

不去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乎上了路頭悠悠蕩蕩或爲歌管隊裏富貴場中戀其耳目之玩忘卻未出門的念頭遂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緣差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資竭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回惶生無量苦或身體疲頓久沐風霜不奈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誤聽以爲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者無他葢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何況無上

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其近效求其速就哉故曰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雖然如是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眞實之見若知見不眞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行亦更枉用功矣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的信自心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明廣大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爲被此幻妄四大拘蔽介爾妄想浮心遮障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棙子不啻百千生萬劫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諦信不疑今日發心定要以悟爲期即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是出門第

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促發之者至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種辛勤種種迂回留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皆在學人自己脚跟底本分上討量皆非善知識所可與也馮生文孺有志此道剔起眉毛且看脚跟最初出門一步

示贊侍者

侍者眞賛寫余小像焚香作禮請說法語以開示之老人驀拈拄杖趂之曰爾朝夕執侍尚不自知生尊重想又何以紙墨畫像爲師範乎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又何以紙上陳言爲準則乎爾自發心出家

求出離想而不決志修遠離行果眞出家乎實爲生死乎爾自心癡迷向外馳求不知頓歇狂心爲成佛秘要而區區執幻妄爲眞實迷頭認影了無出期卽老人坐向汝㘞中爾亦作熱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稱坐叅不勞遍禮知識自入無量法門也是則名爲隨順覺性又何以包羅老人爲爾自思惟二六時中除却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欬唾掉臂雜談戲論處如何是自已本來面目這裏叅透許汝覰見老人一莖眉其或未然對面千里

示明哲禪人

余被放之四年巳亥夏爲講楞伽新疏於五羊之青門旅泊菴適禪人不遠數千里叅余於瘴鄉余視其謹慤而精於洒掃因命典齋食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禪人唯命是聽勤力半載餘矣適飲瘴煙浸染成疾久而不愈調之不痊藥之無力禪人自視四大不支難堪衆務乃乞度嶺北尋樂地而休養之辭行老人因而勉之曰爾豈以苦樂爲異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爲假借苦樂爲幻場死生爲夜旦亦不知心乃衆惡之源身爲衆苦之本也原自迷心而爲識執妄以爲身顚倒死生出沒苦道曾不知幾千萬劫譬如夢馳險道怖畏惶求脫而不能欲離而不得憂愁悲楚望抹無門疲頓精神暫息無術自謂終墮沉淪爾乃甘心汨沒矣又安知極力而呼猛然勃跳而大覺之哉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旣覺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卽爾而觀今之病苦呻吟而作去就求脫之想正若夢中事耳不能自呼而覺余爲大呼而汝猶不知是蘧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奈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認夢想而爲眞宅今旣遇呼而不覺捨此而誰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顚倒長夜欲求覩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矣爾試思之忽然猛省回頭轉惱生死情關頓然迸裂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

示舒中安禪人任山

舒中禪人願任山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而山卽障根見道忘山而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諦訓也子今志欲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居則有任任則道非眞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任任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

爲道而又何所居也予徒以山爲山殊不知山用現
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承教有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
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
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語涅
槃此云寂滅然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
則眞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
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是
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
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予之寢處長夜於此久
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爲入道之資是
猶避溺而投火也故曰狂心不歇歇卽菩提由是觀
之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絕知解忘能所息
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橫眠恣懶怠
長我慢爲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以其能抖擻
客塵煩惱耳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
進是知入道之要而以遠塵離垢爲第一義也故曰
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曹溪諸僧

曹溪爲天下禪宗道脉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
叢林甲於諸方所稱由來舊矣爰自大鑒禪師入滅

以來而青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蔭人天至若
一言半句之下揚眉瞬目之間而得超生脫死者不
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拔其
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是故與時升降
固其理也所以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其建立之
旨亦在隨宜自宋而元如高峯斷崖中峯諸大老皆
力振家聲而雷霆之機不減叢林盛時至我明興以
來其風浸微不敢望其眞履實證求其有志向上一
路者蓋亦幾希而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
溪爲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袈裟爲何物剃髮爲何
事也豈獨人與道遠卽山川之勝叢林之茂想亦無
復當時矣況爲惡魔所侵作諸難者非一豈非其道
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爲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道經曹溪戶因得叅謁六祖大師正値衆
僧遭燒煮之餘鼎沸未消余爲潸然者久之而去明
年秋蒙制臺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洙泗欲留余
於其間爲供洒掃余是時方慚愧爲法門玷懼辱祖
庭以謝又明年觀察海門周公攝治南韶心與陳公
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纂其志剛成州府周公
以入賀去未幾觀察惺存祝公蒞其政公自號曹溪

行脚僧下車不日無論地方盜弭訟息民享泰和郎曹溪山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而向之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匾匾爲大鑒侍者與將焚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頃公以入賀去濱行乃令寺僧長老率諸大衆作禮辱公先以書抵復兩叮嚀之意懇懇至再余感公高妙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佛事者乎蓋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顧匾匾

罪垢之軀不敢蹈寶華梱壽皷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室之劵時庚子三月旣望

示宗遠禪人住山

余竄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南嶽來五羊慰老人於穹廬時悟心融佛嶺乾二子皆在行間伴老人以食息相與結夏壘壁將半復移居東華解制後各辭去將各事事而宗遠獨稽首乞一語爲住山法要老人揮汗以示之曰夫入深山住蘭若此從上佛祖第一人道因緣也惟我本師釋迦

老子棄捨金輪辭親割愛走入雪山萬丈寒巖埋身千尺以至鵲巢其頂蘆穿其膝猶不知六年凍餒皮骨支持而苦空寂寞之狀又何如也一旦覩明星而悟道朗長夜而獨明便見天龍拱衛神鬼欽崇爲天人師作世間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聞名者喜見相者皈王臣敬仰有識傾心梵宇琳宮莊嚴殊麗無分遐邇百代如生如此澤流而無窮功垂而不朽者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此乃開天闢地一箇住山樣子也自斯已降無論西域見聞邈遠郎法道東垂若遠公之蓮社

僧遠之胡牀五祖之破頭老盧之獦獠西江之廬山石霜之枯木凡載傳燈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莫中出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跡空門寄名袈裟之下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出家竟爲何事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爲出家兒第一要務也古人出家專爲生死一著叅師訪友發明已事然後向深山窮谷艸衣木食巖棲澗飲支折脚鐺煑脫粟飯盡將從前業識影子掃除蕩淨不留一絲毫單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徹而後已如此方稱

佛之眞子方能報佛深恩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往山爲志只須放下諸緣心如墻壁單提一念直欲上齊古人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爲期不明不已切不可効時輩作偷安計爲養懶資也行矣爲我前驅誅茅岳麓待老人酬償債畢以送餘年也其念之哉

示劉存赤

頃余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茶陵劉季子遠來參叩雪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唯在心離垢每看此話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經云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証如反掌由是觀之衆生與佛本來無二所謂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卽佛心垢卽衆生生佛之辯不違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衆生此垢若淨卽名爲佛豈假他力哉無奈一切衆生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煉之功故有參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煉之藥然藥亦垢

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眞金在鑛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衆生心垢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爲佛也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爲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一以無眞善知識決擇多落邪見是故獨於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爲穩當法門若以念佛話頭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著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淨沉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句當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爲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卽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念佛法門有緣試著實究審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窮源耳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萬無一失若得到眞離垢處如經云明相精純不爲客塵煩惱留礙如此不爲彌陀接引卽十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讃矣幸與子窮年雪夜此段冷

淡家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不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著力必有到家真解脫時也

示鍾衡頴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徃因患難走粤叅予於曹溪老人暁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安其心以歸其難竟解聞所以解者皆非憶想可到機緣偶會無心自至似非人力可為者鍾生由是故物無恙以蹈安恬無事之境既而每遇逆緣履危機皆無意而置坦途然鍾生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以生平所未愜心

快意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自以為易若探囊拾芥也甲寅除日同存亦劉子達來相慰於寂寞之中伴予度歲一日坐閒偶以所志未了事請益而將遠求其大欲老人噫嚱而歎曰子所志是知將涉海渡河而求飲井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熾且苦跋涉之勞也向以因果報應之理諭子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為誡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在吾教為安命在吾佛則為因果故東坡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未

來果今生作者是然世人亦有作善而致惡報者此乃前之惡業所感其報善在於後矣其有作惡而致善報者乃前之善業所感而惡報在於後矣即古今聰明智巧權謀機詐自謂巳能可以力致功名富貴者殊不知功名富貴乃命之固有定非智巧機詐可得而有因而得之者亦偶合耳豈有人謀可越天定乎是不知命者徒增其勞耳惟聖人教人以安命俟時佛教人以隨緣安命則一毫不必強為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第一以斷妄想為本然妄想乃貪嗔癡種種惡業之本也即菩薩修行以至成

佛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始以妄想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從妄想生妄心消處業緣輕不須更覔菩提路只要當人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為萬福之源但由妄想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日減今苟妄消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處是為真福是知福由巳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人天之福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鎡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

仔細一一檢點但有虧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一齊吐卻從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習心自已固有之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禍至則功名富貴逼授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鍾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何求而不得耶勉之勉之

示衆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

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者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以其能入衆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故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衆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衆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嗔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衆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

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為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為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耶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己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指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不被聲色所轉即所謂

戒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為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今之好高慕異者特不知修心之妙行耳即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由能忘我故自利與物無競彼此忘懷故利他自他俱利故為妙行然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即名為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為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於戒衆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

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槩不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雙輪照禪人

雙輪照禪人來參且云將隱居山中單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殊非細事專要善用其心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著立定脚跟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玄言妙語雜毒一齊吐却次則識得本體

了無一法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次則要看本參話頭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公案極力提撕但有一切惡習現前即將本來無一語看破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得住方不被他搖奪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著力處若用心著力太過則懈怠心生便起昏墮此時只須快著精彩不可落在昏沉窠窟中急須持呪仗此呪力足敵此魔以藏識中多劫惡習今被話頭逼出變化無窮境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一切昏沉從散亂生正恰用心之時忽一念散亂

即落昏沉是須善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揀語最爲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將一句本參話頭靠定如鐵壁銀山相似若到一念不生處亦是得力處不可作究竟會直到工夫任運不假思惟一念豁然身心如脫空方是工夫入手處亦未是究竟但能至此自然輕安自在便生歡喜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若生奇特想便墮歡喜魔便起無端狂知狂解此關最險此皆老人有所試者古云枯木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非細事也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護未是到家若以此爲足便起世間種

種五欲因緣之念此關難過過者百無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爲足之過患也饒你學人若心心生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惡習所牽仍是墮落生死坑中前功盡棄可不哀哉如此說話古人語中所載不少老人畧爲禪人拈出以末法中難得眞正學道之人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懶圖快活單爲自己生死大事所以走向萬重寒巖作沒伎倆活計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豈不更可悲哉雖然用心差別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變幻境緣即水流風動猿吟鳥噪雲騰霧擁縱然在

前吏爲喧雜永嘉見道忘山之語切須看破老人初
住五臺龍門時萬丈寒巖之下氷雪堆裏如埋死人
徹骨嚴寒五內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覘從氷中出入
至此返觀覓自心一念起處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
道之緣又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日夜不休及雪消澗
流衝若奔雷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如此雜亂境
界初最難當因思古人有言聽水聲三十年不轉意
根可許入道老人遂卽發憤于獨木橋上坐立終日
聽水聲始則聒聒難消久則果爾忽然寂滅自此一
切境界皆寂滅矣所謂萬境本閒唯人自鬧此又是

道人住山第一著工夫也禪人記取毋忽

示顓愚衡禪人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
明此事近代以來槩不知出家爲何事安可望爲古
人乎顓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
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
溪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切根
究到水窮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窮山盡處古人
謂之静沉死水又謂之玄妙窠窟若不回頭轉腦則
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

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
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
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
身別行一路去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
乃就誅茅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詢禪人則爲
病魔所撓業往寶慶就醫老人聞之嘆曰禪門下衰
眞實爲生死的學人最爲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
龍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
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
覘其眉宇津津爽氣足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

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爲
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衆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
我故一切煩惱衆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
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于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爲
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
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
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了若不了今日病則從
此已去而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
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
以參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臼縱有妙悟皆成我

見以執四大為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特出世單為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者禪人身病已瘳而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甚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吐却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脚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繫著耶又不見毘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為身普賢無行但以衆生之行為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眞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衆生不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不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即捨情捨見即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為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余老矣再晤為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體同而用異因有迷悟之差故有眞妄之別耳佛言寂滅者名為一心其眞如乃一心之異稱以一法界心廣大寂滅不滅不生無去無來凡聖不二故名眞如眞則無妄如則不變不妄不變故稱妙性此心性之本源也祖師西來所傳心印者此耳然此一心眞如本來不生不滅本來無物聖凡不立何有染淨生死苦樂之相良由不守自性而有隨緣之用故不生不滅之體而與生滅和合變眞如之體而為阿賴耶識由此現起根身器界天地萬物之妄法而為衆生幻妄之境界如灌海之水風激而成波浪波浪雖多水性無二故波浪如妄法水性如眞心是則心性一體無二但有眞妄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斯則衆生之生死苦樂皆妄法耳若夫本有之心性一向不失但迷而不覺若貧子衣中之珠向被垢衣所纏不知受用故持珠作丐若知珠本有一旦頓得又何須向外馳求哉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為識識則純妄用事迷

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真心矣若知真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真從衆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耳此禪宗心性真妄之旨也若夫世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唯一以精一為宗極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此亦真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爲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元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尚不知而況了達

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衆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真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衆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不同者妄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可爲者性也不可爲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汚下而就高明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爲堯舜者亦此習耳習近於性即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尚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克其入道功夫在漸復不言頓悟若

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功夫易爲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耳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辯也心性之說蓋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著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帶心性爲實法也

答段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爲

衆生種種顛倒執著之情隨宜而擊破之令捨執著頓悟本有而已良由衆生自性元是如來法身只因迷此法身結成五蘊幻妄身心根塵和合起惑造業故有三界生死貪著五欲境界沉淪苦趣是執有之過也故吾佛愍之現身三界特爲說破本來不有了無一法可取其有劣解衆生依佛言說遂厭有取空雖出生死又著偏空故觀三界如牢獄畏生死如桎梏不起一念度生之心故佛呵爲焦芽敗種以墮執空之病耳其有上根利智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故廣修六度下化衆生上求佛果故出空入有以見定有

衆生可度定有佛果可求此則空有二邊之見不忘故佛又破之曰非空非有及有上上根人能信法身不屬空有離此二邊即名為佛如此則又執有菩提可取有涅槃可證此是佛法知見未忘雖捨有無二邊未能忘其能捨之心終未究竟平等法界以執名言習氣未悟離言之旨耳是以世尊末後拈花乃曰吾四十九年未談一字人天百萬獨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因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遂為教外單傳之旨遞代相承自為禪宗觀其最初迦葉但只一笑而已豈有實法可傳哉及至達磨西來少室九年面壁及至二祖神光立雪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遂付衣鉢觀此二祖只是箇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剛道得箇與汝安心竟一語而已何曾有法付人耶自此六傳至新州在黃梅會下極力只道得箇本來無一物故在五百衆中獨得衣鉢開法曹溪稱為六祖觀黃梅夜半幾曾有一法分付耶以新州初聞客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早已識得無住真心及見黃梅但與印證而已如水投水如空合空本無實法但遣執著之心耳此從上佛祖授受傳心

之樣子也以衆生癡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為設斷惑證真之法則令其漸修漸悟故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宿艸菴遺之又遣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止是教家極則處未是宗門極則處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艸艸便以一知半解為得哉直如宗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青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保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故悟道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而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豁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

影響便得少為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著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凋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段古法參禪得少為足者多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發其志亦有了悟有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淨被工夫逼拶變現種種境界將為神通妙用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他心宿習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功夫為

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真參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清絕點處此名抱守竿頭靜沉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透過放過即不可

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耳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謾語也今時修行既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為憑據耶始因衆生著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著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著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中又遣其佛見法見所以遣至無遣正謂不見一法即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

空等與法界等與毘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為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為無事也今人修行縱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可不懼哉此一上葛藤特為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為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抑且自誤不小

示玉覺禪人

蘄陽慧玉慧覺二禪人參老人於黃梅紫雲山自云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特求開示云何降伏

其心老人示之曰學人修行爲生死大事也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欲實爲了生死必要把一切萬緣盡情放下放得乾乾淨淨然有無始習氣種子不得乾淨必須參一話頭紙上都有但不知下手工夫難易訣法必須參善知識開示方便是他行過的曉得易入處如六祖昔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開悟世人不知當了玄妙道理會元不是玄妙因昔有住今聞無住故當時放下而得開悟有何玄妙如永明大師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後因韋馱前拈鬮得念佛參禪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殊不知禪乃是自心經云不生不滅是也欲明生死大事知戒律尊崇決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堅志把玄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參禪一著元無有玄妙奇特此事極拙汝肯信否若果肯信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下不容潛生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著實靠定要觀此念從何處起如垂綸鈎於深潭相似若妄念又生此因無始習氣太重又要放下切不要將心斷妄想只把脊梁豎起不可東想西想直於妄念起處覷定放下又放下緩緩又提起一聲佛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起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參這念佛的畢竟是誰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殊不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如妄念又起即出一聲只問是誰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佛言除睡常攝心睡時不能攝心一醒就提起話頭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飯動靜亦如是在稠人廣衆中不見有人在諸動中不見有動如此漸有入處七識到此不行如此日夜靠定不計工夫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出本來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但參禪之時不要求悟任他佛來祖來魔來只是不動念念單提行將去中間再無疑難如是綿綿密密心心無間日用著力做去自有下落

示明益禪人

學人不知向上一路但求增益知見殊不知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求更欲增益其明耳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何益之有故曰爲學日益凡言學者則向他家屋裏求安樂窩縱然求得畢竟非屬己有既非己有則樂非真樂樂既非真又何從而安之耶向外求安有古學人之通病非特今也明益禪人請益且道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有益而後明之耶若言無益無益則不必矣若言有益既有

益矣又何必明之耶試看明從何明益從何益若求明其明則失本明若更求多益則返成無益凡求益者如人食已飽而更貪其味則傷食而病成矣若能隨食而吐可知藥而愈若護病忌醫而終成痞滯凡病此者雖盧扁不能治何也以貪食不吐一病也養病諱疾二病也病成忌醫三病也或從而惡藥四病也或求速效不信治本之方即疑醫棄藥五病也或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至損生者此不治之科也人自棄本明而向外馳求增益知見大都若此傷[illegible]吾少每讀醫師喻未嘗不三復聖訓竊見近世學者初爲沙彌即能誦此老不知宗竟致虛生浪死者無限此不明之過也亦有求明而誤以不明強自爲明者誠不達本之咎耳佛言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學人苟能息心達本明不必外求益不必多貪自然具足會何虧欠明益禪人果能知此頓將從前所求多處一齊吐却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學人剗却知見可稱無事道人矣試子細撿點從前滿腹饞酸作何氣味參參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一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二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超逸 劉起相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法語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峰禪師居天目久參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懸崖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即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峰者幾希通禪人往於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爲業其精若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峯遠矣若夫[illegible]明個事則猶未也故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予於瘴鄉居無何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爲法要余乃撚鬚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十方是沙門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如此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哉但學人已眼不明諸塵障隔故作種種取捨欣厭之想耳然華嚴以平等法界爲宗以無障

礙為門苟能悟此宗入此門則無一物不播遮那之體無一聲不闡圓妙之音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剎塵知識如是則光網三昧舉目昭然普眼真經隨念具足舉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化熱惱而作清涼變苦具而為極樂如此則予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為大經乎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是所謂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子如當念了却文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苟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耳故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顛倒知見子當於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却荒艸也珍重珍重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

佛嶺乾首座將歸東林尋遠公之芳躅效蓮社之清修且願刺血手書華嚴大經以為莊嚴佛土之淨業願乞一言以開示之余曰佛子諦聽爾以何為大經以何為淨業爾以書寫紙墨為經乎語言文字為經乎以運動折旋為淨業乎以點畫分布為淨業乎若以書寫紙墨為經則市肆案牘無非大經若以語言文字為經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斯則本無欠缺又何庸書若以運動折旋為淨業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若以點畫分布為淨業則迎賓待客舉筋拈匙無非普賢之妙行如是則本自具足又何別求捨此而言法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雖然盡十方是常寂光元無明昧極法界是清淨土本沒精麁森羅萬像皆海印之靈文鱗甲羽毛盡法身之真體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如是則無背向無去來無取捨無始終三際為之不遷十世圓成一念此法界無盡藏也爾欲於無盡藏中徒以區區生滅心行指色相莊嚴為法行求淨土之真因者是以牛糞為旃檀魚目為意珠也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爾欲以有限之四大涓滴之身血剎那之光陰而欲寫無盡之真經作難思之佛事是猶點染虛空捫摸電影也爾其參之如其未然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聽鳥語溪聲與毘盧老子坐普光明殿與十方無盡身雲剎塵海會說法界普照修多羅時有何差別參參

示懷愚修禪人

學人圓修自吳中一鉢走瘴鄉侍余二載餘適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修精持一念作務為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一日余時時冷眼覷之頗有衲子氣息念末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項辭余欲叅諸方知識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在甚麼處老人曰病在沒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脚

四大本空空是病　五蘊非有有成非
兩頭坐斷無消息　始信家山到處歸

示西樵居士 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臼獨中峯各注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 八條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叅

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強以陳言逗湊是可為文乎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毘盧頂𩕳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却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

○夜氣清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見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飆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己

○譬如嘉苗莖其秀實賊蟊不除難其成矣不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示離際肇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為大事試將從前厭俗心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叅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喫飯折旋俯仰動靜閑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畢竟以何為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麼處凡有落處便成窠臼即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古人目為黑山鬼窟正是叅禪大忌諱處何況以生滅粗浮想像入

究竟際遠之遠矣所謂擧心卽錯動念卽乖直若將
不擧心不動念處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昔有僧
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
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你看古人一
語如金剛王寶劍斷盡凡聖知見如是觀之此事豈
可以唇吻能道紙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
擧心念處諦實觀察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
粘滯處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
際之際名爲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
聖凡不落生死情忘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

斷則無事矣方名無事道人事旣無又向甚麼處求
玄求妙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大似啞子喫黃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
一片生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
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直下拈
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卽此現前一念決定不
爲他浮光幻影遷移縱是刀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
頭出頭沒而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
稱大力量人方纔是眞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
被聖凡埋沒不被三途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乃

是眞實離際也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盡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萬象鱗
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毘盧藏一卷經以如是眼
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
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一毛如此況一一毛孔乎正
報毛孔如此況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況塵塵
乎且塵含巨刹況塵塵之刹刹刹之塵乎以此深觀
則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
於當念此普賢之眞經能見此經則爲文殊之智眼

卽以此眼觀塵中之衆生一一衆生盡說此經使之
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
卽具此眼轉此經度此衆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
願經刹塵劫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分事
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
且此殊勝影像尙無況諸妄想知見佛法禪道種種
取捨諸顚倒相虛妄影耶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教
歇却狂心不從他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
外誇精進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墮
羣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卽此一味

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示了際禪人

余中興曹溪重修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時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衆當結制之初禪人拈香請益予因示之曰諸佛利生妙行原非一種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故曰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昔維摩大士以一鉢飯而爲佛事三萬二千有量之衆食其食者皆入律行且道至今鉢盂仍舊香飯如常食之者律行何居持來者神通何在若於此透得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若透不得更須叅訪知識決擇疑

情直至不疑之地始與本地少分相應其或未然未免隨波逐浪所以僧叅趙州乃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趙云喫粥也未僧云喫也趙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禪人若於趙州說處這僧省處會得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行去也。

示容玉居士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時居士容玉而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爲名教以忠孝爲先愧未能掛功名以忠人主博儋石以孝慈親心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

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第吾人本心自有忠孝之真而大者政不在因爵祿以輸忠養口體以爲孝也世儒旣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爲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爲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爲本然之天真也能知天性之真則爲真人以天真之孝則爲真孝以之孝親孝之大矣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爲真

修以性真之樂娛親則爲妙行以是爲孝孝之至矣故猥云以敬爲重而以口體爲輕者抑又末矣容玉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真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生死之所不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局於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爲佛且佛非

西方聖人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眞而堯舜禹湯蓋天民之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知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為堯舜人既皆可以為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眞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為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王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決無疑矣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則衆生是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想貪嗔癡業當下冰消業垢既消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眞樂既存則無往而不樂天祿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眞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王曰弟子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弟以

念佛為教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以辛業焉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戶嚙其指而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巳之覺以覺其母以巳之念願母念之母既愛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形則累而心苦念則形忘而心樂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嚙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弟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足見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倘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由是較之母壽無量而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雨監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道骨如生

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今則堂宇傾頹叢林凋弊因慨寶林福地翻爲狐兎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則外魔熾起僧徒遭難幾盡逃遁而祖庭之害亦未有甚於今日也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護法幸制府陳公屯鹽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木菴泰海月珊見傳識與中興爲任持者象漢確之數人者皆誓捨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衆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以求爲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衆等投誠皈依授戒即請予入山　聖恩冇在未敢輕

諾然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時萬曆己亥適南韶觀察以荷曹溪爲已任力致余來寺一整頓之命大衆禮請庚子冬余始應命入山不三月而百廢具舉袪宿蠧選僧徒設義學授戒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爲重闢規模大開祖道以復古昔之初製不五年而功成過半斯實祖靈之默祐天龍之冥護而裕輩一念血誠眞不滅包胥泰庭之哭其眞心實行之所感召者自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爲經營之勞衆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衆等如一子地耳頃蒙　恩詔在宥即身未披衣而心已解脫

一時諸弟子等各各聞而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衆生心無差別所言無差別之心即所謂金剛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菩薩修之而成道聲聞取之爲涅槃外道執之而謗法衆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而受苦凡夫日用而不知吾人以之而應緣即爾輩爲佛弟子爲祖兒孫凡有施爲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順佛祖之教爲佛祖之事心心常住念念不壞者即此以往歷劫不磨便爲金剛心地而爲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矣若夫逆之背之辦身着袈裟心存業

道即此以往便爲苦趣苦因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惟是一心作順之即聖背之即凡豈虛語哉然而此心智愚同稟凡聖共由但在用處不同故有苦樂之別耳茲若裕等數人同此心即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劫劫生生受用不盡若夫用之於一身計之爲一己視區區糞壤而爲樂地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而苦果無窮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矣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眞種子耳裕自從余授戒

以來卽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師之心地也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歷劫受用無窮卽此眞心常住於曹溪故曰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故曰天宮淨土全在當人佛刹莊嚴盡出自已十界依乎一心凡聖本無二路汝等明見今日老人轉曹溪爲淨土驅魔衆爲法侶苟信老人此心之妙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沒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予蒙　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爲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威儀禮誦設禪堂以安居之律以清規衆如一指老人以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爲說法更延大德闍黎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大爲改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薰成種嶺南久無佛法薰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時衆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乃毅然首倡稟命

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限量哉昔吾師釋迦牟尼住劫爲凡夫時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衆又爲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爲一乘緣種於八方各得成佛況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也所謂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善財五十三參一生圓曠劫之果以一字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況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參機緣而觀行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參知識豈不爲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持何用別求佛法卽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爲俗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示自菴有禪人住山

佛言一切衆生流浪生死皆是妄想顚倒以爲根本妄想不休生死難出故爲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吾人果能頓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軍露地而坐稱爲無事道人如此則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亦

無打算摸索處徃來縱橫自由自在一大解脫人恁麼時節即與成佛作祖亦不耐聽又肯向厠溷中與痂蠅作隊偷腥撲臭耶如此則十方世界皆成淨土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克蕩其中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此則庵即是自自即是菴菴即是山山即是人無內無外無彼無此恁麼則任無所住行無所行修無所修方稱自庵若養懶坐馳三生六十劫祇爲他人作奴耶耳思之思之

示慶雲祥禪人

出家兒要明大事第一要眞實爲生死事切第二要發決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拚一生至死不變之節第四要眞知世間是苦極生厭離第五要親近最勝知識具正知見時時叅請承順教誨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爲五欲煩惱遮障不爲惡習所使不爲惡友所移不爲惡緣所奪不以根鈍自生退屈如是發心如是趣造久久純熟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即百刼千生亦以今日爲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狹劣知見軟煖習氣因循宴安而欲以口頭禪狂妄心穢濁邪氣見根將爲出家正業以此望出苦海是猶適越而之燕却步而求

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禪人既知所向當知本心以眞實決定爲第一義也勉之

示如常禪人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又曰剃除鬚髮而作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如是之法種種叮嚀苦語無非要爲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爲第一行耳後世兒孫身雖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法是遠離法何道是出苦道纏綿昏迷而不自覺且又矯飾威儀詐現有德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覺欲求直心正念者難其人也淨名云直心爲道場如常有志求出離法當以直心爲第一義珍重

示小師大義

爾自從老人遊迄今二十餘年不獨執事辛勤即罹患難走瘴鄉已三度矣前已遣爾歸家山事師長爾狂心不歇復爲余來今聞爾師已作故物爾竟不能生執巾瓶死啓手足是可以稱弟子乎爾今即歸不思何以報師恩於冥冥乎古人叅師訪友端爲成辦

道業爾今從師二十餘年道業何在古人羞見父母師友爾道業無成幸爾無父母師友無寄羞地矣祖師云衆生與佛無別但衆生多習氣佛祖清淨無垢耳爾事善知識親聞訓誨年亦老矣尚然悠悠如此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又何面目見老僧乎萬一老僧如爾父母恐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念爾忠肝義膽不滅古人昨讀達觀師語以田光比爾如此則老僧何以報平生乎所謂諸供養中以法爲最今別復以此作供養以酬生平爾其再無忘今日重別之言臨岐執手叮嚀珍重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沉是知我爲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貪嗔痴而爲我障即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見未忘盡屬我障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粗細不同粗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於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俱名障碍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叅學縱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倘欺已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十年茲來更蠢蠢也嘗獨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蠢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爲蠢也今年

夏老人從西粵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咲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厮結

示鄧司直 有引

余度嶺之八年有中興曹溪之舉以今癸卯夏擇日首工適韶石鄧生司直齋心謁六祖大師且從余問出世法懷香執禮心甚懇倒余因思六祖得黃梅衣鉢初至曹溪坐席未溫復避難匿跡於嶺

人隊中一十七年旣而薙髮於菩提樹下將歸寶林先受韶州牧與四衆千二百人請據坐爲說般若之法以開導之從此光流八表道被寰中得道者如林迨今幾千年矣無論諸方聲教寥寥卽玆山山水無復故吾而僧徒盡皆波旬佛土翻爲魔窟矣今余感承佛祖冥囑中興祖道豈無宿因然八年戈戟場中不減獵隊而說法之願已不待披緇深揆道緣不敢望于六祖大師而聽法者有鄧司直毅然先登是足超於昔之千二百矣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以爲前茅如吾佛祖

所云若爲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因示之曰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爲本然般若者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然此性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二無妄故曰一眞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眞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二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嗔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爲淫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俱在目前而少時昏睡沉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救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卽驚覺呻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溫餚尚熱也且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又豈

爲幻怍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惟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而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畧而言之若堯用之而爲仁舜用之而爲智三代用之而爲勇桀紂之用而爲暴周公用之而爲孝孔用之而爲權孟用之而爲辯老用之而爲齋莊用之而爲肆蘇張用之而爲詐商斯用之而爲刻乃至亂臣賊子用之而爲篡爲弒爲姦爲盜爲術爲數爲愚

爲智百姓日用而爲飲食男女起居動靜爲善爲惡爲夢爲覺大而觀之聖人用之而不盡賢人小知而不能用其餘皆日用而不知也豈有情之類人獨然耶物亦有之若鳥得之而飛獸得之而走魚得之而游蟯蛕蠢蝡各得其所得而自足其所足此又大小多少之辯也猶有情也若夫天得之而覆地得之而載山水得之而流峙艸木得之而繁植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眞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以此看來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而目前交錯雜

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且而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懽爲樂爲貪嗔痴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而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幼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援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老盧舂米於黃梅張剃於徽隊皆爲一事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衍千七百則皆指示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卽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而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墮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

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茲老人須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克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顚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

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唯聞者爾一人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且當時曹溪聞法了悟自心者三十餘人司直之生已去古人千載而染習濃厚又過無量億倍即今果欲矢志荷擔此事誠非細事當於日用現前宿習惡業種種魔事極力排遣橫身力戰於諸魔隊中又當如一人與萬人敵少有退屈則負墮不少爾其念念回光心心觀察除却目前已作未作種種妄想如何是鄧司直本來面目叅叅

示曹溪偘無昂監寺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產雖衆稱寶者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即吾佛說法四十九年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至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坐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者逾十九年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來凡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單以二老之苦心為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

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覩其山門破壞幾至掃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而所以願叢林興安大衆以存祖師一脉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為依怙者若嬰兒之望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中興之責剔蠹釐做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其中堪為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三人焉既處之歲月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學繼前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昂監寺一人而已

三人之中誰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如胝黑白瞭然也要之是非可否平素出衆口之評如衡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余目擊其操履如孔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余言欣然即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余實未敢輕諾者非悋法也以其古人受授之際不妄許可倘一失言不唯失人抑且失法眼矣故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未易測識所謂人心險於山川而難知於天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深情厚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葢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其難故爲忠臣孝子者不易也余甞謂宣孟稱得士而冒死立孤者獨程嬰杵臼二人耳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耳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苦具不惜横身捨命而盡心焉故求其一念知非能體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殞士無苦行名不

揚善無横逆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殊倘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苟無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外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昂子知此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已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蒙　恩度嶺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見其香燈寥寥叢林凋敝零落殆盡徘徊久之適有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慤喜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時魔風競作撓此道場幾至破壞而僧徒無依時珊公與同儕數輩請余於五羊將請余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公也至庚子冬予應請入山時見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也余因歎曰祖庭千年不朽者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耳故世尊曰孝名爲戒卽儒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任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固出衆心而任勞任怨

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愼端若孝子之於慈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余是知事祖之心不異親子故余囑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祖道卽今日之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啓實珊等孝誠之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甞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卽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全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卽蒙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之徵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

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盛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灑掃執侍人耳不然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昔世尊于大通智勝佛時爲諸弟子說法華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一一授記成佛以昔日之夙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彌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卽堅持此心以光祖道爲任護三寶爲懷卽一艸一葉滴水莖薪凡有益於叢林有補法道者卽爲金剛種子成佛眞因使永刦瞻依十方攸賴卽同祖法身常住而與曹溪溪聲山色爭相秀媚也視彼區區自絕於法門者實天淵矣可不勉哉

示妙光玄禪人

從上諸祖光明照耀爲天人眼目作大法施者未有不自辛苦切磋中來故入道因緣門頭各別但隨夙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須棄文字單提古德機緣話頭而悟入者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妙門而後抛卻雜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須見自心如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老盧極盡神力剛道得箇如是如是而已此卽從上知識第一箇樣子也玄禪人歷徧諸方久依講肆而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若卽其所窺苟能剗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而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參求參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艸芥塵毛皆爲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爲開井露門向佛祖頂顊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救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雨行人

昔人爲生死行脚而不知生死大似人皆飲食而不知味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靡不爲物所轉者旣爲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寬雨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爲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老人先但知其脚跟勁故稱爲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剛腸二字美之然剛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麼驀直去也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

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著
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艮禪人

佛言剃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爲第一是知
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呵之戒之離此便
得安隱快樂而衆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
者獨欲爲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
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爲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
欲爲基址而塵勞眊眊皆此爲喧鬧耳今欲一離依
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

歡喜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而我如來悲愁可知
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艮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
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志修離欲行此則願出生
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
苦乃可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眞志
離欲行也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周賜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
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乃發盡
佛祖之心髓揭露性相之根源往往教賓筭沙之徒
貪多嚼不爛槩視此爲閒家具曾無以正眼覷之者
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特自
障耳教中原有性相二宗說者以禪爲性宗以教爲
相宗非也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箇字包括無餘
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
一物以唯識故萬法森然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
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
片事可得卽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卽此一語

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衣鉢
止之卽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
分耶及觀識智頌畧爲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
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爲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
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
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
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
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卽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
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
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

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真故曰性清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為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真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轉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益為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則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為道者以損為益也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其習染濃厚發而為貪為瞋為癡為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為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為忠為孝為仁為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斯言由損以及行義達道為益也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為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為貴

示文軫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而可求不羞執鞭既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

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葢曰不義之富如浮雲而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此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夫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不被人瞞而心曠神怡翛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而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爲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於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故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眞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旣稟此性而爲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于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自不敢留滯於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井爲凡庸而墮日用不知之誚是可惜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示李子晋

人性本明爲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不必向外馳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之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旣久物撤塵銷本明自露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故凡有志向道工夫當以克磨惡習爲入門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剃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而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爲毀譽之所傾動不爲是非之所搖奪不爲困橫之所抑措如一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其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故古人謂除却著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而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倘不爲其所瞞者則稱豪傑之士矣故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處眼看破便是眞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之處世也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王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爲心忘其所以爲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爲浮慕妄想而已原

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當隱居之時所求之志卽行義之道也故曰志於道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次之志於功名者富貴次之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然所志之道卽率性之道也德者明德之謂是知道德乃吾人眞性實際根本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歷觀古之聖賢光明碩大照耀千古浮流而無窮者靡不皆從性分實際中來發而爲道德煥而爲文章行而爲事業故功大名顯昭然天地與日月爭光富有天下而不以爲多鶉居鷇食而不以爲少功不期建而自立名不待揚而自高此豈浮慕虛想可得而至耶是必當其隱居之時所求之志心心皆從實際中做積累既深而英華發現故言則爲經行則爲法非是焦思時藝逗湊章句口耳記問可及也梁生騰霄骨剛氣逸飄若凌雲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予固知其非凡材也第未深究其志耳聞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故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也要從眞性流出然此眞性至廣至大位天地育萬物光明清淨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

體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卽屬有我之私有
我則與物對物我旣分人我兩立人我旣立則大同
之體昏塞不得爲仁矣本體昏塞則諸妄交作於此
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爲皆非眞實
根本旣妄則脚跟不穩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
矣衆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自性一明
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又豈區區功名富貴可寄哉
傳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孔孟之學皆本於此衆生
倘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
正與麽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
六時中切切參究參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
面目方見老盧不吾欺也衆生勉之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
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嗔癡愛現前皆全體獨
露之時第爲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
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
錯之時一眼覰透不爲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
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
生蓮以其眞難得也以一切衆生無量刼來躭湎五
欲而爲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
凉直至如今能於烈焰聚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豈
非蓮花生於火內也伯選閩人來賈於粵參禮老人
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爲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
淨土然此淨土豈從外得耶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
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
觀察作如是念念念薰修一心清淨光明爍發十方
佛土皎然在前又何勞十萬億外別求妙麗乎古德
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若達此旨則日用塵勞
頭頭淨土念念彌陀不出娑婆頓生安養矣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爲行脚重老人示之
曰古人出家特爲生死大事故撥方行脚參訪知識
決擇已躬下未明公案故不辭艱辛登山涉水必至
發明徹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
臺峨眉明年普陀伏牛但只戶戶爲朝名山隨喜道
場而已其實不知名山爲何物道場爲何事且不知
何人爲善知識祇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精麄

而已。豈知此外更有事哉。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可不悲哉。禪人今將禮普陀。是求大士之攝受也。且大士法身普遍十方。卽不出門一步。而求之未嘗不應。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且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渡生死海。覲大士於崖前。聽法音於海岸。返聞自性。徹見自心。卽是證圓通於耳根。據寂滅於足下。如此證驗。不惟不負行脚之艱難。亦可斷塵情於當下。頓超生死。逈出常流。是可名爲眞正出家丈夫漢。其或未然。徒悠悠道路泛泛常情。虛往虛來。於己無益。卽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爲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有何言句。歸來當爲舉似老人。愼勿虛費艸鞋錢也。

示梁仲遷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爲者。卽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麄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銜轡以御。終不免其蹶。老人居常切戒而勸進以道。梁子侍老人。若嬰兒之侍慈母。將有所依也。老人將行。梁子愕然自失。相送韶陽舟中。乃請法語。以書紳。時風波中未暇及也。別後不能忘情。梁子復以書請。乃書此寄之。予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揣本而事末。皆麄浮血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重輕。殊非漫任血氣者可比也。梁子自今已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卽將話頭一撥。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參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鏡虛閑。動靜云爲。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卽是照用分明。不亂卽是定力所持。自不墮麄浮鹵莽界中。不隨他脚跟轉矣。卽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參。讀了做了。放下旋還他箇本來無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卽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皆從自性流出。此是眞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寰中。以應無窮。卽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梁子既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支那撰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十二　法語　四十一

示劉仲安

予居五羊一時從游者衆覩其劉子骨剛氣渾貌古神清予謂夙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但隨衆親近而已未有異於人也頃予將有南嶽之行激發諸子宜以道爲任劉子送於舟中特請益曰弟子志道之心甚切但爲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造向上望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既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華安能結空果耶由子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滚絕無一念休歇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爲主而當人本體爲之埋沒所以見其造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以吾人本來光光明明了無一法但由一念不覺全體變爲妄想若能就妄想起處著力一照當下化爲光明藏矣豈更容其纏繞耶以不達本來無也所以六祖於黃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遂得衣鉢南來子從今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拶自然掃踪滅跡矣若悠悠怠惰縱情自畫此子之過非道之難也愼勿自棄子其勉之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不隨妄緣所轉第二要辦一片爲生死大事決定鐵石心腸不被妄想攀緣以奪其志第三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一切洗盡不存一毫第四要眞眞放捨身命不爲死生病患惡緣所障第五要發正信正見不可聽邪師謬誤第六要識得古人用心眞切處把作參究話頭第七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無間動靜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將心待悟第九要久遠志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休不可得少爲足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捨之又捨休之又休捨到無可捨休到無可休處自然得見好消息學人如此用心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有志向上當以此自勉

示了心海禪人

古人出家單爲生死大事撥方行脚參師訪友只爲決擇己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識單以此事示人近來法門寥落諸方罕聞曁此風者行脚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良可悲也老人寓靈湖蘭若適了心禪人從伏牛來參似非尋常粥飯者今將返

伏牛枯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方今海內禪林第一賴有牛山苦行非諸方可及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一生定不空過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為綿密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不知參禪最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離念一著所以繫念返為念縛故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禪人此番入山幸仗規繩大眾夾持正好隨場下手著力但於念念中看覷念未起處用在離念一著久久忽然念頭迸斷心境兩忘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看目動定也

示湘潭諸優婆塞

惟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眾出家二眾曰比丘比丘尼在家二眾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婆夷云近事女以其在家能持五戒可以近事三寶堪受法利故及佛法東來隨時受化代不乏人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近來法道久湮師承無眼妄禮三拜側得一名即自稱為弟子其實腥羶未吐素行未改致生譏謗全無利益大為壞法之端良可愍也故老人生平未敢輕許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非泛泛波流故強允其請但念汝等素未聞法雖云善人不知如何是善今按唯識論說心所五十一而善法唯有十一餘皆惡心所也十一法者謂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為純善人但少一法即為缺德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為真實善人所言善心者即清淨真心也以一切眾生各各本具如來清淨真心但為惡念染污故隨情造業而不自知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心自清淨矣苟能有志漸漸深觀只參六祖大師開示

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公案時時參究是謂向上一路汝等腳跟下誰無一尺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若肯歸心淨土即依此法一心念佛則現生可斷生死永絕沉淪但恐偷心自欺不能作真實行耳老人強為汝等作如是說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也

寄示曹溪耆舊

老人住祖庭一番特為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耳不料中道緣

差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違遠祖
師棄捨大衆即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
願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
之路其耆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
者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嗟日
月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
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
古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急修行早是遲矣老
人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為大衆決策者適堂主來省
正恆老人之心因可寧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

耆舊俗眞實為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
同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遞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
先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為第一最上因緣耶
此餘年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會所最要清淨無擾
乃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
唯有老人所修無盡菴最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
此為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
可以酬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甚
夜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今折中當以四時為
準二時功課二時跪諷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

回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
賓主泯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通賓客專
以寂靜為主即是眞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衆果
能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法修持便是出
生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
佛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
一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其精進道
業又在大衆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行不得為
人自肯乃方親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為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
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
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
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前教誨不可得也然
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
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
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為師佛言當
尊重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叉此
云戒也故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
在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

金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况今末法去聖時遥若佛弟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羯磨毋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鬧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即此便是眞實修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向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一一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條則於誦戒之日請執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

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罪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清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教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參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參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予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㮣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余苦心十年差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其諸沙彌昔受化者先未深知老人今乃深思之雖求一日之執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此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冊遥乞開示老人聞而悲且喜也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

不敬信遂上昇忉利令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以沙彌之心觀衆心豈無佛性者耶今示沙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抛却母親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鉢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

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叅叅之又叅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賔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個甚麽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叅禪若叅到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眞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眞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肯向巳心中若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徃諸沙彌但知親受老人教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二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眞實訓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叅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愼勿以老人此言爲空談也

示法空暹殿主

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悲心依此而修是爲妙行然此四行而以行處近處以爲初心益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爲親切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撿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深生死難出卽能遠叅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臥經行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花皆成佛眞體舉手低頭皆爲妙行是則不動脚跟而遍叅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妙行無尚此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方覺之

覺之方子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叅老人於南岳老人見其心光炯炯是於般若有夙種者時來入室老人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領如飲水焉今將別老人恐負此會良緣拈香請益乃示之曰方子無以天全其性而殘其形以爲闕也予知其天不以形累子以眞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衆而以形傷生者多矣孰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聖人所謂形爲生累故曰大患爲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銷而苦息矣吾佛教化衆生但以破我爲第一義故入禪之要不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莫

喻焉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一念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一法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眞則子之至樂不待忘形而造乎極矣是所謂超乎色相者非耶子但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乃信老人此語不妄

示智海岸書記

老人至五羊說法穹廬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

難集老人入曹溪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脩六逸若惺烱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澹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終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諦聽之佛言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衆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刼輪迴備歷苦趣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之過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沉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甘受竛竮以是之故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子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罥則渾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卽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甚至道緣未集而熟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已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脚

跟下跕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卽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無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今又告別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無成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矣所可嚀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

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措磨念念省察單提一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拚盡此生决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卽與佛祖周旋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示慧楞禪人

禪人生長休邑少賈於江湖因厭塵俗至匡山禮續芳和尚薙髮老人自南嶽來休夏金竹秋將有雙徑之行禪人拈香請益因示之曰汝已能捨世間恩愛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昔吾佛世尊捨金輪

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覩明星悟道成等正覺爲三界師六道尊仰人天供養普度衆生同出生死此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如此看來豈是偷安養懶貪圖現成受用便爲出家者乎定有一段本分事也從上諸祖特爲生死大事出家至於操方行脚參訪知識特爲發明心地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拔須盡超脫三界永離苦趣方爲自利後聽龍天推出建立三寶是爲利他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禪人今日出家曾知有此事否曾知有生死大事否如何是生死卽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

種貪嗔癡慢憎愛習氣種子日用心心起滅造業之心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今被無明煩惱蓋覆日用而不自知者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悟此佛性須斷煩惱脫離生死是眞出家兒如此看來出家乃大丈夫了生死事非享安逸貪圖自在而已也不肯修行不求明心見性是爲虛消信施返招來世酧償之苦何出家之有禪人自思何緣何幸得遇明師度脫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開導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决志修行求出生死是爲自棄如到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哀哉禪人若肯

發志修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頓斷單單志求了生死一著單將一句阿彌陀佛蘊在胸中如已命根心心不斷念念到花開見佛便是了生死眞正出家之時節也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眞實信心是爲避溺投火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汝切自思自勉毋忽

示半偈聞禪人

禪人少習舉子業有出世志四十棄妻子禮紫栢老人之弟子果清湛公祝髮于歸宗歸宗乃昔諸尊宿建法幢之禪窟有如來舍利在焉是知禪人

出家之緣勝所居之地勝第未發勝心耳歸宗久廢紫栢大師過其地惓然悲酸見枯松半折斤斧大師愍而呪土擁之冀其重榮以卜道場之再建不數年其松皮骨皆完於是湛公毅然重興遐邇聞之莫不仰異景從喜得居士邢來慈矢心唱導極力賛揚又數年感 今上賜御藏以光名山由是殿閣遂成而堅音長老募造毘盧大像以奠安之自此三寶已具其二獨僧寶未集不足以揚法道耳禪人出家之八年適老人自南嶽來游目其地禮舍利於金輪峯頂覩其山川之秀拔恫其恢

復之艱難其殿閣雖成而禪居未就猶然荒寂中也來慈固苦心護法其力行乃吾徒事老人思之若僧徒不勇往爲之則負建立之意恐紫栢寂光有靈定不瞑目也因是致懇勸發大衆而堅音與禪人爲之綱領苟不奮勇先登何以克全佛祖之家業乎禪人聞說頓發勝心會化大檀莊嚴佛土即荷錫出山濵行請益老人欲堅其願力乃歡喜而示之曰

汝雖出家然猶未聞出世之行耳昔吾釋迦本師捨金輪王位匿影雪山六年苦行以成正覺爲人天師

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故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至若施頭目腦髓如棄涕唾如此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世世生生如此苦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即今末法弟子一鉢盂飯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留與兒孫受用由是觀之吾徒出家衣食現成安居受用豈易消受哉苟不思報佛恩體佛心行佛行者則名雖出家實負三途之苦具耳爲佛克家之子者必須深遵佛戒行佛行理佛家事乃名佛子所謂體佛心者大慈悲心是行佛行者忍辱心是佛家事者廣

行六度成就二嚴建立三寶弘揚法化是若不如此非佛弟子是爲賊人盜佛袈裟自滋苦本如此出家有何利益以是之故勸禪人發無上心廣行佛事以報佛恩國恩親恩及檀越供養之恩以成出世之行耳所言福慧二嚴者以志悟般若種子了達自心妙契佛心此名爲慧廣修檀度莊嚴成就衆生此名爲福故曰福慧兩足稱二足尊故今勸禪人第一要志求般若了悟自心以出生死之苦海次要廣行衆行普化十方莊嚴佛土以成淨土之淨業除此二行無可修者不修二行非出家兒以教化衆生即是莊嚴

佛土何也以大地衆生沒溺貪欲之苦海畢造生死之苦業長劫沉淪無由自出故感三界三途之苦具所賴三寶爲福田以種般若之種子以爲他世自受用之因緣然須必假僧寶以開導故吾徒佛子能化一人發勝心破慳貪則一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化多人則嚴多人之佛土苟能化大地使人人發心則圓成人人之佛土是則轉穢土而成淨土變苦具而爲樂具豈不爲最上殊勝之妙行哉如此則以有限之身心成無邊之佛事捨已從人化功歸已菩薩妙行無踰於此而出家之能事又何外於是此則所

捨於已者小而利潤於人者大由是而先三寶建佛事使見聞爲種會益未來則道不朽而化利無窮如此廣大熏修之業圓滿最初起發一念歡喜心耳禪人又何憚而不爲乎禪人行矣執老人片言以往便是豪傑之士頓發廣大之心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亦如八歲龍女獻珠之頃卽證菩提自有能破慳囊如揮糞土成汝願力者禪人勉旃萬無怠情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

匡山金輪峰頂有釋迦如來舍利乃法身常住之地從昔諸祖建大法幢於其中先後三十七人其間發明心地超脫生死者不知其幾是知茲山之靈誠震旦之祇桓江西之鷲嶺也第法運遷訛與時升降以致琳宮梵宇委墮荒榛往紫栢大師遊履其地志興復之精誠冥感枯樹迴榮兆亦奇矣於時有弟子法湛果公志存紹述誓圖鼎新而堅強不拔之願如康會之求舍利於建初也未幾果感　今上御賜藏以鎮山門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山川震吼艸樹呈祥誠末法希有之勝事老人於丙辰秋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瞻依奇絕俯仰興懷但見殿閣莊嚴大有

未備若中道而餒無異昔在荒荊也豈龍神呵護之意乎第以本發心檀越那來慈者願大而力弱是在吾徒沙門釋子之責故勸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想當布五體捨四大以作莊嚴况有十方昔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也何不普請羣集以成就勝事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也慈公聞說大生勇猛乞老人一語以爲前茅老人咲曰無庸此也法界海會蓮華藏中無邊佛刹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圓滿具足無欠無餘全在一念感發之力耳正如彌勒樓中含攝無量佛刹所以善財至前

而不見者要假大士彈指之力耳。是則老人之言如向閣前一輕彈指其莊嚴佛土但肯開門一時頓現。又何假余力哉公往矣幸無怠

示歸宗執事

歸宗爲匡山首刹乃歷代祖師之法窟。自耶舍尊者持釋迦法身舍利從西域來負鐵建塔於金輪峯頂此悲願之力何其深也右軍捨宅以當布金心何廣也想前諸祖說法何其盛也世運遷訛珠宮梵宇墮於荒榛何其慘也叢林巨材夭於斧斤何其忍也獨遺孤松售以斗米何其獨也適有乞兒憐而贖之何

其仁也樵夫剝啄根株將折何其苦也爰有大師適來見之兜石作膚以奠重生以卜興衰何其猛也寒暑未三肌骨長完何其應也繢有湛公用發大心志在恢復何其勇也護法檀那風聲感召何其集也剪荊拾礫化爲金碧不日成功何其速也乃啓幽祠法身重現光明赫奕四衆欣覩何其幸也山搖地動六種吼聲其應如響何其捷也覩此瑞事觀其因緣種非一何其勝也居士護法秉金剛心捐捨四大何其堅也老人觀此無上福田何其痛也今住此地飲此水食此食而不發無上菩提護法心者不唯非出

家兒實爲地獄種子也。余實憐居士護法之心慇道場未了之緣特爲讚揚勸諸僧衆各發肯心同心一力輔弼道場志在成就圓滿功德故量材選職以授其事自今以後諸人但思古人建立之艱難當念重興之苦心檀越護持之堅志各宜增益勇猛若於共中偷安養懶攪衆亂羣壞法破僧者是自取地獄之苦但能捨身助揚者即種成佛真因不負出家之志矣宜各勉旃

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應辰幼業儒列諸生間有文

行衆皆屬望一日思生死事大發心出家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中敬堂和尚時丙辰夏余自南嶽來茲山避暑於金竹適遇居士訪若子而至以天屬至情有難割愛者余因而示之曰舉世父母所望於子者欲其榮名顯親也故以三牲五鼎之養爲盡孝殊不知養愈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真孝也故吾佛世尊薄金輪而不爲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六年成道爲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至貴割大愛何以博長劫不朽之業乎況稱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衆生爲報地乎故佛

說大戒首曰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孝順一切衆生故眞學佛行者將視一切衆生爲巳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第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爲根地吾信其心矣但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若果決其志不唯報有餘卽養亦有餘也何以見之且世之所謂孝者將以功名博牲鼎爲養以娛親也況功名見制於造物牲鼎有待於所遇無論得之而資若且舉世求之而未必盡得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不祿者亦有父母而不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樂者物之不齊也豈人情可必然哉以其聽命而不由巳也今有志於大道者求之在我而享之亦在我今若子操必得之策懷至樂之養使其親終身享之而世世不盡者此難與世俗比也居士能捨其子聽其志自今以往若子旣潛形於山谷以大道爲懷居士亦謝塵緣忘形從子於山中以出世爲心旣能割愛又能超塵有所樂地卽艸衣木食而錦繡丼旨不易也其子日夜惟道是念朝叅暮叩卽班衣戲彩無加也水流風動經聲佛號非繁絃急管可厭也明燈淸香昏曉不斷非腥羶臭穢可比也千丈寒巖三間茅屋

視高堂廣廈卑卑也但願其子早悟無生將以獻其父父亦因子而印其心是其父子相慶共成無上之道巳享不世之榮名此必得之事也其視一官之封一言之褒而不必者又如雲泥天壤矣此居士所捨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順者厚矣豈不爲世之大孝乎回視世俗之情不啻大海之一滴大地之一塵耳故孟子言仁義於齊王且曰無如我敬王況大道乎居士欣然奉教請諸名願執爲弟子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而至也字曰大來謂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故書此以爲若子法門劵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證盟未審此行與叅究功夫同異何如願開示誨老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世特爲開示衆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傳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更無別法所言一大事者卽指衆生本有之自心名爲佛性種子耳是知經乃佛所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故持經而

不悟心與參禪而不見性者總非真行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由是觀之持經與參禪豈有二耶是在學人堅持久長不放之志持經即參究參究即持經所以經中佛意若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且云持此經者舉手低頭皆已成佛與宗門咳唾掉臂是祖師意有何異耶總之貴乎真實行持經妙在忘言參究只在忘心心言既絕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所謂歸源無二路古人參究必拚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住山不異佛祖定爲摩頂安慰矣但

辦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禪人果能辦一片死心從今日去向青山白雲之中數椽茆屋吊影單棲痛將身心世界一齊拋却晝夜孤明一念專持此經當於紙墨文字之外洞見佛心了知大事因緣只在當人日用見聞覺知食息起居不離道場所謂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如此則靈山一會儼然現存不離當處而頓證無生則是心悟轉法華也

示蘄陽宗遠菴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因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於此懷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衆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凡之大本故說爲乘乘者是運載義然此心即是吾人日用六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即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於佛若以此心廣行六度攝化衆生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即菩薩境界

則運至菩薩即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婬斷佛種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爲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衆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

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衆生元無實法與人也種種方便皆爲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爲衆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卽末後拈花迦葉微笑及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蓋諸祖垂示機緣皆爲吾人不能頓了自心不得已而曲垂方便若於佛法上起種種知見及於諸祖公案上起種種分別皆是邪見外道種性非正見也故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眞實受用及有志叅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眞實更要別求玄妙如

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貴眞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凑將來何爲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卽是一乘若悟諸法但有假名便是眞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計較子其勉旃

示古愚拙禪人

古愚禪人自浮梁來叅金輪請益做工夫老人因問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觀又問汝作觀時還見有境否答曰到這裏總不見有老人曰旣不見有境將什麼唯心禪人曰某甲只是不忘能老人曰汝說唯心是以知見做工夫其實未達唯心境界古德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若作觀時似乎忘境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如此捺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縱是忘得前境若執著唯心則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礙况未得

忘境強說唯心以作實法者乎古德云絲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饒做到心境兩忘一法不立猶是知見邊事况以思惟心作究竟想豈不爲自瞞者乎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諦觀水流風動鳥語山光觸目盈耳了無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這唯心二字亦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墮唯心窠臼依然無出頭分

示袁公寥

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竊觀古今生

人豪傑不少而聖賢不槩見者何哉蓋以習染之偏隨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傑之士塞情而復性則聖可期而事業當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毋禪之一心皆復性之要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徙通問予於曹溪知為上根利器及予過匡山生遠候余見其所賦骨奇性敏但習重而氣高故但任習而不見性苟能奮力遠情復性則不驕不背不逆寡不雄成則器廣而不隘志堅而不移心冷氣消

則可坐進此道矣則聖賢可期況事功乎與其蕩情於無當奚若祛情以養志則所造可量哉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敝履耳因字之曰公豢龔其日淡於爽口也

示參禪切要 徑山禪堂小參

禪門一宗為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印證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剛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還道明等追至庾嶺奪衣鉢祖棄石上明提掇不起明云我為法來祖云汝為法來但屏外緣不起一念當為汝說明良久祖云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即大悟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向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惱便休即有不會者雖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為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為學人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熏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

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即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衆云參禪唯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

向箇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墻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一悟便徹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鎚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參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參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

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便以爲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參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著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那古人是最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艸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參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

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與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參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

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鈎線上做活計縱子如何捨命爲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參究者多到處有開發况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宗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爲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眞正路頭只管懵董做卽便以冬瓜印子爲的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粗戒不修濁

亂妄想伎已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個個都以上上根自負見僧便鬭機鋒亦以自已爲悟道此雖時弊良由吾徒一一盲引衆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眞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參雲棲大師授淨土法門未卽卒業項參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卽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

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爲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是出苦方便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爲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種種顚倒造種種業妄取三界生死之苦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顚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顚倒狀豈可得耶卽今現在無

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耶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顚倒所使則諸業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爲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能妄想起處一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衆罪

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了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爲實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麄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叅究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中如巳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閒忙去來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拶則當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業消滅時也捨此一著更向心外別求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惡習強勝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誨若修行人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爲心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滑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

賊必請上方之劍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叅究工夫爲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拄杖子其實行在巳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士志歸洪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爲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前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

示閘汝東

維摩居士住毘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一室以示疾說法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知識乎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秖是要人離却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叅禪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證一心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要人悟透其實究竟無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此豈屬迷悟耶二祖云覓心了

不可得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卽般若無五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無所得故得菩提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是知教說一心所多者凡情聖解耳叅禪頓破無明是絕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絕聖解也斯則禪呵知解而教未嘗不呵也今叅禪人從教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提話頭不能忘情絕跡皆在所呵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今棄教叅禪者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是爲見地依此叅究當入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玄妙知解總是未透皆生死邊事豈可便以爲得耶今無明眼知識印證若不以教印心終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及祖師玄妙語句當作自已知見必要叅究做到相應處如經云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如此便是頓悟的樣子不是將煩惱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亦不是別有只是消盡煩惱習氣露出本來面目耳故曰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時道吾在座不覺失笑旣見船子後道吾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吾云這漢此回方徹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叅禪的樣子也海堂主久親教乘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道吾爲甚肯後不肯前試看不肯在甚處肯在甚處這裏定當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齊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

承教有言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古德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然旣悟無生又何有剎那之可見若見有剎那則非悟無生今何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是則無生剎那一耶異耶佛依不生說剎那則非異矣祖師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則無生剎那又非一矣若離一異求之則無生意亦縶驢橛矣爲山云今人一念頓了自心名之爲悟卽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然流識者謂微細生滅卽剎那心也言悟後而修則是悟而後見也且悟後方見剎那則前悟者非眞無生明矣今叅禪提話頭雖云著力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如石壓草黯然不見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若非無生又

何以敵生死若悟而後見則世尊依剎那而說無生又爲剩法矣西堂飽餐教義今棄所習單提向上一路於此試定當看但不可作義理和會亦不可向意解中求能於一念剎那中頓見無生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

示知希先山主

山主久棲講肆從少林叅諸祖機緣今盡屏所習單提向上一路吊影雙徑適老人來因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此事人人本無欠缺圓滿具足所以日用不知不得受用者直爲無始惡習種子積劫薰染根深已是難拔今又新薰言教文字祖師公案種種知見更增一重障礙雖要求明自己轉求轉遠此何以故只爲昧却自己向他取覓耳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惱障玄妙知見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體自現今叅究向上事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玄妙道理名爲雜毒盡情吐却單提本叅話頭重下疑情斬斷妄想煩惱根源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己命根疑到疑不去用力不得處一覰覰定看他畢竟是箇什麼看來看去捱來捱去自有倒斷時也但存絲毫知見於中便隔千里萬里矣但看初祖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當則千生百劫終在途路耳山主但將精神收向此中管取他日得處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甚萬萬勉之

示嵩璞恩山主

古德教人叅禪做工夫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一切放下絲毫不存單提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審實念佛的是誰隨舉一則橫在胸中如金剛王寶劍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內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斷要津築塞咽喉不容吐氣如此着力一眼覰看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如此下疑疑來疑去疑到心如墻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纔有妄想潛流一覰覰見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抵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時正是得力處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如有氣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挨方是真實叅禪用工之人用力極處不計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若悠悠任意一暴

十寒恐終無得力時也。山主有志向上事，當以此自勉。

示乘密顯禪人

學人日用，觀四大如影，觀目前如夢事，觀心如急流，觀動作如機關木人，觀音聲如谷響，觀境界如空華。作是觀時，無我我所，無動我者，無作為者，去來坐立，無起無止，應念無生，是名入無諍三昧。

示覺一珪禪人

今之學人，多知有向上事，發心參究，將古人現成公案隨舉一則，作話頭，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將此一

則橫於胸中，如金剛王寶劍，一切妄想情慮，當下一齊斬斷，不留寸絲。如此二六時中，念念斬斷，不被妄想瞞昧，起處便見，一見便斬，更不隨他搏弄。如此斬截，雖是好手，須知猶被話頭障礙，無發悟之期。若能就於斷處更下疑情，要疑這妄想畢竟從何處起，滅向何處去，正當妄想不生時，一眼覷定，畢竟要見他下落。如此著力，只在一念不起處，鑽鑽來鑽去，久久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若但有一念向佛祖言教公案玄妙道理上起疑，是錯用心，恁麼驢年亦無出頭分也。禪人有志，當從此入。

示曇衍宗禪人

宗禪人少遊講肆，習性相義久之，忽以不見自性起疑，因慕禪宗諸祖向上機緣，遂盡屏舊習，單提一念，巴鼻下事參究，有日未有所入。適遇老人至雙徑，拈香請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貴子行履，只貴子見地。所言行履者，趣進工夫也；見地者，了達自心，為行本也。行本不明，則趣操失自，故參學之士以見地為先。所言見地者，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了無一物，不獨凡情，聖亦不立，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故起種種顛倒妄想，分別造種種業，譬如醒人無事，忽於睡中

作種種夢，夢中苦樂等事宛如現前，及至覺來，求之了不可得，是謂無中生有，豈實法耶？但痴人顛倒執為實有，此乃見不徹也。及佛出世，說種種法，乃破夢之具耳，亦本無也。而學佛法者又執為已實有之法，此乃夢中增夢耳。今參禪之法，無別妙訣，直是打破夢想顛倒。若了知本無，的信自心清淨無物，則達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藥，妄想是病，若藥病不立，則本體安然。如此則知藥病皆病。今參究所提古人無字公案，乃攻藥病之藥也，是謂以毒去毒。若知本無物，則參之一字又

下一毒也豈可將此作玄妙會耶若不信自心縱叅亦是誤服毒藥禪人能信之乎當於一法不立處叅。

示顧山子

余居雙徑之寂照適居士顧子來叅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蓋得其精而遺其麁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謂作者亦奇人也是篇乃余門生周子所述余嘗序之且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正則不滑於邪而因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衆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叅玄之士必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困萬慮攻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是知二五而不知爲十也苟知性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示譚梁生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乃衆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良由五慾習

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污習氣及至今生聰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污惡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薰故時時有出塵之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即去學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前種種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爲不足爲亦不屑爲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傭品耳而自己將目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存鹵莽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與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躐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誇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真實心學道不染污的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將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一著便見平生下落

示曹居士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既同而

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惑。如是則遇境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之要門也。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即日用現前種種憎愛取捨，我慢貪嗔癡業是。既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念念不放過，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觸境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奇先禮達大師求出世法，師許可，令參老人，為之薙染，以學無常師也。依老人數載，以刻大藏因緣，復歸本師，執勞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覓大休歇場，意卜之無當也。適老人以達師入塔因緣，來雙徑，見奇氣雖弱，而心力更強，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上一路，少有巴鼻，但欠因地一聲耳。談及歸休地，老人示之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古德云：不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良由自心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三祖大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不如，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矣。老人觀此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大慧禪師乃古今禪門老將，亦歸宿於此。即汝本師和尚，脚跟遍海內，立足無卓錐，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與大慧同坑，此何等因緣哉！況汝隨本師願輪，刻經於寂照，開山皆汝用命之地，即汝放捨身命處也，又何捨其本而他求耶？老人知汝不能放捨者，乃我見未忘，非懶病也。以淨法界中，佛祖衆生，大家有分，觸我見者不能入。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人相，人與我相對，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亦無可休之地矣。汝自不休，則無地可休；汝若肯休，則當下便休。一切放下，方為大休。休則佛與衆生，皆即避影，亦無地可容須矣。汝求向上一路，雖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貼耳。古人云：家邦平貼到人稀。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更何向上可求耶。

示石鏡一禪人

古人爲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吊影單提專爲究明已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不是養懶圖安閒任意度時也必欲究此大事只可運糞出不可運糞入直須將妄想惡習文字知見一齊吐卻放得胸中乾乾淨淨了無一法當情只是一個話頭作自巳命根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若今住山任意悠悠隨情放曠妄想起來又要逗湊幾句詩作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此只是一個養懶的痴漢如何喚作住山道人耶不唯唐丧光陰抑且虛消信施挨到臘月三十日將什麼見閻老子耶不

是將一首詩二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禪人當思爲甚住山畢竟要討個下落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勝緣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卻人身誠爲苦也可不念哉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迴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無奈藏識中有新薰文字雜毒習氣舊薰貪嗔痴愛煩惱習氣內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止止不住因此要提話頭如水上葫蘆遏捺不下只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參禪如今初心只管將心內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放下放了又放放到無可放處方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方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對將心要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覷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急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覷則彼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念歡喜也得此歡喜處不可

當奇特但從此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濟公得住持法門居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爲海內法窟禪人力任其常住綱維百務衆多歸之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衆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蔀而爲妄想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

死之苦不自覺知故勞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眞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眞實妙行都爲成佛眞因矣故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香一華以至供養佛皆已成佛道故微因小善皆成佛眞因况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眞種乎吾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

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名眞持經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讎家豈眞持經者耶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盛蓮生

參禪要死中發活善病要看到死處方從苦得樂病所苦者爲愛此身試將此身看到死了燒了灑了畢竟是誰爲受苦者

示王鹿年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有力而敦義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己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余嘗讀淮陰留侯二傳始信貧不聊生甘死營地欲其傍可置萬家志何大也見受屈於二少年何其弱也良志爲韓乃用博浪之椎何其勇也及見圯上老人見挫於敝履何其卑也既而兩皆成大業卒取封侯始知少年之不足死浪椎之不足用也借使初無自敵之志安有今日哉是以聖人教

人以不用爲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嘗謂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姬噓唏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己者也故聖人直示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己之語而不能作勝己之業豈智也哉王生有力於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顒侍者

顒侍者生於西蜀少沉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小小即知參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薰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顒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

心遂命禮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徑顒克侍者日夜精勤無怠心老人初憐其惷惷時時激發以時開老人開示衲子而顒亦肎聞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實誰字公案教其參究顒亦能領荷第恐無決定爲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夙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提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卽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亦終不失正因種子也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

不但辜負此生卽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行者

紫栢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業故刻方冊大藏經此一段大事因緣非小小也任其事者屢難其人末後全付擔子與澹公二肩荷之此力量又非小小經旣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而奔走効力衝寒冒雨晝夜惶惶而不息者此固多人所聞侍者在介事事賈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者以其輸忠效力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卽古豪傑皆然況其他乎憶漢高帝天下旣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卽封之此古昔用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矣大法已得所矣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賞之也介侍者卽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命行如來事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嘗勿以輕心易心而以得之不難也愼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之難者淨沙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爲依歸又渾身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緣而至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拚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行以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耶旣到寶山不可空回若不發心竭力是爲空回豈不可惜多生善根種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向袈

裟下失却人身。誠為苦耳。佛言心如絃直可以入道
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
巧心偷心乖心覆過心無慚愧心懶惰偷安心見人
過失心貢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無慈
愍心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
發心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撿點念念照
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但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
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與之廝捱久久純熟則
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
生始謂不虛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以抵對耶沙

彌當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閑輕意放過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二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三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劉起相釋超逸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法語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槩
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
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且垂不朽于竹帛耳此
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此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

田道人者從達大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兢兢一念
未嘗少息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
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犯大難願以死從事在寂
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
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
矣王太史談之甚悉余曾目擊其人與行事不謂能
徹底也及死得從葬大師於雙徑余謂此一坏土不
但俗人即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
之封也非忘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
朱道人令澹公為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

也豈小緣哉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其力有心力有氣力語曰志至焉氣次焉志爲心氣爲形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言持與無暴是欲各有其養也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敝莊周所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智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有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

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取天下是以力也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即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今乃先大師以法門之大事付公一肩而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大法方半外患雖寧而內慮方殷觀公形枯而精神耗疲此關休戚者爲隱憂也苟不謝末以培其本則日見其耗況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爲格若心廣而形胖則力全而任有餘

則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蹔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爲聞子將子與丹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固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

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念佛不得力却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

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的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面皮如此佛則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然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為生死心

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聞一切應機無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間即親近數千萬眾皆不如侍者之真知實見者也即今大眾人人見大師滅度只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彌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目即想亦不真要聞彌陀說法則思亦不真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侍者執侍已久豈可忘卻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大似迷自己而向外馳求也是則侍者更不必作別想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作事威儀修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足終日竟夜一一遍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

一念忘卻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老人無法可說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卻便是我老漢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念念不住能念不立所念性空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即心成自性佛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昔永明禪師唱道地宗鏡堂在焉永明塔墮荒榛公初薙髮即問其處遂往禮之自此常

懷大振永明之道苦心勁節念念以護法爲願凡事遵永明之軌範手自行錄爲師承志法其行事雖未盡履踐而心實禀之公每受請說法所得嚫施盡公於道場由是東南講王推公之行故信重者衆其移建永明禪師塔於宗鏡堂後約費二千餘金誓不募化唯遵行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功竟成一時當道若吳方伯本如王憲長岵雲靡不折節壯其行事既而修宗鏡堂吳方伯延復吳山寶成寺鼎新之先是永明禪師以西湖爲放生池湖心有寺三潭三塔皆廢公大遵放生之行乃築三潭重興其寺

將經營建三塔皆本願焉其所爲法門之大節可以表率人天者靡不心崇之余適以達大師荼毘因緣至雙徑公過山叅禮喜其狀貌循循若無意於事者及呈淨慈志余閱之乃驚嘆曰有是哉法門深心人也心識之及吊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先料理宗鏡堂爲駐錫所予入門見其規度弘濶非拘拘於視聽之間者及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經畫如法纖悉毫末無不中規合矩是知公之才堪經世慈足利生行足服衆力能護法殊非碌碌形服者非乘夙願未易臻此余留旬月日繞千百衆人人克足法喜

內外不遺諸凡井井願指適可如不經意余以是見公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之妙行者未易言其所蘊也予既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眞僞行有理事才有體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多種以門觀人有大小故佛呵聲聞爲名字羅漢斥非眞也是知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暇安能爲法門乎慮周身之不給安肯愛護衆生乎故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眞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

者爲難然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生卽護躰慧命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空也然我卽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既空我亦何有是卽我人皆空而中閒事業誰作誰受如斯則物我兩忘中閒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道之可修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曰擧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

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而眞護法蓋不出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矣豈名字者可同年語耶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度衆生故毘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艸芥塵毛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自度若

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著眼睛自檢點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已過即此一

語便是成佛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爲過矣一念爲過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用心不在一念上著力則終身叅學不能得眞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爲功故錯到底耳禪人初叅老人於徑山老人即字之曰了無欲要著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冊中貽此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死心切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爲生死心現前立志三事

具足是爲向道至若用心叅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纔舉一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他籠罩超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身心世界撇過擧起本叅話頭如虛空中楔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脚跟穩當若是軟暖柔懦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藩一也至於看話頭

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爲黑山鬼窟纔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句蘊之不捨便墮外道邪見以此中纖塵著不得著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只須徹底打破漆桶方是眞實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板也禪人只麽用力處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劉道人

汝爲生死出家獨坐孤峰頂上十年於此何等眞切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何等忍力閩衆皆勸往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定見此必於本分事上大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大如空華水月視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就當一念不動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一念方是正見正行今鬧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持即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著不惟可惜自己爲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幸即安心改圖切不可如此亂作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諳眞實故於佛法教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故妄益知見生大我慢是又以

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著腳亦不知生死爲何物將謂與己無干瞢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日反墮邪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近眞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參老人於嶺外眞實樸素既老人東遊吳越因刻楞嚴法華新疏命玉校讐至於參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是知其所向往者老人今居匡廬休老與日玉能相伴於空閑寂寞之中參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峯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袁無涯鄭白生二居士

參禪向上一路乃大丈夫事非淺根薄信者可敢妄擬又非世俗知見及夙習濃厚者可入第一要正信正知正見爲本塵勞中人在五慾淤泥縱有超世之志無奈世間種種牽纏惡習知見內薰外誘最難入手今發心趣向此事先要立一片決定出生死心辨一片長遠不退之志視妄想業習奪我淨土牽我生死乃歷劫冤讐今定復我本有如越王志報吳讎二十餘年臥薪嘗膽一念不忘方雪會稽之耻況生死

煩惱戕害法身斷佛種性非直會稽之耻也如此切齒拚命一番最初要將從幼所習文字語言卽上大人丘乙巳亦須吐却不得存一字在胸中將從前一切妄想習氣一一齊拋却一切功名家緣兒女之情一齊放下只教胸中空蕩蕩的了無一物更將身心世界內外俱撇單單提箇念佛的是誰話頭重下疑情如空中撅子疑來疑去直疑到推車在壁行不得處不可打退鼓從此更發精彩只管勇猛做將去如此用心自然久久迸出本來面目得見好消息若任軟暖習氣放不下胸中惡物又被妄想所使夾雜纏綿枉費精神世俗中不能作人眼目翻爲咲具自誤誤人何益之有若眞眞做出一段光明令無量衆生發菩提心卽此便是火裏生蓮華眞奇特丈夫事也二子見老人發此大心故敢以眞切語相厲其勉力圖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爲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忤皆歸忤則爲其所惑矣故眼爲色惑耳爲聲惑鼻爲香惑舌爲味惑身爲觸惑意爲法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

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爲其惑而不自知爲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爲資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子志道者試從此始

示王子顒

若論此事人人本自具足不向外求諸佛出世無法可說但只說破衆生自心妄想顚倒之夢耳達磨西來爲二祖安心只道箇覓心了不可得由是觀之佛祖何曾有實法繫人耶今之學道人不向自己本分上求但只將佛祖言教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及至身心病苦與目前逆順境界定爲所轉作不得主宰如此不知過在何處以一向直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所以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古人斥爲虛生浪死者此耳由不覺自心本來光明廣大但認四大妄身六塵緣影之妄心以爲我有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是爲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爲心病然身病藥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爲世醫王

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畢以覺破妄想無性爲回生妙藥以一切病皆從妄想顚倒而生是故覺妄乃治本之要藥也良以吾人一向不覺故隨妄想所轉逐境漂流起惑造業并受諸苦而不自知至若有能知苦求出離者而不知出苦之要依然墮在妄想窠中此爲以苦捨苦何有超脫之時耶爲今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卽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卽不爲此身所苦是爲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

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卽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著力就在起處觀察看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何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卽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爲治心病之妙藥也以吾人自心本來離念若知離念一著則日用應緣動作云爲自然不被妄想欺瞞本體念念現前縱有一切逆順境界自然

如湯銷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矣如此善覺自心便是出苦要法情根既拔又何病苦所攖心耶此箇法門不是向人求覓得的只在學人眞爲生死要拔生死病根下一片鐵石心腸是爲自己本分事殊非世諦身外功名富貴之事可比也世人秪知求身外功名不知求自己聖人云古之學者爲己政爲此耳子須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佛言狂

心若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卽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矣捨此更於何處別求玄妙佛法耶老人因請益諸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沈旅泊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人物同稟而人獨靈於物者以其能知能行故耳是則人爲萬物之靈而不自知有猶失物也知有而不能行亦猶失物也卽行之不決不決則不至不至則與不知不行者同亦猶失物也嘗聞魚聽法而生天龍聽法而悟道此乃一聞便悟頓脫

生死之苦而人不能者是又不若物之靈於人也由是觀之佛性平等人物不二無情尚乃同體況有情獨靈者乎若於不聞道又若於旣聞不自信幸聞而不信不信則與木石無情等也昔有至人呪枯木而生花石聽法而點頭然人不信道則又不若木石之易感也何哉其所患者信不篤志不猛耳信不篤則不決志不猛則不能行是故人之旣幸聞道故信要篤志要猛行要力行不力則非猛志不篤則非信斯則又以志爲前茅也古人云學道先發一片長遠決定之志蒲拚盡命一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以至長劫直至成佛而後已豈可以軟暖因循朝勤夕怠一曝十寒望其成就乎旅泊居士洸豫昌以夙種善根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爲父母以善知識爲眷屬以同行同願爲奴僕以慈力示現爲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而不自信其清淨本有不染之性且又叅遇明師示出離要道此何等善根具如此難得之勝緣勝福豈於一佛二佛所種善根可能耶旣發信心修諸福德事事如意信手取足不假他力卽以遶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若計利則歲可千金而一旦放之不值一

唾此較尋常以錢市生而放者卽百年未可爲此是作福之大且易也如此且聞初請藏經過蘆洲而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此與囊泉濟涸者信倍無量是所度者多且易也其於諸道場在在檀度爭先是所遇者勝且廣也但以行道不力爲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爲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難也良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觀心則身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如是我說人不如物則又落第三第四義矣居士能信之乎苟能信不疑則居家而亦非家卽世而能離世則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矣如是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毘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示顏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

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刼不壞是眞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爲常是以不堅爲堅名顛倒見然顛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而求堅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皈依之信心銘其名曰福堅只欲發此堅固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顧汝平

汝平侍紫栢老人最久深領其心昔予被難繫圜中以書覆紫栢時汝平侍側卽以書付之囑曰執此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爲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余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塔之期適汝平迎予松陵至陋巷顏生生宅因禮請葢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余昔日書嗟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去來無所卽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且余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一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眞死哉手澤宛然法身常住觀此則千古一時長劫一瞬又何以

常情測之哉故昔紫栢視今日如眉睫余今見紫栢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旣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由是觀之不但余與紫栢如巨海之漚卽一切聖凡若空中電影耳如是又豈可以世之窮通得失逆順境緣而求龜毛兎角哉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平等法門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余特爲點破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生前著眼看覷久久當知見余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能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的聞叅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

者看來若是眞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力耳顏生福持潤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誤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楞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爲宗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惟楞嚴古刹創自唐朝嗣因長水疏楞嚴於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圜圓之中向爲力者所侵僧以枀弱故不能守而恢復之功固亦難矣何

幸天生五臺陸翁於此土翁受靈山付囑生以護法爲心而有達觀禪師乘時而出且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即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適有密藏開公秉青衿出家依達師爲入室弟子公有幹濟才聞有復楞嚴議則全身荷之維時禪堂以延十方乃議刻方冊大藏以廣法運實貲始乎此刻藏既行復蒙　聖慈頒賜大藏以光其寺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而未卒業五臺翁已下世何所望乎豈意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而興起得旬一心絃居士爲之領袖毅然而鼎建之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糾殿巍峩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按之重興之議幾二十年而開公已去達師已化其機似乎息矣何蔡公一至而頓新之豈非時節因緣哉事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余與達師爲法門心契其所建立凡爲法門者靡不休戚相關所聞楞嚴旣復哲人已徃而守之者實難其人及余來雙徑爲作達師荼毘佛事回過楞嚴觀其規模弘敞眞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恐辱慈和實可謂叢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親付囑菩薩尚不敢洩此利生而況博地凡夫乎以

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子之慈恐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圖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彼岸也復何難哉其子所願建佛閣山門者將見一彈指之力耳余謂獅絃將絕誓矣而幸有子繼之亦因緣所爲耳唯在子堅忍不衣之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爲無窮不朽之佛事其大法流通即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爲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有引

金沙東禪寺爲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崖

耀公至之適聞老人有紫栢大師未了因緣將有東南之行乃忻然喜曰某生平嚮慕大師今有歸矣於是遍告檀越宰官居士同心壹力致書特專嗣南容公來請公拮据經營安居竭心殫力將爲老人休歇地九月旣望老人適至入門見其精誠無論叢林之嚴整大衆之淸肅卽觀所設淸規專以背誦法華爲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此希有之事蓋公願力所持也且公潔身處衆滴水不私老人歡喜讚莫能窮居無幾何卽往徑山茶毘紫栢設吊雲棲緣畢將歸匡廬營鳩巢長揖人世矣公懇求老人意未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第智眼未開情塵斯隔故離合之見關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閒者未易臻其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實相爲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卽今之釋迦不滅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於今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訛之相耶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則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卽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眞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以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卽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於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金福信

孟軻有言養其大者爲大人世人固陋而不大者蓋不知其所養也以吾人佛性種子本來光明廣大而爲四大幻妄拘碍是名我障以執假我而障蔽眞光也眞光旣蔽則我執愈堅我執旣堅則將現前聲色貨利虛幻境界皆取之爲我有嗜之爲我所受用愈取愈著愈著愈迷迷則罪增福謝是不信自心之過也古德云禪定智慧之樂非世閒五欲之樂可比所以信心而爲福之大者其於苦趣沉淪貧窮無福者皆不信自心所致也金生福信則信心爲福福無可比所以世尊稱兩足尊者以慧足則福足以念念智慧明見自心照破煩惱則罪消福至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則心外無法金生用力於此當是人中最勝樂事若諦信自心本來無物則不被物慾情塵所誘而淸淨恬怡之樂又非世樂可比也可不勉

旃。

示王聖冲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之良以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拔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溉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將濬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而歸法海涓滴而與渤澥同波者此豈向外求之耶特吾性分之固有耳聖冲元深昆季又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清流不無壅閼老人適來而爲疏之今則開

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矣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

示孫詵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盡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人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著力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今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著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

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者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栢大師即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參老人請益殷勤因字之曰養晦蓋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爲情識故晦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眞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關頭昏闇之中而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體愈明而眞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殃姜生體此則

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爲之間至其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矣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沈止止

學人苦於不聞道聞而不行是自棄也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力行之驗也沈生止止少年切志向道且幸有聞但行不力耳其不行者在無決定志益無他故請益老人因示之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與其不入不若志歸一也古云學道志當歸一久而不退他日必知妙道

所歸然處世道之常其事終難得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唯今既知叅究功夫即將所叅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閙忙動静迎賓待客日用云為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則但有求閑之心而無念道之心矣豈不當面錯過是誰之咎耶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取捨情生則動静難一而居家入道終絕分矣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著力起即看破看破即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此是叅究訣法故曰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閙時静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況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即禮佛持呪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知此捷法可以坐進此道況生試閉門獨坐時看透即將静中看的移向應緣處久久自然動静一如閙忙不二也。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叅禪者多及乎相見都是顛倒漢以固守妄想為話頭以養嬾惰為苦功以長我慢為孤高以弄唇舌為機鋒以執愚痴為向上以背佛

祖為自是以恃黠慧為妙悟故每到叢林身業不能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為下劣以行門為賤役以佛法為冤家以奔語為己見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瞌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即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沒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即為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痴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不為大可憐愍者哉禪門之弊一至於此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但看百丈侍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揷鍬子野鴨子公案便是真實勘驗工夫處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楊岐之事慈明二十餘年行門親操執事百千辛苦未嘗憚勞故得光明碩大照耀今古若懶融之負米黃梅之碓房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叅禪為向上只圖端坐現成受用袖手不展一艸不拈如此薄福絕無慚愧之心縱有妙悟只成孤調絕無人天供養況無

眞實修行虛消信施卄墮沉淪者乎。若是眞實爲生死漢子當觀本師釋迦文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爲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如此當發勇猛拚捨一條窮性命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供養大衆一切行門苦心操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若於日用六根門頭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古人云從緣入者相應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縱不悟道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參

示歸宗智監寺

歸宗爲古尊宿說法地惜廢久矣幸達觀師倡興復之機旣而湛公竭身盡力竟還故物遂成道場今二十餘年矣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余丙辰夏來禮金輪舍利塔觀其寺之規模甲匡山之勝因思輔弼者誠難其人及衆中見禪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氣因屬主者命爲監寺時以唯唯及余之雙徑明年夏還山則禪人云適他往余悵然若有所失未幾禪人歸余甚喜卽令與舊職禪人作禮受命及觀其行事井井有條事上以敬御下以慈處衆以和持身以勤潔己虛心百事俱理余深喜其叢林得人且自慶

余知人也私謂禪人循循善行未知其眞實操履因何而能然也久而詢之禪人善密行凡衆人盡日所務有不及者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一一親爲料理明發則事無不辦者余嘻噓而歎曰有是哉此人之所以難能也余嘗見叢林年少率無慚愧一味養懶三業不攝禮誦不修甚至白晝安眠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備大衆之務乎此禪人立志堅強故操履大越於人者多矣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獨稱羅睺爲密行第一故爲佛長子此土前輩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爲叢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故閻羅殿上圖像供養吾聞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故感爲天中天是知從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立世間福田功德也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荷負叢林卽是建立三寶三寶常住卽是續佛慧命慧命不斷卽是報佛深恩知恩報恩卽是慈父之孝子矣。捨此又將何法以爲佛弟子乎。雖然善始而成終者此又昔人之所難者禪人旣秉如此操行之志更立堅強久遠不退之願二六時中念念諦思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若可積者則如須彌山所飲母

乳若可存者則如四海水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何曾一日以此身命而修出世之行者乎若果有之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發難得之志一生盡命不捨本行則是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謂不虛生耳禪人從此更發精進居一切時但將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則話頭蘊在胸中隨就作處心心參究畢竟因甚道無二且擡著抹著一念疑團迸裂則從前生死頓然了却是可謂福慧二嚴一生取辦此正古人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則前三十六代祖師二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輪也

示自宗念禪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種妙行識心達本了明自性謂之自利莊嚴佛土教化衆生謂之利他利他謂之修福自利謂之修慧故佛圓滿福慧稱兩足尊是以菩薩發心勤求無上菩提不出自利利他二利而已所以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爲諸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不捨諸行是謂利他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我等曠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

沒捨身受身不可思議皆是虛生浪死何有一毫眞實行門若有實行則定不似今生這頭面也回光返照猛自思惟豈不痛哉禪人今幸仗夙緣早得離塵脫俗身著袈裟永離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諸祖說法勝道場地此萬劫難遇之緣一旦身處其中豈不大生難遭之想正是饑逢王膳病遇醫王自當慶幸無量矣即盡此形壽拚捨一生作此功德已勝百劫千生空過無益也禪人既歸心老人當信老人言自今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持勇猛剛強之志盡自己色力量自己才能辦一片肯心任緣隨願耐心耐煩忍苦忍勞即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已勝一生空過矣豈可輕棄妙行抱守愚癡以偷安爲便禪人自說身弱神疲不能任事此固爲然古人貴在心力強願力大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雖小恙不爲大苦若造惡業墮在三途即求今日以小病小惱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佛令衆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正是今日策發精進幢也禪人但以安忍之心爲前導自然忘疲勞無厭倦也古德云寧有法死不無法生縱捨此身命作此妙行猶爲般若舟航可到彼岸苟不勉力強志可謂虛負此生既到寶山空手而歸豈

不惜哉禪人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空心空則神不竭神不竭則身不勞如此是為無作妙行遇緣即宗定不為日用所轉頭頭成就大解脫門矣當諦思之

示陸將軍

將軍為濠梁世胄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也中年知向道從法門諸善知識參求生死大事入海門周先生室先生雅愛之嘗拈古人勸君識取主人公之語示之臾緊提撕處老人東遊過曲阿將軍從諸居士鴈行入室聞法言默有警惺及秋老人歸隱匡山將軍謁老人於金輪峰下因請益曰自知殺業太重願求懺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偽因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然佛性無二衆生與佛不隔一毫但善達其性則衆生即佛不善達其性則佛即衆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以之洗穢則汚濁故佛之慈悲即衆生之殺機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故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而世人

愚痴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取劫劫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為功多豈不為至愚至痴而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其殺人以為功殺生食肉貪口腹以為快其愚等也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佛言貪慾嗔恚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為殺賊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為大榮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為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諱可謂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觀自古豪傑能輕生於一諾而不能忍一詬力能舉鼎而不能自斷其慾拔山蓋世之雄至勢窮斷命之際不免涕淚於虞姬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將軍果能自制其勇以逐治其心以全固有之佛性不負天真乃真丈夫真豪傑之能事也老人葛藤至此是謂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真懺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棄妻孥子出家曾參達觀蓮池兩大師乃之南嶽湖東掩關老人將卜居南嶽時成破關相迎一見心生孺慕老人因吊二老東行遂侍巾鳥

及卜居匡廬爲休老計成卽願從事一月作禮白言其幸末法爲佛弟子志出生死親見三大師現身五濁惡世衛護法門行其難行忍其難忍調其難調每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將謂空言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私謂不必虛慕古人而羹墻不遠典刑現在便可盡形壽以依皈誠難捨此而別求怙恃矣乃寫三大師之眞願終身佩奉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卽徃來人天周流六趣曾無厭倦者乞師爲我證盟之老人聞而㗋曰此固子之深心本願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請試觀夫本師和尚毘盧遮那法身非身以

文殊觀音普賢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然文殊智也觀音悲也普賢行也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故如來法身若言其智則徹法界理事因果乃至艸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盡衆生界心念頭數莫不徹其根源若言其悲則盡衆生數皆爲巳身故凡衆生之饑寒困苦疾病痛痒乃至三途劇苦皆菩薩全身一體而共受之故能不捨於一衆生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徹法界無一艸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故普賢十願一一皆然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是故本師毘盧

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不惟以一法而法身不成卽一衆生而非自巳則法身不遍乃至塵毛艸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法身斷滅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如首羅三目卽一而三卽三而一名異而體同體一而用異不卽不離非三非一然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苟能學此三聖以盡智悲行願之量而亦未盡法界之量若有挺特沒量大人能於毘盧頂顊上行固覷此三行者大似喚奴作郞矣是則以此而觀三大老者汝以瞖眼而見空華耳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

士者又不啻奴兒婢子矣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雖然三老固不足盡要於法身體中亦塵毛耳苟能從此發堅固心能捨身命建立三寶凡有纖毫裨法門益衆生事皆法界全體之德用如由一塵以遍諸塵始一毛而融多毛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此心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是則生生世世食息起居行住坐卧未離本師一毛孔外是則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沒不出如幻三昧耳逢場作戲于木隨身說幻法以開幻衆是則有之何足以爲師哉其無以限量心自隘如來法身境界

可也。

示自覺智禪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于辰朝當自摩頭此語最為親切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徹骨髓嘗謂末法比丘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更不思我是何人物從何來為何而受所以知恩者希而報恩者少特未一摩其頭耳苟回光一摩其頭則不覺自驚曰吾為何剃除鬚髮而不與俗人為伍耶苟知形與俗異則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敢念俗如此則樂遠離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猛入山惟恐不深矣又安恐混從市俗縱浪身心為無慚人作無益行耶自覺禪人向住人間邂逅會誠郎躍然來匡山禮老人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老人因示之以雙修之行吾佛稱兩足尊者以福慧兩全也為佛弟子志學佛者無越此耳故修慧在乎觀心修福在乎萬行觀心以念佛為最萬行以供眾為先是二者乃為總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動念皆是妄想為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轉為念佛則念念成淨土因是為樂果若念佛心心不斷妄想消滅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成佛法身然眾生所以貧

窮無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福德直為生死苦身念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今以貪求一己之心轉而供養三寶以有限之身命隨心量力供養十方乃至一香一華粒米莖菜則如滴水入滄溟一塵落大地縱海有枯而地有盡其福無窮故感佛果華藏莊嚴為己將來自受用地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禪人如生疲厭當自摩頭則自發無量勇猛也。

示龍華泰禪人 有序

余往乞食長安時過龍華樹下主人瑞菴師物色余甚驩視猶多世親因也一食不忘余視王舍城中諸住刹者率多浮習獨師孤硬潔介遇物不假辭色心知其非塵中人也遂相與莫逆故數數往來若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為親故無間然及余居五臺隱東海二十年來如一日也既師化去若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及余被放嶺外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頃余出嶺之南嶽時則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余見之不覺五內酸痛則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禪人相待既而余歸匡山則攜禪人與之同歸者意

念爾祖之德冀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爲報地耳居期年以開荒之勞身心未及放下頃政爲禪人指示發覺初心方有趨向適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緣余刻意留之不可得禪人將別請益老人因示之曰

吾出家兒先須急其大者畧其小者何謂大生死是也何謂小世緣是也古德云除却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以衆生沉淪苦海汩沒世緣積刼以來以至今日未嘗一念返省也今幸爲佛弟子身著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而不捹捨世緣苦心參

究己躬下事切恐今生錯過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之諸緣畢具否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違去則固爾當以死生之念爲急辦道之緣不可失事畢旋歸老人幸得活埋空山但存殘喘一日則與禪人切磋大事有一日之功老人以畢命爲期禪人以死心相待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不獨禪人以了積刼生死大事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禪人行矣其無久滯他鄉重增生死業累耳

示翠林禪人

佛祖教人唯在眞心實行爲出生死之要心眞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無一事而不眞行實則凡所云爲無一行而不實故眞實如好種子其餘作爲立行種種皆發生之緣以是之故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成就菩提以爲結果果者實也以始終皆眞實故故佛呵二乘爲焦芽敗種者以其心行不眞實故也從上諸祖教人參須眞參悟須實悟是知一切衆生爲虛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顚倒用事刼刼生生未曾一念眞實故於生死海中漂流無可憑據難到彼岸者正所謂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耳況爲佛弟子者身在袈裟之下豈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業識流轉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眞實履踐之行者乎此乃向袈裟下失卻人身最爲可憐愍者不但自己虛生浪死抑且信施難消復有酬償無有窮已又豈不爲大哀者乎禪人旣不遠千里來參老人必發一片眞實信心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何所爲而來耶旣發眞實信心不是一見便了不求一段眞實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眞實之行卽從眞實心中發現果有眞眞實實爲生死之心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從頭一一細思

檢點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真實事從前已是虛過卽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將一切世間情根妄想攀緣一一齊放下將此一把骨頭一一齊拋却將此一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任他日炙風吹一切安逸飽煖思慮盡情撇却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掛在眉毛上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看他一念世間心起便是墮在生死處定要把斷不容毫髮如此參究不悟不休卽此一著便是爲生死真實心卽以此心向二六時中一切動作云爲種種行門至禮拜三寶供養十方調和大衆看侍老病一切行門

無不親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厭倦心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師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盡形不改卽此便是真實之行若此心行皆真則無一事一行不是實事所謂妙行果能如此操心立行透出本地光明則將積劫所染一切貪嗔痴愛習氣種子一一消融化爲成佛真實種子矣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不負出家不枉遠犯風波參訪知識若仍前涉虛止作常情業垢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不唯辜負此生實取窮劫三苦之苦耳

示順則易禪人

學人貴有遠大之志以吾人所具廣大真心與佛同體包法界爲量但迷之而成葛藟幻妄身心執之以爲已有堅固執持爲我而不化則一切業累皆從我立一切苦惱皆因我生乃至長劫輪迴皆我所致以此迷之而不覺如佛所云棄海認漚目爲全湖是可愍者舉世皆然其無足怪若吾徒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近佛法乃出情之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少能餐采法味而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顚倒之甚也且以法而爲利媒又其甚也

可不哀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清修固已遠矣然徒以清修爲行而不刻意究竟生死根株猶然以雅尚爲高而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創志不遠是以一日之價爲得也可不負其本有哉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最難得者厭生死禪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是猶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余老矣餘日無多生死大患横在眉睫恐厭之不極禪人年亦長矣能以老人之厭自厭倘不厭老人相與千巖萬壑之間絕影忘言修厭離行從此長揖五濁永離四生同遊廣大極樂之鄉豈不爲最上因緣哉又

奚止于累櫂千里之適視彼榆枋莽蒼者固未足與道也

示査汝定

往余居海外之三年戊戌查汝定不遠数千里謁余於行間一見忘形相與莫逆既余從南嶽之雙徑取道金沙居士忽再見越十九年歡然如未別時弟白髮相看耳聒言旬日為作小像賛而行及余還匡山誅茅五乳聊爾棲息明年季春既望居士忽杖策來余一見大為奇事何當衰年不辭跋涉覲師問道於青山白雲之中其志趣豈尋常者耶居士覽余所居

倚七賢而面五老儼然而對天際真人雲霞出沒於衣袂湖光照映於眉端固天壤一絕境噫嘻塵世安能有此夢想耶居士即判然有歸老志既而策杖登覽遍歷其窈眇窮巖絕壑捫摸無所不至歸而告余曰今觀此山始知天壤之廣大山川之鉅麗乾坤之靈秀即探五嶽而望崑崙亦未逾於此也因思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且視江湖之浩渺窮天地之高深其猶踞蓮華而窺香海是知佛道之廣大世界微塵須彌芥子由是觀之而天下未足以小言之耶乞師指示目力所不能視足跡所不能窮大有逾於此者

願終身卒業焉余曰子之所悅者是以見見其跡未嘗離見而識其微也其所見者相未嘗離相以觀其妙也語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若離見相而洞達其幽微則須彌未足盡其大世界未能廓其量也試爲子言之以太虛而觀世界則世界一塵也以世界而觀須彌則須彌一塵也以須彌而觀茲山則茲山一塵也以吾心而觀太虛則太虛猶夫一塵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若以智照一心則虛空大地世界微塵不出吾身一毛孔耳視一毛而能含受虛空世界則一一毛孔一切皆然由是

觀之即一毛孔能同法界周遍廣大之量豈彼介爾天地點滴江湖又詎可以窮其智性哉雖然色性智性無二無別以智融色則色隱而智顯以色脏智則色顯而智亡色智尚然又奚可以目力之所見足跡之所窮以誇廣大之域盡浩渺之際哉子其離見超情遺形釋智而洞乎真際則聖凡之出沒世界之成壞猶夫空華起滅耳又何足言小天下哉子乃棲神於此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又奚可以一抔土而盡其天年耶子其諦觀而深察之無以纖塵瞖目失驥觀而自小也汝定再拜稽首曰學人向

之自束于見也其猶醯鷄歟今蒙師指示發吾覆矣請事斯言期卒業以盡命焉余於是乎書以遺之歸

示玄機參禪人

禪人以持明爲專行從事者三十年心地未有發明乞老人指示持明與參究向上用心同異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之路方便多門歸源無二總之一切行門單以破煩惱斷情根發明本有而已即參禪提話頭與念佛持明皆無二法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以磨煉習氣破除妄想爲要務返以執著之心着無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原其此事如用瓦子敲門

只是要門開不必計其手中瓦子何如也以吾人無量劫來積集貪嗔痴愛雜染種子潛於藏識之中深固幽遠無人能破故聖人權設方便教人提一則公案爲話頭重下疑情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久久得力如逼狗跳墻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謂之悟道若是單單逼拶妄想不行何必話頭即婆子數炭團專心不二亦能發悟況念佛持呪有二法哉禪人持明三十年不見効者不是呪無靈驗只是持呪之心未曾得力尋常如推空車下坡相似只管滾將去何曾著力來如此用心不獨今生無驗即窮劫亦只如此及至陰境現前生死到來依然眼花撩亂却怪修行無下落豈非自悞自錯耶禪人從今不必改轉就將持呪的心作話頭字字心心著力挨磨如推重車上坡相似渾身氣力使盡不敢放鬆絲毫寸寸步步脚跟不空如此用力時只逼得妄想流注寒斷命根更不放行到此之時就在正著力處重下疑情深深覷看審問只這用力持呪的畢竟是個甚麽覷來覷去疑來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轉身吐氣不得處如此正是得力時節切不可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爲難生退息想及逼到一念開豁處乃是電

光三昧切不可作玄妙歡喜想從此更著精彩拚命做去不到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時決不放手若能如此持呪與參禪豈有二法耶所以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證明即親見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說也

示智沙彌

方今出家兒於末法當鬪諍堅固之時有能決志爲生死大事單提向上一著以了悟爲期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以今亦有參究此事又惡覺惡習濃厚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道此其難也古德云未能

參究向上。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一則根器稍利。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以多聞薰習之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則不獨自了心性。抑且爲人師。此亦報佛深恩。不負出家之志。至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即持誦一門。尤爲要行。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爲五品觀行之首。即法華所說持經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今沙彌既知厭生死苦。投佛出家。苟無專心一行。豈不孤負此生。即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如古人潛心理觀。且忘言契心得佛心宗。是由文字而得總持。此所謂旋陀羅尼門。由此證入。斯則歸源無二。方便多門。歷劫生死根株。仗此法門。一時頓斷。豈不爲無上菩提之徑路乎。若悠悠歲月。唐喪光陰。墮於粥飯常流。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又何取於出家爲哉

示性覺禪人

出家本爲生死大事。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爲何物。但知隨波逐流。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古人參方行脚。訪尋知識。單爲究明已躬下事。今人行盡天下。歷徧叢林。唯鼓粥飯習氣。竟不知善知識爲人處。可借奔波

一生。到底了無下落。是爲可憐愍者。至有一念爲生死心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禮誦念佛爲修行。一生辛苦。到底於已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於生死分上了沒干涉。禪人發心眞實爲生死大事。唯有參究向上一著。爲眞實工夫。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古德參究機緣儘多。唯有念佛的是誰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禪人今日發心參究。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先將身心內外一切妄想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沒可放處。即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四字。歷歷分明。急著眼看。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聲佛。有力便下疑情。審問這念佛的是誰。審之又審。畢竟是誰。看得纔有昏散現前。即便快著精彩。又提又看又審又疑。疑到疑不得處。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如此便是話頭得力時也。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於日用一切時一切處。念念不移。乃至夕夕夢中。一似醒時一般。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忽然疑團迸裂。自然頓見本來面目。若肯發此決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一切

不可求速効切不得將心待悟若工夫綿密自有打破之時節也如上所說叅究一節最是易爲省力只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挺得切不拘行住坐臥動靜閙忙都是用心的時節六祖云若論此事輸刀上陣亦可做得此之謂也禪人有志眞爲生死便從此一路下脚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

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以法界身隨緣應現凡一稱其名卽得脫苦是則大士豈定居於普陀耶殊不知海喻生死山喻湼槃大士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卽

衆生日用尋常皆大士威神顯現湛然寂滅猶如寶山故以海中普陀象之由在衆生煩惱海中衆生有苦卽大士之苦故一稱其名卽得解脫乃衆生與醒自心大士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寂滅則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濤不能撼動是故名爲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爲大士棲托也衆生迷妄不禮自心之大士覲睹寂滅之道場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乃跋涉山川必數千里外跉跰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甚矣禪人久叅行脚樂住蘭若是見自心之大士而以方便攝衆生耶是未見自心而必欲往見大士於南海耶若見自心則念念寂滅現前大士心心出現於咳唾掉臂之間若未見自心而他求之是涉海驗河而求止渴於井也雖然如是經云歸源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今大地衆生皆信大士於南海合就其機而引進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則觸目波濤皆入圓通之門必使自信而後已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則不負一翻行脚不然則空費艸鞋錢也

示明輝禪人少林禮祖

若論此事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照天照地無欠無餘

卽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終日撻唇鼓舌亦未道著一字及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湼槃妙心今付與汝大似空拳誑小兒自是與作教外別傳之道一似鉢盂安柄一人傳虛十人傳實及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少室九年賺得神光痴種立雪斷臂求之將謂有甚奇特究竟到底直是個覓心了不可得從此承虛接響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二派五宗畢竟不曾爲人拈出直至而今大地黑如漆致使痴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魄自謂傳少林禪是某家兒孫如此誑惑愚人豈

不痛哉禪人今日叅老僧老僧此間無佛法禪道與人說甚麼乾屎橛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求佛法禪道捨却自巳脚跟下一尺土更向千山萬水之外向他家屋覓豈智也哉禪人試將巳躬下理會看未出門一步與到匡山時是同是別即今離匡山一步到少林往返歸來時是同是別若是別則未出門一步早巳錯却了也況千里萬里乎禪人果能透出頂門隻眼將別與不別拈向一邊看來畢竟是個什麼是時方知達磨老胡元未西來黃面老子曾未出世此段家風築塞虛空充滿十方又何庸妄想馳求

費艸鞋錢如渴鹿逐燄耶禪人如不信老人試到少室問取單傳堂前露柱看是個什麼

示法界約禪人

禪人生長建昌自離塵以來久走方外遍叅知識曾禮紫栢及老人於大都巳三十餘年復覲老人於匡山因示之曰從上出家兒皆為生死大事登山涉水求善知識決擇于一言一句之下剿絕命根將百千萬刼塵勞惡習當下頓斷如脫韝之鷹自此不復受人拘縶即能掉臂生死路頭絕無顧盼諦觀傳燈諸祖為人抽釘拔楔處有甚玄妙秘密耶只是學人一向單為生死一著蘊在胸中吞不入吐不出抱塞不通如喪考妣相似偶因緣時熟忽遇善知識拄杖頭一撥便轉更有何疑慮耶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巳今人行脚走遍天涯入遍叢林眼中到處熱烘烘便是好道場見粥飯精潔一頓飽齁齁的便是好知識縱遇明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如此行脚標方較之古人豈不天壤相懸耶此何以故蓋由各人本分為生死一件大事未曾把作喫緊耳然為僧行脚不為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枉費艸鞋錢豈不大可嘆息耶禪人為生死出家行脚叅知識

任名山行若行種種法行一一經歷且道即今生死事畢竟如何且道前見紫栢與老人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別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峰頭白雲深處與王舍城中萬丈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若道是別衲僧行脚眼在甚處若向這裏定當得出三十年即今日今日即三十年前紅塵即白雲白雲即紅塵當處寂滅若此處寂滅則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無不觸目寂滅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從頭起重到五臺峩嵋叅見文殊普賢試問何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

門待有話會再來與老僧相見。

示崇觀禪人

觀禪人徃來吳楚不遠數千里來叅一見則知其有志而未能也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指示但因其名乃字之曰見微以衆生生死根株微細流注妄想昏迷而不自知故吾佛大師設觀以照之良以微非觀照無以見生死之力大觀不涉微無以顯照用之功力能破幽微則生死可出此將教家之極則若是衲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鎚但能一念如鐵壁銀山塞斷咽喉無吐氣處直得死而復甦方有少分相應耳禪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勦絕命根他時後日苟能吐却雜毒放下身心再來叅請有分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教人叅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實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捨教而言修行是捨規矩而求方圓也且佛教所難開口便道應當直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塲馬鳴大師開示修行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深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生苦故是知從上諸祖未有不法此三種心者即如個

個開示入門要看話頭學人秖知瞢瞢的去叅話頭只要妄想貪求玄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祖師方便法門若說真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則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真如合而自然與真如覿體相應矣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叅禪更無別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做到恁般田地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爲的事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真實功德是知達磨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是則馬鳴之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真如遍成一切有爲事法今日要求證真如不是在死[illegible]死眼鬼窟裏求要在一切日用有爲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日

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眞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插禾燒火煑飯事事上覿面勘驗故尋常一言一句冷言熱語都是要弟子入證眞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爲人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便起心動念即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証此傳燈千七百則葛藤皆眞實印証語非玄妙機鋒語如今學人不知如此都把作玄妙奇特言語蘊在胸中當作已解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豈不誤哉若到目前法法頭頭全是眞如當體現前則所集何法而非

功德哉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如今學人見拔衆生苦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衆生却不知能度衆生方是菩薩度衆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衆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衆生實無衆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衆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無一法可得豈不是直心正念眞如如此妙用乃自已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衆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眞

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轉作眞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衆生如此叅學是名眞叅實究者不是現成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叅禪幾多時悟了多少妙處如此見識都是闕老子前喫鐵棒漢返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既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琉璃瓶子一一拶粉碎將從前叅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衆生門頭拚却性命去一一著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衆生發菩提心便是拔一衆生

之苦則是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眞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即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度盡衆生處若衆生煩惱一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麼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談柄都尊叅禪爲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利便以此相尚遂至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許親近故世無

明眼知識，卒莫能廻其狂瀾，大可懼也。智行兩缺，何以望法門之興乎。大都不深於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爲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耳。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叅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叅禪要離想，念佛專在想，以衆生久沉妄想，離之實難，若卽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叅究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爲生死心切，以叅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真實法門。諦觀普賢以法界爲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旣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峰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况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返不如今之業垢衆生，而妄談耶。故此法門決不必疑，但在人之念佛心切不切，志決不決耳。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叅紫栢大師，授叅禪之指，今于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請益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爲生死心何如。若爲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人覓還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丹，只服此單方，須令通身汗出，絕後方甦，是時始知其妙，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効耳，又何必問取他人哉。勉矣行之，決不相賺。

示沙彌性鎧

沙彌性鎧，來叅請益，老人字之曰堅忍。惟佛示弟子曰，著忍辱衣，名堅固鎧，以鎧爲禦患之具，譬夫大將臨敵，不遭矢石之患，而能全身保命，有必勝之功者，鎧之力也。且吾沙門釋子，蹈生死之場，遇五慾諸魔之大敵，非忍力堅固，不足以勝之，故曰忍色，忍欲，難忍能忍，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卽吾佛亦曰，種種諸難，皆當能忍。况末法險道，多諸患難，苟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業乎。

示夜台禪人

文殊菩薩住清涼山，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故西域沙門，遂禮此山爲金色世界。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由是觀之，文殊果常

任於此山耶蓋衆生界中煩惱所集爲熱惱地若行人能開智眼達本情忘知心體合則當下淸涼如是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步步不離淸涼道場此所謂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夜台禪人久住台山夜遊故得此名今來南方行脚參禮知識是必親從文殊指點而來如善財之南詢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脚跟一步如前周行十方世界未離金色界中在在知識逆順法門無非文殊智眼今見老人於五乳峰頭與金色世界是同是別這裏辯得許你親見文殊其或未然再買艸鞋行脚去參

示省然覺禪人

性覺禪人中歲出家遠來匡山求授具戒以有隱疾不能久侍辭歸請益老人因示之曰身爲大患之本衆苦所聚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是故佛說金剛寶戒心地法門乃斷欲之利具出苦之舟筏也汝今幸聞此法念念不忘心心不懈即此便是修行之要如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合成我今觀此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諦觀四大各有所歸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如是觀察念念不忘心心不

昧久之純熟當見此身忽然脫空四大若空諸苦頓脫即此功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從參究中來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汝當更念此身雖苦幸存一息尚可能求出之方若一失此身枉著袈裟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雖欲求出不可得也故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勉之毋怠

示難名道禪人

學人往參老人於曹溪特爲發明金剛般若宗旨以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即悟本來無物遂得黃梅

衣鉢是知三世諸佛之所證歷代祖師之所傳一切菩薩之所修者皆以般若爲根本智所謂般若乃諸佛母是以吾人欲求出生死證眞常非仗般若眞因必無可行之路也所言般若者何乃一切諸佛之法身一切衆生之佛性乃吾人生死業識之心體也惟此心體本來光明廣大但一念不覺而爲無明迷此圓明之體變成阿賴耶識而爲生死根株拘此血肉之軀封固而爲我我執以執我故則執有人人我對待是有衆生又執衆生命根不斷是爲壽者以此四相堅固造種種業以取無量生死之苦果皆因執我之

故也以此我執堅固難破非仗般若智慧莫能破之我執不破則生死難出故凡夫執我不能出生死一切菩薩著我決不能得無上菩提總之是於生死涅槃皆有住著故也故曰一切衆生處處貪著是以六祖一聞無住之語即能了悟自心須脫生死是則般若豈非斷煩惱出生死之利器乎是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生死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即佛祖只是教人返求自心故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本來無物但因一念之迷故日用而不知是以但知有此幻妄之假我即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矣即今要悟本來法身即就日用現前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著我處當下照破本來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則了無衆生衆生既空則生死根絕生死既脫則無壽命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豈非無住之妙行乎若不能當下了悟只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置在目前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就此執處一照照破則當下情忘對待心絕即是無我無我則無人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

無罣礙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如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禪人有志要出生死必以此爲第一義此外別求即落外道邪徑矣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少年切志向上建立三寶延道上座爲方外友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主人已被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柄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爲心不知本有佛性故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以爲正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念是生死根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所謂虛生浪死爲日用而不知有者矣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爲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曰無，即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下疑情。審問因甚道無，即問時，同看一念起處，不論善惡是非，直便就當下疑問因甚道無。尋常二六時中，疑來疑去，只有一個話頭現前，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個疑念真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冰消，既於胸中敵得妄想消，則於一切逆順境界至時，自然易破，而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以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一到，即看破，當下冰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返誤也。

示福敦禪人

新安禪人遠參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敦，字曰篤如。篤者敦篤，純一無偽，精誠之至也。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真常，求無上涅槃之樂，苟非精誠一念純真，無妄力破煩惱之魔，頓拔愛憎之根，而欲頓享無為之福難矣。千里之行，在於初步，從此戒為基本，乃趨菩提之初步，即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投拔起處，竟不可得，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著處矣。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若恐不力，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中，以為利斧，久久根株自斷矣。如此著力，是名篤如，勉之勉之。

示福厚禪人

新安禪人來參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積如。蓋出世之福，由漸積而厚，至佛乃足，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厚之至也。故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為涅槃之安宅，福聚之極地也。苟不積，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之本有，良由積劫煩惱侵蝕，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從此日用念念知歸，但見情塵起處，以智光照之，久久純熟，則佛性厚而煩惱薄，煩惱薄而業障輕，業障輕而生死斷，是由積真如以斷生死，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豈非由積而至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禪人久能積功累德於無窮，則無上菩提之厚福，在我一心中求，更不向外尋覓也。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禪人勉之。

示曹溪基庄主

六祖住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僊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紫笋庄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忘本外傍漸侵豪右蚕食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強其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採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而老人初入曹溪未之知也及僧被豪右所凌殆甚乃悉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況吾祖袈裟猶故亞僊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准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時則衆皆瞢然不知所止即有知者

亦畏縮而不言獨基公以昔居此者懷知久矣乃歷歷指掌以是豪強氣沮一旦復之老人乃募貲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盡以供膳寶林禪堂以贍養寺後學僧徒之辦道業者將以續六祖如綫之脉因以基公爲庄主是則道賴其養養又賴其主之者斯又以庄主爲最重也老人中與曹溪淸其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苟能守之卽千載猶一朝也老人今去曹溪業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所賴獨基庄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在左右至若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因

聞之大有感焉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與祖道卽如已成之功苟任持守之如堂主諸執事者遵之如基公又何患叢林之不興祖道之不振乎因思昔黃龍有不豫之色首座問之荅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爲深慮如此而庄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國家皆以得人爲難而叢林亦然曹溪千僧老人居十年淘汰只得一禪堂主二庄主兩人而已求其更二三其人能爲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亦可保其無虞矣故老人於二公者能無感激而發長歎乎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問訊寄

此卷請益而老人復何言哉但以堅其恐力以叮嚀之卽出世之業具於此一行矣何以知之惟吾佛出世竝無別事但爲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爲欲得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護托如長者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唯此而已卽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脉之源而曹溪務在得人得人要在膳養膳養賴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興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卽

是深報佛恩如此此即名眞是佛子矣較之嬌儀乍現藉佛祖而貪利養滋黑業者實天淵矣甚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更能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懷在胸中垂下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脉苟有一人於此參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不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示曹溪寶林昻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爲發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葉三百餘年則叢林大壞極矣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興其道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此道場無開化主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

迄我明萬曆中又將五百年而道場之壞尤甚於宋而僧徒有不逞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兎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爲痛心而去時當事者即欲以老人料理之未能也又五年庚子幸諸護法一時皆以法道爲心亟欲老人往救其弊至則誓願捨此身命志爲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歲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服法幢之不固者獨昻而已至若知老人恢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嗟乎是知法門

之得人爲難也如此子於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凡所經畫爲山門久計者衆皆罔然其所經心關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虫破法魔黨競作即前所稱爲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暇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深知老人建立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流委曲調護以排難解紛者而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堂無主幾爲獅虫所食子挺身撑住其間不唯道場破壞後學無依即老人中興

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茲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依依之狀最可憐者。既而老人遊匡山。子尋即趍來。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日深。且異容者。即古之忠臣孝子之憂國憂家。烈女節婦之誓死而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久。共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示之曰。子之志固嘉。而子之思亦過矣。了未閧大道之替。雖佛祖亦難

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蓋不由人力也。且道與時運相為升降。殆不可強。即其人亦不易得也。諦觀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其道遍天下。在在叢林開化一方。不少求其為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起一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年。志為祖道力整頹綱者。獨老人而已。況在曹溪有眾千人之中。求其憂祖道知老人者。唯子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為懷者豈易見哉。子是過矣。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所謂求人不如求已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靈根功夫蘊藉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

心。遂得黃梅衣鉢。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春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匝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既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

艸。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為。無可不可。如是在我全具。又何苦思痴痴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要悟自心。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更無做工夫之說。自六祖得黃梅衣鉢。是時座下不丼者多。時有三十餘人追至大庾嶺頭。慧明道人前至。要奪衣鉢。提掇不起。遂作禮曰。某為法來。因而請益。六祖示之曰。汝為法來。但看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暫時返觀。當下頓悟。從此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叅禪的樣子也。從今向去。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

齊拋却。但當自己放下身心。拚了一條性命。單單一
念。只求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
疑情。晝夜六時。行住坐臥。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
飯裏。拈匙舉筯。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
己本來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這念佛的畢竟是
什麼人。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
斷絕。疑團迸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前。是時方知
念佛的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則
六祖即我。我即六祖。道法即我。我即道法。是時即能
一毛端頭現寶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不假他力

自在由我。又何必更待他人哉。古人云。善造道者。千
日之功。亦有十年五年。或二三十年。或盡生不悟。發
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多生不昧
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相。且予年
力尚強。果能決志。從前日做起。即十年二十年。能悟
今生尚遂我本願。即今不悟。賴有此參究工夫。般若
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不過四五
十年。打個筋斗。如在目前。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
難哉。如此試將妄想枉憂。必不可得之心。總打疊來
憂道。做自己工夫。念念有下落。步步是實地。且不虛

此生此世因緣。可謂轉妄想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
豈不為最上法門乎。捨此而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
費心思。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
豈不為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
做工夫。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子
慎勿更他慮。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子其勉之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

天下叢林。為十方衲子行腳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
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氷。饑寒困苦。吊影長途。
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

望父母廬舍也。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視其漠然
而不加意。使饑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
病者不得安。則其悽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
此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深有見於此也。諸方四
路。各有退步。或有隣封里市。可無不得其所。而更之
他。至若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以故海內衲
子所必往而禮覲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
為此事。況目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蠒足而至
此中。可容接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聞衲子
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率

皆旋行托鉢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即得米升合又無炊煑皆拾薪就澗或得一食而行乃其幸也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為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廚以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內堂必使周足聽其饑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理污者浣濯任其久近隨其去來是以業海而為樂土矣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也且有即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或有獅虫集此以作魔撓力不能制者多未安也頃昴公來云近得融公為且過堂主事事如宜足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人願力所至也持此請益

老人因示之曰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為本當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為兄弟一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又非其他可比也苟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為心也何也豈不聞梵網戒經乃佛之心地法門也首稱孝名為戒所謂孝順三寶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即入諸佛位是即以孝順為戒之本戒為成佛之本故能行此行即是作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華嚴經云菩薩布施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為我不請

之友。能成就我無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今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滿金剛戒品為成佛種子即此一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即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也求佛妙道又何如於此也其或未然更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久之久之旦識得自己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艸即是已建梵刹。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厭之有哉嗟余老矣愧不能再為六祖作奴郎公能體此即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六祖未到黃梅嶺南尚為獦獠之地暨得西來衣鉢止於曹溪寶林乃聖僧先開道場於百七十年前待祖師說法四十餘年時座下發明心地者三十餘人其青原南嶽二派分燈續為五宗傳燈所載千七百員大善知識皆曹溪一脉的骨兒孫而禪宗東振何其勝也法潤海宇獨曹溪根本道源寂寥千載諸方教化在在如林寧無一人留心此山為整理而振起

者豈不爲之大可哀歟。老人徃與紫栢大師方議同濬其源。未幾老人即以弘法罹難。蒙　恩遣海外。時則以爲佛祖神力所攝也。以萬曆丙申二月入山禮祖。則正值魔撓。寺僧有不能安者。此常道。即欲以老人重整道場。以在席藁待罪之時。未敢應命。越五年庚子冬。方應聘入山。乃不自揣。恨不能翻然一新。如六祖踞華座時也。最初選諸沙彌教習本業。比得百有餘人。意可成者數十。因重建寶林禪堂。以安諸得度沙彌。冀將見初開化時也。奈諸新學夙無聞薰種子。若無上根利智難遽示以向上一路。各隨機開導

讀誦。書寫。事行而已。諸沙彌中有達一者。其根雖鈍而習性最純。獨有向上志。惜乎老人離山太早。未能成就。以是未滿本願。今老人老矣。茲遯老匡山時。寶林堂主昂公携一遠來。參謁。此念感恩之誠最切。第老人無復入世矣。一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錍刮瞖開其盲瞙。始見天日。猶然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然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皆得雨之功。但汝等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昔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取參求。忽然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即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己。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特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與同參諸沙彌等

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即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爲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拚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曝。不但智種不生。抑恐作蕉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己。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脉。如孔門之洙泗。蓋所係法門非輕也。余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

落必源頭壅閼。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濬之。期於匡廬。未幾余以弘法罹難。達師以余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蒼下信宿而歸。及余蒙　恩遣嶺外。弟執政者亦以曹溪故也。及余南遊過白下。師候余於江上。且曰。某先探曹溪矣。即六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余曰。固願力何如耳。及余度嶺謁六祖。覩其荒穢。信其難矣。時則僧以魔擾不遑安其居矣。徘徊久之而去。居五年庚子。當事者大以曹溪護法為心。力致余往整頓之。余至則始於祖庭。及諸三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其大小。即諸沙彌。率皆

樵兒牧豎耳。余選其少可教者。為教授。令其沙彌盡皆受業經典。更延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門經書。以破其俗業。稍成。即為披剃。授具戒。別修禪堂。設為清規。令其各各皆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及其可進者。三之一耳。即方覺乃初所選者。惜乎般若之緣不深。老人切誨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耳。老人苦心八年。寺僧闢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嶽。時則諸沙彌如失乳兒。大可愍焉。相繼而隨者不能留。如覺侍者先候於南嶽。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等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

難也。幸而遇老人為開導。又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忘。則信根既具。而佛法終有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既知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為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為無拘束。縱浪身心。徒事虛華。耽玩山水。徒費艸鞋錢。竟有何益。豈不為重增業苦耶。汝今果能拚捨身命。志求大法。為生死大事。參究向上。稱色力強健。三二十年不異其心。不改其志。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

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導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報道場。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耽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汝何全無正知見。捨却珍寶。徒事乞丐之事耶。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當擇所行。慎無以俗習妄想自誤也。

示同塵睿禪人

滇南同塵睿禪人，遠至大都，親歷講肆，久之，既而盡棄所習，南叅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勝，遂隱約其閒，一鉢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壬戌仲夏，來叅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予以華嚴大經爲常課，能知此經之綱宗乎？惟我毗盧遮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修普賢行，證窮法界，名爲報身，號盧舍那，具有佛刹塵數相好，是爲正報；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以爲依報，安住海印三昧，稱普光明智，爲地上菩薩演說此經，名曰普

照法界修多羅，爲稱性法門，種種微妙，不可思議，廣大無邊，而有三部，今所誦者，乃下部畧本，特應衆生心量所見者如此而已。其中所詮有四法界，統以一眞無障礙法界而爲根本，依此建立四重法界，謂事法界、理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然雖四重，以事事無礙而爲究竟，故其大旨，謂一塵一毛，具含無盡法界，一塵一毛如此，而塵塵毛毛，一一融攝，無障無礙，所以經云：於一纖微毛孔中，不可說刹次第入，毛孔能受彼諸刹，諸刹不能遍毛孔。又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等重重交映，如帝網

垂珠，念念圓融，若夕夢經世，正所謂廣大自在威德法門，二乘絕分，劣解非機，非上根大智不能信入，是爲難信難解之法也。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具在衆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現前，故經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顚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顚倒，則一切智、自然智當下現前。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此經，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然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具性德也，隱而不現，所謂衆生日用而不知也。明

眼智人，破塵出經，即諸佛證窮此法，開示衆生，爲大利樂也。是知此經所說，乃說衆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衆生之心也，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而爲介爾妄想所蔽，可不悲哉！是以吾佛特爲此事，出現世間，故曰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諸佛證此大事，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爲衆生說，更無別事。以衆生迷此大事，而爲生死，故以生死爲大事也。以即此衆生妄想之心，若悟之而爲舍那果體、華藏莊嚴，迷之而爲五蘊陋軀、娑婆穢土，甚至三途劇報。然則迷悟端在一念轉變之間耳，何日用自昧，而不知耶？由

是觀之即八十卷之雄文而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故般若多羅尊者曰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斯則不獨衆生日用念念轉如是經即水流風動鳥啼猿嘯無非出廣長舌也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則盡未來際無間斷時所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此乃華嚴法界眞經之大旨也禪人若悟此法則於未展卷前徹見無邊法界於撥火拈香謦欬彈指之間也雖然如是也

要牛皮鑽透始得若透此法門則即心是戒即戒是佛所謂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以自心具足不假外也禪人如是誦持如是參求是眞佛子是名眞持戒者否則當面錯過不免如人數他寶也

示修淨土法門

海陽禪人遠參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合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爲切要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究竟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峰諸大祖師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是知從上諸祖無有一人不歸淨土者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衆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心淨則佛土自淨故娑婆穢土乃惡業所感衆苦充滿西方極樂乃淨業所感故但受諸樂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婬則身業清淨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清淨意不

貪不瞋不痴則意業清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冰清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茲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効驗也然一心專

念固是正行。然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故佛爲韋提希說十六妙觀。故得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侶同修。然任各自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坐臥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若此觀想成就。則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指也。若行人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清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淨土眞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若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汚穢。佛說是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爲基本。發願爲助因。念佛觀想爲正行。如是修行。若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

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于提處即下疑情。審問這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此靠定話頭。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如斬亂絲。更不容起。起處即消。唯有一念。歷歷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沉自退。

寂寂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寂寂是。惺惺亂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沉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寂雙流。沉浮兩捨。看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如此方是到家時節。日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地。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玄妙知見。但凡有見。即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認著。一咄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魔。若生憂喜。便墮魔中。當觀唯自心所現。不從外來。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又迷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爲未見本來面目。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永無疑矣。

示海澗禪人剌血書經

禪人發心書華嚴五大部經特禮匡山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毘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現十法界無盡身雲說華嚴經名普照法界修多羅若正報身諸毛孔中放光明說若依報世界艸芥微塵則塵說剎說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如是之經充滿法界所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今子以有限之身心消滴之身血若爲而盡書之耶雖然此經果不能書則一切衆生絕分矣且曰法界之經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若悟毘盧以法界爲身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此則日用現前動靜語默拈匙舉筯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若身同法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遍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與性海同枯矣所以普賢大士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刺血爲墨量等法界是則全經不出一字即書一字亦同全經何況百軸之文禪人苟能作如是觀則自書者與見聞者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花而作供養乃至執勞運力者無不同歸法界矣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斯爲普賢之妙行普眼之境界又何以世諦觀之耶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亦不免揑目見空花耳豈不重增顛倒想耶。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

佛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衆生正因佛性本具但以無明堅固不遇善緣終不能發如種子在地要假雨露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老人未至曹溪時諸沙彌所習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安知佛法哉自老人開化種種方便誘引教導始則知爲僧矣既而以佛性難明先教書寫華嚴大經使知親近隨順佛法信心若發而後方可引入佛慧初則二三其人自是人人相至發心不十年間而書此大經者已成十餘部矣較之六祖入滅已來千年矣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今沙彌能化能自發心初刺血書法華經行願品今則書大經將完其師德雲來禮匡山代爲請益老人因示之曰經云譬如一微塵中有大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無人知者假有一人智眼明見剖破一塵出此大千經卷利樂衆生無窮無盡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有佛性具含恒沙功德也有一智人乃善知識也是故佛性人人本有恒沙功德人人本具以無知識開導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所招三途之苦報若

悟此佛性則轉惡業而為無量淨土莊嚴。今沙彌能化能以造業之心轉為淨土莊嚴作成佛眞因。所謂智種含於心地。而遇法雨慧日之緣。故能發菩提芽生長善根。抽功德枝開萬行花。將來必成菩提妙果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弟子等。若人人相望。彼此相益。則轉穢邦為淨土。轉生死為涅槃。固無難矣。若從此人人勇猛。發無上心。有志佛法。究明已躬大事。即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者。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是在遞相轉教之功耳。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

惺元禪人來參匡山老人。字之曰惺初。發願書寫大經。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修行。佛說方便多門。固在各各發心何如耳。第一向上參禪。求明自心。了生死。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弘通。護持正法。續佛慧命。又次則深厭生死。專心淨業。願生西方。此皆理行為最上者。若夫事行。種種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之一。是佛稱讚者。故法華經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清淨。此豈事行可擬哉。且云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此稱性之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可致耶。老人

支那撰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三　法語

昔住五臺。曾刺血泥金書寫華嚴大經。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念念不斷。不忘。不錯。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寐寤之中。總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由是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眞經現前。以此諭之。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又豈在童蒙抹朱便以書經求功德耶。禪人試以此行。如是書寫。如是受持。似有少分相應。若以描寫為妙行。博名高為求供養之資。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為無事僧也。勉之。

示昭凡庸禪人

庸禪人。往參老人於五羊。請益。嘗示以無生之旨。別來十餘年矣。頃來謁匡山。見其為道之志彌篤。而參究工夫未純。以未把作一件眞實大事耳。老人因示之曰。古人學道。第一要為生死心切。不是要求玄妙道理也。所言生死者何。即吾人日用現前。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內心習氣引發。現行起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所以眾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

良由不知自心之過也。故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所以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單要求明自心耳。以此心迷之既久，無明日厚，情塵益深，凡日用舉心動念，但隨妄想流轉，從來未曾返省，不知生滅根源。古今參究之功，不在求玄妙，只在求自心生滅之根源耳。但以此心一向麁浮，如沸湯烈焰，未嘗一念清冷，如何能究。故古人權設方便，將一則公案，教學人念念提持參究。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如永明教人審實念佛的是誰。即此一無字、誰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劒也。然此參究審實，只是覷此無字、誰字，起從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只看這一念起落處，要見生滅根源。若參到極則處，將一念生滅妄想迸斷，打破漆桶，須見本來面目，方知本自無生，今亦無滅，無滅無生，究竟寂滅耳。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己手中。從此識得本來人，更不疑張三李四，恰元來是自己本命元辰。如是有何玄妙可求，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至此，則生死欛柄在自己手中，回視日用現前境界，如夢如幻，如化如影，依然只是舊時人，但不是舊時行履處耳。然此一著，若不是最初發心為生死切，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凡有所作，皆是魔業，可惜百千萬劫難遇之一段大事因緣也。禪人果有志此事，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歸向到一念上做。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亂絲。果能如是下毒手，做苦切工夫，若無真實悟處，則從上佛祖皆墮妄語矣。然所最忌者，唯是無真實心，只將參禪做皮面，說好看話耳。似此誠為自欺，到底有何利益。所以孔聖教人毋自欺，吾佛教人戒大妄語耳。宜珍重勉之。

示履初崇禪人

禪人生長豫章，蚤年出家，素有向上志。聞老人逸老匡山，遂棄世諦緣，潔心來參，求依止焉。老人見其循循，故不拒來意，因留入衆，隨時入室。久之，察其多軟暖之習，而骨氣不剛，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察其不逮。一日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骨不勁，故無剛毅勇猛之志。所謂中無主不立耳。所以中無主者，以第一無真實為生死心，故無決定久遠不退之志。然學道人既無決定之志，則一切趣操而無特達之

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但守閑散任意以為自在無拘以此為快如此不為於道無進至於一切佛法亦無滑心精求之意所以於心既不知檢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故日用現前全無真實工夫亦無真實受用耳如此豈不虛喪光陰空過此生又何取於親近善知識以求出世之業哉是則徒有向道之名而無真實之操可不悲哉子從今日去先要發一片真實為生死心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畢竟要齊古人方不負此生平如是乃可名為真學道人不然又何取於虛尚哉子今縱有決定學道之志若不知用心之方亦汗漫無處攝取從今用心要如古人必以一則公案以為參究話頭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為穩當若以念佛為參究話頭時即將心中從前一切夙習知見一切雜亂妄想思算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即看此念起處審實這念佛的是誰如此且念且審又審又念棄定一念審實得力處便覺心如墻壁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如此久久參究參到心無用處如老鼠入牛角時忽然一念逆裂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子能如是用心如此著力自然骨剛氣猛名為挺特丈夫視前軟暖之狀真日劫相倍矣子其勉之

示慧鏡心禪人 有引

禪人蘄陽人身在塵勞心懷出世常親立菴和尚中年乃投太空老宿剃染得太定和尚策勵遂懷操方之志曾參紫栢老人於匡山後朝南海復叩雲棲法席授淨土法門後回故土因與諸鄉縉居士同歸宗老友重興宗遠菴倣遠公遺事結念佛社修淨土法門老人逸老匡山之六年禪人失明

不能親來問訊特使其弟子持書遙禮請求開示禪淨一心之旨為淨土之資老人因示之曰

吾佛說法以一心為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為參禪念佛而已而參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總以念佛為成佛之要故十地菩薩已證真如豈非悟耶然皆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故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第一德雲比丘即單授以念佛解脫門及至末後參見普賢為入妙覺善知識乃專回向西方淨土云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

提記由是觀之卽華嚴爲最上一乘而修稱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而十地聖人巳證眞如尚不離念佛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爲劣行又何疑叅禪念佛爲異耶是缺多聞不知佛意妄生分別耳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故初叅禪未悟之時也非念佛無以淨自心然心淨卽悟心也菩薩旣悟而不捨念佛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卽名爲悟如此則念佛卽是叅禪若似菩薩則是悟後不捨念佛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如此則念佛卽

是叅禪叅禪乃生淨土此是古今未決之疑此說破盡而禪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卽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若捨此別生妄議皆是魔說非佛法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三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四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超逸 劉起相 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法語

示修六逸關主有引

余初度嶺至五羊時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卽相率同輩歸依乃至出嶺之南嶽遊吳越相從於艱難困苦之中始終二十五年未嘗少間及余歸隱匡廬公素爲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從於仝

輪峰頂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幸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師歸故山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

出家爲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禪人死關三年其於放下身心抖擻客塵煩惱消磨習氣乃最初一步業已自信但於叅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以叅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何謂生死病根以貪痴嗔慢皆以我見而爲根本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然我依見立是則妄見乃我執之本稱爲法身之刺見刺不拔生死難出是以一切凡夫執身心人我是非之見一切外道橫執邪見二乘聖

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見等覺聖人未忘佛見法見故有二愚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則多先起將心待悟之見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即執爲妙悟便生得少爲足之見即將古人言句拔拙回爲己解執爲玄妙之見以此蘊集于懷不肯唾却久之釀成毒藥以致悞墮邪見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爲究竟之見所以雲門道只饒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謂之抱守竿頭則永無超脫之見

總之但有絲毫情見未除皆是生滅邊收通是生死病根縱然悟得尚屬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吐却何況全未了悟但依希恍惚便起知見自以爲得即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己妙悟此皆墮自欺全非眞參實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識生死病根之過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苟知見消亡不眞何待所以佛示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此其究竟窮元單以見爲生死病根以從法身而起妄見見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故今以離見爲出生死證法身之極則也馬鳴大師示八

以離念爲眞修實證以因念有見若見謝則念自離妄自泯矣是知貪嗔煩惱之病根淺唯獨見刺之病根深最爲難拔故參究功夫煩惱易斷習氣難除習氣不除則妄見滑滋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以成魔見矣所以楞嚴經中說見魔最深隱而難知也禪人有志眞參實究直須看破切不可墮在知見網中正當做功夫時只將趙州無字與六祖本來無一物同參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内外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透底看定無字畢竟有什麽氣息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覰覰定看他畢竟是個什麽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深錐痛劄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切不得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以擬心即錯決不是古人見處至於尋常應緣時只將話頭靠定歷歷孤明自然不被境風搖奪乃至與人接談時切不可將古人公案當作自己知見以資談柄此一種病根最深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以此縱心失口全不曾回頭照看所以不知是病若養成此病則將爲大我慢魔及狂魔之所攝持今目中所見緇白好說禪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懼也古

人叅禪別無玄妙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卻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知見不存則眞見發光自然了無一物矣如此放下時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情塵習氣一觸便燒如紅爐片雪絶無影跡可留回觀一切知見邊事如說夢耳所以道叅禪無訣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眞實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眞實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眞實矣公行矣能不忘此叮嚀之言則與老人眉毛廝結未嘗有絲毫間隔時也萬無以離合闊心唯以此道是望嗟嗟老人老矣倘負此緣錯過此生則再求今日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

示慧玄與後禪人

東海佛法不行之地有靈山桂峰師開化令捨邪歸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特欵師法利之盛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今學人與後乃嫡孫也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每切念之辛酉歲後來叅匡山一見如再面靈山也攺歲後辭歸故山請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訶者煩惱所知二種障爲爲生死根本然煩惱障乃貪瞋癡愛爲凡夫生死根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見爲三乘聖人生死根本苟二

障之不除則衆若無日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怪卽學佛法人不肯斷除煩惱又以所學佛法爲所知障生長我慢重增煩惱心地染汚種子觸發現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循情造業豈非大謬耶學人今聞老人開示知爲生死大事發心叅求本地工夫此乃最勝願力但今叅究工夫不用別求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不許觸發現行就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當下看破不許相續其用心下手只如楞嚴經所說觀音耳根圓通旋倒聞機返聞自性一則觀門最好用心若於日用見聞處果能返觀自性則不隨外境流轉如此念念返流則念念是歸眞之路如此用心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定不得力此全在遣現業一著爲最上行也然又必要爲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學人實爲生死眞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說了便休作一種佛法知見也

示淨心居士

往老人過呉中淨心居士叅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以淨心爲道號別數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

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從知事以來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返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焉能救積薪之火豈有是理哉若當人果爲生死心切念念如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牽纏遮障如此下苦功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告訴不得他人全要自

已著力若但將念佛做皮面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

余過金沙孫圖南居士爲言仁天大德誦法華經二十餘年深重其操及仁天相見貌古神清余將行仁天請益因謂之曰法華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爲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諸佛慧命所係更有何法過於此者乃請益別求乎雖然仁天持經久矣未審果能忘言而得義乎抑區區文字而已乎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不解意與義作讐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上二祖所說是則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是則六祖縱許解義亦未能持又云此經開方便門以示諸法眞實之相如是則山河大地艸木瓦石無非實相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則仁天畢竟如何持耶如佛所說持品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觀之轉教之功不論解義不解義離息不離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則慧命不斷由是老人最讚青蓮法社以持法華爲妙

行也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眞種如是則仁天豈不以轉教多人尤勝自己一人持之耶此青蓮社老人所以拳拳仁天能如佛所讚歎乎

示沈大潔

大潔請益云參究淨土二行皆所篤信願修但參究要離念淨土要繫念兩者似違用心難一願乞指示老人曰此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嘗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但一心不亂豈存念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

叅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叅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橛念就叅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他不生而生生卽不生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耶若論叅究提話頭堵截意根要他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叅的工夫古人謂之抱樁搖櫓只這要他不生的一念卽是生也豈是眞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只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念念不忘豈是眞一心不亂古人教人叅活句不叅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剎那者方悟無生卽此一語則叅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叅究念佛此中易落諸訛不可忽也如何叅究卽念佛念佛卽叅究耶佛祖教人只是了悟無生則大事畢矣然無生豈如木石枯樁耶要在生處了無生爲第一義且叅究乃無生也念佛乃生心也如今叅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的工夫正當做時先將自已身心世界幷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連放下亦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則當下空空寂寂不見有一念生矣就從此空空寂寂中著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如此提一聲兩聲三五七聲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覷審實此念佛的

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疑情少鬆又似前提又審又疑單看此念佛的畢竟是誰向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絶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著觸著眞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遍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卽無生無生卽生叅卽是念念卽是叅元無二法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含元殿裏覓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爛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卽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玄妙卽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却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當作實法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爲得總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追到趕盡殺絶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縱做了手依然只是舊時人只是舊時行履處不曾增益一毛但只是眼睛光光亮亮不被他見聞覺知瞞昧也道人眞眞實實爲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決不相賺

示本懷印禪人

海印禪人早受業於棲霞嗣與諸同志結社於金沙東禪集海內學人專以背誦妙法華經為業不數年間成就者三十餘人先社主海耀與諸檀信約請余休老以主之禪人因特走南嶽以迎余一見禪人循循若訥純誠端確則識其為有心力者及余以了達師因緣至社中見諸法侶濟濟端然經聲琅琅朗徹如空中梵響余因歎曰即使聞者入流可證耳根圓通矣時余緣畢雖即歸老匡山然亦法身常住此中及三年耀公以緣去而社無主余聞之痛惜急遣書檀越勉留禪人堅守之以待來者保此法社勿替也且亟囑禪人苦志居之禪人諦信余言果保全無恙禪人遣弟子瞻禮持卷請益老人因示之曰甚矣末法弟子能持慧命而以護法為心者難其人矣非特今也昔吾佛於靈山會上欲以妙法華經付囑有在令於末世受持此經廣宣流布是時無論人天百萬即得授記諸弟子中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必待地湧之衆乃能荷擔由是觀之持此法者豈易易哉以其五濁惡世衆生薄福其性剛強最難調伏是以吾佛教持經者必以忍辱為第一行故

曰如來滅後欲為四衆說是經者應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為衆廣說此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乃可為衆說是法華經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婆達多世世之冤害及常不輕之禮拜四衆乃至辱罵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皆歡喜忍之無一念懈退此正教菩薩法末世持經之最勝行是則吾徒為佛子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及受付囑持經之菩薩則誓之曰種種苦事皆當能忍是以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為求菩提捨身命處乃至頭目髓腦無有悋惜故教持經者先以忍行悲此末法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續慧命乎故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禪人以能篤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故今不但率保道場抑且成就已行豈不為二利之妙行哉惟此一事禪人切不可以世諦尋常觀之更於此外別求出生死法也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乃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也以久迷而不悟特勞佛出世為開示而使自悟入之唯此一事更無

別事所言佛知見者以能見諸法實相也以衆生迷眞知見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其眞實之相若見實相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此豈獨叅禪能了生死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第恐爲法華所轉耳若南嶽天台皆悟實相之大宗師也倘法社諸侶誦讀此經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華三昧者即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是則護持之人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議矣若是則縱捨身命亦非分外況世間言語谷響音聲幻妄小話豈失出世處大法利耶且佛爲此法劫劫生生捨此身命禪人即

能捨此一生成大法益又何外慕別求佛法乎然今縱不能了生死即仗此法爲舟航願力持之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尤勝從前虛生浪死也禪人既請老人言應當諦信老人語從此更當發起大恐力大精進力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以成普賢大行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而生退墮之想也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本源覺生長新安自離染來重興仰山道場二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誦圓覺梵行二經亦二十餘年未嘗暫廢精持淨行皆從夙習般若中來今禮匡山請授大戒拈香請說圓覺大義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故十法界聖凡因果皆一心之影像況此幻妄身心自前幻境豈從外來所謂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是故爲佛弟子若達唯心法門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即現前念念轉變故曰心淨則佛土淨直如仰山因緣向皆危石巉巖荒榛茂艸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至如斯廣大佛事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耶老人今爲禪人特授梵網金剛寶戒此戒名爲毘

盧遮那心地法門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是知一念信心即開佛知見一切佛土應念現前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禪人果能了知此個法門則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爲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則法法皆爲淨土眞因若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昧念至動靜無二寤寐如一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即此身心已坐蓮花胎中直至臨命終時纔捨此身即花開見佛如從夢覺到此始知生死如夢淨土如幻一念之間承居不退此外更有何而爲出生死之要路乎是知今

日所受心地法門乃成佛之根本更復何疑又豈可以尋常目之耶禪人久脩梵行第未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耳但了法法唯心何用別求佛法努力珍重

示陳善人

楚沔稱名郡故文憲之邦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觀智禪人向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衆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遠參匡山俾人爲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戒謂不殺不盗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在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途苦趣是爲人天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脩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感招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友弟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是故在家若能持此五戒者即五常備矣謂不殺仁也不盗義也不邪

婬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是故持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苦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誦經回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投托蓮花以爲父母花開見佛從此永出生死輪迴之苦長揖三界是名菩薩此念佛工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方者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外別求皆爲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化同類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通都爲佛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心眞切一念奉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中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諦觀此心久久純熟身相忽空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如夢顛倒本來不有

當煩惱時直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念頭空身心忽空則一切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此觀喫緊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拶則妄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專逐妄想流轉攀緣不停以滋苦耳以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卻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示吳啓高

啓高父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授戒法為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諱名福常別號淨心居士為授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為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眾苦所聚故名堪忍愚迷者以苦為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為顛倒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即是大智慧人但有一念返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即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設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

滅則福增心淨則為淨土之因苦滅則為極樂之本福增則為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眾苦可斷眾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則永超苦道常住極樂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為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即是出世之行矣雖未出家即名佛子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夙染貪嗔癡愛種種煩惱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即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即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為莊嚴淨土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不離當人一念是為真實法行所謂真常之福從淨心中生謂是故也子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日長矣珍重珍重。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先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為求出生死若為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愚癡之人但知為一身貪求種種口體受用將以為樂不知樂是苦因既知是苦必要發心修行求出苦之道修行之要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

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爲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次要了知現前日用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總非眞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如今發心修行第一要看破此心是妄想凡起心動念處便是業根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看破看破則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

起處即提起一聲佛來是爲正念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爲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爲客主客若分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眞心自顯矣禪人若果有志爲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爲眞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游放浪皆是顚倒痴迷之事也如是止絕外緣收攝身心謹守戒律單求一心若終身不易其志可謂不負出家亦不虛生一世也若不務實行專事虛浮縱放六情游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浪死抑恐作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示徐清之

余丙辰冬日遊雙徑歸過吳門清之居士延余齋於山中余覩其英年秀發挺挺玉立而中心誠篤是知爲夙習般若善根人也暨余投老匡山頃書來乞法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

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嗔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成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爲十善則爲人天妙樂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爲聲聞出苦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受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度之行化度衆生則爲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法當情生佛平等即爲成佛之因是故從上諸祖頓

悟自心聖凡不立是爲超佛越祖單傳直指教外別傳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清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爲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爲不二法門也居士若能體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凡於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而爲煩惱之所障礙纔見起處卽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冰消身心化作清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示若曇成禪人

成禪人向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青蓮社專以持誦法華經爲業故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能背誦而後入堂故海內學人有志者必至不數年間而能持者數十輩去住不一唯禪人以此爲歸宿壹志不移日爲常課遂以此爲盡形壽焉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爲成佛眞種故述其往因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得聞此經展轉傳持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世世共生一處以持此經爲行故昔受化者直至今生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乃的示此經爲成佛正因眞種也故委明持經之法師卽於現世父母所生六根必得清淨如經具明金口親宣非虛語也此經自入中土而受持者多獨南嶽思大禪師所悟精深而弟子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請正思大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故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是知此經爲成佛之妙行明矣惟六祖大師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又示持此經者

第一義門也禪人今持此經是悟而持之耶抑未悟而持之耶若悟之而持則一事一行無非眞因舉手低頭皆已成佛一色一香皆歸中道是則凡於日用見色聞聲目前現證無物而非一卷眞經世諦語言入耳皆成廣長舌相斯則諸法實相觸處洞然頓將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憎煩惱種子盡化爲光明藏矣若未悟而持則徒以紙墨文言爲妙法以循行數字爲持經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此何異於水泡爲摩尼以蒸沙爲飯本耶禪人試向未展卷軸已前突開頂門正眼爍破無明則諸法實相昭然目前如是

則卷舒自在語默常然是所謂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是受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不然則牛皮未透豈圖遮眼而已耶禪人愼勿爲法華所轉也

示覲智雲禪人

往余少年行脚於都下遊於講肆遇樂天公心相莫逆每於饑寒困苦無不周旋余心所感不啻骨肉余住東海時公之弟子智境依爲侍者及余被放嶺外境乃擔簦相隨至雷陽因受瘴毒死而復甦越三年樂公復問余於瘴鄉義何高也又十五年境復走五

羊竟死於韶陽道中嗟乎有人妙此安可忘之耶余出嶺之南嶽道樂公之法孫慧雲字覲智者遠來叅請自述歸依之心云自知老人以來即見一字一語無不珍藏佩服今十餘年矣是受法之心誠且重矣老人按老匡山雲乃遠來從事老人深喜其爲人沉重寡言眞實無僞爲法情深生死心切末法中學人求如此者不多見且因感與樂天公三世之義誠多劫之緣禪人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學道人以等心死誓爲出生死第一義又放下爲入道之要古人云志當歸一久而不退他日必知如道所歸然此五乳爲

老人歸眞之所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今幸有此卓錐之地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生則同修死則同歸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於此集二三同志老者率領專心念佛精修淨業更無異志誓死爲期則法道常存慧命不斷是不負歸依之念也應念爾祖與老人有三世之誼自當以義爲質絕無貳念若別存一念則非眞實爲生死人凡居常務要以法爲懷綱維叢林調和大衆內外一體賓主一心兼忘人我勦絕是非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即此心地淸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爾其念哉朂哉

示凝畜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嚴是爲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叅禪者多被邪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墮我慢魔增外道種是大可憂况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惟自誤抑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兼修最爲要妙然念佛雖易世人不知都輕視爲尋常殊不知爲眞實出生死之要路但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叅禪更無二致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貪嗔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

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歷歷分明心心不斷如線貫珠又如喬答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著力靠定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雜不亂久之夢寐一如若是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死生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靈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勉之

示沙彌弘道字任持

出家本意爲出生死志求佛道下化衆生自他二利故吾佛捨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方成正覺出世說

法敎諸弟子先要捨離世間深重恩愛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形儀異俗以表遠塵離垢之行初敎弟子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唯以悟道爲懷以利生爲事非求世間安逸如意受用縱浪身心隨情造業爲出家之行也如此不但虛消信施空過一生抑取將來三途長劫之劇苦可不哀歟故今末法出家兒縱不能如佛初制有能志出生死深求敎法依敎眞修了悟自心弘法利生續佛慧命將以上報佛恩君恩親恩是不負出家之大因緣也今生幸遇善知識親近佛法若乃悠悠歲月虛度時光若不刻苦勵志是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百千萬劫難求今日也沙彌弘道請益示之以此因字之曰任持

示達德禪人字齊一書華嚴經

法性禪人達德來參曹溪老人字之曰齊一時爲開示楞嚴宗旨禪人同志數輩日夜精勤老人喜其爲法化旋轉之一機也禪人發願書華嚴大經以種法緣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法界尊經諸佛之慧命衆生之性地萬行之根本成佛之徑路也故曰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子若爲書之耶但一塵中具含無盡法界經云於一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

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塵中有大經卷剖破微塵出此經卷利益衆生攝化無窮是則有人若能破此一塵則大千經卷一時頓現又何庸夫循行逐字區區次第勞筋苦骨耶然一微塵者何乃衆生介爾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乃衆生本有之性德也是則若有大力量人苟能頓破無始以來一念妄想顚倒之心則本有恒沙性德一時齊現若能作如是觀作如是書則未舉筆前此一部廣大眞經圓滿具足斯即日用舉手低頭拈匙舉筯咳唾掉臂皆是普賢妙行矣若能如是書寫可謂善持諸佛如來慧命善

開自性善修妙行矣豈又値攝摸紙墨文字而可涯量哉第恐汝歷劫以來無明堅厚煩惱根深業障覆蔽當發殷重心堅持禁戒日夜精勤禮拜諸佛菩薩請求加被作大懺悔庶可究竟此事以此大法非薄福衆生之所能持故曰若能信此法者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子當生無量難遭之想發最上堅固不退之心乃於此少分相應耳若以尋常世諦恒情作戲論事則返增無量慢法之罪矣子其勉之

示大凡禪人

禪人家文江幼從諸生中年棄業遨遊江湖因江行遭風覆舟墮波濤急流中極力稱觀音菩薩名忽從覆出憑舟底得達彼岸同舟數人皆沉溺獨己不死遂發心出家因向從大中丞鄒公遊即成就薙髮以未得出世師猶泛泛也萬曆丁巳夏老人投老匡山之五乳凡向居五老峰因來參禮時聞法要心開意解至癸亥老人重歸曹溪凡持中丞書來訊是得從衆受具因法名福集時爲衆演楞嚴宗旨凡隨聽究至十二類生處大發感省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已矣哉一切衆生流轉苦道者良由一念妄想之過

咎也原其各各本心與十方佛無二無別但因最初一念無明迷本圓明淸淨眞心遂生妄想妄想積迷起貪嗔癡造殺盜淫妄種種諸業以妄想不斷故生死苦果無窮流轉不已今佛明言因一念妄想薰變十二類生況衆生日用念念妄想念念受薰則一日一夜生死無窮況有識已來乃至盡命念念妄想所作惡業安可籌算且佛又云此十二類亦各各具十二類生如此則交相薰發業因苦果又豈可得而思議耶誠謂妄想不休則生死之苦無已亦不大可哀也哉禪人旣秉佛敎當遵佛語大生慚愧恐懼發無上心從今將一往生平馳逐攀緣妄想之心一齊收攝放下折合向一句阿彌陀佛上消歸自己本命元辰念念不移心心不斷以前妄想乃造生死之染因也念佛一念乃出生死之淨因也果能將此淨念薰前染汚苦因變而爲淨土眞因則頓令無量劫來生死苦因苦果變而爲淨土樂因樂果矣總之聖凡本無二路皆由染淨薰變之力耳出苦之要捨此一念向外別求玄妙知見不異洩河求井而止渴也修行若不單究一念妄想唯縱口談玄妙知見總爲自欺豈欺人哉禪人何幸得聞正法眞修行路若遲回往

意循情豈但虛頁此生再出頭來未必能似今日也嗟嗟老矣苟能從今一念回頭卽未盡之年尚有餘日尤勝虛生浪死也勉旃

答蕭玄圃少宰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彌滿清淨聖凡不立不爲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卽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旣而悟徹此心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蹤跡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眞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眞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

妄想機械所爲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光明人人具足本無欠闕但以我見堅固凡有所作必以爲已功執所見爲必是故以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卽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嗔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潙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不是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可用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脚跟返觀內照但於一念起處卽追審此念從何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氷消矣然所忌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相續則流而忘返也

示周子寅　已下海印遺稿附

山居今日大衆結制海印據座說法華經爾時足下手書至且有隹果足占足下亦法會中人乃先得道

果者此非兆卜也前書云云殆非敢僭妄第要心太切深念日日如流耳日業正此不爽亦可漸入不二法門但其中日用頭頭念念皆生滅心行安能寂滅爲樂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至於種種應緣處當下著實猛地返觀內照觀此種種作爲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卽今滅向甚麼處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流處煩惱無故生起處著實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何物向何處起滅追到滅踪絕跡處如沸湯鍋裏點片雪相似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纔有絲毫一念

懶墮懈怠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此正是病根發作便向這裏猛然剔起眉毛不可被他纏縛任纔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滚也切忌切忌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死急靠定與之廝挨若遇種種惡習起時即將此話頭奮力提起望空一揮不管是魔是佛是煩惱習氣是善惡思量一切情塵一齊頓斷如斬亂絲如此做工夫不妨讀書不妨作文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著作文就看此文從何處流出也不妨迎賓待客喫茶喫飯屙屎放尿一切處無用纖毫縫罅如此安心再與永嘉所說恰恰用

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一般不是一般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請自試看足下倘見信不謬始知顏于心齋三月大為可咲先示來文二首媿老眼非知文者大段如玉葉金花豈不藹然蔚然可觀第非造化生成者不免落刀斧痕耳此足下之通病也然文章自有天然之妙如風行水上自爾成文波波帀帀一派寒光中含明月此則可謂入聖超玄足下何不勉力於此而此處實不易到則秘密法門全在自性中流出圓覺經一部足下讀熟每日早晚以當功課俟來春面時相與決

擇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自媿為足下未徹非不徹恐足下信心未徹耳今見足下信心漸日近清淨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剜與足下何時得徹若足下因循不徹則海印自徹去也何如何如人世可悲斯道可悲望足下心更可悲耳

又

來書請益甚是真切但足下於空幻二字未得諦當故於心境不無其礙耳以足下將空作絕無會將幻作變幻會故此不能融通不得自在且又於取字未看透徹所以工夫難做今為足下說破則了然無復

疑慮矣然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傍若無人豈傍真無人耶第高舉者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謂幻者非變恠之幻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中弄筩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然此筩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真實也既非真實即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人既非真豈不是空耶此豈絕無之謂耶是則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為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誠恐世人淪於斷滅復說幻字以遣其斷滅之見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

說如幻耳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須見其妙所言空即
幻有以觀空名曰眞空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名曰
妙有由眞空故心非斷滅由妙有故境是無生境既
無生則心何取著心既非着則妄念何存妄念不存
將何心而取境境本是幻將何境而牽心斯但心不
取境而心非斷滅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
于何不樂此所謂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
無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實名曰若無而靈心獨照妄
心頓歇名曰亦無耳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眞心
哉且此眞心本自靈明常然寂照元非是物更名何

物耶何以爲妄心取境執著不化者是何以爲眞心
不取身心境界之相而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如
此用心有何挂礙所謂自心取自心所以非幻成幻
法意欲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耶正
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愛憎何
由起斯則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耶物既不礙人而
人又何礙於物耶良由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無他
但堅執人我是非錙銖較計毫髮不遺種種執著堅
執不化一切自身功名富貴自心聰明知見種種惡
習以爲勝妙故取之以爲已所有驕矜恃氣與物作

對而且又目前虛文飾貌幻化莊嚴以爲得失人情
取捨等相如此境界交攻與接爲搆日以心鬬日夜
相代乎前未嘗一念暫息者又何由而得自在耶總
之無他唯其不達心境無生如幻不實耳若了達一
念無生如幻則一切苦樂憂患得失愛憎取捨情狀
當下瓦解氷消矣故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
覺亦無漸次此所謂一念頓到佛家非虛語也若足
下用心功夫苦切於此且云過此即極樂田地矣足
下但觀一切妄念起滅處一切境界起滅處無非是
幻化不實則心自然不奔境境自然不牽心矣往來

應緣則一念虛明靈然獨照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
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野馬陽燄如此
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即消
憑他甚麼妄心一覷便滅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
以自擾又有何妄境而可攖心者哉此番說話乃海
印極力爲足下通身吐露徹底掀翻足下更莫懷疑
切不得思前算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俱是障道
因緣也至若大比功名之心切不可將此橫在胸中
若橫之則爲大法障此事前緣大命安排已就又何
必預慮其得失耶但自盡心盡力舉業文字不可生

嬾塵想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耳必若老人此語目前即是極樂人矣信手呵筆不覺郎當如許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别恍惚數月流光迅疾日月欺人如此豈不痛念浮世危脆百年如隙駒耶每聞足下精進倍常歡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擬尋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相與印證旣往工夫而決擇之此想實負不覺形諸夢事可矣道人亦墮情見乃爾且時方休夏自來匏鼾白雲省未伸而忽報足下使者持手書至開函如見顏色細讀三復字字皆瀝肝膽也每愛足下渾金璞玉之質故其心光流溢皆燁然奪目固喜不自勝及味諸盈數語深見足下念道篤切懇到之至而又悲喜交集所悲者人莫不具此靈知廣大光明之性德而皆自昧自棄恍若夜行所謂醉生夢死者所喜者喜足下處富貴紛華藪中以喧囂之習染一旦轉爲向道之資此難之難且足下自見其難非深體力行者何能如此況此一段大事因緣乃太上事殊非目前幻化者比今足下一旦信之不疑處之自慊豈不毅然大丈夫哉鄙人竊謂東阪文運開于尊人而又足

下闡道蚤之若此實兩間勝事千古奇緣而足下家聲並振獨擅雙美此之歡喜豈尋常哉即足下所云今日之進因坐以求靜因靜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門最爲切當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達心體之妙故靜久而欲有聞且又疑泛然若無所歸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秘訣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爲勞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傳曰知止而後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且心旣不定安得快意當前而祇懼之念卒以勝夫恣肆之心耶幸足下知其不能勝而終有以勝之也承索所以治心條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處乃鄙人所以大有望于足下者今旣肯心自許返乃秘吝乎第恐足下始于吾佛法中未得多聞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爲背日見聞之陳習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顏之効耳大段吾門從上佛祖敎人之法門路雖多總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不過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極爲詳悉敬付一册足下熟讀玩味至於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眞空的的此用

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不出止觀等持三門而已此集中奢摩他止也毘婆舍那觀也優畢叉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請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至於止觀捷徑之法容再書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

又

自入山中數語而別知信力益增漸得靜勝大槩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習染流轉習之深且厚矣即今一念信心始發畅于旦夕之計而欲遏永劫之長流其勢誠不易易即此一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若非積劫善根靈苗遇時而萌芽始抽而華果敷實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否則須見枯焦矣此則法雨潤灌之功不可少耳承時遇境遇緣以事處事此正隨寓而安久久純熟更加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然以吾人本自解脫所以煩惱不解脫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縛著不解脫耳無推其然良以向來世情濃厚習染純熟熟處難忘故觸之便發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則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生則踈踈則遠遠則淡淡

則忘忘則不假求脫而自不縛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則目前千態萬狀視之若空華水月陽燄冰河耳本無可縛著又何求脫耶此乃佛祖心印大人境界非大丈夫大力量人斷斷乎難入此境若果奮力而深入之則世出世間無一法而不可作者其功名事業實緒餘耳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此非虛語也願足下努力自持所云止觀爲解脫計此止觀一門不獨爲足下脫計即三世諸佛一切聖人皆從此一門深入而出苦海證真常者所患不得其要耳云肇公物不遷語得力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門閫且於以事處事事事皆然此則大似有知肇公處然獨於日月麗天句不徹若此不徹則知肇公不徹不徹則非真得力也此語老人疑之數年畢竟於苦心中獨然自省自爾以來應緣得力處多借此老之語足下出門即見信誠非小緣老人不惜爲說破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足下但將此句橫之在心於一切動作云爲處一切聲色貨利處一切逆順境緣處一切喜怒哀樂處一切愛憎取捨處凡係流動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遷處如何是常靜處如何是不流處如何是不

動處如何是不周處如此看來看去忽然爆地看破此語則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眞不自欺也子其勉之

示黃惟恒

閉關卻掃屏絕外緣乃世間第一等討便宜事而諸人驚怕難能者何也葢由痴狂外面走者滔滔皆是也即不以讀書舉業事而如此者可不快乎然足下輩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往往將世法佛法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若此處話作兩橛則一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

兩橛也海印頻頻爲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只爲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更無纖毫可增添也宗鏡云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吾人苟能眞知明見一心之靈明廓徹廣大虛寂了無纖毫情塵愛憎等障則佛祖亦退三舍又何用殘茶剩飯黃葉空拳耶足下今云習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即分上二皆虛誑總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達自心則宗爲邪解邪

衆皆墮識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皆非究竟眞實處殊不知教乃佛眼禪乃佛心二非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這等知見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巳靈耳曾記古人有問者云古人饑時喫飯困時打眠便是道今人饑時喫飯困來打眠爲什麽不是道答曰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喫飯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算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天魔膽碎陰鬼覓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

寸絲不挂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便讀書不讀即拈向一邊不許挂一字要作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筭乃至喫茶喫飯就喫茶喫飯要打眠便打眠要痾屎放尿便痾屎放尿撞著便了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覓鬼子一般乾乾淨淨潔潔白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裏如此單刀直入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巳胸中一一吐出更無前後涵畜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便是涵畜時如此不爲動靜明暗所轉不爲種種伎倆所移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

若果見信便撩起向這裏入珍重珍重。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
是妄想造業之本第三要眞眞看破世間功名富貴
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
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
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叅禪
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得况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
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
境界自然冷淡心地自然清淨將從前一徃所學知

見學問口頭伎倆二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
貪不愛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爲載道之本仍讀大
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
大圓明清淨空寂二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生滅
靈然常照而此根身二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而
此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
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
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冤親平
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
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

勞而作佛事矣現宰官身而說法即此是名報佛恩
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
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已靈無忽此說珍重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徃太史公牛馬走周伯子從幻人遊於海印有曰王
生者從伯子遊亦有日凡伯子所習太史公業靡不
授王生是故王生因伯子亦得求授戒于海印海印
視王生不減伯子推伯子之愛王生者亦愛之葢吾
法貴平等以法性平等故也人者無論貴賤高下一
以等心視之是故幻人之教王生亦無論弟子弟子

也初王生諱廷佐字子贍王生意謂諱俗而字犯古
也故亦請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
質也傳語有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
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
者實之賓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
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於心所謂俗者非
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狃習染污於性德者之謂也
夫吾人者性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
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爽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
交蔽汩昏其中薰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

之固然是以火馳於昏迷之境本明之德黐視爲異物故昏者日昏明者日昧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投戒水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他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也卽儒所謂明德者是已今夫人者智光不朗故明德日昏今欲復明德而返天眞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䟽義戒邪婬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此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斂而三業清此所謂滌舊染進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諱曰言字

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示周子濳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嗔痴此佛之戒也噫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也但以習染之汚故日就汨昏沉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與聲色

味香觸法相對膠固綢繆與接爲搆日以心鬬長迷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爲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眞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於此故因書此以示之且字之曰子濳者蓋古語有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意將冀其根深寧極也

示祖定沙彌

余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而過者靡不朶目垂涎

希一臠之味此恒情也每見吾徒稱沙門釋子者身處旃檀之林足履清涼之地歷大法之肆羅無上醍醐甘露妙味則邈視之如鴆毒可不悲歟雖然蓋不知味之過也藉使知之豈讓嗜臠之情哉吾佛最初出世卽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此卽以甘露陳于周道冀人人而味之同入不死之鄉矣過而味之者幾何人哉余隨緣入王舍城止慈氏園林適開甘露之肆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叅大宰官知識問莊嚴佛土最上法門因指入林中卽得餐采此甘露法本所言甘露法者卽四根本重戒也嗟乎人者久矣沉酣

生死之場成就鐵床若具靡不依此婬殺盜妄四者而立至於諸佛淨土莊嚴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就故曰永斷婬心方成佛道等今沙彌將欲鬬丸礫而作栴林轉穢邦而成淨土若不翻破四根而作四面清涼池豈能化三毒而爲三種解脫地耶是故海印老人讚言佛子若欲成就無盡功德法門應當善學此波羅提木叉爲第一義諦一切法門因從此入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信

心清淨卽生實相然實相無相于何有生良由生卽無生則住本無住信心如此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是降伏卽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將問持心之方余卽告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蓋敏雖行速不若調伏覆眞也至若相卽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爲無相故又刻之以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卽生實相也

示澄鈸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

外不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爲仁以三省四勿爲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爲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弘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爲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麄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爲實學以巳見爲眞參以游譚爲順物以縱浪爲適情以吊靡爲容衆以恣肆爲養志以安飽爲調身以緣想爲正心以束斂爲苦形以端莊爲恃傲以克念爲自苦以精持爲矯飾以道業爲長物以身世

爲金剛以生死爲餘事是故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耳如此者求至于古人不亦難乎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畏風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頹而法日毀矣由其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醇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已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與

與足下若語十年如敎酒人齋莊非不儼然肅恭要

之肅恭亦酒態也今讀足下手書始恍然從醉夢覺令人愴然心悲復忻然大喜以舉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貴我獨醒耳既讀足下文果迥超乘至若淼離開深見足下肝膽也喜當何如且索日之定課此丈夫之雄猛固當如是嘗謂蘇季子一尸舌之夫耳其所志富貴則發奮無當每治縱息則懸梁刺股竟酬其志況出世聖賢豈値一夫無上妙道豈多金比耶越王遭會稽之恥志報吳讐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其竟以霸然歷刼貪愛豈値吳讐幽囚生死困辱形骸豈値會稽之恥苟足下不懷切齒之恨而忘臥薪嘗膽之心不能以懸梁刺股自創又將何以酬初志雪大恥乎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故志於道德者功名次之志於功名者富貴次之志於富貴則無不爲已足下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而可樂其他又何以嬰心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亦云苟有道義之樂則形骸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則無事矣又何可嬰心處之而不泰然耶願足下勉旃

示趙卿雲

幻人生爲長物所幸托跡空門甘心巖穴者二十餘

年即臥此山海者亦十年所矣聞嘗切志古人向上事仇視死生雍觀四大恨不即長揖濁世第以鈍根重習不能頓悟本有多負初心良用飲愧今已年登天命尚悠悠食息愧然空谷不知虛聲何自而入當世君子之耳往往勞點齒頰此蓋好事聊托煙霞之遐想耳殆非幻人之賓實也比幸尊人宦遊即墨幻人不獨仰藉威靈爲護法地且得令弟孟清爲物外游而又因之私淑足下者神交三千里外緣非淺淺往辱惠書讀之令人妄想飛越此非頭陀定力不深良由足下精誠動人雖據寂光無不感之躍然而起也況在血氣者乎披誦往製幻人愧非知言者惟覺異香紛拂如析栴檀片片非凡品也至若札中論道數語極爲眞切且謂宣尼假而見世尊定不止猶龍之歎此語深見足下心也所謂道無二致人無兩心所習者異故所趣者殊槩以已見爲眞是以不見爲果非者此正一曲之士識如夏虫安可以語氷乎惟足下神駿超逸信道志篤未登法門閫奧而猶慨然作如是說若肯降心此道歸命楞嚴圓覺時預雲棲之法席頻叩德園之丈室而得覩聽甚深必得從而思修入三摩地矣良以此道第一要夙習般若根深

次則稟受有據而以信心爲初地。觀足下般若甚深信心不淺。倘能留神此中。一旦妙悟。已靈固視章句居然化臭腐爲神奇。將大現宰官而作佛事矣。豈直區區縫綴而已哉。以足下見信之真。且得侍賢父子兄弟之愛。良法親也。敢吝腹心。不爲懇到。高明能無意乎。

示趙孟清

自足下北遊。無日不望東歸也。徂夏及秋。杳然無問。殊爲懸懸。昨暮忽得手書。開函如見顏色。讀之秀悉尊人起居狀。令人詫嘆不已。世道崎嶇。亦至於此。披

足下衷曲。纏纏寔瘡世態。此其固然。又何芥蒂。不然非濁世矣。惟足下抱尊人屈。而鄙人亦抱足下恥。以足下蚤執人傷。而未聞大道也。嘗謂大丈夫生天壤間。不爲徒然。卽不能從事太上。自當發奮取封侯萬里。功勒燕然。名垂竹帛。尊君榮親。如觀掌果。又何規規細故乎。此終軍所以棄繻。班生所以投筆也。雕虫小技。壯夫不爲。況足下表表駿骨。英氣逼人。清年秀發。猶可及時努力。以志前修。此心往者業已爲足下深談之矣。此行固爲尊人屈。或爲足下榮。未可量也。倘能頓謝藝場。志求大道。其生平建立。歸路不遠。彼岈非遙。設或猶事清談。傲然終日。足下自視何如哉。嘗謂王謝風流宛世。而右軍墨池未乾。東山奕局尚爾。其視鐵甲十萬。如博馬戲籌。此豈悠悠談笑者乎。願足下努力圖之。聞戒行不遠。似不能面別。後緣未卜。期在三生。聊此報足下。生平以結出世因緣耳。

示王牧長周世父

嘗謂天生萬物。爲人最靈。此古語也。余則謂之不然。何也。蓋人與物皆具靈覺之性。此性均賦而同稟者也。曷常有人物之間。然而畢竟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物具而不知。人則知其所具者耳。是則知其本具而

盡之者謂之聖。知其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知而肯求其盡者謂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知而不真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知而不明。執一介爲必當者謂之狷。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惏。與夫不知而不求。則物而已矣。嗟乎。此人與物殊。唯知與不知。求與不求之間。雖相去毫釐。其失則千里矣。所以聖人與天地參。豈分外事耶。天地至大也。而人猶與之參。況世之功名事業。自外至者乎。所以此良光明。本吾性德所具。不假外求。以迷之爲凡。悟之爲聖。性無迷悟。而人自迷自悟耳。竊觀世之君子。孰不心憤憤

口悱悱耿視千古咳唾風雲雖伊周事業猶不足覬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果何以故及與談心之妙亦未嘗不謦咳擊節及與之言佛則望望然不顧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豪傑之士亦不免坐蔽於此此何以故殆非知之過其實不知之過也又非不知之過其實不信心之過也藉若不信佛則舉世必稱爲教然大丈夫矣至若不信心又將何以稱之哉余竊謂之非眞不信心蓋未有以眞心告之者假而朝夕以眞心實語薰陶漸染之雖不能自信而抑將與之俱化矣所以世之君子生而聞見乃耳目之常即天縱之聰明且將亦與彼俱化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斯言可畏哉其中非夙具般若根深而秉至剛至大之氣者決不能猛然奮迅而大起之正孟子所謂大丈夫者謂是故也三齊古俗何如而今雖昭代文明則超越百代至若信心求盡性工夫者猶萬一也嗟乎長夜之嘆爲誰而與余自髫年事筆硯弱冠即投之今幾三十年矣廿心寒巖萬丈氷雪中濱莫死一生者不知其數矣即今置身東海空山大澤之間冒險阻履危機幾不免虎口者蓋亦數矣嗟乎此果何

謂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所以抱長夜之歎而飲泣與東海競流何敢以此置喙雖然一管飛灰而大地春生一葉辭柯而滿空秋至第感之不深而應之不至耳年來茲土君子二三具丈夫骨見信自心者津津汗浹兩腋而賜和之調將見不無其賞矣余將骨化長波又復何憾王生牧長周生世父以癸巳冬日具信心而未入海印其道味大然畧無毫髮拘拘俗習余深歎其爲奇男子矣雖然牧長牧長世父世父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斯固爲美余則望其求之而願盡其性者勉之不望子作佛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將見治隆上古道復軒皇而此土羣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極樂之鄉也雖然子其勉之未有不盡于已而望盡於人亦未有不化其已而化于人者吾人所以不化者皆俗習濃厚堅固我執而不化此在已不化安望其化化子其勉之子其勉之子其不勉何以稱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

當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於功名或曰有志於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饑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蕩則棄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他葢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饑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於薪車而人不小於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示曇支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逸志不一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人所輕益其人所損取其人所棄得其人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然而無對者也

問答法語

答山東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脩行直捷法門云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末後一著爲急有何法脩持至臨終安樂後世不迷惟此乃大王夙習般若根深積生修來故今處富貴尊位不昧本來故此一念真切參求法要山僧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諸祖直貴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以單提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撕方得正路此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葢不多見是乃出家人易爲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要似易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難得親切故日用現前境界逆順處多用不上況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爲要以觀想

淨境爲正行。以誦大乘經爲引發，以發願爲趣向，以布施爲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愚，俱能眞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効驗。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如左。我佛爲救度娑婆世界諸苦衆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爲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回向發願往生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是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爲定課，以作常規，定不可缺。此法教諸宮眷，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　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爲常行也。至若爲末後一著大事，共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飲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

這一聲佛提起一拶，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即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分明了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爲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眞實修行。捨此更無過此之直捷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忽焉。又大王若要末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爲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臥，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開眼合眼了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坐華中，如白日明見。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死之時節也。如此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已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

須卽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效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中處處開導直捷法門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末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卻病此非良法若氣不善運返致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著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僧蘊眞奉大王令旨持睿語下問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譚謹按教典一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睿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磨之道何曰無字心地何處用工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爲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體佛祖度衆生之念一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爲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淸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磨西來直指此本有眞心以爲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絕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卽名如如之佛故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自爲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卽指此心以爲宗極是名爲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磨教二祖問云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卽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

的旨二祖又問豈無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參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蘊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卽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這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卽名爲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太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

心又說甚佛與衆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絶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參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卻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一問三乘之道乃是佛度衆生隨機施設權巧方便之法門也一大藏經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體本無身心蓋因最初一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卽今人人血肉之軀名爲色身卽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蘊是也五蘊者色受想

行識也肉身卽色蘊心卽受想行識之四蘊以身心知苦樂等爲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爲想此想相續不斷爲行此三卽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卽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旣迷眞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爲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旣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嗔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脩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爲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

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衆生旣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脩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卽名最上一乘是名爲佛此教中之極則也三乘脩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脩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卽生天上人中若作惡業縱貪嗔癡愛卽墮三途受苦無量此三乘法若學中

下乘脩則一向愛戀此身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斷除故不能也若學上乘人脩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卽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能下苦心參究縱參亦不得眞善知識指教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要求個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輪迴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爲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爲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要人脩行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海難得出離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悟明此心不免輪廻故別設西方淨土一門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脩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脩行但念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世界名爲娑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冤家聚會種種諸苦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事都是苦因以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淨土名爲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以彼佛國絕無穢汚故名淨土無有女人蓮花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故無冤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莊嚴故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全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故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佛以爲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大蓮華湧現在前見自己身坐在花上一念往生既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脩行結果後世下落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惡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脩行法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脩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爲正行又以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爲莊嚴佛土之助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嗔恚忿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圓頓達磨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爲等教歸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揑作此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卻乃至全真採取陰陽等術內丹外丹之說都是邪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魂七魄元辰之說這些全是在血肉軀上妄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

在生怎麼樣沒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所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看楞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真心不容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成就經云想澄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最難故今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花現前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脩行各有門路不同不可一槩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祖經教中一一考

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明心見性為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即此心不昧處便是下落賢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禪唯有念佛最好不拘閑忙動靜一切處都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佛到臨

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力成就不可強也已上數條伏乞賢王詳察留意焉

答段幻然給諫

前奉請疑問乃不佞所鬱而不明者幸一一教我

圓妙真心未有不由五陰而障入如來地未有不由破陰而成楞嚴五十五位行布詳矣由淺淺而深深必由破某陰而後躋某位以破障對位次諸家解尚未分明豈學問難思推敲難到故置之耶經云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可見破色陰決在三漸次無疑

矣且又脩習真修增進諸功皆在色身而起其破色陰一一可徵獨以受想等攝入六十位中尚未決別而經文又以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等可見五陰該在行布中但後人未細心耳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信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住等至於識陰銷落六十位次始超今若云破陰自破陰何必脩歸六十位位次自位次何必脩歸破陰是有二種門頭矣且歷位而不脩入五陰則行布內少破魔之功勳行布不成行布也破陰而不脩入三賢十聖則破陰中缺脩證之

位次破陰不成破陰也望師一一分數開我執迷今掠宗抄案之徒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謂毘盧頂上行有何五陰有何行布大妄語成害將何極至於宗門得道之祖亦謂一了一切了不歷三祇今無論十地神通即願心任菩薩能遊十方所往隨願傳燈高賢有此手段否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恐只收入初乾慧中未必是金剛乾慧後心也如何次文見孤山註識陰盡文諸根互用即圓教相似七信界內思惑已盡也能入金剛乾慧者從相似位超入等覺後心也天台明圓教利根一生有超登十地與此符合甫閱其文不覺鼓掌曰識陰若盡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同向十地等覺云云超字文不歷五十五位者也然則三漸次以後即破五陰陰若破則五十五位可盡超乎若然是行布外另有一種門頭也如何望師詳以語我困農望雨以日為歲不佞請益更切更深惟勿靳金玉是禱武昌段然頓首

答讀來問楞嚴破陰淺深與五十五位相對同別此乃諸佛菩薩自住三摩地中親證境界非凡情所可妄測此義從前諸師亦未疑及故諸解未見即宗鏡

深窮性相之源然亦未談及此故學者一何槩未留心即山野通議但於三漸次及結位之文小有發揮亦未詳配位次如來問云云深為有見但山野膚淺暗昧且禪定未深五陰未破而定中境界安敢妄言以居士為法心切問意懇到故敢依聖言量畧陳其槩惟高明擇焉所言五陰乃一切眾生通受生死之苦具脩行之士未有不破五陰而能超生死者故如來出世單單只是破眾生五陰生死之具即一代時教盡是破陰之談散在五時無處不說但未次第唯以楞嚴一經收盡一代時教統攝迷悟脩證因果備殫聖凡二路以便脩行者為一路涅槃門故修證位次始終詳悉且又特申定中破陰境界者以此經真修專以禪定一門深入而以破陰驗其淺深故其位次不同華嚴瓔珞等說以華嚴圓融果海一位具足一切位雖設行布不說斷證要在藉顯圓融故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是以果覺為因心也瓔珞位次雖詳意在分斷分證故約見思塵沙無明以定列行布如天台所明此經與彼二經迥然不同單約楞嚴大定須悟漸修故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是先悟妙圓真心為本發心即以此心漸斷習氣以定位次淺深正

起信論發心修行以悟眞如爲本至其斷惑論又多依相宗斷證特約六粗三細以定位次是謂先悟後脩故論就破惑定位則易明此經以破陰定位則難合何也若約論則信位斷執取計名字起業三種粗惑三賢斷相續智相二惑爲粗中之細細中之粗初地至七地斷三細中現相八地至等覺斷轉相金剛最後斷業相此論中斷證之明文也今若以五陰對惑合位高下則經義大不然矣以經有明文則曰理須頓悟乘悟併消此則不歷諸位矣事須漸除因次第盡此又約斷以明位也此經先悟後脩正與論義

相符若約論義先斷惑業在三賢後斷無明在登地與今經少異詳今經文三漸次中卽獲無生法忍從是漸脩安立聖位然無生法忍乃登地已證平等眞如方得此忍是則意以三漸中專以眞如爲行本也且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寶月後文云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以至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以此佛語證之則在三漸次中已超諸位則應於未登位前已破識陰又不待相似信位矣又何敢妄以破陰次第配諸位耶諦觀佛意必不然矣以諸經

各有所爲故立義不同今試論之此經正義大與諸經不同者以諸經蓋隨時隨機對談脩證中一段義耳其所破惑亦隨機偏重乃一時應病之藥耳此經總收一代時教無機不攝重在單破生死根本專指婬習爲生死之根大定乃破敵之具故經特出發業潤生二種無明是以大定直破八識根本無明而以定研窮縱八識未破而見思塵沙麤惑任運先落至若以不生滅心爲本脩因正是以金剛心爲禪定本故經云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出是觀之則初脩定時在三漸次中以定研窮已破八識透出金剛心

地正是理須頓悟乘悟併消則能超越諸位矣若云從此安立聖位則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乃約侵斷歷刼無明習氣特就厚薄輕重約位以判淺深高下耳斯約頓悟漸脩則由破陰而入位元無二路也此義正與潙山云若人一念頓了自心是名爲悟卽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脩非此外別有脩也以衆生隨生死流蓋流有四種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今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乃斷欲有見三流也名乾慧地者言乾有其慧未與如來法流水接是無明流尚未乾耳此無明流

乃金剛心中無明流宗門目為眞常流注故經結位文云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此言從前漸次得乾慧以來直至等覺金剛心中無明習氣之流方得乾耳由是觀之于三漸次中已破八識須悟自心從入信以來直至等覺通斷無明習氣正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也所以無明必歷諸位而後盡者以從眞淨界中瞥生一念無明遂起生死無量劫來起惑造業皆是無明妄想之咎以遭曠劫生死時長染著愛慾習氣深厚必須以金剛心重重磨煉方始得還本源心地故從信位即云圓妙開敷中道純眞末後

乃云如是重重單復十二者正顯以此大定消磨習氣之功也且如經云五陰各各皆是妄想為本若破陰對位則經初信文中便云即以此心中中流入一切妄想滅盡無餘又安可以帶陰而入諸位耶若帶妄想而脩則不名為眞脩矣且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此則已出三界生死矣後文識陰盡則超命濁豈但破色陰耶受乃執受四大有苦樂等若受陰不破則不得正受若想陰不破則難入妙奢摩他若行陰不破則生滅不停非為正定若識陰不破則未悟眞心難立諸位由此證之

則在三漸次中已破五陰決不帶五陰而入諸位也明矣豈可單破色陰耶由五陰俱破方名眞悟由破八識進脩乃名眞脩是則破五陰乃頓悟其理其後諸位但約大定以消磨歷劫無明習氣正謂事須漸除至若五十五位諸妙功德以如來藏中具有恒沙稱性功德向被無明變作恒沙生死業習今以金剛如幻三昧磨煉業習化作神通妙用耳以所化者淺故其位下所化者深故其位高圭山云覺前前非名後後位以此觀之此經大義單以觀心研窮進破無明約位以明證入之淺深非分斷分證之可比由先

破陰而後入位非約破五陰以配諸位也明矣又豈可執定破陰以併行布位次耶然破陰之說佛恐諸修行人得少為足錯亂脩習故特申明以防邪誤非就此以明位也且識陰未破墮落二乘則可知矣若禪門頓悟自心頓出生死則不落階級乃是三漸次中頓破八識自然超越諸位然祖師雖云超越但云素法身佛未必具有相好莊嚴神通妙用即諸佛如來未有不悟自心而成佛者若一悟便了無事則諸佛又何假更歷三大阿僧祇劫耶今人蒲團未穩以世智聰明掠古人公案自逞知見妄言證聖自為超

佛越祖。乃是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墮大妄語。可不懼哉。此輩豈可以破陰不破陰。與眞修之士同日而語耶。昨東行見禪者甚多。而墮上慢者不少。山野特舉破陰以印正之。聞者慚服。頗折其邪見。白衣談禪多墮此病。惟今眞修但以三漸次行。頓悟自心。頓出生死一著爲急務。若自心一明。識陰自破。則前四陰不待破而自破。且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豈色陰能礙也。又云老僧能轉十二時。又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豈在受想行陰裏。六祖臨終自知去處。豈非隨願所往。如是殆非妄言證聖者可擬也。吾

人只貴明自心求出生死一著。且不必論破陰與位次。合不合。以理揆之。聖言證明。精劣之見如此。高明有以教之。

西堂廣智請益教乘六疑

一問古人判教云雙垂兩相。二始同時。初說華嚴本被大乘。二乘絕分。鹿苑轉四諦時。身子目連。尚未捨邪出家。何故華嚴結末文中有聲聞舍利弗等。若據結文。二乘得聞華嚴。何故斥云二乘絕分。文義俱違。願垂分析。

答。教中說十方諸佛一身一智慧。故十方佛土中唯說一乘法。所以菩提場中初成正覺。卽說華嚴。爲最上一乘法。獨被大根衆生。是謂稱實智說。爭奈衆生根機不一。有中下劣解。不見不聞。則爲絕分。故隨劣機感。現小化身。八相成道。於鹿野苑說三乘法。所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以但隨機感。故現身耳。其所說法爲權智也。華嚴會上逝多林中文殊象王迴旋。則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成道於言下。是亦地上菩薩。名大阿羅漢。今佛既現小應身示生人間。而諸外道堅執我見。未易攝化。故舍利等亦隨現聲聞。輔揚法化。爲影響衆。所謂內祕外現之儔。

非實聲聞也。其斥二乘絕分者。乃斥實行執相聲聞。而舍利等受呵。正爲鼓簧法化耳。大似優戲場中各作一脚。以發悲歡離合之情。及至散場。則了無干涉。故菩薩利生。如嬉戲然。調而應偶而會。豈實法耶。

二問華嚴經中。普眼不見普賢。如是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不見。却來白佛。佛教靜三昧中起念。便見普眼纔起一念。卽見在虛空中。若普賢之身是一眞法界。應在三昧中見。何故不見。若普賢是色相身。未入定時應見。何故佛教起念方見耶。

答法身無相饒他普眼亦莫能覩於定中求而不見者以法身無彼此迭相見故是知可見者乃就第二門頭故起念方見耳。

三問起信論中真如內熏故有妄心厭生死若要求涅槃妄心有二一者凡夫二乘依事識熏脩二者菩薩依業識熏脩今之學人參究但依事識不能依業識參禪本是大乘法門若依事識而參返成凡夫二乘之行若參時二識同用又違古人云離心意識參願垂開決

答教說凡夫二乘依事識脩菩薩依業識脩乃約就依識發心取證耳今參禪人發心雖是事識而用志直要打破業識淶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識窠臼若得少為足便不能離心意識矣

四問古人云不貴子之行履祇貴子之見地又云見地不明墮坑落塹今諸方解說有二一說傳學經論依解名為見地一說悟明後方為見地若學解為見地何故宗門不許看教若悟後方是見地即今初心操履以何法為見地免離墮坑之患耶

答解為見地有三種不同有學解有信解有悟解若從教上或祖師公案上解得佛祖究竟處不落岐岐此雖是名見地謂依他作解其有未親言教但決定信自心了無一物是為信解若參究一旦明本有是為悟解此三皆明見地但依他解多落知見障信解如此亦要操脩以臻實證其悟解雖一念頓悟尚有無始微細惑障亦要淨除是三種見地雖貴若不行履終難究竟今古人所貴見地者但就根器為本非全不行履古人一期之語不可作實法會也

五問古人云參究在搬柴運水行脚處參今之學者要在靜坐參功有力若在四威儀中與物交接心念紛飛話頭沉沒若唯靜坐又違古人操履若與物交終日散心如何令學人日用中動靜無違也

答古人做工夫要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看取不是教你死死枯坐也以初入禪心多散動姑就靜坐攝心其實要將靜中做的去動處驗看如何若用心綿密自然動靜如一打成一片矣今對境心念紛飛是於話頭全不得力豈真參之人耶為今只要話頭得力不拘動靜自然不被他轉矣

六問又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又云佛界等眾生界等又云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生佛平等佛

無度生之義云何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佛菩薩度眾生佛界似乎漸增眾生界似乎漸減云何說生佛平等耶

答心佛眾生本來平等以眾生是佛心中之眾生故佛度自心之眾生若眾生相空是為度盡眾生即成自心之佛縱一心盡作眾生乃眾生自作自心之眾生而佛界不減縱眾生界盡只是消得各各眾生界以心平等故而佛亦不增佛觀眾生界空若眾生自心不空則眾生亦不減譬如長空雲屯霧聚而空亦不減雲散霧消而空亦不增雖終日聚終日消而空體湛然此則佛界豈有增減耶

答大潔六問

一問持律曰初學不知持律恐舉動即錯受有次第決無莽獵蹴然其間大小區乘權實應用雖根因利鈍機隨淺深不無弊端幸提執則使利者仰遵而鈍者拓武乎

答佛所設戒律部載之詳矣本意為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為對病之藥欲令煩惱病除法身清淨因機有大小故戒有三品曰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以沙彌

比丘二種戒乃因事而設名為遮戒謂遮止過非雖大小同遵而多為小乘但執身不行有能執心不起者即為大乘亦在事相戒至若梵網經所說十重四十八輕戒名為性戒乃我本師盧舍那報佛所說諸佛心地法門名金剛寶戒命釋迦文佛展轉傳化所言性戒者謂了達自性清淨本來無染頓悟本有清淨法身性自具足故名為戒故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釋迦四十九年所說者但傳此戒法而已末後拈花所示者亦示此戒性而已歷代祖師所悟者亦圓此戒光而已故觀一切眾生佛性種子本來平等以同具平等法身故以佛性而觀眾生則凡起一念殺盜婬妄乃至說四眾過自讚毀他謗三寶者即斷佛慧命與殺佛無異矣故列十重之科若以平等法身而觀眾生則無可殺盜婬妄乃至毀謗者此乃圓滿頓戒然所重者獨在佛性種子即佛之慧命故不獨上根利智能受即黃門二根婬男婬女乃至鬼神但解法師語者皆堪受之只要信一切眾生佛性種子即是平等法身苟能作如是觀則於一切日用現前所遇境界盡是戒光明地如此不獨執身不行而於殺盜婬妄觸目念念佛性現前則頓化為

光明聚矣。又豈特執心不起而已耶。然持之之法，在遮戒固難，端在檢束三業，制伏過非，唯此性戒實難，要以一片金剛心持之，勿失。但一念昧却，即全身墮落，豈細事哉。故華嚴十信初心持此戒者，說淨行品一百二十大願，則日用無滲漏處，尚隨事相。至若十住初心持此戒者，有梵行品，審觀離相，便是持此戒之方法也。初機常持此二品經，則久久自然相應矣。所云弊者，在遮戒有執相自是，多我慢自高，憎毀戒者之弊；持性戒者，有未得謂得，縱放任情，認賊爲子之弊。祛此二端，無問利鈍，皆名眞持戒者。

二問叅禪，曰：守律而不知自性，終屬顢頇。欲求見性，無過叅究。其間疑悟交關，子賊難判，幸垂永鑒，免墮迷坑。

答：佛說沙門所習戒定慧三學。然律即戒學，其叅究即定學也。惟教中所說定學，乃三觀妙門，爲悟心之捷徑。後因禪道東來，重在直指單傳，見性爲禪，而不言定。然禪即定也。初達磨示二祖，只是箇覔心了不可得，名爲頓悟。乃至六祖，只是教人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即此返求自心，便是叅究工夫。初無看話頭下疑情之說。後至黃蘗以下，乃教人

看話頭，以古人一則公案爲本叅，相傳爲實法。及至今時，師家教人，但叅公案，不究自心，因此疑誤多人。故今叅禪者，多未有得正知見者。且又自以叅禪毀教，益爲非眞叅禪也。殊不知古人爲學人難入，特以一期方便，權宜只要人識自本心耳。佛祖豈有二心耶。殊不知提話頭，堵截意根，不容一念生滅遷流，即是入定要門。而今別作奇特想，故多自誤耳。唯今叅究，不可無話頭，以初心散亂難制，要此作巴鼻。當未提時，須要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從此緩緩極力提起話頭，返看起處，從何處起。畢竟是箇甚麼，因未明見自心，故下疑情，云如何是我自己本命元辰。如此追求，是名叅究。要念念不昧，心心不移，日夜靠定，廢寢忘飡。忽然冷灰豆爆，本體一念現前，是謂悟自本心。到此依然只是舊時人，更無一毫奇特處。若得一念歡喜，便自爲足，是名認賊爲子矣。何況作種種知見，說偈說頌，爲奇貨耶。切不可墮此魔網。

三問公案，曰：話頭破碎後，一千七百葛藤，勢如破竹，然一則稍訛，一齊雲霧。從前破碎，方信見關，不識此弊，而掉弄精魂，三途潛伏矣。

答。學人果能明見自心。到不疑之地。則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箇鼻孔出氣。又說甚公案不公案。此事不是初機分上事。且姑置之。不必在念

四問印教曰。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此和尚舊訓也。然義路是宿習。宿習難消。如油入麪。萬一印處有一絲意識。則悟者轉落陰魔。貪發邪見爲害匪細。幸揭關頭

答。老人尋常要修行人以教印心者。謂是爲自己所知所見。一向無明眼人指示邪正。要以佛經印正。如楞嚴楞伽圓覺經中所說。皆禪定工夫悟心之要。將自心對照看。如佛所說。不如佛說。故云以聖教爲明鏡。照見自心。不是將經中玄妙言句。回爲已解也。如子所問者。正不知話頭落處也。至若吾人種種心病。唯佛披露殆盡。如楞嚴七趣升沉之狀。五十種陰魔之形。楞伽外道二乘之邪見。非佛細說。又何從而知懼耶。吾所謂印心者此耳。只要以教照心。不在義路不義路。至若宿習種種。又不止義路也

五問闡教曰。法布施者大。法供養者最。因悟印教。即印闡教。似乎契佛知見。大轉法輪。然帶非真悟。以印自信。印非真印。以闡自任。抹却諸註。歸還己

明。是獅是狐。易於自洞。是闡是謗。難於自知。幸垂精判。永奉蓍龜

答。爲佛弟子。念佛恩難報。唯有替佛傳法。爲眞報恩者。故古之弘法諸師有三種不同。一。自悟本性。妙契佛心。於佛言教。如從自己胸中流出。四辯無礙。且又深入教海。波瀾浩瀚。如清涼圭峰天台諸大祖師是也。二。雖未悟自心。依佛言教。印定自心。廣探教海。如所解說。不謬佛意。此雖未超言象。而不敢妄以己見縱談。依教敷演。如從前諸大法師是也。三。有夙習般若種子。加有禪定功夫。自明己心。妙契佛意。但未廣涉多聞。而正見不謬。雖有以淺爲深之過。而無謗法之愆。其所弘揚。皆以法施爲心。不求世間名利恭敬。此如昔溫陵寂音諸老是也。此皆法施之大者。至有聰明利根。但恃己見爲得。排斥古今。而縱口橫談。唯以弘法爲利者。此則不唯破壞佛法。抑且誤墮後人。如是豈可以闡法稱乎。此了然易見。不問可知

六問頌古曰。古人悟後頌古。如描畫虛空。不落色相。今人悟未能徹。輒易頌古。句出詩想。機同滑稽。以爲悟語悟境。膾炙人口。一轉墮狐。恬不知懼。此末法流弊乎。吾輩易失此坑。幸發鍼砭。普荷深慈

答頌古從上有之不過發揮古人作畧聊示門庭施設以彰大機大用且出自己縱奪殺活之手非徒矢口縱情搆畫爲得也此頌古闡教二事皆非初機所急何須預設古德云但得了悟自心不愁不會說法如是初心唯以究心求明己躬大事爲急切不可懷此見也吾人苟能了悟自心縱不闡教不頌古亦是眞實出家不負在袈裟下也

寂照鎧公請益八則

問經云無礙清淨慧皆由禪定生如何南嶽謂馬祖曰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此二說若爲是非

答祖師門下不論坐禪作佛只貴見性若見自性了了分明自無取捨纔有取捨便落是非

問圓覺經云我今四大所謂堅濕煖動各還地水火風故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審此身未死各離耶抑死後各離耶

答要未死前撤得下故臨行不被他累及至臨時要離如生龜脫殼難之難矣古人道閑時做下忙時用正謂此耳

問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本發心路從何攝伏入佛知見佛言汝等若欲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脩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未審即今爲出生死參禪學道是生滅心否

答學人參禪先斷生滅心及發明時乃見不生不滅性若以生滅心參但逐妄想流轉非參究也

問百丈海禪師曰參見善知識求覓一知半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成正等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禪理獨存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今參禪學道者如何出得此魔入正修行路

答諸修行人只爲心見不忘故動隨魔網若心見消亡則佛亦不立

問破四大五陰執有先後否

答教說五陰漸破必先破色陰若參禪打破漆桶則先破識陰識陰旣破則四大無依故如割水吹光了不相觸

問金剛四句古今未有明言者或指色聲香等爲四句或指眼耳鼻舌四句或指諸相非相等或指有諍無諍等至天親則曰吾升兜率陀天請益慈氏則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也六祖則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也雙林大士又曰經中持四句應當不離身愚人看似夢智者見惟眞自古迄今不會有定辭何也

答佛說般若如雪山衆草件件是藥拈來便用必定除疾故古人指出何爲四句者如拈雪山一莖草耳

問古人云直得純清絕點猶是眞常流注直得無一法當情猶遭仰山點檢直得通身是照猶在衲僧家垂手直得七佛已前威音那畔薦取猶是話會在今學者果到此境界否

答古人垂語只是怕人落在途路邊學人縱到此亦是途路邊事況未到此便開口說禪總是欺心

問圓悟大師曰有祖已來惟務單傳直指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枝分派別各擅家風須是向上根器有紹隆佛祖志然後能深入閫奧始可印證舍此切宜寶祕勿作容易今見學者多不審自己根器便要參究向上事果不論根器否

答祖師取人論根器卽教中佛論種性若不是這般種性終是粘皮搭骨今人根器不淨定與此事絕分若肯留心此事從此不退久久可許造進此在不定性攝

王芥菴朱白民請益

問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是同是別

答佛祖出世本無法可說然法本無說何有頓漸差別言頓漸者特爲機設非干法也言教有頓漸者如毘盧遮那初成正覺於菩提場說華嚴經頓示平等法界心地法門直示無遺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後判教者稱爲圓頓法門此佛之頓法也然此頓法唯被地上一類大根衆生于中行布四十二位是卽頓之漸也其餘劣根在座如盲如聾絕然無分此則法雖大而攝機不廣所謂唯有一門而復狹小如此豈佛說法獨爲一人哉所以現應化身隨三根施設說三乘法初從漸修證所謂教之漸也後至楞伽法華涅槃頓示佛性種子是爲由漸而頓也此乃教分頓漸也其禪一門教中處處說菩薩六度中有禪智二度

判教菩薩由二度開止觀二門爲修行之本此教中用頓而漸修是禪爲頓中之漸也其達磨之禪乃世尊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佛乃示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爲教外別傳之旨西域二十八傳達磨東來六傳曹溪而下傳燈所載諸祖乃單傳直指一心之禪又非六度之禪可比以此單示一心更無別法直下頓見自心不屬修證迷悟因果特顯佛未出世一著是謂向上一路名爲頓教大乘此禪之頓也至若歷代祖師頓悟此心者雖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捷了悟此蓋多世修習般若根深因緣時至今日成熟亦有今生參究三二十年工夫然後得悟如此雖頓亦從漸來至如潙山云學人但能一念了悟自心識得自己本有是名爲悟尚有無始無明微細流注卽將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此觀之而頓中未嘗無漸也予嘗注楞伽分頓漸四門一頓頓二頓漸三漸頓四漸漸知此不可執一而論雖頓悟而不廢漸修佛祖之心本無二也

問佛說諸經俱是稱性之譚了義之旨何謂達磨頻讚楞伽云此經是我心要至黃梅則指金剛餘

經有何差別耶

答佛說諸大乘經雖是稱性了義之譚卽其建化門頭不離迷悟性相對待定要返妄歸眞皆有和會方顯一眞至若楞伽一經直指一心雖有眞妄以示識藏卽如來藏不必和會單顯自覺聖智境界但了自心現妄想無性卽是聖智不用更轉卽其修行但直觀自心流注妄想現量頓達自心亦不立地位階級故判教者名爲頓教法門是故達磨以爲心印以此經示禪宗要訣故以此經難明多解難入傳至黃梅則以金剛印心其金剛乃八部般若之一文有六百卷唯此卷獨合祖師心印以般若乃入大乘之初門正如楞嚴所說菩薩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而般若乃佛之根本實智正是不生滅心也此經以無住爲宗斷疑爲用以二乘妄起衆生見佛見法見種種住著重重起疑此經盡拔疑根直到不疑之地知見消亡不立一法遺盡住著之心正與宗門解粘去縛手段相同斬斷意言分別正是宗門不許擬議不著思惟識情乾枯透法身向上故黃梅以此印心良有以也諸經都有些些粘帶獨此經斬截參禪了此則易入耳

問云有如來禪祖師禪二禪果有同異否香嚴擊竹有省呈去年窮未是窮之偈與仰山云且喜師兄會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依此語則見有如來禪祖師禪異也若從迦葉傳至初祖西來祖祖相承諸宗始祖即是釋迦何得有異耶

答如來禪祖師禪本來無二但如來禪就迷中說悟要修而後入祖師禪直指不屬迷悟一著不假修爲要人直下頓了自心凡落迷悟關頭便是第二義也所以古德云修行即不無其如染污何是故宗門向上一路須是個裏人始得楞伽四種禪中最上一乘

禪即祖師禪其實本無異也若根器不淨妄逞聰明知見把作會祖師禪如此連如來禪亦未夢見在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答湖山僧海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復修淨業而欲往生者爲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爲是未悟二行兼修耶若兼修者墮偷心歧路心工夫那得成片如已悟則塵塵華藏在在蓮邦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西方乎

答承教有言淨土有三謂常寂光土實報莊嚴土方便有餘土若諸佛菩薩與從上單傳悟心諸祖皆受自性法樂無一不歸常寂光土者是謂唯心淨土若塵塵剎剎皆淨土者乃華藏莊嚴實報土耳亦惟心所現至若求生西方淨土者名方便有餘土乃華藏塵剎中一土耳此是欲求往生者論云衆生初學懼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念西方極樂世界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此乃未悟而修者即永明所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之意也若兼修此行如論所云若觀彼佛眞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此豈偷心是未達念佛之旨不知

淨土之意也是知已悟者不待求而自然往生未悟者亦非偷心念佛可生也

問參禪貴一念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茲參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念佛時雜心佛分明參時則二俱坐斷故參功漸勝念佛漸微他時焉得亦悟亦生耶

答參禪貴一念不生是已若言念佛貴淨念相繼者此將四字佛號放在心中爲淨念耳殊不知四字佛號相繼不斷者是名繫念非淨念也乃中下根人專以念佛求生西方正屬方便淨土一門耳今云參究

念佛意在妙悟者乃是以一聲佛作話頭參究所謂念佛參禪公案也如從上諸祖教人參話頭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放下著須彌山等公案隨提一則蘊在胸中默默參究借此塞斷意根使妄想不行久久話頭得力忽然囫地一聲如冷灰豆爆將無明業識窠臼一拶百碎是為妙悟即參究念佛亦如此參但提起一聲佛來即疑審是誰深深覷究此佛向何處起念的畢竟是誰如此疑來疑去參之又參久久得力忽然了悟此為念佛審實公案與參究話頭原無兩樣畢竟要參到一念不生之

地是為淨念止觀云若心馳散應當攝來歸於正念正念者無念也無念乃為淨念只是正念不昧乃為相繼豈以聲聲念佛不斷為參究淨念耶此不但不知參禪亦不知念佛矣若參究果至淨念現前則淨土不必外求而一念即至得上品上生者此行所至也

問即心即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徹了為便隨緣消業不造新殃任運騰騰以待夫歲乾自得耶為當更起疑情窮參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信得即心即佛及只是空信須要行證若無行證

徒信無益豈有但以信字便為了徹耶古人云先悟後脩是則悟後正好修行古德云學人但得一念頓契自心是為妙悟尚有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名為現業流識既悟之後即將悟得道理二六時中密密綿綿淨除現業流識名之為修不是捨此悟外更有脩也淨除現業乃為隨時消舊業全仗悟之功乃能有力淨除惡習若但空信將何以消惡習乎所云疑情參究等正是淨裏工夫若未悟時須究業習流識起處經云靜坐山林觀自心流注等若已悟後則惡習起處一照便消自然如紅爐片雪耳悟

後消業與未悟時工夫日尅相倍不可同日語也

問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不起亦捺不落其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訶斥任之不能相續只此動靜兩間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此非真不生乃是話頭得力處耳此得力處不能久常及至遇緣便打失或被境界撓奪自然動靜兩般起滅不停耳若果能用心單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久久純熟一念不生本體現前常光了了明暗不移動靜一如方為打成一片到此應緣不須管帶自然任運合道豈有古人訶斥

眞無生意耶叅禪工夫只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如此提究自然疾得相應若以電光三昧爲得終落識情窠臼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似悟後有想念也又涌泉云不許走作仰山禪鬼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似悟後無想念也豈應緣有而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埀一決

答古人悟的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悟的元無兩般迷人坐在妄想中故望妙悟將謂別有耳楞伽云從上諸聖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豈有二耶但迷時用妄想

悟時用自心豈悟後又起妄想耶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已透法身洞山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玆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

答教有信解行證四門其解有解悟之解知解之解若以聞信入乃知解邊事若靈雲覩桃花香嚴聞擊竹頓了自心此解悟之解一解便徹自心即將解字吐却所謂入此門來不存知解便稱祖位若聞他家屋裡事解得當爲已有豈可稱爲祖師耶已透法身

若影子不忘正墮識情全存知解是以古人不貴若眞實悟的豈特解可稱祖所謂初發心時即得菩提豈可與知解者同耶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叅禪不礙於持誦而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乃至高峰曰話頭綿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貴在單提心印從來以叅話頭爲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爲課今欲正其課一其叅惟存願力未知得否

答初祖黃梅以楞伽金剛印心乃禪道初來恐學人

用心差錯故以經印正其心不致誤謬非是以經爲已解也俱胝準提是以咒爲話頭叅究亦從緣而入者若首山法華乃悟後聊以作佛事耳所謂心悟轉法華非以誦經作功行也其不許看經念佛者正恐學人迷却自己把作實法會耳若叅禪人未悟時不妨持誦乃借法力加持以爲助行如三期懺悔古人必不可少若悟後誦經則字字心光透露盡爲妙行豈比循行數墨春禽晝啼者耶

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今之學者不務眞脩而務機鋒轉語過矣然自知未悟時切

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煉。故以師資道友。問答酬唱。此亦無傷乎。倘學地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尚虧。從誰起行耶。況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俱在悟前耶

答。古時悟心之士。稱為明眼人。若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不拘有語無語。自然目擊道存。不是定要酬酢機鋒。相尚為高也。後之學者。狂妄馳騁口舌。便利誠不足取。若是參學有疑。而明眼人前。真誠請益。披露本心。亦非以口舌相見。至若廣參知識。只為決擇此心。何妨落草盤桓。平實商量。方是本色道人。若務機鋒應酬。乃門頭戶底。非真實也。真參實悟之士。決不墮此。

問。見自性者。得自由於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彼諸祖得自由者勿論。其草堂青印禪師等。那隔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跡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古人所云。一悟便了生死者。乃悟自性法身。耳尚有積劫無明習氣種子。皆生死苦因。此未得頓盡。故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且如七信菩薩。已悟自性。位登不退者。又歷四十二位。漸斷無明習氣。方成佛道。豈可以七信之悟。便為究竟了生死耶。是知變易生死。尚與微苦相應。故云菩薩有隔陰之昏。所云轉業但是道力殊勝。故能轉。非定消定業也。其實悟有淺深。習有厚薄。但悟後處生死而不被生死拘。畱來去自在。故稱變易生死。是悟心之人。在生死中。縱迷亦易覺。必不至大顛倒耳。經云。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為鑛。豈可預憂其復迷。而輕見性法門耶。若本高跡下又不在此論。然佛不能逃定業。又非悟心之咎也。

示沙彌慈養字慧生請益修行節要

沙彌慈養。請問出家修行之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教諸弟子。隨根說法。種種方便。其行非一。總之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謂三無漏學。即一切菩薩所修成妙行。通不出此。其戒有多品。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大戒。即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戒品雖多。總以殺盜婬妄四為根本。戒若根本能持。則一切枝末自然不生。其沙彌比丘戒。但執身不行。名為遮戒。其菩薩戒。執心不起。是名性戒。然性戒為成佛之本。謂以佛性而觀眾生。則無可殺盜婬妄者。故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首

楞嚴經說性戒清淨便入聖位。故出家修行以戒爲基本也出家能持此戒立修行之本然後依戒發行。萬行雖多通以念佛爲第一。故華嚴十地菩薩皆不離念佛即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其第一德雲比丘即教以念佛法門乃至末後入妙覺知識普賢菩薩稱法界修十大願王亦總回向西方淨土此是圓宗妙行亦無過念佛爲最勝也故出生死行無越此念佛法門者所謂一生取辦萬修萬人去決不虛也佛言諸修行人若有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佛頂神呪以呪爲諸佛秘密心印仗佛心印神力宿障消除故易成就耳捨此之外別求則爲外道邪徑也至若參禪乃上上根非中下可能若於圓覺楞嚴起信諸教法留心久久亦當有開發心地處也但恐口頭虛尚說修行無其眞實爲生死心則爲自欺如此則常守佛住亦無有出生死之分況身心墮落世間五慾深坑者乎。其切志勉力行之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四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五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炯 劉起相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 并讚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商大賈稱淵藪歙郡之溪南吳氏最著焉其俗習從來尚矣康虞居士生長其間獨能肬志向上事苟非夙習般若根深安能抽蓮華於慾泥耶。士久執業達觀禪師是於法門有聞余向深知而未見也乙未冬余將之雷陽道過眞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如來藏瞻禮之其藏本以海岸旃檀香一枝高五寸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鏤諸佛如來秘密藏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刹含攝其中其製塹半最下半寸許刊七寶池池中蓮華間數白鶴孔雀鸚鵡舍利共命等鳥狀如巨蟻充雜華間池上峙金剛臺於蓮華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衛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七楹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毘盧主佛一尊身量如欖核件佛十一先後圍繞以

象八方上下二重閣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象上下二方道法者此上餘寸半許其狀如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象此方主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潤二分許豎鏤香水海雲雲中星羅十佛以象伴刹圍繞者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重重以彰無盡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即爲兩門閫則爲一閫而爲三以象總持製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池海會相若則各鏤二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爲十以象十地菩薩濟渡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重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象大願此上與虛空等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爲三十以象他方伴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閣外有諸天八部持香花雲冉冉而來各各種種吉祥供養輪圍遶輻諸宮殿雲充滿羅列其異生衆內外雜沓合三千二以象隨應諸如是等身量各有差如苡如荔咸皆合掌相向曲盡威神至若樓閣莊嚴微妙纖悉靡不具足不可名言總之圓裹十虛包容三世取象三德祕藏焉主伴重重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無邊海會炳然現於方寸之中此其幢也其下建立香水海中七寶輪圍衆山之上山高二寸許七寶間錯以爲莊嚴

海水漩洑金沙布底宛若藥香婆竭跋陁二龍王從海涌出手執香花而作供養以摩尼寶雲而覆其上種種雜寶而校飾之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毘盧變象三首六臂坐蓮華臺端嚴自在以象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麗居然廣大佛刹攝入方寸間斯皆狀其可狀而不能狀非可狀也嘗聞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行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之佛事觀此雕鏤密緻之技深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識者謂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謂不然夫聖人所作常爲一事大都因物設象因象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表法深有旨哉然以摛經象法身蓋取清遠潛通深入無間之意耳故曰塵塵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良以衆生本有法身而爲無明業力所熏變成五蘊幻身故於日用而不覺沉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以栴檀五寸而表示之然離之爲三合而爲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存目想即此五蘊幻妄身心於一念頃頓見本眞熏發三毒而爲三德秘藏直使十方佛土了然心目間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熏脩一旦轉變自在豈不覩華藏於目前見法身於當下

耶。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奚啻觀美。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在居士從予家藏久矣。余謂是必出於西域巧幻術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來者。想至宋末散失。流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於居士前耶。不然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然也。余瞻禮殷勤。慶躍不已。故詳記始末。以俟觀者。與即境明心。以作金剛種子。斯則居士買於佛性海中。轉為度生事業矣。異日倘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之心。將亦

自知功德妙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義。以偈讚曰

諸佛妙法身。墮在五蘊中。廣大神通力。變為妄想業。流轉生死海。荼毒苦無涯。爰有大智人。巧施方便力。乃以旃檀香。脩成秘密藏。無量諸佛境。含攝在其中。種種妙莊嚴。不可思議者。我今觀此幢。居然華藏海。只在一微塵。含大千經卷。況以五寸香。而不具法界。唯以智眼觀。了此難思業。攝念樓閣前。頓見諸佛境。借此彈指力。其門忽然開。頓見虛空中。克滿十方刹。始知眉睫間。方寸覺心地。現此希有相。不生奇特想。

丈夫善勇猛。而於五欲中。力破生死關。如蓮花出水。能以功德財。建此難思事。安置生死窟。為出世因緣。且用常現前。明暗不捨離。不動跬步間。徧參眾知識。無量法門海。攝在一微塵。頓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見聞瞻禮者。讚嘆及稱揚。一念隨喜心。頓成無上種。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為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眾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注疏而曰觀

經記。蓋以觀游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為發最上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為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為文字。且又束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眾矣。惟我　聖祖。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脩文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僧得度。如儒科特　命僧宗泐等注釋之。頒布海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貴在妙悟

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
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肰自信回
視諸經果了肰如視歸家故道獨於此經若不能句
余居海上時萬曆壬辰夏偶患足痛不可忍因請此
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八百義
了肰如眂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
生滅章其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囚之中
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德力也項蒙　恩遣
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海於淨土中請
益是經因出前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注并三譯
本稽首屬余請卒業焉余携之以是年三月十日抵
戍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其地饑且癘死傷蔽野
余坐毒霧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肰如處
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比與柯孝廉復元率諸
父老掩骼至四千頭有奇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
濟之時天迺雨而癘隨止遂令蔑戾車地大生歡喜
心無迺借此性海一滴潤此焦枯乎余亦奉鎮檄來
五羊慇東郭壘壁間又首事於十月朔至明年佛成
道日迺閣筆焉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感斯報
荷蒙　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入其難入期

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刧廣大因緣非荷諸
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
界乃爾以是彌感　聖恩拆骨難酬也稿成觀察海
門周公欲梓之以入　賀未果戊戌冬適侍御樊公
友軒以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見訪請
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草示之曰
此余雷陽風景也公歎曰信光明幢哉願廣法施遂
為疏募衆梓之幸諸宰官長者居士各歡喜成之願
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海中仰憑慧光圓照破此
夙愆蚤登解脫與見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
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德上報　聖恩下拔苦趣
齊登涅槃彼岸耳第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
令生正智以一心為真宗以摧邪顯正為大用其所
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以瘴鄉苦無經論參考
即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務在融會三譯
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心枝詞異說刷洗
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為述其始末如此

南華寺脩建華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銘

曹溪為天下禪林冠一脉派五宗源如洙泗第僻處
嶺外道路間關故高人上士足跡罕至而其徒見聞

狹陋以種田傳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
素與達觀師深有慨焉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
余蒙　恩遣海外取道觀六祖肉身覩其香火崇祀
之嚴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也一食而去居
無幾何適蒙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寥落欲以
余托跡焉余自知取辱法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既
而觀察海門周公署掾南部亦屢致之不可及惺存
觀察祝公乃力致之余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戌秋
九月適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眞權淨泰輩謁余於
五羊余一見燈肰而喜居頃之上人晉云某生西蜀

近峨嵋效普賢願力因遍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
自北而南遊履至此謁六祖于曹溪願就勝道場造
欲結飯僧緣十萬八千計以酬本願乞師指南余欣
肰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普矣而所施之地猶
未肰也且結衆終須天下之交路人半僧之所可耳
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途足跡罕至安以一飯之
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來聖訓在耳法食平
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爲導而以食爲資是所謂
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脩之
妙行也上人聞而歡喜躍肰從事乃與裕權泰輩竭

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誦華
嚴大經若干部卽卜是年十月爲始至辛丑十月望
爲終當結制之初剎竿方豎草單一揭而遠近響風
歸者如市金粟雲委一時貴官長者莫不傾心護法
六時禮誦鐘梵交參雖無華座之師而音聲色相適
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年如一日矣安居怡曠終
始無虞自非六祖大師寂光朗照山靈呵衛何以至
此斯亦法道之前茅也上人喜其滿志而大願已酬
將杖錫遠遊隨方衍化又願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
石用以彰往開來以垂不朽乞余言以紀其勝余時

方執脩崇之役以畢期入山覩其列者如林歡喜合
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法身草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林之山
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
祖師既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布飲啄安居
不知其故如盲若痴採薪汲水用之靡宜叢林秋晚
草枯水涸我念飯依思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
我卓錫來將欲濬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引華藏流
先開一線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灌華藏海
食者之福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

我願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脩彭城洪福寺記

佛法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于海。故曰。譬如四河以海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而東注冀州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海。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脈耳。吾法自西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宇。凡所以流通道脈源源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也。有爲之跡。況乃胼胝剝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後成功。今也吾人鑿無明之堅礙。疏法性之洪流。攝差別之機緣。而會歸覺海。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死誓。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即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蓋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托之栖禪。然居士深有見于性相之源。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滔滔安流。將爲有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突。豈非拗違性水。與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深慨焉。因大開法社。闍黎慈峰朗公。令其精持性戒。即爲疏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各同入法性海中。以導西來一脈。期爲大地衆生永永之福。惟師之心。即神禹之心。良亦苦矣。即得諸大宰官居士。一時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既開。七井既鑿。中流砥柱。砣立頹波。而千里安流。風帆往來舟楫之下。則引攝之功亦易易耳。朗公秉橇跋涉。當不借胼胝。必等心死誓。極力而早圖之。無淹歲月。雖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嘗謂滴水入海。與渤澥同枯。苟不識細流漸成深廣。以此前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壽量此會人天之福。

創建長壽菴記

粵城西三里許。曰小圃圍。負山帶海。爲叢林奧區。其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適有禪僧如受者。自楚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于是各布金建精舍。爲說法所。乃購土人潘氏地。因輸財鳩工。殫力經營。不日成之。額曰長壽菴。其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廚

禪室輪稛連棬册飾煥肰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其香華鐘磬鼓樂莊嚴靡不畢備潮音梵唄日夜交叅居肰地湧祇桓二勝道場也無幾何如受化去其徒性亮繼之化聲相及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墻巍肰一大新之適丙申春余因弘法罹難蒙　恩遣雷陽道經此菴信宿而去明年丁酉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弟子稽首作禮乞余以記其事余欣肰攝衣據席揮麈而普告之曰諸弟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而非道場雖介羽毛無一物而非佛性況茲粵地爲兩間之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須現淨土而見法身者乎固在導之者有方而信之者不疑耳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宜建梵刹乃我昔爲肰燈布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即拈一莖草插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即建道場況夫瀝膏剔髓汗血泥塗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德如空應量無際而果報不可思議如是則束草滴水粒米莖菜皆法界性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思利雖施七寶滿恒沙適足以增有爲業累況得無上福田爲

菩提種子乎苟受之者不滯跡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觸目無非極樂如是則高巖深谷樹下塚間皆常寂光等否則假我偷安雖居兜率住梵天亦祇以增生死業果況能自他二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能忘緣離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德亦如空所獲果報亦如空是則此菴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空而晨鐘夕梵水月松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我　聖天子無疆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顧茲粵之尺土推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非樂土即施受之一人廣之以極十方無一人而不證眞是則菴即極樂場人即無量壽如是其志之曰長壽宜矣否則水土木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陽燄空華又何長之有諸佛子應如是持時諸大眾聞說歡喜作禮而退遂以此書之刻諸貞石願以普告大眾盡未來際見者聞者同躋長壽之域

靈鷲菴記 并銘

幻人被放之明年丁酉粵當饑疫之餘哀其厲魂無歸乃建普度道場於五羊之青門時有善男子右繞法會作禮三匝幻人覘其眉宇淵澄煙霞之氣栩栩是知有志於斯道者與之坐而問焉曰馮生于宣竊

嚮竺乾先生之風為日久矣願執役於法門請相先生以卒業焉幻人欣然發藥宣因請益楞嚴圓覺諸經旨每舉必契及己亥夏為衆敷演楞伽法門時宣在座見聞隨喜旬日而後返臨行稽首而進曰弟子居里乃番禺之龍灣有山曰道堂形家指為吉地其勢則背負白雲面吞滄海千山四圍羅列拱揖挾青螺而挈西樵附圭峰而執文筆金魚大會於天心文曲之廻於水口天馬驟於西南貴人擁於左右黃榜掛於目前玉笛橫於耳畔金印懸於肘腋銀瓶瀉於案頭玉帶沙明青龍水繞大叢林密羅漢峰高真海上之奇觀塵中之勝槩也因遷先考妣卜厝於斯以妥其神少寧人子之心適萬曆丁酉秋七月廿日也乃建小菴於其左曰靈鷲標其門曰不二構其亭於木末且置一室榜曰楞伽輿以鐘聲梵響下徹幽冥以娛先人洞心遠耳極樂凝神將以托音容之有在寄孝思於無窮也其菴之趾踞艮面坤披山帶海一望無垠長松森聳綠竹交加異卉騰芳珍禽弄語登斯堂也悠然塵垢之外超然聲色之表宜也從事於斯以終餘年將精白業以究無生仰昊天而酬罔極願師惠一言以勒山靈海若用垂不朽之光幻人唯

唯掀髯而笑曰嗟乎悲哉人孰無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孰無親而不知其所以報即有孝於生前而罔知於身後此其大孝之元不明於世久矣舉世皆知終身之養三年之喪聖人之教畢矣庸詎知夫罔極之恩實與天地終窮孝思之情而與山川攸久者乎語曰三界唯心吾生稟命之原也乾父坤母吾身受氣之始也陽闢陰闔山峙水流形有托而成若夫貧富貴賤壽夭窮通清濁精麤又其所托之異也是故生出乎形形出乎氣氣稟乎命命本乎心心也者造化之原大孝之本也今子之形成乎親窮達制乎命而子之孝則徹於心且也子之父母窆茲山之靈以生子子即以此歸寧之又以至樂而娛之今子之孝可謂達乎天地而通乎幽明豈非善始而善終者哉是子以其大者報乎親吾逆知子親之靈將托出以相子之子子孫孫曰福曰壽其世世而無窮倘如形家所言而與山川相為攸久者如薪火之傳吾不知其盡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子之謂乎乃為之銘曰

凡厥有生稟乎形氣造化之原性命之至父乾母坤
生我育我昊天罔極于何則可托跡靈山歸心淨土

二老有知自識其故暮鼓晨鐘松風水月法身湛然出廣長舌相如空法靈徧布盡未來際是名常住

題小祇園造旃檀遺範記

昔如來現身迦維爲衆生說法久之薄福者不生難遭想於是如來以方便力遂昇帝釋天宮三月不至人間說法時大施主優闐國王殷勤渴思如來願得一見而不可遂以海岸牛頭旃檀香一株乞諸大尊者請肖刻如來形像一軀請至祇洹猶如來在座爲衆說法等無有異於是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三十二人以神通力各化作一工匠氏上往天宮各諦觀

如來一一相共成一像像成請至精舍法座安奉四衆人等諦觀思與生如來等無異也大衆歡喜各各瞻仰此我世尊形像之始

水月菴千手大悲像記

粤城之西隅水滙故有菴曰水月其始無所考嘉靖間有異僧眞空者至坐脫其地以三昧火自焚粤人奇之乃立像祀禱無不應萬曆庚辰歲今大學士瀫陽趙公以忤時遷外臺出爲粤憲副適過菴訪空之遺事遂捐金重新之蓋亦寶筏迷津也頃公奉詔還菴無常主殿宇雖存而莊嚴尠矣適部陽務上人來尸之更募衆而大新其敝適鄉宰官中丞蒙公近野發心施造千手大悲像一軀願未終而公遽逝而公子紹箕卒其業像成光明輝奕端然水月光中也丙申春余至五羊過菴瞻禮徘徊久之而去戊戌冬余與諸弟子談楞嚴於東廓公子箕謁余願乞一言以紀其事余唯唯曰大哉圓通妙應無方其神莫測不可得而思議也烏可以名言求之哉余少讀觀音普門品見其三十二應之現心甚奇之及見千手大悲像抑又奇焉何感應之大而手眼若是之多耶聞之至人無已以萬物爲己聖人無心以衆生爲心以物

爲己則物無非己以生爲心故生無非心物無非己故山河大地皆眞淨之身生無非心故憂悲疾愁皆寂滅之境是以聖人靜而與陰同德則澹泊虛無動而與陽同波則衆感斯赴是以大士以無身而應物物全彰以無心而度生生生妙應由是觀之則三十二應之隨機猶叢草之露百千手眼之圓照猶一葉之春誠未足以盡天地之巨量覩造化之全功也之二者烏足以擬聖人哉雖然有待而感焉譬夫明月在天大地斯鑒千江萬派衆影齊臨曾不以淨穢異其照然而水清月現又未嘗於汚濁而呈形此非

聖應有差在感之者異耳故有隨聲而應其求亦有禱終身而不獲庇者故曰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以知見旋復則火不能燒觀聽旋復則水不能溺斷滅妄想則鬼不能害六根消復則刀不能加由是而知大士之應乃應乎已衆生之求非求乎他也所以供養十方諸佛有幹事之德故能令無子者即得智慧之男以承順十方諸佛具含育之量故令無女即得端正之女因是故也今也中丞公之發心公子箕之卒業繡公之住持四衆之瞻仰以至奠安國界祓除災祥雨暘時若所以翼被斯民者亦因是也今大士之法身常住則莊嚴之功德妙應而莫窮福利等恒沙而無盡此不思議力又豈可以名言而盡之耶冀見聞者發一念之善而銷千生之罪如一燈之光而破千年之暗即大士于一身而現千手眼照曜迷津提挈沉淪徑登彼岸者靡不因之即此功德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且難思之事又不在大士之手眼而在衆生日用見聞知覺之間耳若蒙公者可謂善入塵勞而作度生之事者也因記之以告未聞

重修英德縣堯山天心寺記 幷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也不獨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即琳宮梵宇在在稱雄爰自梁朝達磨航海來於西竺有唐六祖衣鉢著於曹溪而禪林道化爲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川私其氣哉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韶之英德去曹溪咫尺府治之西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蓋亦創自前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考且窮居深山廢久矣 今上議 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乾清宮近侍御馬監太監李公至粤督其役以萬曆戊戌秋七月至青鷺未幾復以 兩宮三殿災方事大工東西軍興司農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於公公奉 命唯謹入海犯風濤陟山冐虎兕事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靜無擾邦人深感公德而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德深窮礦所道經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川之靈禍福之宰也況佛聖爲世所尊梵刹爲民之福田安可荒凉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付土之良民某等募衆力以成其事未幾而緣果集共得施利若干緡乃鳩工緝梓首事於是年冬落成於辛丑秋其風聲響應百力駢集殿堂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

之貞石用垂不朽余因感公德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禍福無淫大哉慈氏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眞洋洋道化雲行八表有識歸依如風偃草顧嶺之東惟部之陽載英之土天心惟皇惟皇于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琳宮淨土在在有之蒼梧之野實惟建之歲月遷訛風薄雨蝕有形皆化況茲朽植像教日頹孰導迷途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海若載欣載奔過茲窮髮投誠布金赤幟一拔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平如掌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鍾聲梵唄朝昏祝釐願吾 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德山川共久帶礪同盟咸皆額手

忠勇廟碑記 弁銘

吾入粵聞嶺表山海故多盜賊往往巨奸大猾雄據崇山峻嶺而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即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呉平曾一本猖獗於嘉隆間橫行海上黄蕭猪衣竊號靜海勞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海畔蒼生死者澤若蕉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

道乾朱良寶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蜂分一隅亙爲流毒時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從墨史掾奉部檄爲制府記室時司馬殷公心識其能因引爲參軍時與籌畫諸巢穴部曲事每發無遺策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 天子先後七疏始報可部議擢賞於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鴿寨軍事而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將軍策大樹赤幟自閩廣一帶環海之涯嚴守備設方畧即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意指者因而羣盜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暹羅時將軍之子汝實尾其後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栁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紅老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將軍及弟天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偉身長八尺勇冠羣盜而卒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敢當鋒者時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素不識兵者軍社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陣賊亦悉精銳禦之祥遂力戰而死時將軍奮怒一呼鼓而乘之大漢遂就擒大漢擒餘黨悉潰散自是海上瘡痍方瘳而蒼生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其弟祥死乃具

報　天子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勳將敘績焉時杜渙土人感祥以死易其生乃立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項以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年適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叅軍以先司馬公命往日本間諜之關白果以死實乃携碧蹄所亇火器歸諸執事竒之未及報　命而朝鮮之倭業已退後司馬公竟寢之且以廣海兵分屬實以禦倭奴澔盜而柳杜適當其部焉實因感往事痛叔祥死而草血未乾旌旗屍然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莅事之初卽走余乞一言以紀其事與垂不朽余聞土人備談其故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死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皇皇上天福善禍淫彼桀黠者胡爲有生桀黠既生長蛇封豕哘腦吸膏日無寧已於赫　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戰逃林猛虎突奔驅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鋸爪利禿者先傷禿者既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虎死則異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奔婺走童奔婺走生氣益靈歲時伏臘山傾海吞餚山醞海飲之啄之千秋萬禩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余之雷陽道過電白西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茆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然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眞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旁後戸昔未平時盜賊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平猶爲畏途況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履如蹈鑊故藉茶以慰往來非演法也余有感焉且云期以三年余誡之曰愼無以限量心行難思事他日將建梵刹于此爲終古清涼地也秋八月蒙制府檄回五羊越二年戊戌施茶期滿行者二人謁余於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回其所隨具蹏令易眞潭等募爲興建資幸高州司理萬公捐俸金爲首倡開導衆心未幾集施可百餘緡不足會稅椓中使者兩李公咸過而問焉各有施乃建殿三楹山門廊廡各相稱工遂成時高州戸侯廖某會衆莊嚴佛像端然畢備巍然塵中淨土也額曰化城意取前往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工始于戊戌秋成于辛丑春先是余欲奉六祖于茲未果時募電白令君楊公陽江顧公各捐金若干門人錢緒經營建祖殿三楹于山腹草創之是歲冬余往雷廉

喜其道場克就而香火難繼遂白㮇府李公參戎劉
公與余各助金若干兩買田爲供贍賫歲得租若干
石。初以前行者福淨爲住持以所從者非其人可惜
也今眞潭年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披剃爲佛
子余欣然爲薙染焉法名福城意取善財南詢參訪
知識爲發足地以莪戾車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
易見也以此道場始終于一人卽未竟之工與業亦
賴之以克全是余南來立一莖草度一頭陀將期傳
慧燈于永夜灑廿露于十方作苦海之津梁濕火宅
之乾燄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始末以垂貞石
與不朽云

法性寺優曇華記 幷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還粤之四年先是釋楞伽
成而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法華楞嚴唯識經論各
一帀而緇白傾心一時津津翕肰嚮風是時法性寺
主延歐生伯羽爲諸沙彌教授師且禮余主盟斯道
時時激揚之乃立法會於毘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
先二日余適至弟子通炯輩告余曰庭除湧金蓮華
一朶請師觀之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聞者一而見之
者今再矣斯爲法道之應其華產於蕉本抽莖而挺
生其中宛若芙蕖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而倍之瓣
瓣叢簇含褁香蕋狀如玉簪中虛而體潔盛廿露漿
吸而飲之香沃肺腑蓋世所希見者如麟鳳芝草應
運而生非絕無也故以爲瑞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
曰瑞應豈是之謂乎經云佛現於世間譬如優曇華
時乃一出正猶麟鳳芝草之生於嘉運耳昔姚秦時
連理華忽生於殿庭占之謂有西方聖人至因訪襄
陽之道安安薦羅什萇遂興鐵甲之師十萬以呂光
爲大將伐龜玆而求什什至秦而秦之佛法自此興
蓋連理華卽俗所稱並頭蓮耳嘗憶余髫年初棄家
適吾祖西林大師延守愚先師住栞師之塔院太師
時爲余言先是三年殿庭忽湧金蓮產於蕉本觀者
日數十萬指大以爲瑞識者謂爲法道之應未幾而
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法道之興果自此始而余法兄
雪浪迄今名播寰中不忝慈恩之光基此余聞此華
而徵之者一也及余年廿五臥病三月先於庭前手
植蕉一株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忽抽金蓮華一朶
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廿露盈杯飲之清涼五
內如是經三月而不萎疾竟以瘳長老咸謂宛如栞
師塔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法之兆耶是年冬予卽

棄家從達遊以至今日而今之所見此華者再也豈無謂耶且夫麟鳳芝草為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在物而為嘉祥之瑞應在人而為羣生之利見此其玄運冥樞而為希世之遇者也故如來出世必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繇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矣昔者禪脉東流其於粵也跋陁建金剛於法性智藥種菩提於戒壇且曰百六十年有聖人出及達磨初至於五羊盧祖露頴於風幡爰自寶林開基曹溪衍派光照日月道被寰宇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非其本耶今

也優曇再現佛日重輝不想見於當年耶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嗚呼曹溪涸而復漲覺華凋而再榮是有望於今日也迺記其始末而為之銘曰

耿耿景星熚熚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兮在郊麟兮在野邈矣至人我思芴已彼曇者華為蓮之瑞從空湧之豈曰無謂閻浮之金華色如之甘露之漿其味若斯連理于庭鐵甲于蠟至人實來斯道孔章航海越漠于兹立幟拔者伊何獵人之隊幟之拔矣逝之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于崖之隆

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脩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源自衡嶽而下度庾嶺至韶石結為曹溪開禪源一脉又東千里經會城而出羅浮仙蹤勝槩為鉅麗焉又東數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龍川古循州也其治扼惠上游當㢠粵之衝毋論繁劇即其地接虔漳崇山峻嶺篠徭雜處往多賊巢民獷悍而難治昔之蒞兹土者率都以鄙視為傳舍至瘴煙毒霧中憂悲眩瞑將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俗自漢趙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

祭鱷始知有文其化自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化無常準山川之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傑則地靈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人往時以遷客名表異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治兹邑也民病瘳學校興廢墜舉衙蠹清百姓勸政平訟理不三年而化成孳民以義導蒙以漸因事以權其始置學田以養士志建梅關以壯孤忠造橋梁以濟病涉築新城以禦不虞薦湯死以拯沉魄恤孤寡以周貧乏皆捐俸廩為之猶設號以汲眾心各有志記至若脩南山佛剎則皆二夫

人之簪珥奩具盡捨以作莊嚴將賫淨土以修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卽事見心爲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鼇峰而環大江山川奇絶林木蓊鬱其寺始于唐志湮無考意創自大顛禪師法盛時也廢久矣後因故址爲二賢祠以祀宋門下侍郎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升後復爲羅姓者踞爲墓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幾漸蔑矣公先是政暇每出遊其間流觀山水以怡清況俯今思昔素有慨焉及夫人某氏卒于官邸臨訣時神情靜定端然念佛而

逝超然蓮花中人公有感遂傾奩以重新其寺別祠宇爲殿三楹塑蓮池海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爍儼然淨土眞境也觀者油然頓發出塵之想其左右配列齋廚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朝參暮禮鐘梵交音將與山色溪聲巍然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斯則西方淨土端在目前神識往生不離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試論之以今視昔則境有變遷以昔視今則情存代謝以心融境則了無去來所以然者一眞故也今公

以眞治身則我忘治人則民康治境則物阜不假外也吾人苟推一眞之心以御物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則致 君堯舜置民熙皞普天率土咸歸極樂無難矣奚止一人一境而已哉由是觀之則公之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靈常居于淨土上祝 國釐下爲民福文物繼往于前修道化開來于後世公之功德將垂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舊稱南山今名淨土志本因也故記之公姓孫諱雲翼字圖南金沙人記之者則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休糧山社記

余昔行脚時同妙峰師過平陽之墟經霍山之陽遙望羣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昔有道者啖栢于此因以爲名後建梵刹曰慈雲余未及登覽而過焉余居五臺去東海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所矣居常恍然心目間也壬子春適清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於瘴鄉相遇五羊因詢師法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法利者皆各散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寧李太史序余讀之喟然嘆曰嗟

乎山川之勝待人而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迦維應眞英傑之士萃于靈鷲因緣唱道大開萬古之群蒙其祇洹鷄園皆隨緣應化之跡此蓋法社所由啓也道法東垂凡域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人未有不踞勝槩托靈秀而能永垂法化者然雖隆替有時亦在人之得失耳若清涼觀國師創演華嚴于五臺道被寰宇而爲有唐七帝之門師何其盛歟自爾以來寥寥千載此余目擊其荒涼良可慨也今則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集萬指圍繞不減當年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某輩能以體道爲懷志尚幽栖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事布法雨于慈雲集諸宰官長者居士緇白高流開不二之門建平等之會六時蓮漏一念精脩晝則講演以明宗夜則安禪以息念戒奉波離之軌則行遵般若之嘉謨芳規不愧匡山懿行可追往哲聲名並霍泰爭高道脉與汾流共遠頓使巖樹庭莎猿啼鶴唳皆挺法身而宣妙義向之幽陰窮寂之鄉一旦煥爲耀古輝今之地豈非山靈有待于人而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肰耶抑嗽栢之心不泯於今日也耶是何興之易也余因昔過其地觀望其

形勝今居齊鄉遥聞斯舉心地清涼想見其嘉會嗟予老矣不能入衆以奉周旋畧記廢興之槩以結異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有主者約法在

重脩海會菴記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嶽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崗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而弟子讓師開法南嶽自是名僧大德肥遯之所菴居有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地有焉宜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途所必由而山水甚佳去治五里許有山名犀岸峰巒奇秀叢林鬱茂居然一勝道場也經過商人所駐錫焉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延大用弟子眞潤居之以爲十方雲水高流暫息之所名曰海會葢草始於萬曆己卯迄今癸卯方經二紀又爲風雨所薄蝕潤之徒如堯復重新之其制則上有佛殿山門各三楹左右方丈齋廚諸所畢備爲安居之所其膽則施有田百畝可輸糧二石其耕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二飡一宿可無外求斯則猶然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適承當道延入曹溪爲六祖大師執洒掃役頃菴僧如堯特謁余乞請爲記因直記其事乃爲

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嶽奠彼荊湘抽枝發幹裔彼遐荒蜿蜒千里
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之水源從西竺
爰有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生水流不息散作醍醐
為霖為澤宜章之陽厚培之麓乃湧化城為斯民福
化城不遠寶處在近接彼疲息齊來皈命皈命我師
得禮真容廟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西集龍庵記

庾嶺自衡嶽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北朝宗其淩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海雄府據上流綜百粵扼

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會挈建旄而督百川此其要也郡城負庾嶺襟江兩河合抱居然雄峙望大海若空中乾城迴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即此其山飛水走停渚不滀則生理不留故民生遑遑逐利如逐波浪求其殷實集儲以備一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並難得而完固必賴人以裁成是於補天之說非誣也觀昔之治茲郡者稍具法眼則不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頹波障百川之志則必為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于此者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往往奏捷如聲

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為龍故人君象之聖人猶龍而雲行雨施萬物資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針其穴得則燀赫如燎然何耶蓋針灸而得其脉則體啓死回生之功焉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石不能達則必以針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脉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而針艾也且而天地一身也陰陽一氣也山骨而川脉夫龍德而隱者也性燄而莫能制昔之豢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為神奇然物

有所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濕歟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劑固其理也復何難哉夫龍好隱而惡顯畏金鐵而懼鐘鼓是以身觸則戰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降龍者必以鉢鉢鐵器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以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此其秘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郡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針以延祥之塔此百會也西河右腋則針以仁和之塔此腰腧也至若水西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哉蓋若周身之脉而綜于命門包氣海而注精

華最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以當之如體大氣薄疾深而劑微況復尾閭以洩之豈易捷耶故昔之幾廢而再振勢使然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閭也此建塔寺以鎮之如扞門然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龍之術者何以與此此塔之施艾如塞尾閭以收命門實精華而保元氣意斯兩者實於雄郡而以生死相關者也豈特休戚已耶曰龍之集集于是耳惜乎地隘而室卑倘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誦其經聲輸精誠以達神明使龍聞而伏天聞而悅人聞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殄若福斯民于億兆祝　皇圖于永固保斯土于無疆由是觀之福之聚龍之集也此菴之設豈獨爲一僧之業一世之福田利益者也其居雖小所關甚大布金于此地者其物雖微而其功甚鉅凡操行不執而見矗于此者其利固小而所害甚大以彼較此則利此者如投劑利于此者如置毒也善惡影響詎不信哉菴之創其來不可考興廢無常隆慶初僧眞亮若居之以誦經貲置其業贍僧之田若干畝未幾亮化去其徒二長名如智生無行大隳先人之業尋卽死遺其次徒如喆幼而無教亦幾不能守余居五羊

丙申冬舊遊弟子相繼而問余者日益至獨門人如鑑知余最親以不能從余瘴鄉迺策至此而憩息且遲余也因寓此勵志閉戶跪誦雜華經精苦三年旋有施者則必葺理傾頹郡人重信尊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年而功苟完越癸卯冬余蒙當道置曹溪執役六祖時將闢香積以延四來欲以鑑克堂主因親過此以喻之細覩此菴又不獨爲一郡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龍之命脉是山川之靈得人以叅贊之則其生物也不測又溥法雨于恒沙潤靈根於浩刼斯其福利又不獨爲一郡一人而設也詎可量哉余周覽茲土旬日而得其槩因茲菴之小以喻山川之大直發其蘊以告未聞

重修雷陽天寧寺懷蘇堂記

昔蘇長公置儋耳未幾徙廉陽往來于雷考盤于郭之西渚因其舊遊遂名西湖湖東有梵刹曰天寧背峙高崗登之超然縱目山海結亭于顚名曰一覽門搆小樓時晏坐焉因名蘇公前卽祇園方丈也后之君子過其地者靡不興感故扁其堂曰懷蘇志不忘也頃圮久矣予于丙申春三月至卽登斯堂以棲息焉時則椽桷差脫不遑居處籍草編茅取蔽風雨以

解楞伽寶經。經卽蘇公所謂生平讀之不能句者。余幸卒業于斯。居頃之。復走五羊。理曹溪。越旗甲辰。余奉兩臺檄還戍所。夏六月。至其故居。則已久墮荒榛。將爲狐兎之巢矣。余向以軍需託孝廉柯君。時復創三一菴于堂側。以居之。柯君志欲新其堂。而事未集。余徘徊草萊。爲之悽然。時司李高公政暇。過訪揮麈淸談于雙龍樹下。因感蘇公之遺事。喜山川之勝槩。慨乎輩之流人。愀然動容。欲一新之。乃悉議羨余鳩工庀材。不煩一力。經始于是歲八月。落成于孟冬十月。煥然巍然。一大觀矣。余欣其所遇而記之曰。嘗讀

浩然詩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山川留勝蹟。我輩復登臨。余深有感于斯言也。悲夫。宇宙蘧廬。死生夜旦。古今新故。窮達晦明。陰晴寒暑之序耳。太虛寥廓。山川寂寞。何有于是哉。四時代謝。草木榮枯。卽其所遇。猶夫人也。故煦之妪之。霜之雪之。是造物者豈有意而私之也。抑無意而漫然耶。蓋有由矣。孔子曰。歲寒而後知松栢之后彫。語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竊觀蘇公之人品才華。文章氣節。蓋與造物爭雄矣。倘發爲政事。建立施設。卽與伊周軼駕。未足多也。何有生之世。與時齟齬。甫登仕籍。則播遷流離。四十餘

年。奔走道路。席不暇溫。使其迎刃之解。不完一牛。太牛之味。不徹一臠。長虹之氣。不吐一縷。可謂困橫之極矣。且造物于公。又何厚于彼。而薄于此耶。抑何旣已與之。而又奪之耶。智者惑焉。嘗試論之。公生平足跡半天下。卽其所至。無論名山大川。荒陬僻陋。屐履所投。芳塵所至。凡在諸方。一經欬唾。卽落珠璣。照耀千古。至今侈爲美談。若是。皆與山川競秀。日月爭光者也。較夫紆朱拖紫。玉碗金魚。蒿里壘壘。而爲樵兒牧豎行歌之地者。實宵壤矣。是知造物大有意于公。抑挫之徒。皆光明之具。特薄于人。而厚于天耳。所以

光明流溢。在在而圓。如草頭露。復何怪哉。故登斯堂。躋斯亭。坐斯樓。具法眼者。覽山川之勝槩。觀造化之周流。聽潮音而邀海月。撫琪樹而挹淸風。卽是與公交臂。而遊廣漠之鄉。休乎泰定之宇矣。又奚有于古今代謝哉。此實公之有悟于溪聲山色間也。庸詎知夫公之常然不泯者。非有附于同然者耶。由是觀夫高公之人品才華。文章氣節。雅與公同。獨見知當世。上下相信。得行其志。而與公異跡。跡殊而本一。形異而心同。復何疑焉。且而變幻太虛。鯤鵬冥海。是猶化肝爲車。化尻爲馬。猶足以見造物者非拘拘也。卽余感

于乾坤傳舍抑將有托于斯堂。

瓊海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年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天池探瓊海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之約寓于明昌塔院塔乃許公議建以補郡城艮方之不足塞水戶以滀道脉將為斯郡造多士也獨立中天高標雲漢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海潮音動天水色涵虛又若鈞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奇觀也居旬日二公命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道有間陳生于宸邀予尋毘耶之金粟求蘇公之白龍具得

其眞樂而忘返又數日劉參軍仝邀遊西湖觀玉龍泉予乃欣然命策適孟夏之十日也湖去郡西二十里許岡巒蔓衍一望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郭由孔道三里許即入郊村園蔬圃連絡鱗次壘壘落落疊石為塹壁土為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故秋黍菽麥嘉蔬細粟五穀咸備觸目燦燦儼若薊門西山也迤邐曲折漸入深林行數里蓊鬱蔽野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清流照人可鑑毛髮心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散步闖雲中犬吠不見煙火小轉即

入村墅居人環堵盡壘石為壁形樸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珠纓之掛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良久一老人出脩眉厖首著牛鼻裩敝衣垢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見問之則不應倘然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在武陵也佇立須臾余撚髯長嘯出村舍西而石漸巨林益深石岸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灌注縈洄周匝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脩竹耳椰欖檳榔則處處撐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西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知為西轉也棘刺牽衣林

莽塞路披雲撥霧攀蘿躡磴神怡足健所見經過十餘里皆壘石為塹如丸如拳如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為堤環密如羅紋天然峭列無不中度甚至大如丈室巖如宮墻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若出天巧莫知所為是疑其為鬼工也登高遠望迤邐遍野處處皆然異哉徘徊瞻眺隱隱如灌木參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然寂無人聲幽深窈窕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華表心疑其為高崖巨石殊非湖也察其石鋪地面一平如掌色如古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蜂窩奇

形異態行行不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亥徑透迤始知為一石天成周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照天明鏡又若生盤池中著玻璨盞耳不知誰為鑿之也說者相傳此地昔為居人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林木震蕩大水沸湧屋宇盡沒乃化為湖至今尚有大桯存於水中自後天旱水涸石有龍形常大旱現夢於郡守曰吾石湖龍也禱之當得雨太守覺而往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為常歲久湮沒嘉靖中郡人鄭公廷鵠舉進士常開闢其址為書舍欲恢而未能尋亦廢為林莽即有開者亦不能至萬曆甲辰歲鎮府參軍劉全雅士湯生紹尭為子習博士業乃披荒榛刈草萊剪荊棘而開闢之期年矣余因參軍邀遊始至其地一探瓊海之奇恍焉信非人世矣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幕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傾久矣參軍苦以葺殿後有池額曰玉龍泉鄭公有記存焉池上有古廟三楹即玉龍之神女像也右有平地一脤乃鄭公書屋故址左有龍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于方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事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嵯岈嶔岑石空

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莽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為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竅且曰出前村之石橋從之環遶萬山脚穿田過峽從石塔山外過郡門入南渡響水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海矣余與參軍湯黃二生濯足清流散髮披襟盤礴池上汲水烹茶焚香踞坐清風四至毛骨清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為炎荒瘴海也樂而忘歸日暮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源頭出谷曲折由西掠南直東入河似與郡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源來脉從南嶽轉西粵之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蒼梧貴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海為蓬壺轉珠崖突然湧出五指參天北向中原為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真天壤一大奇觀也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衡而下脊分五嶺山水背中國而南奔入海故按環海大形左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然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于外瓊何適當百粵之捍屏實海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為瓊之祖龍山北向而水北流瓔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循龍而趨橫跨郡東而直入海山則右奔遵西海而北結

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眞脉盤而東倒回顧若遊龍頷下之明珠結爲郡城石山爲首左張唇入海爲後托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横嶺爲郡案嶺後爲白水緊纏幹龍由石塔遶城西南隅過門而左抵滴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内案度響水橋古從焉坡迤東北廻繞春牛館聚東湖之廻西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東而旋今則逐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郡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散矣頃給諫許公建明昌塔于艮方以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遶城南抱東郭會白龍金粟過明昌而始入

河以完生氣居然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扼於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塔望山川之氣索然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有災以山川寂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既望乃渡海北歸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坼城陷屋宇盡塌官民露處而塔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颭不安者半年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 并銘

瓊郡距海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趺有泉湧粟粒粲然如珠汎海眼人取而試之去殼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甚至冬日氣歛泉溫其粟出芽如秋針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恠而異之不知所從來衆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海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海之奇適遇陳生于宸博雅士也擅古文辭生久從宗伯公游一日謁予于明昌塔院偶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探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撚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昔李白自稱爲後身今于宗伯學士若有當也因汲水烹茶味甚冽發之毛骨清涼如在毘耶方丈

吃香積飯飲上池甘露也陳生喬疑避席而問曰粟產於北土泉湧於南天相懸萬里且隔海岸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蓋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如人血脉之注周身由生于心而養五臟外達四肢徹于皮膚下至湧泉上極泥洹髮毛爪齒靡不充足不充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呼吸潮汐吞吐乾坤闔闢晝夜往來無一息之停機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復何恠哉昔有神僧從西域

來飲曹溪水。香美而甘。驚曰。此吾西天寶林水也。抑嘗見中山大悲閣。閣高百尺。像高八丈。有唐與僧遍化金錢銅木。在在納于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至今尚有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嘗不通。物未嘗不達。斯實事也。昔蘇長公居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惠山相通。因名惠通泉。斯亦奇矣。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特有心限礙耳。竊觀瓊海地發于西北。氣結于東南。如人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則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多材。說者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

多出于其間。余則謂不然。未大觀也。瓊居南離。離乾體也。以爻一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照。文明之象也。地浮海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乾坤之真氣極于斯。而鍾于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文禽名香珍奇異獸。寶藏興焉。百物備焉。人則仙靈文名忠臣義士。往往出焉。此天地之一隅。如太虛之一塵。造化密移。昧者不覺。聊通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哉。宗伯聞說。躍然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者則有沈生成德某某等。陳生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以曉未聞。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遍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卽見。于何不真。坎離水火。乾坤在我。交姤發生。有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于南。物亦隨之。湧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以明宗。造化密移。不屬聞見。聊借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含空。水火周遍。何不相容。血脉周身。自頂至趾。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道脉潛通。若此一粟。淵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脉南來。可卜于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於衡嶽。折庾嶺而下。蜿結曹溪。逶迤而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祖龍曰白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以踞白雲之腹。而撫仙羊之城。兩翼合抱。如老蚌含珠。孤峰絕磵。深林蓊鬱。奇葩異卉。煙雲出沒。菖蒲生於石隙。攖髮披於林表。大海如鏡。璧立于肴間。明月如珠。光流于屋吻。信天壤之奇觀。南海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間。　奏請賜額。如故。時制府馬公昂率諸屬以新之。余居五羊之三年戊戌。攜禪侶以遊觀。極爲佳勝。至丁未春仲。余奉　詔還山。寺僧正齋持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寶月臺記

按志郡北百五十步爲寶月臺平地突起高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始第高峴深谷遷變不常今爲平湖陂也殆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西憲副陳公某先以治郡政暇歷覽形勝搜奇探異考聚郡乘登高望遠相其地宜撫今懷昔慨然而歎曰吾今乃知寶月之臺當平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憑倚星巖固爲郡之屛障以前逼而後脫惟天之造斯土也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襟三江以控八桂達節鉞以制蠻夷屹然一雄鎮也揆之風氣豈若是之踈且漏耶故知斯臺之于郡城爲形家之鬼托無疑矣是則可以終亡乎公遂建議于湖心培堤築臺以實之疏上大司馬戴公可之遂鳩工集事不日而成始末具如別記頃而華亭馮公元成以浙憲長董務來蒞茲土每登臺周覽浩然太息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以堤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方形似失真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之恃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攸久也公乃捐俸先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涼端然如淨琉璃含寶月也于序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前之缺畧後建閣五楹前列鐘鼓二樓蓋取形同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以主之始謂天人合德以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然議上大司馬公欣然樂從遂捐俸若干以首事先屬兼駕萬公某司理李公某經畫之繼郡守江公某經理之鳩工集材以某官某董其役始于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于戊申秋七月其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連雲册楹映日星羅几席陳明月之珠山湧蕭櫳綻青蓮之蕋巍然一大觀也余時登覽撫景回顧超然遐想而興感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意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東粵來龍遠宗衡嶽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郡之祖龍挺挺雲霄蜿蜒西走列障横開明堂廣衍拱應紫微融結七星奇峰洞穴千態萬狀文巖錦石雲蒸霞爛拳秩片石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由用之蘊奥也星巖羅列蛛絲遊蟻點綴平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捍門左逆水上游由黄岡而西結爲郡城按形家理則回龍顧祖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平陽突起非若

驪龍頷下之珠乎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寶故名寶月其有味哉且夫天然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旣失罔象索之得於重淵以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引而申之神以明之以爲常守此又心合乎天而利及乎人也詎非愈益奇耶嘗謂山川無常主仁智主之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時願聆之間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與仁智之實也豈偶然哉水有龍以靈龍有珠以神若騎龍掎角扼頷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玆土之爲靈也久矣往多無論近自嘉隆王師破賊督府建牙嶺海遂平諸蠻馴服山徙野獷化爲良民惟我大司馬戴公坐鎭十年開疆拓土以繁生齒家給人足安享三五仁化之風豈功偉績度越前修而垂不朽者豈非地靈而人傑耶故斯臺之興亦待人而然也飴也天成而人毀之今也人成而神守之公之功德將斯臺共爲悠久矣臺翼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照迷方以破重昏鐘鼓交參潮音迭奏上祝　聖壽下福斯民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覽大士之靈也若夫奠斯土以鎭華夷布慈風以翊　皇度誠萬世無窮之利奚値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己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以重修寶林購材於端州往來期年事竣還山時當溽暑霖雨大作江水泛漲兩溪渚涯不辨牛馬於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湧舟不能進乃維以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遊焉於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干重霄怪石嵯岈下臨無地遠聽溪流泙湃激隙衝巖如考洪鐘而擊鼉鼓其聲自天隱隱隆窿不知所從將謂蛟龍之窟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覺然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以遊目焉且向聞其名未覩其形嘗試其石未見其眞斯豈天假探幽靈以窮造化拂繡戶以候天孫者乎不然何以至此少焉風雨遽止霧斂山霽余乃摳衣跣足携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有神壇焉謁荒榛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聞其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然窺懸巖瞰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卽名硯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聞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號羣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奔如簧如笙金石鏗鏘若和鑾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

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久之左陟層巔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繼雙嶺若翼磵之兩垂碎石壘壘如群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有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螽如蜨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剪雲霞而散綺縠者丈石之棄滓成才之土苴也可玩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巑岏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

涵虛群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淵深瀞默若神龍蟠屈於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潛杳眇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即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潤數十丈杳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即有事於此以車出水子夜施工以及亭午晷見崖際石工編篾而取之不易得也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者生於水也巖面而上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馬高不能

上乃命童子往視有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軸之墓傳說先朝採使卒於役遂賜葬於此若使其神守焉者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吁漁舟渡清溪探巖下亂石壘疊於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若流霞散綺於水面可觀而不可把者石之餘烈遺輝也余解衣盤礴披襟散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頹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濕髮毛悚肌栗水淺舟大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揭潺湲數武而嬉遊焉亂石如蟻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然其大者肉銷骨露天

然渾圓小者鎚鑿之餘盪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拔髮刮垢凝脂膴媚燦然可觀余憮然歎曰信乎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恒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網罟樵者斧斤將過旁然而不顧者以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以托身邈遠不易見知於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奪朱也余於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數十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

樂也肰皆剝啄猗斜之餘不堪雕琢其無用而寶之者以其德合君子具體而微耶足以寄心目窺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颯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泝流出溪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遂然驚覺頓失向來之所有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煙籠雲幕羣峰插天森然若戟徬徨躊躇魚蹤鳥跡恐尚裔者欲譚詞喪不可得而憶焉遂托之於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昔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佛遊觀及佛出世卜地開講堂遂遷爲精舍至今稱爲祇樹園蓋人以勝地名也趙佗爲南海尉選訶林以爲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從西域來愛其地勝遂乞以建梵刹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西國來就其寺建戒壇以待聖人梁天監初西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株植於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法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隱約十有五年至儀鳳初因風旛之辯脫頴而出果披剃於樹下登壇受戒推爲人天師以符玄讖自爾法幢豎於曹溪道化被於寰宇至今稱此爲根本地然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惟斯豈非人以道勝地以人勝耶嘗閱玄奘西域記云祇園精舍今爲荊棘之塲今見訶林覺樹猶閙鐘梵之響豈南粵靈異於西天祖道有逾於佛法耶蓋大運有脩短化緣有先後耳故聖人未出世道在天地聖人既出世道在後人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旨哉言乎且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際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淺深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有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跡斯亦幾乎息矣惟今去我六祖大師千年矣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皆以心印心待時而出其化法之塲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粵之梵宇百不存一嘉名尚載於典刑而靈跡槩落于草莽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然耶此又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事枯禪既因法獲譴以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於曹溪瞻覺樹於光孝訪其遺事其跡邈然而人不知僧期年而乞食行三年而齋戒脩放生舉五年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年而教法廣信道衆蓋大運然也豈人力耶昔人以菩提樹下爲大師薙髮之

所因建殿以奉法事其來遠矣風雨漂蝕亦因時興廢今僧通維率弟子行佩輩募衆而重新之余爲淸其稍宇擴其門廡使道容闊然而復章慧燈朗然而不昧此又事賴人爲人因事重也然佛以六度攝有情而檀波羅蜜爲第一且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苟事相與法性融通則世諦與眞如交徹斯則燒香散花皆爲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桷雕榱豈非淨土之資乎昔立壇植樹旣有待於六祖今跡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豈無待於後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往而此來又有間矣是爲記

中興曹溪寶林禪堂香燈記

曹溪自梁智藥三藏開山及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來至此因無盡尼重修寶林以居之其山之靈有自來矣大師開法十方從者日益衆乃建精舍以安居此禪堂之所由設也座下悟道者三十七人青原南嶽爲上首其後傳燈五宗蕃出於此旣乞陳亞仙一袈裟地大師暮年乃與龍潭建殿宇功未完而化至今猶然故物也大師旣滅而弟子各散去隨方化導其守寺之徒亦分煙散火而禪堂遂廢其有檀越所施庄田歲計所入數百餘金以供山門常住久而僧

侗通同侵漁乾沒而山門圮矣僧徒各務庄農失其本業而修行廢矣又久而僧不法招集四方亡命盤據山中開張鋪店屠沽淫賭初借貲於僧而後遂爲害山場田地房舍多被吞噬日久廬墓遍山亦積年旣深牢不可破僧俗倒置穢污叢雜殿宇之傾頹山門之破敗無復淸淨之觀大壞極弊至有不忍言者由是而外侮日至官訟勾牽動以姦爲名而僧不堪命千年道場一旦化爲狐兎魍魎之窟矣當事者愍焉初屯鹽海門周公署南部欲力振之未幾而去旣而惺存祝公視事本道乃毅然極救數令寺僧延予以整理之辭不獲已以庚子冬日始應命入山覩其敗壞之狀若人有必死之證盧扁之所束手因念祖庭法道攸係遂死誓爲之調理思從根本次第焉乃選僧諷誦以祝釐授戒法以勵淸修教僧童以樹人材培祖龍以護道脉攻風水以消凶殺驅流棍以除腥羶新祖庭以崇香火闢神路以壯規模廓廊廡以整瞻視淸租課以厚常住立庫藏以備蓄積設監寺以專典守刻號票以明收支[illegible]種頹靡一旦而振起之至若禪堂爲道場根本舊爲僧居予捐貲買[illegible]移七主各爲修整安居以易其基乃修正堂五間[illegible][illegible]

五間立智藥三藏爲開山祖穿堂三間左右廂房各七間方丈庫房各三間又以自買旃檀林房以易僧居爲香積廚修華嚴樓爲祖庭頭門建無盡菴以補後龍買僧寮以爲藥室百廢具舉幾七年而工將半予初至查有盜賣祖田者追出眾僧議爲予供贍即以所追田租奏計歲輸銀三十一兩爲無盡庵香燈未幾禪堂成乃以向作養行童披剃教令安禪禮誦即以前租送入堂內以供衆僧不足仍以太平庄新增租十四兩併入之山後故有紫笋庄僧居十餘所久爲居民所撓多傾其產盡歸豪右因而蠶食至祖

山後龍一帶併吞之予甚惜焉會僧建有當道議斷山還寺田令減價收贖計値一百四十餘兩予稱貸不敷乃支祖殿帽器六十七兩以贖仍有山園被民占者復募貲一併收贖併入禪堂爲供齋內以安寺僧外以接十方道場賴以依久不負六祖建立之本意居無幾何而內魔滔滋戊申歲方奉制府司道議舉脩大殿予方搆材於端州回卜期首事適有孽僧數輩爲奸人有所利而圖之陰謀已就遂作難鼓衆以沮乃捏所支贖田帽器妄誣予侵常住金數千計及架誣詞成帙訟於按臺准行司理予先是以建立

始末清規冊具白本道興公行府查勘蒙郡丞陳公按歷年執事號票模算與余一毫無干涉始究其誣覆太守任公以任持願祖侵欺抵罪既而司理蔣公訊其事則將向設香燈斷歸佛殿實爲誣者有焉而禪堂斯廢坐予以罪仍逐之事上按臺王公蒙批願祖盜賣寺產猶然才逞此祖師之罪人也逐之當矣德某道行夙著不難捐數千金敝心興復計圖久遠是大有功於此山者乃與潑僧並逐并其無盡庵而奪之得無以此爲平等法門乎行道確查時海道劉公署道事復行本府郡丞陳公親詣山中按其狀事

事盡虛一時上下瞭然予幸心跡始白願祖懼自死以法科抵罪而禪堂香燈什物屬門人圓脩主之六祖如線之脉賴以存事上本道蒙慰予以完修造事予以老病力辭悉如議覆上按臺蒙批南華有靈法堂寺規幸藉德某脩復業已就緒而潑僧俾其清規駕詞誣之不令終其功德良可扼腕粵東不乏名山佛門子弟在處爲家德某何難飄然原捐庫貲照數給還聽其自便某已墮地獄其仍應徒逐以正祖師之罪人某等各杖由是事乃已余即長揖山門矣其所追給主若干兩乃予立法之初原捐墊庫預支者

至是查明應追給願予初心已捨不復計第于法不
聽須過半其未完欵中抑除六十七兩以補贖田之
帑器餘悉捨爲脩造費則紫筍庄出予一力歲入租
課茶菓悉捨施爲禪堂香燈計以免爭端嗟乎事業
之難也予平生以荷負法門爲心竟以此致譴今在
罪鄉猶然念六祖法道之衰乃誓匡持力救其傾頹
八年之內無論所費不貲即勞神焦思冒險履危辛
苦萬狀以經營之言之未嘗不飮泣也第愧道力輕
微不足以消魔業故功將成而沮之豈非法緣哉嗟
予已矣感一時當臺護法之盛心及檀越施財之功

德恐其泯然無聞乃直述其事刻之貞石以垂永久
若紀建立之因緣當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蚚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
師開山于此法系載傳燈師初與法照禪師結念佛
社于湖東感五臺文殊萬衆現於空中遂願遊五臺
照親見文殊於竹林寺授以念佛三昧及師往遊徧
歷清涼之境行至池上見一牧牛翁師問曰文殊何
在翁遂引至山巖下見一石門顏曰金剛窟指曰文
殊所居也師扣門頃門開一青衣童子引師入窟中

則見境界如空也居間一大道場榜曰般若寺紺殿
輝煌光明奪目文殊坐殿中大衆圍繞師頂禮畢文
殊命師坐以玻瓈盞進茶二次殊問師何處來師曰
南方又問南方佛法何如師曰商量浩浩地又問多
少衆師曰三百五百師問殊此中多少衆殊曰前三
三後三三著不契因求掛搭殊曰此中非公所居也
頃之恍惚如夢覺遂失所在但見蒼崖石壁而已師
徘徊感慕久之而去予嘗閱清涼傳見其事甚奇前
後三三播爲妙語想見其人予適來湖東乃知著師
發跡于此也初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創開福

絶於西鄉金蘭里興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
模甚宏敞至宋淳熈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爲韓侂
胄所譖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爲守臣錢鍪所窘暴卒
殯于此因立祠歲時以祀之後郡守向子忞公有惠
政值歲荒公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于此歷久
寺遂廢至胡元元年有福海禪師重興其寺大悲亦
廢海並興之至我明宣德間寺又廢時合境士民共
建小庵于荒址保其地僅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故
幸不沒於民間也久之菴亦廢至隆慶壬申間郡善
士綦退等復重葺其菴以僧知祿守之萬曆庚戌孝

廉杜君友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因問老人曰予開福土地神也是年杜君果舉鄉進士乃以夢語其親曾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乘開福乃福海禪師重建也君今號復海豈前後身耶君宜新此以志不昧本因也杜君欣然約鄉善士劉子濂蓁遐文學劉鳴鸞等併力鼎新之以其地久廢多没於民間適訟白於太守劉公推郡司馬尹公往勘之公天性仁慈雅尚三寶視其舊址規模甚廣大今迫脇郎二祠亦湮没無能恢復其舊矣但以佛殿三門法堂之所僅僅者裁取之左池塘一口取三之一填爾其

道路後西北隅塘一口取其角以補缺䟽規矩爲法堂其右趙向二祠皆爲民業勢不能全故物矣經營五六年間始建佛殿三楹其法堂山門方丈當次第舉耳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粤中至其嘗開福諸善士來請予見其心良苦及予往視之愀然歎曰此金剛心也詢其始末綦瑕輩乃槩述其因緣告之以此予愍其心而嘉其志乃爲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剛界皆有龍神護法以守之雖窮刼不泯也昔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去七佛說法處宜建

梵刹時賢于長者即揷一莖於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也震旦自有佛法以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棋布雖墮荒榛其名不朽即有興之者發其幽隱如覩故物蓋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嗣有足之者主僧止之曰不必爾也後當有非衣牟相以禱之後裴肅爲柯到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屠今如故肅開語遂領之拆其塔内有石刻志前識由是觀之開福遠從無著開山與法照俱有五臺之因緣親見文殊於窟中豈恒品耶後趙向二公皆祠于其寺今予發跡于五臺

且投老於湖東適遇開福葺舊業若有緣也何幸尹公力主之志慕前修意昔向者詎非尹公之玄度耶曾公杜君亦非無因也諸善男子其尸祝尹公於其寺又將爲後之玄度矣桑中之環盎較然不爽予故槩記其始末以告來者將見福地龍神守護之靈不誣矣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而區區福地歷久而不泯者果何謂哉鑑往知來今之讚歎隨喜者豈非後之護法福田功德固有不忘者存可不信哉是爲記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適有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卯秋九月。叅知馮公從武陵鎭移湖南。駐節永州。招予九疑之遊。以是月晦至。則見永郡山水清勝。若仙都洞府。未可以塵寰槩視也。寓瀟江之西滸石上小樓。最爲幽絶。則坐覧江山之勝。如在几席。凡近郡之佳處。靡不遊。自冬十月九日。孝廉唐還和。文學呂旭谷諸子。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槎。嶺南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以寒雨連朝。時則小霽。乃携杖從西江之岓。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而登小嶺。望羣峰崒嵂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轉而西。則奇峰獨聳。懸巖秀削。梵宇飛甍。依巖簇石。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比丘明爵開山創建。前此未有也。寺前無餘地。爲龍首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西爲觀音閣。倚高巖之下。則開敞照曠。一望無際。衆山羅列。如在裙腱下。則平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颻到懷。由山足入江。又西轉數武。爲殿一楹。舊懸塑三大士。爲闍提所毀。其地可結廬潛修。最爲幽勝。後有洞宇。可坐數人。又西轉穿怪石碕砑。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腹平地數丈。前太守王公建一廬亭。遊者至此。可坐而樂焉。前少叅鄧公詩刻于巖。始有題詠。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纍纍太湖詭積。疊甃瓊花玉蕊。密葉敷榮。化工之精巧細妙。人力所未易致也。亭左絲巖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青蓮而把蕊珠。不能細數。又上有兩石如手。名合掌巖。下有洞門。天然透漏。度門而上。則爲玉皇殿。惜隘陋不廣。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郭鋪舒。宛若圖畫。永之全勝。畢見無遺矣。嘗謂山不在高。而在當其要。巖不在大。而在盡其巧。宇宙之周覽。即泰山西華。未足盡其量。造化之精巧。即天台鴈宕。未足盡其工。且茲山之在天地。特培塿拳石耳。一目而收天南之全勝。豈非一隙以觀太虛。一毛而見馬體乎。竊謂栁司馬居永十餘年。無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幾如也。或指此爲西山。栁文有記曰。從染溪而西。又曰特出。似今目爲珍珠嶺也。又或指爲羣玉山。志云宅僊洞下。此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栁。不幸也。栁不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秘護。而有待于今日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留勝蹟。我輩復登臨。徜徉徐行。尋栁巖而歸。

永州紫薇分署後樓記

永爲楚之邊徼左九疑而右衡嶽瀟湘襟帶山水奧區最爲奇絕城如仙掌擎高峰而撫清流居者如在青蓮葉上煙霞綺麗昏曉變態不可名狀識者謂若仙都洞府昧者不覺是天地設精英以待來者而餐采者幾希造化或無全功須因人以補之所謂參而兩者豈非待人而成者歟永紫薇分署本中書省出爲嶽牧分守列郡建節鉞以宣王政之所至重鎮也其郡治風龍自九疑而來透迤崇巒數百里順瀟流而下由東南曲折而西北走直抵大江中聳爲高山而抽二枝其左橫趨一峰當南面爲兩學印星其右

稍遜而揖讓蜂腰突起中開鉼而爲郡衙到頭融結圓秀特峙城中狀如奔馬頭轡四顧北踞而南面羣山萬井羅列趨赴若衆星拱斗天然尊貴爲一郡之所倚賴係之立署曰紫薇儼如天垣握樞機而廻萬象也何其偉歟獨來龍盡處大抵署後趺曠而無屏障北風太甚形家謂之刼以卜地取後托爲鬼星官腥重庇護也所以藩頭稍平向有廳堂一區不足以完風氣參知馮公分鎮茲土蒞任之初周覽而歎曰是有襟帶而無冠冕也因易堂爲樓五楹高三十餘尺傑立中天綿密外護以補造化之缺經營之費不

勞民力不閱有司盡捐已俸不日成之余辱公招奉幸一登覽縱目千里盡收全永山水之奇顏曰孕雲以煙雲出沒戶牖若孕之而發育者又曰餐秀以四山秀色陳列肴守日夜享之而無盡者又曰妙明以日月往來朝陽落照虛明映發於簷楹檻榭之間星羅斗橫會不間於風雨晦明也予謂斯樓之設不獨爲署之藩屏實爲一郡之瞻仰公政暇從容時一登眺則萬山羅列于几席風雲吞吐於胸襟乾坤秀氣造化文章畢露於纖毫寸管之間補化工之不足垂芳澤於無窮所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頫襟盡滌至

樂春融足稱仙吏又何必挾羽翰而御冷風哉開妙明於晦昧朗大覺於中天則茲樓爲大道之嚆矢官遊之鸞鶴也後之登者乃知至人不爲天壤跼蹐而坐遊廣漠之鄉超然軒冕塵垢之外也

宜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嶽居尊支分四出而曹溪源根於南嶽南嶽曹溪相望千餘里諸峰綿亘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脈寰中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與故道脈特有託焉宜章介曹衡之中治西

三十里有出名高雲祝融之孫也為靈久矣嘉靖甲戌間居人歐陽氏創蘭若迎沙金海公居之既而撍建梵宇以安廣眾通邑歸依為福田資置香燈糧八斗未幾厄于回祿而海公去隱於閩之支提山遂終焉士民像之頂有弟子悟丹等十餘輩壹力重脩壬午歲工落成建塔于龍首乃迎海公靈骨歸以藏之是為開山祖弟子日益進十方往來于曹衡者莫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聊供雲水齋粥需由是諸方咸稱之僧既集深山窮谷之氓皆知有佛若僧矣第僧向未聞有法也時有法孫性成者

志求大藏經于金陵苦心一十二年願始就萬曆己酉夏六月廼迎大藏歸四眾歡覩若白馬自西來也庵居山頂林木蓊鬱雲霧蒸濕慮其經之難于久法孫真桂等議擬建閣于山之麓曰南庄就瞻所也時大尹鄭公守戎童公為檀越倡導之出信蹟以告四方聞者歡悅來歸者如市不日成之工始于某年月落成于某年月將啓法會供水陸儀以宣利濟居然一大道場也事克成公弟子悟紹從余曹溪有年乃乞余言以記之曰古德云盡十方是常寂光土微大地是普眼真經斯則佛土不脩而自淨經卷不展而

自明雖然良由心淨而土現眼明而法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即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觀之非海公之成始諸孫之繼業檀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荊棘而為寶樹變沙礫而成梵宮哉是知法幢既豎道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法身常住猿吟鳥哢妙偈恒宣而水流風動居然出廣長舌與此境中人酬唱無盡凡在見聞隨喜者如善財之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德又奚可以一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為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遊老南嶽適隱衡之靈湖向與為元成先生為方外交莫逆先是先生備兵武陵予謁德山訪先生先生為予營菟裘以休明年乙卯秋先生量移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西有異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有疆土六傳而至公稱六公云其先在國初以忠順發家武功最著文德日脩至雪山公其名遂顯以其獨尚清操雅歌聲詩翩翩有凌雲氣杭衡中原楊用修太史大為稱賞然於方外意未深自是以文才武略相傳至玉龍君大振及松鶴君則辭翰遊

格而蓮社清脩發軔覺路至六公則迥超前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天性澹薄於世味一無所嗜好無論忠孝慈愛唯以濟人利物為懷即歸心三寶刻意禪那尤為夙習再來厭紛華喜為佛事愛接方外法侶相與禮誦精脩頹然如糞掃頭陀尤廣檀度是皆富貴之所難能而公特為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乘悲願力而影響攝化應現者乎不然何以不習而能豈無因而致者耶予初入空門時不知佛法之廣大將謂單栖吊影於窮山絕壑草衣木食守枯禪而為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一眾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以了悟自心廣行萬行即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況治世安民凡有利於天下國家而為生民之益者詎非佛慈之所加而為菩薩之妙行乎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若夫浮慕虛尚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綢繆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綱志出塵埃寘心絕域若蓮出淤泥儼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蒂耶蓋各有本因清濁異流是知佛性雖一而習

染厚薄故有迷悟之不同故論種子從貪嗔而發者資貪嗔從般若而發者資般若般若深則貪嗔薄般若現則貪嗔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異聖凡由是而分焉故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以達人無累於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之士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傳言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得於此乎此非夙習般若深種善根而能若是之超軼絕塵者無與也惟是道路間關無大乎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事遠遊參訪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然即公能靜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于洞觀法界則山河不隔將視華藏於毫端攝淨土於塵芥不動步而遊徧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然本元具足曾不假於外也且公有土者也以山川之廣人民之眾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以精誠格物以佛事化民使家喻而戶曉人各知有佛心各知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皡皡恬然而樂含哺鼓腹何論窮荒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華

而端居極樂，即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浮光泡影而為究竟佛事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有人如此，居遐陬八難之地，定為悲願之應身。第恨老矣，不能持一鉢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肴睫間，故願與公結異世緣，當龍華三會中，予定知公為釋迦末法中之宰官佛子也，公其無意乎。

徑山凌霄峰記

按志龍遊閣居翠峯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簷外曰凌霄之閣，是峰頂有閣。又記峯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詩云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既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先代任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水，況峰高迥絕，非藏修地也。前月庭法師亦曾於此為衆說華嚴經，以此峯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居十三年矣，向苦於水，公鑿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蓋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與化龍也。余於丁巳新春登之，四望寥廓，一目千里，余因題其庵曰空中居，志超世也。時有詩以紀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名泉。

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

按記蔥嶺之東，地方萬里，曰赤縣神州，以其山川之勝，衣冠文物之美，稱為華夏，經云震旦，是知中土首於贍部，而浙尤甲於中土。蓋以西湖之鉅麗，傾走宇內之豪俊，以天地鍾靈，而人心翕聚，向慕者若無翼而飛焉。湖倚南屏，有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南度，崇五山十剎，而首茲焉。寺始於周顯德，吳越錢忠懿王建，初為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為開山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於天台韶國師，為法眼的骨孫，妙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西域唱道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水炭相攻，以至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為禪宗。於是遂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下，南嶽青原，次為五宗，由唐至宋，其道大盛。於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年來，海內學者嘵嘵競辯，卒不能起大覺以折中之。於是大師憫佛日之昏也，乃集賢首慈恩天台三宗義學，精於法義者百餘人，館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

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爲書百卷名曰宗鏡錄因以顏堂意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撤三宗之籓籬顯一心之奧義共循懸義象於性天攝殊流而歸法海不唯性相雙融即九流百氏技藝資生無不引歸實際又何教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泯哉良以眾生之執迷也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妙但佛開遮心病末後拈花自語而自異卒無以一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孰能正之世尊入滅二千年矣自非大師蹶起而大通之竊恐終古曉曉究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大師厥功大矣即其集吾法之大成使釋迦復起功亦無越於此者豈非夫子賢於堯舜遠耶或曰從前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一著三世諸佛不許覷著又曰一大藏經是揩瘡膿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即要一棒打殺乃至上堂示眾未嘗不痛斥文字不許親近教義大師今以和會性相強合一心豈非有違達磨西來之旨耶抑諸古德有違一心之義耶曰此正以西來大意不明互起偏見故作今生之事耳即古德機緣皆顯如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即如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曾持刀殺佛其諸弟子入維摩丈室種種受呵是皆諸祖之機用但爲遮遣調伏眾生之法藥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悟如來平等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以海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爲帝青寶虛明如鏡大地山林草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影於空鏡之中而大海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之影現於海中猶如印文如來說法以平等大慧圓照法界眾生心念皆知頭數閻浮提雨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佛事無一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於唯心之外者乎是知宗鏡之稱以一心照萬法泯萬法歸一心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乎如此洞觀又何性相教禪之別乎是則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者不達佛心不知佛祖之妙乃而執爲實法所以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也寺面西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花柳樓船往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參晝夜六時古今不斷於湖上而殿中如來安然寂默如入海印三昧時也未嘗纖毫出於宗鏡即今松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揮麈會義說法時

也又何庸筆舌哉是知玆山之地甲於中州寺首於諸刹法超於教禪心境最勝則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爲終始矣大師入滅四百餘年骨塔沒於荒榛今萬曆某年寺僧六聲求而得之移置於堂後斯實大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玆堂常住不朽矣堂無記聲乞予以志之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杭之山水甲天下故人心馳往者如百川入海即古聖示跡刹竿相望者如林亦域內無兩故名人傑士方外應眞多出其中足徵山川之靈秀所鍾造化之

精英所聚也法相寺居南高峰下幽深窅眇林木蓊鬱泉石清奇蓋昔人跡罕至五代有異僧棲遁于此後遂爲道場師名性眞閩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生異狀兩耳垂肩下可結頤人皆怪之七歲不語或指曰此兒啞耶師即開口曰不遇作家徒撞破額顱耳長出家參雪峰存禪師發悟遂行脚至四明隱於山中爲鬼神說法有諸天散花猿鳥獻菓旣而出山至錢塘隱於南高峰嶺秀塢初無水師至卓錫有泉迸流時乞食於市人皆異之小兒叢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頹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事

爲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年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壽禪師正開大法師赴會遍身疥癩徑坐上座衆皆惡之懿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即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悔趨駕往禮曰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陁饒舌言訖坐逝王同禮壽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留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以二師事併奏聞請謚賜永明宗照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佛說法時往以後五百年像法已壞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

我遣變化人處處爲諸衆生開示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法觀二師同時出現蓋可知已永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聞者靡不躍然而入其長耳以異狀利生始終無法可說唯以慈心三昧攝化衆生以衆生生死愛爲根本而以男女爲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乏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綿遠則窮衆生界愛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非特爲

山靈佳勝而已也是爲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堂記

金明爲嘉禾名刹其先爲范蠡湖今爲郡城濟海系田也寺始於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山其來遠矣興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然竟未爲草莽也向殿宇雖傾而僧不乏祀頃於庚子歲秋潭舷公始重新佛閣未就而化初禪人道顯以受業願繼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之時請耶溪法師講楞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有地十畝許舊爲禪堂址向爲有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弦沈汝納

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資贖之歸請玄津法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而皈信者益衆復搆禪堂齋寮廚庫其先所闕畧者一時完足爲道場之偉觀而十方雲集若有歸焉余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法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有師表焉予往居南嶽著楞嚴通議成刻之始蘇法師適應講期見其草而嘆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本業以廣法施及罷講歸過金明顯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願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死生夢幻豈必於人乎觀齋志而往則有不往者存焉其玄津法師亦耶公之適嗣實繼志而述事者予寓淨慈玄爲且過王及予還匡山玄遂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事遂命顯請玄以滿前志予因題其堂曰大定蓋首楞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壞然佛始坐菩提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以此地經五百年成住壞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爲道場至其興也以楞嚴爲始今已成復以楞嚴爲終然楞嚴修證以金剛心地爲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以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爲金剛常住不壞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堂者以此心而住其

說法者以此心而說其聽法者以此心而聽即鐘鼓交參梵唄相和以及市井羣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矣又豈有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赴沈爾侯居士齋蓋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海虞尊勝菴記

古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彼從事三寶者獨盛於他比閭相尚蓋鄉多薦紳先生素爲護法有以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化普周草芥微塵皆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

尊勝庵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創公爲邑之陳氏子祖古川公爲世名醫父若川公習舉子業母屈氏素性喜佛生三子孟仍業醫仲爲邑諸生季卽公幼卽喃喃唱佛名乃教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年十七父喪求出家母聽之遂禮玉峯菴一源和尚爲師薙染焉居頃卽辭師行脚遊域內名山回禮雲栖大師授具戒復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肆習賢首教義苦志七年諸大乘了義性相宗旨無不究心己亥秋歸省母氏留之卽於里之虞山陽露臺掩關三年參究西來祖意於壬寅復往諸方往往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所依歸以此爲痛因發願倘有把茆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適邑之孝廉翁兆吉願捨祠前空地約十畝欲建十方禪院見公心相契以爲得人公亦以爲得地可酬夙願隨見殿宇山門禪堂東西兩廡香廚齋堂至於接納養病延賓學士及養老靜室無不畢備儼然一大道場也邑乘載有尊勝菴久廢今此開基入地丈餘得古井一口水甚冽疑卽舊址也滄海桑田豈劫運哉啓工於萬曆丁巳夏落成於戊午秋期年而就若神運鬼輸焉信乎非人力也菴旣成以公年生持尊勝呪遂以尊勝名咸以公爲再來人也走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意斯海虞何此時而生公惟是古蹟何待公而開創非一大事因緣耶是知叢林不在大而在心廣布施不在多而在因眞今也以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以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卽以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交參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饑者食渴者飮何莫而非尊勝功德耶況使雲棲之清規不墜靈山之法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草爲梵刹殊未可以思議較計求之也且以上祝堯年下與斯民共躋仁壽又爲大海滑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塔記

昔世尊入滅茶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塔供養爾時阿育王親授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塔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有不見者蓋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唐五代時錢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小

銅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至我
明萬曆初常熟嚴公耿光造其父憲副塋地中掘出
一小銅塔高五寸許如育王塔式內刻款云吳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年記一十九字
外四面鏤釋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毘尸王割肉飼
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
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事文理密緻滲以金
飾初則不知何物遂家藏之嚴公爲錢太史之母舅
氏因其姓遂以塔付之公得此自號聚沙意志固也
乃送興福蘭若予適東遊訪太史公過洞聞上座報

其塔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爲身即草葉纖結
皆成佛眞體況托象者乎良以衆生迷本法身變爲
三毒成八萬四千煩惱佛以普光明智熏三毒爲三
德祕藏故變煩惱爲八萬四千功德育王所造蓋表
功德之數量也吳越王有見於此倣造銅塔如其數
盡埋地中意表功德藏於衆生心地與啓一塔則見
一種功德即覩法界之全身也如從一隙見無際空
是可以色相視之哉法身堅固歷劫不磨隨緣應現
太史此塔豈從因地示性空之一隙耶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五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六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西還匡廬舟過蕪關關尹玉受劉君
邀留信宿適吳門管茂才席之從別道來時丁巳五
月三日同至詣朝席之先至舟訊幻人即談玉受異
夢事幻人驚異之及叩玉受出乾城遊草讀記異夢

甚悉云初玉受奉黔中聘道中病臥下雋驛亭夜夢
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有所求而意氣尚自陵厲不
平揖玉受與之坐而問其族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
將軍曹翰也以江州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
何言玉受夢中未悉江州本末但憶翰與曹彬同將
乃曰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曰
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其城取快
一時何知死受冥譴一時同事諸人弁落異道余獨
爲豬蓋余生時性多怒罵舌鋒猛毒既得豬報聲多
嘍嘍或見擒捉呼號四徹冥中譴罰尺寸不爽乞公

拯之王受聽之悚然因云余尚凡夫何以脫公其人云公性慈悲每見予輩雅相憐愍可憶往年有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即予也蓋王受曾於戊申春家奴以其租負數有循償者時夜夢一人乞命即命奴畜之踰年自甃夢中明憶往事即應曰實有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覔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適償一近縣人債不意有緣於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幸在唐太宗朝爲一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爲設供感世世爲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遽作惡業轉受此果然幸有

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聞聲或見食余肉爲持準提呪或稱彌陁號余暫堪忍其苦定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王受曰此予夙心也矧奉教敢負約其人喜拜謝而去嗚呼異哉業報昭昭之不爽也如此觀曹翰之始而爲小吏以聞佛法作一餅僧功德遂世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爲大將而恣殺業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良可畏也以殺業之慘歷受刀砧之苦又六百餘年仍以夙種善根而兩現夢於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然而劉君豈翰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翰之惡報不爽而劉君之善根亦有自來矣不然何敘始末之詳如此幻人初聞其說驚異之及觀劉君乾游草中異夢紀故爲之說普告人天以崇放生戒殺之德彰明較著者也且聞聲見肉而持呪念佛尚與堪忍脫其苦報況出眞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於雲棲之放生所深有感焉敬書此以告本寺知事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有緣者時看養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眞實事幸勿疲厭若以佛性而觀則資糧亦彼當有分者幸無匱乏令彼饑虛也

太和縣眞如菴記

太和之西北四十里早禾市有眞如菴者乃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敬事三寶中年挈妻子出家祝髮於廬山淨業堂受戒於雲栖大師得尸羅之旨復從古心和尚調練具足歸鄉至太和遇孝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菴請居之以接納往來八年於茲矣久之雲集日益衆時諸善男子見其湫隘廣檀度以拓之建殿二座雲堂齋廚諸所畢備儼然一道場也慮無以贍大衆恐其久而易弛也乃集衆信作點百子燈會儲其資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以永供大衆四事無缺可以安居精修淨業無外慕

也事既訖緒果走匡廬乞予為記予因謂之曰嘗聞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淨則土淨譬如夢事貴人夢苦事而呻吟貧人夢金寶而欣悅覺後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為莊嚴功德乎昔達磨對武帝云有為之行實無功德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雖然未悟空寂之體而棄有為之行詎非枵腹以待王膳望濟其饑乎所謂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眞擬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理事雙修眞妄一契者也又何以建立為事行哉若果禪人居然一俗士也中年一旦挈妻子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年而道場隨建豈非淨土唯心哉藉使戀戀腥羶耽著愛根即百千劫終淪惡趣求其人道而未必能得況為沙門佛子現居佛土而作利生妙行乎予有感於禪人因述唯心之旨以曉諸世諦苟人人入此道場知禪人之所稱持則一念隨喜歸依皆作淨土之因矣況捨地布金建剎供贍之衆行皆入般若之門豈不為無盡福田利益乎且此菴者昔為荒鹵今為道場實成於一念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不離於目前詎不信哉

清暢齋記

京口為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當輿區惠山負郭枕流林木蓊鬱湖光漭瀁一碧如鏡岡嶺透迤萬松叢翠天風時吹萬籟齊發洞心徹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國南居士誅茅結廬時則宴坐其間顏曰清暢意取晉徐邈節儉清脩之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法及予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暢者鬱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糞壤鬱而毒菌生人情鬱而百病作是知暢乃氣之和而情之適也嗟彼沉湎富貴耽荒物欲取快一時而為暢是以鬱為暢者也譬夫食毒爽口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聞昔有宦於西粵者嗜鷓鴣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此不下食既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有識者目此半夏毒也謂鷓鴣以半夏為食嗜久而毒充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疾而發毒者皆鷓鴣類也邈以節儉清脩為暢蓋不嗜味者居士斬免桎梏富貴浮雲世味澹然而無所欲博學強記於書靡所不窺潛心佛理究性命之源達死生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者遊其所暢者六通四達將廓太虛以為舍潛極樂以為家又豈特節儉清脩而髣髴其神理者哉居士課子讀書於其間將以此

暢世其業也予特爲之記

放生功德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衆生爲身菩薩妙行以度生爲行故總萬行以六度而首之以檀以其利安衆生無尚於施矣卽其所施有住相離相之異然住相之施如來所呵以其物我未忘不無責報之心或出於愛見而不能平等一視故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離相之行體合眞空卽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德爲最何也以彼胎卵濕化蠢蝡蜎飛一以佛性視之愍其沉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

捐靡焦腐之地一旦出其籠縶置之飛空潛淵優游極樂之鄉慈出無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兼忘大化三輪體寂眞合眞空不期離相而相自離無意平等而自等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衆生可滅度者故其功德福量猶如虛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然人與物錐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死報感恩懷德固所不忘況脫湯火於必死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稱法性而報此因果皎然若眡白黑固其理也況人有限物無窮今輟一飡之食而活億萬之命其

所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以護生爲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貴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爲妙行也自昔王臣多能行之近世獨雲栖特標此行至若戒殺放生功德感應著之篇章海內奉行甚廣予往過皖城觀其俗多奉佛蓋由宰官吳公身以倡之今則家喻戶曉洋洋佛國之風矣頃可鏡湛公奉雲栖法而舉放生之社置恒產以長轉無盡大悲法輪予嘗爲嚆矢今果圓成皆公一念普度之心之所成就聞而喜之曰昔智者大師以海爲放生池旣而天台一宗盛行海外諸國識者謂是所放

之生感報地予意湛公引一時宰官居士之法流度無量衆生同歸性海果眞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蛻爲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於一方同心護法城塹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齋奉法而已惟是可徵於一紀二紀之間收功不遠必有目覩其驗者功德又何爽焉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成佛眞體共轉法輪意顯三界唯心之旨及於無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違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

者明眼知識三十六人是知其地踞匡山之勝爲靈久矣旣廢之後琳宮梵宇委之草莽盡爲民地獨寺前古松一株挺立撐漢惜其根下爲樵人剝斲已去其半枝柯枯悴勢將摧折時達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唯存此一剎竿耳奈何遭于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跡泯矣乃率諸弟子運石甃圍以土培之爲之祝願誓曰若寺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槩九翁而去不數年果重長皮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幾歲大饑寺有殘僧以松易米而食匠石睥睨顧將伐之適有丐者息蔭其下願乞米以贖匠氏感之乃已

不數年間有果清湛公重興其寺竟感　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爲建殿宇翻瓦礫爲淨土其轉變之機豈不先見於一枯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然草木無知是在精誠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笋生公說法而石點頭以法非心外感變由人卽枯龜告人以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所謂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法輪於是乎徵矣因記之以告來者知此松爲法身常住也後世倘有損其一毛卽爲戕害法身斷佛慧命可不念哉

廬山金輪峯釋迦文佛舍利塔記

佛法自漢永平始入中國吳赤烏間西域梵師康僧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於長干里吳王建塔以藏之創建初寺此江南塔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中梵師達磨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羲之守江州見而異之乃捨宅建歸宗寺以居之義熙中時遠公至廬山開蓮社於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乃以所攜釋迦文佛舍利建塔於歸宗金輪峯頂身負鐵以爲浮屠此西江塔寺之首焉至唐元和間赤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法於歸宗而匡南諸名

剎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法窟而西來單傳之道大振於玆山自此相繼說法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頹宋景德皇祐間再重脩之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於兵自是塔寺廢而山場田地盡爲民業矣二百餘年唯殘僧數輩無能復之者萬曆癸丑適達大師弟子果清湛公因禮塔過而歎焉遂啓恢復之志遍謁諸薦紳檀越同時一力致感　皇上勑頒大藏部劄其徒僧慈爲住持當道建殿宇黃梅孝廉邢懋學捐資盡贖其山場田地居然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脩其塔捐衣鉢

弃募諸檀越購鐵數萬斤未果即遷化甲寅倚慈于
與中造毘盧大像回時塔舍利放光者三度照耀山
谷適寺後松結子如塔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
遠近咸異之乙卯春慈秉師遺命冶鐵鑄浮屠十三
級重開塔藏見舍利數百粒五色寶光睒耀人目瞻
見者敬禮無不感悅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朔山谷震
吼如雷者七次聞者皆知為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
蝕外以磁灰米汁搗而護之取堅密可垂久也予於
丙辰夏自南嶽來一瞻禮之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撐
空狀如浮屠峰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塔藏盖
天造地設非偶然也予為記之曰昔釋迦文佛入滅
茶毘得舍利八斛四斗天上人間龍宮各分建塔阿
育王分布閻浮于我震旦者一十有九唯明州建康
者名最著其他未顯聞焉此豈其一耶說者謂舍利
乃戒定之餘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髮齒骨
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
目超越世寶有堅凝而不動者有流動上下其狀變
化不一者盖各隨感而然也噫甚矣諸佛眾生同秉
此心第眾生以無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體臭穢終
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熏故其體堅固光明

照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亦然眾生依報感五
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寶莊嚴故雜華云其
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所變豈他力哉是知
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維此金輪匡廬
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群峰即人世空居而佛法身舍
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真常不壞而世相變遷故
其浮屠興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立者之心與恢
復者之志必有願力存焉是為記

新安重興福勝寺記

新安稱天都固多佳山水隨在福地泯泯者非一也
郡之西峰下古有大伽藍曰諸天一山門內圍眾十
剎左右羅列如蓮花藏各有其名曰太平曰長慶曰
羅漢曰五明曰福勝若東岔曰等覺曰如意曰妙法
曰淨明曰經藏若西岔居然一大道場創建之始殘
碑湮沒俱不可考傳聞自唐必應化人乃能顯開淨
土於塵中也歷年既久有為遷謝成住壞空四相循
環故今存者十之六餘皆墮荒榛茂草中矣盖其地
久無佛法然也神廟已來法運弘開一時善化之風
振於海內而曉啓於新安十餘年來歸依三寶者比
比而雲水緇流接錫而至所謂道假人弘法依僧立

故寺必因人而興也時有性容上人字大乘者生長
西蜀祝髮於峨嵋荷錫諸方二十餘載隨緣至此見
其道場舊制規模弘大不忍傾頽意擇福勝可興者
欲鼎新之顧力有所未能也時邑之長者居士眾等
相率聚族而謀併力而請上人重興之一時天人拱
衛神鬼呵護眾緣會集不幾年閒前後殿宇廊廡山
門齋廚煥然一新不意於丁未五月忽值蛟水盡衝
上人苦志而更新之於某年某月落成思以永其傳
於天啓元年孟夏躉足匡廬謁予請爲之記予慨然
而言曰道之隆替有時法之興廢由人土之淨穢唯

心佛之出沒隨感也新安四塞之地十方雲水足跡
所不至頃以人心善念頓發故感三寶一時出興致
久湮之剎一旦新之此佛法轉化之機則望風而興
起者將連鄉比邑也久之漸化豈不爲人間佛土耶
吾意茲剎一開高流漸集安禪禮誦鐘聲梵唄與山
色溪聲常轉法輪於盡未來際上祝吾　君下福吾
民坐享三五太平之化以樂熙皥之年鼓腹康衢豈
不爲現前之極樂國耶法化垂之無窮者又豈不以
上人爲嚆矢耶是爲記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
心熏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異念故變緣生五
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
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是以如來應現娑婆
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於拘尸羅城娑
羅林雙樹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荼毘得舍利
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
八國分之摩伽陀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
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
八萬四千塔遍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爲身教地故塔

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金陵長干與明州鄮
山顯赫最著余幼出家長干屢覩光瑞種種不可名
言雖未至明州蚤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
山志讀之感而歎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
夫舍利者何乃一眞法界常住眞心廣大光明之體
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脩之爲金剛心地眾
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
見以其眾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祖
師西來指之爲心印是知眾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
淨熏變之不同耳以眾生無明業力念念熏蒸故感

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爲輪廻業果歷刼不忘菩薩以之爲定慧熏習得意生身調伏衆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妙功德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爲淸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眞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卽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卽法身應機說法以離言三昧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須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坐末後拈花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一大事而於法華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以此知見卽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應以七寶起塔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捷示人而形於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覿面爲說不生滅法而人不悟諸已棄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嗟夫吾人沉淪多刼

流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猶自迷頭認影豈不上負眞慈自昧本有可不爲之大哀歟昔佛於法華會上自說法身壽量常住不滅此但托之空言未有若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惟普賢以十大願顯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之三者義昭於此初僧會至長干吳王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而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擧佛號三稱遍身毛孔血汗迸灑卽聽瓶中鏗然有聲光燭天地啓之則舍利宛在瓶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爲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湧出是知康爲人劉爲已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歎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也佛性之在衆生因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照而不昧者發於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衍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卽布身命罄所有竭內外施而爲莊嚴特爲

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覩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聞薰，緣熟於當下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 王臣，與建於前，太宰陸公重興於昔，司馬郭公再振于今，且托法身於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願輪所持也。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為長老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然無間者也。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廬山大悲懺堂記

惟佛法身無際，全體而為衆生，故衆生妄想無際，全體而為生死之妄業，妄業不消，故衆生苦海亦無際，而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由以竭苦海，消妄業，而出生死，證本際也。是故觀音大士，稱法界心，行大悲行，潛入一切衆生妄想海中而為之濟度，設陀羅尼，令其持誦熏脩，欲令衆生出苦海，見本法身，登涅槃岸，此大悲懺法所由立也。其呪本出灌頂部，乃中道法身所流，是為毘盧心印，始於四明尊者，準大悲經之所創立，其來尚矣。良以衆生藏識幽關，非秘密心印不足以破之，是以脫苦之良藥也。向未廣行，今直指蕭公受教於雲栖，藏脩南嶽，志以懺法為佛事，信奉者衆，旣而之廬嶽，結隱單栖，將願廣此法以度四衆，故建懺堂以示熏脩之儀，堂旣成，而法必行，將永流通，乞記于老人，乃謂之曰：一切衆生，皆本法身，旣迷而為生死業海，令以法身心印而熏變業性，是以水投水，似空合空，但有信者，於生死苦，不期出而自出矣。公其以大悲心而為苦海舟航之慈楫乎。蓋以人人本有之法，而指示之，如以丼露洒焦枯，而清涼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法性無盡，衆生界不可盡，此法亦無盡，又何以永永為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大教東來，上古無叢林，學佛之徒，多吊影巖栖，至江西而禪道大昌，百丈憂之，遂創清規，以律廣衆，百凡俱備，是所以資道緣，托慧命，非恣安逸，比世俗之業為已有也。故在在名山，星羅梵刹，而廬山甲於江左，自晉遠公開東林蓮社，美擅寰中，及唐宋則禪林遍滿，獨盛於海內，豈非以天地之靈秀，蘊於山川，而道有賴焉，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為幽勝，俗呼仰天坪，以其高而無上也。昔為虎狼之巢，有雲中寺，乃敬堂忠公所創建也。師諱法忠，本歙人，俗姓曹，母程氏，生而頴異，年十九，有向上志，禮杭之靈隱達機和尚為

弟子雜染焉執爨三年思大事未了遂依講席聽了
義諸經猶以文字為障礙乃渡江之少林依大千和
尚參達磨西來之旨居十載多所發明尋之京師復
禮遍融諸大知識印決心要因之五臺會予與妙師
心知為法門之傑予去東海妙師歸蘆芽因拉師同
往居三年諸所建立多咨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幾
而轉匡山初結菴於講經臺居三年以往來為煩仍
遷五老峰又四年偶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
以居之草衣木食未幾而四方歸者日益至師以安
衆為心初建殿一所後禪堂五楹十方英靈衲子多

集中師脫形骸無爾我以道相忘不設規繩無約束
人人自律不以世俗標榜四事任緣闕則親行乞以
供之雖寸絲粒米咸以衆為懷不畜已私視十方如
一己精練三業稟明一心居二十二年遂成叢林而
左右禪堂若十方學事廚庫齋堂靡不畢備後為閣
疏以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好栽松計
十餘萬章與化龍以紀年也予自南嶽來遊茲山聞
師居此往訪之見其幽絕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
老矣幻化人世任緣住此山三十矣今浮光不久即
此道場雖幻緣所成本意為十方龍象設非為區區

一己某將息肩以娛老意有所屬乞師一言以為志
予喜而歎曰大哉師之心乎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
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為懷也西江有
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是祖以十方為心也惟師生平志在無我故隨所
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之十方是究竟無我其有
能克紹其業亦心擔荷者能以師心為心即來之安
居其中者非圖安逸以嬾養也苟志於道豈無象傑
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光水流風動皆演
無我之法音是師廣長舌相常住而不泯也安可以

世相而擬之乎其常住相代別有券非予所筆略記
師生平之始末以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匡廬秀甲西江從周匡續先生隱居得名向貳霍潛
為南嶽故多僊靈窟宅自晉遠公開東林王右軍捨
宅為歸宗而梵宇聿興有唐禪道大行於茲獨盛故
山之南剎竿相望其谷之大者曰棲賢最幽深處巖
壑嶔岑林木蓊鬱大乙漢陽桃林諸峰叢列雲中衆
水會於巨澗中有寺曰萬壽蓋唐僧德英所建為禪
窟也歲久而毀我　明正統間僧明安重修今亦圯

矣。頂禪人慧楞來。緝而居之。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坌薄蝕。淒然蒼蘚古瓦間也。楞因發心願重新之。乞予爲疏。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適遇孝廉涂君世延。以前身爲僧。因字之曰悞來。志不忘本也。見疏興心。遂先倡于衆。施金若干。聖持歸以爲莊嚴金像殿宇。煥然一新。山光掩映。若覩毫彩。於靈鷲爲人天說法時也。仍乞予記之。曰夫佛者覺也。爲生靈之大本也。衆生知覺之自性也。原其此性本來清淨光明不昧。但以煩惱物欲而蔽之。故日用而不覺。唯吾佛大聖。朗然而大覺之。示生三界。欲破羣生之大夢。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始降生於西域。自漢永平像教始流於震旦。是故茲土。皆由瞻像以覺悟自心。聞法以了明自性。以其人有此心。則人皆有覺。是故覺則衆生卽佛。不覺則佛卽衆生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斯則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飾金木之幻形。實所以開自心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爲僧。是欲登躋覺路者也。今轉爲此身。是欲覺而復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特傍無一呼而振起者耳。故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羣迷。或一棒一喝之間。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卽所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一疏。不減臨濟德山之棒喝。而涂君一觸而悟本來。卽能現八相於目前。圓三祇於當下。可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善男女等。卽靈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世生生。於夢宅中。遞相呼弇。必皆至大覺而後已。是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又豈值施不堅之財。飾幻化之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少金剛。終竟透皮而出。甚言其性眞之不昧也。有三焉。請試言之。有一生修行磨練未透。又無福德善根所持。故未出輪廻。雖能記憶而性之靈明。發爲聰慧。復爲惡習牽引墮落者。卽今世之能信三寶。而不能奮志出沉淪者。此猶然自昧者也。亦有了悟自心。但習氣未淨。而潤生人中。其性之光明。形于忠孝節義。煥爲文章事業。而惡習未淨墮於風流放達者。此雖覺而未覺者也。至有了悟自心。明見本性。而有護法願力所持。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者。雖居人中。心超世外。而幻化死生者。是也。之斯三者。知涂君必處其厚矣。請記之。以爲他日法門券今也。卽事以明心。其莊嚴自性功德。又豈可以福田利益名言哉。

嘉興平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平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脩置齋僧田七十畝以永供三寶是爲常住丁巳歲慧公入寂遺囑弟子智達無替乃業達來匡山受戒且請老人爲記之曰凡世之稱田者以種子有所托而不朽者生生無窮也故孝順父母爲敬田拔濟貧苦爲悲田供養三寶爲福田世人捨此而脩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所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者後之守此三田而不力耕有所荒穢者失敬則逆失悲則盜無福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有不念及此者不唯非人亦非佛弟子矣然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智種靈苗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與否則墮爲蕉芽敗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　聖祖龍飛淮甸肇跡滁陽山川之靈固已久矣而全椒當郡之西雖彈丸黑子僻在一隅爲滁之輿猶寸玉也藏輝歛潤向含而未暢若陽春之發育蓋有時焉故我　明二百餘年科第不無尚未大發嘉隆之際文運始開今則燁燁不唯稱文憲且濬性命之源時猶朱明之會也以其俗樸而儉人不知有佛況脩崇乎自予有知以來目所覩記者六十餘年今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唯附郭之間鐘鼓相聞即窮鄉下里奉佛齋心者蓋速比也豈非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耶即三汊河梵宇之建蓋可知已邑城之水自西而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爲邑之水戶焉當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門而右堤平衍則水泄無制氣散而中虛若天有闕也頃里人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齋戒精誠鄉黨敬之一旦發心建佛刹於河北之滸其制則正殿山門齋堂廚庫居然一勝道場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滀不傾而施有餘也自斯之立也文武科第連綿向之水患亦彌家受其福人蒙其賜豈非法化於斯道同昌而人心與天造瘖合者耶所謂天不足而人補之道既壅而人濬之實造化之機與人心之感相與而通塞者也詎不信哉菴既成讓走廬山言其事且問額于予以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　聖壽保斯民亦大昌於王化也惟斯舉也心發於讓財出於衆豈值區區一己之福田利益哉實與山川相爲攸久且置斯民于熙皞鼓腹無爲同躋仁壽而登極樂之鄉也故畧記其事乃爲銘以銘之曰

聖祖龍飛于滁之陽維茲椒丘當西之岡外磧中腴
蘊靈抱奇如石之玉含潤藏輝天道默運如春在花
三陽交泰發英吐葩文運一轉法化同流天機人心
如水載舟三水會合桿門爲峙獨有一峯如闕右猜
爰有斯人天光忽發于河之滸建茲梵剎殿宇巍峩
斯民保障鐘鼓鞫鍠法音嘹亮見者歸依聞者欣悅
須霑斯民於極樂國道化旣流文運實昌奐茲遐福
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寂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勞門爲
普賢行無一法而非佛事要在緣會方與得人乃見
此五濁世中建立法幢之不易予觀金沙之東禪槃
可見矣按邑乘治東三里許有古剎舊名新興禪院
肇建於唐光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篤忠
顯慶院後名東禪廢於元末　國朝重興久亦墮於
荒榛荒草萬曆庚寅冬時達觀禪師書經於于王二
氏園偶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適就草莽中
得斷碑湊而讀之乃知爲大觀間貢士路亦臨所撰
鐘樓記也達師補其文而存之於是遂發興復之願
達師去弟子堅音脩慈古潭如清願肩爲十方院時

麥浪中敗屋三楹爲黃冠耕藝所也清公卽就處水
齋以發衆信質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
堂三楹卜萬曆辛卯八月廿八日上梁期適雲翼登
鄉薦報至遂捐坊資克脩造壬辰雲仍特選應貢乃
癸卯太史公從子楙鋸捷坊資各如例後壬子楙鋸
捷亦如之於是建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堂各三楹及
成一區先因達師弟子密藏開公募供禪侶遂成道
場清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呪種松奐成叢林未幾
清公去復以僧碧崖主之碧崖尋亦去再易其主復
延栖霞僧性遍居之無幾何徧遷化乃請蜀僧高原
法師原又去於是遂以徧之弟子浪崕海耀爲住持
耀則有志盡命豎立焉頃會脩慈至遂與法侶海印
道成輩議建法社遵佛三學宗經律論經則法華律
則梵網論則起信先以讀誦受持爲業熟則如說脩
行然定主止觀妙宗專於淨土社名青蓮耀公主之
此末法一最勝法緣也約旣就慮無助緣適太史公
從子鏡承父宇㙜遺命捐百金以助創始由是社遂
成庚戌間太史公乏嗣欲捨宅爲寺乃賣別業千餘
金悉捨爲脩建資凡造正殿三楹西方殿三楹新禪
堂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目洞見居然

一大道場也殿旣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倣唐貫休畫本漆布爲質脫沙爲之精妙絶倫爲世一代神品也初以舊堂爲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北以太史公精於形家故也工甫竣公願已果方將圖結局置供贍爲常住計癸丑秋公疾不幸卽捐館舍矣且遺命以已像供於寺願爲藍伽如南宫之於招隱也自入社來不數年讀誦成業者三十餘人經聲徹於中外觀念繼於六時儼然塵中淨土也甲寅春予居南嶽聞其風而悅之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社以休老焉時則太史從子鎮鍔雲仍

之子孫詵千億本支共結會百金爲建佛種慧華二法堂丈室賓寮各一於中別爲一法界予以吊達大師未了緣卽喜而應之以是年冬十月至則見莊嚴雅肅法侶精嚴別是人間一化境也居無幾何卽之雙徑瘞達師明年丁巳春予志投老歸匡山耀公涕泣挙留竟不可秋太史公姪女王氏性賢爲薦亡女鎮鍔薦父宇淸母靳氏各捐金就寺建水陸會先是環寺有田若干畝公欲歸之未及也時錕室茉氏施長生田百金乃取畀太史繼子楙鍔買前田還寺而鍔旣歸田卽以其值捨脩齋爲公冥福旣而虞元靜居士王鏡楙鎮亦各以本願捨田有差如菴于公膺終許施五十金置香燈田於是寺遂有供贍常住其參藏寺中興垂久也鏡先施百金造天王殿塑關聖伽藍耀公因是以完山門寺乃成設會日丹陽令君王公金壇令君張公皆歡喜爲護法故無外擾復賜扁曰海願四如會罷耀公以他緣欲去衆留之期年亦竟去則社無主衆亦散而寺空無人矣予在匡山聞之亟遣書勉留本懷印公姊守之未幾而堅音慈公自皖城至衆信喜爲本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休戚相關恐其久而湮也乃備述始

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約永爲十方常住不致流爲子孫俗業予爲詳載而序之因憮然而歎曰自古建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爲然而叢林亦以之且夫法王御世以安樂行爲家範以梵網戒爲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其人存政舉固在得人何如耳夫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數劫捨身命而求菩提卽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年凍餓博得人天供養以贍後世兒孫卽如玆刹建立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思及此身毛皆竪雖粒米莖菜皆金剛屑何恐

不懼泥犂妄造黑業乎後之居此者但求明信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以生死大事爲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爲記

新安仰山寶誌公畫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最奇秀甲東南如黃山白嶽稱福地非一而仰山特幽勝乃梁開山爲寶誌公道場顯名於唐寂禪師久廢無聞焉以里俗素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禱雨祈嗣災祥求之立應故崇祀不絕隆慶初有守靜膻公先以孝道聞後從法和尚剃髮爲沙門有蓮堂於山下爲宋丞相程泌刱建公居此習頭陀行精苦異常遠近皆化而蓮堂一新於是源中有巨姓聚族而謀請公興復仰山公從之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草莽荊榛中而區內山場皆歸有力者公乃先募衆姓山下田以易其地旋旋亦就公率弟子性玉性覺櫛風沐雨披草萊剪荊棘而爲之山遂開已得安居未幾公以老歸舊居留玉覺兄弟一力而建立之不十餘年撤舊鼎新其殿堂禪室僧舍客寮齋廚山門無不具備遂成一大道場如天降地湧而四境之內歸者如市先是俗不知僧至是則人人知有三寶矣寺既成聞父老相傳有誌公畫像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雖慕之必難得也萬曆辛丑金陵報恩修舍利塔匠氏於金頂寶瓶中得誌公畫像三幅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有三子卽各分其一以爲傳家之寶未幾李氏卒仲季二子日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之玉覺二公得之以爲神物矣其伯子尚有貲意所藏者萬不可得矣久之伯氏一日其家火速戒家人棄像而搶券及撿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度遂怪而爲神物越數年一日伯子遠行歸途失道誤至山下菴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留後意若有待頃之一客揖而問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然光亦不知其故遲數日衆赴齋光又留後頃之前客至卽問道之李伯子也光與之坐客曰先人爲石工修報恩塔得誌公大士畫像三幅分兄弟三人將爲傳家之寶前兩弟者已歸上刹矣小子所藏者家三被火棄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將與二合併耳光受而展之則見額載武帝勅賜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前所愕者怪其名同也於是以禮謝而存之泰昌改元嘉平月靜光印禪人來參匡山求授戒具悉其像之因緣予聞而甚異之

惟大士之應身無量然皆一過而化獨現誌公比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士眞屢易不肖大士以指剺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時乃知其爲化身也傳載存日多往來於潛山太湖之間然未聞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瓦缸爲龕葢于鍾山之陽聞我　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於山中　上自定之啓土得瓦龕開而視之見肉身如生爪髮長滿手托一板題曰梁寶誌公于是　聖祖大異之乃移葢于山東之靈谷建塔寺以奉之立像於城中雞鳴寺設春秋祭祀以麵爲犧牲太常典禮至今如一日

不謂於仰山荒榛荊棘中放光現瑞足見至人應化無方神妙而不測也予聞三像之因緣可怪者數也然前二像其一乃生前封號勑其一乃身後武帝讃必僧繇手筆其後一額有金字勑載大士滅後武帝思之乃賜銀十萬八千兩命工部侍郎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造殿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幷大士爲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元非一處也然梁至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仰山父老何從聞而知之耶此其一也況千百年間更朝換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公府民業遞散不常何三像竟歸於天府毫無虧損此其二也然報恩塔建於永樂宣德間內藏豈無他寶而以三像置於空中且像旣歸塔頂而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於今日耶此其三也然像安塔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矣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脩塔之日此其四也縱像從塔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望焉豈期石工爲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於大士生前身後而

歸亦如文道場成而圓乃現藉使靜光之名不同亦無以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也故予聞而甚異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形益物法身湛然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不壞歷千古而不泯常住於蒼崖石壁以發篋戾之善根故新安佛刹特興於仰山僧寶始現暄公而弟子繼之者若玉覺二公而下及靜光諸孫者能發信心爲生死大事自此而來者果能一一割愛辭親脩眞實行如此不唯再振潙仰之宗風可稱靈山一會矣是不負我大士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後居此者苟不知恩而徇情泥俗爲衣食計者恐

護法之心不似大士之堅恐也予聞三像因緣甚奇大有所感故委記之以詔後世知大士感應之妙而法身常住於茲山廢興隱顯之有由矣

廣東光孝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記 并銘

佛法入中國教自白馬西來從陸而至洛陽禪乃重溟由水而至五羊豈以性海一脉相通潛流於大地耶故晉梵師耶舍尊者乘番舶而抵仙城相高爽地建梵刹以種訶子成林故號訶林此開創之始也及宋求那跋陀携楞伽四卷相繼而至止訶林觀其地之靈乃立戒壇于林中讖曰後有肉身大士於此授戒度人無量及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亦至携菩提樹植于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於此出家未幾達磨航海而來由南海止於嵩少得二祖神光以楞伽印心付衣鉢五傳于黃梅至唐龍朔中我盧祖大師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回曹溪以避難隱於獵人隊中一十七年後法緣將至適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於樹下盧祖自獵叢出至會下偶二僧有風旛之辨祖因非風非旛一語囊錐露穎印宗知是異人扣之果自黃梅來請出衣鉢普示大衆一時驚喜請爲大師剃髮於樹下從智光律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

時衆送歸于曹溪實禪宗自此發源也然戒爲成佛之本大師開化於曹溪則以戒壇爲根本地弟子往來於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鉢中出衆與曹溪相若千百年來香燈供奉如生第造化密移世道無常而人心不古久之僧不知有戒人不知有壇故爲俗所侵由是清淨覺地化爲狐窟歲月更歷幾易其主矣萬曆丙申春予蒙　恩徙海外寓會城于東郭開法於壘壁間時樹下弟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受教而博士弟子亦多歸焉先是人不知有佛今則皆知有禪道矣越七年壬寅時諸弟子相聚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本地奈何湮沒蕪穢寧忍坐視乎遂一時發心志重興復炯逸毅然募眷鳩材居士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其餘見侵必不可得者難完故物矣因其所有而一新之不期年而落成居然一道場規模也適僧正裔乞提舉褚公施脩壇座予額之曰待聖人來此末法重興一大機會也衆欲請予據座說法而願未果越十二年癸丑予將去粵別諸子於樹下時沙彌明瀚實成稽首而請曰習聞此壇初制甚宏敞今雖新已不能復舊觀矣其後殿雖臨亦當新之以成其美且恐久而益堙也願大師

一言爲唱導瀚等實肴之予嘉諸沙彌志欣然爲贐行不二年而功就蓋一時法道之緣也予去五羊越八年逸老匡山弟子炯遥從遊而未離猶然依栖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而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之恐無聞於後世師老矣願惠一言以記之予欣然而爲之言曰法性海中本無出沒常寂光土安有去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淨穢隨心所謂道在人弘法因機感此千載一時起廢光前自有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詎非在昔之人後之來者寧無今日之衆耶此佛種從緣塵刼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

也乃爲銘以銘之曰

大海潛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脉自南而至爰有至人訶林肇開戒壇創立待聖人來菩提無樹根栽於戒佛種從緣枝葉是覇百七十年符讖不虛從獵隊出培此根株袈裟出現鬚髮自落堂堂應眞光明透脫法雷一震法雨霶霈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既繁集者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既批根本不固故金剛地栖此狐兎大運循環無往不復昔人適來還我故物實掌一開取如探囊法幢重建斯道用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既復如出礦金盡未來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惟此道場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記

楚爲漢南一大都會當天下之衝無論舟輿輻湊即方外瓶錫往來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影之地則長途困頓風雨饑寒孰過而問焉非月公以身命布施則曷能爲此傳舍哉公諱眞月晉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宋氏感異兆而娠公生性不喜冶生産業居常有出世志父母未許爲娶妻以羈之公怏怏不自樂也年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武

當叅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諱名眞月執侍未久即入終南百草坪巖居茶羹飲水面壁九年未有所悟入尋出山行脚遍歷諸方叅請知識者二十二年復之伏牛煉魔塲打長七三月至是心有發明乃乞印證諸方萬曆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聞和尚心相契可以大光字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爲行不踐實仍打餓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年已而隨師禮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往來無所棲泊遂志建接待處以延之乃持鉢行乞卜地未愜一日行至東郭雙峯之下有古刹盡廢唯白衣大士像壅泥

土中公悲痛良久即稱名祈禱願與復焉於是坐荒榛中不食者二七日絶而復甦復水齋百日一時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遂感士民發心募脩殿堂禪室由是雲集日衆至者如歸家焉公律已甚嚴自廿淡薄粒米莖菜與衆同之接納無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日益信重不十年間遂成叢林隨感鄉大宰官常公居敬郭公正域首建白衣大士殿良公然劉公光造觀佛丈六金身像旣而楚府承奉劉公覲施建大雄寶殿未幾復蒙撫臺董公脩築山門垣墻由是梵宇巍峩居然一大道場也予於丙辰夏日自南嶽之雙徑舟次江上隨喜其間見其爲人端嚴誠慤下心於一切而無厭倦信其爲四衆依歸也予嘗閱華嚴知菩薩利生之行非一種也率以廣大深心視物同已以身爲大地荷負衆生以身爲橋梁濟渡衆生乃至頭目髓腦而無悋惜雖百千刼而無疲厭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爲眞實行也何以明之原夫衆生所以常寢生死者以其有我而爲障也菩薩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衆生自度矣我人旣空則衆生界盡衆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予竊愧夫執相而爲法行者不

忘我何以稱爲妙行哉故一切聖凡因果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隨念現前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空建立耶苟一念我相未忘則人皆以物視之矣若然者自救之不暇又何能以被四衆乎信乎一毛端頭現寶王刹一微塵裏轉大法輪皆由轉物所致也又何庸夫神通哉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一滴以知大海覩一隙以見太虛由是有以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以勸貞石爲法門將來者勸非特爲之溢美也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竒絶處也有寺名長慶創始於唐因長慶稜禪師過化於此遂爲名刹相沿至胡元燬於兵久廢爲民業至我　明萬曆已酉時有僧名性念者遊方至此覩其山境清絶志托跡焉即發心重興比有塘西劉氏者捨其基因洎棠山劉氏某等施材鳩工始創蘭若爲藏脩所越四年壬子念請達觀禪師之法孫古愚拙公至遂禮爲師公竭志重建即率其徒性聰等苦心戮力募化資儲

項之拙公之父與其弟素業儒一旦發出世心盡捨其家貲數百金以助莊嚴遂成道場其規制則佛殿禪堂齋廚山門無不畢備煥然一新既而公之父弟俱剃髮披緇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精脩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慇悠感忠懋忞想等皆其徒也咸有力焉寺成適予至匡山拙公來參問法要仍樂單棲乃誅茅結廬於五老峰下獅子巖望五乳眉目間也以不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具述其因緣乞予為記予喟然嘆曰法界皆從緣起也故曰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是知大地山河皆一眞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在緣之會不會耳若夫茲山當長慶未至時也奇峰絕壑唯草木蒙茸猿鶴嘯唳蛇虎縱橫而已及長慶一過遂為法幢使見聞瞻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向之山林草木一切音聲皆為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是知人心善惡由境而遷移佛土淨穢由人心而感變儻夫及緣散而滅猶然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創始由於性念緣會由於拙公克成則實賚於學南父子也觀一家際會豈小緣哉經云想

澄成國土且而今之興者施者助者居者而効力者苟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頓成不朽之勝事使山林草木同放光明超越前修而若是耶由是而知後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而一草一葉盡為金剛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永為菩提道場晨鐘夕梵永祝 聖壽無疆矣此予所謂法以緣會道在人弘如是建立又豈可人天有漏而擬議耶因述其始末因緣以昭來者是為記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華云毘盧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為莊嚴故我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為三大士攝化地故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饑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為第一最勝行也吳江為南北孔道而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其來舊矣寺建於宋紹熙間僧寂照開山額承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我明景泰二年僧湖濱重建祝壽放生池具區一覽樓中書盧儒記萬曆初僧了空重開接待院會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各捐資建禪堂

遂立永遠十方常住以賢者主之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名行益著至庚戌海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此法緣最熟以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故一方咸雅重之得周沈大姓宰官長者為護法若善士盧某等相率而歸之於是叢林日益振會建法華樓以為大事因緣肰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以為養老送死計建普同塔以歸寧之此為最勝悲行也居士周居實陸敬菴諸護法者慮食指之難為久遠議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僉憲定菴沈公為疏勤公陸續勸募之事竟成於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可為世世常住矣第慮徵徭之為累也邑宰官呂公某率諸士紳具請大中丞玉沙王公議下署掾郡丞康公某復省其差煩著為令自後可無催科擾矣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鴆毒纔沾著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

米莖菜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為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酬償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之不爽者可不為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水饑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為永永福田而為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則為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為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益廣則為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為因圓滿毘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於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吊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而歎此功德之最勝故詳為之記

廣州普度菴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實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宜楨字彥周生長居間幼業儒懷材不售年餘耳順每念人生虛幻徒祿祿耳思所以求出苦之方遂發心向道歸依三寶第未知嚮往偶見龍舒淨土文嘆曰此迷方指南也隨得

雲棲彌陁䟽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卽發願長齋繡佛屛絶家緣專脩淨業志期往生極樂國土業已三年於玆矣因思法門廣大以普度爲心念同里萬家向都未有信此法者且民胞物與仁者之心也況同源共本寧忍棄之乎因設方宜建精藍一所奉觀音大士像意在慈悲普度羣迷因顏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喜心同結出苦之緣共赴蓮池之會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居士遠來參禮自陳本願請爲之記以昭來者予聞而讚曰善哉廣大之心也惟吾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特爲開示衆生佛之知

見令其悟入使離苦得樂唯此而已所言佛知見者卽人人本有之佛性也然而此性聖凡同稟無論智愚賢不肖卽蠢動含靈皆共有之第迷之而不覺故日用而不知將此佛性變爲妄想造貪嗔癡恣殺盜婬妄種種惡業自取三途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刼無由出離且如殺他生命取其血肉以資口腹卽一食之間一器之內傷百千命若計酬償因果不爽其一日之業已招百千萬生之苦矣何況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況多業乎積業旣深且廣是爲苦海苟無舟航濟度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以

諸佛菩薩悲愍愚迷出於世間現種種身而爲度脫故我觀音大士三十二應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出苦由是觀之居士之心卽大士之心以慈悲而度衆生卽大士之應身也苟非其類何能令人信向耶愚謂此方乃仁里也居人不下十餘萬倘因此菴而得度脫卽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達鄉比邑至於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使人人改惡遷善皆爲極樂國土矣豈不爲盛世熙皡太古之民耶則此普度之設如陽春一葉耳居士之心將因之以度無邊苦海其大士之心哉惟

人同此心故凡見聞隨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亦一大事因緣也是爲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奥區去邑之西四十里有山最高者曰蓮花峰透迤而下突起一巒曰寳峰林木蓊鬱清泉遶帶千峰環翠巋然最勝處也其地高廠先是父老傳聞忽生金蓮數朶知可爲道場後於萬曆丁未有了此賾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於上乃額曰金蓮其制則殿堂佛像禪室齋廚退居精舍諸所畢備不唯爲精脩所且雲水往來亦得挂錫

於其閒遂成一勝道場矣公一日感病恍然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頃卽化爲西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善惡隨心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脩持於是專心持誦華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方感化雅重之然公居常有遠遊志予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聞而喜曰此我所歸也乃同難名道公來謁予見其信心篤實甚愛之公因言有休老匡廬之志乞一言以紀其事予乃謂之曰山河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拈一莖卽建梵剎況脩崇殿宇僧坊種種具足者乎此實從金剛心之

所建立也然既能以一心變荊棘而成寶坊亦可以變道場而爲業海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永永常住不動不壞若以安居如意四事現成縱放身心寅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壞常住者是以袈裟換毛角以寶地易泥犁可不懼哉了此俗姓廖氏爲邑之望族十八出家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楊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記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昔稱豪華商賈輻輳探本者希況事出世福田利益乎而法門之創自晉謝安捨

宅爲寺延覺賢尊者譯華嚴經故名小興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迸水問之曰龍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而法化久湮嘉隆閒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學者多往來時首座寶堂璋公挂錫於此而善化之風乃暢人知有佛尚未有深信者璋法孫靈裔燈公往受業於先法兄雪浪之門而教義有本向居其寺精修白業一時鄉薦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於慈悲之行漸入性命之理因結念佛放生社以月八日爲期一時鄉士君子翕然崇高若孝廉某公爲先導而歸依者日益進

燈公欲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有地巽且垂化於永久也乞予爲記予聞而讚嘆曰此吾佛所設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閣之佛者覺也卽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衆生均賦而同稟者故裴休有言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爲佛迷之而爲人顚倒而爲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閒普爲開示使令悟入是以聖人之行不出自他二利之功以迷闗既固頓啓爲難故設方便以導之方便多門唯其念佛最爲簡捷然念佛非他乃呼自

性天眞之佛也。故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覺則念念佛。若常覺不昧，則爲常住佛矣。自利之功無越此者。然而自旣覺矣，愍物更迷。若夫飛潛蠢蝡，何能使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拔之，使佛眞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放多生。然放一生，卽成一佛。是則須使胎卵濕化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悉入於無餘涅槃，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爲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不容已也。令其見聞隨喜者，一瞻一禮，興起普濟之心，則運同體之悲益廣，而成佛之眞種益深。

況復法身常住，時覩刹相於西方，擧足下足，不離蓮花淨土矣。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是爲記。

高郵州北海臺庵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衆生，無處不遍。在我震旦國中，以三大名山爲法身常住道場。而峨眉僻處西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爲十方衆僧之所歸宿。故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運河之畔，而懸絕中途，雲水所過，足無停影。不異險道，日暮途窮，風晨雨夕，或躡雪履冰者，有漏之軀，饑渴所逼，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路人相視，誰能過而問焉。此行脚之無告者，非一人一日也。於是有居士陸譽者，發心建接待菴一座，爲暫息之所。慮供贍無恒，乃募衆置田百八十畝，取所獲以充鉢盂。於是來往緇流，勞者得息，饑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者如歸家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久聞之，讚歎無已。及予逸老匡山，居士來歸，乞爲之記。予欣然而爲之言曰：一切衆生皆執我相，唯以利已爲心。雖草芥纖葉，視如九鼎，靡不爲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濟之心乎。唯吾佛說菩薩大心，純以利他爲任，故忘已益物。所行六度，而以布施爲第一。故其所施有內外

竭盡三等之別。外則資財，內則身命，竭盡則無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爲之。方今末法衆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爲難。有能一念推及於此者，則爲大心菩薩矣。予謂三等之施，皆一心也。以衆生視財爲命，故捨財卽捨命。苟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故捨心纔發，則爲竭盡無遺矣。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故一念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爲成佛之體。故能令受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及衆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爲成佛之本也。苟能以此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一切衆生皆成佛之時。故

大經云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故也故菩薩萬行攝於六度又以施爲總持以其心大而難能故德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觀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蓋推無我之心之極致也是則此菴雖小足含法界即三大士常住此中而福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諸居士之名曰福田志其行也是爲記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爲天地督自首陽抵山海而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西山一帶琳宮梵宇如

鱗砌然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然奇秀不假雕琢而妙出恒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去京西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竅如摩醯目其中玲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花異卉開若錦屏一水淵源來自深谷曲折周廻澄渟山足故其羣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往往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爲名余於癸未春杖錫遨遊諸名勝時辟穀三學洞中有飛木廠王公珏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深愛焉公遂請開拓因先捨地三十畝爲香火前導構茶菴一所以濟往來是時余方厭進人世未暇經營乃付法侶九峰眞玉上人以主之余即東蹈海上矣旣而幸某公奉命來督廠事過此而心悅之乃極力爲開山檀越又得掌廠某公輩同心而助成之拓土鳩工鑿空虛實將高就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歷數年方成巖岈數十丈洞外又構禪室兩楹山門廚庫規模畧備昔日荆榛今爲寶地矣余於壬辰秋持鉢王城因再過此地居然大觀乃喟然而嘆曰信乎境隨心變道在人爲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現且而大地無非佛境纖塵皆是法身豈獨此地然

哉蓋在感應道交如水清月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靈異若非王公以施之玉公苦心以居之檀越某公以開之同志諸公以助之縱七寶莊嚴皆委荆棘又何敢望變荊棘而爲叢林哉今也鐘聲梵響與水色山光共談般若蒼崖石壁與枯木寒林皆顯法身藉而聞者不迷見者即悟因此地證圓通者不可勝數矣其倡者施者作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聖壽衍慈風以綿綿無盡矣然建立功德又何以齒髮而籌大地塵毛哉海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

乃爲銘以銘之曰

大地法身元無寸土衆衆蒼崖有目共覩落落圓音本不有聲湯湯流水有耳皆聞處處道場無往不在有力量人將金作埧圓通大士隨類現身豈獨於此偏憐有情洞中本虛千奇萬狀自是圓通根本模樣時之未至久被塵埋時節適逢一擬便開聲振天門光騰大地見聞功德不可思議上祝皇圖鞏安社稷聖壽無疆千秋萬禩

脩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宣文寺碑記并銘

五臺爲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靈異多端其來尚矣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跡洎及三國六朝歷唐宋元而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　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歲增崇及我　今上御宇萬曆初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爲資先帝保　聖躬大作佛事天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師爲首座師名德胤字徹天山西太原人始終發跡修行緣由素著中外　聖母爲建鳳林寺以居之寺完以臺山去京千里山深數百里仍就保定

府蒲城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贍寺地十頃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爲給侍然師道重方外名達內庭　聖恩隆重超越常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縉紳先生大司馬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香火星羅將以上祝　聖壽無疆保　皇圖億載固皆我　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爲衆僧資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德福利豈可以數量計哉後之住斯地食此土者其無忘作者之心而施者受者助者豈非萬中之一數乎惟我聖母慈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德亦將共其攸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　君親之惠而取鬼神之責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爲銘以銘之曰

大哉坤元萬物資生衆衆太行爲天地經卓彼清涼惟聖道場羣靈窟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共神京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聖母育成帝德凡所施爲無非爲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若堵恩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鉢香積盈盈有土如膏有衆如雲聖母聖心以土爲金此地常住惟功不朽

祝我帝齡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跡梵剎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肇啓歷代修崇之典十方海會之林由百丈弘律制之規伏牛設練魔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爲心安居者以和爲事惟其世衰道微去聖愈遠不但法無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語徒存四事之緣虛費此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城內名山皆成寶地寰中

勝跡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資命近侍太監姜某于伏牛山建造慈光寺爲十方海會叢林置大河川黑峪保庄田二所爲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爲住持其寺事明初受業于京西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聞當代 聖母素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誠之曰爾以一介凡愚叨承 慈命無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爲心以法爲命以十方爲常住以衆僧爲叢林一食必與衆同一事必通衆議以道德爲首領以公廉爲執事毋執己毋慢人晝夜六時磨練三業精勤萬行屏絶諸緣將以祝 聖壽無疆報 慈恩永切其無忘我今日之言爾行矣其識之明奉戒而行以此聞 聖母且以修途爲遠慮仍 命太監姜公料理之與道塲與二室爭先叢林比伏牛山巍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德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任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林永爲後誡將來任之者又以此誡復誡於后人其如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爲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

昔嘗閱藏教覩南嶽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爲希有矣及觀先上國遊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堙沒欲令佛種不斷故乃創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公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顛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爾惟我 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於那羅延窟北遊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墮淚

如雨若干子而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
而去南遊峩嵋回至金壇為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
嚴二經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
造琅函將送置蘆芽萬佛塔因楚憩潭柘　聖母慈
聖皇太后聞之遣侍臣陳儒齎齋具往供之且隨師
再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殿
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瓶藏
舍利三顆粲若金剛恍若故物一衆稱異悲喜交集
已而再禮琬公是時塔院業已為寺僧賣之豪家公
骨將與狐兔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即以　聖慈所供

齋襯金贖之不足仍因中貴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
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
兜率院談及此撫掌痛慨食頃師上足密藏開公持
贖院券同琰君至師躍然而喜即拉清同過雲居禮
讚焉冒雨衝泥窮日而至右繞三帀默存儼然凛凛
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贖鉋
若干畝為守奉香火資遂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
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為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
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
經是法甚深與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

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
命為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即於一毛端
頭現寶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
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
皆應起塔供養不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
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則為報佛深恩矣故靈山會
上佛欲以此法付囑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
吐氣荷擔者顧此大衆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
教心領佛恩而猶逡巡畏縮之如此必待從地湧出
六十二億恒沙衆者此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

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
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
則為諸佛護念矣良由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
無以度衆生生非法無以明自心心不明無以護正
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
不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
至若守護封疆者固其多方惟我南嶽大師總持以
願輪不若琬公見之於行事雖然佛業固大非南嶽
無以振其綱嶽願固弘非琬公無以續其業琬公固
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志嗚呼因脩者易草創者難續

欲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崢嶸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除慶喜去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竊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袒矣是親承密印而來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願力廣大如此也慨夫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貴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達觀大師一人而已惟公與師正謂千載旦暮之遇也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然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愚謂公心即佛公骨即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爲始終今師與公生死而肉骨之業既任而又復

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托於師師之心刻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聞父母心血骨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真子也清固謂吾徒有淚定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西石經山雷音窟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年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甲辰達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墰柘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近臣陳儒趙賓等送齋供資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携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窟窟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窟中像設擁蔽石經薄蝕因命東雲庵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巖壑風雷動地翌日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横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内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瓶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讚既而走書付趙賦屬徐法燈者請奏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然喜齋宿三日六月巳丑朔迎

入慈寧宫供養三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内以爲莊嚴出帑銀五十兩仍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緣會再覩命沙門德清記其事清一心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心演戒定慧光明熏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别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德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絶如寶山閻浮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内外瑩徹即無常身證金剛

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衆各執栴檀沉水為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爪齒隨火光流一化為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水銀墮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身此生身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爪齒而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直者如露如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種所熏故有流動不流動現不現異其禪定者凝然常寂其行道者宛轉瓶盤終古不息其願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幻化空身即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熏而成無常敗壞之身即日用現前念念潛涯真光獨露迸洒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照耀無盡即此無常身心而為常任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照大地則一切山河草芥纖塵無非成佛真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為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舉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為三而天上人間龍宮各取建塔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即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閻浮

提而我震旦可目而數者二十有九則明州育王適居首焉蓋亦二智所熏者是耶其我金陵長干神僧康會所求豈亦願力所熏者非耶至若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間多有之但曰堅固子耳嘗謂震旦故稱赤縣神州況其土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裹文帝初生而尼即舉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尼但以所藏舍利付囑之曰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為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山所至塔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窟所藏舍利者豈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經藏將示少分真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可禪師一至而舍利即出且而授受國母豈亦夙緣所逮也耶不然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當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騰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尚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三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變幻怪為尊信法道流通爰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年至我 聖祖神宗尊崇敬事超越百代且賴此為金陵定鼎萬世洪基迄今

浮屠光明照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此不經乃我宛公秉南嶽願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窮刼豈值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不待求而出現惟我　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至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故耶抑考宛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年甫成其半洎及我　明則闃然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分如華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速續如來法身慧命於窮刼者耶不然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也

故清得以識記始末以昭後世使見聞者知聖不虛應應必有由矣豈徒然哉是爲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鷲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誡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旣而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蒐法乃就祇陀乞園林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遍地而重閣講堂于是乎落大衆安居亦自此始然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爲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剎棊分星布煙火相望鐘鼓相聞去聖逾遠本旨大乖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夾輔毘尼異逐初制嗟乎人者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而翻爲毒海矣惟此未嘗不涕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大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即披緇十八

遊方徧叅知識初五臺道場爲羣寇扼其咽喉皈依阻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闢盜巢而建刹曰龍泉寺爲往來休息易殊法道于是乎大昌時大師年登二十即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非夙願耶公居龍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即置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爲大宗師奉欽命登華座傳毘尼法有年其道益昌于萬曆三年復修明因寺又十年而大師入滅又五年其孫仰崖慶公世其業然公以學行重當時且復外據龍泉以說法內感聖母以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蓋功

德本於大宗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達觀禪師於大慈壽適慶公從禪師過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創也慶因觸目諸方梵刹往往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至若剺身守綱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爲永永常住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衆同賢者可得而居之老病者安之往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任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不許私凡所田產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月燈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壽綿遠無窮以是屬余紀其事余聞之歡喜踴躍而讚曰公以如來心爲住持以百丈心爲常住令後之居者以無分別爲妙行借使天下聞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滅祇園矣正法嘉謨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德可量哉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其公之謂乎聊以公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其詳具載雲崖大師開山記

脩建觀音堂記

萊郡之西南三十里曰儲積周村居民王東魯率諸善男子等各捐貲建觀音大士堂一所爲祈福之地內奉三大士及普賢地藏像左塑三十二應度生之跡右列蓮池海會引攝之儀威光赫奕金碧絢狀令觀者惕然敬信儼若覩靈山而覲淨土者工始萬曆某年春落成于己丑冬諸善男子走乞予以記其事予聞而歡喜以告大衆曰嘗聞吾觀音大士爲悲導之主以無緣慈力普度衆生若月在長空無處不照無論江河湖海即汚池杯杓凡有涓滴無不頓現其中然高原沙礫無水之地亦未嘗棄而不照也故其所化之機無論智愚賢不肖但一念之誠而生悲感戀慕者無不隨應現形而爲度脫故所化之境又不以邊腹善惡爲彼此也非夫上同慈力下合悲仰眞觀圓照一視同仁者又何以與此哉且萊爲東鄙故俗強人悍化不易施今也君子不獨稱文憲即閭閻負販莫不津津喜色欣然以佛事爲指歸不啻家喻而戶曉也且茲堂之所啓不過尺地人之所施不過斗粟而其一念之善達乎無涯其爲福田利益者將無窮矣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由是觀之即此而推以遍海表豈不爲洋洋佛土者乎諸善男子當勤精進無爲邪見之所廻轉無爲惡念之所推移苟若是則不離當處而登彼岸者有之豈不爲聖世淳淳鼓腹之民哉較彼倖倖以蹈湯赴火爲得者有間矣諸

善男子可不勉之是爲記。

重修之罘山神廟記 幷銘

登郡城東南十里許有之罘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無所考嘗周覽方輿大槩自崑崙東折而渤海汪焉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三山隱隱雲霧閒宮闕恍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死之鄉方內談奇則往往屬蓬秦皇以是東遊黃腄而窮成山登之罘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玆山始封其來尙矣訖今千五百年雖往來代謝觀其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癘而

年穀熟故祟祀不絕廟貌因人更麗以時北方傾圯適全眞高常清者居之幾三十年全眞齊九十而色若孺子郡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宇頹然出貲若干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于萬曆丁亥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年落成常清杖策過海印請予爲記迺爲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玆大鰲百川以歸崑崙東指之罘巍巍秦始來登蓬萊彷彿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禩奠我邦家百辟無射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宮貝闕載緝載新鯨鍾鼉鼓朝吼暮吟祝我帝釐山高海深。

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源碑記

無極禪師者當臨濟廿六代孫也諱明信其先順德沙河宋氏子師生而頴異不羣年八歲父母卽捨出家禮郡之天寧深公爲師薙髮焉受沙彌業以禮誦爲事稍長漸覺以生死爲憂年十三卽請本師以行脚事聽之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煅煉者二十餘年塵勞雖覺暫謝然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後至郡之西山上棲坪迥絕人跡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之卽願參諸方知識以求決擇乃北

走京師始登壇受具機緣未偶復隱銀山之中峰遯影三載日以橡粒爲食專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是時翠峰大和尚據臨濟正令開法於都門師遂往謁以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卽謝隱京西之金山吉祥禪院以長養爲懷堅持孤硬澹然若無所寓衲衣㲉食者亦二十餘年暑無知者適內府太監張公暹輦闈兩謁之見師若有所發卽捐金重新其梵宇以居時始風動中外諸方學者日益進臨濟之道賴有以撐拄之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歟之嘆卽策杖西遊祖塔以謝度

脫是時二三耆宿而進之曰惟我虛照祖翁達承曹洞正脉其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能廣達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祥滅影人世接納四來道風日益大振師一日無恙召衆說偈安然危坐而逝時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某等奉荼毘禮收師靈骨塔於西嶺之隱寂石洞其徒某某皆叅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脉卽今開法故山之天寧乃因京之方外交龍華瑞菴大師

持師狀乞不佞記以垂不朽不佞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聞吾佛世尊本據一眞清淨之界離色離聲非耳目之所到者蓋以悲慼所激故於非相現相月滿大千無說示說星羅法界是則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宜乎說法四十九年未談一字末後拈花而爲別傳之旨也故依其教能密契其旨者可謂得佛心印矣然而上下數千載幾其人哉原自靈山迦葉破顏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量計而竟不許其枝流深有旨焉及六傳之後南嶽青源下則分爲五宗然其門庭施設建立不

同大猶耳目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異豈可以用異而異其體哉斯所謂心正則百骸順心明則萬法歸譬夫海爲萬派之宗也由是觀之所散未嘗一所歸未嘗二然則五家之沒又豈可以門庭用異易其指歸然而後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曹洞臨濟機緣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于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以前剔嘗以親則其靈山一會少室九年皆爲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函蓋乾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石火光中而趂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寂滅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地耳聾諸

有聞而不驚怖者斯卽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矣不然則竟以何法而續之耶是爲記

重脩悟山觀音菴記 并銘

牢山之西南濱海羣峯衆岫奔騰齊峙而臨巨浸者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昔有高僧藏修悟道之所因以名之菴有遺跡墮荒榛中其來遠矣蓋不知始於何代也至我明嘉靖中有僧名近悟就址結茅以居二十餘年其有由焉重脩觀音大士殿三楹左右夾以耳室窗吞雲霧門引長波儼然坐蓮華而觀水月信乎自在之眞境也菴構成乞予爲記因歡喜

讚歎而銘之曰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海無涯奔騰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大士如幻三昧亦來于此證三摩地一草一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傳無盡燈照破暗宜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真實法永劫皈依如是讚歎見聞之者齊登彼岸

重脩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 并銘

牢山居墨之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平原而枕溟渤崗巒起伏龍蛇透迤眾卉連芳長林蓊鬱幽潛秘處石室巖龕故往多真人高士咸構跡焉羣山競繞中

則一峰傑出曰巨峰當二牢之尸上揷重霄下臨無際最為奇絕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剎就廢至我明嘉靖間仝真郭一旬重起之其徒李陽興繼業至孫高來德而大新之依巖鑿石欽壁甃垣丹室圖宇左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乃邑人周氏某率萊中丞拙齋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萬曆己卯甫就完予癸未夏游目海上探索形勝策杖其巔適卜居太清乞余為記嘗聞之海上有三山曰浪苑蓬萊方丈官闕咸金銀而神僊在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神思飛動願超脫高舉即離人世及至何無覩焉以其望洋渺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竟恣為荒唐豈易肰哉蓋欣厭相奪耳目貴賤者也若茲峰之秀洞宇可以息形芝朮可以充飢幽深窅眇塵垒懸絕加之殿舍莊嚴羣靈托跡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即能至而不能止信目前之真境人世之蓬壺藉能頓解天毀坐隳桎梏何必駕長虹而挾羽翰假安期而探秘術者哉其建立功德自與山海共之又焉用記乃為之銘曰

天地肇有山川是府羣靈以歸衆甫之祖唯山之高唯海之深允茲 上帝實粢若津緋殿崢嶸白雲繚繞

為彼瞻依斯民之保莫匪介功莫匪爾德志彼飡霞塵機永息仰矣窮蒼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脩靈山大覺禪寺記

即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海是稱雄邑左天柱而右馬嶺俯華樓而負靈山姝大觀焉靈山去治北三十里巔故有大覺寺蓋唐宋古剎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明成化間始遷山之北麓當社之乾附故里俗休祥以之歲久殿堂日就傾圮法身類肰荒草中居者抱戚過者興慨適里人張子某某輩聚族而謀之曰大覺吾之望刹也意昔盛時晨鐘夕梵惺吾之昏督

吾之勤吾生是賴今聞然矣誰爲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文無以自樹立乃僉議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性香先出平度巨族少負奇氣爲人魁梧倜儻始從學周孔家言時鄉薦紳先生咸器重之師自視生如浮切有志方外少焉棄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日猶在爐捶間耳遂矢心釋氏先禮邑之某寺某師巳而躡蹻擔簦西遊上國初從曜堂曉法師受天台賢首宗旨再叅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鼻祖達磨心印學究華梵宗通性相一時濟濟義學之士莫不虛左歙衽大推讓之於是卒業東省別二大老因曰一枝西折吾道東矣師遂東歸舊業隱約數年故時人多在色相間無所知聞適有玆山之請忻然起曰昔吾大覺氏降跡靈山法幢豎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即應以某年某月杖錫至院披草萊剪荊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風果大振東鄙緇白從者日盛進卽邪宗異端及門揮斥而規正者不可勝計當世名公巨卿若邑侯許公萊中李柚齋劉公皆善遇之其老師宿儒咸刮目矣師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鉢節飲食焦唇瀝胃備積數年計貲若干乃出與張子韋構材鳩役開林柘土以某年某月興起某年

某月落成其制則殿堂廊廡方丈廚庫山門鐘鼓百凡具備飛甍奪目煥然一新尤爲墨之巨麗焉余癸未夏適避名海上訪師於靈山之下挹其風韻覩其規模及鉞其行事竊有感焉且屬余爲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尚功利喜誇詐自古槩稱之矣然其民性敦朴可教故曰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也至若神功速化在孔子汲汲猶難之自秦而漢則有伏生鄭玄兩先生出以明經蹶起于東文物始著及今燁燁可稱憲章豈非以漸積成者耶況吾佛氏遠自西竺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凡有識者莫不降心以故琳宮大刹碁分星散歷歷可指其功神矣然教法流布寰區千有餘年豈不漸耶若夫借教明心高超遠脫不可勝數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幾無一人何其尠也故俗視緇爲異物較之功利誇詐豈天性然哉蓋未善導之耳今也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僻之隅而能苦心勵志以吾道任孑然而立不數年間頓令改觀東海洋洋是稱佛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極其速化者也噫師之功德超越前修逵且大矣豈值新一區創一宇爲言哉雖然後之居是刹者安禪宴寂朝參暮禮將以祝吾君福吾民衍慈風於億世

輝佛日於重昏，使後之覩是刹者，即事明心，望風易慮，將以斯道覺斯民，闡玄音於絕響，闢枳棘於康衢，則是師之法身常住於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幽憂之病，且與師先後步武寂場，故詳爲之記。

和順堂記

余觀風三齊，行乞過嬴壘，古名邑也，當山海輿區，故萃多文藝。參伍其指，則黃氏著焉。何以知其然耶？始余休舍，坐未溫，則戶外之屨滿矣。蒸蒸四座，抑其族多曰黃氏，是以知其然耳。故先得幸隱君詠齋翁，翁當世宗朝以明經起甲第，由朴性恥薄俗，止一令，即

挂冠歸臥林下者廿餘年，怡然自樂，飡和飲醇，儼然羲皇上人。方課子誦習先王之業，翁三子玉立，長公是稱澤山先生。先生賦性肖天而益厚，獨後識余，一見而奇之，且齋食我和順堂。食頃而問先生曰：「堂以和順名，何爲哉？」曰：「名志也。」曰：「異哉，子之志。且夫志志於富貴，不足稱也；志於功名，蓋有之矣；志於道德，無以上之；志於和順，未之見耳。夫和順，道德之華，仁義之實也。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夫道，物之質也。故天以之高，地以之厚，君以之貞，臣以之忠，父以之慈，子以之孝，兄以之愛，弟以之恭，含

靈抱識，莫不以之起居，故無所以者，無所可用也。即一身之中，苟無所以，則六鑿相攘，百骸違令，何況覆載兩間，君臣父子兄弟物我二哉？今也先生有天如此，又爲衆天，故志和順，是躬行仁義，被服道德，非以炫意勵俗，表率閭里，羞乎肴目，吳越肝膽，秦楚者耶？雖然，是已猶一曲也。且而天地之大，六合之廣，衆物之多，計一間之在大塊，猶一漚之在溟渤；一室之在太虛，猶一毛之在馬體，何其尠也！先生誦習先王之言久矣，日者方將道術進之廟堂，致吾君於堯舜之上，身長百物，大順天下之親，以和人民，澤及四海，施

及後世，如此，則是居道德之鄉，而表寰宇之舍也，又何區區蝸角蚊睫間爲哉？較之彼此，孰爲先後？」先生唯唯，再拜而起曰：「肅雖不敏，敢不卒業？」言是不爲無當，故命副墨之子，傳之洛誦之孫云。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六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七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序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任持平陽淨土禪院序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年以四方饑饉東西多故司
農告匱因請　命大開恩例令草野之民凡有懷材
抱藝願效一割之用者聽循例輸粟各授職以差無

論方之內外卽二氏之徒亦預焉無盡上人晉平陽
楊氏子蚤歲祝髮於郡之淨土院每志向上乃擔簦
百城遍叅知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遁跡終南棲納
五頂結法社五十三人窮教海一十二部究徹一心
備歷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四衆人等
願請說法乃各捐金遵　明例爲輸授僧錄覺義爲
淨土院任持且也上賴　國家名器爲護法地將以
廣布津梁大開覺路適其事究竟都城名藍知識若
淨菴潔上人輩諸大比丘咸爲一方法道賀乞不慧
爲文以贈之曰閙大雄氏之御世也跡現迦維道被

三界其設教也主清淨出世以廣大圓融無不含攝
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方而利物機感交映如水澄
月現不涉思惟若觀音之普門善財之遍禮由是觀
之其出世之法果離世哉故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者
妙在圓悟一心須融萬法卽世諦而證眞如因衆行
而躋極果固不以端居無爲沉酣寂滅者爲得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首出竺乾先生氏有聞其風而歸
之者衆其傳家世業以心印心爰自法派東流由漢
迄今二千餘載無論象教遐敷卽依法脩持權實並
運而彰明其道者又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其

教重其人其制不一惟我　聖祖神宗創業垂統其
法度品詳該羅纖悉其徒繁衍乃立官以綱領之兩
京設僧錄以統諸郡邑郡邑各設僧綱正會以領諸
寺其品有差選道行俱優者次第授以職各有攸司
所以然者蓋藉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卽世諦而證
眞諦尸其任者大都以弘法利生爲能事卽古以道
扇一方者爲之殆非以名位爲榮也今無盡上人抗
志塵表跡超方外其所以發明向上第一義諦者固
在所秘卽其四衆歸望之誠觀之如器中鍠聲出於
外豈無實而然哉是必有過人之行詎可以執假名

而昧實相者比耶經云若以音聲色相求法諸非見法也余故曰今此四衆若以聲色求菩提有負上人上人若執假名而說法有負四衆開之負師者墮負衆者慢有一於此又何以明佛日報朝廷護法之恩乎上人行矣倘道經金色世界其以毘耶病叟之言質諸曼室將以普告大衆願各各即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彼岸也時諸比丘聞此語已作禮而去

送文吾汪先生歸童谷序

余待罪行間荷戈之暇杜門趺坐適有丈人扣關而入相視而諾曰異哉是豈養空而遊者耶敢問先生何居何遊而來此乎丈人曰吾東海之散人無懷氏之天民會觀天地之變撫萬物之化而遊無窮者也乘風而來不知所以乃曰雖然請試言之先生唯唯而言曰吾始也茫然生乎童谷之間衣雲霞之霏微弄流水之潺湲哀歲月之遲暮樂桑梓之餘年放白鶴于林麓拾瑶草于山巔偶爾杖策逍遥徜徉出谷駕一葉之輕舟探會稽之脩竹頃即跨飛來峰闞三天竺觸錢塘之怒白泛西湖之微綠隨風蕩漾淩躒超忽眺長洲之大苑逐姑蘇之麋鹿攬鍾山之秀色

追王謝之芳躅乃于楊子津頭挂帆一幅遡長江之浩渺矯遐天之孤鶩問彭澤之丘墟訪陶潛之廬墓折五柳之芳枝餐東籬之嫩菊望匡山之浮雲挾五老而出没緬想羅浮羣仙在日遂汎彭蠡入洪都登滕王之高閣探神蛟之深窟鐵樹花開仙人果熟彷彿五雲依稀大陸犯頹波之急湍搴一葦之弱促破萬疊之重關抵南安之山足庾嶺峇嵬梅花滿塢山雨霏霏松風謖謖且憇且遊載奔載逐度南越之雄關望淩江之屈曲爾乃買舟南下乘流迅速一線縈廻萬山倚伏蓮葉天垂布帆雲出恍惚杳冥如飛若突而不自知徑入仙羊之城抱浮丘而宿猶然故吾童谷之中也余曰異哉敢問先生何學丈人曰吾何知何識何慮何營吾但觀天地之負察造化之精順萬物之情而為仁物得之而各遂其生法天地之經而孝乃貞物各有宜若兄若弟而天下和平聖人則之以裁成堯舜烏得而名故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根性之者聖賢乃成余曰然哉敢問先生何所樂丈人曰吾樂乎吾樂乎逍遥之野廣漠之都有詩而吟有酒而呼有山而樵有溪而漁待月而飲帶露而鋤殊不知吾之在天地天地之在吾乎將簡萬

化以終窮又何與物而齟齬余聞之欣然而笑曰譆異哉吾與子遇覺耶夢耶吾方且以幻化之身濱九死而入無生而試與吾遊而可以返而真乃相與磅礴乎太清寂莫乎無聲無幾何丈人躍然理策而歸貴諸大人君子各把酒賦詩惜別于河梁予乃擊檝而謌之歌曰 撫六合兮恣遨遊跨青龍兮驂蒼虬鴻鵠舉兮斥鷃羞挂絲帆兮河中流采杜若兮纜芳洲思山中兮桂樹幽忘白日兮空千秋家萬里兮多離憂歸來歸來兮無淹留歌罷欸乃一笑而別

贈元升秦廣文擢令遠安序

萬曆丙申春予初至五羊適番禺廣文元升先生因太參鼎石周公率諸弟子訪予於珠江予一見先生神氣充溢渙然發於四體且聽先生議論風生慷慨直質無留藏凝然表表一偉丈夫哉予固知先生所志遠而所養者深也無何與先生別去之雷陽辱先生多方致余來秋八月余復來五羊寓青門與先生密邇於是先生與諸子從遊日盈親廼結社於嵎山之陰生白齋每月旬日必集諸生會會則先生爲唱導首一時濟濟稱勝也先是先生以救荒策令聞當道交章薦之 天子注意焉時四方多故而荆楚居江漢當川貴要衝況多水患而遠安僻鄙尤甚上思得良有司以治之銓衡以先生報 上可之於戊戌秋九月 命下而諸生咸依依戀戀強留先生居三月而後行以今己亥春王正月旣望先生就道諸生畢集稱觴上壽各爲聲歌以詠先生之德洋洋乎大雅之風命予爲文以記之曰噫士之處世以德爲榮以學爲貴夫學德之實也德學之符也故德貴眞學貴實學實故志大而體充德眞故名高而致遠此影響應聲自然之理也吾觀先生天質粹美精眞純白此眞德也加之切磋砥勵爲學不厭孜孜援引誨人

不倦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虛心翕受此實學也凡學實者賢可至德眞者聖可臻卽此而推可致身於聖賢之地致 君於堯舜之上致民於仁壽之域如此則舉天下而措之泰山磐石固無難矣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其土苴以爲國家由是觀之治天下者道德之餘事也卽德被一邑烏足爲先生榮才效一官烏足爲先生貴哉雖然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遠安僻邑遠民山民也僻邑似陋山民似鄙凡鄙且陋以官爲貴以祿爲榮

者不取而予于先生獨取焉故在此不在彼也嗟乎方今天下病者衆而病病者鮮矣詎一藥一石之所支者耶有能以先生安一邑之心以安天下則天下舉安即以風隣國服四夷如翻掌耳又何吾　君之不致吾民之不淳哉此道德之成功聖賢之能事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有焉若夫以名爲高以官爲貴以祿爲榮者適足爲先生恥奚足爲先生賀諸生唯唯躍然而起各把酒賦詩以送先生於珠江之上

贈周季文序

嘗謂士之處世不必以軒冕爲榮而貴以適志爲樂故顏子之陋巷子夏之懸鶉仲由之縕袍榮公之帶索與夫渭濱之漁君平之卜肆雖道術不同所趨固異而其所以爲樂皆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也故古之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志道者忘心此所以夷齊芥心於首陽巢許韜光於箕岫也嗟乎世衰道微淳風不振而求見其自足之士蓋亦尠矣而復敢望薄軒冕輕榮祿爵然高舉於塵埃之外者乎故聞伯夷之風則使貪夫廉薄夫敦竊有味乎斯言也予初入粵與朱劉諸子遨遊乎方外適見衆中矯矯昂藏軒然而立者衆目之曰周生周生哉猶然殊無短長也及與諸子遊日益深知周生日益眞及讀區太史贈周生言而證周生行彌篤且寬周生以貧自守縕袍不恥家徒壁立淒然窮巷未嘗以生事一啓齒其所操良苦而周生晏然以自娛予有意乎其人也異哉巳亥春日周生齋戒過蘧廬相與對坐談五行之精探造化之蘊察窮通之理究死生之際歷歷指掌猶覩白黑予聞之喟然嘆曰噫是有托焉而逃者耶豈非放浪形骸之外而遊無窮者耶是知周生方且以乾坤爲傳舍又豈止以萬里爲比隣哉是故

達好惡之變者不忤於物達是非之情者不逆於詞達窮通之序者不尤乎人達死生之故者不怨乎天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意周子所以貧而樂阨窮而不悔者眞有以樂乎天也傳有之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周子之謂乎觀諸君子以周生之樂者之聲歌洋洋乎大雅哉其有以風焉予因是引以發之

輓歐虞部楨伯詩序

憶昔隆慶初公始筮仕於中州登少林過鎮上人因知余而予未知公也頃公以憂歸過京口舟中迴欽

之吳生托八行於余見公之情殷殷義何高也時余始知南海歐伯子矣然願見而未及見也萬曆初余北遊乞食燕市時公應公車入補國博士方遇公於長安從汪司馬伯仲氏及公鄉友陳忠甫往來於雙林白社之間驩甚也公名高七子方馳驟藝林予即謝人間世遊方外去公與司馬忠甫各爲文送我於薊門且屬余曰公行矣異日者吾瞻佛日於長干也公之望我何其厚耶一別以來二十餘年余雖寂寞苦空青山白雲長松巨石之間未嘗不與公共之且與公締羅浮之盟而未及踐也比余以弘法罹難蒙恩徙雷陽且私喜曰此行不以瘴鄉爲厲而喜得與故人遊此天假也及至公已物故三月矣嗚呼公何追我於三生而不遲我於百日耶一別千秋感悼曷已向有詩輓公未及陳頃得與公從孫伯羽遊不啻與公周旋也伯羽出此卷乃爲之書云

贈雲賓劉君以子選貢榮歸序

浮梁劉君以先大父仕於粵爲番禺尉而君之父因賈焉君繼父業亦從仲父輩往來於粵者有年頃以子拔儁進太學君因是以歸時鄉諸父老同遊於粵者爲君榮相與把酒餞於珠江之上咸再拜稽首乞

余爲言以贈之余唯唯而言曰聞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古之爲民者四其業不同而所以全生盡性以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則爲善均也然農末相資所以全生誦習先王之法言所以窮理而盡性各至於命是以上古之治人各安其家樂其業而天下治故國無空虛家無倒置之民也殆德下衰人心不古敦本務實者稀求其以禮爲家以義爲業者蓋亦鮮矣今劉君承先世業能兢兢自持不墜其家聲且教子以義誦習先王之法言足見重於當世君子今　聖天子詔天下賢儁入太學儲異材以備國用而君之子竟爲諸士先登是則以驗君之德脩於身而施於家將成教於國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眞脩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溥今諸鄉丈人卽爲君榮余則曰榮則榮矣而猶未也何者是君之德一斑若子之效一吷耳何足以稱異日者君之子賴　聖天子寵靈而優育之骨強而志柔腹實而心虛將以奮六翮摶長風由北冥而徙天池一怒而飛九萬里是則爲榆枋斥鷃之所愕而爲雲龍風虎之所慶會者則君亦承混茫之氣陂廣莫之庭而遊於無窮矣于是時也諸鄉丈人雖瞠目而視莫之

所擬回觀今日之爲榮者不啻井蛙而以蹈水爲多也不亦遠乎諸鄉人聞皆稽首再拜以爲然遂持此爲劉君異日券且亦爲劉君今日勸

送丘生到之自粤還閩序

丘生到之閩之奇士也英年秀發於書無所不窺尤精博士家業然所遇罕能識其神駿者故屢試不售乃挾策擔簦西遊百粤以觀光焉適浣沙先生見而奇之因進與諸弟講貫精義每發揮蘊奧則思起情表先生靡不擊節君無何珠璣盈案而先生户外之屨因是而常滿矣頃到之謝先生歸且復過行間别

余於蘧廬因把臂而謂曰孔氏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故古之士懷材抱藝阨窮而不憫不爲抑挫所困者蓋有以自知之明自信之眞也且夫天地生物靡不畢備譬彼連苓歸著烏查芎瀉味各殊致用捨有宜一旦適可而進之千金莫易而務死回生之功倍蓰於珍品矣由是觀之士之處世亦猶是耳今也到之以聚於已者且非一枝所施於用者未奏一奇生自以此爲抑鬱余則謂之不然何也譬夫良賈厚積有時而沽良醫善方有時而遇一旦搜而出之則運濟饑貧猶河潤之無涯啓死回生若盧扁之懸決也又何以尺寸爲拘拘萬里之難致也到之勉矣珍其所秘吾將拭目望子之高價誦子之神奇也又何以去就爲規規乎

送蒙仲華北遊太學詩序

嘗謂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故鄧林之楩豫章之梓有時委置山谷而豕苓喙連亦有時而登御儲垂九鼎固在所遇之不同所用之各異也豈獨物爲然哉夫士亦有之故古豪傑之士抱超世之材有終身困阨藜藿不糝而漸毒顑黙亦有夫勵青雲紆金拖紫享崇高據要路者不可勝數矣倘所謂天道之是

非豈盡然耶是必有以也才智之士亦有所不自決如司馬遷之以夷齊而見惑於天道也苟非大丈夫決不能自適其適而靡不以大小多寡爲芥蔕者安知其命矣夫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由是觀之士之處世不以崇高富厚爲榮而以當時適用爲得豈暇預慕哉唯在盡吾性分之固而已矣固盡吾性則所遇無不樂所往無不達若然者難乎其爲人吾於蒙生槩見之矣蒙生以詩禮發家世其先業乃父中丞公一代偉人而文章事業聲名赫奕談者莫不色振神竦其陽波陰澤自其流衍無窮豈天獨厚於

公而薄於生哉蓋其所遇固異故所造亦殊致枏梓受氣雖均禀質固異而用舍由人棄則枏梓爲朽株苟當時適用則豕苓喙連所以調太和保元元其功倍蓰有大不及者遠矣又豈以彼此較其輕重者哉生今棄諸生遊太學豈其趣異而異其德耶倘適當其急卽若苓連之適時而更見重於泰山九鼎也又豈以用異而異其味哉生勉之行矣法社諸子歐生伯羽輩相與和歌把臂贈别於珠江之上而精神意氣不減燕市之擊筑也生行矣異日適當其可調至尊保太和理元氣而不以生爲薄而爲廟堂九鼎之重時無忘我今日之言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有年始因叅老人發無上菩提之心比與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華社於菩提樹借庇蔭日就清凉之樂每月半旬請老人坐樹下據菩提座揮麈爲衆說脩習趣進無上菩提之法行自春徂夏已四越月矣今上人作禮言將往八桂訪故人於青山白雲之間且因行脚隨方遇緣而度欲令聞者見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方將爲出世津梁之初步也老人歡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菩薩凡有所作常爲一事者謂以此菩提心教化衆生故爲一大事也卽出生入死因此緣此除此一事更無餘事故雖身經險道備歷三途但有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卽嬰衆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事皆實以世出世間無有一法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事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耳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靈知寂照故曰眞覺了然自悟故名獨覺朗然大徹照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故云不覺不覺則爲凡民凡民卽衆生也以衆生各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

有而不自知可不哀歟不知卽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丐懷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生死甘墮苦海可不哀歟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所以出現世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卽先覺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於物不迷覺他者則於物不棄不迷則會物歸己不棄則捨己從人由歸己則不見有物從人則不見有己不有物則萬物皆妙不有己則一己非眞知己非眞則己卽物知物皆妙則物卽眞卽物卽眞則物非物而己非己矣物我皆非去來無相萬緣冥寂一道虛閑此大覺氏之

心宗諸菩薩之妙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以寂滅行。現諸威儀。隨事利他。而爲菩提妙行者也。否則驅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秖增苦趣。而非所以成就菩提教化衆生之事業也。上人行矣。遡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眞境。猿啼鶴唳。滿耳皆眞經。獞獠猩狸。所遇皆眞佛。水流風動。皆廣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是而覺。則處處菩提場。步步極樂國。念念皆眞修。事事皆眞行。又何討其世出世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言乎。倘有所疑。路經湘山。請以質諸無量壽佛。

壽僧綱一山敬上人六十一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年。己亥秋七月望。乃法性寺住山僧綱一山敬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士。及諸比丘。四衆人等。各持香花而作供養。以祝上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盂蘭法會。飯十方僧。效目連故事。以此爲報親恩酬罔極也。余時爲衆講楞伽新經罷。正以此爲佛事。聞上人發如是心。歡喜讚歎。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壽。不出我人衆生。所謂壽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住。然佛所取者慧命。所住者法臘。故古之高僧曰世壽。又曰法臘。蓋不拘歲年。而以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由以臘不以年。故有年高而臘少者。有童年而耆壽者。凡重臘。是以戒爲本也。以戒爲本。即佛之慧命所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品。即頓獲之。豈不以自性清淨而爲佛。達自性清淨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以是故耳。惟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達磨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求那跋陀携楞伽四卷至。即建創戒壇於其地。達磨來必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携菩提樹來栽于壇側。且曰。百六十年有肉身大士。於此樹下出家。演最上乘。及六祖。果發跡于斯。若合符節。迄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以此寺爲初地。即達磨之道法不泯。六祖之眞身猶存。豈非以戒根堅固慧命延長。由古及今。以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豈小緣哉。余初入粵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叩而不應者。今予居此不三年。而諸僧濟濟。一時翕然無論老

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昔無而今適有耶蓋佛性義人人本具第無知識開導耳開導之功又在主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時雨降油然榮茂而不自知其然矣今上人年六十一旦發如是心作如是行以佛事而報親恩以淨戒而爲壽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昔六祖得此則化被六合而上人得此亦可以爲一方轉化之機矣後之弟子苟觀上人心効上人行從少至老由子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源源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然如昔之盛時則此法中興之機又在今日實上人之功德無量即上人之慧命無窮矣又豈以區區世壽爲匹哉如依此法住則千載一時回視大椿爲毫末彭籛爲嬰兒不足齒矣余以是祝上人壽命弟子通岸居士歐起鴻輩各持香花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黃公亮應選入太學序

惟自古帝王應運雖聖不能獨化而元首須股肱以相賚焉上世邈然其無論已五帝以聖三王以仁故治盛以隆至秦以辯故以亡有炎氏興舉賢良繼以孝廉草野之士懷瑜握瑾靡不畢舉故兩漢濟濟多士而文稱班馬爲古今冠蓋六朝至唐其文益盛宋則以道術鳴有元氏作塵洄中原腥膻六合洪惟我聖祖奮起廓清海宇而豪傑之士雲屯霧集獨啓百代之光羅網英俊纖長不棄設科目之嚴以蒐天下之士比以　天子輦轂不可無異材以備異擢復設選士之優者特　命入太學以儲育之其擢用與科目等此　國家禮賢重才其意至矣天下郡國鮮不各有差身以己亥夏例拔諸邑庠之俊者得七十人而揭陽黃生公亮與焉黃生竣事還而仙城諸大雅君子欣逢其盛各聲歌爲　朝廷得人賀余與黃生爲方外交不啻一日之雅乃述其古今治亂之原以見人材與時升降之由且爲黃生異日夔龍荐會之券堯舜共君熙皥共民措天下泰山磐石其以此爲鴻漸云黃生勉之哉

送張承甫應選北上序

萬曆癸卯夏四月余自雷陽還曹溪適張子承甫亦挾策山中相遇於溪頭日與坐磐石撫長松臨清流嘯傲嘘吸吞吐煙霞無閒昕夕驩甚也居無何歲丁以應　天子掄材之選將北遊上都鄉諸父老各酹訶祖道以榮張子行且乞幻人先唱而衆隨和之幻人唯唯而言之曰然　聖天子掄材實所以愛士也

非特士也故物各有其材而愛之者鮮矣苟不愛則不養不養則不知其所可用譬夫醫之於藥也參著査苓芣草狠毒各有所宜而各有時所可用未嘗以賊而棄之亦未嘗以不用而不珍奇之也是以神醫視礫塊糞莢爲至物一見必深愛而寶之一旦當生死之急須之則探囊應手無不取足故啓死回生之功發於咳唾抵掌之閒人徒知其醫之神而不知愛物畜養之有素也藉令素無所愛畜忽然應變徒張空拳雖盧扁之技亦未足稱也由是觀之非特醫術爲然而醫國亦然今張子積學力行蓋亦有年矣

觀其天性純乎良者也向也秀發當年而秫之者過矣及陳之釁肆如積薪焉養則固然愛則未也今將老矣體愈堅性愈貞味益厚假而割切其枝葉以急人之急豈其啓死之功不遠且大哉今此行也吾不知須之者將爲神奇乎其不爲神奇乎噫奇與不奇再不必舉方今天下疾者痼矣第所須之之地用之之宜緩急何如耳諸君聲謫爲張子榮余重爲張子惜

贈雷州陳參軍左遷序

余被放雷陽之六年適我泉陳君以外軍參軍至時

余在曹溪又三年甲辰夏余奉臺檄來戍所晤參軍意甚驩覩其狀貌魁梧瓌偉心知其爲材士也且學士大夫上下一口交誦參軍長余覽山川之勝槩燓然改觀者若新府釁西湖堤萬金溪迎春館諸凡雷民之永賴昔人之所難治者比司理高公毅然創置悉委參軍經營之則余益信參軍果材士也雷地阜而土燥乏水而寡潤昔人塞西瀦爲湖瀦水穿城引注東畬民恃爲利旣而溪漲堤潰雨則瀉而橫流旱則竭而枯涸民多苦之頃幸高公建議得參軍親操板築不讓金堤東洋萬頃雷稱沃壤獨賴天時昔有

鑿渠引泉以資灌漑名萬金溪壅閼久矣今則疏濬成河長十餘里襟城帶郭積水通潮啓閉有閘利涉有梁旱澇無虞往來不病迎春在南改置于東以壯生氣諸凡永利于雷者盡出高公心悉出參軍手藉非參軍能曷以宏巨觀堅壯麗濟盛美哉且財不虛費力不過勞民無怨言事有實效工鉅而成速用省而功多斯其難也是知天下有鉅事者不難于有爲而難于知人不難于任人而難于得人士之懷材不難于有用而難于見用不難于能事而難于達事今參軍負異材處冷局非高公之明智不足以深知而

信任之若夫事勢之拮据人情之險詖非叅軍矢心竭力不足以條達終始之因是而成不朽之功業垂悠久之令名而德澤均之可謂得附青雲之士而能施于后世矣是余不唯偉高公賢益知叅軍負才士也嘗謂士生斯世無論鴻纖各有所負因而駕之各適其用苟得其宜靡不成功如木之在林無曲直巧梓順輪桷而因用之無棄材藥之在囊無芣苢神醫應疹候而施之無遺味馬之在櫪無駑驥良御適險夷而駕之無蹶步如此又何拘拘品第哉藉使當宁掄材若高公之于叅軍因其地而用之則天下無庇士矣項閱邸報見叅軍左遷有長沙之謫心甚憐之適海康令君鮑公博士先生鄒君輩偕弟子員暨鄉士大夫父老咸爲叅軍惜徵余言以壯行色且叅軍有弄璋之喜近得麟兒是又大爲叅軍賀意斯豈非天之所以報德耶叅軍不聞洛陽故事乎功成而貴子降此其徵也今叅軍勞瘁于雷奚啻一叅卽此未足以盡報況叅軍具慶持此東歸以壽二老不特三牲九鼎之養也將視其子姪飛黃騰踏光桑榆以享黃髮此叅軍之餘福而后有餘榮也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叅軍善人也天之所與豈人所易及哉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有望于叅軍他日其以予言爲左券云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絶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微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凛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卽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詞之閒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艶而富其失也巫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

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于旣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于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于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事詞闡易之旨其所深譏者違卜蔑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禍福必本其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悔之以爲巫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息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

年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于法王慈父也旣因弘法罹難幾死詔獄蒙　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于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于左氏之心有當始知巫之爲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謬而符脩而讀仰而嘆不啻設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輙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

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死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跡報應輪廻心之影響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而後見也楞嚴殫硏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徵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爲巫豈不冤哉某用是深慨憫末學之無聞特攄愚見著爲是編昔我　高皇帝以春秋本

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主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于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凡討罪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於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曁于一國與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

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眡黑白其中報應影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為主或事在彼而始于此或始于彼而終于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畧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始于晉而終于周猶糞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于豳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嘵嘵乎某曰不然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卽經以明心卽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于禪奚尤焉大言之為物也在悟則為障在迷則為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于瓊海之明昌塔院

祖庭募緣緣起序

吾佛釋迦世尊出世住靈鷲山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示衆曰始終未說一字人天罔然獨迦葉頭陀破顏微笑世尊因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卽以衣鉢付之將為印證由是遂有教外單傳之旨首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大師航海而來自五羊登岸度嶺而北見蕭梁不契尋至嵩山少室面壁九年得二祖神光立雪斷臂安心曰吾有楞伽四卷可為心印所持衣鉢一並付汝汝善護持囑曰此從上佛祖所傳心印留衣表信至六世可無傳焉從此六傳至吾六祖大師自黃梅得法度嶺南遂止曹溪寶林寺建大法幢此實西來道脉所注之地為天下禪源之宗也寶林寺者初于梁天監間達磨未至之先有西域智藥三藏大師從海而來由五羊入中國泝流而上至曹溪水口掬水飲之香味異常曰此水味似西天寶林水也源上必有勝地因尋溪而入最深處嘆曰此山宛似西天寶林也宜建梵刹後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因諭居民曹叔良往白太守太守疏請建寺遂名寶林自梁至唐龍朔百六十年大師南來遂止此若合符節是則曹溪勝地寶林開山從來尚矣大師說法於

此三十餘年一時門下悟道者三十餘人首有南嶽青原二大師分流演化嶽出馬祖下有溈仰臨濟原出石頭下有雲門曹洞法眼派爲五宗枝分海內遍布寰中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是六祖之兒孫皆出曹溪之一脉諦推青原馬祖金首唱道于江西是則佛祖單傳之道始濬流于嶺南大發揚于嶺北而曹溪實爲根本源頭誠若孔門之洙泗西來之衣鉢尚在六祖之肉身現存惟法道之所關固吾徒之所當重者是所本也爰自大師入滅時有問將來道法何如師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自爾道緣既散山亦荒涼況經世故變遷興廢不一道場雖存清規盡壞僧徒不異羺羝寶池化爲業海殿堂傾毀狐兔爲巢寮舍荒蕪屠沽成肆差科百出徵索無端僧徒無依零星四散凋弊至極關之大可悲痛殆有不堪言者某丱歲出家志向禪宗切以法門爲事自愧道緣不具有負 君親濫斯形服於萬曆乙未偶因弘法罹難荷蒙 聖恩在宥特遣煙瘴仰承護法俯念謂嶺南之有曹溪故定戍雷陽將徼 天賜寵靈與或一得時于丙申春二月道經韶石過謁大師瞻禮道骨如生而叢林已至掃地一食未遑灑淚就伍將謂大師復起難整其頹丁酉冬日承前制府大司馬陳公檄來五羊將置本山欲其緝理某以身在罪鄉未敢妄越揆之理勢力有未能遂謝居壘壁戊戌春日觀察海門周公署篆南韶痛憫茲山力致未可乃命脩通志以爲前茅至已亥歲觀察惺存祝公靈根夙稟大願堅持以曹溪行脚僧自負極力整頓乃通白當臺再三堅致蒙制府大司馬戴公面諭以執侍香火之勞可代荷戈之役況地不越境人不爲僧可無他議某乃應命於庚子冬日杖策至山覩其百廢慨然誠不易治由是先選僧徒朝暮諷誦以祝聖次設義學教育行者以開來因見祖塔來龍截斷某乃躬率大小僧行擔土築培以爲翼護至有累代香燈祖課向被侵漁乃設長生庫立監司收支以厚常住其于殿堂亭館錯亂縱橫神殺相衝風水有忌者一切盡去以免災禍不三月內槩有可觀獨所最難者向有流民窩聚山門屠沽姦淫公然列肆布金之地翻成魔窟僧產爲其吞奪寺宇爲其占居亞仙福田盡爲已有且而根盤固結作孽害僧變詐百端牢不可拔以爲祖庭心腹膏肓之病神醫之所束手者某乃走白制臺備悉其狀荷蒙大司馬戴公毅然奮大威力令

下有司限三日內一切盡驅不許容留一人一店何幸積數百年之腥膻一旦掃除內外潔清耳目無擾從此僧得安居苟免塗毒之慘千秋道脉可使再濬於當年矣斯則未經半歲之功可絕萬世之害某雖坐席未温聊遂一得之願由是因悲祖庭湫隘幽暗無光殿宇傾頹不蔽風雨且以世相變遷夷丘盈壑僧居叢雜塞腹塡胸殿舍參差東傾西圮大似蜂房蟻穴全不成章糞廁穢坑汚惡遍地可憐寶林福地化作刀山劍樹心不忍安眼不奈見因思佛祖命脉根宗何一旦而至此由是發心志願整理切念忠臣孝子異地皆然人有異同心無彼此自愧蚤歲出家君親之恩未報晚年遭譴佛祖之恩難酬加之法門之罪無贖形服之恥堪羞將竭身命于法王慈父擬臣子以答君親斯乃不負天緣聊當懺悔遂爾矢心恐辱忘己忘人仰叩十方鼎新建置將前何葺雜一切盡剗移僧居一十三主恢制度畫爲三區中尊祖殿闢神路以示威嚴左爲寶林復開山以全初制右爲佛殿總歸一門見亞仙捨地之功德知大師續建之規模事有未周緣待今日始于辛丑十月開工荷蒙當臺諸大檀越歡喜樂助將今四載似有可觀其

于區畫之度十有其七脩造之工十止其三而此三中尚難結局某已竭盡心力備歷辛酸經涉風波晷無停晷奈何世緣淺薄法力未克況在荒戾之鄉道化久湮之地善根難發信心難生且又工大費廣事重人微勢在觸藩理難究竟惟念佛祖性命根宗大倡化于嶺北眞人哲士前修萃于江西今既濬其眞源豈不究其本末正顧佇將說因緣適南皋居士遣使至伏思大事因緣實非偶爾豈非感應道交冥符祖印者乎因而妄持脩建因緣上徼宰官之法力普告大檀有情下種因地還生萬善同歸殊途一致伏望憶靈山之付囑播青原馬祖之眞風引曹溪之一源應葉落歸根之懸讖若聞忠孝之文而墮淚過勝母之里而廻車以情動于衷感不容已痛念祖道之荒涼幸喜斯文之有在且功屬法門事非一己然世相雖若有爲功德實歸無量又豈尋常妄希福田利益者乎倘蒙歡喜卽事見心輕施彈指之聲頓使刹塵齊現無論大小一味眞純但肯承當不由他悟謹序

送蘊素穩禪人還金山序

予少負遠遊之志先以病未能時隆慶己巳買舟過

金山寺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撐空孤標獨立眞若丈夫挺然頂天立地氣象余竊慕其爲人比有山主同公旻公款余居二載有諸弟子從余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於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眞若履玻璨而臨懸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年恍忽思之端若夢事況余深沉瘴海十有二年當飲蠻煙而飡毒霧馳火宅而坐炎蒸之際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涼時特以此片石長流而爲枕漱於蘧廬壘壁之間以爲消塵解煩之利劑也惜乎遠隔萬里親舊凋踈音問寥濶嘗念妙高峯頂

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似當年風味否然亦無從問訊也丁未春暮余以蒙恩在宥走端州謁制府奉檄雷陽已了前件歸五羊謁臬司以聽從事方維舟珠江之滸適有上人從豫章持大叅丁公書來謁予開函亟讀則知上人爲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余感舊興懷誠所謂喜心倒劇嗚咽霑巾者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訛回首人間居然夢幻耳夫復何言予事竣還山穩公相隨曹溪今且言歸余因叙往事紀別後之懷以謝諸故人且托問訊于山靈海若余將返棹楊子江頭重訪三山故事幸爲驅風伯以清江流檥浮雲而放明月延我於妙高臺上坐楞伽室以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以了蘇公與張方平未了之公案穩公持此其無乾沒於飯籮瓦鉢間也倘有問者爲我報道今已鬅髮皤然無復似當年粥飯氣矣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恭泰和人少以三世孤貧篤孝誠苦心堪輿特以孝聞故其學益精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谷嚮以其言有徵而事不爽故聽若㲉音若至金陵圩文德橋應鼎甲于焦公過歙郡爲黃夾公開穴得桃核與范方伯尋祖塋于屋內奇驗非一備載

名言故爭傳樂推而不厭者以其眞也己酉秋杪因部太守任使君入曹溪曹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也其山創開于梁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西天寶林無異不世道場也予以凋弊竊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陰陽不經故也以其左來而右去故始大而終小卽此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言形家非眞形也及出悟一諸篇予讀之三復益見周子之得于自性之眞特藉形以發其輿耳何以明之嘗讀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且眼不能著纖塵而曰容山河法身不可以色相而曰包世界繇是觀之

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理之微誠不可言傳而在妙悟故周子之論山川必本諸眞氣眞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必有周身之血脉脉之融會而爲穴故凡人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以回死生故人之死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以化吉凶固其理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二形也陰陽二氣也死生一致也以一氣而視大地則目無全牛以一穴而視死生則脉無遺髮若從一葉以視陽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非在形也在使其形者也原夫四大各遍五行互融皆本于性情由性脉

而爲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行于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此理之至也以此觀周子之悟一論形家蓋本諸中和而發之性情此天地之大經死生之一致也嘗謂內外五行原出于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故人之生也動而有知得天地之中者則于一身爲聰明利達故其死也靜而有靈得山川之和者則于子孫致福壽康寧此天人合德其理至微深不易測所云莝乘生氣者其是之謂乎余以是知世惑於堪輿而妄爲禍福之論者皆不識一之故周子之悟一

非特爲形家言而其術亦非爲求形者說蓋本諸身而求乎性也故其名曰悟一旨哉是則有形之論前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秘後無周子不能知陰陽之實予謂周子之術仁術也奚可與口舌之士同年而語哉以其書可傳故三復深歎而致意焉特序以發之

適粵草序

詩以言志非漫談也始三百篇仲尼析衷歸于性情之正而大雅稱其來尚矣楚騷而下漢魏繼之其聲漸遠至有唐而律則凛凛三尺自茲以往難言矣蓋

道隨時降情以日遷風氣所關有不期而然者間有豪傑者出不牽於俗不限于時神遊上古睥睨百代故吞吐煙雲披剝萬象咳唾星辰珠璣錯落若我明嶽起何李諸公至七子出翩翩直追正始則詩一代大體備矣由是海內騷人詞客往往登壇拔幟泰和李自得先生號玉華山人者早以詩名步武諸子一時名公巨卿爭相推轂有刻若干其子長公伯開氏能世其業其爲詩清平雅澹天然俊逸不事雕刻而趣自足出於性情之眞者足以見志矣往同尊人訪予于曹溪凡有所寄諸什不忍釋手今長公三適粵

矣有詩若干首名適粵草將壽梓命予序之予謂長公父子以詩鳴明珠金耀此稿一出觀者豈不躍然如入南海鮫人之室耶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粵志在疆場經涉山海搗平寇盜無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履淵如陵凡諸島酋情形備殫東倭發難談者望重滇若登九天視其睒如入火聚兩粵節制司馬公日與羣僚計畫咸束手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其得底裹東事遂以平還報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以自鳴唯步趨行伍無復

敢言天下事矣然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以振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事者莫不力言將軍將軍恨不以將軍坐隗上事旣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有言將軍者則亦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以名生忌以能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稱將軍將軍者則又皆以繩墨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嗚呼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事哉南夷犯順諸肉食者色皆墨將軍時在囹圄中余思有以任疆場之行鉅負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力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前鋒將軍犯重濤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喜楊大將軍知將軍故不蔽其能而斬馘俘擄之功幸李司理公以暴白之而將軍竟以忘身一劍心膂俱竭事竣一病而死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軍至是亦深知其不耦也乃負妻戴子而歸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予非以意氣許可將軍者蓋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孰不知其力不足哉然而一怒以當之非在力也余以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以牝牡驪黃以盡其質哉余以是感慨世之皮相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以稱將軍也行過曹溪將別余適遇于江上留連信宿乃爲詩以言

別非以將軍能高舉也辭不及意唉不在言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瓌瑋肩橫一杖足遍諸方隨身佛事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其無量億衆矣雲行鳥飛飄然度嶺來遊于粵余覩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爍若明星聲音如鐘聽其議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爲現身說法察其根性應以何法而得度脫卽其所應而度脫之于儒則竭盡性之旨于老則啓玄妙之樞于釋則無非佛事乃至邪魔外道餓腹水潦靡不迎刃摧鋒望旗息鼓

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如養由之射師文之琴拈矢應弦理徵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衆矣且其胸次豁然了無滯碍其來不將其去不留如古所稱得無碍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於滸湲之墟逍遙于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痴老人方將曳杖而進于冢廓余蘧然驚覺追之水濱乃歌以送之歌曰雲之旌兮前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吹衣樹耿耿兮含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思兮神徃望不及兮天際重歸來兮夢驚

壽曹溪前任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曹溪前任持東湖賢公生于前丁亥歲今歷四百八十甲子矣七月廿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子獨稱公爲最上耆年感公德教素孚於衆心故各各歡喜燒香散花而作供養一時作禮請予作其壽因緣以壽公余欣然爲衆而作是言曰夫壽者相出于我人衆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無量壽是又以獨稱何耶蓋童壽者謂童年而有耆德也是以德不以年曰無量壽者是以心不以形也以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超回時而不遷拈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眞人悟此心者萬古不磨千秋若在是以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然法身常住斯豈以形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是以吾徒爲佛祖之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以世數爲久近也歷觀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故以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以證不生不滅之果斯實由生以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法性常生無生則眞常寂滅斯則寂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即生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眞傳一心之要旨

也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于曹溪而長於法門老於佛事由先以己身爲衆身故今得以衆壽爲己壽且茲山之衆千人人各有心心各具壽誠以衆壽壽公則復以公壽壽衆如是展轉以歷無窮如以一燈傳千燈燈燈相續而無窮無盡此則衆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以是而知八十之年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衆心以祝公期公以此心而爲壽以公之歲歲歲如今壽公之人人人不滅如是則回視世尊拈花之日非遥六祖揮麈之時不遠斯較童年而耆德者又

以蚊䗂而注滄溟也亦何陋哉大衆聞說歡喜作禮
持此以壽

曹溪長老素林裕公退院序

佛住祇桓常隨千二百空生鶖子稱長老以年高德
紹模範人天也佛法東流初無叢林自百丈清規出
效如律制故選有德者為大刹首由是諸方遂有住
持稱然以慧命為任非竊名位也任因緣為進退亦
非以己力而強為之曹溪為禪源根本地西來衣鉢
止此自六祖大師開基時歸者數萬指明心者數十
人獨推南嶽青原為上首斯則住持之職雖見于百

丈而長老之稱已見于佛祖矣自唐迄今千年矣未
有顯者宋于超後闃然無聞比來僧益繁教益湮其
徒不知己為何事祖為何人大壞極弊有不忍言者
莫此為甚良可憫焉丙申春予蒙　恩遣嶺外初過
曹溪徘徊瞻顧淒然而去頃之僧難作幾不保時裕
公為前住持日夜泣向祖師前不啻秦庭之哭也比
聞余寓五羊同儕老成數輩謁余請救余知其時尚
未可乃謝之然身遠而心親潛施密用以調護之故
僧難亦稍寢越戊戌海門周公屬余修其誌又二年
庚子南韶祝公命衆請余以救之余遂至則培祖龍

去齒曜改風水驅流棍復僧產祛腥羶清祖課明出
入立清規新祖庭選僧誦習復脩禪堂不五年闔百
廢具舉乃先以權公為住持公等為監寺以輔佐之
予提其大綱諸凡營為皆公等力也功小就權公謝
事予思得老成以率衆衆復舉公為住持余喜而贊
之公應命於丁未六月領院事己酉三月遂謝之予
方經營大殿搆材西粵六月歸歸則公已休閒一切
不問矣余甚惜之公退山門難復作語曰得人則興
失人則廢豈獨家國而叢林亦然視祖庭前日之傾
覆非公首唱不足以振救之即余之來也非公等不

足以安之及公謝事也同輩無依內亂大作然非公
等又不足以保之是知公生斯世有關於叢林之盛
衰豈非負願力哉嗟乎人材豈易見哉當如來住世
天人無量而首者十人且各具一德達磨西來面壁
九年唯待二祖黃梅五百衆中無堪荷法者唯待六
祖付衣鉢即大師住世弟子雖衆克荷家業者亦唯
思讓二老是知法道之興得人不在衆多也方今曹
溪覆敗極矣一旦中興祖道振起頹綱在公與同儕
等心死誓者不滿十人竟能存亡繼絕維是公之任
持不特為玆一時事實有關於祖道之興衰也公謝

事若檀越宰官長者居士緇白大衆爲法門感公德乞余言以埀將來故予因衆請而說自古任持得人之難以告將來之首事者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予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一見即識予爲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南有歐楨伯與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予謝人間世先生亦遊宦途無聞焉丙申歲予蒙恩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則成千古時厝明瞻爲愛弟也初以夷山先生豪舉超卓爾爾有出塵之思明瞻則精敏沉潛循循雅飭王

立而霞褰松亭而雲曳溶溶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黙無一語且於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勲卿萊峰公掛冠歸卜西園於龍津與浮丘光祿唯吾王公密邇時時招予齋食兩園之間一飯必以明瞻先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二老節義爲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於重而長於重且習於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詢明瞻八歲能舉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見背即萊峰公以子視之及長而萊公且投閒日與明瞻討論古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者畀之以融其性習此又明瞻養得其重矣

無惑乎明瞻不屑屑以輕於浮俗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固以重爲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而無僞苐以前識薫情浮華誘志故本喪而質渝明消而暗長是則不唯托根失地抑爲所附匪親故日流於窪下渟滀其汚濁致使不磷之體漸磨不緇之質暗垢頓瞋而不滌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以貴親仁釋老所以重離慾也予目覩明瞻于此十年如一日始終如一念毀譽如一心不以離合異情不以去就貳志即其攻若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良然而實以親習有本。

以此而推天下皆然何爲而不重耶傳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死生同條古今一貫以此足徵方外之學非妄談西來之宗非迂怪也予與明瞻遊一紀未嘗一言及於禪以明瞻早以重自珍又何禪之有今言別亦不外此明瞻志之

方子振奕微後序

予少知方子振童年以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稱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

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甚慕之以寻事枯禪絶意人閒世欲晤無因也及寻被放嶺海之十一年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公來粤過訪曹溪一見居然心鏡中人異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微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閒則知子振之爲奕以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夫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化者謂之聖道德無論已若夫藝者左馬以文聖鍾王以書聖芝素以草聖何獨藝而技亦然若市僚之丸養由之射與秋之奕諸皆有迹唯奕雖多無聞焉以奕爭道也凡爭者以名相軋軋則氣勝而實德尠故見稱者寡子振獨不然循循雅餙不以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以實處勝而若不爭意氣閒閒咲傲自適胸次翛然局若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客往而不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微乎微矣說者以奕喻兵余則謂奕可類禪蓋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固謂子振之奕以道而進乎技也寻觀子振非獨技而其人亦然老氏有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斯其品異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刀而割者又何以稱哉予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眞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閒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疑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蔀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滑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眞因故此經爲入大乘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故以

實相眞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兠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

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旣而長水作刋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畧。卒莫定其旨趣。以其語多重複。於義則似無攸歸所以望洋者衆。予叅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于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卽就空生隨問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斷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于是恍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于隨問所起言外之討。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使情忘執

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睹白黑矣。門人如釋二見而信受之。遂梓于江西之泰和。旣而法性弟子超逸通炯因慨粤中正法難聞。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與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刧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敎有頓漸之設。末後分而爲禪敎二門。敎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特爲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唯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脩持淨戒。專心注念。觀

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樹花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脩十善。稟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爲苦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卽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而爲寶樹。變火鑊而爲

蓮池故此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脩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唯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眡白黑矣是知淨土一門無機不攝但悟心者易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相應久矣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不借功勳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脩之非難以斷愛根爲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熏所發根雖惡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于上上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然此萬萬無一世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爲中下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栢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也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龍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于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得友人劉生自度爲之詮次大彰明較著書成示予欲一言爲冠予謂是集也理事雙脩因果並顯更無容贅特發其唯心淨土之旨以告諸同行倘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際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眞若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荒飽飲瘴烟頗有漏形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作癸丑夏六月偶患背疽若覆盂楚痛難堪醫者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蓋先生精於外科即奇瘡異毒一經其手莫不奏捷能生者非一人矣先生天性好飲凡以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里循循謙讓有古人風故樂推者衆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聞尊者恙得梁先生即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靈所邀即請先生視之曰此蜂窠疽也形如蜂竇竇日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治矣幸早發藥可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不一言痛痛止言腫腫消言腐腐潰隨病應手

無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衆草予視先生之治病瘍
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剋期收功若有神焉以予疾勢
重大君百日而復可幸有生實先生之惠我餘年也
初先生治數日或舉他醫先生欣然讓之無難色既
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是知藝高而心虛
時從醫未決請禱再三獨許先生誠天假也感先生
之治予病因思古語丈夫處世達則爲良相不達則
爲良醫方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身也
醫治者誰耶卽有盧扁之手舉之未必信信之而未
必用況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而收回生之

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有神回生之功非一也初不
責報積爲陰德願先生之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治
天下國家應手而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今
日之活我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日
舉一男咸謂冥德之報也故喜爲先生賀而贈之以
言

南嶽諸祖道脉序

南嶽爲佛祖道場自梁陳閒神僧慧思大師開山於
上封寺三世再來今有三生塔於福嚴之左嘗爲衆
講般若經今般若寺是也其弟子天台智者大師悟

法華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現存乃請印證於思
大師師曰非予莫證非我莫識智者遂依止因著止
觀成乃出示一梵僧僧曰如師此作與西域首楞嚴
經三觀大旨相同智者聞已遂日夜西望拜禮求此
經一十七年願見而不可得今方廣後有天台拜經
臺存焉智者亦爲陳隋二帝師至唐龍朔閒六祖得
黃梅衣鉢開法于曹溪弟子二人青原行思禪師南
嶽懷讓禪師讓執侍一十六年竟得西來密意遂開
法於此山今福嚴寺乃讓師說法地也達磨將來震
旦問二十七祖將來法道何如祖曰震旦雖闊無別

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啣一粒米供養十方羅
漢僧又曰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及讓師居
南嶽時有僧名道一者俗姓馬氏叅師後住菴靜坐
讓一日持磚詣一菴前磨之一問磨磚何爲師曰作
鏡一曰磨磚安可作鏡師曰磨磚不可作鏡坐禪安
可作佛一遂悟得旨今南臺後有馬祖菴基尚存祖
闡法於江西座下弟子甚衆悟道者七十六人蓋一
乃什防縣金雞嶺人爲羅漢寺僧蓋般若所識者此
也禪道至一乃大盛其次青原思下二世石頭遷禪
師今南臺爲遷說法地丹霞然禪師今丹霞菴爲說

法地麗居士名蘊者衡陽人參石頭有悟丹霞為友機語直捷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鄴侯李泌識其為異人謂泌曰領取十年宰相後果如其言今懶殘唾即所居也自南嶽青原二大師已下所出禪宗五派遍滿寰區傳燈所載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五宗已下一千八百餘員大善知識皆宗曹溪出於南嶽石頭二師之下此禪宗之道脈也

首楞嚴經通議序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秘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眞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顛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源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窺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崇尚已極刻意已深而披文釋義靡不參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俟其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是於學者未免摸象之嘆余昔居五臺冰

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疑正心以照矚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為主於文則畧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以文字為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為缺故予久有通議蘊藉胸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至萬曆甲寅以投老南嶽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時粵門人超逸侍予最久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予感其精誠因入室請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較懸鏡雖多無非廣發一心三觀之旨而文不暇詳釋題目通議者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辯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為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為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

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荷不識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薙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乃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畧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盲然也及北遊行脚凡參耆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啓發者向以志慕參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己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觸　聖怒幸待以不死遣之雷陽時達觀大師與予期禮曹溪乃先避予於匡廬及聞予罹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之及予南行過龍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靑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諷誦法華以了前

願衆請講演至現寶塔品了然如覩家中故物即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踊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貫一經始終之旨梓行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明年冬予因赴南嶽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以山中陰濕難以逸老時一二護法乃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時粵弟子通炯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完菴成衆請就講演一周罷則弟子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以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初猶難之因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倘一言有當嘉惠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是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閣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一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爲草畧適弟子性融乃久羅法壇

者幸亦在座相與校讎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為妙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歎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栢謂無明十二緣生即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觀體無二如乳之為酥酪醍醐不從外得蓋得酵為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唯在照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為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即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酵歟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眾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力豈細事哉永為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為上至其佛法則從來未聞予隱南嶽適會叅知馮公守茲土邀予相過以游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為開示般若之旨則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眾將為諸人佛種之酵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為不信者言之耳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毘盧遮那法界為身以華藏莊嚴而為報境由往昔

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為藏者以此心在眾生名為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華藏世界蓋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王家寶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以菩薩修行名無盡藏以即心妙行而為功德法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華嚴所宗法界心體而以妙行為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為佛然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脩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即回向三處謂眾生菩提及以實際積行以成藏行散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如積回向如散所謂積而能散由散以成德譬夫聖人損有餘以奉天下盛治之事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以吾佛世尊以盡法界之法財濟稱自性之眾生資以莊嚴唯心之果報觀夫華藏莊嚴之妙事豈向心外求之哉第以眾生狹陋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曇華精舍適門人觀衡向養痾寶慶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歎曰大哉妙行普照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序之刻以別行予喜作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即此以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華藏莊嚴步步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

自私之習亦將化為無盡功德藪矣詎不成一大事因緣哉

重興青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法托之像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剎而三寶現前指道場而慧燈發焰蓋由道假人弘事因理顯是以諸祖法窟之不可泯者若人身之血脉不可一息閒也任道君子可不為之留心哉惟禪宗鼻祖西來直指最上一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於曹溪而青原南嶽為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於江西湖南其下五燈分燄皆以二老為燧人此道昭昭如中天日

月千百年來闡然而愈章者是知茲山為人心世道所關最重予少年曾禮七祖見其僧非袨俗寺委荒榛唯諸賢祠宇尊祀其中時則慨然嘆曰諸天奉佛諸賢事天然各尊其道理或宜然恐神有所未安也徘徊而去間嘗與紫栢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源頭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以為然師先候予於匡山及乙未予年五十以弘法致譴放於嶺外因得重濬曹溪之源以為禪道重興之兆辛苦八年而祖庭始開功雖未圓而中興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尹氏發心重整青原持鄒給諫公書為先談且云子尹為七祖忠臣予聞之躍然乃先囑其安神祠為第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寢之越癸丑遂之南嶽踐金簡曾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也丙辰予弔紫栢有吳越之行至雙徑見禪道大振參究者衆予歎曰此曹溪一派重衍也丁巳夏歸匡山作休老計見東林蓮社重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諫鄒公書亦至云大脩青原與得一指點之蓋子尹之夙心述予之本願其祠已妥得劉晉卿張壽長首為檀度郭陵烏願成至佛予乃浩然歎曰六祖有言葉落歸根蓋禪道自曹溪一脈始於青原而傳燈諸

祖至中峰之後漸微我國初不多見矣今二百餘年予自濬曹溪不數年而此道復振於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匡山石門適青原大興千年之後復見今日豈非應落葉歸根之讖哉惟昔盛時莫盛於西江馬祖今也重振再見於青原是知道運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將來八十一人同出馬駒之下者是有望於今日斯役也檀度之功任之者衆不佞余言故特述禪道隆替之由以告諸同志不在莊嚴佛土而在光輝佛燈以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為之化也又豈可以尋常建一剎創一宇為佛事

者同日而語耶。

注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唯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畧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注釋則以多以己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爲注乃入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注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是於空山禪暇細玩沉思言有會心卽托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倫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嘗仲尼問禮則歎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由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眞脩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眞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予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鴉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浮遊尤當以此爲樂土矣注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嶽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尚之衆故施不厭普矣

二十五圓通圖序 爲王憲長弘臺題

毘盧遮那以法界爲身則根根塵塵皆遍法界於身擧一毛孔遍則毛毛皆遍在境則拈一微塵遍則塵塵皆遍於心則念包十世古今刼念同時則念念皆遍如是則無一法而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限量可局乎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能入哉是以楞嚴會上世尊特借二十五大士普爲諸人傍通一線大似含元殿裏指長安蓋曲爲鈍根拈弄耳雖是門門有路處處皆通正眼看來未免翳目生花居士一齊折合卷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同放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弘臺居士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不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塲敗闕仔細簡點將來畢竟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乃云未說一字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於是有教外別傳之旨西天四七祖祖相傳是爲心印達磨東來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曹溪衣鉢乃止以其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以悟本來無一物遂爲的骨子開法於曹溪以無說而說門人吹聲遂現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唯般若一心心外無法則尸說者如天鼓音空谷響耳豈實法哉余蒙恩於嶺外幸作六祖奴耶聊爲料理廢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蓋以後世聰明

君子將謂老盧本賣柴漢目不識丁恠其所說無文彩故妄易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況闡無言之道假舌相以宣鳴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又何文之有乎於是偶得古本乃爲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爲齊之分爲十品以雅稱經名也刻於山中適大將軍張君樂齋先開府於粵與予莫逆公雖武品而天性篤厚骨剛氣猛力能任重若以固有而何大事典根器亦直截哉間訪予於山中嘗以此經贈之別十年公歸林下予過錢塘公二見歡若更生談及此經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法乃序之以見公爲禪將軍其有以發見聞之勇猛於此事者勸

徑山志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不志則無以考其源流窮其竅眇探其靈勝故使覽者披圖了然若身履其間謂之臥遊豈徒設哉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託跡於名山勝槩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刹之志則僧史也苟無所考究則何以遡法界之眞源乎維雙徑乃東南奇勝昔稱決窟況自國一開山周多靈異以其山自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嶽而南幹自

衡湘迤邐馳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嶽而飛湧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刹始創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又何能若是之悠且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項百年來法幢傾圮殿宇廢頹而僧徒寂寥萬曆己丑間達觀禪師驟起立宗門赤幟海內由是知有人焉時創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而茲山僧徒匱乏數千里往請于此未幾而果遷於山之寂照而殿宇亦因是以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啓古化城爲藏板地適値當道藩臬諸公有

深心者竟恢復之。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于鵰搏峰下。與大慧同條。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舉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為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唯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乃法界之圖籍也。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嗚呼因修者易。創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班班。後世將何以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而開疆拓土。重在元勳。同為休戚始終者。則鎧公不得不秉深心焉。其事已承餘杭令公戴君。入邑志。以此所關者大。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以便一家觀覽。而特為之序。

菩提菴妙明堂序

余坐菩提菴。新構丈室。主人請堂名。余題之曰妙明。時大眾請開示老人。因謂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也。以滿慈聞前根身器界。一一清淨本然。因起疑曰。既是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法耶。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

到此實難措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關以詰之。然上句不屬迷悟。天然妙性。本自靈者。故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脩成者故云本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耳。以此二路詰之者。佛意將借迷悟關頭。以開發之。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為得。將為性覺本自靈妙。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覺耳。意在有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有所明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法。從此而生矣。以一切眾生。生死死生。法法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強起一念要明其覺。然有明有覺。能所宛然。故向下發明能所之妄法。歷歷分明。則深窮法性之源也。今茲菴名菩提。梵語菩提。此云覺。以人人皆知脩成之佛。不知本有之佛。老人意在真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脩萬行。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證菩提。是在先悟妙明為初心耳。故以名堂。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清涼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住其中。即雜華所載東北菩薩住處也。自漢開山以來。震旦皈依為人間淨土。歲往履者百千萬計。至則蹈氷躡雪。無厭其

勞非眞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
名華異草開錯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
鮮信非塵寰有也而高人勝士棲眞養道者遍滿山
谷而列刹星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松籟泉聲賡
長舌相晝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眞淨土乎山中在在
叢林向無以社名社自普門棲賢始近則有觀來石
鏡亭山主結金蓮社此蓋由宰官李公所創公諱茂
春河南杞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此之二僧即去
唯一不行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是夜即生公公
生而善啼母時呼曰爾僧性也至七歲猶常啼不樂

母每以僧呼之即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以
公自信之後登癸未進士官至鴈平兵憲因遊棲賢
忽自憶往事乃曰遠公生於此而結蓮社於匡山我
何忘其故鄉耶遂願結金蓮社於五臺先聞妙峯大
師遂往皈依建靜室於靈鷲以寄焉既而念自爲念
佛社因五臺僧幻住談臺山勝處乃言觀來石主入
鏡亭有苦行公遂歸心即捐貲屬脩蓮社既而會鏡
公於京師心大悅願益堅社竟成效匡山故事脩念
佛三昧予爲達大師有法門生死義適有雙徑之行
時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敘其事以期會社友予

喟然嘆曰冡冡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衆矣能
知歸宿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
揚帆截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爰自遠公
創匡山蓮社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稱十
八高賢現生西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法東來第一勝
事自後能繼其風者罕見其人故社易建而人不易
得然集方外易集方內難且聞伯夷之風者使貪夫
廉薄夫敦則宰官居士聞李公之風者豈不嚮應而
景從者乎予知斯社之興將與一萬眷屬同駕慈航
揚帆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以百什計哉是在長年

挾柁不惜餘力耳

方外遺書序

昔唐宋諸賢宰官棲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楊張
呂諸公與黃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叩關擊節
無不發明向上一路唯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
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鎚煆煉習氣則施
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暮春予玄馮延
齡遊我吳門舟中出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
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唯叮嚀法門克荷大事其於
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

砭膏肓起癈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寶之當爲慧命非獨墨寶手澤已也

刻瑜伽佛事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衆生非衆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然教有顯密顯則直指衆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死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爲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衆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眞言本自灌頂部中

其所以拔幽冥拯沉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面然鬼王遂啓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濟河沙皆出自西域神僧而流于震旦傳爲故事從不空三藏而宣密言漸至於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蟒身求度帝請誌公和尙集諸大德沙門纂爲水陸儀文則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爲瑜伽佛事其來久矣至我 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禪講以焰口施食津濟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爲僧今南都之天界爲禪報恩爲講能仁爲瑜伽遵國制也此後

流俗漸弊與爲非破律儀視若嬉戲然深失如來度生之本懷即其䟽意達孝子慈親之情悃而秘密眞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爲淨土一語而化鑊湯爲蓮池法音及而罪即滅鐘聲至而苦遂停豈細事哉失其旨者不唯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僧某以瑜伽發足嗣叅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紊使有所禱者各攄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展悲心披誠款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謝世門人某

甞繼公志欲刋行以廣其傳使爲佛事者無紕繆瀆神之愆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孝子慈親各盡心以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爲序而傳之予以爲凡有益於利生者皆爲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山居集序

山居集乃無幻禪師居山語也古人嘗以詩比禪不知以禪入詩耳夫人之心境逆順憂樂以之故因境觸心以心會境而眞情呈露古之詩人親遭患難而苦語最眞親證順逆而樂句造妙豈獨詩哉禪亦宜

然以禪者了悟自心，則境非心外，以心融境，則法法唯心。故言雖不入騷壇，而趣則超乎上乘。說者謂詩不宜著道理，此執一之論也。歷觀中峰、天如、石屋、楯堂諸大老山居之作，逸韻超玄，讀者如入清涼世界，豈世俗煙火唇吻汚濁肺肝所出哉。予讀無幻山居之作，不減諸老，謂非種性流出可乎。是知昔人片言千古，賞心會意語，政不在盈匣累帙耳。雪庭信山主舉似，因謾爲之序。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脩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微塵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眞體，了無剩法，是爲諸法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鼓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故一一授記，豈細事哉。

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唯南嶽思大禪師入此三昧，嗣有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往證南嶽，嶽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卽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荊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頗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卽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噫，良工心苦，誰則知之。向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畧句記，義有未盡。頂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適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恐負先哲之苦心，玆以覺公原稿合刻于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由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卽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是佛境界，卽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

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不是今非古。以啓謗法之罪也。可不敬哉。居士顏廣贊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遺使。豈非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刺血書寫法華經序

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稱爲入佛知見者。衆生本具。但以無明封蔀而不自覺。勞我世尊捨大法樂現身三界。與民同患。特爲開示。又隱恐四十餘年不即說者。恐其驚疑不信。不信則永殞善根。斷佛慧命矣。故經歷言能信是法者。斯人爲難得也。何況書寫受持誦讀演說者乎。以其法最勝。故利益廣大。乃至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持此經者。現在父母所生之身。即得六根清淨之報。況以身血爲墨書寫者乎。閩漳丹霞山報劬寺僧隆蘂刺血書寫。以報師祖法乳之恩。作此殊勝因緣。能以身血滴入法性海中。而與法身同流。觀者觸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豈小緣哉。惟我本師釋迦牟尼。昔於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得聞此經。爲衆講說。下成佛種子。直至于今靈山一會。各各授記。皆得成佛。今蘂能書此經。爲報恩地。則今日之緣。將來龍華會中當蒙最初授記也。

雲棲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稱曰文。獨佛語不然。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之異耳。蓋佛所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夫執氷而求火也。豈特佛經。即從上諸祖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況本於文而超於情者乎。予讀雲棲大師集。三復而興歎焉。師以儒發家。中年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遍叅諸方。有所發明。遂挂瓢笠。匿跡雲栖。以恬養知非有意於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屨滿。次則林立。久則雲屯霧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居者平常。故於應機接物。無門庭。絶城府。無崖異。如鑑照物。妍媸順應。故無臧否。無指讁。一任其本懷。故來求者如蚊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年讀金剛般若。諸弟子

從佛持鉢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歎希有世尊予忽然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年無人知為何事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因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即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然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嗚呼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糟粕耳然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衆即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於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日照百川清濁並映使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是而為佛祖之亞者予於雲栖之文見之矣識者謂師為老師宿儒予嘗謂師為法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昭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禪藻集序

論大道必本於性情舍是無當也情出於性性變而為情二而一者也若氷水然融結而已矣故愚夫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能盡斯有世出世間之異焉嘗試論之世之言情止於詩出世言性極於禪故禪宗

上乘詩蔽無邪說者以禪喻詩而不知詩本禪也以發於聲歌故名詩極於忘言故名禪聖人刪詩以示性情之正蓋欲返其本也乃治世防情之大者出世之道無與也佛戒綺語況就於人僞而亡其天眞乎詩自雅變而為騷逾流逾下出情之法不貴言者無取也今禪之詩豈梵唄之遺意耶故知歌讚佛德若詩之頌祇夜伽陀猶夫雅也是皆宣暢性眞質直無文後之以禪為詩者若騷而變為近體叔世之道也由性眞而敷麗藻似陽春而吐萃葩赫日而融堅氷天地為爐陶冶萬象豈爇濕薪者所可企哉此詩禪所以難言也且騷流於漢則已卑卑況禪詩始於晉靡靡焉支遠羅什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降斯已下由性而達乎情者猶幻人之歌有情而擬乎性者若木人之舞此予讀禪藻集大有感焉嘗謂有唐之世詩禪並盛釋氏見稱者三十餘人視我昭代何其偉歟琦復諸師禪宗之赤幟也然工於摛辭直能逐鹿正始類者鏤金刻玉其誰不曰詩乎禪則非余所敢知猶夫味也聞刼初之水過於乳今則水中之乳唯毱王能擇惜乎近代慧燈不刵而斯道存哀斯集者志艮勤矣苟無法眼俟觀風者有釆門人譚卿榮生

作禮遙請故予為之序

紫栢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雖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乎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

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為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挈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顰手雖未踞華座豎拂然足

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衡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唾便休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啓菴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大師化後爲孝廉仲蘗王君結集成帙師往來匡廬王邢孝廉來慈長松館有茹退稿爭褒之予久沉瘴海適爲師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爲法

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於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直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鍼錐直欲斷絕命根卽此可當金鏡矣又何病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云紫栢老人集蓋非墮於徭

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仰山乘後序

予夙慕黃山白嶽之勝及遊方之外足跡半天下獨於東南佳山水猶在夢想間也頃投老匡廬適新安海印禪人來叅出仰山乘予讀之則恍若躡雲霞而履空翠攀重巖而臨絕巘矣乘載山開於梁寶誌公顯名於唐智通禪師久隨物化而幾幾如也時有瞻公乘願而出重興之若闢鴻濛而鑿渾沌旣得弟子玉覺二公若以神力幻出莊嚴佛土如空中乾城此亦眞丹之靈鷲也然山川代謝有爲遷流今日之故

猶昔日之新安知今日之新不入未來之故耶今有茲乘則山與乾坤相爲悠久矣乘出逸民程君之手筆介如石公之綜理考核古今成一家言以發重興之緒佛說道場建於金剛心地是知瞻公若二弟子卽誌公智通二師之心程君石公又會衆心爲一際特然傑立一金剛幢矣乾坤毀而此心不化是豈獨與五嶽爭雄哉或謂仰山之名若附諱予則曰不然佛眞法身遍一切處法法皆眞是則何地而非道場何事而非佛事仰山昔稱小釋迦傳佛心印者佛祖隨機應現遇緣卽宗隨心建立又何拘拘塵跡哉況

茲山之靈久矣今人苟能一日此山須開心地則寂師於此常踞華座拈槌豎拂其他直寓焉而已又何彼此之計哉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玉覺二公能肇興於前若諸弟子海成昆輩能繼志於後則將燈燈續燄法化無窮是又在人不在境也予感誌公法像之靈應業爲之記今覺公特來授戒悉其重興之因緣故復書此以破執跡之疑與諸來者知佛祖心印印明明昭著於蒼巖翠壁間也

焦山法系序

傳燈所載諸祖法系唯以心印相傳元不以假名爲

實法也嗟夫禪道下衰眞源漸昧自達磨西來六傳曹溪一法不立及五宗分派蓋以門庭施設不同而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　明國初尚存典刑此後宗門法系幾如也以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內列剎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以字派爲嫡而未聞以心印心由此觀法則大可悲矣舉世皆然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姓如衆流入海今則推原五宗眞傳則法眼早入高麗溈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曹洞則少林獨擅方今天下僧寺法系多稱臨濟一派盛行至若正枝

旁出皆莫可考。蓋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橫出。迷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山。以法系字派爲請。且云玆山十菴源自始祖覺初祖心禪師。本臨濟旁出。爲賢菩薩者。近代兒孫皆迷其源。禪人憂之。乃考十菴先後之次。緝爲譜系。正名分以垂後裔。然雖假名。是亦因名立教。尚亦賴此以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致於斁倫犯義者。尤足以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六傳已盡。故爲續其三十二字。以從俗諦。若循此爲宗。則臨濟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却矣。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七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八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劉起相(釋通炯) 仝訂
三峰山後學 濟孫 編輯

序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衆生日用現行無明煩惱。卽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斯則衆生與佛。不隔一毫。但以無明深厚。不自覺知。故逐妄迷眞。起惑造業。長淪生死而不能返者。誠可哀哉。勞我世尊。捨自法樂。現身三界。與民同患。而度脫之。四十九年所說諸法。積滿龍宮。於中具有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爲衆生出苦之具耳。故菩薩修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其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以爲要妙。至若了心之行。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參禪。漸則不出止觀。卽此二行。若上根利智。業輕惑薄者。自可直入。若夫中下之士。積劫生死。業重罪深。卽有志出苦而爲惑業之所障者。必藉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爲修行出苦第一

法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爲發軔者也即如華嚴圓頓法門普賢爲法界宗師而所脩十願必首以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爲顯密圓宗而必先以建立壇塲禮十方佛勤求懺悔懺至罪滅慧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入道法華爲實相大乘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爲止觀而必精嚴懺法以踐眞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法界圓融而時禮法華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門最爲末法入道之第一行也嘗聞釋迦本師因中聞五十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展轉開示得三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則所云三劫三千諸佛是也其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愧未盡探其始末因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又有大悲懺者固以大士救苦爲重而作法儀軌殊無倫次梁朝一懺乃自昔流傳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似未盡善嘗謂末法衆生罪深業重如世人犯法投托王家亦可獲免地獄衆生以苦逼逼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現前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要無越懺悔一門矣今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

叙披露之情悃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胸臆之論觀其利濟之心良亦勤矣較之世間以妄想聲詩而求名聞利養者奚啻天淵哉間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而爲恒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恒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法本是心則何法而非妙行耶幸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且夫世之甲科同登一榜者如出同胞以同嗅味故也然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導同一心空及第者法味旣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法身入我性我身還共如來合如鏡交光互相攝入實借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罪又奚止赫日消霜露哉十日並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罪垢頓滅不待求證而必信無疑矣覩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眞信禮佛滅罪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之以爲眞修者勸

楞嚴接光錄序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所謂一心者即一眞法界如來藏清淨眞心也惟此一心爲十法界凡聖染淨依正迷悟因果之體以迷之爲凡悟之爲聖一切苦樂逆順皆由此心之所轉變所謂均賦而同禀

者也以衆生之固有迷之而莫返故勞我世尊現身三界與民同患種種方便而開示之使之悟入而後已故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旨以衆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設五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緣而拔三界生死之纏以明空以三觀而破空有之執以明中然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則故以楞嚴大定爲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一大事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散在五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法界一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真頓證一心之懸鑑也然以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之因果而敷陳於六萬餘言之內以無量行海攝歸三觀妙門以曠劫難成之佛果而圓滿於首楞嚴一定可謂至簡至要最深最奥之法門也是故此經自入震旦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尅文言而昧其通途者或尚理觀而畧其文言者要之無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望洋況居有漏乎故探教者如飲海魚龍蚊蚋亦各盡已量

豈能盡之海水耶然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頃予遊老匡山閉關枯坐適四一授公遺書以所著楞嚴接光錄䟽見示且欲予一言以弁其首愧予老矣日已憒憒智乏藻鑑思不關微安能發其幽奥公意勤至義不敢辭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掇首尾指點血脉啓其關鍵通其意路批導文字如游刃焉以公廓達之才縱横之筆脱落畦徑似不拘拘矩矱若以楔出楔亦從前所無愚謂有便上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翳膜也是在觀者别具超方之眼獨得於文字之外則視黄面老子猶爲贅談況其他乎即由此而悟入者實非小緣故讚歎其法施之大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德又可思議耶

重刻性相通說序

佛稱三界醫王所說一大藏經如世之醫方至於相宗文字如醫家之脉訣故世之醫者捨脉而不知病症之微細則妄施其藥雖金丹適令人死故學佛而獨以參禪爲向上不究性相之源如醫之不問病症槩施以金丹故未有不瞑眩而發狂者此今禪門之大謬也若習教而不知參禪如読方而不識藥亦有知藥而不知病者參禪而不知教是猶重金丹而棄

方脉莫不夭折慧命喪法身此可爲法門之大憂也共弊久矣西域佛滅六百年中性相相攻破壞正法故馬鳴大士作起信論以一之達磨東來禪教相非亦甚唐圭峰禪師一之未能至宋永明大師集一大藏爲宗鏡錄以會歸一心爲二宗之極則學者槩束之高閣且相宗之不明也久矣我　明二百年來獨魯山法師始揭其規矩而爲補註且苦以論釋至萬曆中有若高原二雨諸公出始倡唯得損菴王太史爲之博采證義其說益明然特施於專門尚難入若夫修禪之士尤憒憒也故執藥之病卒不可治予因

至徑山適澹居鎧公請益性相宗旨予畧拈兩宗之要爲說以通之以名相旣有諸解精詳不俟一一特取其義而變其文以歸一心爲極致可爲宗鏡之提綱直欲初機易會知此說一出而兩家牴牾可釋然無疑故修禪得此可免誤服之虞而習教者亦無執方之誚此亦均調之劑也智者觀之若飲倉公上池之水則洞見肺肝特以胗脉爲名耳可不快哉前以落筆草稿付徑山而謄寫多訛連梓數處予恐以訛傳訛欲正之適都邑之佛殿山古愚拙公見而歡喜願重梓以結法緣故因訂正傳之諸方當以此本爲正故序其始末以弁其首云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磨西來卽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唯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由是觀之卽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横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卽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爲已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之性相

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與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轟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歸至極約及萬言卽奧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然達磨西來不立文字亦指楞伽示二祖且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著此論達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此經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壞正法耳夫何近代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竟參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斥教乘并墮愚

迷固守偏執爲必當豈不悲哉即此一論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明鑑視爲文字而讎之詎非大迷也哉然西域性相之諍非馬鳴無以力破之即此方教禪之偏執昔圭山著禪源諸詮以一之至宋永明集宗鏡錄百卷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百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嗚呼此豈眞究大事者哉予蚤年即棄講義初聽諸經不知爲何物切志叅究既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眞似推門落臼故於楞伽初不能句然妄爲筆記始於楞嚴一經茫無歸趣及悟後即爲懸鏡而終爲通議是皆即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悲夫習教者槃以予爲不師古叅禪者槃以予爲文字師如此則無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峯永明爲門外漢謂一大藏經爲揩膿涕紙也且發明一心之說爲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叅禪又不若親此經論爲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叅禪動以離心意識既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之弊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已見之過耳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洋杳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爲一貫業已刻行既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而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途足救末法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既刻之於嶺南安成今復刻之於新安其唱導者滇南弟子同塵而梓之者超宗助緣者皆一時四衆法侶也

雲栖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故云了義由其衆生迷之也深難以頓示故從淺至深始於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說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法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淺深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花直指離言之道是爲頓門達磨西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然此頓宗之旨非獨於禪而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毀教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於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猶人一已十之意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脩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柰末學志向虛玄以

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往往堅固我執以爲必當會不達佛祖皆欲人人了悟此心爲極致雖三乘之教因人而設而淨土一門尤爲并包萬行統攝一心之最妙法門古德辨之尚矣況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已之根器但隨聲妄和會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致若義學之徒虛事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於今日也故雲棲大師蚤悟唯心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故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故海內緇白信之者衆大師所著彌陀䟽鈔發明殆盡至於尋常開示言句揭唯心以闡淨土之旨者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此語自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眞抉末法瞖眼之金篦也居士願梓爲法施項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予三復三歎借爲代一轉語于篇首云

送堅音慈公住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過而感焉重興之於是弟子孫氏伯仲創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湼崖耀公住持莊嚴畢備以竟其業乃聯諸同志結青

蓮社並誦妙法華經遵戒定慧三學以爲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堂迎予休老丙辰冬予東遊而來觀其規矩雅肅安居精潔四事豐美人景俱佳爲末法一最勝道場也讚歎久之予了達大師末後因緣卽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予入山之二年耀公以障緣去而社虛無人矣一時檀越皆望予令人以主之未易有居無幾何適堅慈公至一衆歡喜懇請之公初以歸宗爲家山未妥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乳予喜而謂之曰大哉法界以緣起爲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是以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脩行必以此心而爲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卽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閒蓋特傳此金剛戒耳唯此一戒爲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是以吾徒爲佛子者苟不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以無根本故耳卽此社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華律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皆最上一乘

大師聞之由是日夜西望禮拜一十九年願見此經而未及見今南嶽天台寺即智者大師拜經處也故以名寺千有餘年拜臺現存往曾儀部金簡公欲石刻楞嚴經於臺上以滿智者之望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予與曾公爲法門知己久期終老於南嶽癸丑冬月長公扶搖遺乃翁書迎予任湖東予應命至則建諸祖道影八十八軸乃達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君賓請丁南羽高士名筆也有三堂其二置五臺峨嵋此一專爲南嶽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間曾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君屬其請歸南嶽向以山中無可置之地故存湖東予是時展禮道容如入諸祖丈室也此即發心願建影堂以奉之乃爲募疏先太僕蔡公槐亭身爲行乞願竟未果予於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年辛酉弟子如繹書來云已復天台欲重興之時得大檀越李太史公爲護法適曾長公遵先人遺命以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予前疏併付之予聞而喜曰此予未後未了願也嗟乎法緣與時相爲顯晦亦運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法統乎一心故有性相二宗本乎一致而教禪相左從來舊矣無論西域即此土教由天台設三觀以明一心禪自發明一心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前現成公案也公今往矣若秉佛心而爲住持即其地爲金剛所成身心寂然是爲入如來室若以法華爲佛種子則一瞻一禮舉手低頭皆爲妙行則一切應緣無非佛事了無疲厭若以智悲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瘴自息日用頭頭皆眞解脫且公素持行願普門二品以專淨業苟以大悲爲心則普視同體冤親等觀了無人我之相若以普賢爲行則捐捨身命以供大衆滴水普沾何有一己之私若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十方聚會箇箇無爲又何有於子孫之業公以如是住如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邦而成淨土圓佛果而在當人三學圓於一心萬行成於一念是所謂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己出世一大因緣也當以此語揭之佛種堂未必不爲廣長舌相

南嶽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嶽思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於是智者乃著止觀妙門成適西域有梵師至師呈之梵師曰此與西域首楞嚴經大旨相同

拈花二十八傳達磨東來爲鼻祖不立文字直指一心而六傳巳下五宗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之今也諸祖道影畢集於斯卽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予居湖東欲奉諸祖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以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三觀一心之旨以暢智者未見之懷第恨未能豎立耳何其弟子如繹今得居其地復奉諸祖於其中不但了予未了之緣抑滿智者未盡之心也幸何如哉繹也果能竭力忘身從事於此倘得梵宇重開影堂鼎建予卽老矣爾能坐拜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千峰點首萬象低眉虛空結舌異幟盡降而智者大師定側耳於常寂光中智氣猛發亦當起舞於蓮華藏海與諸祖一時謦欬彈指也其募疏巳有前作故但述其道影之因緣弁繹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以爲開導前茅也是爲序

凌江祇園寺募方冊藏經序

達磨航海西來由五羊而入中國盧祖蹶起新州衣鉢終止於曹溪般喇破臂褁楞嚴房公筆受於制止是知南粵乃禪教根本之地也惟以去聖千載世遠人退教化浸微時若不知有佛者豈古今異耶然佛

性人人本自具足第乏開化之功耳予蒙恩度嶺漸施引導今則信向者衆將家喻而戶曉矣寂空鑑公初從予海上於丁酉歲復擔簦問予於瘴鄉遂止於凌江今巳二十有七年矣始偕集龍庵以接納方來今重建祇園爲靜脩蘭若盖公真心實行故一方見信而歸依焉每念嶺南邊地苦無佛法以證嚮衆心今欲造旃檀佛像一尊請方冊大藏尊經一部安供祇園作人天眼目是則三寶出現此最勝因緣也將望十方信心檀越共成之予重過此聞而歡喜乃爲讚歎曰佛性在纏如衣內明珠懷者日用而不知忽遇知識指而示之則本有頓得利用無窮是則鑑公爲指珠之人耳凡有心者人人衣底具有此珠但能諦信此法爲人人本分事一經開見豈不躍然披襟頓得無窮利益者乎予感勝緣難聚故置一言鼓吹之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初至五羊六祖露穎法性楞嚴筆受寶喻弘通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法根本地也夫何千年以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寶爲何物始予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法於寺門一時緇白翕然歸向而

法性諸弟子率爲上首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比予時也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事專修淨業十餘年來如一日也既而捐衣鉢爲倡修本寺浮屠殿宇莊嚴諸佛菩薩像金色晃昱煥然一新令觀者如入光明藏居者如坐極樂國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利人天此念纔興以身先之四衆欣仰不俟勸請而緣自集適予承大方伯吳公請歸曹溪坐席未溫時諸弟子相率而至公作禮拈香具白其事予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然水固本有必鑿而豪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賴親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之人今請大藏若指珠之親友也若各得利濟之益要在人披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展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遍炎海之濱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公行矣故書此以助行也

刻法寶壇經序　東游遺稿附

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且道未談一字單傳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自爲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剎剎未嘗不熾然常說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磨九年說法又何有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於曹溪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覿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事無事則又何討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耶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跡耳

因明入正理論纂言序

原夫一切法界統唯一眞了然而無諸相也由迷之而成色心執之而爲我法依他妄起種種徧計有無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我世尊特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直示之是爲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自金輪掩耀玉毫收彩不百年間依然邪見參天性相割據爰有應眞大士龍樹陳那諸師蹶起拔幟立論摧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以大破之既而商羯羅

主撮畧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因明入正理論發
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互二性圓成務使離過絕
非因是以明正宗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
神符也得之可以闢幽扃佩之可以禦大敵諸法空
座非此不足以據之慨夫東西異路南北殊途且而
文畧義深即匠石斫額嗟乎斯人望洋之歎久矣吾
法兄雪浪恩公扳轡先登蘊樸愚公從而步武萬曆
庚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夢感金人名七銀人勝十
告以遇田分介身有官而証焉覺即探取金勝二論
深窮力究既而果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矢

心遂倚雙林而構思期兩月而述成宛與夢符詺曰
籙言蓋識夢也噫微夫那蘭紀歲觀史質疑由是觀
之愚公豈無謂哉冬余來自海上公脫稿示予予雖
不敏不能洞見玄微彈舉摘實至謂異品無其所立
遮實自相相違改品以釋是非番我以明集聚斯皆
出過深潛良是寤其幽微然因正因不待全提緣了
思已過半語故有之因脩者易草創者難且夫托鷄
鳴而過關假弄丸而破敵者談何容易觀者若因是
以明宗由指而見月直欲覩纖塵而知大地窺一隙
以見太虛則於法界之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即隱几

據梧將仰天而歎豈可以呻吟沉酣者較哉

贈劉孝子乞賑序

三齊故稱東秦比天府也而登萊負山帶海僻處一
隅其俗敦朴務本不善治商賈往來外無烽警內無
大饑是故民如標枝其稱即墨之饒有在焉今則大
非昔比也余自癸未來隱海上剛十年饑荒疊見至
癸巳甲辰歲連大饑異常十室九空閭閻枵腹老幼
轉溝壑散四方者過半矣父老相談白首未見從來
所未有也當道諸執事者蒿目而憂屢請蠲免發賑
貸上動宸衷降欽恤多方援拯如救水火無一息之

暇矣爰自秋及冬凡邑所發數萬計而死者猶然載
道將見澤若焦矣自古救荒無奇策傳稱博施濟衆
堯舜猶病豈是之謂歟由春徂夏斯民無聊已極矣
適孝子劉生者乃毅然赤身再詣當道爲衆哀泣乞
賑上下執事者適愜其心且憐其志卒破格傾倉倒
廩大周濟之始於士庶以至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
者靡不均霑所活不啻數萬計頃二麥有秋禾黍遍
野士民安堵油然康俞儼若更生重見太平之光斯
實當道諸執事者一心溥聖天子仁恩固不有待然
而纖悉靡遺劉生適預一臂之力焉士庶歡然凡戴

造奇之恩者亦念及劉生咸抵掌稱賀比方之內外預事者二三輩亦乞予言以謚之余唯唯而嘆曰凡士之處世身名才德無論鉅細有無長短苟精白一心以義為質毅然果敢傾生以先之未有無尺寸之效者揮戈猶能駐日況其他乎觀劉生先以母死廬墓三年冬寒不衣連朝不食且衣食人以為命也生乃薄之傾生以成孝行所謂視死如歸者故竟以孝聞今又當饑饉之極爾乃傾生敦義以致上與感于君子下嘉惠于多人鄉黨竟以稱予切慨夫以此心而推之豈非古之易地皆然者耶以生觀之凡士之處世又奚以巨細有無長短論哉誠能精白此心毅然輕生以此事君則真忠以此事親則真孝以此處變則真義以此濟物則物無不濟由鄉及邑擴而充之以及于家國無往而不達矣嗟乎千木偃息而藩衛包胥號泣而存楚復何怪哉且余居方外而以慈修身者何以文為事因二三子道劉生之故蓋若心以興孝蹈危以濟眾正有愜予忘身利物之心者大有感於斯因備述之以待觀風君子有以採焉

水月稿序

昔司馬氏足跡遍天下名山大川造化風雲奇形異態靡不玄覽胸中故其文質直而富麗後人模擬萬不及一何也以其心境皆到豈臆度者而能彷彿哉故世之譚藝者祇知以文之古今高下其人殊不知以心之迷悟高下其文也蓋言心之聲非吹也文心之章非漫也若夫心之精微苟能造其真而境與神會則出詞吐句不求工而自工不擬高而自高如風行水面月到天心無論文之古不古其機一也羅生光者勾於世家童年而列諸生階累科雖未第蓺林有聲至壬辰北遊太學蓋生賦性多慷慨激烈稍不愜則憤發過情此其蔽也由是東遊海上訪幻人于那羅延窟一見大奇之然猶鵠立予即令晏坐水月堂教之忘緣內照者旬日則覩其鼻間栩栩然又旬日而眉宇生色幻人乃與之談天地之未成造化之未形人物之未生使之忘形釋礙去驕與矜不日而心鑠意銷乃旋其面目而發望洋之歎曰而今而後始知向之自多者闕如也幻人因命其所長以試之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足蹈手舞任其所發莫不應絃而倒項而為文數十首幻人讀之居然水月光華也此所謂心境皆到融會而致然者非耶遂名之曰水月稿且紀遊也無論文之古今適足以見自

得之妙豈直爲臚傳傳舍哉第幻人非知言者幸而知所以言觀者其無貽越俎之誚或足以啓水月之思乎

壽胡母太老夫人八袠序

聖天子在宥之十八年庚寅秋八月廿有二日當我胡母太老夫人壽八十之佳辰也惟我中丞公望素重朝野是時遐邇宰官居士四衆畢集咸稱觴上壽意若羣僊出蓬萊而赴西池酌瓊漿列蟠桃曳霞裾歌白雲而賓王母時也恭與中丞公爲方外交忘形有年受胡母之供養日深已厚故敬率諸弟子燒香

散華而作佛事以祝之且復說壽因緣以告四衆曰夫壽易知而難言也有天有人若夫先天地而不爲久後天地而不爲終故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是彭祖不可以久特聞也宜矣此其天也奚可以易言哉斯物固有之物罔失之故中道壅閼而不可與窮年者比也若夫人者德合乎天恬憺沖漠其神自完心無外慕可以保身全生可以養親盡年百歲登遐翩翩上仙故古有眞人與天無極光並日月者有飡霞飲露飛行自在者有厖眉皓髮熙怡兒女遨遊人世者由是觀之凡人之壽者殆不可以常情

槩擬也若吾母者天耶人耶如此壽豈無自而然耶請試言之昔聞吾母天性恬憺無外慕始從太公結髮微時糟糠不厭身負機杼人慰之則曰人生安飽足矣復他慕乎居常無慍色已而生公卓卓有英氣性大奇不羣時皆器重蚤歲太公即棄世去吾母乾乾冰霜以守公損口以供課業未幾公得籍諸生間人有賀吾母則曰人生有子足矣敢他望乎已而公舉鄉進士人又畢賀吾母則曰此幸免供諸生課足矣安敢慕爵祿乎始自公拜爲郎官及出守三吾歷藩臬以至開府雲中綸音寵吾母錫典優隆亦未

嘗有喜色公每以祿迎養斑衣獻笑吾母則曰孝固爾心祿固而有澹薄固吾性所宜也公屢志告養母則誡之曰君親一也爾其寧心從事無負朝廷且吾猶能飲食但三牲不易藜藿之味耳故公之祿日益厚母之性日益澹每歲八齋以時不缺及今公歸養而公子長成立性純孝然事公與公事吾母等家庭唈唈吾母乃太喜曰顧人生之樂不在口體之安而在子孫之賢耳有子若此有孫若子吾心足矣此天幸也愧無以答蒼蒼者是則乃長齋繡佛日唯焚香瞻禮然燈功課以歸淨土爲事其釶了不涉慮故其

年登八十色若孺子心若嬰兒其骨愈強其神益王噫若吾母者豈非合乎天而全乎人者耶由是觀之藉黃髮猶童年也又豈可以常情擬哉雖然卽百歲猶量焉若夫身處塵寰心存安養蓮華發於目前寶樹榮於身後光明徹於未來壽命極於無量斯將又非飡霞飮露而與天地終窮者比也回觀龐眉皓首煕怡兒女者又不啻若蟭螟蚊蚋也天人妙樂況夫尊榮厚祿豈直糞土塵坌耶公爲宰官唯以世祿養顧不佞沙門固當以出世壽普告大衆云

壽王母張氏八十序

余方晏坐海印杜絕見聞適有白衣居士王愼行輩鴈行避影而跽曰願有所請余默然唯唯乃曰吾鄕有王母者德嫗也雖生長田里躬事桑麻勤儉淸操足爲女訓始母從結髮王公機公家貧無多生產業母事公糟糠不厭鄕人卽重母賢母舉三子而季子曰任在襁褓公卽棄世遺母煢煢苦節以守季子孤鞠育異常雖鄕居無文母獨以身教季子亦謹順母言故季子才十齡卽知持家治生產業事母孝順異常業弱冠卽取重閭里推如耆年領役且善事官長不好飮酒嬉游雖家貧唯養母外無餘事故季子不

數年而身立業成皆母所以教之也今母年登八十猶強健飮食不減少年而季子亦近長者故吾黨私相歎曰人孰無母若王母之貞而壽人孰無子若季子之貧而孝者幾希矣今月十有八日乃母初度佳辰也吾輩有感相率舉而賀之願請尊者一語開示余聞而喜曰異哉人之壽也有由矣嘗謂凡爲人親者必以慈親慈而子未必孝爲人子者必欲孝子孝而親未必壽何哉以其世之爲人子者卽有高官尊爵日用三牲其性未必若糟糠之眞且切爲人親者雖紆紫拖朱食前方丈其心未必若藜藿之安且樂

卽子貧而孝之眞親慈享之安而又望有終其天年者難矣是知人生天地不在貧富貴賤而在各適其適耳故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又曰居之安貧爲福是故人生安樂壽之道也噫由此觀之宜乎王母之所以壽矣借使人人之子若季子貧而孝人人之親如王母之安而樂子子孫孫相習成俗由一鄕一邑推之一國以及天下人各安其家樂其業以修其天年豈不煕然和睦之風坐覩羲皇蓋爲康衢鼓腹之民耶以余言觀之不獨王母壽一鄕勸適足爲人母壽天下勸說是語已諸白衣居士再拜稽首曰信受奉

行將持此以壽王母且以告人人

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既靈山以優鉢羅華爲菩提種子旣達磨以震旦少林爲菩提初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衆流而歸之其心大矣厥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以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二十五世幻休潤大師法流今入天推擁而住持其家諸大比丘剎利宰官居士衆皆歡喜讚歎而送之適予來自東方那羅延窟亦隨喜合掌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爲人說破則靈山百萬衆傳燈千七百都皆一與回頭須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也豈期人人病眼空華且又邀華結果佛祖之心然哉此則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意謂吾人若不重捨金鏡何以世其家業嗟乎難矣然佛祖以法界爲家以大地爲業包虛空爲量夫惟如是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能度生今公以赤身而全荷其業攬百川而歸源豈易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以望公者公其勉旃

送仰崖慶講主畫諸祖道影序

昔世尊居忉利三月而優闐王思之不已乃命工者持旃檀香往刻其像鶖子慮衆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遂以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答之故凡雕刻彩畫種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旃檀始噫夫豈佛然哉吾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故曰心如工畫師畫出諸形像夫形像可畫而神通妙用及度生事業又安得而畫之哉居常闕然及讀達師述丁生畫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畫文是知神通妙用度生事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嗟乎鶖子極盡神力以多人而方成一像今丁生以無作妙力從一手而現出多身慶公於一念頃而圓成度生事業而達師一彈指間頓使法身徧布如雲起寒空影羅秋水如斯妙用乃法爾神通如是耶抑因緣會合而然耶觀者倘能覿面不疑始信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行矣無倦繁興藉使於一身復現多身將

遏塞虛空光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許公其持此爲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住持大慈壽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年正冲太上母憂勤鞠育惟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思無以上酬厚德下覊蒼生乃薄供養損膳羞出其資建大慈壽寺將賴三寶弘護陰庇窮壤寺成選古風淳和尚爲住持居三年謝世上命其孫本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事在師任事十二年操行彌篤精勤彌勵上祝萬壽下接四來無厭朝暮即慈雲法雨遍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

抒忠効力竭躬盡瘁道風亦著遐邇稱能以事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病即臞然骨立猶不忍棄事頃達觀禪師偶隨緣過慈壽見而驚曰公何爲至此哉然吾人固重以忘身爲法其如生死大事何師潛然泣數行下曰在非戀戀浮名第念聖恩隆重香火無托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孰堪荷寺事者師即舉其弟子監寺圓應有量而忠禪師請見乃大喜曰是豈乘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相馬云此足當千里矣幸有此兒顧復何慮師聞已判然自決明日即以其事奏聖母可之旨下大宗伯照前檄檄應

仍授僧錄左善世爲第三代住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聞而歡喜屬不佞讚歎之曰住持者操佛大柄豈細事哉談何容易惟吾佛世尊以法界爲家以戒定慧爲業以弘法利生爲務以慈悲喜捨爲範以教理行果爲綱維三學具四心圓四維張教乃昌夫此家者以無心而住無我而持任因緣爲進退順機宜爲調伏此至人之能事豈常人可及哉故正法之代四維張而法道昌諦觀諸祖無論童耄一言之下旣克紹其業像法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有其人葉葉相鮮花果茂實且日無果至於末法則秀實者希

以教理存而行果闕綱已半弛將何以綱維家業撈漉人天哉方今躋末法六百餘禩矣當世尊將涅槃時有六萬億菩薩願於末法影響流通且又將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重其人上下一體至我聖母弘通三寶超越前代琳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爲天下大觀無盡法藏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爲法門之樞紐知識之蘧廬當其任者持大教之綱維爲四海之觀望殊非細事嘗謂名者實之賓也任者責之審也固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乎不覈其實何以任事今應公者効事其

師年甫二十卽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以身任之今十年矣余往來其間自觀操存周旋上下靡不中微且不私已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有世不知心之有身不識不知泛應無機所謂年童而德者外實而中虛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亦未之過也但真似耳忘機類無心況應類無我不計利害類任緣此真任持之能事而公天資已暗合之矣第寢處而不知豈夙習然耶此觀禪師所稱乘願力而來者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爲舟應公爲水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今應公業已能負師十年有徵豈不

能自負哉觀其卒然受命也不驚不喜況然若辭故是舉也諸大知識各各歡喜讚歎宜矣且而忘身真者不有已忘心真者不伐功忘境真者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應公得其類焉耳是以住其寺持其法人猶喜之藉令仕君子得其真忘住持家國足可以致君堯舜垂拱無爲澤及蒼生福被寰宇亦易易耳應公勉矣願造其真履其實爲佛真子住持其家將此身心祝我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無窮果如是則香幢影動鐘鼓聲飛塔殿橫空鈴音鏗響晝夜無間皆廣長舌轉法輪時也公其勉之

壽大宰官弘所劉老先生并贈榮擢備兵淝陽序

聖天子在宥之廿一年長至月乃大宰官弘翁天命之前一歲廿八日初度佳辰也惟公自蹶起中州以明經登高第屢官拜至艮二千石是時　上思渤海難治方藉理焉因出守萊居無何三老五更交驩向化無論政平訟理卽以慈脩身以悲濟物惠愛蒸蒸衆人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山林幽谷亦蒙光照草木遂生故時日也靡不稱觴上壽願歲歲如今而我窟中頭陀亦躍然而起持此青蓮一葉作禮而讚

歎曰聞夫建德之國其君無欲其民自足其君無爲其民自醇徜徉于徐不識不知故其風如上古其壽如大椿而視彭祖猶童年也若夫極樂之國又其壽焉其地七寶無諸不淨寶華寶樹行列界道妙香清梵光明照徹而其人民從蓮華生衣食自然應念而至其主名曰無量壽稱者又何以至此由其能以清淨持心以慈悲攝物故其樂無極其壽無量而名聞十方凡有識者咸願歸焉由是觀之心福之基也德壽之本也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惟公之治萊也日擊三年餘矣無論

以國爲家以君爲身以民爲子而一切便宜興利除害非指可數即齊地故稱東秦自無外警比倭夷犯我遼左而登萊爲唇齒也羽檄交馳徵兵轉輸急於星火以久逸之民當異常之變方且洶洶重足而立公能力安堵之是夏及秋復值大水連雨百日二膠四野遍爲大壑兩涘渚涯不辨牛馬其民若浮其居若漚靡不望洋而歎已而其地若油其民若休莫不相視而譆公特發賑貸力議捐免使民不致流亡者若類皆異等之治蓋心之響德之符福之基壽之徵也嘗聞活一命則延算一紀若公之所全活者中分

齊而取驗當何如哉比當事者紀績報 天子嘉之乃增秩拜楚藩臬憲大夫備兵沔陽今方就道萊諸父老擁輿涕泗而遮焉頭陀揮麈而解之曰二三子何事非君何者非民又何所齊而膺楚也庸詎知夫日不擇地而照雨不擇木而潤然照臨雖一甘苦雖異孰不各願遂其生意楚人之盼盼猶齊人之戀戀也公其分身散影哉雖然以公之德與齊則齊勝與楚則楚勝假而與阿衡則天下勝何患君不爲建德民不爲極樂而各躋仁壽均無量也頭陀以此釋齊賀楚且以岱宗東海方城漢水爲公壽

贈太醫雷菴黃先生序

雷菴先生者族黃氏其先出豫章事越人之術故累世以醫鳴家及先生生長京師又以醫鳴國凡貴賤上下疾則多賴以生全之先生每視則望色決脉發無遺策故都人士咸稱先生術若倉公之見肺肝也及我耆年龍華瑞菴大師遘三痟疾甚篤衆醫皆束手無敢視者蓋痟病覆危在醫所不治因師之交游薦紳先生若會駕部健齋博士金簡諸君及密藏開公輩皆進先生先生往胗之曰嘻殆已雖然賴我而有生矣諸君以爲狂而不信先生矢之曰師果如所

戒而治不若初者則誓不以醫鳴先生因再微胗之察陰陽之精按八脉之經候六氣之變順五運之行而以舟車水火之劑進退之日必易胗胗必易劑消息盈虛天人合度不期月師果津津有生色再月而起三月而履四月而瘳五月而宛初狀無爽焉不佞自東海來問師疾入王舍城見師驚起而抑其生之所以師歷以先生不佞踴躍歡喜爲師再拜以謝先生曰嘗試觀夫萬物樅然立乎天地殊形衆態主之者罔識其端死生榮瘁宰之者莫知其際豈獨造物者之妙然哉蓋術亦有之矣若夫偃師之枝治膠漆

草木儼若生人而容儀合度俞柎之醫裂肝腦脈臟脫然弟靡而厥疾用瘳是豈非藝術之精而於死生之狀有以奪夫造化之妙者乎是知搡技凡入乎精生者雖神智亦有困不及知焉噫先生之術可謂得乎工巧而運乎神聖者矣豈非以道而進乎技耶故再拜敢請發先生之秘以進吾君將以治天下沉痾之不起者。

贈乾剛呂仙史神醫序

石將軍之為人慷慨直勇而有智且知人人少知將軍者初予過海上偶一見傾蓋即如故因相善於茲

者幾五年頃之將軍竟以慷慨引直自知齟齬與時艱遂引疾自免居無何將軍果疾作疾走告予予告以治大患之本因曰毋動爾形毋攖爾心毋撓爾神毋搖爾精屏爾多智戒爾多嗔毋使爾思慮營營無知無識不怵不驚而將入於不死不生將軍聞之唯唯是命雖然無以治其標可使越人之徒來視之鄙無良者稱良獨擅呂先生先生居方外善壺公之術而獨以醫名活人無算蓋與將軍家善三世而先兩世賴以生死及將軍疾先生又往視診之曰此陰陽之氣有沴賊邪之氣有干故拂鬱憤懣而不暢則為滿為溢水穀壅閼故四肢浮而五臟滀六氣結而百骸腫矣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堅而中虛其病膠固而難治十生九死先生即以踈濬之劑飲之數服少舒舒即以制先生復為舟車之劑以消息之不二十服將軍起大振如初觀者穪怪先生有神異焉將軍圖以報先生請予為之言曰噫予獨知先生之末而不知先生之本也昔黃帝問道於廣成引神參察而竟與岐伯為醫談越人受術於倉公指見肺肝而望襄子以色決此豈常人之情哉是必有得其精而形其粗粗者易知而精者人竟何覩焉將軍果得先生

之精以自治又何止於消客邪之氣理陰陽之形而已耶試往叩之先生呂姓名某別號乾剛乾剛純陽也現居海上之浮山是豈自洞庭朗然而飛來止此者乎。將軍再為我叩之

贈大倫端上人住持廣濟寺序

王舍城北有大精舍曰廣濟乃大知識寶藏和尚說法之處和尚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携其弟子雙松平公輩來止於此豎大法幢人天衆集。然和尚據師子座而平公即領住持事接納四方名傾海內無論白足雲奔即薦紳先生休沐之暇皆晏坐其閒顧瞻

法要平公俯仰隨順無不適可故三十餘年和尚臘高八十而道風與日俱大振矣偶爾平公謝幻緣去復以其徒端公上人繼山門事若都城耆年龍華瑞菴上人輩咸皆歡喜過不佞乞一言以讚歎之不佞唯唯願說其要聞之佛住迦毘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衆各推所尚爾乃以長老稱空生空生因問佛所住世尊乃告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果何住耶雖然豈以無住爲住哉抑聞佛住大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曰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所謂住寂滅塲修無作行此又豈以有所住而住哉雖然上人親授法於寶藏和尚聞和尚得法大川禪師據臨濟正令至若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間五教齊收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事雙忘此又豈可以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擬議其精粗優劣者哉上人果以此法住持是將可以續佛慧命上報 國恩誠所謂佛子住持善超諸有也耆年聞說皆大歡喜卽持此一葉以問訊上人上人其無謂我毘耶病夫非奪鉢之手也是爲序

送方山暎川法師幻遊序

幻人往遊都市適遇方山子于大幻塲中相與莫逆於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去而方山子卽入如幻大解脫門依寂滅塲現諸幻事揭大藏於龍宮受天人之妙供時則幻人方避影東海據長空大谷而與煙霞麋鹿爭雄頃方山子聞而喜之卽杖策而來搜我於窮髮幻人相與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乘堅固之筏泛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象倦則鋪瑤草而臥長林饑則飲醍醐而飡栗棘時或鼓腹揞頤撫髀雀躍吸鯨波而吞滄海叱大塊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殊流競驟曾不知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爲日月也又何浮光幻影野馬塵埃而黙太清之量哉方山子喜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蒔則方山子蹶起而謂幻人曰聞之不死之鄉非蜉蝣之所擬廣漠之野非蟭螟之所知信乎願當與子死此耳奈何予亦幻緣未盡姑捨子去終當携手同歸焉幻人于徐而進之曰譆有是哉子作去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彌布纖塵舉而大地全收不分而遍則霈澤雱施不散而周則山嶽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法未嘗離於起立處耳子當勉矣無作去來之想也雖然空華結實瞖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痴

見之所感也久矣予其行矣試爲彈而刮之若珠破瞖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予死於那羅延窟

贈徐君復崗仁術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物以仁載仁以形衛形以術撑術全生令不至於中道夭閼而各盡性命之情者聖人之能事也故古之君天下者以仁道始昔炎帝嘗百艸以身試之實所以重民生贊天地肫肫之意也然九流百氏之技莫不皆由聖人出而醫獨稱神聖者豈無謂哉傳有之曰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故術不可不擇也粲聞醫主以方脉予嘗讀史見

秦越人之於長桑君何其異哉且而世俗難醫以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以爲難能往聞華陀之言以爲誕今於徐子可見焉徐子家海上東海故稱僻陋百物鮮至而醫尤無聞故民之疾苦無告凡小病者死大病者靡一食之下不望生又安敢啓死乎徐子素以義重鄉閭閭負慷慨趣人之急喜周給不責報施有古俠士風予初至海上有聞焉然猶未聞善方脉也已而人有病背疽者徐子飲以藥吮之得以生者固已大奇之矣既而凡有病背疽者必奔徐子徐子塗以藥而割皮解肌盡剜其毒剔其腐而更生者蓋什百數也益大奇之而未之果然壬辰秋鰲山梓人董魁者嬰是疾且篤偶值徐子一見則茫然載與之歸治此如治彼刻期取効無爽毫髮且而湯藥飲食必親操視病如視己視物如視癰雖古仁人君子之心亦不過是余既見其行事深有感焉竊怪徐子先是未以方脉名家爾乃發藥如此豈非若越人之見受於長桑者乎不然何其神奇之若是耶然古達人視生爲附贅懸疣視死爲決疣潰癰且夫心爲天君身爲國土六賊三毒過于癰疽然妄之醫王必操慧刀而一割不割何以蹈夫安樂之境

耶嗟乎此非世醫所能也人倘聞徐子之術苟易之以治心則三毒消而六賊平天君以寧願當世君子果能推是術以事君則晏安不遑操是術以治民則漸毒不生咸使躋于仁壽之域軒皇之化回生之功可坐而覩矣豈值區區海陬一二者爲耶予因感徐子之術是有望于國工云

刻方策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清于那羅延窟具白重刻方策大藏因緣義方且訂盟於窟中爾時清以荷法情深心重然諾豈不荷擔以洞

門未開荊棘未闢意將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而遊開本二公從赴清涼以卜居質疑於曇室大士卽蒙印許以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果大擧之越庚寅秋幻余本公問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徹藏心法香熏遍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殫始末字字眞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且曰方策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執梵筴而致疑者頻頻解之至詳且盡夫復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块數擧而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

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脩多羅塵說剎說熾然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蘼爲三藏十二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己身或現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華所出諸善知識同異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本無住遇緣卽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鳥噪猿唫皆談不二翠竹眞如黃花般若斯又豈區區筆梵可分紙氈長短可較哉雖然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覩復何怪哉藉令始也契書華筴而梵筴又以彼此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卽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眞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沉酣衆苦稠林昧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

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由苦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又何以令諦信使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眞丹云多思惟思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擧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

狥耳目陸沉欲泥閒有靈根夙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于功名去此取彼即般若内熏文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偏人豈直鈍根鈍根法門所係九鼎一絲外患内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若大師者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奪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覩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徤如此故吾觀真諦真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

治庖尸祝將越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共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碩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刼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覩法界於毫端覲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或曰方策滅敬將無慢法之罪耶予曰法性湛然般若圓照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即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遍

周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闡提即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劔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重脩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華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於虛空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法教化衆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克滿亦如網珠交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衆生於一切佛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衆生及造十惡五逆三途

六道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衆生心行不可思議始則未然今於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歲暮有寺僧祖定持大司徒沈公碑記居士吳公敏訪予京之慈氏樓閒偶談寺之因緣則曰其殿廣博猶如虛空莊嚴密緻斗拱攢簇鱗踏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蓋始創於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年矣而閣道之上梁拱之閒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思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為龍頭角鬚鬐爪牙飛動宛若生龍左右升降嘗遊戲池中寺僧見而叱之其龍

歸殿而左右錯盤文名之曰錯盤龍殿此其不可思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有奇向爲粉地昔趙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恍之可壁畫瀟湘煙雨圖二幅夫人管氏畫竹一幅至今墨痕尚積美觀而借重焉何其前此數百年豈無丹青妙筆而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舉耶此不可思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以銅錢累砌成形此固成者之心不可思議矣至於明嘉靖間有人毀其佛者剔筋折骨折錢綱肉劈羅漢燒煮而食之何其慘也其人竟感以鐵篦搔痒遍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然世人畏神

而敬佛雖顛人醉酒尚悚然知皈而若人者乃醯之而弗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也隻然草莽寥落如空偶太宰五台陸公一日過而慨焉即與心與郡之宰官敬菴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蓮濱張公青芝董公見所潘公諸薦紳先生及白衣居士孫楷等輩一時躍然而起欲大新之乃命比丘祖定爲倡導首將理前脩廣檀度闢荆榛繩覺路開人天之眼目弘法界之規模建言之初比丘思求所以創業爲根據者是夜大風折古柰一株且而發之根底得古負重斷碑拔而讀之乃唐中和間居士吳

言捨宅爲寺其基廣九十三畝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清禪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以年爲號者非此莫知其源斯則木石無情而有知乃應緣而成事此情與無情感應道交如水澄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噫由是觀之其佛土成住壞空業已不可思議即其人而知施者作者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壞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旦炳然齊顯於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像纖毫不昧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明矣且而始也成者之心固不知有壞者之心而昔壞者之心又安知有今日成者之心哉斯則成者壞

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即境觀心正所謂交光相羅如寶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去未來一齊平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今比丘定者苦心窮慮而欲建空中之樓閣嚴象外之法身演無字之真經作難思之佛事譬若睛空塗彼纖雲豈不瞪目成勞吾意空花飛起必瀰滿太清滴水爲霖必横流大地是將見妙莊嚴刹建于一毫清淨法身顯於一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人等各各心中成等正覺

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一切同入蓮花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汝等比丘又豈可思惟心而入難思佛刹者耶海印沙門聞此因緣歎未曾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法空無相　畢竟無起滅　但以因緣故　成壞各不同
佛身如虛空　智光如滿月　共空徧一切　月光與空等
不擇淨與穢　是水皆現影　豈待清淨池　而後方照矚
一切衆生心　與佛智無二　善惡隨因緣　業行固不同
一切佛境界　生於衆生心　譬如空中華　依空而出現
初成即有壞　本自空中生　如何今日空　不能成勝事
天堂及地獄　貴賤衆果報　苦樂諸受用　無不從心造
自作自受用　莊嚴自法身　直從有相中　即登常住果
善哉諸佛子　決定信自心　各捨所愛珍　莊嚴佛自土
世間皆是苦　無常復無我　生無一物來　死無一文去
來去本是空　如何苦貪著　遇此大因緣　而不發勇猛
一破慳愛根　頓成無上覺

夢遊集自序

集稱夢遊何取哉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乃紀夢中遊歷之境而詩又境之親切者總之皆夢語也或曰佛戒綺語若文言已甚況詩又綺語之尤者且詩本乎情禪乃出情之法也若然者豈不墮於情想耶予曰不然佛說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故佛祖亦夢中人一大藏經千七百則無非寐言何獨於是雖然詩亦難言也始於擊壤康衢而三百篇仲尼刪之取性情之正故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以性發乎情即情以見性聖人之意也故後之作者與時升降代有其人特方內之事即僧之爲詩者始於晉之支遠至唐則有釋子三十餘人皆登壇執幟宋元無論已至我　明國初有楚石見心季潭一初諸大老翩翩大雅不減三唐後則無聞焉至嘉隆之際予爲童子時則知有錢塘玉芝一人而詩無傳江南絕響始予與雪浪剏起予固樂之然語未成音而不輕出手故有名無實雪浪則刻意酷嗜遍歷三吳諸名家切磋討論無停晷故聲動一時予以耽枯禪貧謝筆硯一鉢雲遊及守寂空山則盡唾舊習胸中不留一字自五臺之東海二十

年中時或習氣猛發而稿亦隨棄年五十矣偶因弘
法罹難　詔下獄甚慘厲瀕九死既而蒙　恩放嶺
海予以是爲夢墮險道也故其說始存因見古詩之
佳者多出於征戍羈旅以其情眞而境實也且僧之
從戍者古今不多見在唐末則谷泉而宋則大慧覺
範三人在明則唯予一人而已然谷泉卒於軍中所
傳者唯臨終一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
登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而化大慧徙梅陽則發於
禪語有宗門武庫覺範貶珠厓則有楞嚴箋註其詩
集載亦不多顧予道愧先德所遭過之而時且久故
所遇亦非昔比也于丙申春二月初至戍所適値癘
饑已三年白骨蔽野予卽如坐屍陀林中懼其死而
無聞也遂成楞伽筆記頃則執戟大將軍轅門居壘
壁間思效大慧冠巾說法乃構丈室於穹廬時與諸
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爲鐘磬以旗幟爲幡
幢以刁斗爲鉢盂以長戈爲錫杖以三軍爲法侶以
行伍爲清規以吶喊爲潮音以叅謁爲禮誦以諸魔
爲眷屬如是則居然一大道場也故其所說若法語
偈讚多出世法而詩則專爲隨俗說也雖未陞法堂
踞華座拈椎豎拂而處塵勞混俗諦頭入不二法門
固不滅毘耶特少一散花天耳其說不純以對機不
一乃應病之藥固無當於佛祖向上關其實爲上下
千載法門一段奇特夢幻因緣及蒙　賜還初服之
南嶽匡廬又若夢遊天姥也二十餘年侍者福善日
積月累門人通炯從居五乳編次成帙向有求者未
敢拈出恐黜清淨界中適新安仰山門人海印請先
以詩將次第梓之以爲一代之逸事予知醒眼觀之
如寒空鳥跡秋水魚蹤若以文字語言求之則瞖目
空華終不免爲夢中說夢也

題跋

題瑞之麟禪人刺血書華嚴經後

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毘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細微莊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真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剎土塵毛染淨等劫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惟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謂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著

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人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臥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遊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性德彰性德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矣猶融會萬派吐納百川故德用無邊唯心現量恒沙佛土即目非遙不涉途程而頓證者只在當人一念迴光返照之力耳斯則六千道成于言下猶是鈍根三現普賢于目前豈爲智眼信乎聾瞽封蔀識情非上根完器孰能彷彿之故衆生日用而不知然知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逼爲法界之真經屈申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之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前而有餘如是則非智眼莫能見非大力莫能荷今麟禪人用滴血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

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境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筆剝膚爲紙刺血爲墨點染太虛揮灑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耶然一葉落而天下秋同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

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舍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閣門，試請廻途重叅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囑。

題壇經首示智境禪人

從上佛祖爲生死大事出現世間，靡不大捨身命，歷盡艱難，自萬死一生中來，非直九也。觀吾本師和尚釋迦老子曠大刧來，爲此法故，捨頭目髓腦，不啻恒沙。無論卽此番出頭，猶向雪山凍餓六年，以至馬麥金鎗，何所不受，剛剛博得四十九年粥飯氣息而已，猶未見有奇特處也，況其他乎？且又未後惹得一場笑具，至今流布寰區，乃教碧眼特特西來，把作實事，賺他神光誤墮一臂。及至老盧俗漢子，被他一語調天，刺向黑漆桶中，悶絕至死者，又不止萬萬也。自黃梅夜半放下腰閒石頭，拾得一些子破落索，當作奇貨，豈料被他累至於死者，又萬萬矣。且幸自獵叢跳出，滿目羞慚，每每向人申說平生負墮處，卽以太虛爲口，猶吐露一點不出，直令話柄流落江湖，傳者又爲實事。悲哉！殺身成仁易，開口告人難，觀此壇經可見已。余亦爲此法故，上干　宸怒，實出九死，幸爾絕處再甦，蒙　恩貶雷陽。以萬曆乙未冬日出　帝都，冒雪南行，至白下，攜弟子智境、如廣作形影。及至雷陽，瘴癘大作，飲者萬萬無完人。余與從者俱冒其毒癘，皆病，而廣竟不起，境則再死而復生。嗟乎！此際苟非仗諸佛神力加持，及自願力持之，葢萬萬無遺類矣。頃境病稍瘥，予卽遣歸廬山省乃師，且以借萬頃湖光、千尺瀑布，以洗未盡習氣也。臨行無以爲屬，適案頭舊枯此卷，遂以付之。將見古人大死後如此消息，但非眞死者莫可得。境當持之於孤峰頂上、萬丈巖前，試在措手處定當看。苟能眞箇大捨身命如古人，則不但不負老人今日之事，抑且不負自己萬刧千生種來最勝金剛種子也。爾其勉旃，無忘所囑。時萬曆丙申長至月十九夜，燈前記于五羊東郭之壘壁間。

重刻華嚴經題辭

毘盧老人于一微塵裏冷坐，不禁於青天白日忽爾肬睡，墮入緣生妄想夢中，引起歷刧情塵種種幻網境界，盡無盡大光明藏，重重交羅，如天帝簾珠，互遮影像，炳然歷別。且而自生大奇特想，亦乃驚怪，普告十方一切天人，極十虛爲口門，以大地爲長舌，說夢中事，使諸聞者瞠目相視，有眼者盲，有耳者聾。其發

地大士自負親爲當家長子親履其中尋無一物了不可得轉展告之傍人但云如空中鳥跡耳今共禪人乃又願以一毫端頭而欲令人須入此中蓋亦難矣雖然大地衆生無一人而不沉埋此一塵也只須大智慧人冷眼生華妄想恁麼如是如是種種奇特莊嚴且在一切衆生日用妄想網中種種光明時時頭現各各日用而不自知所以不知者但夢未破耳今於路傍草莽間猛地一人跨跳攘臂大呼須使十方世界六種震動同時各各相詔嘆曰奇哉奇哉不知此中果有如斯大希有事遂剖而出之大家携手通同遊戲自在無礙無所希求且而竟亦不知誰之力也知恩者當自重之

華嚴管叅題辭

予蒙　恩徙海外頃南州右武丁大叅亦至得從遊于五羊唯吾王光祿三人莫逆每坐談海內奇士必屈指念東涂柱史深心念之戊戌仲夏適高州蔦司理思文以入　覲歸相訪於珠江舟中因悉諸故人起居狀乃手出華嚴管叅序且曰涂君問訊願蘄嚮之予亟讀三復拊髀而嘆曰大哉此經法界之門也毘盧遮那於金剛地成最正覺于時普觀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當下現前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世界秘在一微塵中若智眼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盡大經卷者衆生本有之性德也一微塵者特妄想心耳嗟乎吾人本具性德廣大如此乃封蔀於介爾妄想心中豈不大自謬哉是故吾佛聖人以同體大悲愍而怪之遂稱法界性說此廣大無碍自性緣起解脫法門令一切衆生於日用頭頭現前證入更不向外馳求是則此經乃剖微塵而出之者也由是觀之此經不在梵筴紙墨文言之末亦不在詮釋章疏品節之內只在吾人日用之間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應緣酬酢之時食息起居之際何莫而非此經之文彩煥發燦然成章又何有智愚之隔聖凡之分爾我之辨哉斯則凡在六合上下古今情與無情靡不具足者也是故堯舜得之而爲君伊呂得之而爲臣周孔得之而爲聖顏孟得之而爲賢夷許得之而清桀跖得之而濁比干得之而爲忠曾參得之而爲孝關雎得之而爲和管鮑得之而爲信總之智得之而明愚得之而昧以至飛潜動植蠢蝡蜎翹凡不慮而有知不言而辨事者何莫而

非此經之利用極而推之乃至乾坤之高厚日月之照明星辰經紀萬化死生寒暑迭遷風雨晦冥晝夜隱顯品物流行若無爲而應緣無相而成形何莫而非此經之昭著耶譬夫一滴之水與澥渤之潤性無差芥孔之空與太虛之容納非别斯奚可以管蠡之量而不侔於長空巨浸耶若塵含佛刹毛容海會法爾如然是故歷刼演之而不盡一言收之而有餘如是則廣不出於一毫畧不遺於一法由是觀之彼淊漫者未足爲多而管蠡者未足爲少也如飲海一滴吞百川味摘花一葉拾無邊春端在沾唇下手處正

是證入時節因緣耳余因思文以此質諸無明居士期見聞者當共剖破一塵出此普眼自在無礙真經果乎管闚而蠡測哉

題祥禪人書華嚴經冊

大哉法界之經以虛空爲口萬象爲舌長風爲氣日夜怒號盡未來際恒時演說如是之經又豈可以紙墨文字盡耶旣不可以文字求又安可得而書之耶雖然由一隙以見太虛卽纖塵以收大地惟此圓融法門大小相收一多互入卽無盡藏亦不出此毫端三昧也上人之書其有入於此乎

菩提心願文跋

一切聖凡皆本自性金剛心地具足如來不思議智但以習氣熏發轉變之力而得成熟故一切衆生各各八識田中具十法界種子特隨緣熏發故先後遲速不同耳華嚴經云菩薩有十種習氣見佛習氣於清淨世界受生習氣行習氣願習氣波羅蜜習氣思惟平等法習氣種種境界差别習氣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永離一切煩惱習氣得如來大智慧習氣非習氣智故知染淨二業昇沉兩門皆從熏習而生不是無因而得是知從上佛祖善知識教人原無實法

與人亦無法可傳可授但凡有親近者獨觀其染淨習氣之厚薄因其病而調伏之惟執勞辛苦三二十年耳提面命朝夕叅承乃至困辱萬端逆順千狀種種施設無非以大般若光明熏蒸無明業習令其轉染成淨使其自知本有耳苟能自知其本有智光內自熏發日增月盛一旦如大火聚則向之煩惱業習燎之如紅爐片雪如此則日用頭頭遇境逢緣皆大智用是所謂轉染汚業習而爲般若智習矣若轉之淨盡徹底窮源與十方佛祖轉處無别則但印可之曰如是如是惟此而已豈此外更有别法耶由是觀

之則從上三賢十聖皆能轉之而未盡者故從般若所發十種習氣爲金剛種子以之劫劫生生熏變無明不淨不休終竟透皮而出此所以毘盧世尊重願行也德宗始發跡於蒲從法親妙峯師因得事老人於清涼以至海上者將二十餘年矣所歷辛苦不可殫述爲法懇誠之心未嘗一念稍間而老人唯以不思議智炬照之而已然竟未一啓齒向上事也待渠自信自肯方不自負己靈耳渠以本願輪請老人爲敷揚者有年老人未之首肯甲午冬月從老人于京之大慈壽寺雪夜請益哀泣自叙其志願云云老人

爲信筆書此明年春二月老人卽以弘法因緣致聖天子怒逮及於渠實出九死余戍雷陽宗復自蒲萬里問老人於瘴海間相值五羊乃出此卷老人展之則見其光明奪月也遂贅之以此。

書四十二章經題辭

此經乃吾佛世尊初成正覺所轉根本法輪也其旨以一心爲宗故曰識心達本號爲沙門以斷慾出塵爲用故曰離慾寂靜最爲第一又曰愛欲斷者如四支斷以略爲教相以醍醐出於乳酪而無上佛果皆本於眞妄一心也良由心爲萬法之本欲爲衆苦之源今將離苦得樂故以斷欲爲先世出世間修行之要無外乎此故爲根本法輪也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且順親爲孝敬長爲弟吾佛亦曰孝名爲戒孝順三寶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豈非以隨順覺性而爲復性之本耶嗟乎一切衆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顚瞋于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苟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何以出大苦得至樂乎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劄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于究明此心者捨此而言行是猶却步而

求前也龍生元溫璋發心趨向此道今請諸同志共書此經人各一章是猶食蜜中邊皆甜如飲海水百川味足期人人共履一眞地耳憨山道人聞而懽喜以此發覆云。

普賢行願品題辭

毘盧遮那如來居華藏界菩提場中爲地上菩薩說華嚴經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品卽龍勝大士盡出世間智不能數其品目而此品者畧本之畧本也惟我舍那如來曠刼所修廣大因行所感華藏世界殊勝莊嚴而其因地本行不出此

普賢十種大願而此願者乃稱法界心極法界量包攝無遺故曰願王然修行之要成佛之速無越乎此所謂一念消滅無量惡業一念成就無量善根者譬若金轉輪王夢入阿鼻地獄受大劇苦無可哀救怕怖憧惶奔馳狂呼欲逃而不得一旦叱咤極力猛醒向之苦事求之而不得現成受用種種本自具足此所謂夢幻法門以智而入唯在自心不假外求故曰心淨則佛土淨門人鄭攅發菩提心皈依淨土手教之以專誦此品一旦生死夢破何患不覩華藏現成受用乎

題金剛經注解後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懷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鑿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故如來出世為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衆生之佛性即般若之真智也且此真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故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了此悟之易故稱為頓如從上諸祖授受之際不涉言詮不帶枝葉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證無生是多劫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即了然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蓋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之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為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蓋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頓斷無明離一切相如如不動正若衣珠從來不昧第指示須人悟之在己是則經乃指知之方

注特穿鑿之法耳若夫吸滴水而獲清涼除熱惱而解渴愛爽然意消神釋處是飲者自知殆非可以向人吐露也蘇君叔達夙具般若種性甚深生平酷嗜此經頃從白下與焦太史諸大知識遊其所自信彌篤偶得此注本如獲至寶喜而持之即壽諸梓以廣法施予見歡喜合掌而讚曰娑竭龍王能以滴水霔滿閻浮潤焦枯而成百物斯特業力變化乃爾況般若神智所熏發乎因是而知蘇君法施之功大矣

題所書佛心才禪師坐禪儀後

余每向學人說修行法唯教以放下妄念擻脫情根

不隨生滅心轉如此二六時中一切遇境逢緣逆順關頭愛惡貪嗔習氣發時當下一念回光返照決不爲他遮障遷流一口咬定如咬鐵釘相似如此是謂具金剛心名爲狠心漢卽此可名參禪人手段如力士打拳渾身上下左右都照管到一些滲漏不放空如此乃可謂善用其心是爲勇猛伶俐衲僧此老人尋常以此一段說話示人恰似十字街頭賣平頂冠一般數十年來空受了許多起早睡晚不曾博得一文錢買冷飯喫今日看來不如老佛心禪師說坐禪儀大似狀元郞教童蒙上大人丘乙己相似如此工夫東道不少果能學得不怕不到狀元地位回看老憨依舊還是一老骨董也具出世志正好放下心腸依此老榜樣死做一番豈不以今日此一片紙作破魔軍出生死一道符驗耶快參快參

題寶貴禪人請書七佛偈後

此七佛偈乃佛佛傳受心法也一大藏經千七百則公案乃至一切衆生日用現前境界以及蠢蝡蜎飛凡有識者皆向此中流出自有佛法以來聞見不少而知之者希但益多聞增長知見未有一人能向此中著脚者獨洪覺範禪師被放海外無佛法地寓於

廢寺破壁間見一毘舍浮佛偈範持之久自云生平學道獨於今日得大歡喜方到休歇安樂之地由是觀之佛法信乎無多子學者政不在廣見博識增益多聞障耳昔山谷老人善擘窠大書凡有以佳紙精素求書者必書此偈以遺之足知古人於此中得眞意者別自有解脫門非言語可到也余於辛丑夏日病起趺坐藤床適寶貴以此紙求書七佛偈予是夜夢侍一偉人作書予初握管自書有矜持狀其人哄謂之曰書法政不爾字始於蟲文鳥跡原非有意求好也余在夢中觀其用筆之妙運動之勢非凡情可想像者覺來猶恍憶之遂乘興書此乃學夢中人也

又

余始學佛法謂諸法如夢幻觀乃入道第一妙訣向枯坐山林三十年來未曾離此一念今觀此卷恍如夢事以此印心則諸法皆然卽此而推水月鏡象空華陽焰種種境界頭頭皆解脫門也嗟嗟塵俗中人欲以有思惟心不清淨見求入諸法妙門難矣自無受用地安能令人歡喜乎後之觀此卷者能作如是觀不獨入書法亦可入佛法矣寶貴裝潢卷成見有餘地復作書尾

又

余每謂此七偈乃佛祖相傳心印也極喜書施諸方不下數百幅矣往往自爲題跋以示爲禪門關要但未知翻譯來源今於護法錄中見宋公此跋足爲禪門千古公據故併書之以曉近日叅禪者懷增上慢不親教旨之輩爲秦鏡云

丁右武大叅浮海四詩跋

聞之古人有言曰兕虎不能撓其神獵士之勇也蛟龍不能動其色漁父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達人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竊海內識者皆以右武剛腸直烈雄才大畧稱知已且以道相望余獨謂不然始余觀右武當百折之餘投之海涯曠然不恧於色私心已大奇之及赴廣海戍度崖門風濤大作桅折篷飛顛覆萬變傍人束手公方倚舷謌詩諸豎子羣起而譟曰舟覆矣公曰且任且任待我詩成頃四詩剛成而舟膠于沙遂得無覆公乃大咲曰豎子幾悞乃公詩意此豈剛腸直烈雄才大畧所可及哉是有大於此者率然臨之而本體自現在公寢處蓋亦不自知其安也故曰造適不及咲獻咲不及排此之謂歟予因爲公刻此詩於海珠意不獨以詩之洋洋大雅傳欲以詩之心境傳讀者倘於予言有當又不獨以詩觀右武

爲右武書七佛偈題後

七佛偈乃從上佛祖授受心印也古人悟此者如大火聚則一切死生禍患情塵燎然不可攖觸是稱雄猛丈夫所謂秉般若鋒執金剛焰者也右武居士賦性如此豈非多生習此法門乎余同難行間相旦夕遊戲以法爲娛偶索書遂以此狀其本色

得包公硯書心經跋

往聞包公守端州一硯不留之說視爲漫談及予來粵詢之父老云昔包公治端革貴硯之弊偶得一美者携之歸過羚羊峽口忽風波大作公云吾生平無愧心之事無虐民之政何以有此因視其硯云豈山靈吝此物耶遂投之水中風波乃止自後時時光怪發於水上後爲漁人網得之自爾光怪不復見一日羅生持此硯至余撫摩良久喜而嘆曰神物隱顯固自有時得欣賞者亦非偶爾語曰至誠可以貫金石視此頑石包公心光而能煥發于此況般若所熏乎其歷千刧而不朽者宜矣因試墨遂書心經一卷以付羅生

題莫雲卿卷後

予少慕雲卿未見其人法兄恩公與之最善每持片紙隻字賞嘆其有翩翩霞外之思萬曆初始晤於燕市覩其人相若忽爾別去予即遁跡山林時遨遊於長松巨石高山流水之間求其賞音在昔難矣頃予被放嶺表晤袁懋吉與之屈指故舊嗟嗟雲卿頃成千古矣訪其手澤遂出此卷坐穹廬中展之三讀飄飄生氣不滅相對於長安市上也懋吉珍此不獨爲子孫寶是足爲友道重時庚子夏日携此見過因題之以歸

題優婆塞持誦金剛經首

昔六祖大士居樵擔時偶聞客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爾大悟竟往黃梅的傳密印而曹溪一派布滿寰區非以是法門而證菩提者乎以般若爲諸佛母法身功德由此出生故其一言一句能作金剛種子耳予被放之二年丁酉達觀禪師以曲阿于王德所施此經百卷寄至予懽喜誦未終輒而泫然流涕曰自六祖拈提是經以開悟人天幾千年矣未有知其修者茲達師以此見寄豈非欲伐熱惱之林燃般若之燄乎念予雖在行間猶勝繳人之網也乃翻然欲款集諸緇白以宣說此經數遍乃散施之時順邑優婆塞獨多於他所散過半責其背誦亦未見有報者今黃深覺復裝此卷請予題彼志在精持意是足以知般若之緣有厚薄信心之根有淺深耳乃筆之以堅其志若能誦滿萬遍而當人自性不煥發光明者則佛祖之言妄矣

題山谷寫唐中興碑墨蹟

山谷擘窠大書獨稱妙絕余所見墨蹟數本皆戰筆蒼老獨此本遒麗而媚觀者以爲非眞予謂不然蓋人之精神有聚散骨氣有老少意興有盈虛故凡所

作有得失豈以饑渴疲頓而責其神駿哉即古之善書者藉鍾王必有得意之筆善詩者藉李杜必有得意之句善文者即班馬必有得意之作安可槩視哉雖然鑒古者必以眞爲貴予則謂畏鬼者望杌而却愛金者見鍮而趨以志有所尚情有所至也此所以淝水之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山谷之筆陣亦然余偶得此本觀玩既久遂裝潢貽門人某以助風雲之思與得意忘言遊神於象外也

題聖教序後

聖教序舊稱金錢帖本其所重可知已昔唐太宗生

平酤學右軍書每以所書示羣臣咸對不稱久之但曰唯有一點似羲之是知書法之難也如此彥有之畫皮難畫骨知面不知心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獨書法為法皆然寒空鳥跡差可近之且文者心之章字者心之影也心之妙悟悠然發於纖毫寸管之間竭百骸之筋力運之於依稀芒芴點画之內脫盡凡情而登聖趣豈其易哉昔郢人堊漫其鼻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斯豈獨喻道妙適足以喻書妙也闇之世廟尚書大索羣臣觀之至馬孟河乃曰此人心慮亢雜大哉王言時予雖童子暗誦之而知書非點畫之技也

題季直表後

鍾為書法鼻祖而王得其單傳之秘至其筆法猶秦楚也千載之下評者必曰鍾王鍾王其何以故此傳粉大家從來所未察識也諦觀歷代論書者可見蓋在妙悟於形色之表耳余幼時習聞祝枝山學懷素竭盡精力而不愜意不愜意處正在所疑一日隱几假寐夢一僧至云君何自苦如此祝告其故僧因授以心法覺而大書頓超乎昔此可知已

題東方朔贊後

右軍楷書獨四本擅美然亦各盡其妙若不出於一手蓋因人而神之故黃庭則翩翩霞舉樂論則侃侃直氣曹碑則凛凛霜飛至若方朔贊則超然塵垢之外

題王凝臨十七帖後

草書至十七帖為古今冠凡有志筆陣者靡不鼻祖獨孫過庭得單傳之旨可稱得髓其他則得皮者衆骨者希此豈拘於才情耶如禪所云一則自性宗通一則稟受師承此外皆為野狐禪予觀王凝此書豈遙授孫氏衣鉢者乎我明京兆後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

跋小僧臨米卷

南宮十紙帖刻尚如此惜乎不能見眞蹟耳某一見而臨之如此豈前世曾作浮玉閣主人耶

跋小僧臨李白卷

歷觀古人書法之妙皆不涉途程迥出思議之表得心應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縱橫意態不可捫摸做之者如捕風捉影豈特邯鄲之步已耶至若驪肰臨之非其難為侍者某應夙習甚深每於摹榻古人筆意端有目擊道存之意若得意玄黃之外亦須從

此悟入。

題蔡文姬卷後

予少習鍾王每觀墨刻恨不能見其眞蹟抑恨不知其師所從來但知逸少師衛夫人及余觀蔡文姬書始知衛亦出蔡之門而況鍾王巳下乎予常私論凡學必有祖述而字學從西漢至伯喈大成猶仲尼祖述憲章而琰乃家傳若子思之述孔子鍾王之書如孟軻之談王道也自玆巳降雖名家不免雜乎霸矣某生博古從予遊蓋有以啓予者非耶雨中閉坐論書對閱此卷因而偶試純毫筆遂書此遺之

題五帖卷後

月光童子入水觀而水滿一室終南北丘入火觀而火遍山谷是知惟心變現不獨禪定境界諸法皆然余觀五帖精入無間唯心之妙此足以徵是猶刻少室石影耳侍者自白下携此卷予觀於清遠舟中遂停撓爲之記。

題王癡書卷後

聖賢之學有生知學知之異然生知本具學知後得雖佛祖之道亦不出此況世智小技乎二者兼之可登最上一乘闕一則孤闕二則謂二無之則陋矣余生平嗜書而不好學晚年因坐瘴鄉無以消日每倦極不欲書眠卽糊塗作書而不知其美惡今觀王癡之書則始知其孤而不謂也

題謝疊山卷後

疊山先生題東坡所書前赤壁賦謂得二王筆法爲宋室書法白眉予觀先生此書縱橫意態逈出情表想東坡見此亦當北面造適不及吠先生之謂乎

書法鈎玄跋

自古書法鼻祖鍾王凡攻翰墨者莫不師之稍得其形似便自矜以名家若夫的得心印之傳者幾何人

哉嘗謂鍾王之用筆若禪家臨濟之用喝德山之用棒至若拍盲效之未嘗不棒喝也求其能生死人則邈若晝夜故予參聞而老無成焉是知藝之不易聖也況出情之法乎

爲鏡上人寫歸去來辭後跋

昔蘇長公謫惠州諸子各寓一方時邁居宜興嶺海隔絕不聞公問憂愁無聊適蘇州定慧院僧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乃爲邁持書涉江度嶺徒行露宿黧面蠒足至惠州見公拔書徑還公憐問順欲何所求順曰吾無所求若有求

當走都下矣公若問之順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
顏魯公絕糧江淮明遠載糧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
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
然念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長公欣
然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一首以遺之且志其事于後
順持歸此當事者刻此書于彭澤至今猶爲美談也
予本一空谷頭陀耳頃被放雷陽時寓羊城往來上
下必由靈洲寶陀院以長公遺事稱小金山也主僧
鏡公雅好文墨故予每過必登登必潔蔫香茶蔬筍
之供意甚勤也壬辰孟冬予因復走雷陽經過此山

乃維舟暫憇以別鏡公公欣然接足茶香未罷卽出
名人手澤數幅覩之內有長公爲契順所書墨刻一
紙予讀之潸然如見其道骨感昔悲今亦一時也鏡
公亦欲援契順例出紙索書余亦欣然許可第念予
生末法與公相去幾五百年顧其人不同而事同生
不同而遇同道不同而趣同蹟不同而心同殆非偶
爾在鏡公固不減明遠契順之誼愧予人品書法實
不敢埊崖二公至若景行先哲亦不敢以餒自居故
爽然焚香坐妙高峰頂對長公遺像想見其丰神做
其筆意亦書歸去來辭以遺之適足以見乾坤傳舍

死生幻化之跡如斯且幸與公爲旦暮之遇後之覽
者未必不爲鏡公重且托明遠契順於不朽也第恨
不能見魯公與明遠筆札耳

題實性禪人書華嚴經後

我世尊毘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于菩提場演大華
嚴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說一切諸佛所證衆生自
性法門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顚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顚倒則
一切智無師智自然現前又曰吾今於一切衆生身
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是以此經所詮純以一味平

等大智圓照法界爲體以一切聖凡依正有情無情
悉皆同等一切衆生所作業行不出諸佛自性法身
一切妄想無明貪嗔癡愛皆卽諸佛所證眞如實智
一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蠢動蜎飛皆卽毘盧遮那
普現色身是知吾人日用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
飮食起居皆卽普賢妙行不出毘盧遮那如來海印
三昧也何況修習正行而作白業者乎第吾人日用
而不知耳悲夫人者迷此本有智慧無明業流沉淪
生死往來六道備受諸苦不知其幾百千億恒河沙
數世界微塵刧矣曾不自知返省者故我大師以平

等大悲捨自性法樂出現世間挺身三界而開導之深入火宅如長者之救諸子也然父之於子其心不止苟免災患而已實望全付家業此本懷也故先最初即說此經頓示平等法界直指衆生自性法身令其頓得無量法樂故曰譬若一微塵中具含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眼之人明見于中遂剖破微塵出此經卷指示衆生轉爲利益且一微塵者衆生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者乃衆生自性功德也明眼智人乃諸佛菩薩大悲主也剖微塵者乃破諸人妄想顚倒也剖微塵之方即諸佛所說一切經法也然法有頓漸其餘諸經皆漸剖之是則此華嚴經乃頓剖之方示諸佛所證廣大佛法寶藏欲令衆生一眼便見一念頓得無量受用也繇是觀之則吾佛之恩德與衆生者豈淺尠哉嗟乎自有佛法以來此經流布寰區在在有之而見聞者蓋亦不少求其能知諸佛恩德者幾何人哉譬若世之父母未嘗一念忘其子而子之念親未嘗如父母之眞且切也但能不忘其親不改父母之道者可謂克家之子矣以其能體父母之心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耳是知吾佛滅度之後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直指衆生佛性

者皆我慈父克家之子也然臣之盡命事君曰忠子之竭力事親曰孝諦觀自古忠臣孝子未有不備歷艱難辛苦而能得全忠孝之節者故以竭盡稱之也顧吾沙門釋子皆爲法王之法臣慈父之法子也凡在袈裟之下靡不食佛之食衣佛之衣受佛恩德蓋已不小其知恩報恩者又幾何哉知恩者稀又何敢望其仰體法王慈父之心而能繼志述事盡命竭力而於艱難困苦之中操堅忍不拔之志而爲法門忠臣孝子者乎噫是亦難矣爲佛弟子除諸菩薩其能克荷家業者無如歷代祖師爰自迦葉初傳至二十八代前無論已惟我菩提達磨大師特爲此事航海而來此土傳法利生其所歷風波險阻困不在言始而機緣未遇且於少林面壁冷坐九年甚至被人毒害數四惟得二祖一人即便抽身西去其後六傳至我大鑑禪師起于樵斧之中一聞經語便走黃梅執負舂之役墜腰之石尚存竟得衣鉢南來然被惡人加害不一且而避難隱于獵人隊中十有七年其所歷艱難辛苦不言可知究其本心何爲哉後際因緣時至聊借風旛一語震動人天始得剃髮披衣於法性菩提樹下說法於曹溪源頭從此道流海宇德被

蘖生千七百員知識從此一派流出凡千年上下之間在見聞而得出生死海超凡入聖者不可億計惟此廣大功德皆從我大師慈苦一念中來豈非法王忠臣如來慈父眞子者乎至今授戒之壇基尚在埋髮之道樹猶存凡在覆蔭之下維子若孫靡不安然于蓋載之間食大師之食衣大師之衣求其知大師之恩思大師之苦者無一人矣悲夫是可謂日用而不知也余忝在大師末法弟子列向爲形服之恥然愧道不勝習竟因弘法罹難放之雷陽丙申春初度嶺過曹溪瞻謁大師道骨儼然如生慨其法道寥落

風俗澆頹殆不堪看爲之泣數行下者久之乃之戍所是秋復歸會城之青門壘壁間明年春因嶺饑癘之死者白骨蔽野余收而瘞之者萬計乃爲津濟道場延諸僧衆至是稍有知名者越明年戊戌荷戈之暇乃引樹下弟子數輩爲說無常苦空之法比則聞之欣然漸以日進旣而余註楞伽寶經成爲其開示則聽者什數輩已而徃樹下爲諸沙彌說四十二章經則聽者日益衆矣頃有弟子超逸寶性者益執香作禮而白予曰某等側聞大方廣佛華嚴經乃如來之大法各願心持六種手書一部以作苦海津梁師

然之乎予歡喜讚歎而言曰此我如來慈父爲足家書也汝等久逝他方得此可以豁解回頭漸知歸路耳時二弟子稽首皈依卽閉戶焚香始于萬曆庚子執筆首事越明年辛丑寶性報緣已盡奄忽而逝所書之經止二十七卷其未了因緣皆其祖起珍復命寶性之師名明沾究竟卒業滿此勝緣願成不朽嗚呼生死大矣可不哀哉悲夫衆生流浪苦趣往來六道者如塵沙刼波于中能遇佛法能發信心者政若大海一眼之龜値浮木孔豈易得哉是皆寶性輩耳求其如性者難矣今寶性生此末法當大難之中而

君其易竟得逍遥于法性海中而得廣大自在仗此勝因不動步而遊華藏之天一投筆卽覩刹塵海會覲毘盧于當下圓行海于多刼卽已生非虛生死非浪死矣何況乘此津梁而遊不死不生之鄉者乎古德云此經者見聞隨喜須超八難之階一生圓成曠刼之果斯豈誣焉予謂不獨寶性具此廣大因緣卽其若翁若師能因此入刼行成就法性莊嚴此段良緣亦不小小余謂古之忠臣孝子以死諫君以身諫親是能盡忠孝之實予意性也豈非以身以死諫者比乎卽此可謂知恩報恩者矣予於壬寅孟冬自曹

溪而下將有雷陽之行時冊次寶庵適超珍持性所書經至業已告完乞予一言以紀其事予見而感歎姑不讚大法之妙獨稱發心之難與後之見聞者因之而發信心但能一念回光即出曠刧生死是則實性文以一毛端頭出生廣長舌相而說衆生自性法門不滅毘盧遮那坐菩提樹即此便是法身常住也

題陳思王墨蹟

陳思王為建安七子冠其為詩文凌轢西漢知之者衆矣而其染翰不多見予昔得其畫一小幅觀者駭異觀其畫款書法之妙深想見其手神今觀迹行墨

蹟如逸翮翔空翩翩遐舉不必辨其真贋即此可謂超凡入聖矣舊有諸家評賞惜不及見而山谷此跋業已破碎支離藏之者錄其語乞予書之故併記如此時壬寅冬日

題蘇長公真蹟卷後

東坡入曾公之室筆意稱最上乘山谷品之詳矣此卷雄勁似之第多野態想其出于遊戲也若謂效顰則斷斷不敢縱浪若此惜其不純耳

蘭亭卷跋

蘭亭勝集雅尚一時而高風激千載之頹波清流洗

終古之垢濁故後世君子邈矣遐思繪其圖詠其詩不覺神情超越況右軍生平得意之書獨此一序豈非天真秀發而人不自知其神者乎此卷蓋其餘蘊耶

題岸禪人所書達觀禪師羅漢贊後

古人垂一則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畧無剩法若雲門臨濟德山諸師皆向石火電光中翻雲覆雨旋乾倒坤令聞之者聾覩之者盲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若夫向黑山鬼窟裏打交滚又安能如此之飛揚閃爍哉今觀紫栢老人此贊大似呼喝虛空而門人

逼肖此書亦似太虛鳥跡龍生璋何脩而得此耶

題鄧生畫羅漢卷後

嶺南古稱蠻夷自漢陸賈單車說尉陀始知有禮法像教入中國至唐龍朔幾七百年我六祖大師出新州得黃梅衣鉢開化曹溪始知有佛法至今又千年矣而粵人覩佛法又似陸賈未見尉陀時也予蒙恩至不敢言黃梅來且不愧陸賈單車而見我歡喜其道聞所未聞者又不止尉陀之見陸生一人已也觀予稿中凡贊諸佛菩薩羅漢聖僧者皆五羊鄧生所畫其他則可知也

恩命錄跋

無名氏曰予歷覽古帝王之制未嘗不由尊賢使能以宣化理而賢者亦未始不由忠孝發家而以精勤竭力致膺天子之崇光者伏讀徐公恩命錄深有感焉予被放七年于玆矣至之日而公適以佐郡至大廉蓋公之操心勵行皆目所覩記者班班未易悉數也無論公之爲人孝友篤恭冲粹精敏其于治也御煩處劇應變解紛履盤錯若庖衛中肯綮若游刃斯其才也亦異矣且廉鄙郡也公居之晏如不以肥瘠貳其志其視勞若逸視苦若飴不以趨避易其心此古所謂忠勤以盡節者非耶嘗謂人主靡不欲臣之忠臣忠而主未必信人臣靡不欲盡忠以事主忠盡而主未必知恪誦　綸音乃曰士大夫好坐談樂放逸其視辛苦煩亂之事以爲俗吏而不樂就也爾獨不然爲其勞而天下不復能以難邀我者就其苦而天下不復能以碑歆我者噫此公之心格于上下乎于　聖主可謂知之明矣臣忠君信自古爲難公之遇也何如哉以公忠勤簡在帝心光及先人以公懿德蔭及後世則知公他日文不止于晝日三楼也則其榮也何如哉予謂此錄特爲青簡苾常嚆矢也

題醉僊圖

嘗謂自古兩間羣鬧聚如甕牖若器中之蚊啾啾亂鳴孰能寂然以一之即莊生齊物尤爲吹首況揚聲止響者乎此古之達人放意沉瞑於杯酒之間良有以也余每言塵世鬧藍非禪不足以寂之勞生困苦非醉不足以息之故醉與禪其味別其趣均也心源李君畜此卷其有託焉

書寄題東海周水部積翠園詩後

予昔居東海十二年與水部公無緣識荊公子瀚別時在童年也今書來遠訊情義藹然詞翰盈紙翩翩大雅讀之三復令人精爽飛越且傾心向道逢執法門弟子此何緣哉且云先公有園居市隱庵東名曰傳翠因昔有謂珠翠巷者用紀其地遠索予題余僭謂傳不馴雅易以積字以昔翠不忘由積而至今日也況地居東郭墨水帶其前勞盛羅其左千峯佳氣三山秀色不必探滄海而假壺公則蓬萊玄圃居然几席是知俛仰四顧山川之秀婚喬木之清蔭皆天地之英華人間之鉅麗積之愈久而發越愈奇煥爲文章施及人物此遺翠之實事殆非浮慕虛尚已也是猶積水負舟積風摶鵬積翠成文較之纖纖之尤

物何足以紀其勝哉。先用來意題之。以詩今復易園名。統書別卷。公子諱瀚。予僭爲字之曰子下。別號百谷。取老氏谷王善下之意。故倂書之。

題王艮草書千字文後

書稱鍾王。爲鼻祖。且元常無草。蓋難之也。獨伯英創作。張顚懷素。俱尊爲聖。然聖豈易稱耶。如道統之傳。至孔而極。顏曾思孟。特賢者耳。書法亦然。以道爲心體。言爲心聲。書乃心跡。同出而異名。後世槩以技目之。過矣。予居常謂道自孔而後無眞儒。四哲而已。而書之眞宗。鍾王之後。虞顏而已。草則顚素之後。正響

絶矣。至元中胡揭斯。後學素形似逼眞。惜非正鋒。至今往往亂素眞。非具正法眼者。卒莫辨其贋。我明鄧吏部力能馳驅。所苦無仙骨。至祝京兆。風度可觀。愧無筋力。而落墨易肥。此後無敢望崖者。適見王艮草書。如二程之追道脉。第恨艮書筋骨大露。而無溫潤和腴之度。亦似二程之非王佐耳。總之未得中和之氣。足知聖不易稱也。難矣哉。雖然。艮當不忝書壇俎豆也。予喜艮性褊急。而書亦似之。較程特以藝言耳。艮與予遊最久。所書甚多。獨此卷適出尋常。畧無故態。豈因人而施耶。

牢中寄懷李黃羽侍御詩跋

李公中州人。滄浪先生之子也。先生初爲宛平令。時與牛山法光禪師遊。比從禪師。卽知余。而恨未遇。及先生挂冠歸。想公尚少。必因先生居常談及予。而有意焉。公擧進士。初任萊司理。當萬曆甲午間。東方歲大凶。時予隱海上之二年。聞公拯救。日夜奔走。不下食。行部卽墨。去予山居百二十里。辱公走書報余曰。不佞視饑餓衆生。恨不能以身肉而遍充之。是以咫尺不及面予。讀公書。潸然泣數行下。竟未得聆言。至乙未春二月。予以弘法重煩 聖天子怒。命執金吾

往逮繫。比承開府鄭公留會城。先移文直指使者。戒無擾。選仁厚吏往執。予時公政在行部。拯荒事當道特檄公入山見予。大咲卽驩然道故。剛一飯卽就乘。彼此無難色。予是始見公所存。非尋常也。予旣蒙恩遣嶺外之二年。公以治行卓異。特詔應公車。頂拜南臺御史。與予別十年。音問寥寥然。此心無時不在十州三島間。與公初逢一咲時也。乙巳冬。適予自雷陽還曹溪。偶値鄕人楊大將軍鎭雷廉。其弟某歸白下。以感公之誼高勃爾興懷。遂成七言絶句十首。聊寄別後之思。然辭雖鄙而情境最眞。以心在生平逝

往事以志所遇非漫然泛泛交遊者比也以詩目之則愧陋矣

題寶貴禪人所書華嚴經後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乃我本師毘盧遮那初成正覺於菩提場稱法界性所演無量功德藏海之眞經也惟此法性生佛等同聖凡齊稟但以明昧之分故有升沉之異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顚倒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顚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當下現前所以如來愍之特說此經以指示衆生日用現證之德性耳嗟乎此德性

日用而不知而性未嘗昧苟知不昧則現證矣是則衆生與佛曾何纖毫之間隔哉第用情不用智耳故曰情生智隔相變體殊譬若波水之無差濕性之不異又曰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斯則不二之性以轉變之分猶指之屈伸豈假他力哉故從上佛祖所悟者此而說者示者乃至轉相傳授者亦唯此故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特以衆生迷根深固識鎖堅牢佛祖不得已而多方指示委曲提携此三藏十二部經之所枝流而根本法輪之若塵剎也由是觀之此八十一卷之雄文譬若大地之一塵止啼之一葉耳然

雖堆滿龍宮徧布寰宇而見聞者希悟入者寡矣此所以重隨喜之功稱六種之德也寶貴禪人以夙習聞熏於此法門有大願力先於閩省手書一部今復於粵之端州鼎湖山再書此經余因遊石室道過山中見禪人墨蹟琳瑯香光馥郁乃合掌歡喜而讚歎曰毘盧法藏須彌大海而爲筆墨猶在半途普賢析骨剝皮而以書之尚非妙行苟以普眼見法界之空布塵點之跡如鳥度長空影沉秋水則上人舉手按指纖毫寸管之間普現微塵剎土十方無盡海會諸佛交光相映衆生情想妄識皆念念入此無盡海藏

法門之時節因緣也況溪聲霞色鳥語山光松風水月皆全彰毘盧之法身圓音熾然常宣此法者乎禪人其以細心證之無使當面錯過復墮日用而不知也

六詠詩跋

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無常苦以苦本無常則性自空空則我本無我無我則誰當生死者此一大藏經佛祖所傳心印蓋不出此六法總之不離一心若迷此心則有生死無常之苦若悟此心則了無我無我則達性空性空則生死亦空殆非

離此心外別有妙法而為真空也從前有志向禪者多棄從心外覔玄妙于世外求真宗所以日用錯過無邊妙行將謂別有佛法殊不知吾人日用尋常應緣行事種種皆真實佛法也但以有我無我之差故苦樂不同而聖凡亦異端在迷悟之間耳以我為衆苦之本也明府共索書禪語故錄舊作六詠詩復記其事且為他日證此法門之左券云

書懷李公詩後

右詩十首作於乙巳長至月望明年丙午孟冬十七日時在曹溪喜重修祖庭翻然一新而禪堂乃六祖大師說法南嶽青原諸大祖師安居之所比時親承祖誨發明心地者三十餘人自爾以來世代變遷化為鼠壤狐窟矣今余力求以復舊制而規模軒豁想不減昔時但得人則難量選寺僧亦三十餘人以今十月十五日為初創制之辰雖世殊事異而區區一念為法之心不讓當時即大願未酬而鎡基有地其所規畫頗出愚心而經營之勞實賴林參軍知足居士一力以肩之也余相率拈香祝聖以適安居衆僧日誦華嚴大經以為報本予歡喜不已適士持卷乞書將為傳家之秘余因思昔日東海裴嚴妙麗將與

法道之際而余遂嬰難放流嶺外倏經一紀將謂無復生人氣矣豈意又復幻此道場以開幻衆作如幻佛事度如幻衆生耶況蒙恩詔湯網大開回視當初執縛之始即今解脫之終一期周圓平等無二所謂東方入定西方起比丘身中入正定居士身中從定起是名方網三昧者非耶故予今難忘李侍御公最初一念歡喜心耳因見紙筆稱適遂書懷李公詩以付居士以是足見區區不為險難傾奪不為境界遷移不以殊形異趣不以去就介懷不被惡魔之所撓動者如此非夫踞恐辱地坐寂滅場者何易致此哉筒裏機緣文為老人傳家之秘殊非文字所能述居士其能得此乎

題達觀可師祭徧融大和尚文後

昔延陵季子挂劍於徐君墓謂心許於生前報知於身後以為義高千古矣世諦如此況出世乎古人為生死事大割愛辭親參訪知識而決擇之每於一言啓廸而施者如天普蓋受者似地普擎投機於石火電光之間而生死情塵迸然雷裂豈偶然哉故其恩深似一滴入海當與之同枯矣豈値生前身後而已耶予觀達師祭徧老文深有感焉噫且一飯千金莫

報以為奇事一語窮劫不泯又豈等閒嗚呼徧老度生六十餘年而法施將滿大地至若知恩報恩人間幾幾藉令人如達師者則大通之因地又不必取於墨劫之前也然其徧老之不朽者賴一語一語之不不朽者墨點存焉觀者知此可謂不辜本有矣

佛奴歌跋

吳年少比丘大川發大心願以一鉢供十萬八千衆其行最苦是故諸長者居士聞而歡喜咸皆讚歎惟顧實甫歌有蕭梁求為佛家奴之句蓋標其能忘身三寶以畧恥天下之自重不若蕭梁者達觀可禪師見而異之乃盡力奴狀聲為歌以發之余長歌三疊而歎曰藉令黃面碧眼觸此亦當棒腹絕倒況奴奴者乎以宗門向上事不涉玄塗尊貴無匹即以尊貴自居猶是奴兒婢子呼為類墮況種種意想攀緣流注諸行耶雖然少年比丘何為處此嘗憶昔有富主性不易事唯一奴當心其晝主極欲以使奴奴苦無當其夜主夢為奴奴夢為主亦極欲以使奴奴亦無當然夢覺等而苦樂異復何怪哉今此比丘將以自晝之奴求為夢中之主其所供十萬多衆豈亦自晝之主將為夢中之奴耶噫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比丘

知此可以滴水供養十方恒沙世界諸佛衆生受用無盡矣何區區十萬八千為其無以限量心自劃如來無量境界也

素菴居士刻法華經跋

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特開示衆生知見即佛知見令其悟入盡知盡見諸法實相也然而諸法皆實相衆生日用而不知觸目而不見豈不妙哉故曰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所以四十年來久默斯要不務速說者正待時節因緣耳素菴居士夙習般若志慕大乘身再貂璫心存蔾藿濯濯如蓮華之在水也故揭大乘以托跡刻妙法以見心乞余為跋因為之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即四無礙辯者多劫蘊藉特為此來殷勤方便四十餘年眉間光騰萬八千土極力指陳盡廣長舌剛只道個如是而已猶為剩語又安可以刻畫哉雖然既曰諸法皆實相何莫而非實相耶如春回大地三草二木鉅細洪纖靡不欣然振振而立殊形衆態雕之刻之未為巧也即物之春安可指其形貌拘其往來者哉是以分明對目而不能識然而識其往來者惟一管飛灰而大地春生一葉辭柯而滿天秋至

然此六萬餘言森羅剞劂橫斜直竪者盡皆諸法實相也實相在此何異春之在物觀者苟能於此一言一字之下徹見本無不爲所轉如於一管一葉而見春秋者則山河大地皆轉自性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而此字字畫畫靡不光照十方胎瞽生盲盡皆開佛知見是亦時節因緣也由是觀之則此法之妙元不在經而實在人耳居士共能知見於此而刻之耶抑不知不見而將有以求之耶請自視之

跋姜大隱百城煙水卷

予嘗讀清凉傳至無著入金剛窟與文殊茶話問見諸大士自雲中冉冉而下因問此衆龍象何自而來殊曰此吾窟中一萬眷屬各於十方世界利生緣畢而歸也又問世何不知殊曰或現帝后妃女國太母身或現宰官居士黃門長者比丘僧尼隨類皆入化化無窮安可以迹較之耶人以爲未盡然今觀聖慈御筆賜姜常侍百城煙水卷及諸大宰官題詠詩則不必更疑文殊也姜公別號大隱爲慈寧宫侍中其所以荷擔如來輔弼聖化建立三寶者功最居多故能獲此密印不減髻珠之賞公當持此以爲利生之劵他日歸來窟中想文殊見之必合符驗也

佛頂尊勝陀羅咒跋

諸佛同證秘密心印得成無上菩提含之以爲三德秘藏吐之以爲萬行莊嚴持之以爲利生事業誦之以爲潔己妙行是故一切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薩因之而轉邪此則凡所謂密咒者皆稱尊勝而此咒出自毘盧灌頂爲法身所演又尊勝中之尊勝者也至若書之幡幢而風之所到影之所臨觸之者皆能離苦得樂又況行之持之於心含之而爲心印者耶故首楞嚴曰若有衆生欲習難除但當一心誦我佛頂光聚秘密神咒熾火頓除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噫一切衆生皆以婬慾而正性命今一持此咒則命根頓斷生死永離又何況彼區區貪嗔癡惕而不化爲無上菩提真種子耶行人明寬持此咒有年尚有止作今乞海印老人書寫此卷將爲終身佩帶持誦不忘借此津梁可超苦海老人嘉其志行助其堅强乃爲書之又賛之以此將以策前程示來學者

血書梵網經跋

梵網經者乃我法王應運首創之露布也即其所制皆性戒耳故三藏之設從凡至聖所歷諸位皆依金

剛心而建立之此戒即所謂金剛心實成佛之大本緬惟吾人遭此末法去聖時遙苟願出生死證眞常非此戒不足以證之然此戒非金剛心又不足以持之蓋一切衆生所以久沉生死而不能自出者良由著我以我見重故諸業交作業作故苦即隨之如影響形聲理不可逭故修行要門無論大小三乘皆以破我爲本我空而業無所繫然破我之具非金剛心斷斷乎難矣諦審佛意既曰戒乃自性清淨心又何持犯之有第迷之而爲幻妄蘊蓋情塵所蔽不得不揭而袪之然此戒乃梨見網之利器不得不施於最初之創而初學菩薩即上根利智不得不秉此爲最初地也學人眞照以夙習般若緣深自願出家依吾法兄雪浪聽習有年適謁予於那羅延窟予悲末法務本者希乃爲諸弟子誦梵網戒照因聞而有感遂哀請授戒且發深重大願刺舌根血書此經志畢命受持予深慨焉因謂吾本師盧舍那佛從初發心以至成佛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予苟知生死難出愛根難斷佛果難期今依佛所行如佛所願又何患不成佛從

此以往生生世世以此身血書寫此經當布滿大千又不止如須彌之高廣即見聞隨喜發心修學者當如菽粟遍十方刹土又何止此一會一人一衆而已耶子宜勉旃特書此以證予之願仍願此經至盡未來際當處處現身如多寶也子其志之

贈樊實父詩跋

樊生實父往已丑歲因家難從余海上覩其骨爽而首奇殆伏櫪之士哉及課其業未成越期年而去則不知所之也予深念之又越三年癸巳秋復來叩予而寔亦如此嗟乎士之處世知遇也難矣豈不命耶嘗謂鹽車汗血垂耳無聲及孫陽一過而長鳴豈止脫崎嶇超皁櫪哉將陟義臺登路寢爲世珍矣所以板築牛口非材地耶然何世不無顧其人遇之不遇蓋遭時利之不利耳豈不命耶故以理揆之窮達之徵因果之驗也豈子闕功於生前故失時於身後耶以予觀之生死之理如夜旦窮達之趣如夢覺子苟能夜旦等觀則窮達一致又何不甘心曳尾於泥塗耶蓋用舍行藏非特爾也故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苟得其所好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其勉

之寺正杜口壁觀子以此卷索書不能爲予作沾沾語姑書舊作數章塞白復書此以記歲月

白衣陀羅尼經後跋

此白衣陀羅尼經乃我圓通大士從大悲心中實際流出故世之善男子女人苦於無嗣能志心持此求無不應如響且而往往應之者非一而不信者亦非一又有持而不應者亦非一此何以故就中深意殆非淺智所可測也以惟我大士過去依本師觀音如來授以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大士依而修之于是即得寂滅現前上與十方諸

佛同一慈力下與六道衆生共一悲仰所以即現三十二應凡有所求無不感應故曰若有衆生要求男者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故往往求之而生者皆白衣重胞以示大士不誑衆生之驗也雖然姙此男者果何自而來耶若即大士現生而大士不迷且所生之男未必一一如大悲之士若非大士現生又何必待求而後有此理難窺故信之者希嘗試論之大士既與一切衆生共一悲仰是則大士悲仰之心即衆生願求之心也然其求者果如大士之心而大士之心亦即求者之心如鏡交光影影互現又如谷響聲叫聲應未有自心而不應自心者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是則所生之男元非大士與之實求者自心之所變幻耳不如是求故不應耳所以求而得智慧福德何也蓋尋常男女純以婬慾之心求之故多痴愚元非智慧心所生也今不以婬慾而求之于大士則是出於智慧之心也且智慧福德之本也故所生端正福德智慧之男宜矣所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人能知此不但深信亦未有持之而不應者又不獨求男女然也果如是求凡有所願無不應之者固其理也子寅周伯子以英年

秀發文場稱擅而篤信此法蓋精持熟矣一日入山持焚香作禮乞書此經然我亦從大士耳門而入三昧者久矣弟恐子寅不能作如是觀故書寫已又從而解說之願子寅以如是持且又願人人持此者皆如子寅則以如是法轉化諸衆生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八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九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劉起相 釋通炯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跋

題門人超逸書華嚴經後

此蓋余壬寅孟冬在寶陀山題門人超珍爲弟子實性補書華嚴經後述其發心始末因緣也念余自蒙恩度嶺以來即說法五羊教化數年其白衣無論即緇衣中篤信皈依者唯菩提樹下數人而已數人中

唯逸公與實性二人同志同行同發大心書大法而性不及半遂蚤夭獨逸竟其業噫惟此不獨發心之難即已發心而能有緣遂其志願者尤更難也故我世尊于法會中歷言信法之難如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尤不爲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由是觀之又不獨爲信法之難而持法之難更有難於萬萬者矣顧此南粵居海徼其俗與中國遠即三代之化衣冠文物至漢始通至唐始盛而佛法始自達磨航海首憇五羊而跋陀大師持楞伽來爲達磨先開戒壇于法性寺既而智藥大師

植菩提樹于壇側以爲六祖大師前茅焉幾百年而有跋剌三藏持楞嚴經至宰相房公爲筆受時則盧公起于樵斧間是以佛法亦自唐始盛其根發于新州暢於法性濬於曹溪散於海內是知文化由中國漸被嶺表而禪道實自嶺表達於中國此所以相須爲用而爲導世之津梁者耳緬惟禪道自曹溪始今已千年而中原里巷爭談禪悅獨嶺外寥寥即曹溪自六祖後代難其人而山川寂莫幾爲狐兎之巢僧徒俗習不知袈裟爲何物況信大法堅持律行而操不拔之幟者乎以予度嶺今已十有二年開化之心

不爲不苦而多方設教不爲不勤日久而愈不見有篤信而力行者惟是不唯得弟子之難至其爲師也亦難矣古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虛語哉且余處患難歷風波以憫祖道之荒穢因力振曹溪之家風披草萊剪荊榛驅狐兎而激頹波其以罪朽之身以當百折之鋒可幸無恙者六年於茲矣賴佛祖之寵靈諸凡有序志將集法門有荷擔之弟子期以弘揚祖道繼往開來訖今草創法道之初時在法會親炙於余者獨超逸通炯二人而已此足見其教化之難而得人誠難之難也逸自禮予予別往雷陽走瘴鄉

理曹溪往來奔走無寧日逸乃謹謹奉教閉門御掃書寫華嚴大經以為日課且以餘力求跋陀三藏初至法性頗為六祖所建戒壇址久已湮沒逸與炯能苦心救贖而重新之以光遺事暇則率諸同志結放生會問而咸發者其緣甚廣其澤甚溥每月有常期漸達海濱遵為法式實予唱之而逸輩能衍之也今余當荷完祖庭之半與休老於千巖萬壑之間以了餘生而逸不唯滿願畢志於大法而又從予以遨遊而盡生平惟是不獨發心之始難而更成終之難也然古所難而公獨易此非多世善根而於般若緣厚者何易至此哉回視實性一息不來便成永劫即今求其見聞隨喜現前種種殊勝之緣豈可復得是則發心同而夙願異故生死殊途而幽冥永隔豚是觀之志行微而趣操規矣吾徒有志於生死大事者于此足以觀感矣以逸與性同時請益書此經其讚法之辭具于前部之首今於逸所書不復贅譚獨申發心畢竟始終之難也如此

題筆乘顧寶幢居士事後

記云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浦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

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修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會社戒律精嚴無與為偶臨終端坐而暝舉室聞蓮香三月始歇居士常手書數絕句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几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如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香滿衣雪寒家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虀瓮湧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疏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壓雪花少年曾醉醬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齏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絡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未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為授記人草衣隨處篤閑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瓦鉢依稀在手中此焦氏筆乘所載也余鄰年聞顧寶幢居士初為諸生時氣甚豪宕而才情敏捷中年一旦盡棄所習遂長齋繡佛其參

攝一小樓獨坐其上唯小童奉香花淨水一切家人女子絶不見面親知杜絶往來居然一深山頭陀也每夜五更擊大木魚高聲念佛居士家近市多屠者有一惡少每聞魚聲即起宰殺一日遲青其妻妻曰道人打木魚念佛爾聞殺生自不悟乃責我耶少年即折刀杖改心爲善一日屠兒回心者衆士曰我把木魚終夜打驚回多少夢中人予年十九依長干西林祖翁出家時雲谷先師當代法眼也任栖霞與居士往來特密即乘中所云名僧者是也師爲予談此事因問居士何如人師云今時龐公也余因師言則

時時此心願見而未能一日偶與同儕閒行于松園望見一道者入山門貌清古而雅甚閒閒如孤鶴翔空超然塵表及近而觀之其目不瞬若無意于人間世也余驚喜曰此何人斯若是之都也識者曰此賓幢居士也余欲作禮而懼焉乃隨而視其所之則見其入寺殿廊之板門禮如來舍利塔也予竊觀之五體翹勤懇倒不可名言及觀塔殿巍峩入雲五色相鮮返照迴光赭如寶錯忽悟此境殆非人世也而猶未知所以然既而余問雲谷先師師云此居士觀此作西方淨土境將以資觀行耳自後因先師而得入

室焉及臨終時與先師同數名僧相對念佛數晝夜懸西方境于室中予隨衆中正作佛事時而居士內人報云滿宅聞蓮花香衆皆驚起居士悄然無異也此筆乘所載皆予目擊其事也居士有子時皆在諸生素不信佛至是乃涕泣牀前叩首而請曰父即超生死居淨土豈不念及兒孫輩作度脫乎何無一言相囑居士咲曰汝輩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于日乎日出於東而没於西是果没乎果不没乎吾之生死亦猶是也拈筆書此擲筆端然而瞑此予所覩記乘不及此一日偶展乘簡見此因緣遂感而更筆

之且以告知言者

印藪跋

太古無文文始於蟲文鳥跡其來尚矣蝌蚪柳葉象之而已類而推之不可勝記史籀則中古也形如鐘鼎因以象形故其狀不一各隨其時本無定制至於秦斯變爲小篆言小則去古邈矣故人得親之今之印章莫不祖述以其制一而專簡而易從能者衆矣歷觀自秦而漢凡文武吏莫不有章佩服終身以志所從時事適然非好古也由漢而下以及於今遞相崇尚靡不樂談爭事曰吾法誰氏誰氏若論仁義而

師堯舜周孔求其冠冕文章而不可得況遺彩而得其眞者乎余是以知法古者猶法齊人之斲輪也鄧叔子志慕古刻意印章集之成藪予故告之以好古之實

刻大學綱目決疑題辭

余十九棄筆硯三十入山絕文字五十被讁放嶺外今十四年矣往來持鉢五羊辱諸君子謬推爲知言者時時過從問道余卒無以應若虛來實往愧矣愧矣間有以禪覘之者余則若瘂人喫黃蘗耳已酉秋日偶乞食來諸子具香齋於法社予得捧腹是諸君子果我也食訖請益予但吐粥飯氣已耳舍愧而別。舟還曹溪思諸子之飽我非一日矣竟莫酬問嘗有以顏子問仁章請者予咿嗚而已卽有言不能遍遍亦不能盡而求悅可衆心者希談不易也以諸子之食難消腹猶果然舟中睡足聞侍者讀大學聒我因取經一章按綱目設問答以自決且引顏子問仁章以參會之如鼓刀然兩牛晌而卒業讀之不成句非文也諦思自幼讀孔子書求直指心法獨授顏子以眞傳的訣餘則引而不發向不知聖人心印盡揭露於二百五言之間微矣微矣嗟嗟余年六十四矣而今乃知可謂晚矣恐其久死也終於泯泯故急急告諸子年或過余半未半者幸而聞者此可謂蚤矣如良馬見鞭影一息千里有若鵝王擇乳豈不以此爲粥飯氣耶是特有感於一飯而發願諸子持此以餉天下士之饑者非敢言博施也

書江上月夜聽琴詩後

予被放于茲十四年矣向寓于五羊今則削跡已過半而交遊踪絕卽因緣偶至則影不入俗而所從遊者獨昔及門諸子日往日親而所嚮慕者益進是以眞心道合非強勉而至也何也以人之所習各有願慕之不一願則發於至誠慕則出於篤志故舜之終身所得于親者唯此而已若夫耽湎物欲汨沒塵勞羶集臭腐逐逐青蠅迷悶終身火馳而不返者亦唯此而已故夫子每見諸子則令各言爾志志者如射之在的專心注意凝一而不移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是以人之志向所在則終身不可奪非獨君子惡亦以之此所以上智與下愚不移能棄浮靡而趨恬憺者唯君子能轉浮靡而入君子之林者非賦恬憺之資秉不可奪之志者不能也故觀人之所習則志可見趨操覩矣余每見諸子之從游者皆捨所習而

趣之未見卽習而入道者若卽所習而入之則志益向矣己酉秋日余至五羊則新及門者日益多若戴精侶夔輩卽所習而可入聖人之閫奥者以習近而趣遠耳戴子善鼓琴賦性恬怡澹然不事物慾始弱冠而心早遊於太古浮靡紛華不可奪性成而志篤頃從馮子啓南習博士業馮子特以道而進乎業者余初坐蓮花池上戴生作禮余覩其貌而未識其眞久益見其醇偶携琴過江上舟中夜坐援琴而鼓之冷然入耳則一發而三歎予幼從方外不能多遊於藝愧此非所知若游神於音聲色相之外者非獨藝

也而人亦然今閱世老矣人固難得而藝固難見吾觀戴子之琴則深有感于吾心焉故特寓之以詩詩不足文贅之以此者欲子由藝而造乎道以道而進乎藝耳然藝則夙習道則性習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久以習易習則余雖老矣猶聽妙音於絕響也

書法華經歌後

予放嶺外親友蹤絕如隔天上萬曆己酉夏日大都慈善寺長老義天孝公特來相慰于曹溪松下一見悲喜交集如異世人也憶予昔乞食長安時過公宣明室洗滌客塵今在炎荒火宅每一思之頓入清涼地當茲塵土欲求滴水盥身心豈易得耶秋初予有事於端州因拉公同行登寶月臺納涼旬日復之五羊食鮮龍眼飽飡而歸信可樂也舟行北風逆流艱澁公出此卷乞書遂寫此歌公還日令諸弟子一一如盤陀石上之僧誦白蓮經以爲常課不唯不負修雅則老人八千里外猶然如在月明松下側耳聽誦時也公持此歸以慰諸故人卽不見老人佛法禪道適足以見文字般若卽塵墨而覩實相三昧也

題吾丘子學古篇後

嘗謂言者心之聲文者心之華事者心之跡書者心

之影此原于大道之本非特小技之謂也故至人離之聖人簡之背人侈之故時愈降而人愈澆技愈薄矣老氏有言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知學古不獨今而古亦學古抑不獨凡而聖亦然且不謂道而技亦然也嗚呼道已邈矣古人之心益泯而可尋者跡可摘者華可聽者響可步者影耳然跡易岐華易眩響易蹤影易迷而欲達其本始蓋亦難矣吾丘子行蓋居今而慕古者也然其人骨已朽而其書雖存知之者鮮要且唱之者衆和之者寡矣潘生刻此篇和而不唱者

也雖然後之和者又以潘生爲唱矣異觀此者能知古始之無窮是猶由跡而得兎因影而見形去華而取實卽響以知聲也斯豈徒雕蟲小技哉

跋書法鈎玄後寄東海張居士

此余居東海時偶因門人請益書法而作也古人所尊三不朽者此或以當其一也憶余爲海印之功今雖化爲烏有而德在人心至今父老感念不忘如一日少者追慕如古人斯豈敢言太上與其次耶但今之諸子懷念老人不知佛法禪道爲何物徒思得片紙隻字如獲至寶多方搆之而不得遂以爲恨然予

書愧古人但初發心以開示諸子者以從文字入不期翻然成化化久而成文翰之雅俗也實從余一念眞心爲人處發所以感入人心愈久而不忘也豈非不朽之徵也耶政不在書之工與不工耳顧余之不朽又從大心居士眞心中發其子若孫能世世念爾祖之功德安可使不知予之不朽哉遂書付以爲傳家之秘

書十六妙觀頌後

十六妙觀乃我世尊爲韋提希夫人說生淨土最勝微妙法門也經來此土無論緇白依而修之一生取辦捷如影響卽墨張大心居士少入法門親近靈山桂峯法師習淨土宗旨業已有年予昔居海上十有二載親見居士操履之篤而護法精心頓捨我相予被放嶺外已十五年顧余老矣每坐炎蒸毒霧中時以此法爲消熱具凡一觀纔成不覺五內淸涼也今想居士春秋日高而淨業工夫必已成熟且不知予之安心早坐蓮華淨土中也抑恐見面時難特書此論寄之冀居士淨心益堅將期與予把臂同遊于蓮華藏海也居士其念之哉

紫栢老人觀病偈跋

紫栢老人居常以無性義示人如弄丸之手觀者莫不心駭目眩此指自雪巖中峯諸大老後知者尠矣惜乎道與時違未遂振起之願此老人生平之所苦心者嗟乎哲人往矣後生晩輩安能復覩宗門之標格乎峨嵋海默禪人持觀病偈予見之不覺潸然泣數行下手澤依然寶之當作光明種子也

爲悟喜禪人書七佛題後

七佛偈乃佛祖授受心印也一大藏教千七百則公案盡出於此若能持此偈則持一切法藏矣予昔乞食長安寓大慈壽寺時辱別山方丈法眼相看今故

海外十有六年法親凋疎音問懸絕頃辱公垂念不忘遠遣徒孫悟喜特慰予瘴鄉感公高義固不在言獨憐喜禪不憚艱難跋涉之勞重足數千里躍然往來眞若契順之爲東坡走惠陽也昔坡翁感順問何所求順曰實無所求但願得公隻字爲重坡翁欣然爲書歸去來辭以歸愧予不敢望坡翁而喜禪人大有契順意臨別亦乞予書予欣然效坡翁筆意爲書此偈令喜終身持之是以法酬其勞耳昔有老僧懸法華經于屋梁人問何物報曰家書想諸法友展誦此偈可當鴈足佳音也

書范蠡論後

此論蓋予于己酉秋日舟泊珠江之滸適李參軍以范蠡歸湖圖請讚余因是有感而作也嘗謂古之文人評論古人物者若三蘇之作燦然槩不及此何哉是知求知已於千載之下古人所難而期有旦暮之遇者非偶然也蠡之心固難見以予言而發之則蠡亦將瞑目矣奚有古今去來哉余謂丈夫處世抱超世之見者必不易見知于世宜乎蠡之無論也若人人共知以爲然則夫子莫我知之嘆爲空言矣又何以稱夫子哉故龍與麟舉世三尺之童皆知其爲祥且瑞也此約不見而爭誇之也卽旦見龍人將以爲蛇故麟一出必見災於虞人又何怪哉予居曹溪之十年蓋嘗一龍一蛇矣唯不免一災時有匡人之圍者兩旬當己酉寒露霜降之候清夜興發侍者共偶於篋中撿出此素卷余秉興捉筆其論適在案頭遂書之併識其意如此

題書法華經歌後

余少時卽知誦此歌可謂深入法華三昧者每一展卷不覺精神踴躍頓生歡喜無量也故往往書之以貽向道者頃當事者護法延予來曹溪爲六祖整頓

道場業將十年忘形從事不避艱險捄偏補弊百廢具舉山門爲之煥然改觀遠近見聞莫不嘉歎爲千秋香火足稱中興之業不意魔僧內障自壞法門顚倒狂惑是非謬亂以功爲罪乃妄構事端訟之公府以致予羈棲郡城悠悠二載俟心跡昭明以圖六祖如綫之脉不墜也故受辱而不以爲恥者持有此心之不昧耳時在郡歸依護法者不乏獨黃居士君子之心事巨細若出諸已卽同休戚不啻利害之切膚而手足之捍頭目也二年一日朝夕無間不避風雨祁寒溽暑奔走不爽毫髮而忠誠義氣不減古豪傑

之相與也予因感昔覺範禪師遣海外而親知朋友鳥驚魚散獨胡強仲一人爲之周旋送至韶陽師爲序文以別之即今讀其文猶想見其爲人今予以流離患難之身孑然而處汙辱是非之場欲望暴其心跡白其顯昧安能家喻而戶曉乎以有居士爲之木舌至公庭之事靡不了然如揭日月予念居士此緣豈淺淺哉且居士雅尚每侍坐觀予灑翰臨池之思欣然若有神會是知居士多生曾種般若善根者幸今事竣將行予乃爲書聽誦法華經歌一首以貽之令其誦習以結法喜之緣但以此紙傳之子孫使後世亦知乃公能與憨山老人眉毛廝結即以此善根福及子孫世世享之可謂不虛此會良緣矣故併記之

書金剛經頌後

右金剛無義頌十七首蓋予己酉季秋在曹溪寶林爲諸來弟子講金剛般若而作也嘗念六祖大師聞此經一語即見自心如觀掌果直到不疑之地故從黃梅已來單以此經爲心印予向隨波流未達彼岸望洋久矣以不知世尊話頭落處緊以文字目之故返爲作障礙耳頃於空生嘆希有處猛然覷透始信古人不欺之地皆從現前日用疑根發耳靈山會上諸大弟子親近如來晝夜無間者三十年矣竟如盲若聾故於世尊日用揚眉瞬目行住坐臥中未覩一毛至於種種開示皆墮疑網若非空生今日看破則終當面錯過矣何況末法中志求道者親近師友豈易信哉六祖一入黃梅之室徹信不疑師資契合千載如生臨濟初入黃蘗之室三度喫棒正似靈山三十年前弟子也及從大愚處命根斷後再見黃蘗便能道只爲老婆心切一語此正若空生冷地看破世尊便嘆希有時也嗟乎自古師資授受之際誠不易易所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似水投水如空合空覩空生對世尊時莫道不疑只是就世尊舉揚處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比未開眼時天淵矣此頌在空生分大似畫蛇添足且喜見空生肝膽如空生見世尊處不異如爲幻人歌者擊節耳善侍者執侍老人二十餘年其爲予用舉揚此事不減靈山而從患難艱虞又與空生遠矣若此心不似空生見處何能消受種種苦惱耶時以魔業繫芙蓉江上一葉舟中寒夜書此付之大似寒空鴈影耳

題三山眞侍者行脚卷後

此國初十八高僧示行脚僧語也余竊謂禪源一脉自中峯後閒其無人空谷而下多帶廉纖無復古人作畧如脫索獅子也甲午冬寓大都慈壽方丈適西雲閣公持所錄前偈致予予讀之三復歎曰人天眼目猶在不淚惜乎不見諸老手澤遂記而藏之明年三月予即以法罹難遣雷陽于是年十月出都時侍者福善以患難相從乃收予海印草負笈隨度嶺就行間往來瘴海及曹溪者十有五年矣未嘗斯須去已也庚戌春王正月予喜謝曹溪負身得自由善欲歸省上元後五日持予數年積草于濛江舟中撿拾

殘楮偶得此卷讀之慨然憶當日題此墨未乾即有萬里之行詎意今忽得此故物耶古人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非　佛祖冥加以神力而攝受之耶不然何以始終見此如出方綱三昧彈指謦欬時也燈下展卷喜而不寐乃爲侍者重書一過嗟予老朽因不堪與諸老把臂共行善當不減三山眞侍者行脚事也古人閒垂一言半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老人信手拈來于一毫端作大佛事則諸大老似掩耳偷鈴老漢未免畫蛇添足善侍者縛作一束擲東洋大海尤較三山百步否則未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也

白衣經跋

世之艱於子嗣者夫婦至心持誦此經久之必應捷影響且感白衣重胞之異故士君子咸尊信之蓋我觀音大士慈悲願力攝持之驗也楞嚴經云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爲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此我大士自說無畏神力也若曰融形則是以己之形互相融通而無礙矣由是觀之則彼所求之男即大士以形示現也

若果如所云則凡所生皆福德智慧之男無疑矣而又有貴賤智愚之不等者何耶嘗試論之斯蓋求者之心不精非大士示現有異也竊謂世之人子皆由想心成就凡染想則昏淨想則明所謂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以令無子衆生誦持此經以求之則晝夜六時心心念念專想大士以昭感應由想念日精而心愈淨是則男女之合而想在大士殊非欲染汚垢之情也斯則大士乘其願力而示現之則必生智慧福德之男也宜矣詎不信哉

題郭夫人上俞將軍詩後

詩所從來尚矣風雅去而楚騷作不獨發性情之眞抑觀治亂之原也由秦漢而至於唐代有人焉無論丈夫卽女子之傑出者若班婕妤以之貴顯蔡文姬生陷胡虜而竟以贖身有唐尤多是皆摛藻一身而已至若排難解紛而澤及多人者未之見也予讀郭夫人上命將軍詩竊有感焉當元之亂而呰人擁衆將翼戴其夫則力以大義謝衆能保其家及命將軍征討不服而呰人朱賀等當盡誅夫人毅然作是詩諷之將軍悉宥以全呰衆卽仲連聊城之書不是過也況詞氣高古格調清響足駕盛唐又非淺淺所能

及也夫人爲潮陽周公祖伯母而家刻之遠孫大愚爲予門人持此索題余知此詩一傳則異日史氏采風不獨與班蔡並美已也

題書圓覺經後

黃面老子于大光明藏冷灰豆爆乃與十二大士說一切衆生現證境界大似十字街頭作嬉戲事令諸觀者聚首闢藍白生欣感且而展轉傳聲引起無量行人至今猶作奇特想也某書此是勘破而後書之耶書之而後勘破耶

題血書金剛經後

此經乃華亭康孟脩妻張氏刺血所書者安人爲王司馬公元美之甥也公之姊適張氏生安人遂早逝王太夫人自育之幼延女師教習詩書工翰墨能簡札有古文士風選歸孟脩事康母孀居廿年敬順如一日蓋安人天生篤孝雖產富貴之室性澹泊不事鉛飾康母老年奉佛益謹禮達觀大師安人從事齋素喜捨王太夫人命司馬公兄弟視安人如已子所分家貲亦如例安人所領以萬計皆悉捨爲福田歸心淨土如蓮花中人晚年刺血書此經一卷以資往生臨終命舉家高聲念佛連日夜安然而逝了無繫

戀余被放嶺外康君弟季修與余爲方外交往遇予於都門持伯子孟脩所書法華經請題之蓋伯子從紫栢大師發明向上事究心第一義有年故以大事因緣披露於點畫之間詳之法序頃王大將軍出鎭粤延季脩爲入幕之賓伯子因走書以安人所書此經屬題之予欣然感伯子有龐公之芳軌且習聞安人之行事今覩其手澤端嚴精楷無論筆意師古卽始終一如纖毫不苟絕無軟暖氣此亦丈夫所難者撫卷三復喟然嘆曰斯蓋心光流溢也夫般若名智慧乃一切聖凡均賦而同稟者諸佛證之以爲金剛

心地現爲神通妙用衆生迷之爲生死根本發爲妄想塵勞性同而相異若欲轉塵勞妄想而爲神通妙用非仗般若勝力不能也故曰若有能信此經者已於無量億佛所深種善根由是而知安人生平任世猶如蓮花處淤泥而不染篤信三寶諦奉此經受持而不疑自非多生久習般若純熟何能精進之若此悲夫世人咸稟靈明之智負此丈夫血肉之軀但恣貪嗔造無涯之黑業以取沉淪苦趣者多矣誰能洒滴血於智海而與法性同流乎金剛以不壞得名文字般若卽法身常住光明赫奕照耀無窮所謂金剛種子歷劫不磨豈直爲傳家寶已耶

題血書金剛經

梵語般若唐云智慧此乃一切諸佛衆生之大本也以迷之而爲生死悟之而爲涅槃諸佛證之爲根本智衆生背之爲無明流其實體一而明昧異耳故我世尊出世特爲開示此智以法大機小不能領荷故二十年後方說此經業已多方開示必欲諦信此智而不疑用爲成佛根本而此經以金剛名者以智乃佛之所證金剛心耳方將以果地覺爲我因心故以般若爲入大乘初門是知特以金剛名經非假喻也嗟乎一切衆生迷此本智流浪生死其來久矣觀者但以經義深奧文字重複爲不易入殊不知以空爲宗以頓斷疑根直心正念爲本元無文字可立故黃梅以此印心我六祖大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破歷劫疑根及見黃梅卽能道本來無一物是乃從此經得入之第一榜樣也是則此經爲禪宗的訣學者槩以文字目之故知之者希惜哉末法正眼難逢今愈見其難也經云若有讀誦受持書寫者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由此觀之卽信受書寫亦非淺淺因緣也曹溪沙彌方覺乃刺血書此卷冀終身受持焚香作禮請予題記因感而言曰六祖入滅千年曹溪道場化爲狐窟卽出家兒爲樵兒牧豎矣予來力抹其弊辛苦十年修崇梵宇漸次可觀而魔僧作孽內自破壞人且謂佛祖無靈卽予亦無以自解也今見沙彌方覺乃能刺血書此經則予心渙然冰釋矣何也以經云若人以七寶莊嚴恒沙佛土不如受持此經一四句偈以彼有爲功德終成敗壞不若無爲之勝益也以此般若爲成佛眞種子故佛言若使一人發菩提心寧可我身受地獄苦以其信心難發也今

覺沙彌一人能以般若為心實予十年辛苦所致又何以脩崇有為功德為重而以成壞為念乎因有感于此故併記之

題書妙法蓮華經

佛說妙法蓮華經為衆生佛性種子所謂佛之知見以衆生本具而不知故流轉生死而不休息吾佛憫之特以同體大悲出現世間開示佛之知見令諸衆生咸得了悟而證入之是為如來出世本懷備顯於此經良由衆生根鈍未敢輕投故隱忍四十餘年以待機熟而後說者恐其驚疑而不信也不信則返墮

惡道不惟無益而且害之所以世尊慎重如此者正謂護念付囑之意也故諸聲聞人一聞此經信而不疑則一一授記皆當作佛蓋信自心本來是佛不假外求以性自具足故也即信自心是佛則一切法皆是妙法一切行皆是佛行故經言舉手低頭乃至童子聚沙為塔指爪畫像以及微因小善皆已成佛然此非獨法力殊勝正顯自心之妙耳余往居曹溪令諸沙彌皆讀此經比衆沙彌中有某者既能讀誦而復刺血書寫此經時予已歸南嶽某持書本謁予以請印證予喟然嘆曰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於沙彌可見矣然佛性因緣人人本具若不從緣發起則終墮沉淪苟人人諦信書寫受持誦讀供養則見大通智勝之遺塵又為今日靈山記莂之種也六祖有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沙彌能於未展卷舉筆已前薦取當下為法華所轉矣則所刺身血滴滴流入法性海中直與渤澥同枯豈不為最上因緣耶其或未然但試屏却紙墨文言諦觀妙法何在

題曹溪沙彌血書普賢行願品

華嚴尊經顯示一真無障礙平等廣大自在法門顯示衆生本有之佛性但日用而不知耳故盧舍那佛

初成正覺頓說此經其文句無量而其妙行總攝以大願王能修一願則頓入法界是故普賢大士拆骨為筆剝皮為紙書之而不厭也曹溪沙彌從老人開示諦信此法書之者衆今沙彌某刺血書此願王一品於法界門如從一隙見無際空而其功德與法界等豈可得而思議耶敬題其後以發來者之信心云

又

毘盧遮那以法界為身乃稱普賢為長子以其能紹法界之業也故行彌法界曰普隣極亞聖曰賢是知彌綸法界凡草芥塵毛無不克滿而行有不遍者則

非普矣故遮那十身之中有虛空身國土身衆生身皆以稱眞法界而爲體耳惟是華嚴大經有上中下部之廣演而義萃普賢一品之玄文良有以也經云假使有人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此經如須彌山亦不能盡以法界迥出思議限量心識故予往住曹溪中興祖道作養諸沙彌將冀不墜西來之業不十年間似有改觀衆中沙彌某發心刺血書寫此品以爲終身誦持時予已謝曹溪至南嶽作休老計某持此品不遠千里而來乞老人題之老人喟然而嘆曰沙彌識法者也乃能刺血書寫此經行此難行之大事蓋法界緣起不分迷悟不屬聖凡但有弘爲皆歸眞際所謂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況此身血從法界流滴入此經豈不稱眞法性者乎沙彌苟以如是書寫如是持誦盡命不懈則心心不出普賢行海步步不離華藏道場但當諦信不疑此外別無佛法如是則老人如法界而稱歎亦未能盡功德之量如其自昧本心動與法違縱親見願王猶然重增業識耳

題雪浪恩公所書千字文後

予與雪浪恩兄生若同胞少共筆硯予懶且善病竊慕枯禪兄苦志向學無論刻意教乘即遊心藝苑博問強記食息不倦染翰臨池晝夜無間者二十餘年及登座說法迥邁前修而詞翰擅場亦稱二妙我明二百餘年緇衣之駿指不再屈此予生平心服而敬事者自愧福輕業重至老睽携惜兄耳順之年竟成千古嗟予苟延七十無補法門偷生何益時予隱居南嶽非石禪人携此卷來予一見之不覺興悲三復長嘆嗚呼其人往矣手澤如生觀此端若寂光覿面也

題十六妙觀後

十六妙觀始因韋提希夫人爲逆子阿闍世王所苦求佛哀救故佛親詣幽宮放眉間一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夫人自擇隨願往生夫人獨愛西方極樂世界是以世尊特爲說此十六妙觀以爲往生之資但得一觀成就必得如願是故淨土一門最爲超脫生死之徑路古今造脩而取證驗者不可勝數或者棄以爲中下根設非也然佛以一光頓照十方佛土了然目前豈中下根人之境界且一生頓脫無量刦之生死豈中下根人所能哉嗟乎末法人多妄誕但縱口耳以資談柄雖上上根人何益耶語曰藥不必扁鵲

之方愈病者良況法王親垂證驗之法門韋提巳效之妙行修行捨此而別求玄妙非愚卽狂實是自作障礙耳淨土妙行妙在心淨則佛土淨今此十六觀門雖淺深不同總屬唯心但一觀成就染想消滅淨心現前而淨土之果隨念圓成生死情根應念圓拔從此長揖三界永脫沉淪修行之要何速於是哉況得親見彌陀時聞妙法而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何樂而過於是耶悲夫吾徒沙門釋子身旣離塵而心源混濁日夜馳想於五欲場中曾無一念回光返照於自心且又妄談般若輕欺法門甘心泥犂而不省

者豈不悲耶門人恭請益老人特書此頌以爲淨業之資將期實行實證庶不負此生出家之行脚事耳若捨此法門而別求向上則佛豈誤人而永明大師又豈欺人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信爲一路涅槃門也

題諸祖道影後

諸祖乃傳佛心印之宗師也憶昔世尊說法靈山常隨弟子千二百五十人皆一時英靈之士遐想一會之勝恨不見矣及佛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遂傳心印爲教外別傳之旨是爲禪宗二十八代至達磨大師遠來東土再六傳而至曹溪下有南嶽青原以分五宗由梁唐至宋元得一千八百餘人皆世挺生豪傑之士塵垢軒冕薄將相而不爲故歸心法門一言之下了悟自心使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遂稱曰祖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故一言一句載之傳燈讀者望洋能不想見其人乎嗟此末世去佛時遠旣不預靈山嘉會而此土諸祖出世又不能親近入室故沉迷至今而不返者亦可悲矣久聞大內藏有歷代諸祖道影向未及見比新安高士丁雲鵬者得丹青之妙不減僧繇道子偶得內稿本八十八尊時達觀

禪師命畫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嶽比衡鄉宦曾儀部金簡居士請歸湖東時觀察備兵吳公生白一日過訪隨喜見而歎曰此眞光明幢也適會荊門畫士史宋善肖像遂命臨一冊以便觀覽竊覩公手彩高遠有翩翩出塵之度故望影而歸命蓋亦曾親近入室中來昔裴休見壁間高僧眞儀問黃檗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檗呼曰裴休休應諾不覺愕然遂大悟予想公夙種般若深根悟心不在裴丞相後故爲集諸祖畧傳各爲贊以致公將爲家傳心印也

治心編跋

吾人本體之明。纖塵不立。但以夙習濃厚。橫逐六塵。隨境漂流。造種種業。故生死輪轉。苦果無窮。可不哀歟。佛祖慈悲。教人出苦之要。而宗教二途。備陳良法。在宗則單明向上。獨悟自心。如六祖示人。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在教則有顯密二門。顯修則有止觀。內照工夫。斷除無明。消磨習氣。久久內心自朗。外境不遷。心境如一。故生死可超。其密則專心持呪。仗佛神力。內淨其心。顯密雖殊。其功一也。居士賀大來有志向道。立治心編。以見克心之功。明察善

惡二念。不容間雜。以消黑業。此初心入道之要。孔子云下學而上達。苟執之不渝。則明心見性之功。不外是矣。求印證于老人。故爲之讚歎云。

題浮山華嚴寺詩後

浮山爲遠公歐陽永叔因棊說法地。九帶綱宗爲禪門正眼。浸久而佛土化爲狐兎窟矣。頊朗目智公自滇來此。愛其山境奇絶。眞藏修處。遂隱居六載。時與太史吳觀我公志興復之。未幾因緣會遇。果得諸大宰官同時一力。作金剛幢。一旦驅狐兎。剪荊棘。使華藏本有。頓現塵中。豈非一大事因緣耶。諸佛剎土淨

穢隨心轉變。非虛語矣。安知朗與吳公。非昔人耶。隨蒙 皇上頒賜大藏。此實山川效靈。人神交感之應也。然境界雖完。而莊嚴難就。何期朗公與潞國主有大宿緣。頓令發心重建殿宇。此又不爲無因也。予自南嶽過匡山。禮諸祖。且夙慕此。因與太史中丞爲法門故人。是得瞻禮一覩茲山巖壑之勝。信入華藏玄都也。其所建大殿。高廠壯麗。喜與山形相稱。但規製稍踈。量爲裁正。又是一種奇緣也。因思國主與吾友妙峯師。以法相契。爲造峨嵋山銅殿。鎔冶十方諸佛華藏海會於尺寸之中。因倣其製。永鎭三山。遂爲海

內奇觀。稱一代盛典。予深感之。今於此山重建殿閣。以表華藏莊嚴。頓見浮幢王剎。是知菩薩應現而作佛事者。又見於今日也。苟非淨土蓮華中人。何能遊心剎海哉。瞻依再四。感念彌殷。因述中興之槩。聊書二偈。紀千載且暮之遇云。

題幻予本公塔銘後

幻予本公。先叅本師雲谷和尚。與余同條生也。辛巳歲相晤於五臺。見其道貌清臞。弱不勝衣。其心如大地。有荷負衆生之力。故能忘身爲人。未嘗一念存我相也。以善醫視病。僧至割肉爲劑。可知已。予坐冰雪

中一月凍餓而死師急捄生之予則以醫王頌公別來二十餘年公入滅廿三年矣向以刻藏因緣故留靈骨於雙徑之寂照未及塟丙辰冬予以達大師入塔因緣至見公之上足杲公亦秉此塟之予是以得爲公卜地唇骨入土噫此大奇事豈非宿緣哉讀洞觀居士爲公塔銘恍如坐金剛窟對談時也乃詩以挽之曰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峯窺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念茲山爲東南法窟八十八代知識說法其中公何夙緣得從達大師後究竟歸寧於此愧予與公同條生不同條死安能得此

一掊土覆枯骨乎想公將來出世不知爲何代主人倘得宿命必見老朽於除夜篝燈書此語也。

題雲棲大師小像

至人無身以願力爲身至人無事以利生爲事故身非我有事非已爲此所以身不能拘事不能累觀師住世八十餘年建立度生事業者過半知其未出世前皆操爲人之具也即其法門攝受無量衆生而同出生死者不知其幾何人是則師雖隨緣去來幻化死生而法身常住與山川相爲悠久又豈可以此色相求之哉瞻者當如空生晏坐石室眞見如來必致天帝散花而興讚嘆也。

放生文跋

聖人之教以五常治世仁爲首不殺曰仁佛設五戒以不殺第一是知聖人之心以慈爲本經云孝名爲戒斯則戒以孝爲本以一切衆生有知覺者皆有佛性若殺生則斷絕佛性又不止于寃債相尋而已是故凡在長刼生死之中往來六道何趣不至何身不受即其所殺之生皆過去多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可知也今殺其命而食其肉豈非骨肉自相吞食乎佛以孝爲戒故知不殺則孝之大者豈止惜物命

已也悲夫世人之迷相習食啖而不悟豈不痛哉故聖人戒以不殺以全佛性此又不止世間之孝而已此蓮池大師所以勸放生以稟佛之心也人能遵而行之非特得師之心適足以盡大孝全佛性而爲成佛之因矣豈細事哉刻此書以廣化多人此不獨廣大師之心實廣佛之慈悲非世之尋常口語也宜篤信之

題殺生現報錄

佛言一切衆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云衆生從無量刼輪迴生死無一類而不受身是則現見諸有命

者非獨慧命皆過去之親因迷而不知也衆生痴迷又不唯食噉而且以他命網利以養已養親是所殺者豈唯斷佛慧命抑殺害親因向說報在來世今觀此錄則明明目前現報人人共所見聞斯則非斷他慧命殺已親因實殺已身而自速其死也何待未來可不懼哉觀此錄即佛說此是花報果在地獄能持而奉行之即奉三世佛法矣

題龍枝菴王濟川傅公傳後

歷觀古豪傑之士以一身殉國家之急卒以忠義表於世以丈夫稱者古今不多見豈獨方內然哉方外

亦以之予讀傅公傳深有感焉若夫伽藍所在乃法界之封疆也其吳門之華山爲封疆之一隅也至爲所侵時公爲居士遂毅然棄妻子薙髮爲弟子以身殉之竟保全以棄去豈非丈夫之事哉若夫功成而不居者亘古之所難也語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公實有焉

題化城募緣疏

刻藏盛舉乃自佛法入中國二千餘年一段大事因緣令末法無量衆生種成佛眞因乃至深山窮谷無佛法處亦得共覩釋迦如來大事全藏惟此功德實震旦第一希有之勝事非大悲願力者不能發此心然又非大願力者不能克全其業所費不貲今方過半已費數萬計故非一人一手一足之力也刻板之地始議五臺苦冰雪次遷徑山苦霧濕皆非久計未遷化城可謂得所其建議始馮太史恢復得吳中丞克荷者未得澹居鎧公皆莫大之願力也但貯板之房須高厰架使離地透風不致易壞即板成而安置之功殊非一人一力可措也今觀馮吳二公疏意甚至頭目髓腦之不惜此何等苦心哉惟此正宜議久貯之計而經房之圖不敢緩也茲今德侍者勸募予

嘗謂世有一代之人皆同心夙願業已久在如來光明藏中矣所謂緣熟即現今行乞之僧大似執舊劵以訪同願因知一見而與起者皆往昔同盟且謂當來同會也其所施又何計金錢幣帛哉心與此法量等虛空而福亦量等虛空界矣

題普念佛求生淨土圖

世人歷劫久沉生死苦海輪迴三途皆因自心妄想煩惱造種種業故無出頭之時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引攝衆生出離苦趣是爲最妙法門一生取辦楚僧海慧單勸十方眞實爲生死人一心念佛更無別緣

以衆生煩惱深重妄想甚多皆生死根然非多多之佛不能度多多之人今聞汝東居士刻接引彌陀佛像一尊通身約圈一千八百每念佛千聲以珠塡一圈念完佛身則計念佛一百八十萬聲雖積刼百八煩惱仗佛消除而淨土可期生死之苦可永脫矣且願所勸念佛之人亦如念佛之數更望大信心檀越施紙印散亦相若惟此功德圓滿則施者念者同歸極樂無疑矣

題璧光童子沈大裕傳後

衆生本有佛性名般若具大光明常然不昧良由無

始無明故昧而不覺無明深厚故常寢生死而不自知所以菩薩修行但以智慧光照破無明即爲出生死時也故修心之士名爲習般若行世之人智慧明利者從般若中來發而爲忠爲孝性使然也以至死生不見去來之相者常光然也觀沈童子大裕出世八歲種種云爲皆前世習般若行至臨終一念炯然常光不昧此般若現於方死之際是見般若強勝之力也嗚呼觀此豈墮生死之人耶而父母以愛視之是逆轉般若爲生死根豈不爲童子所咲乎本以見度而更見累自負童子來意多矣丁巳三月六日其父爾侯居士以此傳相示憨山老人題之以此是以楔出楔也童子有問定發一喙

釋迦觀音志跋

嘗聞釋氏之學以全體大用盡法界量爲極則所謂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之力平等顯現是故一切諸佛之始終一切菩薩利生之事業乃至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無不從此三昧流出而有廣大不思議力福慧莊嚴皆悉具足乃見法界之妙且一切聖凡說不出此是知吾祖乃三昧中之一人所輯釋迦觀音二志乃述三昧之境界轉爲利生之方便即述一代

時教之法門又爲三昧中之三昧豈可以世諦文字目之哉智者觀之豈不躍然入此三昧嗟乎小子亦從三昧而興讚歎者也詎可以恒情而擬議耶

題刻藥師經後

經以藥師名者蓋依本佛而稱也至聖無名以德彰名然佛爲三界醫王善治一切衆生心病故稱醫師是則一大藏教乃對症之妙藥而衆生之病以痴愛爲根病根不除而欲出生死渡苦海者詎可得乎問曰經云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安樂得安樂凡有所求無不稱意且官位男女

長壽安樂皆衆生之痴愛也佛意本欲衆生離之今有求而必遂者豈非增益痴愛耶答曰非增益之實欲離之耳以衆生不信自心是佛故顚倒迷途溺於愛河佛以廣大慈悲而拔濟之不能頓出特設方便以引攝之卽其所愛而誘進之所謂以楔出楔以毒攻毒故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則世間之愛可潛消而黙化矣衆生始以不信自心之惑耳如貪財者而夢金寶生大歡喜致大欲樂且金寶欲樂豈自外至耶衆生處此夢宅種種希求佛以如夢幻法門而調治之痴愛重則信佛愈極信至極則自心痴愛化而爲佛知見矣又如置酵於乳而成酥酪必轉醍醐此經是佛以醍醐甘露之藥施衆生能服之者豈不頓袪百病獲長壽哉居士劉嶠刻經以施多人正若長者於四達通衢以妙藥施人但能信受而服之者則心病頓瘳而隨求必應其藥師之號豈虛稱哉旣信自心則觀此經不屬紙墨文字矣

題三峯禪人血書法華經

衆生迷佛知見逺逝五道周流惡趣其來久矣釋尊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譬其歸志政若慈父念子望其委付家業故說此經使人速達故鄉耳昔有老宿繫蓮經七軸於梁間人或問之答曰此家書也常熟三峰比丘刺血書寫此經豈特見家書而思歸者耶良以幻化空身卽法身此經已有如來全身今以血書如世之眞子辨嫡父血滴枯骨必昇滲入是則楮乃法身之枯骨乎因贅以偈輕抛故國不知年一紙家書特特傳嚙指忽然心痛處思歸徹夜不成眠

題朱太史修南濤報國寺疏後

湖州南濤報國古刹始建於宋今五百餘年興廢不常殿圮久矣緇白過而不問無唱導者頃寺沙彌某發願重修誓斷一臂以堅衆志朱太史爲文以邑之寺僧持過徑山予三復之大有感焉謂帝王陵墓多屬坵墟而佛刹雖頹尚在卽金谷銅駝類可知矣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誰氏之子能守數百年之業乎抑有後能如沙彌之捨身世業而重興者乎經云佛刹堅固金剛所成以有龍神守之弟子世之推原其始皆衆施貲財卽千秋不泯以較世業之久近皎然明甚人皆知沙彌斷臂誓興佛刹殊不知沙彌一臂爲衆檀那世守不朽之業也明哲君子能捨不堅之財置堅固地則後千百年功德不朽賴沙彌一臂以守之尤勝子孫佰什也況福量如空乎公云荒塚

賴佛寺以久存。誠為法眼。予知達人先唱。則眾起而響應。觀此金剎立成。當若天帝之拈一莖草。即是沙彌現千手眼也。

題華山隆昌寺銅殿二碑文後

予友妙峯師。蚤從法界觀入道。故生平建立。皆從普賢行願法界心中流出。無論一往功德。即銅殿因緣可見矣。以峨嵋五臺普陀三山。乃三大士菩提場。為真丹利生最勝處。師各範銅殿一座。以奉尊像。其南海偶以緣阻。遂置於金陵之華山。蓋賴　聖祖寵靈故感　聖母　聖上洪慈。為布金檀越。得與三山並

緣亦希有。其莊嚴妙麗殿堂廣博。予以業力遷謫。未獲瞻禮。適於焦太史黃祠部二宰官碑文。毫端三昧。具見一毛端頭。現寶王剎。詎不信歟。三宍彌綸而行業湛然。蓋願力所持。當與法界等矣。妙師遷化。相繼住持亦往。今茂公纘述緒業。豈非願輪中人耶。

題盂蘭盆真慈達孝卷

經云。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以釋迦多世脩行之時。皆是報親之地。故梵網經云。孝名為戒。謂孝順父母乃至一切眾生。然戒為成佛之本。而孝又為戒本。是知諸佛菩薩。救度眾生。出諸苦惱。皆修孝順之行

也。以眾生歷劫生死。出沒六道。捨身受身。無一類而不經過。是無一類而非曾經之父母。且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故所度眾生。一一出苦。皆菩薩所盡孝道之心也。又豈可以一生一身而言哉。即目連所救一生之母。未盡如來之達孝也。教有水陸齋會。為報親設。以盡法界所有六陸空行。乃至三途六道。無不願出苦淪。此雖像教。是衍如來大孝之本也。京僧離幻持建盂蘭盆卷。請益予題之。曰真慈達孝。蓋盂蘭以廣戒本之意。緇白知此。豈可以泛泛世法觀之耶。

題書華嚴法華二經後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富有無量功德之藏。是與一切眾生同有而應得者。故視一切眾生如一子地。必欲全付自得所有而始快。雖眾生蒞昧而不覺。乃設無量方便。種種調伏。必使諦信不疑而後已。譬如長者具有無量富饒。止有一子。幼而逃逝。子雖背父而父未嘗一念忘子也。日月既久。子以傭賃歸來。而不識其父。父既知子。必降身辱志。與子同事相親。而漸通其情實。直至心相體信。父子情忘。然後親為囑書。全付家業。而後死方無憾也。由是而知雜華乃我如來法界藏中之典記。法華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入

此二種法門方爲克家之子也善男子吳大静手書二經豈非能知本有料理如來家業者耶由是必有應得之日矣

刺血書金剛般若經跋

般若出生諸佛故爲諸佛母而爲衆生之佛性是則般若所流源源無盡如海水潛流四天下地諸佛衆生覿體無二是知衆生四大根本身肉骨血皆般若所流迺其本源一體無二居士賀學仁氏刺血書寫金剛般若以報其親如引細流而歸於海可謂善於返本而報本者也世之言大孝者能有過於此者乎

題安樂行品後

余少讀四教儀見天台大師判五種法師爲觀行位竊有疑焉既見法門之有以持經爲行者動則誦法華經百千部及察其律身持心多未能與經溍合者是知持經之難矣及予述法華通義至佛讚法師之功德有供養者其福過於供佛有毀謗者其罪重於謗佛此我世尊金口誠言及見持經之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按六根清淨當在七信菩薩不退者以永不退墮生死也何持經之功一至此耶是知持者不在紙墨文字而在離言妙契佛心

而佛之慧命由是相續而不斷者宜其功德殊勝然矣陵壐禪人久受持此經於安樂行中有所契入故專持之此乃世尊教諸末法持經弟子第一妙行即如來之家法也從是而入法華三昧悟佛知見固無難矣若斤斤以記誦爲能事恐非如來之本意也

題從軍詩後

雷陽正當南極東坡題曰萬山第一所謂水窮山盡處也形家稱謂盡龍故古之忠臣義士被謫者多在於此氣使然也寇公居之未久至今父老修談東坡謫儋耳子由亦遷至而西湖遺事寇公有祠蘇公有亭山川之勝景物依然然僧來戍者昔宋之大慧徙梅陽覺範戍珠厓噫二老去余五百年矣今余蒙
恩遺至此蓋亦上下千載奇事惟我朝僧戍者獨我始祖南洲洽禪師爲護建文駕獲罪　成祖赦之以其弟子德鎰戍于此尋即放還及某二百餘年矣頃亦爲　國祝釐獲罪而至此豈無謂哉余至主於城西古寺坡公亭宁士子爭談坡公如昨日及訪覺範故事則杳然矣天南風迴異中洲四時之氣亦不與天地準如乾之純陽變而爲離離火方也萬物皆相見鬱爲炎熱鬯爲文明人但見景物之鬱不見過暢

之妙故於文章詞賦不能盡其造化之微余初至時遭歲厲遂於此中注楞伽經自謂深窺佛祖之奧蓋實有資於是也向不求工於詩自從軍來此詩傳之海內智者皆以禪目之是足以微心境混融有不自知其然者由是亦知古人之詩妙在於情眞境實耳紫垣君侯出冊命書聊爲覆瓿之具耳

題十二首臥病詩後

沙門從戎昔亦有之如大慧禪師戍梅陽冠巾說法寂音尊者戍崖州箋註楞嚴二大老以如幻三昧處患難如遊戲予少年驅烏時卽知其事想見其人不意予年五十時亦遭此難蒙 恩賜謫雷陽其地蓋在二老之間自慚非其人也然恒思其風致初至戍所卽註楞伽蓋有感焉所寓之時與境未審較昔何如而以僧體慧命爲懷一念保持兢兢弗忘自謂辭道佛法不敢望二老門墻至若堅持法門孤忠耿耿實有嚙雪呑氈之志而山林故吾之思形於聲詩者眞繫鴈足帛書也千秋之下讀此詩而想見予者能若予之想二老乎嗟予老矣書貽侍者廣益持此足見家範也

題曹溪諸沙彌書華嚴經後

大哉法界之經也惟我本尊盧舍那佛初成正覺坐阿蘭若法菩提場金剛心地入海印三昧稱性所演圓融無礙廣大威德自在法門七處九會不起而昇圓滿十身星羅法界塵剎衆生依正齊說熾然無間不可思議之法也諸佛衆生本來無二不隔一毫直在一念轉移之方耳曹溪六祖大師秉單傳心印西來衣鉢留鎭此山是卽法菩提場金剛地也肉身現在是卽舍那法身常住也鐘鼓音聲朝夕無間是卽剎塵熾然說法也嗟乎其徒在座如盲如聾是爲覿面錯過久矣予往蒙 聖慈以萬里調伏恩大難酬因誓捨此身重整道場爲圖報地始也諸弟子輩全不知有此事無異聾瞽予因選諸童蒙沙彌以師訓之日見成人苦無佛法種子慧性難發予教以習字書寫華嚴尊經意將仗此大法因緣以作金剛種子果不數年間發心書者可期十人完者數人堂主昻公乃昔所延教師也持來匡山予見而嘆曰此卽剖一微塵所出之經也觀其點畫皆從金剛心中流出況有最小沙彌廟刺血而書之者斯卽吾佛所說無師智自然智現在前矣予感激含涕惜予不能爲諸沙彌作究竟導師耳雖然惟此卽予心血所灑若自

茲以往見聞隨喜發心與起緣緣無盡至未來際將
令曹溪弟子人人入此法門即塵說刹說衆生說熾
然常轉此法也斯即舍那現在說法六祖常住此間
即予死不朽矣欣躍何如敬書始起因緣以示來者
為發心地又為老人廣長舌也

重刻佛頂首楞嚴經跋

首楞嚴經者乃無上頂法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徹迷
悟之根源究聖凡之要路眞修妙門無尚於此故參
禪之士不入此法則正眼不明探教之徒不通此經
則重關莫闢自入中土解者固多而通途大旨總未

究竟近有邪解之徒甚至曲引玄言以附外論壞正
見世莫能辨為害非細荷擔慧命者為之寒心頃楚
萍圓上人久居豫章攝受有緣深悲邪見之熾難拔
乃集緇白法侶捐刻本文梵冊將以豎正法幢與諸
有志法門賢哲之士深究佛意不墮闡提則法海津
梁此為帆楫其護法之功豈小補哉敬題此以為先
唱

刻起信直解題辭

此論乃禪宗關鑰為大教之宏綱也故親教者非此
無以知宗要參禪者非此無以開正眼實性相二宗

之指南也文簡義深法界一心理事因果修證頓漸
包括無遺故法門學者捨此而求悟入是却步而求
前也賢首舊疏精詳委悉而長水記亦浩瀚無涯淺
識者茫無歸宿予先取本疏畧去繁科纂成一律業
已刻行時為初機指點猶以為艱故復用疏義而隨
文直解唯務發門本旨汰其傍引若成一家之言其
實祖述前意而不敢妄越但取臨文易會不煩思索
而直達本源以為新學之一助云

廬山金竹坪千佛寺接待題辭

廬山甲江左之勝自晉遠公開山及唐宋諸祖說法

道場獨勝于天下歲久而浸廢頃漸重興其山形似
水上青蓮而金竹坪宛坐花蘂昔為荒榛近自恭乾
法師結茅單栖吊影寒巖得其徒績芳聯公苦心竭
力以供事之每行乞郡城日往夜歸風行露宿饑寒
困苦靡不備歷不十年而開荒闢土始建屋宇而乾
師謝世聯公守其遺訓忘身豎立於其間遂成叢林
十方衲子至其山者非此無以息肩憩足聯公自開
創以來三十年中與衆同其苦共臥起粒米莖菜不
私作務以身先之至今老矣坐長連床絕無寢室眞
得古人匡衆之體故十方衲子至者如歸然公不以

佛法禪道標榜惟以一味平等慈悲以法門爲心未嘗以粥飯氣息鼓諸方矜恃已能也此又深得無我三昧者是故親近隨喜者無不觀感而心化也每歲食指數千計公澹然無懷不以四事爲已憂不專化王但在叢林少有願心者無不自肯奔走效力行乞以募十方故風聲感召歲計亦未嘗少缺此又深得吾佛隨緣之至教當此末法諸方建立其人或指難再屈也老人適來隨喜讚莫能窮且見諸行者行乞歸來絲毫不昧其因果不負檀越之信心諦觀諸方幹蠱叢林之行人亦未有如此之眞實者此蓋王者

眞心所感以致龍天響應非偶然也老人感念無已故喿書此以告諸檀越至若四事供養七寶布施如須彌山亦可消受自有大心菩薩在非老人所敢必也

題臺山竹林師卷後

老人昔居金色界中獨與竹林老漢眉毛厮結臨行將把糞掃箒子委託叮嚀爲作曼室奴郎別今三十餘年及老人業遷炎荒已二十餘年雖萬里相懸出息入息未嘗與這老漢絲毫相隔今忽見此卷竹林老漢身在老人眉毛上放光照耀誰謂這老漢入滅殊不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臺山入定匡山起正是這老漢家常茶飯且道竹林來也好着爲諸人依前掃糞學人持此日用一切處不許汚却掃柄始是知恩報恩

題公全禪人血書法華經後

釋迦如來出現世間特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衆生本具爲因佛爲開示使其悟入爲緣唯此一事更無餘事爲大以一切衆生本有佛之知見謂之佛性種子一向迷而不覺吾佛因此緣此出現世間所謂一大事因緣也惟我本師和尚遠自大通智勝佛時爲

十六王子講說此經已下一乘成佛之種而諸聞者迷淪塵點劫來流浪生死直至今日靈山會上方乃悟入各爲授記將來成佛是爲一代時教究竟之極談譬如窮子久逝他方今始歸來見父心相體信堪荷家業此經大似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故所謂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是以天台獨重五種法師故受持讀誦書寫者皆爲成佛之眞種以其一悟此心從眞所流則凡有所作皆眞實行殆非妄想攝持者比也今公全禪人發無上心刺血書寫此經則使幻妄身血滴入法性海中等同一味莊嚴毘盧法身

之果禪人旣書此經，而又發願更書華嚴大經以爲究竟莊嚴，是猶窮子旣得家業之囑，書則披閱庫藏之典記，按圖求索之。是則華藏世界無盡無盡妙好莊嚴，皆禪人本有受用之大業。如此豈非究竟一大事因緣哉。禪人親持所書之經，具陳本願，請益老人，故爲具述本末因緣如此云。

結放生社題辭

吾佛化世，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普攝羣生，以慈悲爲首者，蓋以同體大悲，觀一切衆生與己無異，故不捨一微細衆生，不惜現身普遍塵毛，以衆生佛性卽

佛法身，衆生遍而法身齊現。所以毘盧遮那初成正覺，說梵網戒經，命釋迦如來傳布十方，名爲心地法門。乃曰：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位。戒以不殺爲首，且不殺卽入佛位，豈不以衆生佛性同體，不殺卽全佛慧命耶。首曰孝名爲戒，曰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一切衆生。然不殺一切衆生而稱孝順父母者，以視一切衆生如己父母也。顧衆生迷此佛性，長劫生死，輪迴六趣，捨身受身，無一類而不備受其苦。良以衆生迷悶而不自知，是則所殺而甘心食噉者，詎非過去多生父母姊妹六親眷屬耶。是知以孝爲戒，

卽此一戒而入佛位，以是故也。古諸大德皆有放生法門，近雲栖大師大闡此道，海內智者無不崇奉。皖舒乃昔諸祖說法地，而一方士民皆久種善根者。予偶過此，而觀一時信向之士，足稱洋洋佛國之風，可謂佛性因緣成熟于今日也。太史觀我居士廣雲栖法施，唱導于前，時有比丘湛上座與地有緣，久行教化，將結放生一社，普攝羣情，期做善財所參大善知識，約五十三人同歸一會，人捐法施，積爲福田種子，鑿放生池，依山傍水，以便所放衆生，爲極樂國，以取福田利潤無窮，普施衆生亦無有盡。是以有量貲財

衍爲無盡佛事，使法身常住，慧命不斷，令聞見感化而興起者，亦將家喻而戶曉也。斯則不出塵勞而頓登佛地，無上此殊勝法門矣。老人聞之，讚嘆無已，故以毫端三昧作廣長舌，宣揚功德，熏發人人佛性種子，與見聞隨喜者，必能同證慈心三昧，是可以世諦常情而作限量思惟耶。

題心禪師坐禪儀卷

上封佛心禪師坐禪儀，乃予住曹溪時偶書示學人者，蓋不記其誰氏也。不落款，則知其爲人矣。旣而相傳，又不知落誰手矣。萬曆庚申仲夏，粵優婆塞弟子

深喜來禮五乳偶出此卷云是居家禮法華經至四卷適有行脚僧持此卷入門求售喜欣然具香儀以請故持來此印正老人唏嘘而嘆曰嗟乎即此可卜法道之盛衰也古人垂一則語恨不能立斷生死命根此何心哉老人書之以示學者亦是借劍殺人豈知竟作世諦流布抑且將爲網利之資乎佛戒比丘不清淨說法即爲稗販如來況求法語而貨利似此何敢更向衲子說禪道佛法乎深喜不求而得此持爲重寶是亦夙有大因緣也苟能熟讀此文種般若眞因則再出頭來當作修行熟路決不似此僧求貨於人也

壽昌語錄題辭

壽昌老人生平行履唯放身捨命於空山寂寞之濱墾土地博得滿腔氣息尋常潑撒向人天衆前如撾毒鼓使聞聲者聾中毒者死而中毒者幾何人哉憶昔黃面老子在靈山會上領一隊懵懂漢逐日著衣持鉢沿街過巷乞得一摶冷飯歸來飽飡後洗鉢收衣趺坐而座閑打葛藤如此以爲家常過活若是者三十餘年而人天大衆懵然畢竟不知所爲何事偶於一日被空生覷破遂發嘆曰希有世尊世尊見其眼目動定遂爲盡力胡亂一上直使空生纖疑盡淨命根斷絕而後已故空生感悟切心涕淚悲泣痛哭稱嘆而不容口至此黃面老子氣悶少舒始不負從前一片婆心今觀壽昌钁頭大似黃面衣鉢此語不滅靈山葛藤當知此話大行如毒鼓聲不知中其毒者能幾何人至其感悟流涕如空生者又不知能得幾何人也諺語有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後之讀此語者若作言語話會則有負壽昌若不作言語話會則有負自己若兩不相負當於未舉已前把钁頭處薦取始得

清秋八詠詩小跋

天地四時之氣無非生物之心然覺有所勝故感之者情亦有所偏以春則繁華艷麗令人蕩夏則燠熱鬱蒸令人煩冬則嚴寒凜冽令人慘唯秋則蕭爽氣清令人暢之八物者又得秋之正氣者也雖羈人旅客觸之增悲而物外閒情尤愜幽況故予感而詠之

刻五大師傳題辭

予頃讀錢太史集護法錄見宋學士作　國初高僧傳法門之盛何其偉歟恭惟我　聖祖開基創業建立三寶崇重法門超越百代而一時名德光揚佛祖

之道不滅在昔蓋千載一時自此而降漸漸寥寂而
嘉隆之際極矣何幸 先皇太聖母身式 聖王興
揚佛事遍滿宇內四十餘年未嘗暫息亦從前所未
有也若法門龍象而五大師際會一時雖體用不同
理事各別共所以扶樹宗教開人天之眼目作長夜
之智燈未嘗不與佛祖同途合轍況巍巍堂堂為大
光明幢哉予幸從諸師之後獨慚薄劣不能拈一莖
草弟申讚嘆願流光不昧照耀末世故作三銘二傳
以俟後之執僧史者有所采焉

惺語題辭

嘗謂藥不必參苓丹石愈病者良言不必雄談博論
啓迷者妙故庸醫之所棄者盧扁之所取狂士之所
輕者智人之所重也是知立言不貴無益之虛談貴
惺人之警語故詩蔽無邪易慶積善非警世之至切
哉是故佛法二味應機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
說四諦所謂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即傳燈諸祖
單提正令獨被上根旁通一線曲為中下無漫談者
世人雕琢聲詩務為綺語惟尚麗藻秖長情根即陽
春不入衆耳下里難以郢人求其雅不越俗俚不違
真如力士之呼酣夢春雷之啓羣蟄者予嘗獨取於
寒山拾得之詩焉至若山居諸作雖高出塵埃且拘
音律難被羣機今見憨宗珏公惺語大有感焉是其
言也不拘常套清韻絕俗至理覺迷貫賤驚心智愚
動色猶夫詞為詩之變此亦偈之變者歟所謂雪山
衆草無非是藥者也較之棄本逐末事游談以博虛
聲而滋戲論者霄壤矣敬題此以鼓吹焉

書元旦大雪歌跋

予昔同黃龍潭徹空師居五臺叶斗峰前之龍門時
冬大雪風捲埋屋積丈餘擁衲對坐只覺夜長及起
開門則雪堵矣急撥火取燈相視而嘻將謂活埋適
北臺主人探而知之乃領行者數十操作具褁乾糧
而來救除隧道而入入門相見其樂融融如在黃泉
之下也自予放嶺外二十年中每一思之須破炎蒸
毒熱者仗此一念冰心也頃予逸老匡山初得憨宗
珏公指五乳以栖之公乃徹師之的骨孫也辱公視
予如若翁故予每一見公即如對徹師於雪窖時也
天啓改元歲旦大雪三尺萬山連凍不減窖中予自
別五臺三十餘年未見此境故感而為之歌即以寄
似珏公者蓋不忘徹師相與死生之際也今珏世黃
龍之家聲能體現前事事皆從乃翁忍凍餓中來斯

何熱惱之不清涼何道業之不成辦哉諺語有之創業非難守業難苟知祖翁田地時時耘耨不致荒蕪則知我本師釋迦和尚百千萬劫捨身命財在雪山六年凍餓博得四事供養以貽兒孫則吾徒日用所食粒米莖菜皆我本師之通身毛孔滴血也審此又能丼心虛度此生乎然因寫雪詩而及此者亦似因漁父而得見大海波濤也公其志之天啓元年立春日

吊遼陽將士文題辭

幻人衰朽骨立匿影空山掩室以休適豫章陶君相如過訪語及時事乃出和張太史吊遼陽將士文且囑爲引幻人三復而嘆曰此古今豪傑忠義之士精神相感於形骸之外固非世諦恒情也夫言爲心聲因聲以見心則聖凡分智愚辨取捨異而趨操覩矣且人異者形而同者心也形銷而心不化以形假而心眞在志之何如耳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何也即此心之性眞也光明廣大終古常然若認假而失眞則與草木同腐朽雖生不生何益哉苟能守志忘形形忘而心存當與日月爭光矣此古忠臣義士以身殉國則國爲身以身殉

天下則天下爲身所以忠義之氣充塞宇宙凜凜而不昧者固其所也今觀兩將軍之死得其所則能與一時仁人君子之感足見不奪者志不晦者心所謂求仁得仁雖死可無遺憾矣視彼區區爲一身之謀者天淵也嗟乎惟其死之也烈故令人感之也切予讀太史之文乃心血迸灑哀傷之韻足陳樂章故和之者慷慨悲歌激烈之氣蕭蕭如在易水之上也將見豪傑之士由此一鼓而興起者竦動義槩竭忠效死以捍社稷端有望于今日也豈直爲文而已哉

刻圓覺經解跋後

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是則衆生清淨覺地即諸佛本起因地但以無明障蔽日用而不知故勞我世尊特特現身三界俯順羣機指示各人本有佛性以衆生迷來久矣無明日厚障蔽日深非觀照無以通之故設三觀妙門爲悟心之要良由根鈍不能頓修故散出一代時中初說空觀以破見愛煩惱次說假觀以破塵沙後說中觀以破無明又以先後歷別漸次不能圓證一心故說首楞嚴大定以統攝三觀圓照一心頓破無明是爲圓頓法門然其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十界聖凡迷悟因果纖悉備殫而學者智淺

心麁以文廣義幽艱澁難通況離言得意妙契一心者乎若夫至簡而精至切而要者無尚圓覺之最勝法門也其文不過一萬三千餘言統攝無邊教海該羅法界圓宗徹一心之源歷三觀之旨偏正互換單複圓修搜窮妄宰批剝禪病而悟心妙門一超直入是所謂法界之真經成佛之妙行也頓悟頓證如觀掌果西來直指秘密妙義此外無餘蘊矣凡學佛者莫不以此爲指南昔圭峰禪師著有畧疏則似簡別有小鈔若太繁然文有所捍格則義有所不達義不達則理觀難明理觀不明則恍惚枝岐而無決定之趣矣予山居禪暇時一展卷深有慨焉於是祖疏義而直通經文貴了佛意而不事文言故作直解以翁法緣草成適新安覺我居士程君聞而欣仰特請以梓之予因歎曰佛說持四句偈勝施恒沙七寶之福以寶乃有漏之因法乃成佛之本較之天淵此吾佛金口稱讚也程君法施之福無量當與虛空等敬題於後令觀者知所自云

刻百法論八識規矩跋

此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爲入大乘之門也以佛說唯心唯識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爲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爲百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爲頌四十八句可謂至簡至要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衆生迷一心而爲識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若親教者展卷則見文字遮障而不知所說皆自心本有之佛性叅禪者抱持妄想盲脩瞎練而竟不達生滅根源是皆不知此論之過也然論約五百言而頌止四十八句統收一大藏教世出世法無不該盡若教若禪無不揭示正脩行路學者有志不費期月之功而通徹無遺嗟無志者不能潛心於此而丗爲愚蒙可不悲哉此論古今解者多引識論本文初心難入且不便於俗諦故予取其義而變其文以便初機使其易入文似闕而義實具是亦隨順說法非敢妄損古德成言以取謗法之愆也

題新安山水志後

方外史氏曰予幼與汪仲子遊談新安山水之勝不特黃山白嶽號稱天都而萬山環列翠壁蒼巖奇峯怪石如香幢華蘂清泉碧澗流注花間儼出八德池中而居人宛在蓮華藏也爲之神飛久矣蚤遂北遊足跡半天下而老不及此惜哉頃歸老匡廬適恒一克文二禪人來叅偶出新安山水志讀之居然入我

幻網三昧也古臺猶華藏之一蘂霞塢又蘂中之一塵自能含攝無邊法界耳

題南臯居士書萬法歸一卷

從上佛祖原無實法與人就向衆生妄想夢中一椎打破使其囫地一聲忽然夢覺兩眼睜開回視夢中境界了不可得若於不可得處措心亦是夢事由是觀之豈有一法可當情耶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此則名為觀自在故云離相離名不墮諸數若喚作一則墮之又墮矣南臯居士潛符此道受用自在蓋已有年切念知音者希特拈古人此則公案往往舉

似示人欲人自知落處觀者若向居士未舉以前抉便薦取猶在半途若更向萬法一法上團圝大似癡人面前說夢慧菴主久參居士時入方丈聞說不二法門蓋已習熟且道此則公案與維摩默然處是同是別參

題圓覺頌

鄒太史公世講陽明之學其子徹得家傳衣鉢癸丑春謁予於五羊之青門問西來大意予令盡屏胸中宿習知見默坐七日乃為發藥子徹一聞頓契忘言之旨自信向墮光影門頭躍然而歸及予之南嶽得乃兄子尹書來稱子徹悟脫近不幸往矣予愴然心悲者久之及予逸老匡山越九年辛酉冬乃郎育侯寄所著圓覺頌一編予閱之是知子徹雖長逝端然未出大光明藏可謂深種般若正因矣因思子徹倘天假之年其所造進未可量也惜哉

題沈石田兵蹟

昭代沈石田畫稱上品得之者如折枝寸寸皆玉昔黃梅邢濯菴先生為長洲令清介卓最士民感德故石田畫芥復為傳以頌之其文若戲其德乃貞為邢氏家傳世寶也既失之久其孫梅陽復購得之事亦

奇矣梅陽名楙學登萬曆乙酉科鄉進士因入紫栢之室遂隱居不仕介然清節蔬食終老是豈特寶其玩誠世其德也

題東坡觀音贊

曹溪云佛性無常紫栢跋東坡觀音贊亦云苦樂無常然苦樂乃佛性之變也聖凡又苦樂之聚也以佛性有受則苦樂以之不受則聖凡泯矣斯則佛性隨苦樂現故衆生之苦樂以不受者受之則知苦樂者苦樂所不到也衆生有苦以不受者而呼則同不受者而應如空谷答響人若以不受者而遇苦則如湯

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何假他力哉是則受以不受爲母生以不生爲君重生知所重則超苦樂而生爲贅矣

題鬼子母

我觀鬼母愚痴無比秖知貪他不顧自己己之所愛不捨一絲如何於他絶無慈悲一切母子本同一體若能等觀痴心早止若非如來拔其痴根直至窮劫尚墮沉淪縱有神力總出嗔痴用不得處方乃自知愛力極處痴心頓歇鑊湯爐炭當下消滅

書六咏詩後

右六咏之作爲顯無生深義也然六者謂心無常苦空無我生死耳以心本無而妄見有生有生則失其常矣故曰無常無常則衆苦嬰之且因無常而存苦則苦亦本無本無故空所以空者以無我故然生死之苦因我所致今我旣無我則孰得而生死之耶是以能觀生卽無生者乃得無生深義矣

題竹林七賢卷

千載風流獨晉代人物而竹林最後世慕其風而學之者但效踈狂肆志不拘禮法此見其跡而未識其心耳且而窮途之哭豈眞哭沉醉不醒豈醉耶蓋有

托焉而逃者也觀此圖想見其當時劉生而輔寳此豈志有所尚耶

跋可禪人行脚卷

昔法照齋次見萬佛菩薩現形於鉢中不知何以故乃問僧云此五臺文殊化境也遂發足履五臺願見文殊乃至果見文殊授以念佛法門照可禪人先從雲棲得念佛三昧今欲往求文殊印證則可倘問南方法衆不可被前後三三當面瞞却也

又

照可禪人初住黃山以華嚴爲業所謂於一塵中入正定也今從他方起處欲破塵出經將誅茅於西湖之上意須長者捧一莖草老人直謂之不然以無礙法界遇緣卽宗隨處具足但稟明於心又何假外耶

書山居十首詩跋（此詩書於入滅十日之前乃絶筆也）

此詩蓋作於匡山五乳在壬子春日也侍者深光卽以此卷請書老人慵於筆硯故束之高閣及復之曹溪濱行付侍者廣攝持來藏之久矣癸亥秋九月光以書來省因督攝來完囑老人以足疾舉痛且苦於應答攝秉間頻請老人因念老矣恐作未來欠耳故勉強力疾書之以歸可謂爲憐三歳子不惜兩莖眉

豈非婆心哉若以詩字觀之則辜恩多矣時癸亥冬十月朔日也

題法雷遠震卷贈五臺空印法師開化雲中下巳

東海遺稿附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塵未剖大地凝然萬象露法身之體虛空演無字之經見之者盲聞之者聾靡不悶悶靈明昭昭業識若昏夜而履磋巖赤身而臨毒螫慈眼視之有不堪其憂者躍然而起影落此中則萬死一生甘苦同受忉忉三藏廣長舌爲之乾焦咄咄一拳老婆心爲之滴血此我大師不得已而臨蒞三途現身異類或師子頻伸或象王迴顧將無作有美假成眞幻化人天顚倒豪傑此甘露門以之而開大法雷因之而振頓使寒谷生春萌芽漸發三草二木引蔓抽條上中下根花果敷實者不可得而勝數矣即應緣施設敲唱齊行節拍成令無非將機就機以楔出楔豈有實法與人哉後之觀場者認不眞爲眞執無說而說然而舌亦爲之乾焦心亦爲之滴血悲夫誨者諄諄聽者漠漠且而恃爲眞宰將伐全功竟無尺寸之賞方嬰長劫之羈者此何以故蓋亦將無作有美假成眞以不知幻化人天以致豪傑顚倒

耳醍醐毒藥生死由誰惟此未嘗不淚下也嗟乎吾師之心誰能師之吾師之行孰能行之能師者謂之慈父孝子能行者謂之法王忠臣親親尊尊此乎生平扼腕而求之者難見其人惟法師澄公者宜其人也公登禮空王不貌人僞長超諸有嚴淨毘尼翩翩濁世挺挺青蓮寂寂空山崚崚氷雪滿腔肝膽生鐵鑄成三藏微言一串穿卻與文殊爲友故棲遲於文殊之場以師子爲兒乃遊戲於師子之窟釀慈雲於空谷垂霮靆於清涼今也一管灰飛不萌花發將見春回大地欣看草木皆榮法雷震于雲中甘露灑於劫外吐青蓮於舌根灑醍醐於心地直使盲者明聾者聽昏者惺死者生花者實枯者榮不恃不伐不憐不驚執金剛劍據涅槃城使諸魔衆盡稽首而皈命此何以故良由師吾師心行吾師行知將無而作有解弄假而成眞故亦能顚倒豪傑幻化天人望受繫珠之賞將解長劫之嬰可謂慈父之孝子法王之忠臣苟如是始可報吾師之恩與公把臂同遊於不死不生不然則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又何稱爲有力大人公其不然請聽空中十方諸佛謦欬之音

題國朝高僧行脚卷贈慧菴鑒上人

古人爲生死事大故割愛遺榮登山涉水參訪知識相求於苦空寂漠之濱決擇已躬發明向上每於明眼人前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下忽然迸裂身心脫落如冷灰豆爆使無量劫來生死情根一時頓拔當下如斷索師子跳擲縱橫自在遊戲了無纖毫羈絆所以稱爲大力量人此吾出家兒發足超方第一步行徑也自鼻祖西來首行此令凜凜寰中如唐之馬祖南嶽臨濟德山趙州雲門宋之永明大慧元之雪巖中峯諸大老一脉相傳如閫外將軍風行萬里故每遇鉗鎚遭毒手者靡不通身粉碎骨肉俱融悲夫去聖時遠此道寥寥知音者稀惟我朝漠然無聞居常以此痛心將謂獅絃絕響矣偶乞食王城幻住慈氏樓閣一日居士闞君持國初尊宿造僧行脚偈十八首觀季潭泐大師上堂數語風規自足不減古人余歡喜讚歎何幸二百餘年生此末運獲覩先覺廣大三昧於一毫端頭良夙緣也此卷業已進之秘府因跋數語願將此語流布人間適值唐抑所袁王蟠王衷白三太史公過訪談及將欲修國朝高僧傳正博采法門行脚事遂將此托之時慧菴鑒公見而懇之惟公幼入黃門錦玉叢中志痛生死一旦棄如涕

唾遠遊名山參訪知識廣求決擇今隱居伏牛意其必曾遭毒手如古人者故見此語自親乎不然則如嚼木札羹咬鐵釘飯耳公將歸故山余亦東還嶺中不惜疲勞爲書一過公能於此一言洞見古人方始不負出家之志可作出塵標格不然不但不重己靈抑且累及海印也

題雲軒居士遊清涼卷

嘗謂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雖賢者亦然況其他乎故海鳥憂愁於太牢麋鹿甘心於豐艸豈性然哉習不習故是以枯槁之士遯軒冕如桎梏而躭湎利欲者望山林若豺虎也至若方朔大隱於金門佛圖遨遊於蓬蘆此其爲難若夫薄榮祿而尚清虛者蓋有之矣雲軒居士幼以中貴入選委身珠玉之叢而志不忘丘壑豈夙習然哉於萬曆辛卯春乃策杖遊五臺歷覽清涼之勝且出此乞諸大知識一言以開發之余有感遂書此贅之以詩蓋望其由清涼之境以清涼其心習清涼之心以蹈清涼之境融妄想之冰滌煩惱之火如此則步步臺山心心極樂是所謂念彼文殊力火坑變成池矣果能念茲在茲習熟而深履之則轉穢邦而成淨土化熱惱而作清涼固無

疑矣。又豈值臥遊夢想而已哉。公其勉之。

題達觀禪師送三禪人遊方卷後

從古出家兒。爲生死大事不能自決。故辦草鞋登山涉水。訪求大知識決擇之。然其大善知識。如踞地師子。一毛不敢攖傍。纔傍則命根頓斷。凡垂一言半句。如晴空霹靂閃電。使人耳聾眼華。自救性命不暇。況又敢弄佛法禪道乎。此中利害。知之者希。嗚呼二百年來。行脚僧不少。犯此令者幾何其人。今某三禪者。以行脚事自負。其志可佳。既見達觀禪師。爪牙已露。命根不斷。又欲別求知識。余見此卷而嘆曰。三禪者持此卷行脚。如請上方劍討賊。不知他時後日何以繳報。

八大人覺經跋

此八大人覺經。予昔居海上。時時書示弟子輩持誦之。今來忘矣。昨達觀師偶以元雪菴大師擘窠大書刻本寄予。讀之恍然如覩故物。一向藏之篋笥。未常拈出示人。亦非有意秘吝。第不力擧之耳。茲小金山鏡心上人。偶持此冊來乞書法語。予乃躍然爲書此經一過。因嘆曰。此足以占感應道交。時節因緣所會耳。信乎佛爲衆生說法。唯待機宜。故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所以未會說。說時未至。故予初入粤而未見有僧徒酷嗜佛法者。偶一日過金山。而上人乃持所請諸名公共書四十二章經一冊。請予跋語。予業已大奇之矣。自是而緇白弟子書四十二章經者數人。予因爲菩提樹下諸新學沙彌講說一周。而得聞此經者。不啻百什人矣。其機蓋自上人發也。此經乃一切世間諸天及人所希聞者。況予生平喜以此經施人。而獨於此地其機不發。今又因上人而發之。其事益亦奇矣。何也。以佛說法。唯待機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如洪鐘簴受扣而響。是知此段因緣。非特爾

也。良以一切衆生。寢此大光明藏。而沉瞑於長夜之夢。從來不覺久矣。非大覺不足以破大夢。非破大夢不足以稱大人。是則不唯能覺人者爲大人。而能奮力勇猛自覺者。亦大人也。是則能大覺而後爲大人。唯大人而能有大覺。以一念之覺。而破永夜之夢。豈細事哉。嗟乎予觀大地衆生。同稟此靈明之覺。無非大人。第無大人以開覺之耳。故吾佛世尊獨稱大人。其靈山一會英傑之士。與夫拈花之破顏。少林之面壁。以至六傳五派。千七百人。皆所有自覺覺他而爲有力大人者也。是皆與人同耳。嗟乎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而所以迷悶而不入者。非覺違拒。諸能入者。要之於此八法。不能覺悟。故於生死關頭。不能掉臂。由此耳受況淪驅馳。苦趣跉跰。辛苦。乍作賤人而不得稱為大人耳。鏡心上人。而能傑然。發此機。豈非千金之子。流落窮途。一旦而發思歸之念者耶。是則吾今所書此八大人覺經。實雁足家音。展之即得故鄉消息耳。試時時展之。勿如暫忘歸計。而致慈尊盼盼於常寂之鄉。而倚般若之門也。公其勉之。

影響論跋

此論創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為撫掌。及庚寅夏日偶因弟子請益。遂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此願有流通者。未之許也。甲午冬。文隨緣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公時。忽失其稿。竟不果。明年乙未春。予即以弘法罹難。被逮。是時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遺侍者。于殘簡中。搜得之。秋蒙　恩遣雷陽。先是。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將問予京師。至聊城以暑病而返。於白下。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二讀三嘆曰。大足以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故又未果。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偶拈出示衆。門人通炯。輩數未曾有。即願。予梓未就。及冬。為衆演楞嚴宗旨。通門人寶貴見而歡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視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為法門重輕。况創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九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 編輯

傳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永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家禮報恩無瑕玉公爲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即爲衆所推年二十即持金剛經朝暮不輟至老不倦

武宗駕幸南都以駐蹕本寺時禮部大宗伯慮僧無可承 旨者遴選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號東林相與莫逆兩人狀貌魁偉時喬白巖爲大司馬久與翁善遂舉其兩人宗伯大喜即以遠爲僧錄右覺義以翁爲本寺提點一切事宜咸聽指揮及 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 上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擬翁曰佛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即舉遠公以疏草呈 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即以作錄印付遠掌便行事也 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 上不懌祖翁跪奏曰此氣眼 上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通氣耳 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主壇場法事皆遠公其承 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 上駕行竟無一缺由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衆即舉爲本寺住持綜理山門事纖悉不遺至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爲憂每見法門見輕於士林歎曰爲僧不學故取辱名教玷汙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隱栖

霞適守愚先師南來時五臺陸公初任爲祠部主政訪師爲祖翁曰須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報恩爲講教當請至寺教習僧徒翁即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衆日親領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五臺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即欲重興請師爲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以請能者翁乃請嵩山善公爲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爲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而方知十方有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

禪教爲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
乃延儒師教某等十餘人讀五經可書子史某所以
僉知於是僧始知讀書文義及披剃即知聽講習禪
皆我祖翁慈心攝持教育之恩即雪浪中興一代教
法皆翁作養培植之力也翁掌僧錄印二十五年無
論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即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敢
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有所本也
每率衆僧上殿祝延　聖壽以身先之見僧有懶墮
不至者翁切責之曰此殿乃天宮淨土也爾等懶慢
如此他日求一瞻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

臘月除日集諸子孫敘生平行履之槩因屬後事乃
撫某背囑之曰吾年八十有三當行矣但門庭多故
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
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主
張則庶幾可保無虞耳於是少祖艮山厚公已下皆
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裟巡寮遍謝合寺
耆舊一一敘別十日乃持僧錄印詣禮部大宗伯曰
某年老矣荷蒙　聖恩尊臺護法可幸無罪今歸印
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之曰僧以老年爲重正宜標
榜法門萬勿辭此後一應祭謁常套盡免公安心供

職竟不允翁歸即封其印明日示微疾請醫進藥翁
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唱誦金剛經絕至十
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佛某抱翁坐懷中寂然
而逝時四十四年正月十六也翁之滅內外僧衆聞
之如喪考妣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
殿雷火災時寺僧之老成者乃知翁言之有味也翁
入滅素無畜簡篋不滿三十金俗厚喪禮葬送約費
三百餘金皆借貸既葬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
集大小于祖翁像前議無所出衆皆以爲不可保於
是某力主張將翁所遺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因

曰此棄物耳當盡估以償貸者彼將欣然爲得也倘
不足當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
衆如議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多寡均
攤之乃曰諸公即不納此終不可得也衆乃樂從不
足仍以田價均補之所負貸券一夕盡焚於是舉房
大喜各無累剩其所有各分恒業故率保其房門子
孫不散少祖始稱翁爲知人及大殿災奉　旨以本
寺官任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本寺爲　朝
廷家佛堂凡物皆出　內帑事干盜典法當論死於
是合寺僧懼盡逃去而法司看管送盤茶皆某荷擔

日日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未滅坐罪囚糧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卬人翁生於成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菴乃存日所修退居也全身葬于智安寺某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皆翁切督之也十九披剃侍翁十年見翁行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回向西方未嘗少廢每隨行復見其端莊挺特足不挽衣鐵面威嚴始終未見輕一啓齒笑容時奉雲谷守愚二先師如對大賓致敬盡禮即諸山尋常僧來謁者不整衣不見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育嬰兒也嗚呼痛哉懷感祖恩五十餘年未敢忘於一念深愧不能上報萬一有負明訓向在東海記翁之行實甚詳因被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九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今記其大畧以詔後裔庶先德典刑世世如在也

贊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必應真乘時以啓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草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今則法雨充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倖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乃投邑之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伽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又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即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有聞於天台小止觀法門乃專精脩習久之有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關於郡之天寧師往參叩呈其所脩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脩流於下乘豈西來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於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視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鐔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效其行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毘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時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葢桂菴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人亦異之居無何于先大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

危坐一龕絕無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謾辱之師由是挈杖之攝山棲霞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有供贍田地爲江南最勝道場蕪廢久矣殿堂爲虎狼巢師愛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尚不離菴人獲之送至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時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王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堅請師爲住持師曰貧道性拙無應世才苟

安泉石足矣焉能肩此鉅任乎公卽有願興復別選能者公再三無已師乃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先是有豪氏陳艮者盡占寺之田土拆僧房爲舍宅及善公爲住持盡復其故業仍拆陳宅爲方丈寺旣復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肇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旣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影如初比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參請者一見師卽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

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施設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時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師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回光寺卒無異議者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於普德臞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子時卽親近執侍辱

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爲喜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卽簡書笥得中峯廣錄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卽知僧之爲貴也予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愍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師力挍予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

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
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
以爲親己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諸山僧
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
懇懇當事曰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惟在仰體佛心
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
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
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叅師於山
中相對默坐三日夜請益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
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甫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予

辭師北遊師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己躬下事
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愼無虛費草鞋錢
也予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尚書默泉吳公刑
部尚書旦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
請師歸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
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嘗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思
菴徐公謁師抑揚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
妙皆嘆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
平任緣未嘗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
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

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清修
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蓆終身禮誦未嘗輟一夕
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一議
之者則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
一夜西鄉之人見師菴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
然而逝矣時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
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眞印等荼
毘葬於寺右予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叅知識未見操
履平實眞慈安詳之若師者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
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

其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嘗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
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偶赴沈定凡居士齋適得
禮師塔於棲眞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念見
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以爲記頃聞師
上足幻蹤印公寓新安乃徵其行實爲之傳以示
來者足見先德之楷模也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
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贊德清曰達磨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　明徑山
之後獅絃將絕響矣惟我大師從法舟禪師續如綫
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草昧之時挺然力振

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清愧鈍根下劣不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於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觀者當有以見古人云

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峯登禪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峯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殮具薦蓆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携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萬固寺僧朗公居之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閣朗公憐之居無何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爲弟子居頃之值地夜大震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爲必死朗公幸無恙亟搜之無損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十二卽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棲巖寺修蘭若令師閉關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於關中依習禪觀日夜鵠立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上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斮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劄底封寄之乃書

一偈曰這片臭韈底封將寄與你並不爲別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項上自此絶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知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時介休山中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七王謂師曰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當往叅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脚也乃親爲師綈理操方具解自著紩衣襪外襪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授教卽單瓢隻杖南詢遍叅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卽染時疫病幾死旅宿求滴水而不得乃探就浴盤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卽通身大汗病乃痊而徧體疥腫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於天界予從居副講師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厠潔卽知行者爲非常人密偵之見師執燈洒掃洗籌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于客寮予往視則腫瘡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饞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饅頭恨不都放下予心知爲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啗

之大快予喉曰此真道人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講
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將從
師遠遊參究向上一著固所願也不旬日覓師不得
知潛行恐以予爲累也師歸王見甚喜且詢所見法
門人物師述先德知識在初學則以予爲一人王由
是亦念之師旣歸無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
茅弔影以居僻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即以宗鏡印
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乃於南山建梵宇成
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于 大內促師親往時師
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鄉之宦遊者至京師時予

巴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
色於西山一見曰識得麽予熟視之見雙瞳炯炯忽
憶爲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
本來面目自在師咲而作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
床夜談具述求藏因緣予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
相尋適來觀光上國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倘不棄
某當爲師前驅可狗耳即別時隆慶壬申冬月也明
年春三月予游五臺志居之以不禁冰雪復回都門
行乞時左司馬伯玉汪公評予曰法門寥落大有可
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爲人天師幸無浪游小子視方

今無可爲公師者捨妙峰公無友矣予曰夙有盟公
曰果同行小子當爲津之是年秋師造藏完已東裝
予適至師即命登車未一言遂同行及至蒲王見甚
歡安藏畢乃留結冬時萬曆元年癸酉也師居常以
二親死未安欲改葬時山陰國王分守查公平陽太
守顧菴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月予同師結隱
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二親予爲卜城東高敞地
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卜居北臺之龍門氷
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予恒思無以報
二親者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亦刺舌血硃

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結無遮大會遂下山募資具
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擬萬曆九年辛巳冬日開
啓先是 慈聖聖母爲 先帝保 聖躬修五臺
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 皇儲遣官於五臺時
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爲無非爲
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
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啓會門年壬午春三月
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
每食不減數千人從前所未有也會罷將所餘金穀
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別矣予東蹈海上師往

蘆芽結菴以居期年　聖母以求儲因緣訪子二人
獨得師就蘆芽　賜建華嚴寺頂成一大道場於山
頂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
山有唐聖僧舍利塔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
傾圮時卿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三年塔
殿鼎新頁之三元大中丞廓菴李公請建渭河橋梁
師往二年工旣竣回蘆芽過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
如掌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
藏世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
大道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請師應命至

度之水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茲役罷師
素願範滲金三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三大名山巳
亥春於是杖錫潞安謁　瀋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大
士送峨嵋師言銅殿事王問費幾何師曰毋座須萬
金王欣然願造峨嵋者卽具輜重送師至荊州聽自
監製用取足於王殿高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
像精妙絕倫世所未有殿成送至峨嵋適大中丞霽
宇王公撫蜀聞師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卽願助南
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氏於荊門工成載至龍江時
會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於南都之華山奏

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師乃造五臺者所
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就乙巳春師爲送五臺議置
臺懷顯通寺　上聞遣御馬太監王忠　聖母遣近
侍太監陳儒各齎帑金往視卜地于寺建殿安奉以
丙午夏五月興工鼎新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
前後六層周帀樓閣重重聳列規模壯麗　賜額
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
道場上下千二百衆請十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
內帑其道場之盛蓋從前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
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脩阜

平縣橋　賜額普濟建接待院爲往來息肩之所又
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茶菴　勅賜惠濟院捨藥施
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蒙　須賜龍藏建磚閣安供後
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長壽庄奉　聖母建殿閣
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
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爲一大道場　賜額慈佑圓明
寺置供贍田數頃師居五臺嘗建立時亦應他緣適
山西撫臺請修渟縣要路滹沱河大橋晉王請脩省
城大塔寺殿宇完脩會城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
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上下立爲十方

常住各得其人而向來眷屬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臘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既化上聞之賜葬建塔于永明之西悶師功德未完悉令完之 聖母賜千金布五百疋爲葬事初侍御蘇公雲圖按山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禮重之往返酬酢多語句未錄師示恙公遺醫致藥不及遷化公爲製塔銘嘗曰人以妙峰師爲福田善知識而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於孤微卒能於人天中作一代廣大佛事耶以予叅歲物色師於陸沈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脚刻志修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除瑣瑣隨緣始以小王助道終至 聖天子 聖母諸王爲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動費不止萬計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以予所知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之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即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畧無介懷所成大刹十餘處無一弟子爲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

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緣即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面嚴冷絕情識孤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時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離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侍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夙緣哉悲予老矣不能致瓣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槩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槩使後世知我 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惟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耶予嘗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刹如那蘭陀性相金樹禪淨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涼東林比隆矣觸月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刹而已也嗟予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敎東與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真宗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以成一家至有唐賢首始開華嚴法界之宗清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

旨竅基專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
之旨始橫流於大地惟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
於四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
多門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群歸真際總皆游
泳如來之性海撈摝法界之魚龍不異覩白毫於靈
山聽圓音於覺苑也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
一心不尚文字由是教爲佛眼禪爲佛心禪教齊驅
並行不悖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尚執之訶
而教禪始裂圭峰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
爲宗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　聖祖

龍飛廓清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至建康劍甲未
解即崇重佛氏洪武三年詔天下高僧安置于天界
寺建普度道場於鍾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
御駕躬臨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
歟由是於一門制立三教謂禪講瑜珈以禪悟自心
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刹以天界安禪
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汪洋洋天下朝
宗自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于大都
而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席亦
唯通泰二大老踞華座於京師海內學者畢集而南

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極和尚
自淮陰從師一鉢往依焉飲氷齧雪廢寢忘餐者二
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旣而南歸至金陵
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爲檀越請講圓覺經唱而不
和聽者寥寥時祠部王政五臺陸公往謁聽其講論
心大欣賞謂予先太師翁西林和尚曰頃于見北來
高僧無極眞天人師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
念報恩乃　聖祖所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
聞乎公爲任持誠能禮請歸寺安置得宜以大演法
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唯即盡禮致幣敦

請先師應命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於寺之
三藏殿以有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供予
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附
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師善士日集知供
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恭者夫婦久持
齋一日公攜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即雪浪法師恩
公也公生性超邁朗爽不羣絕無意世事唯好嬉戲
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畧不經心督之茅相
視而嘻固無當也是日設供值講八識規矩公一聞
即有當于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

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強之竟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攜之父至強之再三公瞻神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齋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頃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日法座上講箇甚麽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嘆曰此子再來人也自此以成人視

之公每聽講罷卽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翁攜予叅先大師公坐戲予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者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卽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畧不爲意予十九薙髮時先大師于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卽從受戒聽講心意開豁如夙習焉時公器予卽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尚未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于壁一日公姪博士黃生者候公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雕蟲技

耳何足齒哉公年二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習世間經書子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游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劘殆遍自是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片牘隻字得爲珍秘公嘗謂予曰人言不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說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嘗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涉俗利生公之肆力于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習禪於天界因切志叅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卽呵曰用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麽頻激以聽講予曰各從其志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

門落臼固無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林之志日益切以始聞華嚴知有五臺山則心日馳之予年二十五志將北遊別公於雪浪菴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苦寒固難堪也無已吾姑攜子遨遊於三吳操其筋骨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暖習氣不至無可使之地决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公曰若必行俟吾少操行李之資以備風雨予笑曰兄視弟壽當幾何公曰安可計此予曰兄卽能賫歲月計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詒之曰兄如不釋然試畧圖之公冒大雪方人

城。予即攜一瓢長往矣。及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時予二十六。遂孤杖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冬。而歸。居常曰。自清兄去。吾無友矣。既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則予業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峰師入五臺。結志以居。公聞之。即登臺山。問予于氷雪堆中。一見曰。若果能爾耶。吾當兄之矣。夜談。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氷。誓將同死生耳。弟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其志。亦各有其緣。察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況江南法道久湮。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觀座下。似未有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骨子。將來法道之任。匪輕也。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啓後。幸速歸。萬無久滯他方。使老眼倚門盼盼也。公即理衆歸。濱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當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既歸。則挺然以法為任。時久參夙學。皆御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游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禪宗。初大章宗師開堂于少林。公束包往參。竟中止。以此為闕。既而有遍

菴昇公從少室來。至棲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往從。商確古德機緣。得單傳之旨。人或耻公。公曰。文殊為七佛師。何妨為釋迦。自槌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先師遷化。公據華座。月逮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俗習講演諸經。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以理觀為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撥雲霧而見天日也。法雷啓蟄。群蒙昭蘇。聞者莫不歎未曾有。先是講肆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椿搖櫓。畧無超脫之機。即有英靈之士。或染於俗習。或尚於駢枝。故先德未能圓攝三根。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隨方而應。一雨普霑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慈攝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故始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衆多萬指。即閑遊山水。杖錫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塵。若龍驤虎嘯。風動雲從。有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法三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二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子可數者多。分化四方。故今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稱為獨盛。除耶溪。三明。明宗已往。即現前若巢松。浸。一雨。潤。大唱於三吳。蘊璞愚。蜿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揭於

江西心先鈹宣揚於淮北即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匪直佛法源流即僧中辭翰雅尚之風亦由公之一變非具四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散座則修壁觀於長興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沐木屋宇爲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以公天性坦夷不脩城府不避譏嫌以適意爲樂來去脩然如遼鶴凌空脫畧拘忌人多忽之即達觀禪師嘗對予易之予曰師固不知雪浪此再來人也達師異之曰何謂也予道以出家因緣以是知爲窺基後身也不然何因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前而剪髮豈無

謂耶師然之初達師與公意不洽自此暮年相與甚驩也初嘉靖末年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爲煨燼予與公相對而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歟惜乎年輕福薄無道力幸從此決志脩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遂此興復之願由是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中心二十餘年若志山林未嘗一日忘之即五臺東海皆若子房之始終爲韓也不幸而竟以買害信乎大事因緣固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送別予於江上促膝夜談及初

志予曰其事機已熟若不遭此厥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往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還尚可計也公領之明發遂長往時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恐墜遂奮志修理一時當道助發給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計大役遂舉三年之間工料各有所司公唯領衆朝夕禮誦而已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木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芥投針其勢難矣公心苦極忽

嘔血數升時管木郎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柔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以此全塔損者一新會計所費數萬緡唯 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予是時羈縻行間竟不能躬佐一力薄福若此可不悲哉至若殿宇未了因緣又作來生之願耳以公生於富室人皆視爲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一日發與於江東大市立捨茶菴公自擔水日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即弱骨者日益強矣公居常思結十方粥飯緣及暮年乃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往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領學人作

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一時三與之士翕然信向即闡提亦轉爲護法精米細麵五味蔬食聯舟而至稱爲勝緣未幾公即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即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臥死用棺材相錫打龕且莫安排言訖須臾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于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考妣也公生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歲法臘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尚多多也嗟乎予與公猶同胞也三十暌携老未合併時爲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況末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爲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

贊曰聞之菩薩生來人天留惑潤生尚有隔陰之昏而不通於宿命惟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予於公之出家因緣是知必爲再來人故至人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驢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夙願力豈能光流末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月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爲金陵人後徙居遂爲滇南人公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即往依出家遂薙髮爲驅烏後行脚遇黃道月舍人爲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爲業公以聞熏發起即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旦暮爲人僧也公發憤即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而氣吞諸方八九矣其於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岳之無盡廬山之大安薊門之遍融月心皆一時禪教師匠咸及其門多所請益經爐冶鉗鎚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巳躬一著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辨自在因行脚北遊過六安時大夫劉公爲新中峰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

白下時給諫宇淳鍾公爲人傲物素少法門無攖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麼主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你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卽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官比部相與莫逆久之陶左遷盧州別駕署篆於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問至合肥適黃舍人與語投機皖城之東九十里有浮山境最奇絕乃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華嚴道場蓋古刹也爲一闡提所破廢久矣邑之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山有巖名金谷爲第一勝處時萬曆甲午吳公範丈六金身奉於巖中會期適公自淝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偉之與語相印契歎未曾有因再拜而啓曰浮度固爲九帶宗乘近爲古亭和尚演化地華嚴道場卽重竪刹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前願耶公一聞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瞻戀無已抑聞開法浮度不知卽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家之本始皆若宿契公遂欣然心許之有恢復之志於是拈香禱於護

法善神遂履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往也公至淮陰時沁水劉中丞東星公建節於淮夙慕方外友公適至偶邂逅於龍興寺覩公機警而喜愜素心乃館之公暇與語遂啓護法心乘間言及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卽檄下郡邑令一行而闡提懾伏盡歸我汶陽之田而百五十年之廢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業既復公遂北入京師會
神廟爲　慈聖皇太后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因劉公之先談於朝之縉紳先生共協力揄揚遂得請公乃奉　璽書持大藏歸浮山若自天而至因緣載別誌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年之間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力也哉道場既復公之聲光益播凡見聞者靡不歸心一時士大夫之有深心若銘之所載者皆北面願爲浮山護法矣在公猶如幻化人作遊戲佛事也居常以本分接物無崖岸之行若無意於人世者叢林就緒卽付囑其徒圓共所謂爲而不宰者也時則東星劉公之墓木已拱把矣公感護法之恩乃走沁水致芻焉因是劉公盡室歸依時瀋王爲佛法金湯刹利中最素尚華嚴然禪講中率北面之聞公入國欲致一見使者先之公曰佛法

付囑國王大臣賢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作一長揖問王曰善哉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脩來公曰既從三寶中脩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執弟子禮所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王亦竟為華嚴檀越公雖往

來都門與紫栢老人未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遭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栢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為希有即以一死酬　世主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於一鉢中耶識者謂公親見紫栢故吳太史曰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然自此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危即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為魔障之毀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代紫栢一轉語耶居二年乙巳冬

慈聖聖母周三百六十甲子建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為增上祝延　懿旨請公講演楞嚴公初不應命強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告所見耳吾行矣華藏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跏坐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惟星沮居士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是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參廓且托以後事王公荅書有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訃聞　聖母悼恤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度妙高峰之南麓從公志也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時往來衲子喧傳悉公人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中無人自少行脚橫

趣諸方如脥索獅子豈規規屨包篛笠者比耶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秉願輪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之古亭去百年而公適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何興之速若風行草偃機緣偶會如合左券聲氣相求一唱響應之如此耶觀公之行事若幻化人如太史公所云古亭歸路為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乘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即末後一著而舌根不壞矣

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故孤

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眞修耶況善財所叅知識皆毘盧遮那眉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由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焉

淨明沙彌傳

沙彌錢塘黃生也以臨終求剃髮作僧形坐脫故得沙彌稱俗諱承惠字元孚因先歸依雲棲大師法名淨明生平性介不合俗不治生産居鄉里多忤衆即

親友燕會獨頹然瞪目而已澹無嗜好山水翰墨外無事父死無遺貲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無二色即窘不能繼甘旨亦多方爲之盡心焉祖母死已病篤藥石不給臥床褥間極力治喪事盡禮鄉人多稱之性好施隣嫗寒無衣即解衣衣之鄰人貧無食傾囊止百錢盡與之其妻弟聞某者篤信道因見其人孤硬可與入道頻說之喜而不入因導歸雲棲得銘名焉年幾十歲壬子冬偶得吐血症積三歲不瘥乙卯春病劇厭家居乃移養於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以至戚甚悲之乃引之念佛意不屬以

素無志於此且慮積負無償也聞爲書策發其所有盡酬其貸生始怡然猶未甘死心也聞憮然厲聲曰汝眼光落地後即今知痛知疼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色曰將奈何聞即力教心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瞿然有省時即請慧文法師至設觀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法音入耳生甚欣然乃亟請聞主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屏家屬囑曰極樂自我家鄉汝勿苦爲乃極力念佛默觀蓮華經七日舉族皆聞蓮華香臨危忽破顏微笑口喃

喃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眞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法侶念佛回向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歡容可掬乃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當某年某月日也

幻人曰聞之般若如大火聚大末虫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聚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是知火宅中人性剛介而不與世情合者此夙習般若內熏之力然也弟迷不自然耳觀黃生素不念道及病苦之劇仗親知力指歸正道臨危遂發心出家作沙彌披法服就死念佛七日即能感佛接

引端坐而逝此非般若熏習之驗歟所謂一念回光頓同本有生實以之孰謂生死難出哉

聞仲子小傳

予徃從衡嶽結夏匡山識者爲談錢塘聞仲子賢是時心知其人矣及予雲棲緇白畢集仲子從衆作禮覩其年少狀貌颯然若不勝衣而骨剛氣雄心甚異之周旋侍予日夜無間者經旬且曰善病是知仲子能強力也及予將出山一衆固留問誰能以力荷檐者仲子前曰某也能及止淨慈仲子父兄不離斯須太君時爲予言仲子幼善病故早戒舉子業而仲子

有出生死志無意於室家乃歸依雲棲受淨土法門篤信而力行之自信往生無難也然即以此致孝於二老爲教於家庭大小皆尊仲子若師保久之鄉黨親友莫不觀而感化焉若予所謂淨明傳大可覩矣一日仲子作禮曰言某也生平有志出生死願薙髮而從知識後予曰不然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可礙乎況親在不可遠遊佛子容爲不孝乎仲子遂已太君聞而德予言及予歸匡山別時仲子病心甚念之不忘也居頃乃問疾以詩還報得伯子書知仲子業已往矣初予甚哀之及讀伯子傳乃大喜曰信哉雄猛丈夫也且於往生法門即仲子有良驗焉初仲子自恃信力強勝決以爲往生無難也至若久病而心力甚壯尤信其不難及至臨危方生方死之際積習現前心神恍惚方知淨業未純往生不易時乃蹶起而大呼曰亟請知識念佛助我知識既集念佛連日而習境昏擾乃復呼曰生死根株知非他人可能拔也遂立起著衣盥洗對佛焚香煉臂懇倒懺悔苦切哀誠若是徹夜無倦頃則自知夙障氷消心安神逸淨土真境朗在目前怡然靜定急令剃髮披袈裟爲僧伽相安然別衆端坐而逝嗟乎此豈常人所能

哉嘗聞涅槃諸佛之安宅也非僧祇勤苦而不能證至若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便登淨土衆生之故家也至有身限鑊湯一念回光即變而爲八德蓮池之二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予觀仲子臨終習境現前詎非惡道之先見歟何其勇猛蹶起而大呼之一怒而拔塵劫生死之根變苦趣而爲淨土豈非烈丈夫哉斯道也又可以音聲咲貌爲耶

無名氏曰予嘗聞太君言仲子雖無五鼎之養而有至道之娛以今視之假而仲子之勇力能轉戰千里立取封侯之功奚若一呼而退億劫生死之軍立登

淨土之樂。以彼較此何啻天淵。閔氏之榮非一世矣。仲子行事具載伯子傳故特表彰大畧令覽者重有與起焉。

楊叅軍傳

叅軍姓楊名世勳字國卿家金陵其先信州人世業儒父文生叅軍倜儻不羣幼好武凡搏擊家藝靡不鑽意以求之有四方志不事生產且精岐黃技但以此爲名居常鬱鬱年二十餘歎曰丈夫安事齷齪如此乎遂仗劍從戎走嶺外先至潮陽謁兵憲王公一見偉其狀貌因留帳下備緩急適倭奴入犯叅戎朱

君喜得叅軍爲裨將即與守柘林尋海浪平叅軍猶然故吾也旅食兩粵遨遊諸貴長者間以藥餌自娛無所事事萬曆戊戌東西多故南北徵兵搜及草萊叅軍乃振衣而起曰丈夫此身元許國安碌碌以自困乎時東倭入犯朝鮮叅軍從大兵東征尋亦蕩平未有門居無何播酋逆命　天王命討選諸大將時粵有陳璘吳廣兩大將軍應詔金馳叅軍毅然從吳大將軍將軍先使領諸部馳至蜀適節制大司馬李公招致天下豪傑士叅軍執本軍旗牌詣帳下司馬一見甚偉之時舉大兵五路並進期會播州攻海龍

囤道路險絕賊守要害不能進司馬公策欲先招撫諸夷以開道路集諸村官求先登者莫敢應獨叅軍挺立帳下請行司馬公與諸上將皆壯之遂勞以牛酒授符節叅軍單騎直往深入一衆咸奇之時大兵會合江上去海龍五百餘里諸夷囤守要路險絕難登叅軍伏節疋馬前驅大兵隨後魚貫進叅軍先至赤水猓仡兩邊寨即說關將袁年王繼先倒戈就降迎見司馬司馬始大奇其功賞勞以勸諸將士兩關既破大兵揚旗直入至二郎桃花安村三大寨賊將羅國明等各擁衆萬餘拒守叅軍見諸夷一款諭利

害之極致諸夷聞皆額手向叅軍願乞降一時歸者男女老幼數萬人賊首羅國明國顯安鑾等率領部卒數百衆攜牛酒壽叅軍叅軍解衣磅礴與痛飲示無疑阻諸夷相視咸感泣信心歸死飲罷叅軍攜三巨酋領數百衆詣轅門見大將軍將軍亦勞以牛酒衆皆懽呼尋令叅軍領見大司馬從古降者皆面縛獨叅軍令三酋不解甲帶劍登壁而趨我軍皆懼貳而叅軍推誠以御卒能保全諸撫衆至今官民爲守土歲歲奉三軍尸祝之此古所難也當是時司馬公正坐帳中深憂師老道險不能進忽報叅軍帶諸

酋首至乃大喜更大奇偉叅軍功具將牛酒勞諸酋即具冠裳出符節各授職有差即拜叅軍爲招討領所降衆爲前驅卒之降將用命賈勇先登播酋竟敗司馬公傳檄露布以諭諸將曰兵尚不殺捷由多智旣收投戈之功可乘破竹之勢勤勞居最賚予宜優玆世勳招撫有功嘉拜廼職爾諸將士咸用命者宜遵式之即委叅軍令旗趣西路大兵吳將軍軍進抵崖門崖門播重關也最極險峻摩天插漢鳥道猿蹤人不能度一軍皆畏莫敢登吳大將軍艮苦之乃叱叅軍督諸部酋力攻崖門先由間道擧磨鎗了斬賊

首將郭通緒遂奪關拔幟賊兵萬餘皆潰走生擒賊目趙珪等七十餘名斬首三百有奇乘勝力驅進攻紅碗龍爪兩大囤盡破之直擣海龍囤下會五路大兵而陳大將軍軍亦合圍囤城三重播酋所恃最險者石城壁立倚天諸路併力攻之劉李二將軍一日頻破外兩重城盡殲其夷衆獨第三城播酋猶恃爲魚釜次日黎明劉兩大將軍一鼓而破之播衆蕩平時大司馬公奏捷上功簿心以叅軍單騎招撫不殺而破兩關降衆將功居第一惜乎賞未行而吳大將軍死叅軍數奇未有封播巢旣破三軍之下厮養者不空歸獨叅軍赤手仍仗孤劍還五羊旅食無魚依然賣藥仙羊市優游自適若無意於人間世毋從予遊居弟子列屛氣似不能言者第觀叅軍有奇骨而未知叅軍事甚奇間嘗送予過舟中偶談其畧予深歎之曰播衆蕩平天命赫然非人力也獨不殺以成王師厥功偉矣古人有言活萬人者必得僊予謂叅軍能活數萬人積成名載仙錄宜乎爲時所棄也雖然凡功陰者必宜報以是推叅軍豈終棄耶因畧次其行事

賛曰有播方命睛恃險阻擁衆越疆撓我安土赫赫王師不殺爲武百萬齊驅人皆若虎獨有叅軍茹剛不吐險隘天關鳥飛鎩羽大軍仰攻神消氣沮誰能先登道通一縷討哉廟謨用玆招撫叅軍請行單騎入虜數萬來降如子得母用是斬關竟破其釜有衆蕩平人多紆組叅軍泊然單棲逆旅予嘉叅軍聊城之伍功高不賞非今自古名錄在仙骨當不腐天道無親惟善是與以此寧神又何所苦

說

文字總持說

世之文士嘗不曰文而求其所以爲文知者鮮矣嘗試論之曰性文之質也文性之章也故有質者未必有文有文者未必稱質故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以聖門學者亦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斯言豈非見性者而後能文耶是以爲文之法必須稱性流出不事雕琢如風行水面月到天心波波帀帀優游自在光明發越清涼悅懌大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此等氣象皆從靜定工夫中來譬如三冬嚴寒陽氣潛藏涵蓄深厚而一旦三陽開泰萬物皆春冰解凍釋草木榮華洪纖巨細相鮮敷茂羣英異卉千態萬狀其精密剪裁而化母機梭織成古錦不巧之巧其巧天成不文之文其文蔚若此蓋天籟虛鳴出乎性眞渾然無隙一氣呵成綿綿密密而合乎太鈞此其天然入妙是爲文之小聖而入乎三昧者也若夫心包宇宙量括太虛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炳然現形于方寸之中如鏡現像及發而爲文思入玄冥氣充寥廓吞吐風雲彌滿六合日月星辰光影上下陰晴晦明頃刻萬狀變化無窮洞心駭目出生入死如迅雷烈風旋乾倒坤倏然而雲霈然而雨江河競注大地爭流龍驤鳳舞魚躍鳶飛品物振蕩於毫端羣靈奔命於几席觀者望洋寥然而不知其所止此其直與造化同流是稱文之大雄而出乎三昧者也至若沖虛靜謐寂莫希夷若聽鈞天而遊廣府者此又出乎思議之表蓋即文字而顯性眞誠不可得而聞也是皆得其宗本握其總持而據法性之源者故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殆非妄想攀緣口耳逗湊而可擬議其形容也學者苟能審乎無假而入乎眞際則思過半矣是則以道而進乎技也歐生伯羽根性猛利而偶以爲文之機請益遂書此以示之

醫說贈李高士

余被放之八年癸卯冬偶自曹溪隨緣乞食於凌江水西適有丈人龐眉皓髯訪余於旅泊觀其狀貌偉然知爲隱者也扣其業則曰岐黃余是知爲達士也或曰昔人有言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余謂不然蓋達爲醫而不達爲相耳何者夫相之任燮陰陽而蓀元氣劑衆物而仁羣生致人君於泰定措天下於艾安此其職也而未必盡即盡而功未必忘以其

先已後物因利輸忠且必外假人主之權賫衆多之
手以濟其事況兢兢於得失是非榮辱之場終身卒
業而道未必光日夜營營勞神焦思以至戕生傷性
老死而不悟者衆矣奚其達若夫賢則反是其職也
以命為任以仁為心以義為質以物為已以去邪為
務以正氣為理以經為度以權為用故其治也必致
心君於晏然措四肢於調適凡遇危履困運獨斷之
智持特立之操不惑於衆口不避其羣邪多方緩急
進退合宜以大中為準以至靜為先及其奏效也不
計其利不伐其功斯豈為而不宰功成而不居者也

非天下之至達者又何以與於此由是觀之忘已之
功大忘利之名高不忘者顯報而幽罰兼忘者先徵
而後著足知忘功者後必大也嗟乎人者苟能操良
醫之心以治國則何國不治持忘已之心以御物則
何物不容物容則并包國治則兼善此聖人之成功
丈夫之能事也斯則術異而功一名異而實同又何
以顯晦計其等差貴賤擬其神明者哉是予於丈人
不能無感焉以丈人高其行而神其醫余因論醫之
秘以贅丈人之行李僉觀者不獨知丈人之醫且因
醫以進君子之業將施之於天下國家共覩軒黃之

化也丈人達者也知丈人之心則無往而不達矣

此光樓說

曲阿白鶴溪為紫栢大師演化地居士賀氏聚族而
奉師最謹有雲峯長者先於丁亥歲建樓一區以奉
三尊越丙申大師過而看之曰此光又二十年大師
入滅已一紀老人自嶺外由南嶽走雙徑會大師入
塔期取道溪上時諸長者居士見老人如見師悲喜
交集齋款連日有長者子懋謙得承此光未達本有
作禮乞說志不忘也老人欣然而謂曰此大師以斯
樓作廣長舌也且盡十方是常寂光一切衆生用此

光於六根門頭照天照地是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草芥人畜鱗甲羽毛無不從此光中顯現斯則樓即
此光光即此樓包含萬象無不融攝由是觀之居此
樓者敬事三寶禮念皈依磬聲佛號乃至妻子團圞
食息起居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戲笑譏呵一切動容
無非此光之妙用雖夢想顛倒猶是此光之所發揮
苟能一念知歸則此光固是吾家本有天然自在不
從外得如是現成一切受用豈可自昧甘為光外之
人耶懋謙日用真見善能應用不孤本有不唯大師
法身常住說無盡法門盈耳洞心即可不出塵勞端

居極樂矣又何於光外別見此樓耶即老人此說大似日下桃燈畫蛇添足耳士其識之

無情佛性義說

予養疴匡山閉關謝緣適空一子扣關而請曰某甲乞食人間聞士君子談佛性義有不信無情說法者有謂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如大海漚不信圓滿具足者願請大師為決所疑予曰固哉此義甚深難解難入非夙具上根種子者未易信也即其所見亦佛所說但非了義之談耳苟不證信了義大乘參請明眼知識未悟唯心之旨者則鮮有不作如是解也若夫

無情說法教有明言即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譬如諸天有大法鼓名為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墮諸惡趣後悔無及諸天聞已生大憂怖慚愧改悔且天鼓音豈有情耶而能說法覺悟諸天至若光明雲臺寶網名出妙音說偈讚佛乃至塵說剎說此又誰為舌相耶即光音天人全無覺觀語言但以光中出音各各辨事且光中之音豈從口出耶是皆無情說法之實證也又若宗門香嚴聞擊竹以明心靈雲覩桃花而悟道又從何善知識戶門而入耶又云衆生佛性各各分具此亦教中有說但為三乘劣機覆相之談非究竟一乘極則語也即如華嚴經云我今普見於一切身中成等正覺毘盧遮那一佛也一切衆生非一人也若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則一切衆生各成一佛是則齊成有多佛矣若止一佛且是各具又何言一切衆生身中成正覺耶又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然如來德相法身全體也衆生具有豈分具耶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言人人與佛同體非但言佛也圓覺經云

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特具也故阿難云我與如來寶覺明心各各圓滿所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身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室千燈光光交映如此圓滿廣大法門昔二乘在座如盲如聾豈乎曲見驚怖其言而不信也惜乎俗諦學佛法者多背口耳知見未有真參實究工夫未悟廣大圓明之體即有所見但認昭昭靈靈識神影子把作實事且又執定血肉之軀封為我相其實未開隻眼故生種種分別以權說為了義以已見為究竟耳惟今不必論無情說法不說法佛性各具不各具豈

不聞法界觀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然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然了悟是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會現色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即知古德示衆云大衆見麼即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裏覓長安耶

幸爲謝諸疑者空一子聞說歡喜踴躍作禮而退

四願齋說

四願者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四者乃吾佛弟子脩菩薩行者之所發也然菩薩非別而人乃大心凡夫於塵勞中有志上求作佛者承教有言若要上求佛果必先下化衆生欲化衆生必先志斷煩惱欲斷煩惱必先廣學法門故此四事相與而有故衆生乃佛之對也煩惱者衆生之本也法門者治煩惱之藥也以衆生無邊者因煩惱無盡也以煩惱無盡故法門亦無量也難度者願度難斷者願斷難學者願學三者既能則佛道雖無上亦可成矣是所謂四弘誓願有大心者方能發此大願具大願者方能建大業立大功成大名是皆以六行賚願非虛願耳是四者非假外求乃求諸已而已矣何以明之以吾人自心本來是佛與衆生元無二體也蓋因一念有我我一立則敵我者皆人人又一我衆我聚而衆生成矣衆生所本本乎煩惱煩惱堅執則我相益固我相固則人不亡我喪則人不立人不立則煩惱空是則我心煩惱若盡則返觀人我如空華耳我若空華則覓衆生

若邀空華而結空果彼此求之了不可得矣所謂煩惱盡而衆生空斯則不度而自度矣是相與而無也然舉世之人莫不有我有我者皆以煩惱煩惱用事非眞心也然煩惱者情也若斷煩惱而以煩惱之心斷之是借賊兵而齎盜糧也以情入情如以火投火名曰益多求欲斷之不可得也故不得不學法門耳法門者乃出情之法爲消煩惱之具所謂空法也空法者佛之心也所明之事佛之行也學佛者以吾人之心體佛之心以日用之事效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學自心之佛行斷自心之煩惱度自心之衆生

則如湯消冰不勞餘力矣是則四願固難而若返求之吾心中無不具足自不假於外也若知不假於外則吾人現前此身是有我也近而一家之兄弟妻奴遠而克之則天下國家生民物類皆衆生也返求自心現前日用若以煩惱之心而爲之然於自身六鑿相攘況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乎苟即此一念現前以空法而用事則念念煩惱轉爲智光照了衆生同歸自性既歸法性則與佛同體此則煩惱空而衆生盡衆生盡而佛道成民胞物與浩然大均又豈願爲徒設哉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即世而成則吾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爲無論致君澤民未嘗一事一行不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豈特爲標虛尚事耳目寄興而已哉共以此見志其有得於此乎

感應說

佛說一切世間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談孔聖安命之說然世有信者每每推筭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惡聞其災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廻如昨日今朝之事耳請以近事喻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麄豐儉則色色預備現成故臨時陳列一一具足

若少有欠闕必不全美則懷愧色此一定之事也故人生一世正報身命延促依報家產資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前生脩定故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嘗謂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智巧可致以吾前世脩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然也故得之而喜者惑也然又吾固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而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返怨天尤人以致結冤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即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之前定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然若明信因果則今生受用一切皆我前世脩成元非他人之可與亦非智力之可能即有才智而致之者是亦我分之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若勞心慮妄積恩怨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討其前之得失但觀今生現前之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之農者擇良田而深耕易耨有種及時則秋成所穫則一以什伯計此

又明白皎然者。但在所種之田有肥之不同瘠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為勝田。孝事父母為敬田。濟貧拔苦為悲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三田之中。不唯增長未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心樂。而為第一福人也。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留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強暴。以謙光而折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稱最勝勇猛丈夫。

張孝子甘露說

余嘗讀方外志。謂混沌初生。而人始分。體有光明。飛行自在。吸風飲露。不產五穀。泉湧露降。凝結如脂。名曰地肥。味若醍醐。人食之甘膏而無厭。其體漸重。不能自舉。故地肥薄而五穀生。五穀生而地肥絕矣。人始穀食。而情竇鑿。欲火生。故醇氣澆而露不甘。泉不醴。俟聖帝明王出。天德合而醇氣守者。故甘露降。醴泉湧。時則為禎為祥。為靈為瑞。感於人而應於天。繇是觀之。今之瑞。古之常也。堯舜之世。數致焉。三代無紀。春秋不載。至西漢武帝降。始以為年。嗣是代有之。至我明興洪武八年　聖祖詣齋宮祀上帝。甘露降於圜丘之松杪。凝枝垂懸。其狀如珠。其甘若飴。乃勑羣臣採而啖之。命為詩歌。制論以紀之。世廟亦然。是知甘露之瑞。皆見于王者之德。而未聞降于野。今龍山張子鳴球。以篤孝感甘露降庭槐。且香美異常。經旬不散。其故何哉。嘗試論之。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故孝德至而中和之氣育。中和育而醇氣守。醇氣守而天德合。天德合而禎祥應。故甘露降。醴泉湧也。宜矣。夫孝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本無二致。第心圓而氣足者。應之速。久近亦然。余故謂張子

之孝。自有所不知。故禎祥應之如此。久而說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嗟乎。人心之溺也久矣。然靡不有此形。有此形。靡不有此性。性既盡而孝德全。而禎祥應。而人有若張子者。二孝興于家。百孝興于鄉。千萬億兆興于國。以及於天下。則人不滅聖。事不滅古。而天下國家。可登于太上混茫之化。均享華胥之樂。天人合一。上下同體。吾將必謂露皆甘。泉皆醴。而飲啖隨宜。不俟謳歌鼓腹。又何以瑞應為哉。吾因張子。是起吸風飲露之思云。

曹溪祖庭道脉形勢緣起說

曹溪祖庭道場始於梁智藥三藏從西天來至五羊入中國舟過溪口掬水飲之香美乃曰此西天水也源上必有勝地乃循水而上見象山歎曰此宛然西天寶林山也遂與居人曹叔良言曰此山乃聖道場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聖人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宜建梵刹以待之叔良白牧侯奏請　武帝敕建寶林此開山之始也至唐元朔間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回入寶林時寺已毀唯一尼僧名無盡者郡人也菴居于後六祖訪之尼看涅槃經乃問其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知義乎祖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即爲開說尼知爲異人即告父兄鄉里叔伯率衆重修其寺請祖居之九越月惡人尋逐祖受黃梅之囑遂逃去隱于懷會之間獵人隊中一十五年儀鳳至廣州法性寺因聞二僧風幡之辯祖曰非風非潘仁者心動時衆聞之驚異詰之乃知黃梅衣鉢所在遂請示大衆即剃髮于菩提樹下送歸曹溪寶林爰自梁天監丙午至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之讖云祖既說法於此三十餘年座下悟道者三十七人南嶽青原爲上首于是道分兩派後出五宗是則傳燈所載禪宗一脉發

於曹溪若孔門之洙泗也祖晚年歸者日衆堂宇湫隘乃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乞一坐具地得否仙曰和尚坐具幾許濶祖出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隅亞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在此他日營建冀全存留餘願盡捨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捨之竟成大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予居常念禪門法道寥落思曰天下禪宗一脉出於曹溪今其道不彰必源頭壅塞宜疏濬之此久願也及萬曆丙申予以弘法罹難蒙恩遣雷陽初謁六祖入曹溪觀其山川形勢宛若蹲地之象牙足儼然初寶林寺包於左頷之內而祖殿正坐于象鼻予細察之其當鼻中穿一徑路截爲兩斷又思象命在鼻必有數節見祖殿後低窪空闕北風大吹廣門山脉已斷故此法道所以凋零也時寺僧被流棍騶任屠酤作難道場幾不可保於是種種方便而調護之乃庚子歲時本道祝公心切憐憫連請一整理之予初入山即塞來龍之路擔土培祖殿後山一座䟽卓錫泉引入香積廚遶于殿前衆得飲之乃請制臺令行本縣盡驅逐流棍由是道場一清

此中興之最初一步也予見寺之舊制雜亂參差不齊殊不可觀且工程浩大力難頓整殿宇僧房壅塞不通日夜詳察思之乃因其勢列爲三局以祖庭爲正中主刹先開闢迴廊門徑神路廓其胸次關其眉目其左局卽古寶林寺也以方丈爲主前法堂之下卽當時請祖悟道之禪堂及香積廚也盡沒爲僧居予買空地移僧房八主乃得其故址修堂宇以安作養本寺僧徒業已拮据八年於茲所費不貲心力已竭而願猶未滿其大佛殿一區列爲右局因見其殿前坑窪塡尚未平殿前正面爲羅漢樓乃深陷丈餘

樓前卽虎沙塞胸猶是荒山出山門一徑如車廂之狹隘殊無大體深思所以乃悟知爲六祖晚年未竟之功也以正殿之基本是一潭詳其山形始爲象之兩牙交合處其中渟滴一山之水故其最靈有龍居焉號爲龍潭當象鼻之右頷乃亞仙祖墓之前下沙今爲祖殿之右臂也想六祖乞陳亞仙地時欲脩殿乃先降其龍遂鑿斷合處似成一渠以放水出方塡其潭以上建大殿其殿方成而祖卽入滅故殿前潭尚未及塡平而放水之道不及料理而後人因其缺陷遂建樓于上而下卽爲塑天王像其苟且狹陋全失大體此其山脉已鑿地又失形故千年以來細閱傳燈而曹溪未見出一人也由是觀之法道植脉豈不係地脉耶此予所以日夜腐心而不能忘情於此也故先將兩局麁料理畧有其次將重整右局其工力不減於六祖開創時也以從山門至後殿堂八座盡皆朽敗非仗神運之力安能爲之耶先是戊申歲偶因嶺西道馮文所公入山見其正殿將傾遂發心重修隨白制府戴公蒙慨然樂助一時司道府縣上下共施千金先辦木料予躬自經營方運木到山而魔氣卽發遂沮其功予卽浩然長往矣今已十年

於茲奈形骸已衰心願未滿將作來世公案耳但念佛法禪道自達磨西來衣鉢止于曹溪而道脉源流佛祖慧命乾坤正氣當如洙泗終古人心世道所關乃我震旦國中第一最上功德之事雖法有隆替世有代謝而大道一脉亘窮劫而常然不朽者此在像教所係山川之靈也此外更有何法爲天地綱常哉此愚思報佛恩 君恩未敢一息忘之也予初心願代六祖了未竟之功第一重修正殿欲培全龍脉將殿前鑿斷之渠重築如故內留一池滴一山之水以聚其靈將羅漢樓改爲大悲殿以爲主刹樓前虎

沙取用大開明堂脩兩廊以安羅漢前立天王殿以完正局外山門從舊其鐘鼓樓原係古寶林寺者今在左局禪堂之前已不可動但於山門之外左右築兩高臺建鐘鼓於上以全一寺之規模其後殿大藏經閣諸所皆因其舊制而重新之法堂重修但正其向耳此一圖以收三局爲一寺其功不減於最初開創時也竊念予今老矣餘日無多况此何時安敢復萌此念乎第以天地道運揆之近見黃河已清聖人復出堯舜利見夔龍挺生三王之化將在今日仰仗聖明之覆育社稷之寵靈風雲際會豈無大心菩薩

現應化身作大佛事者乎嗟予老矣即塡溝壑特特留此重建之規以待命世之眞人即有作者以此規式乃不負區區初心以全山川之道脉是即六祖再現於世也九原之下切有望焉

眞形說贈林元白北上

予投老匡廬卜居五老峰下一丘一壑足了餘生本無心於任世志在潛形何暇擇地而居焉誅茅已就往往來者莫不按其形家俗習而可否之予不知其術固未之信第曰唯道是守其他何與焉况山耳之習安能斷天下之疑乎任山越五年辛酉春仲閏月之五日閩林元白先生閩人也精於形家將應聘北上爲　國之大事取道星渚適辱過訪於山山一見驩然道故對坐連夕聞先生所談道術發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元執道德之樞察性命之故視於無形遺其粗而挹其精眞若扁鵲之醫會無一言涉於世俗唇吻也予因是知有形之化本乎人心而山川之吉凶感應隨之誠有證於唯心之旨耳佛說一切唯心造謂山河大地皆依一心之所建立雖無情而靈徹於神明以唯一心之融結故人心之善者順則其吉不善者逆則其凶而禍福以之是知富貴功名窮通

壽夭實吾人之自取殊非山川之與奪故古今臣子之事君親始終唯盡一心篤忠孝以致其極在所感而應之故曰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非假外也嗟乎世之溺於形家者不探其本而事其末必以卜地爲得詎非惑耶然而聖賢王侯畀因山川之靈而間出且終古此天地浩劫此人心精靈固發於旣往豈絕於未來耶必藴籍以待人故有眞形而必有眞人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惟夫道運與時爲升降山川與人爲隱顯故人因地而傑地以人而靈此感應之機實造化之微權潛施默運若循環之無端殆非恒情

所可擬誠在人心之所感。又非法眼圓明者未足以察識也。予聞先生之言所取大於此者。豈其然乎。先生欣然唯唯而言曰道盡於是矣。因問其術所自受。先生曰昔訪道於羅浮。偶遇異人於石室。盡得其秘。乃授其書。自曰護國安邦。拜而受之。詰朝往視。則入與石室俱無蹤矣。予曰此天之所授先生者。將爲我國家造萬世之福於今日也。先生行矣。所大願者。非獨山林之士也。天地神民切有望焉。故書其說以津先生之行色。

雜說

滚滚紅塵漫漫世路。多少英雄盡被擔誤。賞心樂事詩酒忘憂。琴書雖雅猶讓一籌。金谷蘭亭于今荒矣。縱有虛名與人俱已。竹下逢僧目中何有。豈但偷閒。徒爲借口。是知出世最上一著。可惜時人昧而不覺。五慾塲中種種惡緣。如沸湯烈火。能發一念爲生死心。如火中生蓮甚難得也。苟不深生厭懼求出離道。難免燒煮。

世之聰明之士。生來但知世間功名富貴妻子愛戀之樂。以爲人生在世止此而已。不知大有過於此者。古之豪傑之士。直出生死者無他。特看破此耳。

佛言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授記。若有授記。即爲著我作佛。猶恐著我。況生死事業乎。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語不獨爲老龐家傳之秘。佛祖皆然。

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若妄有性。則佛祖無出頭處。

刹那刹那生滅之稱也。悟無生者。方見刹那。此語疑殺天下人。

如幻三摩提。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此法神速若是。

仰山夢升兜率天白槌。與文殊貶入鐵圍山公案。是同是別。

世尊偏向魔王宮中說心地法門。可笑別無淨土耶。

一切諸病從痴愛生。痴愛不生。顛倒想滅。名爲涅槃。

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當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是可與愚者說耶。

夢幻泡影露電陽燄鏡像水月乾城芭蕉。此十種喻。爲入道基本。知之者希。

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此法唯具眼圓明。方許知見。

三十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漫虛名此語如來二十年破執之談無以過之

眞歇了禪師臥病詩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誠哉是言也

性空非水火寒熱自然生此予昔居海上時病中詩也今寄居海外故病忽作宛若舊態蓋病不因地異情不爲境遷而趣味自別難以語人

東坡云凡有所好必有所蔽予讀居儋耳集覺範後至海外就舊館訪其遺事有老嫗答曰蘇相公無奈好作詩何老嫗尚知其好豈非蔽耶

東坡初被放至嶺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余始誦之將謂其矯予居此幾六年矣每遇時新一度不覺誦此語什伯過

予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雅宗之宋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桄榔菴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獻之云外人那得知此語殊有味也

書法之妙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予有云如鴈度長空影沉秋水此若禪家所說徹底掀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乘

昔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眞禪也陶靖節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蒙童讀上大人丘乙已也唐人獨李太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維多佛語後人爭誇善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超乎文字之外

余少時讀陳思王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只作形容洛神語常私謂驚鴻可覩游龍則未知也昔居海上時一日侵晨朝霞在空日未出紅萬里無雲海空一色忽見太虛片雲乍興海水倒流上天如銀河

挂九天之狀大以爲奇頃見一龍婉蜒雲中頭角鱗甲分明如掌中物自空落海其婉然之態妙不可言世間之物無可喻者始知古人言非苟發因回思非特龍也佛之利生威儀具足故稱大人行履如象龍云

知止

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及成正覺即據菩提場中說法蓋雪山清涼處也意其衆生同處五欲都爲煩惱之火晝夜燒煮熾然不息而吾人獨欲出離非夫置於盡絕之地埋此身心於萬仞冰雪

之中使之微骨嚴寒以之凍餓大死而復甦者又何以止烈焰免銷鑠哉故吾師止此而脩行菩提覺場且曰其地金剛所成乃極堅固處也其所說法乃性海法門原夫智海無性迷之而爲業爲識故曰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悟之而爲覺爲智故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意顯衆生同此法性之源妄有動靜迷悟之別欲令吾人即動以觀靜即迷以照悟不爲魔外之惑所傾不爲境界之風所動非夫據乎最極堅固之地又何以摧邪外建大業哉故吾師據此而說法由是觀之吾師之所據欲吾人之共據也故

予有意于那羅延那羅延堅固也處臨大海儼乎法門居名海印炳乎三昧語曰於止知其所止吾人止此可謂知其所止矣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安貧

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驕則失富諂則獻貧是故未若貧而樂也貧而樂則無不樂是以顏子之陋巷原憲之環堵子路之縕袍榮公之帶索豈無所樂而樂哉苟得其樂則雖天下不易已也噫宜乎許由務光囓缺披衣而荷決絕之行焉孔子亦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衍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日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故學者斷不可以不務要矣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達變

達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專一專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妙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牧心

安心在乎虛持心在乎平用心在乎照悟心在乎忘

心體本虛物欲交錯妄想集積了無一隙是以氣蒸體昏熠熠炎炎而不安矣故曰物撤疏明不撤則不虛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安故安心在乎虛心本如如內外平等其不平者由乎重輕足以愚者重其外智者重其內聖人貴兩忘重外者墜重內者矯兩忘者平平則無不中故持心在乎平心體本明無所不照由其汨昏故有所不照觀夫世人日益其汨昏雖用卒無以自鑒耳故用心在乎照心本不迷由失照故迷夫不照則不悟不忘則不妙是以用照照迷迷祛則照泯矣故悟心在乎忘

觀心

觀心第一微妙法門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明欲身正而行端者鮮矣是故世間一切種種苦惱皆從妄想顚倒所生若顚倒不生則生無生矣無生則雖生而無生生而無生則念亦無念無念則顚倒何起有起則非正觀也正觀則無不正

讀莊子

眞宰本無形超然塵垢外忽爾一念迷闖入這皮袋如彼畢猿猴左右不自在起坐要奉承饑渴亦管待名利爲他忙田園盡典賣更有一種癡將臉要人愛

脂粉摸臭皮恰似精鬼怪個個都爲他惹下來生債傷嗟今古人誰肯自驚駭惟有漆園生此味少知解

覺夢說

幻人方乘一葉而泊幻海之濱將與窈渺之衆居廣漠以休焉適有浮游先生者觸而問曰嘻異哉吾覩子之難窮也望其形也飄若雲目其容也凄若冰卽其中也空空卽之也溫繹之而淵且深緘乎若悶洸乎若乘扳之而似人非人何居何事而至此乎幻人無以應唯唯默默無知無識無示無說與之寢息坐臥飲食起居寤寐無間者旬日先生心爍意消而將與之俱化先生今且行而有請于幻人曰子風波之民也顧假舟楫卽浮游而之彼岸者以憑師無意乎曰居是何說也子獨不見夢人乎方其長夜之寢也必沉酣顚瞑精神昏瞀魂慮變情形若尸解而心若魍魎居不移席而百惟生焉時不加頃而千載邈焉至其冥冥漠漠彷徨四顧或登無極之巓或臨不測之淵毒龍在前猛兕在後進之而履危却之而迫險入之而無鑄升之而若墜且將攀枯枝而挹朽藤旋以蜂蠆攢䏶蛇蝎繫足當是時也窮心困智鬥之而無方脫之而無術救之而無人呼之而誰與爲親是

何惶惶業業現諸形色而發乎呻吟即有覺者竟何以寧惟其猛然叱詫躍然而起一覺而大寤之回視夢事若依稀彷彿然求之而不得語之而不及也是必將與覺者一吷而釋之矣噫豈獨夢人哉世盡然也先生試將持此自覺以覺諸夢者

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之語茫然莫知所指萬曆甲戌行脚至河中與道友妙峰結冬於山陰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揭簾覩風吹樹葉飄颺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真不吾欺也既而每以舉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余笑曰若然則為理不遷非肇公所謂物不遷也然既曰即物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以求靜哉梁生諱四相然萬物靡不為此四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測識獨肇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此乎苟得不遷之妙則日用現前種種動靜閙忙逆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毀譽以至富貴貧賤大而禍患死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相也即釋

迦之分身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行莊嚴乃至世出世間法一口吸盡又奚止於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舜以之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顏子以之簞瓢孔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真長夜夢中木鐸也肇公引而伸之老人以此字梁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子況法門乎

黃用中字說

黃生元衡余字之曰用中因為之說夫中非有體安可用耶以衡視之其中自見然衡為天下平萬物之準也人之所必信可不言而喻惜乎人知衡之可信而不知其用在中是猶凡人知食之可飽而不知可飽者味耳以味精而食粗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味則不知精不知精不知中則不善用能用其中始稱大用黃生志之

歐嘉可字說

歐生與際遠來謁余少年勤苦余見而嘉其志因字之曰嘉可凡曰可者為僅可僅則有所未盡非也夫人之欲于心者可則嗜之不可則厭之且心之嗜欲不盡不止亦有欲盡而不止者豈曰僅哉是古今之

人雖在可中而不知其可也。獨禪門向上一路以心印心謂之印可。在聖人則曰無可不可然無不可者則無有不可者矣。故舉世之人與物世與時時與命皆有確然不易之可。苟知其不易之道則窮達一際險夷一致。出處一時。如斯則無不可者矣。人能洞見此可則無往而非所遇也。歐生知此之際名為實際實際豈小可哉。

士修字說

鄭生尚志問字于予予字之曰士修蓋志於道非修不足以盡道然道在吾人本來具足無欠無餘良由物欲封蔽而失其固有以致六鑿相攘五官失職此愚不肖者所不及即有志者又或賢者行之過智者知之過聖人所折衷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歸於大中至正之體以完其本有不失其天眞故謂之修耳非舍此之外別有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是知聖人教人非有益於人也但就其所賦而裁成之因其所志而引發之以於日用見聞知覺之間起居食息之內無非本明獨露之地苦於夙習而障之故即其所明以通其蔽如目為色蔽即色以通之耳為聲蔽即聲以通之舌為味蔽即味以通之鼻為香蔽即香以通之身為觸蔽即觸以通之意以知蔽即知以通之特洗其夙習而發其本明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明本具非因磨洗而增益之也以其所習者非道故用志以奪之苟無專一不拔之志必為習染所奪而日流於顛瞑邈然而不知返不足以為人矣又足以稱士哉故予曰士貴乎志志貴乎修也為士修說

徐子厚字說

徐生天載作禮請字余字之曰子厚因為之說曰天乃吾性之本然者而言載者義取性能載物也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中乃性之體和乃性之德也吾人能致盡其性則體周而德廣則能位天地育萬物此特性分之固然第此性雖本具苟非所養則不能極廣大以盡精微故予取其厚者意欲深其所養以重其厚方能持載而不遺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然吾人本具性德雖天然廣大自非積養深厚則負大任也無力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賦特達之才者靡不刻苦勵志以淬其利器以待天下國家之大用以建千載不朽之大業所以光照百世澤流無窮所謂源遠而流長厚之至也以其性為天地萬物之

本故能盡其性則可與天地叅方盡丈夫之能事能事畢則可名爲人否則與物同腐朽又何以稱丈夫哉是以聖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華取實厚之道也故余字之曰厚以此子其勉之

譚君賴字說

譚生經濟請字予字之曰君賴以士之所養抱經濟之術者人君實倚賴之以致君澤民坐享太平之化也故古之善爲士者當其未遇其心未嘗一日忘於天下故隱居求志以利其器待時而用及其得志也不但發爲文章而實見諸事業即能措天下于泰山

磐石之安置斯民以樂堯舜熙皞之化故功名垂於不朽勳業鑄於鼎鍾是則不獨一時之所賴實後世之所瞻仰者斯豈偶然者耶端在所養以成其具耳若夫浮慕富貴希取功名者又何所賴焉

李伯玉字說

李生世瑛請字予字之曰伯玉蓋玉之爲貴溫潤貞潔美而無瑕故爲世寶以象君子之德取其質之美也故美玉在璞猶夫石也識者寶之付之良工假以切磋琢磨之工則成珪璋瑚璉之器天子執之以朝萬國諸侯執之以保社稷宗廟享之以通神明而爲

天下萬世之所寶者由有其質而在治之之功也較之在璞天淵矣故士之生於世也雖賦性稟命不異而質有美惡之不同若夫麄獷暴戾質之惡也譬夫朽木不可雕也固無論也至若溫恭和雅質之美也比美玉焉苟不親近嚴師良友自加琢磨刻治之功以去驕矜縱逸之瑕而望其成大器播美名而爲一世之重者不亦難乎予其以智勇之利具以治性習之瑕翳以發本有之光潤不爲俗習之所移不爲情塵之所蔽以全性德之本眞蘊匱而藏以待善價而沽之則其不負己靈不虧天眞也可知矣若夫循情

放逸自喪其貞潔而爲世之共棄與其世之所共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吾人要當自知所重矣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不自重則百無所成矣字之曰伯玉蓋欲自重之至也

容我字說

天地至大萬物無所不容而且曰容我豈我獨不能見容哉雖然必有說矣昔人有云諺云天地寬出門便成隘是亦有不能見容者非天地之不能容我由我不能容於天地耳是以聖人并包萬物而不爲己有不爲己有是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物與敵

無物與敵則物我忘物我忘則物皆我物皆我則我混於萬物矣以其混同故能容我此聖人之能事也唯忘機者似之故以此字李丈人

謝汝忠字說

章貢孺子名曰上嘉請余爲字字之曰汝忠謂移孝于忠因上之所嘉者也以孺子得丙而生丙火象君德也陽明而剛正外剛而中柔德之實也故曰柔嘉謂陽剛而陰柔君剛而臣柔此上下之正天地之和也以大來而小往陽求陰陰入陽故在卦爲離爲火在人爲心爲目心精而溢于目目視而主于心內外

一也故君之求臣如心之于目臣之事君若目之于心是則內外一而用不異德合而功成故可嘉也否則盼巳所謂耳視而目聽則天君失守五官失職求其嘉也詎不難乎哉是知人臣之事君若目之聽命于心者忠之至也故予因其嘉而益嘉之以忠固可嘉也予觀孺子神邁而骨駿氣和而心泰大人之質也語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其實則預秉大人之象業巳見乎儀容體貌之間即仲尼之爲兒戲陳俎豆設禮容豈非天有所授而人有以成之耶予觀孺子必天有所與得先生爲太父駒祖述其嘉謨令德傳之家以及于鄉至于國以及天下皆不出赤子之心所以爲人立命者不越乎厥生之初秉命之始教育之端也先生以是月送孺子進小學即諮此名予字之曰以忠豈非假予人以發乎天者耶先生欲予書此藏之珍襲將爲孺子之左券云

覺之字說

方遺民氏從父宦遊衡予適求艾老南嶽寓靈湖蘭若方子時禮予問出世法予觀方子靈根秀發不處形骸間乃開示最上法門方子能信受不疑因請法名諮之曰福心以心爲福田之本衆善之所歸如富

壤而生百穀也復請字字之曰覺之以佛者覺也古德云即心即佛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以此心本來是佛由迷之而爲衆生是迷覺之變也故覺則名佛不覺即名衆生是故吾人日用現前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常覺則爲常住佛不覺則永墮迷途失其故有然心失其真明則處暗蔽如人有目而居暗室一無所見且有心而不得其用形骸何預焉所謂顚瞑而不自覺者也是知覺乃出生死之要術也以心是福田以覺爲種子日用不覺如有田不耕安可以望有秋乎吾故曰覺之覺之有種福之本也方子

能覺則不幸本有乃禰之大者也。

讀達師洞聞字說

洞聞之語則遵文殊擇圓通以觀音耳根爲勝又以普賢心聞洞十方爲準則一以耳固一以心洞也若在老憨分上看他虛空於眉毛撕結比比說法萬象皆聞則三大士一場懡㦬而紫栢此語亦無地可寄矣此處透得方稱洞聞

奧堂主天香更字無隱說

堂主明桂舊字天香往者嘗請海印老人易之以其近於俗也老人咲而應曰名是假名况眞非可名凡

可名者皆俗耳因而罷去數月矣一日偶詣丈室白之曰弟子夜來夢師爲更其字及問字何乃忘之矣老人復大咲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然所可名字者皆夢語也善知諸法如夢則一切名字語言無非夢事苟觀法如夢則佛法常現前因語之曰無隱意取分明目前六根相對無非佛事且如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聞擊竹以明心此皆即聲色門頭而實證者至若從香塵而入者誰其人乎嘗憶山谷道人侍晦堂和尚乞指捷徑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巖桂盛放堂問曰聞木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曰和尚恁麽老婆心切此乃道俗漢從香塵而得悟入者堂主莫道從香塵而入者可字無隱其他又有隱耶仲尼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叅

虛懷字說

五臺竹林大師入滅之明年戊午門人大謙遠來匡山求予爲塔上銘公受業于京都西山碧雲寺碧爲王城勝剎四事之豐第一享僧中最勝欲樂者公能

捨此而之寒巖氷雪中親近知識潛心佛法則志可知已竹林門人以千百計獨公以末後光明不朽爲念其存心植本可知已及予與坐談扣其所蘊專注理觀謹於律行則其所趣又非世諦碌碌者比況當盛年執此以往他日於法門未可量也予甚嘉之先字愈光予嫌其衒也乃爲更之曰虛懷葢取其虛心而能受益者也良以衆生所以長寢生死而不寤者直以汩瞑五欲積習濃厚煩滿胸襟故凡所舉措皆爲業資以其執而不化其所有苟執堅而不化則積垢益深垢深而業益重積迷不已而苦道愈長終無

返省者昧之甚也何光之有究其所以其心不虛之過也故聖人虛己以遊世者以能捨其所執耳所執既捨則心自空心空則境自寂心空境寂則物我兼忘我忘則無能執之心物忘則絕所執之境斯則心境求之了不可得虛之至也其懷若此則超然獨立而與道同遊又何一物之可拘纖塵之爲累乎然以無有入無有妙行冥符橫身爲物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此至人涉世之能事又豈止勞謙而已哉蓋光而不耀者也

聶應如字說

聶生遊於達觀禪師之門師字曰應如予覩其字因知師所以授生者最上法門也乃爲之說夫如非相似之說蓋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眞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然眞則不妄如則不變故名眞如以其心光明廣大湛若虛空其體寂然乃至日往月來昏明相代雲行鳥飛風動塵起四時循環日夜無隙種種變幻起滅不停而空體凝然寂然不動吾人稟此眞如之性賴以成形而爲妄想遷流榮辱憂喜好惡章怒疾病禍患乃至死生代謝種種變幻而爲遮章是則自體本如而今不如矣故禪師因其故有而導之

曰子應當如故曰應如謂本來自如而今不如欲復本有不必外求但當如耳苟如其本如更何加哉是知吾人聖凡不隔端在迷悟如與不如之間不如則凡如則聖矣故般若云所言如來者即諸法如義由是觀之不獨心體本如則一切諸法近取諸身則四大六根細而披剝則三十六物內外皆如非特心也遠取諸物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草木微塵極盡世間一切相狀靡不皆如故曰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以此而觀則諸法本自如如諸法既如又何好惡當情取捨而爲生死之業所留礙哉所謂萬境本閒而人自鬧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斯則迷爲物轉悟能轉物物轉則心境皆如物我兼忘聖凡平等生死去來如夢如幻與吾靈覺之體有何交涉是故吾人有志出生死者應當如也故曰應如子其識之

何希有字說

何生字希有篤志向道人能向道誠希有也若眞能見道則更爲希有矣嘗讀金剛經至空生嘆世尊曰希有余甚疑之及尋其未歎以前並無甚奇特亦無玄妙語唯言世尊著衣持鉢飯食經行洗足敷坐而

已更無別奇特也。空生何所見而驚歎若是此語千載上下佛祖詮解不破忽被空生看破世尊行履處不覺失聲乃爾何生希有果何所見而希有耶苟知空生看破世尊處看破自家屋裡此蓋家常日用過活事耳更指何法爲希有法何事爲希有事耶倘未著眼但以文字相而爭誇讚嘆之恐他日回頭一覷則見大不希有矣何生乞法語以老人無法可說故因其說而說之以此

香林字說

大都慈善長老名眞孝達師字之曰香林請予爲說

予曰夫名爲假名又欲以字溢美之詎不益假也然名者實之賓是知假者自外至故爲賓實則從中出故不假以公名孝則此不容假矣況言眞孝又非浮慕者此師以香林字蓋表其實也何以明之夫草木之繁充滿大地而材者藥者美者惡者良者毒者何限求其爲香者幾希即有香者亦不至以其不能享上帝通百靈解熱毒致清涼故佛稱旃檀之香爲第一以其根孤生而具衆德者也予居五羊時見西洋番舶載旃檀香至詢其所產則曰產香之國長多熱而多巨蛇其蛇自毒熱莫可解獨賴此香以解之故盤附其上以得清涼香因蛇毒而亦盛且其樹孤生生處不生衆草木獨香成林故古德云旃檀林內絕凡材今達師以香林美孝字豈無謂哉惟我釋迦大師出世說三藏之多其要止於戒定慧三學而已其法雖三其專於戒戒品甚多獨尊梵網大戒此戒乃是諸菩薩法非金剛心不能持之伏覩經開戒品以孝爲本故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且律載戒品粗列五百細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非戒也佛獨指孝字爲本意謂佛子能盡此孝則一切戒品一心具足

此豈非若旃檀孤生三毒熱惱燒炙身心無可解救至依于戒乃得清涼此豈非若旃檀能消毒蛇之大毒耶然此正於毒熱之地自體清涼而因毒熱以成其香正如此孝生於衆生熱惱心地自體清淨以消煩惱煩惱遍而戒光圓此豈非若旃檀因毒以成香耶一孝全而衆戒滿戒滿而孝愈眞如旃檀林故曰香林以之爲名按名覈實不亦宜乎此乃達大師不說而說也予說爲贊

書法鈎玄 有引

書雖小道其理至焉故古之善此者亦揭出兩間與

天地叅非其至乎且世稱技者率覩以賤如逢蒙之射師文之琴匠石之斤輪扁之斲與夫百氏之精者咸妙不自測所謂得于心而應于手有不期而會是以有聞焉豈徒然哉謹述其槩如左

書須明窗淨几境與心合精心瑩聚而後從事未即之先直使外累盡袪胸次悠然如長空皎月而臨巨浸澄渟淵映萬象隱隱虛含其照然後安以定之徐以動之臨紙之思飄若鴈度長空影沉秋水排布之方如大將登壇指揮在目操觚之狀若羿之拈矢運動之勢若力士屈伸結構之規若工輸之墨疾徐之度若齊人之輪縱橫點畫不矜不恃周迴宛轉不緩不急意在筆先神從思往謹細戒麄纖微不苟目無遺覩心無異緣不以得失干其懷不以勝負撓其慮逍遙乎几席游刃乎太虛天地之大不移於一毫萬物之多亦不易於芒芴唯此之觀會無出其右者書之取是亦近矣豈非以道而進乎技耶

書法說

嘗謂道在天地散於萬物發爲英華道在人心施於衆務煥爲文字故在物則觀其象者衆識其精者希在心則見其跡者易察其微者難然道一也四時代謝古今隆替豈其變耶無論其他即文與字此其較也文始於典謨易繫之仲尼聖也十翼之作聖之遠邇則徑庭已況其凡焉者乎左不若孔馬遠於左諸子不經肆焉若耳亦流于今說左馬者猶談易而兄周孔也何其陋耶豈特文爲然字亦以之鳥跡蟲文此太始也籀則繫矣斯篆猶左章與馬皆中古也張芝若肆蔡邕則挽頹波若班之史也鍾王代起猶坑焚之餘熛燼之末得魯諸生而振壁經也自茲以降特效顰左馬猶有以力角者此下皆今之學古史也且有奇正之不一張素草聖以奇而正孫顏虞褚正而不奇蘇米以下則學古而不經者也我 明書推轂豐許出入奇正之間允明則猶七子之詩頡頏李杜耳文則王孟之間餘非不書若非不文與詩也又何論焉余少入枯禪性嗜書而不能今老矣以入禪之深故知書之難實與造物消長耳豈易言耶

與方廣文談唐太宗書

自昔書法尊右軍而右軍行書得意者惟蘭亭一本而已以其當集會之時天朗氣清人境雙美以最得意之時人生一世故不多見故右軍之書此外更不再得是知書法之妙正不在規矩點畫形似間也後

之祖述右軍行書者其人雖多唯唐太宗一人克肖家風故凡習書者靡不發軔于聖教序以此佔集右軍生平之衆美所謂書法武庫也然其用筆之妙今難得其人獨太宗一人得其弄丸之秘即虞顏諸公天資粹美骨氣剛勁其書非不入右軍之室第其筆法之神化亦各擅其所長較之太宗自當避三舍何耶所謂人品天資識見學力骨氣俱備而妙悟爲上乘若夫精神奪人文在道德福氣耳繇是觀之古今擅翰墨之技者屈指可數代不乏人若夫精神命脉與時升降亦若詩文之醇薄是知書雖小道其所

關係亦大矣故今談書者亦不多見予乞食韶陽舟次谷江時廣文方先生見訪談及諸以書法名家者獨若文奪左馬詩奪李杜予以知廣文之爲右軍忠臣也偶惠初唐帖一本因倣其筆意爲書淨土詩四首文次之以論

與門人論書法說

或問前代書法之妙而後之學者窮年卒歲不能彷髴其萬一非不精思殫力而竟望洋者何耶予曰不然豈特書法而道德文章人品事業靡不皆然請以喻明之譬夫陽春發育萬物洪纖鉅細靡不均等而施盡量而受無論甘苦良毒標後卷曲深根淺蒂苟屯芒芴無不盡其造化之全體者何有背向以拒之不同愛惡死生欣厭之不一哉豈造物有情耶故不材之木立諸途匠石過之而不顧芝蘭產于谷君子慕之而不及此造物一而取捨異也故淵明之愛菊子猷之愛竹林逋之愛梅潘岳之愛桃周子之愛蓮由是觀之萬物雖多而愛之者各豈數物者造物獨有所偏耶是則觀者覩全體之一毛耳猶夫亡子聞似父母之音則悲且喜也此則學書者之譬若鍾王虞顏諸君則愛菊之數子也安得知神農之嘗百草

臭腐皆神奇屎尿皆還丹也學者知此可以坐進此道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一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岸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頌

佛祖機緣三十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生機緣頌曰

纔出頭來便著忙虛開大口說行藏祇知要吐心中事番惹傍人話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勑阿難傳問

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地獄天堂有甚差受恩深處便爲家人生適意卽爲樂何用閒情檢點他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來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下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汝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曰

擎來平地起干戈放下教伊沒奈何直到水窮山盡處縱無一物也嫌多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棃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勿令斷絕頌曰

分明大地露堂堂一片袈裟豈蓋藏纔說密時元不密舌頭遍地太郎當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勑出此女定罔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佛前女子路頭差不是文殊力不加縱有拿龍捉虎

手無如打鼓弄琵琶

達磨初至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室面壁九年頌曰

遠來一片熱心腸只道他鄉似故鄉豈料相逢不相識掉頭冷坐最凄涼

二祖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於是悟入頌曰

齊腰大雪臂摧殘特地將心強要安借爾拳頭築爾嘴何曾添上一毫端

六祖大師叅黃梅五祖著入碓房舂米一日因五祖索偈欲付衣法師書偈於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南歸曹溪頌曰

碓頭柴斧有何差又向晴空眼見華剛道本來無一物如何又拾破袈裟

未到黃梅早已知三更入室又何爲衹將衣鉢爲奇貨引得兒孫箇箇癡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頌曰

三呼三應太分明辜負何曾有重輕試向未呼前勘破長風日夜吼松聲

南嶽讓禪師初叅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脩證否師曰脩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頌曰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陽門下立何須撥火更澆湯

馬師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頌曰

大將登壇八面風捲旗息鼓四壘空太平氣象清如許方見王師不戰功

馬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illegible]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頌曰

病在膏肓不可醫閉門瘖地自尋思傍人不解難禁

處纔問如何已失時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頌曰

斜陽芳草正萋萋漫把王孫去路迷多少迷中留宿客五更夢破一聲鷄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頌曰

趙州一味澹生涯但是相逢請喫茶若向梅花探春色一枝牆外過鄰家

遠來經涉路迢遥壘塊塡胸氣正驕不用靈丹幷妙藥只須一碗熱湯澆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

大千經卷剖微塵臘盡陽回大地春枯出庭前栢樹子西來祖意又重新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卽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卽救得猫兒也頌曰

太阿出匣絶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偶遇白拈奇好手却將驢糞換雙睛

趙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頌曰

長江無際涉風波一任輕帆帶雨過到岸回頭看白浪愁心轉比在船多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果三年而沒頌曰

閒看獅子湯調兒顧欠頻呻力盡施觸著翻身聊一
擲低頭歸去令全提末後句莫狐疑自在遊行更讓
誰萬古長空風月在三年未必是歸期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去師曰作
麼作麼廓曰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師休去
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廓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師又休去
頌曰

慣戰深藏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得全身
去折盡旗鎗已喪威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
如何丈曰正好脩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
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
曰

月到中秋分外明幾家歌管不停聲漁翁歸去蘆花
宿睡熟江天夢不成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
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會題也未曰未會師曰
得閑題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江水深風波日夜吼雷音百千諸佛同搖
舌覿面何勞別處尋

夾山參船子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
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子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
不是目前法師曰甚麼處得來山曰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
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
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
拋綸罷釣時何如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
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
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蘭橈獨倚把關津鉤線閒垂釣錦鱗偶遇獰龍纔一
攛滔天浪裏解翻身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頌曰

長江一望渺寒煙極目中流思惘然可惜夜深明月
下更無人問渡頭船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
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路到懸崖沒處尋轉身一步脚頭輕要尋挂角羚羊
跡有眼饒君亦似盲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師曰
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扁舟使盡一帆風到岸何勞又轉篷若問漁翁何處
宿放歌歸去月明中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頌曰
天寒霜落月沉西清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輪紅似

火行人猶聽五更鷄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
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
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
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曰
天街花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重人靜
後六宮猶整尚衣冠
魯祖尋常凡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

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
恁麼驢年去頌曰
寒巖雪壓一枝梅無限春光不放開却被東風輕漏
泄暗香吹入夢中來
潙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
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
喚作甚麼卽得頌曰
馬腹驢胎佛祖家大人行處路途賒牯牛若較潙山
老頭角崢嶸更讓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頌曰
山河國土露堂堂瓦礫叢林總放光若使一塵當面
立恒沙諸佛盡遮藏
金剛經頌十八首
世尊著衣持鉢空生嘆希有
著衣持鉢只如斯飯食經行有甚奇何故空生嘆希
有令人特地更生疑
應如是住
窮途白眼正悽惶忽漫相逢小歇場放下便爲安樂
地何須忉怛費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壁間燈影弄孩兒，黑夜翻疑有鬼隨，試到天明親看破，許多驚喜向誰提。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夜來夢到鬼門關，無數羅叉擁鐵山，唱罷寒鷄天大曉，回頭一笑破愁顏。

不住於相

乾闥婆城落鏡中，樓臺殿閣滿虛空，但看無數登臨客，倚檻披襟送去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烏跡魚蹤莫浪尋，電光石火豈容心，時人但聽春禽噪，誰信頻伽教裏音。

無我人衆生壽者

傀儡登壇待鼓鑼，大家相聚聽高歌，不知線索經誰手，線斷羞慚最懡㦬。

四果不作是念

長途客店暫招商，一宿休閒豈久長，夜夢忽登兜率界，回頭空費好思量。

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少携書劍走他鄉，王意將來赴選塲，偶向街頭遇占卜，報言當作狀元郎。

持四句偈其福甚多

年年鬼祟請神巫，送退還來作穢汙，太上老君如律令，諸邪從此一齊祛。

須菩提感激流涕

心頭痛處有誰知，國喪家亡說向誰，回首故鄉消息斷，不堪重聽鴈聲悲。

歌利王割截身體

穆王心愛偃師人，歌笑歡娛當是眞，一怒頓教支解後，始知膠漆合成形。

一念信心即得菩提

莫道夷門薦狗屠，一言然諾許全軀，提鎚直入中軍帳，奪得將軍肘後符。

三心不可得

寒空落落鴈孤征，望眼昏迷里數生，自是本來踪跡斷，勸君不必計途程。

無法可說

幻戲塲中伎倆多，歌聲不斷舞婆娑，可憐觀者增悲喜，會見其中一線麼。

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畫工隨意寫形容狀貌衣冠各不同好醜任他分別盡到頭不是主人公

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貴賤元無定準程從來白屋出公卿一蒙天子親宣詔便是當塲第一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夢向華胥國裏遊到時歡喜轉時愁一聲鷄唱霜天曉枕上空華落兩畔

淨土妙觀頌 十六首

第一日觀觀落日如懸鼓想

白日西沉寄所思夕陽盡處有心知一從別後無消息自有此常如見面時

第二水觀觀大水澄清凝冰映徹作琉璃想

清涼心地碧澄澄瑩徹猶如水結冰一片琉璃光潔地休教埋沒老胡僧

第三地觀觀冰琉璃成就地想

遊心何處可經行寶地琉璃一掌平未動脚跟前一步看來元不涉途程

第四樹觀觀琉璃地上作寶樹想

行樹重重七寶林目前羅列氣陰森花含無量摩尼聚風動時宣妙法音

第五池觀觀七寶池中有八功德水想

如意珠王出湧泉水含八德注花間金剛池底金沙布念念心開七寶蓮

第六總觀作寶樓閣想

寶嚴樓閣影重重無量諸天集此中不鼓自鳴天樂動法音盈耳樂無窮

第七座觀觀七寶蓮花中合金剛臺想

七寶華含七寶臺摩尼花蕋結胞胎隨心一片光明藏自有金容出現來

第八像觀觀一佛二菩薩想

相好光明水月身恰如子見慈親從今一識娘生面不作悠悠行路人

第九佛觀觀佛相好想

毫若須彌目若蓮重重相好總無邊通身毛孔光明聚照徹三千及大千

第十觀音觀作大士形像佛立頂冠想

長大無邊大士身頂光化佛等微塵細看毛孔含生土觸目分明是故人

第十一勢至觀作大士端坐手執蓮花想

光明色相總無差頂上天冠百寶花花裏淨含諸佛土不知誰是主人家

第十二普觀作自身往生蓮花開合想

心想蓮華量若空託身深處密難通光明照破華開後醒眼依然在夢中

第十三雜觀作佛大小不定身想

百川月落影參差來去隨人任所之只道兩頭分二路誰知動處不曾移

第十四上三品觀

心想遥登兜率宮莊嚴妙麗境重重親聞彌勒談真諦只恐相逢是夢中

第十五中三品觀

天子求才選孝廉鄉評大小共稱賢一朝特地登金殿白屋公卿豈偶然

第十六下三品觀

劍樹刀山在目前回光一照變金蓮椎埋拜將英雄事始信爲官不是錢

本任法頌壽黃檗山無念禪師八十有引

今上御宇之三年癸亥仲春二月十有七日乃黃檗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惟師少志向上早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豎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莫不指歸第一義令入自信之地誠末法之津梁長夜之慧炬也宗門寥落賴師獨振其家聲不慧雖未承顏而心光相照不隔一毫以法忘情無彼我相爲日久矣嗟今老矣愧不能一接塵尾以結法喜之緣耳今幸值師示生之辰十方宰官居士緇白衆等各持供養而興慶讃不慧聞而歡喜私謂悟無生者離壽者相非四相之可遷安可以世諦而擬之耶乃說本

任法頌敬遣侍者逵持香花用申讃歎是以滴水而稱大海以一隙而觀太虛非敢盡其涯量聊見微忱以法供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常寂滅湛然不動如虛空世界森羅及萬象唯此一法之所印佛未出世祖未來此本任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全白牯黎奴亦知有何況衆生各具足而與諸佛性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爲本任法若人悟此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迷悟兩關當下闢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方無滯礙

猶如獅子自在游，非是野干可隨逐。揭開五蘊封蔀
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本
法住。惟師了此本住法，獨踞黃檗最高峰，巍巍不動
若須彌，萬象森羅齊頷手，日月游行若電光，世界山
河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是故
一塵與空合，即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塵亦復然，身
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空，自性體與虛空等，
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
滅，一切聖凡從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衆
生壽，衆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衆生別，但願吾師

常化生，證入衆生無量壽。

箴類

座右箴示黃生

欲不可縱，志不可蕩，性不可僻，心不可放，身不可逸，學不可泯，理不可蔽，思不可妄，勿佚豫而外馳，勿嗜好而內喪，恬憺自居，百骸無恙，不爲物誘，其神自王。

定志箴示江生

勿汩汩于物欲，勿鬱鬱於亂想，勿矯矯於浮雲，勿逐逐於世網，宜定志以素居，冀凝神而靜養，葵藿淡以自如，山水清而獨賞，探玄易以窮化，覽春秋而鑒往，

誦南華以銷憂，叩西墳而破障，觀世態若陽焰，聽是非如谷響，視衆物若虫臂，看此身如鼠壤，富貴於我何求，得失於人翻掌，明明在前，昭昭在上，不妄不虞，何惚何恍，形似木雞，心如象罔，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善長。

我箴

一切憎愛，皆由我障，我障若空，光明無量，逐境心生，隨情動念，心境兩忘，物我無辨，物無妍醜，由我是非，我心不起，彼物何爲，動靜等觀，貴賤一視，凡聖齊平，名不思議。

身箴

敬爾身，爾何爲者，四大合成，內外虛假，聚沫芭蕉，塵埃野馬，衆苦稠林，生死曠野，昧之者多，識之者寡，一息不來，贅疣土苴。

心箴

爾胡爲心，恍惚杳冥，爲物之則，爲人之靈，昭昭不昧，耿耿常惺，善惡之府，賢聖之庭，無爲欲蔽，勿使妄熒，恬憺寂寞，其神自寧。

性箴

爾體圓明，爾形精與，不動不遷，無相無貌，如水之濕

如火之燥萬化不移名言不到去住來今閙怡靜躁
卓爾獨存是名真道

命箴

咨爾何從實惟天顧壽夭窮通聽其所遇不忮不求
無怨無惡鶉居鷇食龍雲豹霧信乎爾神浮沉有數
安以俟之無容外慕

銘類

母子銘并序

清因弘法致難上干　聖天子怒聲若雷霆
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絕矣乃蒙　恩宥以不

死遣戍雷陽道經故鄉迎老母於江上一見
歡喜談笑音聲清亮胸中畧無纖毫滯念因
問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乃曰死生
分定耳我尚不憂何憂於汝但人言參差於
事無決定見爲疑念耳相與侍坐達旦卽作
永訣老母屬曰汝善以道自愛無爲我憂今
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道了不相顧余因感
天下之爲母有如此者豈不頓盡死生之情
乎乃爲之銘曰
母子之情磁石引針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見我母

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元無我生而不戀死若不知
始見我身是石女兒

澄心銘示丁右武

真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浪起起之不休
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不覺以我取彼如泥入水
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真亂實我生我若不生
劫燒成氷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
忘我之功在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卽覺
一念回光掃蹤絕跡當下淸涼淸涼寂靜挺然獨立
恬憺怡神物無與敵

觀心銘

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一念不生
虛靈寂照圓同太虛具含衆妙不出不入無狀無貌
百千方便總歸一竅不依形氣形氣窒礙莫認妄想
妄想生怪諦觀此心空洞無物瞥爾情生便覺恍惚
急處回光著力一照雲散晴空白日朗耀內心不起
外境不生但凡有相不是本真念起卽覺覺卽照破
境來便掃掃卽放過善惡之境隨心轉變凡聖之形
應念而現持呪觀心如磨鏡藥塵垢若除此亦不著
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天宮逍遙任意不用求真

心本是佛熟處若生生處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觸處不迷是名心要

師心銘

人性本大超乎形器直以有我自生障蔽習染濃厚故爲物累問學不廣故多自是見理不明驕矜恃氣輕內重外逐物喪志嗜欲戕生不知避忌棄己忘真熟稱爲智達人虛懷應緣無滯與時透迤龍蛇玩世得失靡驚貴賤無預恬憺怡神省思寡慮力其未能謹其未至學其無爲行其無事聽其無聽視其無視返觀內照念念不住諸妄消忘精一無二此乃至人

師心之秘在我求之恢有餘地不如是觀名爲自棄

覺非銘

萬里之行步步皆非維人不覺寸步不移人生百歲念念不住昧者自然孰分新故善惡迭遷如環無端莫知其極誰使之然使者不知愈新愈迷腳跟罔措舉足成疲疲之既久失其故有變怪百出不見其醜以迷爲覺大地皆錯嫫母效顰恬然自樂霎時臨鏡忽然猛省但歇狂心不勞施粉天然秀媚眉目清朗本來面皮毫髮無爽無論美惡不須雕琢只任現成自然還樸覺不覺是不知知非是非俱唾萬物齊歸

夢覺銘

善惡無端一心返復聖凡不隔唯存夢覺以覺入夢顛倒滋重以夢入覺當下解脫夢覺俱非寂爾靈知不生不滅何慮何思幻化百千唯在一念念起不覺太虛閃電煩惱不結業即不生愛憎堅固實生死根因果報應捷如影響根若不生枝從何長業有多種以殺爲先好生惡死彼此皆然軀殼雖異佛性是同但平等觀殺念自空心鏡塵埋習染既厚以覺消磨光明自透漸磨漸薄念起即覺覺至無生心境空廓妄想馳逐究竟無益諦審思惟死生迅疾生死來往

大夢冥冥但隨業轉如不有生有生不著須從夢覺醒眼看來無繩自縛念念迴光心心返照但不隨情是名要妙

忘緣銘

情有智愚性無明昧凡聖之分實存向背如臣事君如子侍父一念精真不容顧佇顧佇則移移則造迷迷之既久其神自疲不移即悟悟則不顧獨立湛然妙用常住應緣若響處世如空逍遙物化頓脫樊籠不出不入無去無來空華世相水月襟懷

觀世銘

円大幻身本來一物愚者執之愛憎桎梏妙圓覺心
彌滿清淨妄想積迷顛倒增病渴鹿逐燄愈逐愈渴
看破卽休始知是錯遊戲神通不離日用貴賤好醜
任其搬弄達人大觀洞然明白離合悲歡了不可得
六塵境界如夢聚寶無量貪求一覺便了音聲色相
風月行空于斯不著豈是盲聾以此處世有何罣礙
身雖凡夫名觀自在

六根銘

身爲業媒心爲業種從六情根貪奔愛湯眼流於色
失其眞明耳流於聲遺其本聞舌非爽味實多妄語
恣意縱情識風內鼓習發竅鳴如簧有聲不知所自
聽者震驚出口入耳愛憎斯起聲已消亡禍方資始
如雷擊蟄忽生毒菌愚者食之誤傷其命維鼻合身
同爲一覺總是浮塵身多過惡意乃樞機波流毒海
爲彼所漂汨其眞宰是故世人雖生不生若能返觀
各得精眞精眞若復六根無物似雲浮空如響出谷
不被形拘不爲心礙迥出情塵超然自在

念佛三昧銘

念佛念心念心念佛佛不外心心不是物自性光明
心心照燭妄想潛蹤形骸空谷淨土不離目前蓮花

常襯兩足何必待身後方生卽現前不出不入此正
是會光三昧只在當人一瞬

正心銘

心本光明慾蔽故晴天然之體隨情耗散今欲正之
袪慾制情一眞旣復諸妄不生

誠意銘

意乃妄根乘虛日鑿密察其原潛乎不覺覺則不妄
妄息卽眞至誠無息其善乃敦

脩身銘

口體之慾縱情之本酒色之迷陷身之穽迷欲不返
身心不固徒有此生誠爲虛度

齊家銘

齊家之要惟儉與勤義禮若豐澹薄自醇勤儉傳家
澹泊寧志是乃聖賢處世之秘

六妙銘 并引

雪嶠山主結廬雙徑之朝陽峯下千峯如指
故顏曰千指前峯緊抱彎環如角予名之曰
麟角且喩獨也菴前有池俗呼洗硯蓋東坡
嘗三遊茲山特附諱乎予易曰來月古人喩
道曰池成月自來池上有齋予扁曰洗月喩

心境也。齋後有泉味甘冽而醇。予題之曰過乳。以昔聖言刼初之水味過於乳。以從金剛際來。今峯頂之水其源必深。可喻道脉。欲知本也。菴後有石。予名大歇。謂阿蘭若真修行處爲寂滅塲。乃大休歇地也。此景天然。故題稱六妙。而卷首書曰六通四達。欲此境中人不爲妙縳也。直須雙奪。故曰通達耳。老人隨手而各爲之銘。志不忘也。不作境會。不落言思。是在賓主自得耳。

千指菴。

千峯卓立。直指此菴。此菴如空。了沒遮闌。問菴中主。不出不入。有來叅者。空中一咄。

麟角峯。

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乎角獨。片石如麟。萬木若毛。可笑騎者。不動一毫。

來月池。

月元不來。水亦不去。驀爾相逢。不知其故。水底之天。池中之月。去來之相。了不可說。

洗月齋。

月本無塵。水自清潔。從何處洗。求之不得。月墮水中。

水涵月影。可惜觀者。熱夢未醒。

過乳泉。

水中擇乳。須是鵞王。此不須擇。在乎善嘗。不許入口。要先知味。惟知味者。飲之心醉。

大歇石。

石不善走。爲何要歇。歇之大者。爲本寂滅。趺坐此中。不動不搖。吐廣長舌。松風夜號。

般若軒銘（并序）

軒因閱此經以得名也。爲吳門居士朱鷺王在公栖息所。鷺故奇士。在公舉鄉進士。爲郡司馬。唾軒冕。棄妻子。結隱於天目無何。復過雙徑。居此軒。閱般若經。大有省發。予自南嶽來。以達大師末後因緣。得至此山。居士見而歡喜。執弟子業。予歎曰。非大力量。欣寂滅之樂者。何能頓脫塵累而至此耶。昔人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今見一人矣。因名朱曰大力。王曰大鐵。顏其軒曰般若。乃爲銘以紀之。銘曰

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縳著。六根門頭。圓通虛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憺寂寞。

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

毘耶室銘 有序

昔維摩居士居毘耶離城因示疾獨寢一室世尊特遣文殊往問時諸大弟子同行者三十二人聽說不二法門衆皆說已及問維摩摩乃默然文殊歎曰此真不二法門也居士嘗覺仙生長吳門早歸三寶不畜妻子不治生產唯結一室以延十方自身主之以無法可說但以香飯而作佛事老人過其室因請

銘之銘曰

毘耶離城堅固綿密雖居市鄽而無塵跡中有居士獨寢一室門不通風六窗虛寂唯有十方不時雲集有問法者止是一默香飯不請隨緣搏食座不用借露地爲席諸有屏空一塵不立身心兩忘世界齊鄰萬累俱捐諸緣頓息在塵出塵斯爲第一

鐵如意銘 并引

予別雙徑雪嶠山主以鐵如意并香奩爲供受而感之因爲銘以志其懷

維此如意代我心口我不能談借爾善吼爾言不無我法非有兩者既離一亦不守唯法身香與爾作耦託此金剛用垂不朽

讚

接引佛讚

稽首無量光遍滿法界身普接諸衆生同歸寂滅海土本無淨穢淨穢從心變心垢若消除淨境應念現佛在衆生心以垢蔽不現垢除佛現前不用他接引自佛度自生元無彼此相若能平等觀即是寂光土

行脚彌勒讚

橫擔拄杖挑個布袋一包破碎絡索當作奇貨買賣

逢人就乞一文錢不知都是來生債指著龍華樹下裝折合將來還欠在

坦腹彌勒讚

爲甚開口大笑不歇坦腹赤肚想是怕熱

觀音大士讚

翠竹蒼崖法身寂滅海震潮音出廣長舌隨類現形如水中月如是三昧聞思修得

惟大士身無處不在故大士心圓遍無礙十方衆生元非分外色裏膠青水中土塊既無彼此難分疆界所以應求如此便快

刺繡觀音大士讚有引

嘉禾夏母范氏年五十二持齋三十五年日夜誦金剛經偶瘓疾婦馮氏性至孝願以身代刺繡觀音大士三年成二十餘幅母疾愈步履勝常婦竟病且死母思婦夢言笑如生其子錫書請爲之讚讚曰

以無緣慈其身會徧入衆生心如鍼引線媳代姑病刺大士身隨手而應若影與形姑病既愈其媳亦死足見體同元無彼此媳托大士死亦不滅絲絲縷縷出廣長舌

乘象會賢讚

大行潤步十方踏遍毛孔微塵何處不現獨行獨坐何等輕快要假他力便成狼狽脚下蓮花鼻孔繚繞不是這些被他累倒身命相依往來已熟離是累他却悶我足

會賢大士洗象圖讚

遍法界身何所不往乘此象王翻成鞅掌象體純白本來無染無故洗之更增塵點水不洗水白不染白二者求之了無分別何勞奴兒枉費其功有不到處轉見不遍以我觀之現成最好人象兩亡聖凡齊禱

會賢大士加持像讚

惟我大士法界爲身有持經者即現其形不是神通亦非好逞要使衆生當下猛省

初祖達磨讚

既赤手來包裹何物把作贓私便成塗毒分疎不下至今負屈

石室達磨讚

蒼崖石室九年面壁非是無心秖爲不識太無聊没端的直待神光雪凌腰平空一語成狼籍五葉花開大地春至今滿眼生荆棘

永明大師讚有引

清幼讀心賦唯心訣即知師爲光明幢也既而從雲谷先師閱說大師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將謂壽常勤勞事耳竊慕而行之因是寓目無遺法以爲善用其心矣及垂老至西湖淨慈入宗鏡堂禮大師塔影訪其行事弟子大壑出自行錄清展卷默然自失歎曰此廣大無邊微妙法行誠非金剛心普賢願不能持其萬一也况揭心宗而鎔教海示法性而攝羣情非稱法界三輪何能臻其閫閾哉

清感歎難思稽首爲之讚曰。

稽首大師光明幢，普照法界清淨藏，乘大願輪示三業，特爲羣生開正眼，親傳佛祖秘密印，融通教海歸一心，陶鎔聖凡非比量，頓入實相三昧海，百千妙行顯唯心，萬善同歸一眞諦，思惟自有三寶來，此土唯師能護法，是故華夷悉歸仰，盡入慈悲心念中，飛潛動植攝無遺，卽以巳身代受苦，若非寂滅平等觀，何能了無彼此相，悲哉末法諸愚蒙，不知盡被願力攝，懸此宗鏡照萬法，目前何法非佛事，卽此放生一種德，便入毘盧法界門，自心先入衆生心，衆生何能逃淨土，我以湖山爲筆硏，不能寫師一毛孔，普願隨喜見聞者，同證吾師大心力。

中峯大師讚

踞天目之高峰，透空中之鐵壁，破佛祖之重關，小剎塵之知識，示如幻之身心，展那伽之定力，打碎衆生生死窠，縱是相逢無處覓。

題十二尊者厲揭圖 有引

予過西湖，登馮太史公快雪堂，乃孫子玄出唐人王元昌畫十二尊者厲揭圖，神妙精絕，因率意題之。

總題

行脚遇水，路頭差錯，沒迴避處，直須要過。

其一能涉負不能涉者

膽大不怕，膽小怕倒，幸肯負戴，兩家都好。

其一先登彼岸以杖接不能登者

十分過九，一步不及，賴他拄杖，甚是得力。

巳到彼岸，復顧其伴，丞處一提，何等方便。

其一旣涉濕衣童子捉之

不知淺深，信步直行，濕透衣裳，反累他人。

其一巳至樹下衛帶結束

衣衫落索，泥水汩沒，雖是拖過，甚勞結束。

其一趺坐樹下作噓解盹

費盡力氣，閑坐打盹，鼻孔撩天，一噴頓醒。

其一神疲力劬仰視盹者

神思雖疲，兩眼尚開，看他昏者，甚是痴呆。

其一繫裙

正涉水時，怕裙纏身，旣脫又著，枉費精神。

其一倚杖箕踞而坐

箕踞石上，神情軒豁，忘卻疲勞，十分快活。

其一閉坐以如意爬背

自巳棄處他人不知如意在手任我爬之

其一　倚杖危坐回看行者包裹衣鉢到休歇處何不放下累他包裹好沒傝㑩

自讚

謂爾有相四大五蘊總皆虛妄吾安能界限虛空而認浮漚于海藏謂爾無相本來面目卽之恍惚吾安能芥子須彌而掩玄珠于象罔彩雲現影紅羅莫障月照林間風行水上皮相者謂似憨山禪師模樣神識者謂依希雲門百丈

紫栢大師眞讚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釃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濶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峯一拳槌碎無生國

雲棲大師像讚

乘願力來居堪忍界開淨土門了慈悲債建光明幢秉金剛戒八十餘年半利生臨行落得空無礙若識吾師住世心是則名爲觀自在

又讚

以空爲居以慧爲命入衆生心行普賢行不論鱗甲羽毛同入平等法性一味慈悲十分淸淨若問吾師甚法門此中三昧名無諍

又讚

心若空中月形如鏡裏像此是吾師四十年隨順衆生眞榜樣

又讚

其容寂其心密無內外不出入百千三昧眼裏空花一切行門空中鳥跡不信分身萬象中㾀人却向毫

端覓咦

又讚

觀師之形不知所因可望而不可卽可愛而不可親若水底之明月似枝上之陽春音聲色相之外別有一段精神唯求之於自心方始得其眞吾可得而稱之哉

又讚

我觀大師渾身活潑諸毛孔中光明透脫不見面目如何描摸縱饒畫得畢竟不著晏坐如空說法如風捕風捉影不得其踪開空中風見水中影多少癡人

開眼打眺

又讚

大師有身不欲全現故師之心人不能辨身如琉璃心若摩尼五色圓現不即不離惟身與心内外光潔故我讚師實不可說

小像自讚 并跋

坐五臺之氷雪聽東海之波濤飲炎荒之毒瘴臥南嶽之嵓崖拈雙徑之竹篦吹雲棲之布毛且看這些行脚恰似月上松梢若問大人作畧全無半點求其衲子巴鼻絕無一毫只有一副肝膽痛癢不在皮毛

再三把摸仔細抓搔求之不得切處難撓且道畢竟如何咦巫峽猿啼霜夜月斷腸聲使夢魂消

余自南嶽來雙徑特爲達觀大師荼毘過雲棲弔蓮池大師見其叢林清規綿密無纖毫不出廣大眞心是知菩薩妙行再見於今日也時緇白弟子乞予爲塔銘余不揣固陋淺述大師實行之萬一然皆以予爲知言也於是寫余陋質留挂山中且爲他日重來之盟因乞爲讚顧不慧何人敢當重念私幸得附二大師青雲之末蓋在法門千載一時之遇也庶余他日即塡溝壑仗二老眉光一分功德即死且朽復何憾哉時萬曆丁巳二月廿有七日本寺執歲僧廣愰持此追至棲水是夜篝燈題此

自讚 四十三首

看教不徹參禪未曾一味痴憨十分蠢拙沒量如空剛腸似鐵且喜逃入寒巖滿擬放身休歇忽遇一陣黑風飄墮羅刹鬼國拋入大冶紅爐擲向炎方火宅仰仗佛力加持這條性命拾得滿面風塵一腔氷雪不爲行脚操方多是酧償宿業就中一片苦心開口向人難說只待龍華會中那時方才明白縱饒描寫

將來不是娘生骨血

坐楞伽山踞盤陀石聽海潮音入無生國蚤從金色界中來老年誤作雷陽客馬後驢前風飡露食歷窮火聚刀山且喜干戈寧息感荷　君恩復放還一條性命剛拾得翻身直上萬峰頭晝夜打眠無間歇衆魔心空諸佛耳熱時人若問個中機鼎湖山上雲長白

形似片雲太虛不任來去無心隨風一度坐鼎湖之高峰喫曹溪之露柱任他苦海波翻自信肝腸鐵鑄回看火宅炎蒸何似白雲深處

為僧久慣還俗了欠習氣難忘修行不辦幸入　聖
天子大冶紅爐鑄成一個生鐵羅漢抛向火宅炎荒
大似鑊湯爐炭煉得通身骨肉鎔剩得慈悲心一片
深知　恩大莫能酬要報須憑眞實願
心非在家形還混俗眼裏有珠胸中無物問名時是
是非非見面後囔囔咄咄任他描寫百千般只有一
點畫不出
非俗非僧不眞不假肝膽氷霜形骸土苴一味癡憨
萬般瀟洒若不是　聖天子破格鉗鎚如何得隨伴
著將軍戰馬看他別有一種精神恰不屬之乎者也

拄杖長戈鉢盂刀斗一等生涯何分姸醜但看水月
空華此外於吾何有
少小自愛出家老大人教還俗若不恒順世緣只道
胸中有物聊向光影門頭畧露本來面目鬚髮若費
抓搔形骸喜沒拘束一縛楞伽一炷香到處生涯隨
分足
丈二長戈一條拄杖物有長短人無兩樣
愛山不高愛水不深僧不去髮俗不完巾文不識字
武不談兵實無可取虛有其名此個沒用頭阿師只
宜貶向雷陽隊裏著他驢前馬後這一看最能徹底

從無住空出堪忍界自楞伽山入魔軍隊捨死忘生
有進無退智箭禪弓愧不精爐香經卷翻憎愛浩瀚
胸中昂藏皮袋空華影裏半掛身海印光中虛揑怪
不是癡憨了事僧恰是普陀觀自在咦一段精神畫
不成白雲片片橫青黛
巨石長松洪波冥壑仰之彌高望之彌潤中有一人
神情軒豁時聽潮音說普門親證耳根眞解脫
錫杖無環草鞋沒綁十方往來隨足所至世出世間
兩不相似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若問生涯如是如是
獨行獨坐快活無那凡事無心佛也不做萬里雷陽

一齊便過若有相逢問是誰兜率殿中第一座
山高水深長松巨石只在此間超然獨立
心不在道形不入俗脚無干絆戶無拘束如風行空
似響答谷一味癡憨千般埋沒幸藉菩提樹一枝此
生千足與萬足
少小出家老大還俗裝憨打癡有皮沒骨不會脩行
全無拘束一朝特地觸　龍顏貶向雷陽作馬卒而
今躲懶到曹溪學墜石頭舂米穀
此老無狀是何模樣打之不痛抓之不痒罵之不羞
謗之不枉兀坐不會參禪一味胡思亂想作佛無分

作祖有障只好發付無事甲裏做個老軍隊長
俗不知名僧不在數佛祖隊裏不容衆生界中不住
白手操戈赤身露布怕死入地無門要活上天無路
都道是沒伎倆的阿師誰知是不識字的大措
霜髯蓬鬆氷心冷淡鉗口結舌奔雷捲電作東西南
北之人受百千萬億之難號是憨僧呼爲鐵漢形影
相看瘴海濱莫道斯人無侶伴
出世六十年當軍三千日住山二十秋畢竟沒巴鼻
爲僧不解修行涉俗又無拘忌是何等業緣作這般
蟲豸最喜是一片癡心把佛祖門庭當自己家事煩

惱無邊苦海無際歷盡風波隨行逐隊荊棘林裏橫
身戈戟場中作戲到如今不肯回頭閻老子豈不生
氣想待彌勒下生那時方纔理會咄春山夜雨子規
啼聲聲叫人且歸去
其狀龍鍾其中空空佛祖界中不住衆生隊裏難容
諸緣不會一法不通只將尋常茶飯當作豎立門風
枉費癡心沒底落得煩惱無窮不若販向無生國上
披白雲以高臥抱明月而長終一切不顧保希成就
個真正憨翁
在大夢中視此幻質是俗是僧難辨端的鬚髮恰似

前生頭顱又非今日若此即是憨山絕不相干若言
不是憨山捨此又無[redacted]鼻阿呵呵即不即可笑騎牛
更覓牛相逢誰解真消息
爲六祖而來因讓師而去來去雖似奔忙法門本來
無住祇爲撐持父子門庭不是妄生閒氣歷盡艱難
參殘竹篦落得滿面風塵當作西來祖意到底一片
金剛心尚留再布曹溪地
空中之花本非有鏡中之像離妍醜叩之不答徒有
口寂然無言獅子吼胸中落落燦星斗圓光陀陀盤
珠走彼何人斯憨山叟

兀兀無知百無所思全沒伎倆一味憨癡豈是人天
眼目元來粥飯阿師只有一種奇特處皎皎月上珊
瑚枝
挺挺孤松澄澄水月中有一人出廣長舌晝夜風濤
不住聲正是吾師不說說
會向鉢中見有萬衆問是文殊被他掉弄直到五臺
親承奉重開說淨土門恰似開眼作夢想是此老前
身今日重來打鬨
七十年來夢遊人世隨身叢林空華佛事不顧危亡
全無避忌一朝觸犯 龍顏拶得虛空粉碎擲向萬

里炎荒依舊逢場作戲只至弓折箭盡那時方纔歇
氣而今正眼看來落得一覺熟睡
月挂長松影沉秋水有相可窺無物堪比不可得而
親豈可得而取引萬里之長風縱洪波之一葦大似
少室巖前不是毘耶城裏清絕塵埃了無渣滓聲叱
泥牛花開碓嘴從他相識滿乾坤脫體承當能幾幾
如鏡現像似雲浮空虛谷聲響止水魚蹤有眼不見
有耳如聾既無可以讚歎又何可以形容喚作一物
即不中此其所以為憨翁
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城府全無涯岸氣蓋乾坤

目擊雲漢流落今事門頭不出威音那畔無論為俗
為僧肯頭不離扁擔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小販
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
這重公案
明月寒空白雲幽谷兀爾忘緣千足萬足
僧本是俗俗又為僧如冰成水水復成冰水中鹽味
色裏膠青莫問是真是假但看一種惺惺
靈湖水月衡嶽空雲若無若有不假不真要見本來
面目即此便是全身
五臺氷雪枯東海波濤惡炎荒瘴癘潑曹溪緣分淺

只待心疲力倦赤身走歸南嶽七十峰頭睡正濃醒
來兩眼空落落坐倚長松獨自看白雲一片生幽壑
不屬聖凡本無面目從何處來向毫端出水澄月照
面雲開山露骨要知淵默雷聲大似響傳空谷有人
若問西來的意但向伊道即心即佛
面濶口窄眉橫鼻直任爾描摸全無氣息文彩未露
時那個知端的不向人天路上來問君何處曾相識
此老其中空無一物不聖不凡非心非佛兒角杖撈
水月蹤龜毛繩縛虛空骨喚作憨山則背不喚作憨
山則觸子細檢點將來恰似枯椿榾柮只是別有一

種惺惺畢竟描摸不出咄咄月落不離天鳥歸樹上
宿
原從曹溪來一向行脚去兩隻破草鞋踏遍天涯路
投老入匡廬五乳峯頭任臥遊華藏都雲霞深閉戶
豈知業力風又吹落舊處到底折合不知以何故孽
破佛祖關打開寶藏庫拋撒向十方如恒河沙數縱
結未來緣畢竟本無樹留得遮絡索不是娘生袴
有孝順兒親將兩手親分付若問箇裏家風但看燈
籠露柱
飲曹溪水喫栗棘飯說木札禪做生鐵漢見之不識

聞之莫辨當年一鉢走韶陽曾向祇園閙打算至今山色與溪聲廣長舌相何時斷試問林中晏坐人此中可是憨山面

偶爾忽相見不識此是誰借問傍觀者報道憨山師昔日住曹溪白髮兩耳垂今朝復重來圓頂先陸離改頭不改面就裏無成虧只爲祖師禪要作克家兒一片金剛心化作貪嗔癡性命都拋却四大如枯枝費盡老婆心靈驗無毫釐且止停君駕隨緣聊斯須今生縱無成尚有未來期假使百千刼此志終不移定要祖道光照耀如摩尼直使西來意如初分付時

始遂此老願不辜一雙眉好令置高閣勿使八風吹

達磨像讚

蒲團宴坐非思非妄默默無言五天聲量遇無知漢斷臂供養枯坐九年那有這樣隻履杖頭顛倒敲唱露些羊頭衆生歸向

五臺山空印大師小像讚并跋

問這老漢從何處來不知爲甚滿面塵埃千尺氷雪凍不死留得一半令人猜可怪獅子項下鈴自繫自解眞奇哉

師別我二十餘年偶在雙徑見此小像令我凄然悲皆老矣書此志懷

題紹覺法師小像

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三界爲家以衆生爲性其形骸也稿木其三昧也無諍火宅寒灰塵勞氷穽以城市爲山林從語言入正定熾然常說而不休者以智海橫流自不能禁毋怪乎阿師口門不正

無邊和尚眞讚

刹海無邊一塵不立脚跟到處因緣會集隨身叢林家常茶飯來者克足任意斡旋一踏吳江刹竿隨豎龍象奔騰全無回互雙徑雲生單傳月朗誰是其人

師荅其響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八十八人都沒合殺道運全機賴師一撥鼻孔半邊誰會摸著

雪嶠山主眞讚

坐斷雙髻峯捏出秤鎚汁打破金剛圈咬碎鐵蒺棘幾番凍餓死復生剛博得些些閒氣息不是殺父冤讐爲甚著這死急落得一條性命却又東拋西擲走向雙徑峰頭不解掃蹤滅跡露出這形容也是眼中著屑縱饒雪上加霜須知炎天赫日試看端的橫眉鱉鼻杜鵑聲裏雨如煙東風吹落花狼藉赤脚蓬頭下翠微相逢誰是眞相識

澹居鎧公半身小像讃

骨崚嶒心廖廓氣昂藏機活潑那一半沒描摸佛祖郎當衆生絡索拚命横身一力擔不負家傳這一著

自光長老眞讃

從金剛窟來王舍城更無別事只爲衆生一身叢林十方粥飯來者同餐不分主伴以無我心作衆佛事遇緣即宗平等無二若求其眞眞不在此但看現行即眞佛子

潘將軍小像讃

其容不俗其神常獨一片肝腸渾身鐵骨用而不藏虛而不屈如春在花似雲出谷不是將軍變放阴從來生性無拘束無拘束坐看力破生死重圍回視鐘鼎功名大似畫蛇添足

吳伯實先生小像讃

造化清貞松栢以之德人之操氣實稟之跡近韻高其神不撓物輕身重其精不搖含樸於中其德乃豐博施於外其聲乃洪心不逐物故爲世容才不役形故守稱雄此公之所畜者厚故澤流而無窮非夫達天德者又何以享其令終者哉

刺繡釋迦佛讃

稽首大能仁救護衆生者現身濁惡世如蓮花出水妙相三十二功德悉莊嚴是故見者悅如親慈父母良與衆生心平等無差別故從巧思惟儼隨指端現衆生妄想絲織成惡道形佛在妄想中化出微妙相手引妄想絲針刺光綾素針針見法身念念成正覺於此和合緣頓見不思議是知法界空佛種從緣起我願諸衆生從妄想針線念念見法身無不成佛者

楞嚴通議補遺

首楞嚴一經統收一大時教迷悟修證因果徑斷生死根本發業潤生二種無明名結生相續須破八識三分故設三種妙觀攝歸首楞嚴大定是爲最上一乘圓頓法門直顯一眞法界如來藏性稱爲妙圓眞心據此大定列爲三觀者以如來藏有三種義謂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由此藏性迷爲阿賴耶識變起見相二分藏性在識名自證分由本性不染名白淨識爲證自證分按論眞如生滅二門此證自證分即是眞如其自證分即迷中本覺見分

即前七轉識相分即虛空四大在外爲世界山河大地及五塵境在內爲根身爲有執受五蘊之色受二蘊見即七識意根及六意識及前五識與同時分別意識今脩楞嚴大定端在直破八識但此識體久迷由相見二分結爲五蘊根身及外世界五塵爲分別俱生粗細我法二執以執五蘊根身爲我執貪外五塵爲我所受用及計有所作爲法執由此二執纏眠生死故今願出生死先破二執爲最初方便也故阿難特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爲成佛之要佛特許以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此乃歷別而請佛恭一心圓融大定而說也是知此經始終不出三觀究竟不離一心耳其經文雖未明言指歸其於破顯之文皎然明白弟流通者未之究耳三觀者經妙奢摩他即當空觀三摩即假觀禪那即中道觀也皆云妙者意顯圓融三觀妙契一心舉一即三言三即一離即離非迥出思議之表也今議此經通以體相用標顯者意在先悟後修故首標觀體欲令先悟藏性三諦理體依之建立觀相所謂先悟毘盧法界也次示觀相者意謂無相眞心今全迷爲識結成五蘊根身器界有相之法要在即相而修故脩道文中單指五蘊

六根次及三科七大一一皆是悟入之門也證果分中以觀用標者正顯所脩三觀有能斷能證之力用也故愚所謂始終不出三觀者此也

問曰三觀以體相用分之者何也　答曰名雖三觀爲約如來藏三諦之理須以三觀證之其實總是一心故佛以首楞嚴大定許之意謂三觀不離一心也按起信論云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總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故不名心而名法然有法必有義以體相用三爲一心之義所謂三大是也以此眞心其體廣大故言體大以此本來無

相令現十法界依正因果事相皆是有相之法故相亦大以迷此心而成六凡悟此心而成四聖皆一心轉變之妙用也故用亦大謂令先悟此心之體佛謂開示此體以便造脩故首明觀體也既悟此體了知根身器界一切妄相皆依一心建立今將所悟之體一一照破妄相本是妙明眞心故脩但依妄相而脩故云觀相正當脩道之要也其五十五位皆依觀心建立要顯此三觀有能斷惑證眞之大用故爲三觀之用也以論勘經明文昭著妙契佛心故予判列無疑以見如來說法之本意且與行人易入也

問曰三觀體中攝經三卷半文且空觀一科即該三卷經文至若三科七大本如來藏似顯空理其初以徵心辨見發揮以至二種妄見種種徵辨者主何意耶　答曰此經統收五教即此一空觀體備該五教空理徹一代之談文簡義幽殊難領會故予通議備列破顯提綱使知節要至於破妄顯眞經文止有卷半其義已收四十年前所說教義非淺淺也以吾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單爲破眾生我法二執耳二執若破即證涅槃涅槃者即如來藏寂滅一心也以眾生迷此如來藏心不生不滅與生滅

和合成阿賴耶識此識具有四分謂一證自證分即一心眞如二自證分即迷中本覺常論中覺不覺義三見分即前七轉識四相分即外器界經中地水火風虛空乃外五大爲世界內之根身即五蘊眾生以眾生既迷此眞心但認五蘊幻妄身心爲己身心妄執爲我名分別我執外世界五塵爲我所受用名分別法執此分別二執皆六識所計以七識乃六識之根依內外門轉其實二識通計也又有俱生我法二執此單屬七識計八識見分爲自內名我執脩行妄有證得爲法執此二微細名俱生二執若二種二執

破盡乃可證入一心之源是名爲佛阿難既迷眞心正爲二障所纏必須破盡乃是眞菩提路故此三觀乃破粗細二執之具也其經文徵心辨見乃通破粗細二種我執二種妄見及後和合乃通破粗細二種法執以此楞嚴大定乃圓斷五住煩惱齊了二種生死不比諸經有先後也以統收五教須證一心故不論先後耳

問曰諸教別說先斷分別二執次斷俱生二執此言總斷者何耶　答曰七識乃我法二執之根依內外門轉若依外門與六識作根則有分別二執若依內

門則執八識見分爲我此乃俱生我執此執至七地中乃斷八地已上猶有俱生法執者以七識具染淨二分義故七地斷者乃染分末那向執八識見分爲我者今此染分一斷則捨藏識名而此八識即轉證眞如名自淨識尚有淨分末那執此眞如謂我所證得是爲微細法執即後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以執眞如有所證得能所未忘觀智未泯尚爲微細法執此執若斷方入妙覺證一心源此義全合起信勘定甚明故云須斷須證

問曰此經破執之文向所未明從來傳者但云徵心

辨見而已至於二種見妄亦不知爲何而說也今通議雖明列破顯之科正當破執之義先後次第猶所未明請細言之　答曰所言粗細二執義關眞妄二途總不出八識五蘊耳一代時教所破者唯此而已以迷一心成阿賴耶識此識具有四分其前三分即五蘊身心世界其證自證分即所證眞如今粗細二執唯破此四分唯識攝歸一心爲極耳故勘定經文按此而破先破五蘊屬分別我執其破識蘊而俱生我執即兼帶其中其二種見妄乃破分別法執此凡夫二乘之所共執者故破二妄之後即顯本覺眞心

以此故知俱生我執已帶破在前矣至次章云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非不和合等此正破俱生法執即此經後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故此執一破則須歸藏性矣故下文發明一一皆如來藏者意顯前破所顯者乃但空耳下會三科七大之文乃顯妙有實相眞空義耳此實破妄之關鍵也細心深思乃見其妙

問曰破執經文科雖分截但通途次第尚未了然請詳言之　答曰分別二執即一切衆生所執五蘊身心世界此屬八識相見二分是也其俱生我執乃八

識自證分向被七識內執爲我我者經中見精即自證體乃迷中本覺佛性故經中二妄既破即顯此本覺眞心此屬緣因佛性從斷所顯者未是離障眞如也以淨分末那猶執此覺爲我所證得此正微細法執所謂法執不忘己見猶存華嚴八地菩薩迷於眞如理中必待三橋七勸方能捨者以異熟未空顯此執最難斷也即從八地進入等覺直至金剛後心方纔永斷異熟即入妙覺勘此經文二妄之後佛言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意在破和合覺謂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

猶屬和合對待故此和合一破即顯如來藏性須證一心之源矣是知八地已上乃破俱生法執耳論說佛有淨分末那義在此也其破分別二執之文從初請定直至破見精後通破五蘊身心而俱生我執亦在所破二妄之文畢破分別法執其旨甚明

問曰初破五蘊而如來乃首約徵心而科云乃破色受二蘊意猶未明請直示之　答曰八識相見二分相乃四大見乃轉識以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為我根身論中所指乃執受處遂成五蘊之衆生故經云二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者此也以色受二

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名雖徵心意顯此根身本空非可依處欲修大定先須內脫身心故先破色受二蘊色身既破則無所執受則妄心無依故後進破六識為想蘊耳

問曰徵心之後阿難重請奢摩他路如來放光復詰其心科為破六識想蘊者何也　答曰初徵心為破色受二蘊正破小乘身見意顯欲修大定必須內脫根身也以凡夫但認妄想為心外道依此妄計小乘但斷六識上二界天人但滅六識故佛最初即云一切衆生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雖云修行不

成聖果故修大定必首破之以此妄想一向執此根身為所依處舉皆執心在此身內被佛徵詰故有七處展轉之執今皆被破破已顯四大本空則色受二蘊已空矣唯此妄想乃生死之本故次破之意顯此想非空觀不破故阿難重請開示奢摩他路也未破之先佛放光明者意以此光為定體也了此光明則妄想須破不待言矣良由衆生昧此光明但用妄想種種顛倒故先標二種顛倒以為所破之本意謂顛倒不生即是如來真三摩地故下所破者二顛倒耳仍詰其心者正詰顛倒之心耳以顛倒心起顛倒見故

舉拳雙驗心目所在阿難但執能推妄想為心故佛咄斥其非心結云皆由執此生死妄想等此正破六識當想蘊也下文隨破顛倒之見故阿難重請發明妙心開我道眼意在破妄見耳

問曰破見之文不知歸著請詳示之　答曰見乃八識見分為前七轉識七識為六識意根故七隨內外門轉外轉在六識為分別見內轉執八識見分為我為推度見但有粗細不同耳先破凡夫常見二乘無常見外道斷見皆破分別見也屬第一顛倒猶係六識故此後文乃屬七識行蘊破推度見屬第二顛倒

然分別見乃分別我執推度見即俱生我執直至破識精俱生我執方盡破耳破二種妄見乃破分別法執二妄之後破和合章乃破俱生法執也以證眞如但能所未泯有所證得爲微細法執科名拂跡入玄者意在泯觀心絕對待者然此二執一破則須歸一心故下文三科七大一一皆本如來藏也

問曰破見之文科連六七二識似乎纏繞學者難分幸指示之　答曰八識三分各識皆具以見分爲前七轉識故論云能現能見能取境界是以六七二識皆有見也前凡夫二乘外道之見在六識者正能取境界者也謂分別見論爲疎所緣緣其七識約八還以辨者正指能見謂推度見的指對相分而言者也其破見量乃約能現蓋能現相分而起見者故猶屬七識此量一破方泯二分而歸見精耳佛意甚深微細非微密觀照不能了此以在破妄門頭故應委曲搜揚耳殊非纏繞之說也

問曰破見文中先約八還以辨科云揀緣後顯見精亦科云揀緣經義不同而科同者何耶　答其科揀緣雖同而義亦彼別前揀緣者乃見分雜於緣塵之中一向能所不分故揀七緣乃所緣塵境其分別緣

乃能緣分別此正疎所緣緣故特分能所各有所還而見性不無意指諸可還者皆非是見其不還者乃見性耳此但且分能所尚未的指見性爲見精也其次顯見精而揀緣者乃單揀相分乃八識所現之緣影不言見分意謂種種物像皆八識體中所現如鏡中影影鏡不分故揀去親相分之緣而見分自泯識體獨存故爲見之精者即識精圓明者也此在通泯相見二分獨指識體爲見精耳此意幽深非麁心可領須細觀之

問曰其見量似屬八識現量故此一破即云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則能含受十方國土已至極則何以又有後文約八識破我等耶　答曰見量雖似八識現量以能現見相二分者識論說爲親所緣緣若見相未泯對待未忘故應在七識耳其顯眞之文身心圓明正約破染汚無知則不執取身心故云圓明一毛含受十方國土正顯離量故無障礙此乃分見眞理其實未是極則也議疏甚明宜細詳之

問曰佛指見精爲第二月且云雖非妙淨明心如第二月何以見精方顯八識未破而經即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於一毛端即能含受十方國土斯則顯理

已徹何以八識未破而能如此耶　答曰此非淺智可知也只如初地菩薩纔破分別二執而藏識全在即能見百佛世界此後地地增進所見漸漸廣大豈非一毛含受十方國土耶且此識體本是真如但為相見二分障礙今二分既泯識精圓明十方國土皎然清淨毛含十方更復何疑

問曰若能轉物之轉與轉識成智之轉為同為異

答曰轉雖同而所以轉則大不同也轉識成智之轉乃八識各有所轉次第先後單約識說此經轉物之轉不說轉識但約轉物以物轉則見分亦泯見分一泯

前七識一齊頓轉元無先後次第也以見乃八識了別之行相前七轉識依此見而立故見泯而七識齊轉也所以然者相宗以識為本此經會相歸性特顯唯心境界以一心真源為本以迷一心真如而為阿賴耶識故有見相二分由相分既立則見分取相分而為眾生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今見分既泯則離執取故法法本真二本如來藏不待轉而自轉矣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見分一泯則相分自轉為一心真如故即同如來也所謂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此意幽潛徹齊觀照乃能知之

問曰已知破見之意矣其破八識之文初云破我則令即物以推之又令文殊約是非以揀之其破自證則約自然因緣以破之其破識精又約明暗色空以揀之且皆科云以顯一真豈非重複耶　答曰非重複也以如來說教特為破眾生之妄執前云種種顛倒則眾生之妄計非一端也其教不比禪宗一悟便了教中必欲委曲披揚其妄中自有種種妄計故須一一說破耳其破我者以此八識二乘執為涅槃我其未悟時又計蘊即離我外道計為神我眾生通計為生死我故今欲破此識故先破其我見也此正俱

生我執耳然即物以令推其是非者以此識體全變為根身器界之妄相本無二法故令即物以推其是非要顯本為一真故令文殊發揚以絕是非之見以悟一真之理耳其破自證乃以因緣自然破之者以外道不知此識乃妄計諸法自然而生謂之自生無因生又計諸法因緣和合而生謂之共生他生皆不知八識之自體本是妙覺明心也故約自然因緣以破之此計一破則精覺自顯其破見精正是前所立二顛倒中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故追破諸妄至此乃破又約明暗色空者正顯此識精能生諸

緣緣所遺者故揀緣以破要離緣以顯眞心斯實破識之極則也且節節皆科云顯眞者皆就破彼妄計則顯其眞乃分顯耳非全體也佛言阿陀那識甚微細故非麤心可易會也宜深觀之●

問曰破見精文中又約前塵明暗色空以破且曰說我能見及科顯始覺文中又復揀緣是則此與前破見分揀緣何別　答曰此文似同而義逈別深所難明請細陳之前破見分對揀緣者乃見分執取所緣之境一向混而不分故今將破見分必先揀去妄緣妄緣旣離則見無所執此見不泯而自泯矣以相與

爲有相與爲無也二分旣泯則見精獨存故的破之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而科云的示始覺者以此見精乃是根本無明言眞見見此見精之時眞見不是見精意謂眞智照此無明之時無明不是眞智且此無明乃眞智所變切近於眞而智尚離之故云見猶離見豈彼執取之妄見而可及乎故云見不能及此智起惑亡故科云的示始覺然破見精而猶揀緣者乃揀見精離緣也前云識精元明能生諸緣故今離緣方顯見精此緣乃八識親相分爲親所緣緣前見分所揀之緣乃踈所緣緣前乃變帶此乃挾帶了此相宗則此中理趣了然矣

問曰見精旣破始覺之智已顯五蘊八識俱破諸妄已離而阿難何以又於因緣自然和合之計心猶未開而於見見重增迷悶以此重請向下世尊徑說二種見妄不依所問而答而科云以破法執此義深潛實所難會請詳示之　答曰此中密意從來所未曉也以教說五蘊有假名有實法前來一往所破五蘊身心但說破執蘊之執情其所破者乃假名耳而此五蘊實法尚存故仍懷因緣自然和合之疑心猶未開至於見見非見重增迷悶者以見精乃八識自體

爲根本無明故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此世尊一向不輕談者故二乘一向迷於此也今云見見非見謂眞見見此見精乃眞智照此無明也此豈二乘可知哉且如明來暗去智起惑亡眞妄不容兩立經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豈有實實無明以當其智哉阿難意謂實有箇見精與眞見可見今覔見精而不可得故迷悶耳況此極則殊非二乘境界安得不懷疑漠漠乎向下世尊答辭不循所疑直說二種見妄者以知阿難未了根本無明故五蘊實法未消五蘊旣存則世界山河大地礙

眼此正法執未忘已見猶存耳若單說無明則只用世尊說此無明者非實有體一語可了今意在破身心世界之法執故設燈上毛輪以喻五蘊是假蓋由眼中有眚所見今不必責毛輪是有是無但只知是眼眚則無見病意喻但觀五蘊身心是假乃因無明妄見而有若了無明本空則身心自泯所以喻中但言知是眚者則無見咎即此一語的破見見之疑矣若了身心本空則可例觀世界亦似身心同是妄業之感耳又何有因緣自然見見之疑哉此所以有進退合明之說也所以二妄一破則本覺眞心頓顯故經結云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清淨本心本覺常住科云本覺離緣眞如出纏豈漫然哉佛意甚明第觀者智瞞不易了耳

問曰後章經文從來說者都云重破和合而此科云拂跡入玄況經中猶舉見精言之此則大有徑庭請示其要　答曰議中甚明此正始覺有功本覺乃顯論云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今將顯一心眞源絕諸對待直須觀智俱泯能所兩忘故至此乃破和合之覺此正微細俱生法執名生相無明論云此無明者唯佛能了非他境界故佛無問而自說也但觀經云汝雖先悟本覺妙明則許前已悟矣次云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等義極顯了下云猶以世間妄想而自疑惑證菩提心此乃的破名言習氣故云以世間妄想而疑菩提所謂以生滅心而辨圓覺而圓覺性亦同流轉故須泯此知見乃入一心眞源以眞心眞智難以措口特借見精以例破耳既破和合而阿難又作不和合見故復疑曰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觀此直須心境兩忘言思路絕乃入一心之妙耳

問曰前會五蘊中首舉色蘊依妄見而有故說目因勞而妄見空花今說六入復拈前兼目與勞共爲眼入意旨何如　答曰此最極微細非前喻可比也以此中乃說最初六根之元因見分取相吸習中歸和合結成五淨色根爲浮塵所依本來無入今始有也兼目即今眼根爲相分勞即見分以此二分本無所有同是菩提瞪發勞相意顯識體依覺故迷故云菩提發勞二分依識而顯爲識之行相不離自證元無二體故云同是故約已成六根自體爲喻蓋言本無六根因最初見相和合而成淨色故雙舉之以明六根初結之始故難領會耳

問曰。處者何義。答曰。處者唯識說有體實相分。色為見分。所慮託處。不拘親疎。為所緣緣。以皆有對待。俱有所依。今言二皆無體。唯一真如。故本如來藏矣。問曰。起信三細。謂業轉現。如是次第。今經三細。以見為轉相。列於第三。是則先現後轉。豈失論意耶。答曰。不失論意。各有所主也。論意單說心法生起。謂真淨界中。始因一念妄動。即轉圓明真心。而為無明。由此無明。乃現分別相續等相。若能離念。即證一心。今經重在眾生生起之元。故因最初一念妄動。即轉無相真心。頓成有相之妄相。故虛空四大。自此而形。是

為有所有相。因有所相。即轉本有智光。而成妄見。為取相之妄知。由是見相同一元明覺體。今混雜而不分。遂成有情。所謂色心和合而為五蘊之眾生。其意重在妄見執取而為生死病根。所謂數取趣也。故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故祖師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獨論轉心。故真修端在離念。此經轉境。故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真脩端在不取。即斷生死根本。故破妄直專揀緣。經重所取。故先相。論重能取。故先見。故為門不同。而修斷亦別也。宜深觀之。

楞伽筆記補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者。楞伽寶名。具云釋迦毘楞伽。此云能勝。義云堅固。阿跋多羅。此云無上。謂此楞伽乃無上寶也。聞之梵師云。此寶八楞。視之渾圓。其體光明瑩徹。最極堅固。不可鑽穿。世間之寶無過勝者。以能勝一切。故云無上寶也。西域南海有楞伽寶山。居大海濱。以山純此寶所成。故山以寶名。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城。亦名楞伽寶城。無門可入。為夜叉王所據。山形下細上大。因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此經發起因佛於大海龍宮說法七日。回過山下。顧

謂眾曰。過去諸佛皆於此山說自證境界。我亦當說。時夜叉王以神力故知佛言念。故往請佛入城演說此經。是則山以寶名。經以處名。通取為喻。乃單喻為題也。然單約喻明經者。第一義如來藏心。亦名寶明妙性。又云寶覺明心。是為堅固法身不動智體。名自覺聖智。寂滅一心。名大寂滅海。亦云智海覺海寶明空海。下經云。藏識海。謂眾生本具如來藏清淨法身。迷之而為藏識。變成五蘊之眾生。自覺聖智變為妄想煩惱。寶明空海成生死之業海。夜叉乃惡鬼。飛行而食人肉者。故山高五百由旬。居大海中。而為煩惱

生死夜叉所據也佛在此山說自證境界者謂以自覺聖智而觀識藏即如來藏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現前五蘊身心即是如來常住法身須證一心更無別法此乃最上一乘非心識思量境界唯許上上根人一悟頓悟不悟則不許意識湊泊故山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故寶乃無上之寶處乃不可往之處通喻此經顯示第一義心乃離心意意識境界爲無上法門也此經發明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直顯離心意意識境界故達磨指此爲心印是則全經旨趣在此一題以喻發明及夜叉王發起因緣已盡甚深妙義矣約天台五種釋題此經以單喻爲名寂滅一心如來藏性爲體自覺聖智爲宗專破二乘外道邪執故以摧邪顯正爲用以無上頓教大乘爲教相以此經顯示五性三乘無性闡提皆許成佛爲法華開顯之前茅故判爲法華先導也

佛語心品者此經直指寂滅一心爲宗以自覺聖智證入爲趣以此心不屬迷悟了絕聖凡十法界依正因果一法不立所謂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此四門皆迷悟邊事所以大慧讚佛偈云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以有是生死法無是涅槃法

此二皆離則法界性空寂滅一心顯矣故云佛語心品謂佛所說者唯此一心法耳故禪宗指此爲心印謂之佛祖向上一路名頓教大乘

大慧讚佛五偈半極盡一心之旨故後顯一心文云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故初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此讚佛能證一心空義以明了徧計本無也言世間即該三世間謂智正覺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通該十法界依正因果以此三種世間皆生滅法也以唯心所現本無生滅但依徧計而有以性空故故如空花即此一偈以超迷悟因果直示一心之源矣唯佛以自覺聖智證窮此心故云智不得有無之相今愍物迷此故以同體大悲出現世間而開示衆生故云而興大悲心故今所說正示此一心耳

次偈云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此示一心本無生義也併後一偈以明了依他無性從緣而有意謂世間現有生滅何以言空故云以一切法本自無生但依他有故如幻耳幻喻生本無生若以妄心分別則見有生滅若遠離心識分別不生則當體無生了無一法當情豈非空耶

三偈文例應云世間恒如夢遠離於斷常此顯無二

也。意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外道二乘不了唯心。依他而起。故妄分有無起斷常有無二見。若了唯心。則遠離斷常了無二見矣。

四偈顯離自性。意謂衆生不了唯心。則妄執人法二我。爲二障根本。則起惑造業。妄見生死之相。旣了唯心。則人法雙忘。二障頓淨。唯一圓成。則生死之相不可得矣。此上四偈讚佛超世間生死有法也。然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乃當經一心之旨。後文自顯。以三性釋者。乃淸涼意。故引義以證之。

五偈讚佛超涅槃法。意謂一切諸法。旣唯一心。則本來寂滅。不假更滅。故云。一切無涅槃。然諸法。旣以本自涅槃。則法法皆眞。盡是法身眞體。如此。又何別有涅槃爲佛所證耶。故云。亦無涅槃佛。斯則法身常住又豈有佛更入涅槃耶。何耶。以遠離覺所覺。故謂唯此絕待一心。本無能所對待故也。唯佛證此。所以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也。故二譯載。夜叉王首。卽問佛云。何捨法。云何捨非法。佛答以外道見生死爲法涅槃爲非法。是二應捨。故大慧讚云。有無俱離。是則全經之旨。不出夜叉發起一問。并大慧偈讚而已。故向下所破者。乃有無二見耳。

悉檀。離言說。梵語悉檀。此云徧施。謂佛以四法。徧施衆生。四者。一。世界悉檀。令衆生得歡喜益。二。爲人悉檀。令得生善益。三。對治悉檀。令得破惡益。四。第一義悉檀。令得入理益。謂佛雖以四法徧施衆生。然但應衆生之機。本來離言說相。意責大慧不達離言之旨。故有此問。我今特爲顯示建立數句離言之旨。故向下一一皆曰非。大慧聞一心眞如離一切相。了無說示。是知十法界相。皆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乃生滅門事。故卽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也。七種自性。魏譯云外道有七種自性。講者槩以正教道理釋之。昧之甚矣。殊不知此經專破外道。不知唯心唯識道理。故別立異法。以爲生因。以爲眞妄不一不異。唯識眞因。故立異因。佛前文責外道墮斷見論。故特出所計生法異因。有五。言勝妙士夫自在時微塵等。乃外道所計之法爲生因者。故隨後卽出所立妄計。各有確定自性爲宗。有七耳。旣出邪宗。故後示正敎云。我有七種第一義也。經文上下血脉。佛語昭然。而昧者妄擬。謬之甚矣。若七種自性。已立正義。又何下文重出七種第一義。豈不贅耶。

七種第一義。心境界者。謂佛以法界一心爲自境也。

慧境界者慧光無量照徹微塵剎土也智境界者謂以權實二智窮盡眞妄聖凡也見境界唐本云二見境界謂雙照眞俗二邊也超二見謂窮盡一心中道也超子地境界者謂等覺後心極盡因門也如來自到境界證窮法界自覺聖智究竟果海也意謂我所建立乃稱一心眞如平等佛慧以二智見二空證眞如以至等覺入佛果海以爲法門蓋依性自性第一義心而建立故不與外道惡見共也此七第一義心乃單示佛境界不說因心若說因心則失旨矣

問曰說三種識即結果者何耶　答曰前三種識中最初顯識生之由以無明熏眞如爲現識生起因取種種塵等爲分別事識生起因佛意顯此藏識依眞而起乃眞妄和合故特指阿賴耶識爲生死涅槃因立此眞因將破外道無因邪因故即辨明邪正以示唯心如幻觀門意顯直觀藏識須破根本無明須證一心爲究竟極果故隨便成立唯心一番因果以結三種識相也

問曰生滅章中大慧初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答以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畧有三種識已竟而大慧復問廣說八種相中先叙世尊所說心

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且云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成眞實相一切佛語心然後方請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此通途問意血脈幽潛最難理會請試言之此經單示寂滅一心離一切相故云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故大慧初問百八句蓋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以問故佛指寂滅一心以答故云一切皆非是則直指一心一法不立則不容有說矣此顯一心眞如離一切相也故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約心生滅門容有言說耳然生滅門中先問諸識者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三門皆依八識轉變而立也故先問諸識一門未及問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後三門義佛答謂諸識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答畧說三識單顯第八識自體已竟故大慧重請有八種相故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生起之由也然請辭先敘所說心意意識五法等乃至成眞實佛語心者乃通牒前問答伸領佛意以啓前七識生起之問也肰五法等乃依八識之所建立也世尊答云一切皆非此已領佛示眞實佛語心矣及問生滅門世尊畧識三種識世尊說不思議熏變

乃八識生起之由。且云眞識現識乃顯識藏即如來藏已領其旨矣。意謂五法等皆依八識建立。但不知前七轉識因何而生。又不知如何生即無生。故問藏識海浪即法身境界。又不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因何而立。故因請八識生起之由相合問四門之義也。故世尊向下先答八識生起之由。後又重伸問五法自性。佛一一答畢。末後結歸二無我觀。以成惟心觀門。爲眞實佛語心也。故答意從此直至後文結果章中。以通明五法自性。顯正智如如。方盡從生滅門入眞如門。究竟之義也。大科甚明。當通觀之。

問曰。大慧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也。而云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大慧述領前一心之旨。意謂佛上來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皆空。乃是一切諸佛菩薩自心現量所緣境界。一法不立。絕諸對待。故云不和合。如此說示已顯眞實佛語心。此已領前識藏如來藏眞妄不一不異之旨矣。但未知前七識生起之由。所以生本無生之義。故請說藏識海浪即是法身境界也。故下答文中示四因緣故眼識生。以緣生性空。以顯生即無生之意。即法身境界也。合業生相者。然業即業識。生謂生相無明。起信云以依阿賴耶識說

有無明。初無明熏眞如成業識。既成業識則生相無明。即依業識。故云合業生相。以生相無明即熏業識。遂起染心。則深生計著爲我。此即七識生起之相也。八識偈中佛顯八識即眞。本來一體。雖異而不異。以示海浪法身境界。故以海水波浪喻浪異而水不異也。大慧遂以日月喻佛說法應當與一切衆生說平等眞實之法。何以世尊一向與二乘人只說六識爲生死本。何故不說八識即眞之眞實法耶。佛答以彼衆生心不眞實。不堪受眞實法耳。非不說也。譬如海波下十句。喻顯其法元有頓漸之不同。故說亦因之

建立。然說雖有頓漸。其實無有一定之次第。意謂我說六識漸時。未嘗不兼帶八識而說。但衆生聞者不解耳。又設畫師喻以明說法應當隨機先後次第建立也。彩色無文二句。喻法本離言。但爲悅衆生。不得不隨機施設。非我不說實也。下文更顯深義。謂不但說權法爲不實。即說眞實法亦無實法與人以眞實。離名字種種皆如幻。故末後云聲聞亦非分者。足徵大慧意疑佛不與二乘說八識眞實之法也。哀愍者。指佛謂今日乃說自覺之境界也。長行結示。欲知自心現量自覺境界。須要眞實脩行

自悟乃可相應，非是說了便休，故後文示聖智三相爲脩行之要，成立唯心第二番因果也。

問曰：佛一往已爲大慧開示八識因緣，已顯離心意識境界矣，而大慧至此問聖智分別自性經，且云爲百八句所依者何也。　答曰：此經直指一心爲正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爲宗體。以大慧初以百八義請問者，乃通依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而問，皆屬迷悟邊事，故佛答以一切皆非，此直示一心眞如，一法不立，是則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蕩絕無遣矣。故大慧隨問諸識生滅，言雖問諸識生滅，意實

不知空遣，故佛爲示生滅因緣，隨示以直觀藏識，教以離心意識境界，是則八識之相已遣矣。尚不知五法自性無我因何建立，如何空遣，故特問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意謂空此諸法，乃自覺聖智事，非三乘比智可能耳。言百八句分別所依者，正顯所問百八義皆依五法自性而問也。然舉果德轉得如來法身者，乃躡上佛示離心意識所轉果德，意在離此五法，乃得如上之果，是舉眞果以證眞因也。此問意乃經中之血脉，學者縱能通達文字，而不知血脉，亦無歸宿。此旨甚微，故特示之。佛答中即舉外道有無二見者，正顯外道不了唯心，故於名相上橫計而生妄想，乃正破名相妄想也。

離異不異者，謂妄想與名相元別，故異；今妄想乃依名相而起，故不異，以有心境對待故也。今言離異不異者，正教以遠離心境，絕諸對待，心境皆空，則五法自性皆空矣。此正空名相妄想之要旨也。

顯正智章中，以三佛說法頓漸，以名正智者，蓋因前八識頌中，大慧難責佛既云唯心頓現一切諸法，則佛當爲衆生直說眞實頓法可也，何以又說三乘漸法耶。佛答謂因衆生心不眞實，難與說實，恐其不信

則說之無益，以隨機不得不施漸法耳。故此顯說頓漸之所以，以四漸喩機，以四頓喩佛。在佛以平等大慧教化衆生，雖漸亦頓；在機有利鈍不一，雖頓亦漸。故以法證佛，則有三身，故法亦有三乘，此化儀之必然者。以衆生根本實智迷之而爲自心現流，故淨現流以成正智，然迷雖頓而淨則漸也。

頓喩四中，明鏡喩頓示衆生一眞法界清淨圓明心體，日月喩頓破衆生無明業識，顯示本有不思議業用，藏識喩頓令自心衆生一時成熟究竟佛果，自心所現根身器界喩自心之衆生

法依佛喻須以普光明智照一切衆生心地須令五性三乘破滅無明須見本有平等法身三身佛說法乃以法證佛也法依佛者乃依法身所垂之報身佛也說緣生者以顯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乃須漸漸須之法也即華嚴經所說四十二位行布圓融之旨法身佛說離心自性法乃直示頓法也化身佛所說乃六度權行單漸法也結歸法身佛者乃示此經爲頓宗也後聲聞外道破邪因以顯正因此又漸中之漸意謂有機如此不得不施漸之漸也然在經文其義甚隱諦觀佛意經旨理實昭著

破二種邪因科在二乘云即二乘邪因以示正因者以聲聞乃證聖智差別相但示究竟故即彼所證以示究竟眞因故云即在外道云以聖智破邪因者以外道所計常不思議乃別立異因以無常爲常故佛以眞常聖智破彼妄計故云以

舉果驗因者謂舉今現證之果以驗昔日之因也以聲聞所證涅槃以非眞滅爲滅足驗昔因未得聖智究竟相也謂外道今取斷滅爲果者蓋昔以生法爲不生特以無常爲常故今墮斷滅之見耳

五無間種性一章重明爲機稟佛性是一因聞三乘之法名言熏習故種性有五前頓漸章明法一機異故有三乘即一乘法分別說三者也今五無間性乃因聞前三乘法不得離言之義執文言熏習成種此又顯機之所稟佛性是一故云無間因熏各別故有五種性耳

如來無間種性有四種一權教事六度二大乘空慧三實教四即圓教四位菩薩釋者諦觀經文明標如來種性意指如來果法非說因位中事若以菩薩釋之失本指矣蓋此直指一心眞如若悟唯心即頓登佛地即圓教之三賢此亦不立況權教空慧乎若以前三位菩薩法釋之則聞熏但成前三菩薩種性非如來種性矣

結二無我末觀成得果一節此結酬前請也因大慧初問分別自性觀察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乃至逮得如來法身故此開示五法自性二無我已畢乃顯眞因故即證成必得如來之果勸令應當修學乃總結四門番顯正智如如以空遣五法自性證二無我通示三番因果也結示五法自性二無我果相已竟而大慧陡問建立誹謗二惡見者何也答因初問五法生起之由世尊即說外道有無二見爲名相妄

想之因故今開示已明今卽問彼二種惡見從何而起也佛答二種惡從非有而建立也蓋非有乃無也建立爲有也意謂外道不達諸法本無則以有爲實有及至壞滅則以無爲絕無故有爲建立無乃誹謗此二見所由生也此問來意幽潛若不知來端則經旨血脉不貫也

問曰示二見已後乃重都結前果者何也　答曰佛意總顯唯心無外境界其五法自性二無我等從迷中來皆因外道有無二見爲生死本是爲大過故今通顯已畢乃結眞因得果成佛之後當畢爲衆生說唯心法以破外道有無二見爲化儀此所以爲頓教法門此經頓宗但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不說別斷煩惱以識藏卽如來藏故但了妄想無性則生死涅槃平等更無煩惱可斷故但離二見卽頓證法身故都結成四番因果也下第二卷

問曰顯理中示寂滅一心已歸究竟然以如來藏弁上一心總爲顯理且大慧又以外道我見爲問似與一心之旨不同何以總爲一科　答曰此有深旨以經初夜叉王問佛云何應捨有無佛既答已隨卽示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此則總標一

經宗本要顯寂滅一心不屬迷悟究竟不生然所以有聖凡生起者皆如來藏隨染淨緣轉變爲生因耳然前百八義一切皆非以顯一心寂滅無生之旨矣次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雖問識之生滅然尚未審識生之因且於一心究竟處建立誹謗章中云非有因建立因直說初識前無因如此一心豈不墮於畢竟斷滅耶故此大慧隨問如來藏者以前雖明一心之旨尚未明如來藏之義方今將顯如來藏隨緣爲染淨生法之因要明識藏卽如來藏故後文云如來藏爲善不善因以如來藏卽前三種識中之眞識也以此經不說無明爲因生八識直指如來藏卽藏識要顯妄卽是眞實斯經之宗本也不同諸教然大慧疑世尊說如來藏同外道我者正是佛說阿陀那識甚微細習氣種子成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以外道向執藏識爲神我故今將以如來藏眞我以破彼計是則外道計有無二見則前以寂滅一心破之矣向執我見未忘故特以如來藏眞我破之以盡破彼計圓滿一心故總科爲顯理究竟義旨深潛誠非麤浮可見也細尋佛意微妙難知

總示正行章破本無四句可離頌中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末後結云爲淨煩惱爾燄二種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足證前百八句乃依三界作四句妄計而立然無所有則皆非也

問曰當轉二性教中一向說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成菩提此中但說轉二自性者何耶　答曰此經不同三乘別教直指一心不屬迷悟以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更無可轉但以外道不了言說性空妄計言說有實自性起種種徧計二乘不了諸法緣生無性妄執諸法有實自性以此二種障正知見意謂若了言說性空則徧計情亡若了緣生無性則依他性泯二計既亡則圓成自顯所以但轉二自性計著也後廣辯四行禪蓋依此而立也

畧示邪因果相章末示感應二徵結示果相至究竟地得灌頂位二加持者此正示以眞因所得之果如此方爲眞脩也

問曰四種禪皆依惑亂爲所觀者何耶　答曰以前云惑亂起聖種性及愚夫種性故愚夫乃外道二乘其禪皆惑亂也觀察禪二種以能觀正智觀所觀惑亂以對待未泯故爲漸次其攀緣如禪狀攀緣即惑亂也乃名相妄想耳觀名相妄想本如故名攀緣如禪此二種禪以分頓漸名三乘禪故觀察禪果相則從解行入初地漸次上進其攀緣如禪則頓登八地此頓漸之分也然觀察義禪能觀者正智所觀者妄想名相故眞妄雙舉此乃對待而觀故要離四句以外道妄執四大名相以妄想分別作四句見耳其攀緣如禪則直觀五陰本自如如絕諸對待故爲頓悟於中主意專破外道計四大造五陰以神我爲主諦若觀四大本空四陰無我即此五陰本自如如矣

問曰示正果中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不說轉藏識單說滅六識者何也　答曰此經宗旨說識藏即如來藏不必更轉其藏性寂滅之體所以不得顯現者但因妄想攀名相之過也以藏體本是湛淵之心猶如湛海雖云前七波浪其實只因六識攀緣外境界風鼓動波浪即七識亦因六識所起之波浪其體同是八識精明故本不生是故三性之中而依他元自無性其過在徧計執性耳然妄想乃徧計執性正是六識攀緣種種如幻依他境界增長習氣長養藏識故今特辨妄想過重故六識滅則內外心境一切悉皆寂滅如來藏性應念現前所以特說六識滅爲涅

槃也此經宗趣與相宗迥不相同故不立七識所以世尊隨即識妄想分別通相以顯即妄即眞爲如來最上一乘禪也

經旨來意從二卷初示正行科中四方便爲能觀之智二種自性指所破之惑無四句可離無聖智可得乃所顯圓成之理及離過絕非一科四節立定自後畧示邪正因果及廣辨邪正因果總是廣釋卷初四節之義其觀察義禪觀察覺即前能觀之智妄想攝受計著覺即釋前所破之惑攀緣如禪即顯前圓成之理末後如來最上一乘禪即釋前離過絕非細觀

經旨前後照應其理昭然下第三卷

初三種意生身五無間種性乃示因緣宗說二通乃示果滿以果海離言故

問曰斷證科初明妄想不實破我執言說性空破法執者何也　答曰以外道妄想專以執我見爲本而二乘離五蘊假我猶執涅槃爲我故亦云心惑亂故云煩惱障然依言說爲法執者以內教學佛法者不能離言得義但執言說爲實法故今教以離言觀心爲破法執斷所知障也然我執外道居多法執學佛法者居多若起信所說我見亦依所聞佛法而起此經專破外道神我故經論意異耳

問曰其破法執經文指語義而說其旨甚明若約妄想爲破我執意旨未顯以大慧但問妄想故　答曰一往所說妄想多指外道而二乘但兼帶而已然外道妄想所計者一我見耳大慧雖通問妄想生處惟世尊約指攝所攝墮有無外道見計著我我所生此所以妄想爲外道我執之本也其凡夫二乘計五蘊爲我者經文長行未顯至頌中云施設世諦我諸陰陰施設其旨的然明矣更復何疑

問曰大乘教中皆說二執有分別俱生麁細不同且

云分別二執從三賢至初地斷盡俱生二執從二地至七地斷我執盡法執至佛地乃盡今經說麁細二執一時斷盡未明此旨請問其詳　答曰此經頓教大乘意在頓破無明頓證一心故二障亦頓斷耳大經云不了第一義故號爲無明第一義者即此經所說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然不了二字即無明也了乃知也經中頻言知自心現量者謂了第一義心也且麁細二障因無明而有今言頓了自心現量則頓破無明無明既破則彼二障又何從而有耶以眞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說名爲智此即自覺聖智

也若以即心正智獨照一心寂滅之體則一切皆離今因不了則妄起分別執著故名妄想是以此經不說斷無明單說斷妄想妄想淨處即頓證一心故無漸次先後耳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故爲頓教大乘

問曰轉變章言轉變者乃一切衆生生死往來捨身受身之情狀也而獨指外道者何耶　答曰佛說衆生生死往來受報好醜乃隨善惡業緣故說如乳酪酒果等熟但是異熟隨緣耳因外道妄計有作者爲轉變主宰此邪見妄計故特曉之曰如是凡愚衆生

自妄想俻習生實無有法爲生滅主宰者但如幻夢色生言自妄想俻習生此云邪師邪教乃分別我執以一往所說乃分別法執也

問曰相續章乃大慧因聞前佛說轉變相故即問生死相續義然生死乃煩惱障招而但約言說而問且舉極果之益以請者何耶　答曰此經旨幽潛殊非淺識所易窺也此由前辨果地覺中佛說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斷二煩惱離二種死是名佛之知覺故此斷證科中約破二執斷二障以顯真因也然所知障單約執言說爲法執故大慧以言說爲問而所答

十一相續皆執言說以爲所知障以取變易生死者乃俱生法執也以障有二故生死亦二故末後總以愚夫三相續乃煩惱障招俱生我執是乃總結二障二死皆七識執取所招故歸過於三和合計著識爲相續生死之本也佛意甚明第淺識者未易見耳

問曰前世尊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且云七識不生今者何以俱生二執歸過於七識豈不自語相違耶

答曰觀佛立言各有所主非相違也以初云藏識因境界風吹起七識波浪意顯八識湛淵本無生滅但因外境界風吹故顯前七識浪爲生滅耳今顯藏識

自性本來涅槃但因境界風吹故有生死若無境界風吹則自性爲常住涅槃矣然境界乃五塵境界也且此塵境唯心所現本自如如若無六識攀緣執取則諸法如如不動矣但因六識不了唯心妄自攀緣執取則識風鼓扇返吹藏海起七波浪是則起境界風全是六識之過而七識不預以此識依內門轉故故云不生此所以六識一滅則八識爲自性涅槃矣今言俱生二執歸過於七識者以無始來一向七識單執八識爲我名我愛執藏集諸種子相續生死名爲結生相續長劫不斷乃此識之能而六識不預焉

以造業者乃六識受報者八識相續生死者七識耳是各就勝能而說非前後自語相違過也

問曰經中一往節節大慧問中多舉果德以請然世尊結顯果德已非一矣然與正顯果德有何別耶

答曰大慧前於節次問中所言果者乃為請說法利特舉果以顯法益也世尊節說果德者乃為破邪以明真因乃舉果以證驗真因皆在因門非證說果德也今因行已圓二障已破五住已亡永離二死歸極一心因窮果滿以顯究竟一心之極果此是正說果德說二轉依以顯法身出纏證真常樂我淨四德此返妄歸真之極則也下第四卷

問曰當明法身常住生死涅槃平等處返妄歸真業已究竟一心真源矣大慧乃問刹那者何耶　答曰此正原始要終結歸一心之極則也以初問百八義佛以寂滅一心而答曰一切皆非故大慧節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則迷悟脩證因果皆生滅門中事也然大慧初問百八義總該十界依正迷悟因果不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四門攝盡故今徵詰諸妄了悟一心以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究竟歸趣一心真源以顯法身極則以示生死涅槃平等此是從迷返悟總屬生滅邊收皆不出大慧初問二種生滅也意謂以有相生住滅故有凡夫外道二乘偏邪之執以有流注生住滅故有七地已前菩薩之見意顯縱悟法身亦未離生滅妄見所謂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今顯生滅本不生滅義若了本不生滅則前一往所說皆夢中事乃妄功用中有脩斷耳故前夢中渡河之喻以顯有所脩證皆夢幻法門方顯法身向上極則也以此足見吾佛說始終不說一字乃頓宗之極則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一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二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劉起相 穆通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四言古

征途述懷十章章四句

嬌嬌賓鴻載飛且鳴哀哀求侶悲此遠征一 火雲若流白日如矢遐征不歸誰其念只二 濯泉洗耳采薇克饑我豈無心彼何人斯三 紫芝英英白石燦燦邈矣懷人夜以達旦四 誰云滴水可以穿石孰云忘憂我心如織五 日亦可冷風亦可繫憂從中來不知所自六 亭亭長松猿鶴依只悠悠白雲我心逝矣七 載饑載渴易飡易飲嗟彼醉夫難以獨醒八 有酒有旨實為友朋惟玄惟漠尊罍久空九 嗟彼行人往來相顧抑其所以莫知其故十

感時歌十五章章四句 有序

頃聞四方連年水旱加以蝗災民生惶惶朝不待夕有司請告 皇慈愍之內外公府齊發金穀出賑百僚仰德各捐俸一年以助昔所未有感之以詩

上天好生胡為其忿斯民述安曷為不然一 滔滔洪水禹所治之滛雨橫流孰能禦之二 甘露瀼瀼時雨如漿片雲不興我民惶惶三 雨澤忿期民之瘁矣矧此旱魃為祟甚矣四 蝗飛蔽天胡為而然啖膏食脂使民瘠瘠五 民之所親食逾父母易子而食斯言良苦六 維皇之天斯民是愛斯民之命皇天是賴七 皇仁浩浩施金與穀誰能噀水使天雨粟八 以敬其天雨暘時若以哀其民所施逾博九 幫功之資上天所司匪曰同胞孰能畀之十 邈矣上古嘉禾自生哀哉未運播植不登十一 蠢蠢之生己實同之皇皇上天子共戴之十二 安得地肥不勞民力安在軒皇任其食息十三 康衢之民無時不有陶唐之化孰云匪久十四 時之往矣不可輓也民生苦矣不可緩也十五

五言古

咏懷 圓中作

大塊總微塵滄溟一滴水茫茫宇宙間代謝無停止達人縱大觀上下千萬紀歷覽在目前賢愚可屈指美惡不足稱是非安可擬仲尼重知命老聃貴忘巳惟我大雄尊超然出生死世界等浮漚身心類塵滓幻化秖如斯榮辱何憂喜顛倒任空華吾視此而已

盧陵淨土菴受王性海諸居士齋因懷汪使君

盧陵一粒米價重過須彌須彌尚可碎此粒無壞時
化爲香積飯轉作淨土資拈來信口食一飽忘百饑
如食金剛屑終竟透出皮此土多蓮華衆妙香芬披
一人坐一華左右相追隨光明映日月彈指超僧祇
華中少一人悠悠勞我思

盧陵喜再逢王塘南翁 有引

余二十五歲曾遊青原晤翁時年五十今復晤之又過半矣宛然在昔以翁精心白業色若嬰兒感故念今喜而賦贈

人生一百歲四分二十五初逢半之半再會十之五
君已過三分宛然如初覩面如嬰兒色骨似金剛般
心想入蓮華音聲出天鼓端坐七寶臺經行衆香樹
不離五蘊身便是清淨土打破頻伽殼即見華中王
與君雖別離恰是相逢處

望羅浮詩壽毛君

海上有神山方壺負員嶠蓬萊金銀宮仙人列瓊蒿
何如雙羅浮金碕凌蒼顥諸峰儼兒孫玉立開懷抱
中有一峰雄抗出青雲表老人丰骨奇翩翩衣素縞
玉女冰雪姿霞裳都美好渴飲倉公露飢食安期棗

西池集巖端南極光炎徼緬矣絕塵氛故能延壽考
我欲從之游相將拾瑤草飡霞臥重霄披襟坐縹緲
凝神窮化元寘搜恣幽討大地如芥舟滄溟若杯沼
靈椿匪長年彭籛亦何小瞻彼造化移浮脆安足保
天地有終窮玆山長不老

遠遊詩贈周季文

日月如雙輪乾坤爲几席往來上下間千載猶一息
富貴何所矜貧賤安可感達人縱大觀俯仰皆陳迹
丈夫志四海所遇無不適令德固所尚虛名定無益
之子勵高足遨遊恣覽歷朝采小山桂暮煮蒼梧石
羅浮四百峰雲霞淹日月遊回五羊城羣仙一時集
餞飡青精飯渴飲金莖液大藥倘可成世人從此揖
與子謝塵氛翱翔窮八極

蓬萊篇送制府大司馬陳公歸洼涇

憶昔東海上遙望蓬萊宮蓬萊粲雲霞仙人坐其中
帝命司金籙匡直輔聖躬補闕拾瑤草微言光重瞳
麟鳳時在郊六合皆鴻濛偉績陟崇階令德日以隆
豺虎亂東南四野多罷癃授鉞仲山甫建節蒼梧東
六月降時雨炎徼揚清風荒林竄猛獸頹波泣蛟龍
飛潛恣飲啄蠢蠕俱忻蒙願余寸蔦蘿謬附千尺松

倏忽犯帝怒。剪擲隨飛蓬。飄飄萬里來。托根無所宗。
蒙以甘露洒。枯槁時光榮。飲我醍醐漿。飽我金粟春。
一粒迴九死。再生恩益洪。爾汝分已忘。形神俱消融。
念此千載遇。感激塡心胸。無以報明德。願言祝華嵩。
忽聞稅高駕。羈靮安可從。公歸臥淮海。正與蓬萊通。
招手引列僊。翩翩若驚鴻。左挈王子喬。右挾浮丘公。
肌膚宛氷雪。綽約顏如童。對爵擧滄溟。濬酒吞長虹。
一吸江河竭。再飮溟渤空。涓滴化霖雨。沛然沾八紘。
矯首溯塵世。纖芥何足容。願公俟遐齡。天地無終窮。

相逢行贈周觀察。有引

曹溪祖庭荒涼極矣。適海門周使君至嶺。偹
通誌大爲感歎。賦此以贈

曹溪一滴水。誰云西天來。瞿曇不出世。老胡眼未開。
洪波浩大地。瀰漫遍九垓。魚龍失性命。狐狸謾驚猜。
白牯一隻眼。黧奴半邊腮。刦火黑似漆。虛空轟若雷。
青山覆白雲。古路橫蒼苔。弊衣纔著體。滿面生塵埃。
驅車出門去。岐路多徘徊。故鄉日以遠。親友相追陪。
翹首望長安。雲山鬱崔嵬。通衢列方軌。躊躇何遲回。
忽見眼中人。百念一齊灰。虛空忽隕裂。大地俱糜頹。
擘破鐵圍關。打落聖凡胎。披毛帶角墮。劍樹刀山摧。
經行寂滅地。坐臥光明臺。回視器中蚊。啾啾誠堪哀。
幻網甘方結。龜毛繩正絯。瞻彼大力人。優哉復優哉。

六詠詩

心

金翅鳥命終。骨肉盡消散。唯有心不化。圓明光燦爛。
龍王取爲珠。照破諸黑暗。轉輪得如意。能救一切難。
如何在人中。日用而不見。

無常

法性本無常。亦不墮諸數。譬彼空中雲。當體卽常住。
聖凡皆過客。去來無二路。是生不是生。非新亦非故。

智眼明見人。此外何所慕。

苦

夢入大火聚。怕怖多憧惶。正當苦惱時。滴水便淸涼。
水盡火復然。念慕何慨慷。及至醒眼覷。向者誰悲傷。

空

須彌橫太虛。大地浮香海。六塵蔽性天。四大遍法界。
刦火洞然時。此箇壞不壞。何必待燒盡。然後無障礙。

無我

一水作衆味。酸醎苦辣具。以本淡然故。而能成衆事。
若實不隨者。安肯隨他去。唯有不隨者。誰能識此趣。

生死

生死不流轉流轉非生死若實不流轉生死無窮已諦觀流轉性流轉當下止不見流轉心是眞出生死

苦熱行

人世苦炎熱余心何清涼直以無可觸故能安如常譬若火浣布得之愈增光覩彼區區者錯然誰敢當

月夜過三峽

扁舟載明月隨流競奔頹帆影似轉變月光無去來心境本寂滅死生安在哉所寓卽常樂此外俱塵埃

懷淨土詩四首

嗟哉堪忍土多慮而爲人憂來百念結綢繆役其形衆苦集微軀臭腐摶青蠅憒憒不自知營營竟朝昏明潔日以虧汨没疲精神安能滌情垢一旦返而眞長揖大火宅從此謝囂塵逍遥清淨土其樂方無垠

其二

我聞至西極有國名極樂妙嚴飾宮殿寶網珠絲絡天人普集會光明相映奪園林敷雜華空中散天樂蓮開八德池香浮七寶閣微風吹簷端雲閒響金鐸衆鳥相和鳴法音恣宣說凡情一經耳衆苦當下脫

其三

極樂本非遥駕言十萬億但能一念淨觸目現前是蓮華出欲泥清涼發熖熾瓦礫等瓊瑤寶林出荊刺念結阻山河想銷破幽滯險道登坦途情根證初地誰知微密中淨穢苦樂具試觀空中華起滅了無際

其四

苦因增愛生樂從清淨得譬若夢中人貴賤匪外覓情想本無端苦樂非預設瞻彼晴空雲倏忽多變滅愚者執爲眞逐境勞欣慼達人貴朗照了罔淨陳習一悟永不迷靈淵常湛寂願乘白毫光端居極樂國

采珠行

灼灼明月珠產向深淵底從空撈摝之魚龍盡驚起鮫人相抱泣洒淚忽成雨腥風撲遠岸鯨波奔萬里密網垂天雲輕帆展鵬翼一擘川后愁再擊海若徙盡剖蚌蛤腹不補蒼赤髓安得如意珠持歸報天子神光發中夜龍顏大欣喜七寶隨所求四事益豐美展轉濟孤貧利樂無窮已用賞戰勝功傳爲灌頂祉罷此批鱗役聊以釋拊髀滄海不揚波溝瀆清塵滓願祝吾皇壽量同東海水

詠龍

變化無端倪噓吸作雲雨膏澤潤蒼生滂沱霑下土

倏忽遍九垓，須刻被寰宇，豈若沙中虫，與物同臭腐。

呵虎

長嘯發空山，悲風振林木，颯颯秋雨寒，淒淒夜鬼哭。腥膻徒自矜，皮毛非可服，何如偃鼠安，飲河期滿腹。

贈曹溪行脚僧 有引

南韶觀察祝公下車之初，痛念祖庭荒廢極意整頓，且自號爲曹溪行脚僧，感而賦贈。

曹溪行脚來，元自曹溪去，久假而不歸，忽憶曹溪路。即墮宰官身，依然無所住，任運大化中，纖安能𧸖。猶記別時言，菩提本無樹，以是不迷人，爾日多感悟。

隨緣到故鄉，萬山滿烟霧，未入曹溪門，此心已如故。況見昔時人，淒然瀝情素，提起舊胸衣，宛若初分付。椎碎墜腰石，打開寶藏庫，掇出如意珠，獨誇長者富。三車隨所施，諸子忽驚怖，一喝泣兒啼，片言逐狐兎。魍魎須潛蹤，龍蛇喜交錯，經行寂滅場，往來憑杖屨。穿破稠庶雲，踏乾草頭露，瓦礫盡生輝，靈源永不涸。誰知先後身，主賓自相顧，顧執漚和鞭，長驅白牛步。

遠遊篇送歐生伯羽

大道久沉冥，四維若不張，草莽塞中途，枳棘棲鸞凰。豺虎遍四野，噉食纖毫芒，爪牙亦以利，生齒何徬徨。鞭驅痛無策，感慨徒悲傷，翹首仰太古，撫膺思羲皇。安能煉五色，以補天之綱，念子抱奇志，利器豈久藏。

駒 詠作 䮾

（耶律楚材詩曲騎衝駒裁鴨綠葡萄新酒浪鵞黃）惟舟航，片帆挂中流，迅疾何飛揚。萬里在瞬息，倏忽登天潢，彼岸信不遙，覺路廣且長。清風吹浮雲，白日開天光，草木遂以生，非露呈嘉祥。寰宇廓太清，六合俱混茫，飄然御泠風，與子共翱翔。子其珍爾行，聊以慰相望。

寄棲霞懶菴師

別師三十年，轉盼皆陳迹，聞說道容老，高懷儼在昔。我飲瘴鄉霧，君枕清流石，安得白乳泉，一洗煙霞癖。

送還素李大參之任豫章，因便歸省 有引

庚子長至日，還素李公訪予曹溪，一語見心，遂若三生之契，今將之江藩，便道歸省，話別珠江，因言以贈。

曹溪一滴水，化作匡山雲，爲霖遍九垓，枯槁迴陽春。枳棘滿中塗，蘭蕙日以芬，芳馨被原野，採之以贈君。君置懷袖中，紉結爲珮紳，如意旃檀枝，玉塵珊瑚稍。携歸致高堂，願與椿萱併，枝葉日益盛，光容日益淨。千秋萬歲期，年年永嘉慶，與君常不離，此心足可證。願君保珍秘，了此無生性，回首謝塵氛，共登無上乘。

明德篇壽制府大司馬戴公

昊天曠無際覆育匪所親明明鑒羣動所親唯善人伊維廼前脩明德積以純嘉瑞用寔報爰誕鳳與麟靈蘊非一朝弧矢懸茲辰列星見圖緯辭光燭四隣蓬萊望嵩高相彼甫及申斯道幸有託傅巖與畊莘鵬飛九萬里覩物如埃塵當宁思前席廊廟資經綸蠢爾南蠻夷王化所不勻授鉞往開府宣布在撫馴柔嘉為令則吐茹惟調均恩威一以被羣醜如崩奔萬里來荒服百粵載戢寧井澤遍四野枯槁同陽春窮髮仰天日童謠誦烝民 天子嘉廼績寵賚日益

新金章粲北斗赤舄耀紫宸光榮及祖考蔭芘遺芳孫尚期補袞職夙夜事一人功勒列鐘鼎明哲保周身願言介眉壽福祉如雲臻千秋萬歲期共樂方無垠

酬董國博崇相過訪曹溪

君向曹溪來直入曹溪路溪上忽逢君乍見已如故一咲心眼開主賓忘禮數促膝坐更深歷歷披情素高懷皎冰雪清言振金玉俯視六合空長驅千里步歲暮事遠遊理寔無去住把手送君行溪橋獨延佇

緣槐社諸子過訊予時掩關未面而去示之以此

炎炎火宅中一片清涼地雖從長者施寔係 君王賜法侶喜相過高懷發幽秘洞見未語心直達無生意何必問毘耶此中寔不二

董太史玄宰寫雪山圖贈予之雷陽賦答

五臺三月天江南臘月樹孤蹤空裏雲餘生草頭露寒熱本無端南北任去住隨地是清涼此中何所慕

輓楨伯歐虞部

大化不可闚玄象昭穹窿代謝成古今斯道隨窪隆大雅久不作下里競稱雄爰有哲人生卓彼蒼梧東

清標逼雲漢意氣凌高空辭賦壓三都藻思麗鎬酆七子抗中原孤飛托寔鴻稜稜冰雪姿冷冷太古風憶昔三十年君始陟華嵩因登立雪庭馳情愧支公晤言雖未覿精誠適已通尺素寄隃懷瑾華落雲中自爾結念來忽忽隨飄蓬我 皇初御極英俊羅夔龍君時應公車師保列黌宮我時知北遊雲將遇鴻濛論文司馬座(時與汪司馬伯仲遊)靜聽雙林鐘(雙林僧慧承與公為方外交)幽蘭結芳馨黜彼蕭艾蓬君登青雲衢我追塵外蹤微言粲星辰披服時在躬別來廿載餘遠在天一方浮沉各異路嘉會再難逢適來訪君居君已在崆

峒飄飄曳霞裳羅浮四百峯一徃成千秋感念結素
衷涕洟洒江流哽咽呑長虹日月有盈虧思君竟何
窮

癸卯初度自五羊之曹溪舟中作

今朝五十八明日五十九未來不可思過去何所有
世相空裏花毀譽鏡中醜不推羊鹿車喜隨牛馬走
自愧膝穿蘆却怪肘生柳髮散必定衣面厚多塵垢
戰退生死軍打碎無明臼使盡老婆心哭破虛空口
兩岐既不容中流非所守來往任風波去住絶偕耦
天際望長安寒空一回首回首問誰人誰是儂家友

題唐六如山水卷送章尹戴給諫歸九華

淡淡江上山悠悠江中水望之不可窮思君殊未已
君歸乘天風輕帆若雲駛揮袂拍洪厓回首謝塵滓
我欲從翩飛羽翰正披靡浩浩江水深舟楫誰爲理
安時智所欽隨流任坎止但以　君恩重艱虞何足
齒願言寶珍秘聊以慰行李爗爗九華芝君歸色尚
紫

望鼎湖山

遥望鼎湖山縹緲白雲中懸巖瀑布飛玉龍掛寒空
昔有神人居想像顏如童朝起遊蒼梧暮宿歸崆峒

長驅白鹿車徃來乘天風飡霞飲朝露服氣吞長虹
我欲從之遊歷覽周八紘長揖謝塵世至樂無終窮

知希詩贈王德操

玄象未易覩大音非可聞巴歌厭雪曲下里排陽春
楚人疑鳳鳥仲尼哀麒麟豈不爲世瑞所遇非所親
耳目素不接誰能辨其眞太牢嘗海鳥章甫貨文身
投之非所好憂悲增苦辛俗習因有常貴賤安可論
洗耳潁水陽高蹈東海濱漆園固有託詎不懷所珍
之子抱奇思翩翩邈風塵迷方日已衆微言難具陳
撫膺發長嘆衷曲誰爲信出門豈慕遠遯世甘沉淪

良由知者希所以稱至人

江上篇贈元戍馮使君　入賀

世路多崎嶇安步難預量枳棘薇中野鸞鳳宜高翔
浮雲結重陰白日澹無光江漢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枯槁固有素詎意投遐荒仰盼青雲姿引領望舟航
一晤感千載況復馳星霜歡娛適心意安知非故鄉
倏忽遠行邁遽別何徬徨高軌不可留片帆隨風颺
返轡遵歸途遺我天一方雲泥各升沉山川阻且長
嘉會不可期慷慨增悲傷雪曲時在耳大雅聲洋洋
逸響激頹波流風發清商芳規慕巢許匡直思軒黃

朝會祝　聖人萬壽樂無疆霖雨沛八表蘭桂淴芬
芳草大各遂生豈值貽甘棠與君亨黃髮遲暮心相
將至樂無終極歷刦永不忘願言寶神秘聊以慰衷
腸

贈吳山人思允　有引

山人年逾七十而色若孺子忘機善奕飄飄
若仙昔遇江上今喜再逢感念嘉會因紀以
詩

我從山中來乞食韶陽市忽遇厖眉翁疑是蓬萊使
皎皎氷雪姿燁燁煙霞氣攜手叙寒温如憶曾相遇

屈指別來時屢見冬春易俛仰思舊遊猶如夢中事
遂歸蓮葉舟對語心如醉初秋凉爽生朝來新雨霽
推篷豁雙眸四顧山光媚忘機坐彈棊聊以託幽致
飛子燦列星㩲枰酣戰隊倏忽陣成雲宛若常山勢
攻擊捷若神打撲無留滯應運若轉環攫拏如騫鷙
入手在機先縱橫任所至得失不關心勝負如遊戲
日入不知疲神昏猶佇思不必更逃虛即此能忘世
欣從有為法深得無生意黑白未分前了然真不二

感遇詩贈韶陽陳郡丞

大雅久不作太音何寥寥巴歌和者衆下里爭相高
邈矣思古人義氣薄雲霄嗟哉莅叔世忘形詎下交
夫子挺瑜瑾德音振簫韶治郡洞神理潔已卒孳傺
瘡痍瘳閭閻膏澤霑蓬蒿嘉聲動天庭清響馳風飈
五馬屬衆望千里喧童謡顧我巖穴士刻志離塵囂
失足墮泥途一枝折鷦鷯幸俯垂天翼萬里騰扶搖
感此聊眄恩投報慚瓊瑤願言永天眷聊以慰秋毫

還金詩為李太君賦

萬物各有以賦性安可移芝蘭自香潔薰蕕徒蔑彝
清泠箕潁水涓介首陽薇睠彼還金心芳躅良足追
一見若涕唾再遇如糠秕邈矣披裘翁負薪甘若飴

清風振薄俗千載同襟期寔報若立竿天與人不知

贈黃太史入都

玄渾不易識大道何微茫淳風仰上古撫臆思軒黃
聖化日以敷夔龍際陶唐夫子天府秀明珠燦夜光
蜚英馳翰苑詞賦擅當塲直筆稱良史微言立王章
台鼎日以望倚賴扶綱常切志回狂瀾頹波易激揚
事業有伊周竹帛騰輝煌茲行不為別所期在津梁
願保金石固聊以慰衷腸

題濠梁圖

萬化不可執衰榮無定期飛潛雖異趣物性各有宜

鳶魚形大道幽致難遽窺所以蒙莊叟妙契世罕知
游鱗滾濠濮邈矣江湖思託身旣已遠鉤餌何所施
犧牛懼文繡牢豕危糠粃高哉大鵬舉從彼斥鷃嗤

遊方廣寺

朝披南嶽雲暮宿方廣寺岩嶤一徑深千峰鎖幽秘
儼坐青蓮華頓入清涼地流泉和松聲如對談不二
但絕世間心莫問西來意安能結技酒以滿山居志
休息芭蕉身渧唾空華事從此謝塵氛永絕生人累

遊南嶽登祝融峰

我懷南嶽山夢想四十年天際七十峰居常在目前
自愧無羽翰況爲形纏牽頃踐故人約始得恣遊盤
攝衣登祝融一望空楚天湘流引疋練星斗如腰纏
去天不盈尺恍惚隨飛仙睥睨萬象小世界如彈丸
身已入空虛足底浮雲煙若御泠風去從此超塵寰
回首思古人三生竟何緣曹溪一滴水化爲霖雨需
焦枯發靈芽法鼓醒瞶顚如何獅子窟今令狐兎潛
梵宇空寥寥慧燈昏不燃誰秉照天燭一破長夜眠
徘徊轉悽惻飲泣如流泉安得巨神通彈指變大千
頓成六寶土遍地敷金蓮一覩空中雲普集諸聖賢

別南嶽山人鄰慕一

我從曹溪來擬向山中老山靈不我欺滿目雲霞好
歷覽古道場金沙墮蓁篠嬾瓚煨芋處幽蹤莫可考
遙想磨磚師成佛苦不早獅子窟中王誰能犯牙爪
法雨久不潤靈苗竟枯槁嗟我來何遲臨風增懊惱
幸遇餐霞人相期出世表欲與坐深巖玄言窮要眇
愛此高尚心眞能謝紛擾蓮華社未開又取東歸道
良以天屬情日久縈懷抱今暫辭雲山此心終未了
我登江上舟君隱山中豹因思李鄴侯君閒恐不保
但留窗前雲待我歸來掃

從南嶽東遊江上留別方覺之

與子江上逢擬結山中好相期臥白雲可共終休老
山靈不我留拽杖辭窈眇子亦倦遊人志在煙霞表
潛神衆妙門久欲辭紛擾束情繫所天未卽恣懷抱
今我駕慈航揚帆涉浩淼與子雖別離因緣猶未了
假我未窮年重拈一莖草遲爾婚嫁畢歸來時尚早

別衡山解嘲

空林臥不堅復理東歸棹縹緲辭雲山繾綣縈懷抱
衡嶽七十峰久欲恣幽討適來卽便去返遺山靈誚
歸來何已遲言別亦何早我本山中人丘壑宿已飽
杖屨煙霞生坐臥麋鹿遶眼耳不容塵心光離昏曉

四大如空谷，六根絕紛擾，到處即深山，何必戀枯槁。
試問山中人，靜縛何時了，打破琉璃瓶，如識隨緣好。

武昌逢石浪、岷嶽二禪人，還蜀省親，因示

我本行脚僧，忽逢行脚客，借問行脚事，相示無言說。
匡廬一片雲，峨嵋千尺雪，箇是行脚心，去來水中月。
因思毋子情，念念不相隔，今歸承歡顏，恰似未曾別。
奉旨不奉母，問冷不問熱，勞破娘生面，乃見不生滅，
方是行脚人，到家之時節。

示聞子與病中

病從有我生，我因煩惱集，煩惱癡愛滋，生死輪不息，

情根如機梭，妄想相交織，織成幻妄身，衆苦皆叢積，
求出苦方便，慧劍急揮斥，斬斷妄想絲，根境當下寂，
一念了無生，四大各歸一，求我不可得，病從何處覓。

歸匡山 有引

予少志遠遊，三十住山，倏二十年，忽被業風吹入幻海，二十餘年，而此一念未離寒巖氷雪中也。頃幸晚歸匡山，以遂投老，蓋年七十二矣。嗟嗟浮世人生幾何，視此餘生，如西山落日浮光，駒隙，乃爲詩以紀之

浮世無百年，夢遊七十餘，幻海渺洪波，彼岸無方隅，
一葦隨天風，飄飄任所如，歷覽周八荒，險阻非一途，
神疲力已倦，削跡爲遠圖，煙霞結夢想，巖穴心久辜，
垂老方遂志，拂袖歸匡廬，一超濁世緣，衆念悉已枯，
千峰抱幽壑，邈與人世殊，七賢列雲中，五老頻招呼，
眉目時相對，嘯傲多歡娛，明月有時來，一鏡懸空虛，
清光入蓬蓽，照我顏色舒，白髮對青山，形影如氷壺，
頹然踞石牀，日夜雙跏趺，返觀未生前，本來一物無，
了知幻化緣，胡爲有生拘，從此脫紛紜，高登常樂都。

寄錢太史受之

匡廬列雲霄，江湖邈天際，地湧青蓮華，枝葉相鮮麗，

勝彼華中人，超然隔塵世，夢想五十年，良緣圖未遂，
偶乘空中雲，隨風至吳會，東南美山水，蘊藉多佳士，
一見素心人，精神恍如醉，未語肝膽傾，清言入微細，
相對形骸忘，了然脫拘忌，精白出世心，太虛信可誓，
苦海方洪波，願言駕津濟，把別向河梁，遂我歸山志，
長揖返匡廬，藏蹤杳深邃，五老與七賢，日夜常瞻對，
誅茅臥空山，煙霞爲衣被，視此芭蕉身，一擲如棄涕，
緬想未歸人，馳情勞夢寐，安得駕長虹，凌風倏然至，
暫謝塵世緣，入我真三昧，托此尺素書，衷懷聊可寄。

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

我登金輪峰二覽乾坤窄衆山如蟻奔彭湖小如楪
萬壑吼長風吹落天邊月夜靜俯下方燈火自明滅
身一入空虛諸想須消歇遙念救世尊法身遍一切
舍利自西來至人布三業峰頭立浮屠莊嚴以金鐵
爰感大丈夫建刹捨居宅遂爲先明幢法緣從此結
上下千餘年淸涼解炎熱嗟彼衆生界四相搏成刦
禪宮委荊榛金碧成瓦礫叢林遭斧斤孤松獨挺特
根株半剝斲枝柯將夭折何期至人來呪願施膏澤
以此卜重興法雷震前哲皮骨日夜長密茂逐生色
果滿金剛心荒蕪從此闢法藏自天來龍光照巖穴

梵宇如雲興四衆增歡悅始知淨穢土轉變隨心別

東林懷古

少晄遠遊志夙慕東林師靑山開白社高賢畢在斯
惜晷刻蓮漏淸修禮六時淨念絶塵想極樂爲歸期
高風振千載翹首結遐思先容如在眼夢寐相追隨
垂老始攀陟撫景增餘悲荒林翳頹垣草莽重紛披
徘徊三笑處莓苔露華滋影堂列羣彥彷彿見芳規
古砌鎖寒煙白蓮開汚池香谷發淸響地籟天風吹
丘陵亦遷變至道無改移師有未了願重來亦何遲
開林倘如初高蹤尚可追山靈久呵護神運常在茲

我已畢命待濁世從此辭

戍遇詩奉酬南康袁使君 有引

九谿袁使君治郡南康匡南湖山盡歸化育
不唯斯民戴德即巖穴之士儼若端居白毫
相中也棲賢古刹久墮荒榛一旦舉而新之
又架篇雲橋以濟險道此名山不朽勝事法
雲開創實感護法精心承惠手記一言足垂
千載勒石告成俚言致謝

匡廬高入雲乾坤鍾秀氣千峰列重霄靑蓮擁天際
往多飡霞人藏形養幽秘一自遠公來開林結眞契

高賢集如雲淸修期出世山色映湖光人境兩相媚
憶昔龍象儔法幢列如帀睠彼栖賢老舌根如鼎沸
拈槌豎拂間直指西來意誰知千載下造化潛更替
寶階墮荒榛諸天委荊刺長者一𦶟芉雖拈未見諦
況復野干鳴難同獅子戲鐘磬寂無聲山空神鬼泣
天假至人來靈山親授記示現宰官身隨緣作佛事
法雨潤焦枯卉霖澤羣卉一片金剛心廣布如大地
斯民若嬰兒慈母相盼睇吐哺不啜卉調劑剔所忌
凡在袵顧間鮮不爲生計千里坐春風荒村無犬吠
須覺含齒氓儼在葛天氏政暇多幽況尋山探靈異

覩此祇陀林慨發重興志一舉運斤手冊榱若雲翼
不日梵宮成恍忽如天至神力尚有餘莊嚴若未備
絶壑架飛梁長虹帶蒼翠玉澗臥虬龍形影如顧視
五老與七賢嚬眉雲中墜慈航設險道往來無困躓
緬懷利濟恩豈特居方內每接欬唾餘玉屑灑肺腑
琬琰勒作章片石鍾鼎貴功德載名山匡君庶列祀
樵歌接梵音誦祝千萬禩空谷積雲霞盡爲供奉器
感此希世緣短吟寫胸臆願言保遐齡永錫天人類

七言古

毛貞女歌 閨中作

乾坤闢闔陰陽始兩輪日月從中起男女尊卑自有
常哉成定位爲人紀中古人情實日開汨昏顛倒誠
堪哀綱頹網弛復再結國風二雅何奇哉吾亦當年
熟女史丈夫未可輕相許慷慨殺身良不難從容就
義誰能爾毛君之女名配英天然奇骨氷玉清良人
將見不及見倏忽永訣空含情世人匹合都少年燕
婉伉儷娛生前一朝身死心隨沒空房獨宿猶自憐
何如此女從生後自知身許心難負况復翁姑兩在
堂願代夫君終白首卒哭三年如一日獨寢斗室長
含泣從此無顏見六親心枯氷雪形如漆夫君長往

三十年形影只在遊魂邊幽明杳杳元不隔精神來
往常相連吾觀此女心如洗視死如歸能不死却笑
三良誤後人空將血骨埋黃土自古忠臣心亦苦慷
慨激烈光千古縱使功垂竹帛間策灰名滅終無補
何如此女金石堅青天白日沉黃泉乾坤雖毀心不
滅榮華一目空雲煙舉世丈夫雄若虎咸從結髮事
明主萬一心慚毛配英不願生男只生女

秋水篇 有引

己亥季秋予訪楊復所少宰於惠陽適觀察
任公陪遊在郡因招遊西湖是日天朗氣清
波明如鏡澹然忘歸命賦長篇情與語都殊
不成詩聊紀一時之勝用爲撫掌之資云

珠江颯颯秋風起一葉扁舟泛秋水泝流來訪草玄
廬忽遇任公釣鰲子任公意氣山斗傾分符遙專閫
粵城威名凜凜嚴霜雪戢盡鯨鯢海浪平 天子寵
顧重殷憂繡衣直指來炎洲按部東行八千里與君
肝膽膠漆投春風已蒞潮陽縣甘雨霶霈旋惠甸使
君追隨白鶴峰相將省識蘇公面我時偶坐峰頭石
多君一見心如炙飛騎邀歸列戟衙枯腸飽灌醍醐
液便欲問奇楊子宅爲君淹留聊旦夕明發重開讌

舫筵西湖一覽秋容碧推篷水面來清風輕移蘭槳
搖寒空山融四壁懸天外城郭千家落鏡中刺船先
經明月灣危槎弱水聊躋攀赤壁遺風忽在眼與君
一唉開心顏把酒扣舷不停手勸君一吸須三斗簫
鼓如從天上聞仙舟不似人間有振衣擬上超然亭
翩翩直欲凌青冥白日長繩不可繫誰能爲我揮戈
停蕩漾中流入湖心澹煙漠漠橫萊沐瑤琴一曲爲
君奏山水自古投知音縹緲虛明照落霞白蘋紅蓼
如春花舉頭不見朝雲色恍惚翻疑暮雨遮近岍登
山弔司馬夜壑藏舟眞不假一坏之土猶未乾千秋
專業成土苴薤露悲歌聲激烈前村燈火如星列一
派寒波上下明側身疑墮燕山雪坐久歷歷攄情素
慷慨悲歌髮欲豎自唉雲林桀客塵敢言白璧青蠅
汚細語微吟心欲吐洞簫吹徹聲如訴不足忘形刻
骨知安得束腸盡披露自古交情世道微折節嚴穴
如君稀管鮑陳雷可屈指麋鹿鷗鳥誰忘機俛仰乾
坤皆浪跡六合縱觀如咫尺卽今身世等浮漚何必
御風生羽翮高懷與極澹忘歸繾綣多因知我希歌
罷滄浪重迴首不覺露下霑裳衣徘徊欲待東山月
維舟暫傍鮫人室錯落明珠星斗寒與君且作今朝
別

有所思

與君一別數千里思君不斷如流水流水東馳去不
還我心如環之無端舉首望長空長空杳無涯揮手
邀明月明月有來時光影縱相顧可望不可攀安得
君容如滿月使我一見開心顏

觀侯生畫山水詞

侯生貧壓夷門客執轡何人過其宅獨有丹青思入
神風流足可稱癡絕一室懸磬氷雪清煙雲時向毛
孔生空中麋鹿時時走牖裏山靈夜夜驚晝長閉戶
門御掃粱肉不足煙霞飽含濡墨汁當醒醐時人却
怪形容好頻年甲子六六支居閒一半常苦饑尺布
斗粟博美酒清泉白石令人喚有時獨向街頭立見
人未語先羞澁都言窮骨軟如泥詎信剛腸勁似鐵
三江五湖波浩蕩千巖萬壑爭奇狀閒披絹素淡揮
毫一齊撮在眉尖上入山尋討橛木株松下一見歡
相呼喫茶只恨千鍾少問法從來半字無老夫肚大
舌頭長呑吐萬里明月光星辰散落無收拾君堪與
我爲奚囊留君且向山中臥白雲片片青天幕渴飲
清流嚼紫芝海枯石爛從他那

曇花精舍歌贈祇園逸史杜將軍翰英

我昔遊妙嚴國眼見曇花白似雪花下林林大士身容儀光照黃金色此花不是等閑開千年一度方苞胎至人將現花先發獨爲因緣大事來大事因緣非一類千百億身皆度世三乘八部應念周十方法界隨心至或現天大將軍身威風八面如天神萬里橫行畧無敵攙搶盡掃清煙塵變化無端世希有亦似曇花開暎戶月下吹笙鳳鳥來馬上揮戈獅子吼一開便作人間瑞人與花神兩無二人效祇陀布地心花作園林功德事將軍用武不離禪精舍小築祇

園邊對花心入無生國閉戶身居極樂天殺機盡是降魔智色香妙露西來意見色聞香法界空當場戰入三摩地氤氳造化花中主文彩縱橫邁今古陽春號令發雷霆風雲變態驅龍虎園林賢大花無恙精舍剛剛方一丈古今天地芥裏空世界山河鏡中像曇花入鏡倍精神將軍亦是鏡中人萬里懸空如對面眼聽何如耳見眞我亦祇園花下史時時灌溉禪那水五蘊蔓草久芟除四大幻身沒依止拋向炎荒如露布鑊湯爐炭無回互忽見花間舊主人寄聲莫忘來時路

當湖柱石歌贈李元戎

遼海長風時怒號鯨波巨浪排天高當湖一石屹如柱根盤地軸連神鼇三山隱隱空中列雲霞掩映金銀闕時接仙人宴帝都鈞天廣樂聞朝徹將軍生居遼海東五侯七貴爭稱雄奕世傳家獨威武提戈躍馬驩如龍燕山竇氏何足數相君伯仲儔如虎志兼六合氣吞胡天生剛骨扶明主南祈百蠻兆出塞東掃攙搶功未艾西驅萬里過居延胡兒望影俱膜拜勒石燕然事未竒崑崙月出何高低揮戈暫駐長空日回首扶桑天柱西歸來飲馬長城窟三軍醉書關

山曲手攫麒麟獻至尊千秋萬歲膺符籙至尊含咲臨軒問四海八荒俱奠鎮看君一柱砥中流封侯蓋世黃金印

將軍膽氣雄行贈制府叅軍王招討

將軍少年膽氣雄貌如冠玉含霜風生成貫臂屠龍手左右雙開射虎弓腰間寶劍傳家秘時時匣裏蛟龍泣一心要斬左賢頭長纓願把蠻王繫四海烽煙急颷電徵書幾下如飛箭大將登壇屢出師不捨將軍遠征戰留向轅門司號令雷動風行總權柄運籌幃幄指顧間決勝千里如響應將軍踔跂追風足長

思蹤踏天山宿塞外飛騰莫怨遲丈夫已就封侯骨

青原山水歌寄贈廬陵南川王明府 有引

公舉鄉進士拜仁和令居官一載慕彭澤之風遂挂冠而歸閉門謝客以詩酒自娛遠追白鹿之遺事年登七十而色若孺子以無意人間世也令子公珍從南征之役時端司理李公以監紀在部因作歌為壽余來臺檄觀軍容邂逅行間時感嘉會亦為寄贈

青原之山高入雲螺江之水無纖塵高山流水最青絕中有老人何清真老人七十髮未白唇若丹砂月

似漆閒騎白鹿拾紫芝生平已痼煙霞癖當時挾策幾上書片言直達承明廬 天子前席問神鬼老人只道蒼生枯加拜一官于何有老人折腰羞五斗縱使金張許史榮何如彭澤先生柳風塵誤落多惆悵且喜山水嘉無恙還如一枕北窗風為何不到羲皇上官比陶潛多三九俸錢不足供買酒不若南山豆一畚荷鋤月閒系麻友青山回首黃粱熟清泉白石盈空谷但得高眠遠市塵飧霞茹石衷腸足揖手長揖人間世三十餘年如夢事姓名已籍列山圖書香喜有兒孫繼富有餘年伴山水俯視塵寰如磨蟻放浪形骸大化中湯道彭籛何足齒我亦四海無家客遙憶老人心似雪何時一訪白鷺洲與君醉弄洲前月

雪山孤城歌題畫 有引

其畫雪山孤城七人一行騎牛老人二乘騾壯者五從者三人一挾琴二藥裹書劍而已向未見此圖不知作者誰氏俗傳七賢過關無謂也愛其人境瀟洒乃為題之

萬山寒色清如洗一派疎林過夜雨大雪漫漫孕眼迷孤城遙在千峯裡關門謹閉晝不開翩翩車馬雲

中來蕭條行李只琴劍不知所往胡為哉騎牛二老認不真飄飄高舉何手神若是李耳出關去城頭不見抱關人當年老子只孤遊舉世未有堪與儔今看逐隊非隱者緬懷千古空悠悠五人乘騎不是馬將謂避難逃晉者重耳當時尚少年又多一老何為也倘謂商山避秦客四皓羽翼真高傑此中何獨一老人況五壯夫隨不得若是建安七才子七子聲名貴無比王侯將相列青雲豈任浪遊無底止有人道是竹林賢林中七子真神仙酒酣醉臥不愛起肯事車馬馳風塵我觀此圖甚可怪其間興趣真可愛想是

丹青隨意成筆端寫出風流態當今天子羅賢豪九夷八蠻皆來朝四海五湖王化裏看爾前去何處逃

百鹿圖歌

羣峰紫翠中天起千尺寒流清見底長松戛漢撫青雲瑟瑟天風時入耳天風入耳何奇哉恍如天樂排蓬萊雲中不見仙人現天際疑飛舟鳳來鳳鳥飛來食竹實瓊花瑤草鮮如織五色雲芝遍地生麋鹿飽飡毋若蜜飡芝麋鹿有百頭老者少者聲相求前者唱喁後者和飽不喜食飢不愁跳者叫者各適志舐者觸者為何事眠者立者心自安奔者競者終無趣我愛麋鹿生空山有形不累天許閑水草一足萬事畢況有芝朮留童顏人生碌碌為口體錦衣玉食何為爾不若身從麋鹿遊百歲千秋樂無已

瑤池歌壽侯母

白雲曳曳浮西池羣仙共舉白玉卮為壽王母天地期蟠桃初熟色若脂再看花開三兩枝一度三千歲不移堂前班衣舞袖垂童顏鶴髮如銀絲雙瞳炯炯光陸離相視兒孫笑嘻嘻稱觴高唱迎仙詞佐酒[illegible]有商山芝侯生奉母只如斯清貧之樂甘如飴三牲五鼎何用為薄酒年年斟酌之百歲千秋歡無涯

贈楊將軍歌

將軍意氣何飛揚虎頭鐵面含秋霜少年書劍早入手精神夢寐馳疆場遠承世胄橫金帶自謂封侯如拾芥風蹄躞蹀困鹽車孫陽不見誰能愛妖祲西南日蔽天天兵百萬誰爭先君隨大將執旗鼓攙搶掃盡澄風煙凱歌已奏明光殿囊中疏草將親獻咫尺君門萬里遙仰天翹首空嗟歎歸來袞袞鐵衣寒妻兒相對勸加飡丈夫志在酬 明主豈為驅馳行路難自惜匣中存一劍牀頭風雨擊雷電從來日月費指磨塵埃祇恐生宵鍊赤心凝托報 君恩食粟如何敢愛身欲駕樓船橫巨海仍持一戟從轅門夜聽刁斗朝隨列寸心耿耿浮雲結劍氣時凌霄漢間張華未遇猶埋沒自古英雄多蹇澁飯牛屠狗人難測一朝奮發向天衢風雲會合應時節君其莫為窮愁誤脊骨須教剛鐵鑄但得培成百尺材當塗豈為無人顧

木菴歌有引

淨泰禪人更字木菴南臯居士有贈因戲書之

枯木菴枯木菴象嶺巖前獅子龕峯枝奇曲無可攀

霜葉雲披何藍毿望之若杌不足取就之枯槁如負叅雪老堂中如著此文殊前後何三三我已老朽識海乾與爾同坐枯木菴

烏夜啼

寒林積雪白日西慈烏啞啞枝上啼鴟梟在巢未敢棲饑不得食情慘悽虞人網羅亦何密饑烏之肉不足食何事綢繆日夜求返哺不遂清何極母子分飛兩不全况復母死歸黃泉啼聲不絶如杜鵑令子抱恨遺終天啼烏啼烏眞可憐虞人忽死鴟梟殲明明天道何昭然

贈盧叅軍歌

叅軍韓宗仁初依王大叅軍幕下善養生之術大將軍厚遇之乃易其號曰無敵因贈以歌

君不見古來豪傑多力爭圖王霸業皆虛名萬人之敵竟何用汗血已竭功無成又不見子房佐漢不用武附耳躡足心盡剖袖裏先懷辟穀方封留豈是貪茅土范蠡亡吳復霸越良謀秖用其三策金印雖從肘後懸何似扁舟輕一葉盧生少年精劍術生平信有封侯骨將謂功名唾手成豈知世路多崎曲遊梁適吳復走粵逢人恥掉蘇張舌囊中秖有衛生經眉間當帶煙霞色放浪乾坤恣覽歷富貴功名休悶覔五湖煙景不須錢看君善用眞無敵

彭澤歌題王二母竹栢含貞卷

彭澤之東九子峰倚天秀出青芙蓉彭澤之西望五老五老相看顏色好彭澤背負彭蠡湖湖水清徹如氷壺彭澤面吞九江水水出岷峨來萬里山水清奇甲天下中含彭澤無多大天地鍾成造化精從來節義稱無價五栁高風猶未已千古令人神色喜異代山川不乏人今見王君先後起王君生成多異骨骨

是胞胎元氣足二母同標氷雪姿青山早惜埋雙玉王母清操五十年鐵心鑄就王君苦前歐母孀居二十載身入九原心不改凜凜氷霜竹栢貞至今顏色森如在王君少小精詩書二母紡績供居諸及至王公登天衢二母見背心何孤綸音未下九重天恩光早巳臨黃泉子榮母貴固所樂何如勁節垂青編人生有子誰無母王君于母心獨苦祿養有餘母未沾戲彩承歡母不覩予謂王君情不然二母長享佳山川竹栢雲霞供几席直與彭澤相周旋

遊浮山歌

空中一島攢青霞宛如香海浮蓮花巖龕石竇簇花
藥文如帝網珠交加我來遥登華藏界一開雙眼無
遮礙周圍行樹影重重分明炳若瓶中芥横空數閣
雲中影法身不動青山穩飛來花氣暗香浮習習彼
人垂衲冷拽杖撥開巖中霧怪石崢嶸若棋布皆點
還如數列星一噴青天灑飛唾石門磴道一線通側
身半壁足不容猿行鳥度亦不易如何使我筋力窮
攀蘿直上妙高頂眼底湖光霞布錦足未離地身合
空回看一似氷壺影小轉還過會聖巖巖廊石室何
奇哉遠祖因棋善說法黑白六兆令人猜度溪西上
蓮華石朵朵金蓮從地出徘徊不見華中人但聽松
風廣長舌回禮金谷丈六身虛明無地容纖塵劫火
洞然此不壞始信蒼巖是本眞我欲誅茅依石室餘
生借此藏蹤跡倘得安眠白日高身心世界都拋擲
如何捨此從他去一葉浮空都是寄不若快便早歸
來休教猿鶴常相憶華藏從來是故宅行盡十方出
不得潛身頓入一微塵何人於此知消息

題西湖圖歌

錢塘之景甲天下四圍山水眞圖畫萬峰羅列入青
雲中有西湖如掌大湖水清明一鏡開天光雲影時

飛來六橋桃柳春正好笙歌日夜轟如雷公子樓船
成隊泛歌聲響亮雲中落清宵人靜月明時恍聽鈞
天奏仙樂四百八寺參差列鐘鼓音聲相應接肉耳
纔聞萬慮消身心頓入蓮華國採蓮舟次湖心裏水
照花容清見底醉客相從月下窺多疑宋玉逢神女
堤上豪華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手挾彎弓一彈
子沙邊驚起雙鴛鴦漁舟晚向蘆花泊那知世上風
波惡提魚貫酒醉高眠不信王侯有眞樂秋到丹楓
霜葉老騷人詞客恣幽討撫遍西山萬樹松歸來只
道湖心好孤山雪壓梅花白茅屋香浮村酒冽聞道
從來處士家自與塵凡滋味別有時獨登江上臺錢
塘湖聲如山摧纔看雪捲重城去又見波翻海岳來
自從兩間初闢時此中獨占天地奇消盡英雄多少
淚圖王霸業今何之越王坐擁如花女未必日與湖
山侶可惜雄心一片灰千古令人空裂眥范蠡扁舟
不必去箇中儘可眞忘世縱使陶朱百萬資何曾得
此容針地怪道今人不惜錢日夜常買西湖船黃金
北斗付流水不如醉伴沙鷗眠

譫板漢歌 有引

徑山法窟自大慧中興臨濟之道相續慧命

代不乏人近來禪門寥落絕響久矣項一時叅究之士坐蕪山中至有一念瞥地當體現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潔白地上不肯放捨以爲奇特不知返成法礙也教中名爲所知障所以古云直饒做到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所謂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名抱守杆頭靜沉死水尚不許坐在況有未到瞥地偶得電光三昧便以爲得弄識神影子者乎此叅禪得少爲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諦流布炭誤多人因有請益者乃唉爲擔板漢歌以示之歌曰

擔板漢擔板漢如何被他苦相賺只圖肩頭輕不顧脚跟絆縱饒擔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這片板項上枷渾身骨肉都屬他若不快便早拋卻百千萬刼眞冤家行也累坐也累明明障礙何不會只爲當初錯認眞清門淨戶生妖魅開眼見閉眼見白日太虛生閃電乾闥婆城影現空癡兒認作天宮殿要得輕須放下臭死蝦蟇爭甚價烏豆將來換眼睛魚目應須辨眞假有條路最好行坦坦蕩蕩如天平但不留連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捨身命如大地牛馬駝驢不須避果能一擲過須彌劍樹刀山如兒戲若愛他被他害累贅多因費管帶一朝打破琉璃瓶大地山河都粉碎我勸君不必擔髑髏有什當下乾分身散影百千億從今不入死生關

朗歌 有引

聞沈朗耀掩關姑蘇城中歌以寄之

火宅炎炎夢未醒塵中一片清涼境但見燎空烈焰高道人一念如氷井市聲喧鬨奔萬馬日夜不休何爲者耳根寂滅心不生看來盡是空中假妻子對面如化人返觀亦似鏡中身終朝相見不相識兩眼何處容纖塵有時神遊華藏界揮毫一灑胸中塊 朗善丹青絕妙 水光山色影重重交羅攝入無障礙有時坐入蓮華土地平如掌金沙布八德池中菡萏開香風一觸心開悟方丈一室無壁落量含法界同寥廓十方海會入其中坐叅更不勞行脚匡廬萬丈懸太虛與君恰似同室居不出不入不來往問君此際心何如

元日大雪歌

恭遇天啓改元歲旦大雪三尺喜爲豐年之一空山寂寞法侶團圝仰荷君恩感而有賦

歲暮北風何慘冽遙看四野浮雲結須臾萬壑響松
聲凍雨漫空吹作雪初疑柳絮亂飄揚恍似落梅飛
玉屑又如帝釋散天花特向空生稱善說七賢五老
翠黛橫頃刻鬚眉變成白嗟予久受炎方熱忽墮此
中似冰鐵石牀擁衲夢初醒冷眼回看諸想滅一息
幽微出入離內外身心俱洞徹夜深虛室燈影昏紙
窗光射明如月開門忽見天地空大地山河成一色
古人不許此中行今日分明逃不得因想長安十萬
家五侯七貴爭歡悅紅爐貂帳酒盃深歌舞通宵聲
不歇君不見貧士莖薪粒米括妻兒相對空啼血又
不見塞上征人傍馬眠鐵甲纏身骨欲折斗米寸金
沒處求皷盡氈幃腸不寒一思及此魂震驚何能得
免饑寒訣但願年豐百穀登四海同居安樂國便見
陽回大地春共戴皇天新德澤莫謂空山守窮絕地
爐有火燒松葉爛煨黃獨垂涕飧飽煖之外何求別
柴門緊閉不須開一徑深埋無過客驚人豺虎絕行
蹤聽法人天兩交接早起焚香祝太平感謝　君恩
賜藏拙

五言排律

壽郭勲卿篤周七十一

南極瞻天德星辰接上台祥光開壽域佳氣藹蓬萊
地數靈洲勝人稱濟世才朱明涵貝闕炎徼育仙材
姑射神人質羅浮玉女胎肌膚瑩似雪筋骨弱如孩
王母西池宴安期太液杯霓裳天上至鳳吹日邊來
白鹿兜金勒青絲繫玉罍玄靈歌未徹桃熟喜重栽
芝朮聊供餌雲霞任剪裁扶桑方旭日滄海忽塵埃
霖雨沾疇井清風灑綠槐羣生遙引領台鼎待和梅
逸思期蓮漏潛神問劫灰光華懸日月著作起春雷
九畹蘭堪佩千秋事已諧佇看生羽翮六合共徘徊

哭楊復所少宰

西北傾天柱東南折地輪文星方黯黯鵷駕倏侁侁
聯翩勞明主艱虞失老臣安危關社稷匡濟賴經綸
至味須調鼎微言止獲麟三生曾結社千載隔音塵
問法思祇樹存生乞海濱屢煩招逐客何意疾斯人
賤約心何切清談夢更真但知生有待不覺死為鄰
百念灰今日千秋訣此辰負舟趨夜壑揮淚灑秋旻
上德應多壽如君豈不仁不緣壽愛子秪是戀慈親
公母夫人與予相繼而逝方塗一月而公即病卒于塋所冥路心知少泉臺著作
新所悲江海濶不復駕迷津

贈別侯大將軍歸雲間

百粤連開府三朝累積薪勛名鐘鼎舊事業簡篇新
推轂勞明主匡持賴老臣纔提三尺劒早許百年身
雄略深無敵圜機捷有神清操蔞貝錦謨算若經綸
瘴海鯨鯢伏轅門虎豹馴安邊嚴斥堠隨地剪荊榛
慣擘蛟龍窟時尋海屋春骨因鞍馬病眉爲鱷魚顰
報主終懷璞抽簪豈避秦穰苴兵法富季子橐裝貧
進取多從拙行藏秖任眞交遊存古道曲折讓時人
問法叨前席鞭弭愧後塵幸爲門下士敢道幕中賓
一食推知己三年慰苦辛離懷江漢闊音問簡書頻
板築慚胥靡熊羆擬渭濱遺[illegible]青玉案投老白綸巾
何日淞江上相看共煮蓴

題祖孫金祀錄

飈起風雲會天生翼戴賢孤忠懸日月正氣鬱山川
抗疏標青史明經發秘傳輕身開大運極力觸奸權
弔屈臨湘水行歌摘楚芊更生仍愛死未老乞歸田
奕世書香舊承流德業綿傳家雙象簡報 主一龍
泉俎豆千秋盛功名百代延文章能啓後武烈更光
前有美堪圖畫麒麟閣上懸

五言律

余奉 詔下鎭撫訊鞫之餘周莊二撫君索詩

賦答

一詔從天降雷霆起自空敢言雲蔽日應是雨生風
香火千秋事精誠此念忠倘蒙容頌祝山海壽無窮

園中喜周子徵持諸故人書見問三首

世道從交喪山林自古今豈因三尺法斷此萬年心
璞在元非病桐焦却有音何嘗空谷裏望爾再追尋

又

熱惱清涼地荊榛古道場計將纏寶筏何意失慈航
魑魅終消沮山靈豈閉藏滄溟無限水恨飮夜珠光

又

意氣憐雙璧精神痛啓予誰知幽戶底得見故人書
六月霜飛鬢千秋淚滿裾君歸倘天問爲報竟何如

從軍詩有引

予以弘法罹難蒙 恩遣雷陽丙申春二月入五羊三月十日抵戍所時值其地饑且癘已三歲矣經年不雨道殣相望兵戈滿眼疫氣橫發死傷蔽野悲慘之狀甚不可言予經行途中觸目興懷偶成五言律詩若干首第以久耽枯寂不親筆硯其辭鄙俚殊不成章而情境逼眞諒非綺語聊紀一時之事云

萬里投荒日時方大火流經年頻望雨三歲不登秋
蔽野驚人骨悲風動地愁天高難以問心折此淹留
二
道殣非關歲窮愁孰啓予弄兵皆赤子荷鍤盡強徒
煙火連村斷徵求隔歲儲舊聞多盜賊今見滿江湖
三
楚澤非炎徼行吟愧獨醒瘴煙千嶂黑宿草四時青
颶觸秋濤怒人慚厲鬼靈從來皆浪跡今日更漂萍
四
火宅誰堪避清涼自可求天低偏近日樹老不知秋

海月心何寂空雲思欲浮却憐無住客今復寄炎洲
五
舊說雷陽道今過電白西萬山嵐氣合一錫瘴煙迷
末路隨蓬累殘生信馬蹄那堪深樹裏處處鷓鴣啼
六
遠道經行地孤雲獨可憑有家俱是客無累即爲僧
毒霧熏心醉炎風透骨蒸翻思舊遊處儼若履層冰
七
行脚元吾事擔簦豈所能心懸萬里月肩荷一枝藤
乞食愁蠻語安禪喜俗僧降魔空說劍今日始先登

八
出世還行役誰悲道路難長戈聊當錫短髮不勝冠
沆瀣餘三島炎蒸厲百蠻天南回首處落日是長安
九
皇天無不覆豈獨外遐荒曲折吾生短馳驅世路長
但知心似雪忽覺鬢如霜隨地堪埋骨君恩詎可忘
十
昔住清涼界今登熱惱天燠寒風氣別南北地形偏
萬里同明月千山隔暝煙塞鴻書縱寄不過鴈峰前
十一

髫年從白業垂老脫緇衣豈是君恩薄多應世道違
煙霞行李少冰雪眼中稀莫問前途事家山到處歸
十二
曉起占天候星河曙色分潮吞丹鳳日山吐毒龍雲
漂泊還鷗侶栖遲憶鹿群誰知逃世客臨老學從軍
十三
此日天涯道艱虞祇自憐海風腥釀雨山氣毒含煙
畏路從人後銜泥向馬前始知行役苦多在戍兒邊
十四
洪荒何日判吾道此時東林有巢居氏山含太古風

幕天榕蔭密，席地草菁葱。不盡羊腸路，前途豈是窮。

十五

旅宿悲寒食，兵戈老歲年。身經九死後，心是未生前。北伐思山甫，南征憶馬淵。梅花何處笛，聽徹不成眠。

十六

竄逐辭金地，窮荒到海涯。雲容飛赤鳥，星尾曳舟蛇。棄杖林成久，揮戈日未斜。天南并塞北，是處有胡笳。

十七

一鉢從師旅，孤征任轉蓬。形骸成野馬，心事托冥鴻。雲出蒼梧白，霞蒸海月紅。吾生久已棄，不待此時空。

十八

浮世芉為客，勞生恨此身。舌存終是苦，道在豈稱貧。渴鹿爭趍燄，饑烏習近人。滄桑雖未變，何地不飛塵。

十九

一息餘生贅，千山去路長。問途逢牧馬，挾策耦亡羊。東熱三秋日，心寒六月霜。所經如蹈鑊，安敢任踈狂。

二十

幻跡元無住，逢山即當歸。因看前路窄，轉見此生微。時抱桑間餓，常懷漂母饑。所欣無臘月，不望寄寒衣。

望瓊州

瓊海偏天路，山懸五指孤。文身人是越，斷髮俗從吳。樂屬羲皇化，心歸赤命符。珠厓雖罷貢，荒服總輿圖。

峽山寺送制府大司馬陳公二首

舟行投野寺，津濟戀河梁。跡喜從麋鹿，心應注廟廊。驪歌和梵唄，杯酒落山光。不有臨流興，安知別思長。

二

飛閣前朝至，離筵此日開。泉聲天上落，桂影月中來。山水還知己，星辰自上台。迷津如可度，應賴濟川才。

贈馬招討守栢林

劍喜雙龍合，鵬看萬里遙。才呈燕市馬，即挿漢宮貂。

碧海烽猶暗，青雲氣正驕。樓船今下瀨，不數霍嫖姚。

初夏過朱季美竹涼亭

久怯炎方熱，今偏愛竹涼。綠葒千尺玉，清洒一林霜。地不容車馬，人應集鳳凰。何妨頻過此，終日據胡床。

讀柯復元詩

自足元無染，清修但任眞。由來混俗客，秖是幻遊人。應世渾忘禮，加餐豈厭貧。寥寥天壤內，何處不迷津。

獨坐

浮世吾身外，勞生逆旅中。誰能一隻眼，豁盡十方空。碧海飛涼月，青林散曉風。胡床箕踞坐，蕭洒意無窮。

秋日過鄭康侯綠槐堂

西風消白日爽氣入秋深問字過楊子清言喜竹林
地依仙侶宅（堂近五羊仙觀）人尚太玄心山水千秋思從來
貴賞音

送李叅軍歸白下

結髮從戎旅身經百戰場聲名追李廣筋力老馮唐
花發過梅嶺春深到草堂知君歸臥處清夢繞羲皇

送劉叅軍歸雲間

說劍憐高傑談玄愧老夫未馳追電足徒握照乘珠
細柳春雲暗轅門夜月孤黃金方待士切莫戀蓴鱸

贈趙公子叅軍

濟濟佳公子翩翩大雅風骨誇千里駿氣壓萬夫雄
慣擊屠龍劍能彎射虎弓誰知天下士多在布衣中

晚歸營門

混俗希忘象臨戎想牧羝前驅劍忍草左袒拗伽棃
落日江客醉歸雲樹色迷行藏同倦鳥漸漸向人低

庚子歲即事四首

射虎中原遍星軺日夜馳詔無哀痛字人有向隅悲
遠探驪龍窟深批弱木枝乾坤聊俯仰愁絕一雙眉

二

青海初收捷珠厓始罷征劍門飛赤羽閣道走羌兵
帝德懷柔遠王師恥戰爭蠻夷應繫長不見請長纓

三

蒲目黃塵暗披肩短髮垂江湖歸路杳鷗鷺傍人疑
康濟思今日安危望此時從來貂弭重寧不愧恩私

四

生事人丗拙干戈鬧沸騰金珠欣積累菅草畏追徵
國是誰堪定天心未可憑南熏何日奏一爲洗炎蒸

賦得千里馬送馮元冲北上

鳳臆誰能識龍媒世罕知因看千里足尤重絕塵思
逐電寧栖櫪追風豈繫羈烽煙今正莽安可惜驅馳

過三峽

萬壑奔流下千山紫翠連帆飛三峽雨人入九秋天
客路浮雲外歸心落日前吾生猶未已江漢是餘年

宿清溪驛夢得草虫鳴斷岸沙鳥宿寒汀之句因續成詩

遡流遵遠渚旅泊傍孤亭月隱山容淡魚潛水氣腥
草虫鳴斷岸沙鳥宿寒汀最惜飄零者浮生夢未醒

曹溪與張武程明府周子雲何迴凡劉道子何
賛侯夜坐

寶地香雲合。珠林法界空。晃飛仙吏舄。星聚梵王宮。
咲語燈花落。高談劍氣雄。重來應有待。松下駐青驄。

送孟長公應武闈北上

武庫聲名舊。文章氣槩新。足當龍種駿。雄並虎頭人。
聖主思良將。如君敢愛身。黃金相待久。莫惜走風塵。

詠法性菩提樹

道種來西竺。靈根植上方。果成從釋梵。花發自粱唐。
葉覆慈雲密。枝垂法雨香。歸依聊敬仰。五熱頓清涼。

還素李觀察過訪曹溪夜坐二首

萬壑空生住。三車長者來。旃檀嚴淨土。優鉢出天台。
白社開蓮漏。青牛問刧灰。玄心才一悟。身世總塵埃。

二

霜月明金界。清宵坐寶林。三生成幻夢。一語見真心。
寂滅吹天籟。虛空響梵音。多慚玄度侶。高駕費追尋。

酬朱叔祥惠斑竹禪几

半榻供禪寂。支頤臥白雲。虛心偏愛我。高節獨憐君。
細拭含湘淚。精裁泣楚文。最宜調病骨。從此絕塵氛。

小金山次區太史韻

拳石江心寺。流雲晝掩關。松杉籠殿古。鷗鷺伴僧閒。
水月塵寰外。浮生天地間。孤踪隨去住。從此不須還。

再過小金山

愛至增禪病。頻來長淨緣。清涼憐片月。安隱入諸天。
樓閣空中出。河山鏡裏懸。鐘聲和梵唄。送盡往來船。

庚子除夕端江舟中柬李使君還素

逝水月東去。年光若此流。秖知人改歲。不見髮爭秋。
白雪思何切。陽春氣正投。浮生從作客。今始任虛舟。

辛丑初春五月宿新興夜半喜得北來諸故人書二首

思入燕山雪。征途夢正寒。驚飛鴻鴈字。拆破淚痕看。
細語生前約。瑤琴別後彈。微音如可擲。霜月照琅玕。

二

故人書滿握。燒燭撥寒爐。未發心先到。常懷知也無。
嶺梅香更切。塞月影偏孤。此夕君如夢。應憐在道途。

宿獨鶴驛題壁

獨鶴何年去。孤征此日來。庭遺毛色古。松帶唳聲哀。
清夢餘山月。高蹤落草萊。夜深思戢羽。彷彿在天台。

人日恩平道中

作客逢人日。他鄉復倦遊。馬蹄霜雪遠。萍跡水雲浮。
草色迎春茂。炎蒸望雨收。眼前生意足。隨地可夷猶。

陽江穀日

人世徒如此勞勞事遠行年悲老將至日喜穀爲名筋力疲戎馬精神倦客程唯尊諸想滅所賴一身輕

山驛聞更

嚴更鳴斥堠歷落夜深時一擊客心碎頻敲旅夢疑月明砧韻急風冷柝聲遲不寐披衣坐寒溫祇自知

曉發鼉城

朝嶽凝海色策馬傍風塵陽澤方舒氣炎威已逼人煙霞還逐客草木自知春何事天涯道栖栖獨問津

送任養弘觀察入賀

榮名輕土苴聲價重南金易效華封祝難攄赤子心艱虞完使節廿苦寄詞林莫向君王道幽憂病已深

廉州訪戴章尹給諫

海角尋真侶天涯慰素心玄霜悲入鬢白雪苦成吟問法歸無住憂時總陸沉却憐高臥處不減在山陰

之曹溪再過三峽

一線羊腸水孤槎鳥道行浮生今日事千古暫時情空過寒無色江清咽有聲了知元不住何必學逃名

送李還素大參任虔城

青牛迴法駕紫氣繞崆峒（公家有崆峒山）名以文章重人因道德尊惠風清粵甸廿雨望虔原自媿非關尹玄言尚可論

五羊喜逢樊長卿

雄姿看令弟逸氣蚤思君瀚海三年夢寒空一片雲心華含夙種法藏蘊斯文豈但黃金骨能空翡翠羣

安遠道中送端州陳司理二首

逢君憐幻跡歲月忽居諸望隔三江水時勞尺素書高懷懸北斗別思滿蓬廬莫謂關河渺秋來有鴈魚

二

人生同作客去住總離羣道路從茲別襟期自此分梅花猶易折蘭蕙信難芬欲識思君意寒空一鴈聞

入曹溪山行

百折蒼崖合千山木葉黃林煙晨啓爨溪水宿舂糧問俗思商老行歌學楚狂因之幽谷裏從此見羲皇

蕭觀復廉憲以東事謫廉州過訪曹溪

清韻頻勞夢高車此日來青林酬夙約白雪喜新裁道骨三生在雄心百戰灰東西南北路行盡轉堪哀

寄連州馮廣文

一水經年別千山入望長時看袖裏字轉覺在他鄉寶劍終飛躍神珠豈秘藏思君春色好桃李正芬芳

林參軍從余入山

戎馬身經老風煙鬢已班骨疲仇鐵甲心冷愛青山
水札禪餘味茶香事儘閑白雲欣共任肯放出松關

重會陶少尹喜得令弟石簣太史書

別君渾似夢再見忽如醒色喜迎仙吏人應望德星
尺書消瘴癘嘉會慰青萍臥理花陰下鳴琴待鶴聽

半月三度小金山

半月經三度千秋此一過驅馳憑寶筏來往任風波
客思慚魚鳥閑心戀薜蘿是山皆可任不許竟如何

重修曹溪捺水入山

一水縈紆入羣峰夾岸迴人疑秦代任僧似竺乾來
竹樹連雲長田疇逐地開誰知五嶺曲亦自有天台

喜得大木于神壇

秀質何年種高標此地藏枝柯披密蔭根骨有餘香
匠石應難顧途人未易量不因神鬼護那得到津梁

伐木

百尺由萌櫱孤根出草萊歷窮煙瘴苦聽盡鶴聲哀
用大應非折裁成豈是災秖憐今夜月空自照莓苔

壬寅秋同任養弘大參遊飛來寺限韻二首

霜變赤髭鬚難消瘴海炎自知纓蓋重致道歲時淹
戀別頻呼酒看山暫捲簾坐深涼露下松月影纖纖

二

楓葉醉霜酣秋空淨瘴嵐香芳來蕙芷攀陟倚楩柟
魏闕心常北曹溪道已南多君舟楫意津濟我何堪

曉發清溪

曉發清溪渚鷄聲野店喧寒流鳴石瀨宿霧失山村
世路應難盡勞生未易言所嗟江漢濶津濟竟誰論

孤鴈

入塞連雲陣飈風散侶儔孤鳴投遠浦渴飲傍清流
影吊關山月聲悲漢苑秋思羣腸欲斷豈暇稻粱謀

夜泊西南驛待潮

平沙膠客舫倚棹候通宵官驛鳴寒柝榜人聽夜潮
月斜帆影失風急浪花飄明發安流去天空一鴈遙

小金山坐月

藏海浮香刹華幢湧梵宮青螺呈寶髻滿月現慈容
世界平如掌江流淨似空應憐驅逐者俱墮法身中

慶洽道中

荒途無遠近曲折似兼程地逐河流轉人依鳥道行
雲開孤鶩沒木末片帆輕河首長安路難聞塞鴈聲

宿山驛

旅懷清不寐孤坐聽寒更霜落猿啼急天高鴈字橫

家山歸計杳歲月客心驚容髩風塵改衰年尚遠征

曉發新興

曉起客衣單嚴霜宿草寒自憐筋力減轉畏路途難
犬吠驚宵夢鷄聲促野餐倦眠猶未穩又復理征鞍

恩平道中紀事

南北天垂近寒溫過未平霜飛榕葉長露冷荔芽生
肝食蕉衣重宵眠絮被輕炎威攻朔氣日夜苦相傾

恩州

四野蒼煙合孤城落照懸遠山臨大澤細水出斜川
窮谷居人少炎荒地氣偏投林慚倦鳥日暮尚知還

龕江

客路邁悠悠驅馳未易休野懷欣尼豕病骨厭貔貅
瘴霧橫空勁霜風到海柔炎方思朔雪時無大刀頭

太平驛

策馬望郵亭長途舊所經終朝嵐氣白十月燒痕青
面熱檳榔醉神昏海霧腥孤城笳鼓動悲壯不堪聽

曉行

殘月挂城頭征笳慘客愁北風吹短鬢凉露濕重裘
野燒連營壘邊烽暗戍樓孤雲聊淡佇蕭洒竟如浮

同高司理宿化城菴

世途多險隘王事戒行嚴何意燕山雪長驅瘴海炎
談心雙燭短灑翰萬峰尖今夜觀星聚應勞太史占

過高涼

驅車臨大野天際曠平原豹隱山容盛龍藏海氣尊
生留餘日在道賴此身存渴飲溪流水清涼自王恩

化州道中

崗嶺盤廣漠曲折不知層夾路疑函谷居人似武陵
林深藏虎豹天遠擊鵰鷹何事風塵道驅馳一老僧

化州

孤征過萬里道遠慨逾深山包蚺蛇氣人言鴂舌音
遶廬今日事氷雪一生心縱有參天木難同祇樹林

石城

行穿窮谷口樹杪見天涯野曠留殘照城荒帶落霞
饑驅忘力倦欲速效途賒薄暮投山館安眠似到家

橫山堡

羣山低赴壑一水倒迴村平野開炎徼邊陲列戍屯
民生空歲月時序失寒溫莫謂天涯遠扶桑近日暾

白石驛遇雨

風雨連宵暗層雲起積陰艱危遷客思饑渴僕夫心
睡熟青山夢歌殘白石吟路岐堪灑淚著處欲沾襟

至鮫官

修途煩足力，廣衍入平川，地勢南溟盡，珠光北斗連。
遠山低金樹，大海立齊天，望若垂雲翼，帆開擁寶船。

長至日雨

歲序窮通候，陰晴類晦期，那知長至日，不屬未來時。
舉世誰非客，多愁總是癡，吾生殘喘在，安飽絕無思。

癸卯春日大廉郎事

炎方風物異，歲事總難期，臘盡蟲無蟄，春來鳥不知。
荳花開舊莢，榕葉落新枝，因憶燕山雪，陽和似有私。

春日偶成

瓊海積春陰，炎蒸宿霧深，賽蘭香作瘴，勒竹若成林。
莫問勞生計，單看近死心，自嫌鬚髮累，日日愛抽簪。

自大廉同曹溪適春水大漲維舟小金山東任

舟知

百川春水漲，渚涘杳無涯，牛馬名何辨，津梁望轉嗟。
片帆隨鴈鶩，一葦縱蒹葭，頓倚中流柱，休言彼岸賒。

雨後過張別駕池亭齋飯

避俗離塵市，幽居傍水鄉，深林藏雨氣，虛室引山光。
棋局消諸念，齋筵積眾香，不須栽五柳，君已在羲皇。

胥江水漲

積雨春潮漲，江河競汪流，奔騰追駿馬，任意觸虛舟。
薄暮驅栖鳥，摧沙起白鷗，滔天終到海，總不見沉浮。

冒暑出山

安逸今非分，投閒本素心，游魚思戲藻，倦鳥戀依林。
骨病驚衝熱，形消夢息陰，何時高臥穩，猿鶴慰知音。

放船

秋水芙蓉滿，扁舟一葉輕，安流猶故宅，漂泊是歸程。
疎雨炎蒸退，清風縠浪生，往來隨所適，不信鷗鴣鳴。

中流望飛來寺

兩岸山垂影，千峰倒入空，雲間飛鷲嶺，水底現龍宮。

細落天花雨，長鳴地籟風，急流將繫舫，小可不相容。

凌江喜雪有引

嶺南自古無雪，癸卯臘月，偶過凌江，一見喜
而志之

凍雨灑柴扉，寒聲漸覺微，乍疑梅影瘦，不信雪花飛。
重壓芭蕉葉，輕欺薜荔衣，八年勞夢想，今喜見光輝。

凌江菴赴齋

精舍傍江流，津梁彼岸頭，人煙如合衛，山色似羅浮。
心度恒沙劫，身同象罔游，從來香積飯，不在鉢盂求。

北風

北風初度嶺寒熱正交加不使煙爲瘴能令露作花
清涼侵齒髮瀟洒入趺跏颯颯過炎海還生草木芽

嶺梅

嶺梅先臘月執熱強精神高韻難同調清香易動人
有心含白雪無意近陽春折盡音書杳天涯望眼頻

自曹溪乞食至南韶

本意非謀食存心但結緣法元留一鉢教許集諸天
世界微塵合須彌芥子全宗門無住理原是老盧傳

集龍菴

宛似恒河曲祇陀太子林可談無住法偏愜出塵心
竹葉寒聲細梅花雪色深滄浪吹玉笛夜夜水龍吟

示寂空鑑禪人

腰包從萬里七載逐炎方居卜恒河畔心牽一水長
有身堪荷負無物可思量斷脊崖前樹重聞桂子香

王奉生竹素園

塵境藏幽築圖書足可心煙霞從市井花竹自山林
春色琴尊入江聲枕簟侵閉門雖却掃獨許酒人尋

送聰公還白下

已得慈恩法還恩懶贊禪片帆迴逝水一鉢到炎天
道骨曹溪見虛名白下傳終期二三子同結社中緣

端州重逢李參軍自白下來喜得故人書

別君剛四載嘉會若三生瘴海春方暮端江潮正平
緘書含雪色垂老見交情勁有封侯骨何勞再請纓

自曹溪徼還戍所

委形隨大化去住豈容心縱使驅炎海還同坐寶林
偷生根蒂淺絕跡道源深極目寒空色浮雲自古今

旱後苦雨

四天愁欲結甘雨苦成霖已慰蒼生望還驚遠客心
瘴煙寒失色嘉樹晝無陰淅瀝虛堂夜高眠聽不禁

登瓊州明昌塔

大地浮香海孤標湧梵幢水天靈鷲現火窟毒龍降
日月懸空鏡乾坤照夜釭望雲彈五指花雨墮虛窗

題紅梅卷贈別李中使北還

秀質壓冰清孤山舊有名鄉心憑玉笛客夢繞江城
醉態含春色幽香和月明故園猶萬里相對若爲情

李採使奉　詔北還雨中江上贈別

雨過江流急孤舟破浪行萬山雲霧重一棹羽毛輕
天路看應近炎蒸氣已清八年同客夢今獨起歸程

重過峽山阻風登觀音閣 在峽江縣作

曾上江頭閣重維峽口船灘聲千里急山色四圍連

雪浪排銀漢雲根吐玉蓮迷津終萬古賴此一燈懸

過桐江金蓮菴懷會光祿健齋

訪舊論文地空餘淨法身細看窗外竹儼見眼中人
玉碗塵埋久金蓮出水新何當懸寶筏千古渡迷津

丙午夏日自曹溪乞食度嶺至虔州因熱致病寓陳文績熙師將軍池亭時觀魚戲新水清猿嘯月鶴鹿依人宛若深山相與夜坐感懷賦詩十二首

冷落將軍署栖遲放客過懶輸塵爭少閒勝白雲多
揮塵慵調鹿臨池學愛鵝不知幽谷裏似此更如何

二

白日炎如火高眠夜氣寒夢醒回月窟心想入氷盤
鼓角轅門曉星河曙色闌覺來方散髮愁見韠皮冠

三

池水江湖思游魚樂未忘永懷臨大壑幽思寄濠梁
新月沉鈎細垂楊引線長夜來風雨發鱗甲幾飛揚

四

巳撤降魔壘還依細柳營病多慚有漏藥最喜無生
孤鶴淒風思清猿嘯月聲夜深悲角起忽使夢魂驚

五

汗赤人如玉將軍最可親忠心難戒酒力戰易甘貧
杯墮天山月尊含細柳春清風時拂拂吹落白綸巾

六

大地渾流火何云五嶺偏有形俱著苦無熱卽登天
水月閑中思空華病裏禪每從休歇處深悟在吾前

七

官舍清如水安眠穩似家池吞滄海月窗飲赤城霞
白髮愁無底黃粱夢有涯萬緣俱已罷只想一袈裟

八

瘴癘相侵久幽憂病已深死生能破敵氷炭不攻心
荼吸曹溪水香焚薝蔔林披襟涼露下何似在山陰

九

易謝諸塵累難消大患身行藏容混俗老病豈饒人
牛馬啣將鈌猿猴心未純六根如割據不識與誰親

十

老被閑心使生爲業力驅虛將三寸氣連絡百年軀
藥石元非命心齋豈是愚祇愁人世苦願作佛家奴

十一

望秋涼未至五熱酷如焚露冷三更月空寒一片雲
婆娑叢桂影披拂蕙蘭芬嘉會知難再連宵坐夜分

十二

精神疲逐北，風力盡圖南。重法如堅壁，輕生似戰酣。
痴狂應殄滅，怯弱可羞慚。令用將軍勢，重圍御咲談。

庚嶺

庚嶺開荒服，河山楚塞雄。關門秦代闢，寇冕漢時通。
建極瞻天北，提封控海東。梯航來萬國，尤數伏波功。

凌江曉入高峯

出郭傍清曉，尋山望翠微。城頭留夜月，樹杪逗朝暉。
車馬侵雲少，人煙入谷稀。杖藜披野草，不惜露沾衣。

山行二首

仄徑山腰細，清流水帶長。迎風松子落，浥露稻花香。
村舍青蓮藥，人家白板房。桃源如不到，不必問漁郎。

二

倚杖行猶怯，孤峯望轉高。攀援心似折，登頓氣如毛。
瀑布飛晴雨，松聲震海濤。浪遊雖倦極，探勝敢辭勞。

高峯寺二首

尋幽經萬壑，路轉入千山。雲自龍湫出，僧從鳥道還。
花中含淨土，空外塞塵寰。便欲依肥遯，松門可閉關。

二

憑虛臨絕頂，極目四天寬。晴野煙光薄，高空暑氣殘。

流泉聲細細，脩竹影珊珊。倦倚松根臥，風吹午夢寒。

曉下高峯過雨宿蓮花寺

薄暮下高峯，山深暑尚濃。氣蒸三伏日，涼灑一林松。
風急催寒雨，雲腥起臥龍。促歸華藏宿，夢醒上方鐘。

蓮花寺

一水通香海，千峯擁化城。青蓮開細葉，慧月朗高明。
世遠諸緣息，心閒五濁輕。微塵如可破，即此證無生。

宿蓮花寺雨晴曉歸二首

侵晨披露草，荒徑歷郊坰。樹色含煙霧，鐘聲出杳冥。
雲浮千嶂白，雨洗萬峯青。極喜清涼地，楊枝插膽瓶。

二

曉起步青蓮，金沙軟若綿。谷風涼習習，松露冷涓涓。
最愛囂塵遠，堪宜野性便。何當歸宿此，高枕白雲眠。

凌江雨過放舟還山二首

驟雨驅炎熱，新秋爽氣生。岸沙隨水沒，江月傍人行。
聚沫勞生事，浮雲過客情。臨流觀泡影，轉見此身輕。

二

一葉乘風去，扁舟趁水還。山盤旋若蟻，江宛曲如環。
身與空雲合，心將水月閒。萬峯歸臥穩，寂寂掩松關。

英州

海外入王庭滇陽似井陘山多還北極水獨注南溟怪石窮天巧幽人乞地靈魚龍三峽穩中夜氣常腥

舟中喜雨

隱隱輕雷動沉沉午夢醒雨來山氣黑風過水痕青涼爽思方切炎威喜暫停孤舟聊一繫足可慰飄零

賦得黃蜂集舟中 有引

丙午孟冬望余自曹溪蒙恩詔在宥往端州謁制府舟過滇江偶有黃蜂數升從空飛集舟中左右驚異因志以詩

蜂從何處至白日自天來斂翼團秋菊含香破臈梅

飛蓬隨共轉去國信堪哀白有靈機在逢人莫浪猜

冬日舟行曉起

冬日旭可愛江行寒更親負暄思獻主飽煖愧爲人多病諳生理衰年厭此身隨流沿處泊何必問知津

冬日雷廉帥府同龔爾敬吳原靜燈下觀梅

寒梅花正發幕府此逢君清影燈前瘦幽香座上分心懸天外月思逐嶺頭雲藉此憑鄉信無勞塞鴈羣

聞鴈

頻年聞過鴈轉覺異征途念侶悲心切懷人望眼孤哀聲連塞月清影落菰蘆既已過衡嶽何來一字無

宿祇園廢寺

古寺荒原外孤村夕照中青山寒佛日祇樹偃秋風林待施生鳥潭留聽法龍夜深鐘磬發夢轉率陀宮

漿田天竺寺

隨方循乞食遂自寶林來寺繞千峰合門縈一水迴渴消松下露香積嶺頭梅若問無生法還須坐講臺

過上朔迴龍寺

迢遞穿幽谷招尋過上方梅花香破雪楓葉飽經霜泉水環村舍千峰擁道場孤蹤堪暫息塵世永相忘

烏徑果深寺

山市依雲集花宮傍水開調生閒不住策杖偶行來飯待檀那供蓮須祇王栽可中清淨地堪結講經臺

乞食晚歸

落日晴偏好歸途寒更遲閒心雲不厭倦意鳥應知世路終無盡勞生信有期回看萬峰裏誰嚼紫芝

曉寒

炎蒸骨已透霜威心尚寒忽驚梅破蕚疑是雪成團呵凍天南夢敲冰塞上飡平原衰草色一似薊門看

佛成道日

今夜明星上當初夢醒時雪山仍在眼覺樹正垂枝

遥想毓饑瘦因思獻乳糜六年寒徹骨心苦有誰知

凌江同劉伯子看雪

北風吹朔雪南入楚邊城歷落梅花亂飄揚柳絮輕
飛空看有色著地聽無聲忽憶山陰道令人感慨生

雪晴

雪霽曉寒輕朝來野色明山開白玉面松落海潮聲
歲逼青陽轉春催細草生十年煙瘴熱今一洗冰清

凌江

曲折東流水周迴北顧山細通諸嶠路雄抱一夫關
商旅從經涉舟車任往還萬方朝玉帛逢入五雲閒

夜發凌江

盧舟隨所適一水絕間關月色看逾好江聲聽轉閒
浮雲身外事白髮鏡中顏莫謂漂零久前途即故山

寄白下張處士

大隱秦淮上幽居近日邊老從詩力健髮擬太經玄
題徧青林社歌殘白石篇獨憐炎海月能不到君前

之東安舟中望三星巖

八桂江流急三星怪石懸仰穿雲外樹倒壓水中天
秀削芙蓉出蕭疎斗柄連遡流乘夜月恍惚似張騫

江上月夜聽戴師聖彈琴

彈琴消永夜江月可人憐逸響寒空發清音妙指傳
梅花飛玉屑流水落冰絃慷慨鍾期聽千秋意惘然

題瑶池燕喜卷

大地回春日西池燕喜時細傾香玉液高唱白雲詞
桃熟三千歲花開第一枝人間欣此夕班綵樂無涯

贈高要王明府

山水開名邑絃歌大雅操地居五嶺勝人鎮七星高
井雨生春草和風動野蒿舊聞良吏傳今復紀賢豪

舟過湞陽峽

不任元爲客虛舟信轉蓬夾江千尺岸帶雨半帆風

掠石如飛燕乘流似履空迷津終古意都在去來中

出峽

泯泯東流水迢迢北顧山片帆天際出孤鳥日邊還
喜濯滄浪足羞看白髮顏何爲塵土客偏獨愛僧閒

晚泊

四顧煙雲白千山草木黃西風驅宿暑秋雨送新涼
客路絲絲短江流寸寸長不知今夜泊多少夢家鄉

宿英州

自笑何爲者栖栖苦問津試摩三寸氣可繫百年身
大地皆遷客勞生總聚塵請看江上月曾照幾多人

詠銀絲菊

歲月休云暮，寒花晚更宜。繁香飛入鬢，疎影亂成絲。
素質風霜苦，孤根雨露滋。落英今可采，不必問安期。

春日苦雨四首

春雨晝霏霏，春雲暗釣磯。纔乾楊柳渡，又濕芰荷衣。
不逐桃花落，應催紫蕨肥。客愁如可解，只待送朝暉。

二

密密縈愁思，綿綿繫客心。青山常不改，白日為誰沉。
雪曲天涯夢腸春筍裏音浮雲如再結應費短長吟

三

炎徼多寒熱，清和賴此辰。可憐連夜雨，斷送十分春。
易破關山夢，難禁羈旅人。桃花三月水，自古會迷津。

四

滴滴心無緒，絲絲意轉工。一舟迷遠浦，雙眼暗長空。
已失千村樹，還吹萬竅風。愁添新積水，滚滚急流中。

夏日舟中喜雨

酷暑毒不解，神昏滋晝眠。何當一夜雨，頓入九秋天。
涼氣宵衣薄，江聲午夢懸。清風時習習，偏上米家船。

送曲江謝廣文歸虔州

絳帳開湞水，簫韶聽鳳鳴。文章秦著作，禮樂漢書生。

不謂青氈冷，翻憐白璧輕。河梁多別意，去住總關情。

寄何郡丞

曾入維摩室，香齋結淨緣。三生纔暫遇，一別幾經年。
書札江湖杳，音徽夢想懸。何能重結社，垂老共栽蓮。

題楊別駕扇面

結伴探幽勝，空巖雲氣深。飛泉寒漱石，斜日晚侵林。
豈是逃秦意，真成避世心。從來山水思，能得幾知音。

五羊送汪仲嘉還新都

方晤卽言別，臨岐倍黯然。何當萬里外，況是白頭年。
鄉夢循歸路，離情逐去船。應知重對日，今已屬生前。

送程君達還鄉

世路苦羊腸，君何去故鄉。瘴煙多烘熱，關月自淒涼。
長劍藏塵匣，明珠暗夜光。青山如許約，幽意莫相忘。

病中示諸子

厭世心成癖，那堪病作魔。已知餘日少，更見此身多。
藥石充香積，呻吟當羯磨。文殊如有問，一默竟如何。

贈醫僧葆宗開士

曾受靈山囑，醫王是本師。調生唯藥餌，加行但嬰兒。
甘露隨心灑，醍醐信手施。應知無住法，一味順機宜。

贈阮嵩陽醫士

恥挾千時策幽懷寄杏林幾多經世術盡是活人心
跡向壺中隱方從海上尋尚餘山水意清夜付鳴琴

將之南嶽入衡陽道中

千峰時在眼孤杖不嫌遥纔入瀟湘水長辭瘴海潮
河山分百粵風景出三苗儻就山林隱何人伴寂寥

擬投老南嶽初至湖東與藏六支公夜話四首

投老依幽勝𡠠期有道林百年今夜話歷刼此時心
雪覆衡山白雲埋湘水深歸休今已矣不復費招尋

二

睡別都門道今過二十年鴈鴻書信杳關月此心懸

蹤跡浮湘水安居擁嶽蓮奇峰七十二不分列君前

三

法社元龍象宗門久作家拈情消半偈施設演三車
自是因緣合無論道路賒炎方連楚水回首又天涯

四

螳臂連三折蜉生愧兩間青蓮君任世白髮我投閒
巖壑堪藏拙雲霞可閉關祇園休欵地不是戀空山

初至湖東喜雪

朔雪久不見初逢最可人走山皆改色無地許容塵
光奪老來眼寒侵病後身靈峰今已託何必問前因

湘江即事

春雨過瀟湘輕帆挂曉霜急流迴石鼓新水度衡陽
嶽色看來近湖天望去長誰知塵海裏隨處是津梁

舟次湘潭

旅泊傍津樓垂楊古渡頭山從衡嶽轉水向洞庭流
春雨催歸鴈江雲賸去舟爲尋麋鹿友翻作五湖遊

江上逢白門僧入南嶽

偶來潭水上忽遇白門僧佇立談鄉曲支離感廢興
嶽深雲覆樹山冷雪成冰聞道曾栖隱重挑舊日燈

宿橋口

落照浸湖天沙明月在船鳥栖臨水樹人語隔林煙
浮世止一宿餘生能幾年如何衰暮日猶滯楚江邊

湖上落日

平湖看落日顏色似胭脂疑是升滄海誰知入崦嵫
明霞開錦障薄霧捲旌旗安得揮戈手停車止片時

過龍鬚湖宿兔子口

湖淺不難渡風帆未易施羊腸沙曲折鳥羽岸參差
地折雙輪轉天空一鏡垂還看栖泊處新月照娥眉

歸鴈

望雪思南國乘春又北歸成行過遠浦疎影帶斜暉

去路渺天香窮荒旅食微早籌安漢策應省去來飛

春雨

三春今巳半未有不陰時芳草生宜早名花開較遲
山容思見月柳色暗垂絲明發開新霽韶光尚可期

兎子口阻風二首

北風何太急前路阻行舟浪拍垂楊岸雲迷芳草洲
乾坤終古在日月暫時留若問予歸計雲山天際頭

二

石尤偏作祟遲我武陵春正值桃花放其如谷口人
仙源通去水覺路出迷津縱有漁郎待尋山不爲秦

曉發兎子口

雷雨夜深作曉來天氣清雲開四野闊風細片帆輕
逝水歸湖去沿途逐岸行孤蹤隨所適不必計前程

過天心湖

羣山連地脉衆水注天心浩蕩乾坤大浮沉日月深
帆飛隨獨鳥野望入平林倘遂扁舟去煙波何處尋

接江口

煙樹暗長堤湖平去水遲垂楊方裊裊芳草正離離
野曠居人少村荒鳥雀饑楚天空闊處凝望轉堪悲

龍陽縣

粉堞隱朝霞孤城傍水涯沿堤多柳色遶郭是桃花
天遠飛黃鵠江淸走白沙武陵知不遠渡口見漁家

霧

宿霧暗江流春陰曉未收低空迷去鳥隔岸失行舟
蔽日天光薄蒸林地氣浮南山看豹變風捲豁雙眸

德山禮祖四首

師據空王令予來愧晚年逢瞻千載上常見一燈懸
鳥語言前句山光格外禪手中生鐵棒刮盡野狐涎

二

脫盡廉纖見來參古作家棒敲獅子骨舌吐鉢羅花
光相含秋月靈龕隱暮霞室中方丈地曾葬幾龍蛇

三

堂前閒托鉢獅子漫調兒覿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
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事因何早得知

四

頂具金剛眼胸藏栗棘蓬片言轟霹靂四海走英雄
祖意機前薦凡情當下空宗門生殺手凛凛見眞風

衡陽雪後過武陵訪馮元成使君二首

遠遊還命策一似訪山陰勁節秦松樹淸標晉竹林
萬峰殘臘雪千里故人心常憶梅花曲南征笛裏音

二

桃源知有路，爲問武陵人。齒髮皆尊漢，衣冠豈避秦。栢臺霜色古，憲府虎牙新。草木窮荒服，陽和盡是春。

過功德母菴訪龍使君朱陵二首

精舍似恒河，遥來問法過。地幽塵跡少，鳥語梵音多。琪樹飛花雨，松門掩薜蘿。善空諸有漏，應獨許維摩。

二

大隱湖山近，金沙覺路長。雄心歸淨業，慧日照迷方。獨坐觀無我，空居禮法王。回思塵海闊，能不借慈航。

春日同馮觀察過龍使君勝果園齋飯

名園開勝果，宛在武陵川。法喜羅香飯，衣冠集大賢。河山懸麗日，城郭靄春煙。倘就東林社，還期種白蓮。

山居十首

天地存吾道，山林老更親。閉時開碧眼，一望盡黃塵。喜得無生意，消磨有漏身。幾多隨幻影，都是去來人。

二

髮不如心白，形還似木枯。衆緣閑處盡，一念靜來孤。天已容疎拙，禪應離有無。餘生當落日，步步是歸途。

三

生理元無住，流光不可攀。誰將新日月，換却舊容顏。

獨坐唯聽鳥，開門但見山。幻緣消歇盡，何必更求閑。

四

混世多生厭，歸山念自休。幾曾千載計，特爲一人留。浩浩成空刼，涓涓積巨流。但觀清淨理，身世總如浮。

五

身已難憑藉，支離各有因。暫時連四大，終是聚微塵。萬籟含虛寂，諸緣露本眞。從來聲色裏，迷悟許多人。

六

斗大一菴居，其中任卷舒。雲霞生戶牖，星月掛庭除。念息心愈寂，塵消境自如。南熏時入座，颯颯六窗虛。

七

飽食無餘事，高眠晝不分。朦朧殊不覺，鐘鼓幾曾聞。四面幃青嶂，和身臥白雲。誰言荼力健，能遣睡魔軍。

八

無意人間世，遊神極樂天。唯餘殼漏子，址放拍盲禪。獨羡摶風翼，堪多出水蓮。回觀塵土客，誰不爲纏眠。

九

此性元無著，何爲不自由。祇因生管帶，故被世遷流。不識空花影，堪憐大海漚。但開清淨眼，明見一毛頭。

十

揮塵元吾事閒心奈懶何那將精進力調伏睡眠魔
寂寂吹天籟悠悠逝水波從來無一字應不恠維摩

挽馮生啓南孝廉二首

天應存此道何意失斯人縱引曹溪水誰通般若津
已生菩薩骨未現宰官身知有難酬願翻爲後世因

二

多生才暫遇一旦遽長辭不盡身前話都成夢裏思
空雲觀聚散水月見心知爲問泉臺路重來是幾時

留別南嶽幻然菴主

棲結匡山社相期老白雲空林千樹下清夜一燈分

聽法饒龍象忘機有鹿羣隨緣雖暫去高臥豈忘君

別南嶽

面帶煙霞去中懷愧色行止緣酬舊約豈是逐浮名
猿鶴休怨別松風不住聲唯留廣長舌日夜說無生

舟行

湘水通巴漢孤帆入楚天片雲低遠樹晴日照斜川
處世常如寄浮生莫問年縱逢歸去路亦似渡頭船

曉發湘潭

曉發清潭曲揚舲信水流帆飛隨去鳥岸轉逐行舟
樹遠疑天盡江空見地浮洞庭看咫尺漸近岳陽樓

借風亭

天運移炎祚爭馳逐鹿秋誰知雲臥客借箸爲前籌
帝業三分定雄心一火酬東風千古恨江漢水悠悠

過嘉魚

舟停蒲水宿侵曉過嘉魚山露城頭小江含樹影踈
天垂疑近日水遠若憑虛一葦乘風去飄飄任所如

舟發武昌

覽勝歷瀟湘乘流過武昌江山雄漢口雲雨誤襄王
遠跡飛黃鶴輕帆挂夕陽生涯隨逝水不必問行藏

過黃州

七澤控荆襄連天一水長江流迴赤壁山色擁黃岡
作賦推漁父行歌憶楚狂向來思濯足今已在滄浪

喜歸匡山六首

山是前生住林從此日開誤嬰塵累去喜伏夙緣來
骨立羣峰瘦心閑百念灰煙霞今已足何必問天台

二

遯世元無悶居山不厭深密雲晴帶雨幽壑晝常陰
乳鹿眠豐草歸鴉集暮林峯頭墮明月照破一生心

三

垂老厭牽纏刳心易入禪偷生至今日怡逸感餘年

夙負酬應盡良緣信未愆潛神一坏土當處湧青蓮

四

盟主舊煙霞歸來便到家雲生如疋練山擁似蓮花
熟睡忘昏曉癡禪閱歲華可中投足地不用一袈裟

五

白髮照衰顏潛形賴有山餘生唯待化一息總歸閑
禪榻難開戶雲深易掩關圓通入流水日夜響潺潺

六

老與懶相宜形銷氣不支見聞渾似夢起坐忽如癡
日月從朝暮榮枯任歲時所存唯一念寂爾入無思

喜來子魚入山見訪四首 有引

子魚乃瀑泉宗侯之子辭祿易姓來隱於西山

有客忽披雲追尋豕鹿羣面從今日見名已半生聞
問舊談心曲篝燈坐夜分欣同蓮社約自此更殷勤

二

大雅著芳聲登壇久擅名朱門無長物白社有深盟
厭世輕榮祿窮交重友生獨留緱嶺鶴應為伴山行

三

高蹈出紅塵西山傍隱倫詩囊稱上富僧石未全貪
變姓因逃俗藏名為養真子搜千載下今復見斯人

四

獨行薄榮名才情重兩京買山供小隱辟穀學長生
愛著王喬鳥聞吹子晉笙西江有仙術六藥幾時成

夜坐納涼三首

夜色喜新晴迎秋爽氣生雨餘林葉重風度嶺雲輕
靜慮觀無我藏修厭有名坐看空界月歷歷對孤明

二

萬籟寂無聲心源似水清爐烟通夜細山月入窗明
棲草蟲偏穩眠雲鶴不驚坐深諸想滅忽聽曉鐘鳴

三

炎熱不須辭清涼信有時雲飛山乞墮雷動雨聲隨
短葛休嫌重商飈莫怨遲但依松下坐自待好風吹

壁觀

兀坐諦觀心來源未易尋動時分朕兆起處絕幽深
寂寂敲空響綿綿出㲉音應知離念相總不屬浮沉

病二首

苦集是生因難消大患身支持唯頳骨動轉不由人

二

一息微如縷殘軀耿若塵從來皆假借究竟與誰親

久厭形為累那堪老病侵自慚禪定淺轉覺病源深了法離諸相觀空見此心欲超生死路不向外邊尋

衆粥罷經行因示

粥罷慢經行沿流不問程脚如絲線斷身似片雲輕踏去山光透歸來月色明無勞重入室聽取夜鐘鳴

秋深

秋深寒氣重擁衲正相宜人老骨偏勁松枯枝更奇黃花生意淡白髮世情離獨坐忘緣後寥寥祇自知

送觀智雲禪人歸楚

一鉢隨緣去他鄉即故鄉舟行吳水遠錫挂楚天長說法應無住調生信有方還期萬峰頂日夜禮空王

贈夷庚王孫

蕭史列仙班高名伯仲間遺榮非避[illegible]居山詩以忘機妙心因知足閒他時[illegible]放出松關

挽梁生仲遷

望爾登天闕胡為入九原有形還幻化無物獻慈尊逝水悲年命歸雲帶旅魂離家數千里冥路指江村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二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劉起相　釋通炯　仝訂
三峯山後學　濟孫　編輯

七言律

送張別駕謫歸淮陽

宦情曲折畏途長庾嶺何如走太行千里自能空驥北長鳴誰復見孫陽歸期淮海菰蒲綠去路關山草木黃一曲梅花成怨別暗隨玉笛到江鄉

登南雄城

孤城雄倚背南安庾嶺天開據百蠻山色四圍螺髻擁河流雙抱玉龍蟠舟通外國珍奇至望入中原紫氣寒翹首鼎湖仙跡近蒼梧只尺白雲端

哭胡順菴中丞甫臨終詩韻二首

濁世逢君已二生論交義重此身輕寸心久與浮雲結長夜今看孤月明階下鶴鳴空自舞花間鹿子為誰鳴蓬萊只尺頻回首仙樂時聞倍愴情

二

海上因君就卜居袖中猶把絕交書遊神跨鶴才難盡閱世屠龍技有餘大澤身雲仍作雨長空心月尚

涵虛誰言生死能相隔夜夜愁顏夢裏舒

甲辰曹溪奉臺檄還戍二首

煙霞元自遜風塵渴愛林泉敢認真老去心如無火木生殘形似再陽春乾坤不許逃禪輩禮法難忘出世人獨有空山猿鶴侶頻隨清夢伴閒身

二

十年混迹走風塵著處難容自在身擬向深山尋鹿豕翻令下里厭陽春誰知瘴海從戎客倒是江湖沒事人莫謂塞翁悲失馬由來禍福未堪論

夏日苦旱同軍中諸子避暑天寧寺

崎嶇岐路總堪嗟此日江湖興未賒禮數相寬容世外秖園勝集喜天涯風生琪樹清炎暑雨望雲霓感物華遙想伏波高詠在梅花中夜引悲笳

送樊友軒侍御還陽江

幾年瘴海共沉淪喜見隨緣應現身妙論頓令忘物我玄心全不在冠巾浮雲思結青山夢明月光含白雪人回首片帆天際遠舟航何處是迷津

送陳參軍左遷

幕府三年飲瘴煙驅馳寧復可人憐懷才自昔元難售獻璞從來未易全濁世共酣蕉鹿夢浮生誰解木

雞禪送君不必悲岐路回首滄桑盡海田

大廉送戴章尹還閩

最憐同病不同行去住相看倍愴情歸路尚紆爲客夢到家猶計在王程憂時未副蒼生望投老還期白社盟別後那堪回首處瘴烟毒霧滿邊城

渡瓊海

萬里長驅復問津天涯何地少風塵窮途共說多岐路苦海誰能度此身合浦月明窺蚌腹扶桑日出見金輪十年戎馬疲筋力今爲虛舟自在人

過瓊州禮明昌塔訪王宗伯許給諫

杯渡南來禮足尊毘耶月擊道俱存拈花直示無生意彈指輕開不二門諸有盡空餘幻衆三車權設引愚根瞻依喜入蓮花藏毛孔能將巨海吞

瓊州

彼岸遙登瘴海濱舟航今已渡迷津平傾浩瀚天池水盡洗炎荒客路塵浪蕩乾坤隨上下往來日月任沉淪喜從大化觀元氣五指猶存太古人

遊石湖玉龍泉貽湯生紹尭

探奇遥望碧崚嶒路折羊腸不記層泉噴雲根寒似玉人餐霞氣色如冰霏霏自愛爲霖雨湛湛偏宜濟

蓼蒸倚藉梯航橫瀚海頻來日日費支藤

四月十五夜同葉劉龔黃四將軍湯文學諸子海上玩月

水天中夜月輪孤聚首相看愧老夫影浸寒空雙玉鏡光涵湛海一冰壺纖塵不立心何寂萬象俱沉境絕無莫道人寰非淨土只今不必問玄都

自瓊海北渡

遙從海外覓三山孤錫泠泠任往還利涉盡憑舟楫渡迷津誰識死生關三千世界空花裏一片寒雲指顧間浪說當年求大藥茲遊已返客中顏

自海外還過徐聞鄧太學玉笈宅同諸子看月

昨對中宵海上看何期今夕此同歡窮愁亦似浮雲結客思還如溽暑殘斗柄參差銀漢冷珠璣錯落夜光寒坐深不覺衣裳濕涼露微侵束髮冠

夏日海康鮑觀如楊元孺坐蘇公樓

徙倚高樓對酒卮天涯何意此心期不因渴愛淵明醉爭見窮交鮑叔知逆旅相看非昔日高風想像似當時坐來若問逃禪事山色溪聲杳夢思

出都留別龍華寺月清上人

樹下逢君已廿年眼前四世總如然此心直出雲霄外往事都歸幻化邊筋骨縱消肝膽在關山雖隔塞鴻連分攜莫灑臨岐淚尚有龍華未了緣

中秋夜樊公過寶林話別

三生夙約久追尋此夕欣同坐寶林歷盡塵途唯傳舍歌殘雪曲幾知音空雲何似浮蹤跡皓月真同任世心回首瘴鄉千萬里不堪歸路正蕭森

長沙劉季子歸心白業以書遠訊賦答

天涯一望渺迷津何物夙塵肯出塵白髮無情容老態青山有主屬閒身都酬火宅昏沉夢誰想蓮花自在人爲愛長沙劉季子獨驚生死念偏真

記公自廬山遠問曹溪

遙向曹溪問鏡臺入門一見咲顏開身將廬嶽閒雲至心帶燕山白雪來生死歷窮天外路寒暄寫盡嶺頭梅故人但得如君思此念令余早已灰

挽山陰王

一別清塵三十年尺書難以此心傳因思渴愛緣生佛常想光容出水蓮金櫃千秋留諫草玉魚終古佩神仙知君久就鈞天樂今始忝陳上帝前

舊同妙峰師遊河東萬固寺今聞重新賦此寄懷

四十年曾乞食過祇陀精舍傍恒河中條山湧青蓮
髻華嶽雲騰碧海波城郭千家還舍衛法身三展變
娑婆何時重荷降龍錫麻谷床前再羯磨

送蔣都閫再入 賀

分符萬里淨風煙三載戈橫下瀨船漢闕重沾仙掌
露華封又祝 聖人年銅標勛勒炎荒外寶劍光懸
北斗邊當宁倘垂天語問願言蒼赤盡堪憐

寄康季修兼東淮南王大將軍

江干一別十年餘回首風塵道路殊濁世盡沉蕉鹿
夢勞生誰解垢衣珠郎看瘴海波猶濶投老青山思

不孤聞道淮南招隱士八公俱在座中無

過南州訪丁右武

江上逢君復送君別來書札屢心聞經年瘴海憐同
病十載關河隔暮雲畏路封狐愁作客長林麋鹿喜
爲羣扁舟此日逢相慰倒劇連床坐夜分

右武從朱山人見過舟中

萬里相看慰此情唉談幾使夢魂驚豐城龍劍終當
合世路羊腸不可行 聖主縱能容放逐扁舟未必
許逃名煙波一望歡無極頓欲凌風羽翼生

過張相國閒雲樓

扁舟一葉訪平津楊子江頭物色新流水有情環澤
國閒雲無意著風塵自憐炎海隨緣客喜見青蓮自
在身細切瓊枝飡玉液唉看濁世不堪論

雨中閒雲樓同右武彭次嘉赴張相國齋

風雨逢登江上樓微茫煙樹望中收西山爽氣寒相
失南浦灘聲暗自流萬里乾坤增勝跡千秋人物此
淹留坐來不必乘雲去已挾飛仙到十洲

雨中留別右武還嶺南

北風江上促歸舟把手江城雨未收有約未能開白
社無家只合老滄洲長空寒酒傷心淚短褐凉生六

月秋莫道相逢郎相別夢魂長繞大刀頭

舟中述懷

芳洲草色正淒淒已到津梁路不迷萬里乾坤孤杖
外片帆風雨大江西暫容縱跡同沙鳥終是形骸似
木雞遙望五湖煙水濶那堪回首白雲低

水田訪鄒南皋給諫

乞食毘耶已十年曾聞半偈破枯禪別來夢想寒空
月再見心花湛水蓮消盡廉纖眞解脫聚成歡喜大
因緣却從世外求歸宿誰信維摩在水田

夏日臥病陳貳師署中

作客那堪病裏身，瘴煙毒霧久相親。十年熱惱無寧日，一夕清涼有故人。幻跡何須言逆旅，浮生不必計沉淪。茶爐香篆消長晝，午夢繩牀意最真。

虔城承龔大叅招同劉元戎過光孝寺松泉亭齋

城上孤亭傍寶壇，松風六月晝生寒。人臨止水心常寂，坐倚氷壺暑自殘。變幻雲霞空裏度，浮沉日月鏡中看。相逢喜入無生國，香飯盈盂信飽餐。

湞江秋夜

雨過江頭爽氣生，江流泯泯寂無聲。窮荒頓使炎蒸失，老病偏令肺腑清。雙眼肅如秋水淨，此身飄若片雲輕。坐深露濕衣裳冷，中夜貪看斗柄橫。

過清溪

灘水如登百尺梯，片帆早已過清溪。江流寸寸羊腸折，巖壑重重鳥道迷。仰面但看空界小，回頭一望衆山低。休云世路非桃李，江漢無言亦自蹊。

觀奕有引

方子振以奕鳴當代，夙慕而未及見，頃同蕭觀察來粵，過訪曹溪，因觀對局，且喜得新編奕微，有賦。

少小知君四十年，夢魂常若對神仙。雲中舊說降龍手，世上今傳奕史編。指點乾坤居象外，生平事業在機先。相逢莫道無言說，黑白分明意最玄。

丙午冬日雷廉帥府即事

轅門睡熟日三竿，鼓角聲悲壯士寒。北斗旌旗閒號令，南天戈戟臥征鞍。詩書禮樂餘文藻，風雨雷霆繞將壇。咫尺扶桑堪勒石，空將長劍座中看。

季冬望日同吳別駕登楊將軍署中照海樓，折梅小集

萬里蕭條歲已殘，閒中聚首一憑闌。樓吞滄海連三島，人聚星辰並二難。座上梅花心共折，天涯物色眼相看。莫言幻跡窮荒外，無限春光正可攀。

放還

放逐天教破死關，此心何敢望生還。從來苦海恩波濶，自古羊腸道路艱。日月久容雙鬢白，乾坤今許一身閒。莫言遲暮生涯薄，蒲日雲霞萬疊山。

舟次小金山貽長老珍公

一度經過一繫舟，到來偏覺此心休。閒看鷗鷺沙頭浴，愛狎魚龍水上浮。塵海自能聊暫息，江湖誰解少淹留。煙霞今已容吾懶，何必生前是舊遊。

賀制府戴公以征蠻捷進秩

遐荒歲歲苦烽煙開府時煩下瀨舡一鼓蠻夷歸聖化千秋要服樂堯年恩垂北斗星辰近功著南天日月懸麟閣畫圖推戰伐漢家勳業許誰先

李叅知招同樊友軒張孟奇劉蘇諸子集星巖石室分得音字

僊源窈窕入幽深此地偏宜出世心一竅虛明通上界百靈風雨積層陰巖龕不動真如相石磬常含太古音自昔江山留勝槩何緣我輩共登臨

張孟奇北上次曹溪雨中入山見訪

松門風雨晝生寒忽報軒車過法壇已向星巖探北斗又從寶地問南冠氤氳香氣空中散錯落明珠掌上看別後遥瞻天咫尺思君只在五雲端

答澗洲陳遊戎

三十餘年別帝鄉客星何意聚炎荒豐城龍劍占神氣南海明珠見夜光萍跡已成槐國夢梅花猶寄故園香漢家銅柱今仍在佇看勳名勒太常

同任叅知遊飛來寺適值初度奉壽四首

飛來紫氣鬱氤氳況復佳辰此祝君自是夔龍多逸思故尋麋鹿欲爲羣坐觀寒瀑飛青嶂宛似西池奏白雲莫向蓬壺問仙跡只今何處著塵氛

二

乾坤傳舍總爲家使節寧辭道路賖擬向名山尋勝跡因從曲水泛星槎瓊漿灩浥金莖露優鉢香浮寶地花縱列仙班陪帝宴無如從此一餐霞

三

秋色秋山氣倍清舟停峽口暮煙橫虛明水月開龍藏蕭瑟天風響鳳笙甘雨重來蘇百粵德星今復見長庚勝遊何幸同歡宴一嘯煙霞萬壑晴

四

嵯峨殿閣倚寒空闢道飛來落鏡中雲擁上方標梵刹天開絕壁秀芙蓉帆檣背指蒹葭色衣袂香飄桂子風百代仙蹤同過客何時此地再相從

壬寅秋日軍中述懷

七載提戈負采薇西風又見鴈南飛閒中日月輕拋去物外家山未許歸清夜屢殘麋鹿夢白雲空老芰荷衣何時獨向長松下飽食橫眠送落暉

送劉明甫之任吉安別駕

五載鳴琴坐訟堂山城花發似河陽初看百里來仙吏擬見雙鳧入建章世路羊腸淹驥足功名鷄肋付

甘棠庚開不隔南飛鴈莫遣音書滯八行
將之雷陽暫憇小金山
人間郷落事多非聊向江心擬息機有寺不容僧暫
住無家應與鶴爭歸慈雲暗覆空生室香霧閒侵過
客衣千古迷津懸寶筏急流肯止便皈依
寫歸去來辭有感
匡山結社憶當時五柳高風不可期輕世幾能真縱
酒逢僧空說解攢眉饑來乞食堪誰問興到黃花秖
自知人骨已枯肝膽在遺編三復倍相思
小金山妙高臺晚眺
獨上高臺眺大荒飛來空翠洒衣裳一林寒吹生天
籟無數昏鴉送夕陽厭俗久應辭濁世濯纓今已在
滄浪何當長揖風塵外披拂雲霞坐石床
月夜登妙高臺
憑高四望莽寒煙極目蒼茫海氣連檻外落霞平布
地波間明月倒垂天初聞梵響空王殿忽聽榜聲過
客船夜靜無人山犬吠蕭蕭木葉墮堦前
過端州望七星巖懷李還素參知
閣倚高寒上帝畿松門晴雨晝霏霏星辰散落仙人
掌巖石支撐織女機紫塞北來鴻鴈杳蒼梧南望白

雲飛重遊欲訪題詩壁但見朝霞瑣翠微
登電白望海樓懷東海故居
高閣凌虛出嶺鄉華夷天限海波長千山勢迫歸神
電萬派聲消到谷王水激南溟鵬鼓翼珠擡北斗蚌
生光側身東望蓬萊闕目極空雲幾斷腸
登望海樓閱平黎績報有感
橫空樓閣俯平蕪檻外煙波島嶼孤望去波光連上
下看來地氣入虛無舟通積水諸夷貢人倚長城大
國謨南顧不煩　天子慮蠻方今總屬輿圖
送陳文績將軍左遷入都
不堪涕淚洒窮途聚首翻憐別思孤老我風塵搔短
髮相君功業在長驅匣中龍劍時飛動臺上黃金近
有無款塞無勞頻市馬長纓正好繫強胡
癸卯春日廉陽訪戴章尹給諫
天涯同病意何如風雨遥來問索居此念未能忘社
稷閒心且喜付樵漁無端世故堪垂涕老大窮愁可
著書自是　君恩隨地在陽春今見滿蘧廬
廉陽留別戴章尹
荒原晴雪照春山客裏逢君別更難故舊久疎無北
鴈　主恩今已問南冠羊腸世路心堪折青眼窮途

淚不乾執手臨岐悲去住風塵何日解征鞍

疊城訪樊友軒侍御

天涯異路兩相看把臂躊躇去住難濟世莫言藏秘訣逢人只可自加餐心懸鄉國雲常白月照江城夢屢殘安得蓮花堪結社與君終日共追歡

遊龍山六祖故盧

山湧蓮花絕點塵西來六代此藏真淒涼寶地生荊棘寂寞蒼涯露法身盧墓只今仍故里源流畢竟屬何人瞻依無限傷心事稽首從誰問往因

紀夢有引

大廉訪戴給諫歸舟次小金山午睡甚酣忽夢一水相通返棹海上與公再晤歡喜異常風雨驚覺爰紀以詩

年來蹤跡任西東自笑生涯若轉蓬貴賤交情今日見死生心事故人同方從海角亭中別又向華胥國裏逢正欲乘雲揮八極忽驚風雨打船蓬

喜得胡順菴中丞書

一從說法向冠巾泛泛飄如陌上塵幾度夢殘山海月頻年花折嶺梅春深慚善吉巖中坐酷憶維摩病裏身南北相懸天萬里飛來尺素是比鄰

寄題東海胡中丞來爽樓二首

高樓卜築海東埵樓上仙人白雪姿爽氣時從天外至洞簫頻向月中吹安期獨進長生酒商皓同餐紫色芝醉後知君歌老驥漫敲如意寄相思

二

東觀大澤倚蓬瀛樓結朝霞擬赤城萬里風雲凭几席四時冰雪宿軒楹北來爽氣思尤切南去炎蒸夢不成遙憶匡牀虛半坐何時相對說無生

贈制府戴公累捷特進大司馬三首

十載提兵鎮百蠻鴛行仍擬殿中班近看銅柱標荒服遙望金莖拜聖顏白髮暗添三接後赤心高揭五雲間夔龍自是周官列袞從今有仲山

二

幕府霜威鼓角清彤弓元自重專征夜郎初拔蠻夷壘瘴海旋收草木兵掃蕩幾空封豕穴招徠連築受降城懸知早晚趨丹陛帝識尚書曳履聲

三

喜瞻劍履接光輝帳下偏承數解衣校士不談孫武略運籌深握子房機名垂八座連朱紱象列三台近紫微麟閣久閒虛左待從容咫尺奉天威

丁未春日携門人龍元溫脩六逸公登鼎湖山

北風吹雨作春寒病骨登臨倦步難一逕仰攀蘿磴入萬山平列畫圖看空中樓閣須彌小眼底江湖世界寬還想乘龍當日事浮雲依舊自漫漫

鼎湖白雲寺二首

蒼梧西望鼎湖東黃帝飛昇湖已空環珮自歸金闕後仙靈常在白雲中青山地湧蓮花藏紺殿天開釋梵宮倚杖獨依空界立側身恍惚御泠風

二

寒雨連宵黯不開四天雲擁涅槃臺風雷似欲乘龍

去簫管如聞跨鶴來海國千秋留勝跡乾坤終古落塵埃登臨莫問飛仙事一嘯高空萬壑哀

送英州李少尹之任浙東

世外逢君思不孤解衣松下飯雕胡心期未許青蓮社道術相忘赤水珠一劍瘴煙歸百粵片帆風雨過三吳何時遥訪西湖上李郭仙舟入畫圖

端州壽馮元成使君

廊廟江湖向各天相逢豈是此生緣居官善用慈悲行應世安心自在禪止有祿金堪布地更無塵迹可隨眠曇花一現三千歲今喜重開北斗邊

冬日出山行乞舟宿三江述懷

飄零真見此生浮身世乾坤總浪遊永夜清霜飛兩鬢空江明月照孤舟寒衣莫問征人問香飯應從長者求最喜飽飡忘百慮安眠卻笑覓封矦

電白林明府擢南廷尉寄別

瘴海逢君意最親別來每憶坐芳春花封不說留潘岳炎徼空思借寇恂畫省近隨聽曉漏衮衣遥拜望楓宸持衡自古稱廷尉執法而今有直臣

登烏逕水樓

穿雲過峽度平田行盡溪源見市廓一線河流通大

海四圍山色擁青蓮樓當水月清涼土人入空居自在天可似桃源避秦地往來但不是漁船

春日送王將軍之任松藩

十年世外見交情萬里分携感慨生東鎮頻收橫海捷西征又勒伏羌兵單車花發過韶石疋馬春深度錦城莫謂玉門關塞遠尚留銅柱待題名

泰階李司理入曹溪見訪

春風細雨洒孤峰使節遥穿十里松連夜話殘千古事三生夢破一聲鐘青蓮漏永心何寂玉版禪參味更濃明發溪頭暫相別柴門依舊白雲封

博羅會琁石將禮曹溪喜會於慈度閣
南來佳氣望羅浮久憶真人物外遊十載炎蒸勞遠
思百年蹤跡愧虛舟相逢喜與慈雲合傾倒爭誇玉
帶留擬向曹溪問衣鉢千秋道脉在尼丘公求嗣故云
答蔡香山五嶽
隨緣應現宰官身氷雪心腸最可親宦海已憑施寶
筏迷途到處是知津唉看白髮從戎客喜見青蓮自
在人若問西來端的意大千不立一微塵
寶月臺秋夜答戴二雛公子
孤雲相傍七星遲咫尺瞻依望眼勞最愛仙郎居畫

省偏憐范叔感綈袍匣中風雨聲何壯笛裏梅花韻
正高涼夜夢魂依寶月幾回親切向君曹
山中秋夜送別黃長公公曾訪予東海
蓬萊宮闕共君看面上朝霞色未殘遍歷炎荒心更
冷飽飡瘴癘骨猶寒山間客思餘霜月世外交情老
簿寇別後瑶琴風雨夜梅花一曲為誰彈
江上送曇公還家山
秋山秋色氣蕭森感慨天涯別思深人世易分南北
路江流難斷去來心青山有約余終老白髮今看衛
獨任為報故園松菊好多留猿鶴待知音

戊申有交南之役重過廉陽寓戴章尹池亭却
寄
重來三逕蘚苔荒花鳥猶窺舊竹房明月照人頻入
夢衰年作客更他鄉兵戈滿眼堪垂涕世事傷心可
斷腸遙想武夷高臥處洞天仙骨有餘香
端江舟中與袁懋吉夜話
思君久矣臥滄洲忽慢相逢感舊遊書札十年勞過
鴈江湖此日繫扁舟風塵世路開青眼夜雨寒燈對
白頭明發不堪分手去雲山兩地共悠悠
五羊逢戴三台因懷章尹

池館蓮花舊主人他鄉重見喜相親兵戈阻絕三千
里書札浮沉四五春世外心期容易結燈前細語最
難論思君高臥東山上詩句年來老更新
中秋夜清溪對月
他鄉對月屢陰晴此夕相看倍愴情百歲縱經三萬
度一生能見幾回明光浮玉宇通宵白影落寒流徹
底清不是憐予偏作客何來江上慰漂萍
中秋江上對月懷楊元孺
清江秋水去茫茫露下寒空思更長明月年年常此
夕浮生處處是他鄉飛來羌笛聲何切落盡梅花氣

不香逢想故人天外坐樓頭杯酒正凄涼

寄題韓寅仲書雲臺

海上仙人白玉樓飛來佳氣自羅浮風雷時送千峰雨礀戶寒生萬壑秋雲湧牙籤還自檢月明尊酒爲誰留花間猿鶴多相狎嘯舞何如汗漫遊

寄壽自得李隱君六十

詞場久已擅登壇玩世浮名白眼看逸思常隨猿嶺鶴閒情應付竹皮冠新詩頻出驚人句老景偏宜戲彩歡芝朮縱抃麋鹿伴渭川終不負漁竿

芙蓉江上再逢李伯開東遊羅浮

別君江上又逢君聚散渾如出岫雲尺素屢勞南塞鴈幽懷頻勒北山文餘生已痼煙霞癖垂老深憐鹿豕羣東去欲探仙子跡羅浮山色正氤氳

春日寄張相國

曾持一鉢向毘耶坐對江流日未斜雲白西山看入暮風清南浦送歸鴉堪多律行慚香飯善悟無生咲雨花逢想千峰趺坐處緋桃開似赤城霞

江上送劉貽哲之任荊州二首

世外心期已十年天涯會合總前緣風波始見慈航濶道路爭誇白璧全齋海不堪愁裏別江湖從此夢中懸鹿門偶問龐公隱爲我開池待種蓮

二

抱璞從來敢愛身棄捐曾不厭沉淪誰知幻海栖遲客元是雲霄屬目人弔楚固當裁鵩賦悲秋不必怨靈均荊門自古稱雄地作手行看舊斲輪

舟中苦雨謝鍾二子見過

積雨陰雲晝不開蓬窗深喜故人來松花獨許攢眉釀蓮社寧辭作賦才世事只看如指馬此心不說比寒灰坐聽日暮城頭笛陣陣輕風送落梅

江上感懷

風雨蕭蕭江上舟飄零纔見養空遊夢回松頂栖雲鶴閒看沙頭戲水鷗書札不須勞北鴈世情早已付東流百年已過三之二縱有餘生總是浮

春雨

四山雲合雨纖纖村樹依依鎖暮煙芳草早生冬至後桃花已發立春前寒驚遠客驅馳夢水滿中流上下船沙浦漁燈照深夜披衣孤坐不成眠

王德操過訪山中喜得王百穀書

何來杖屨破松關不覺相看一解顏論法暫離摩詰室循方還上妙高山堪憐白雪飛雙鬢感慨音書感

百蠻爲報故園猿鶴侶好留清韻待餘閒。
百穀以送恩公詩書扇頭見寄卻答
火小離羣四十春別來消息總非眞忽開子敬神中
字宛見維摩病裏身苦海浮生仍作客衰年逆旅更
懷人風流支遠今難再無柰追思累許詢。
送汪雲陽由粵少方伯之任關中左轄
東南杖節擁諸侯岳牧今尊百二州草色細看秦華
路月明深見漢宮秋天開華嶽呈佳氣風偃黃河使
倒流款塞久煩　天子慮北門將藉一紓憂。
贈金曲江

巖邑曾經帝輦行簫韶最喜振新聲花如昔日河陽
縣人似當年不夜城廿雨漸回春草色和風頻使瘴
煙清看君自是神仙令早晚飛鳧入上京。
秋日項別駕招遊芙蓉菴二首
秋雨陰陰久不開喜乘新霽共登臺河流直下滄溟
去山色遙從嶽麓來芳草豈知經帝輦簫韶誰想付
塵埃與君無限登臨思一聽松風萬壑哀。
二
松門晴日掩斜暉涼入新秋暑氣微塵世大都房夢
宅浮生只合老漁磯江頭雨洗芙容面石角風牽薜

荔衣回首暮雲千萬里坐談心醉竟忘歸。
秋夜舟中聽雨
風雨江湖暫繫舟驚心久已又悲秋堪憐老去霜侵
鬢不信朝來雪滿頭脫粟欲炊菰米飯禦寒將剪芰
荷裳飄零自是無家客一任生涯逐水流。
南征道中遇雨
北風吹雨暗山城歲暮天涯尚遠征避世想從麋鹿
隊畏途心折鷓鴣聲十年瘴海孤蓬轉一夕霜華兩
鬢生策馬衝泥投野宿不堪回首暮煙橫。
新秋雨中書懷

新秋大火正西流一雨涼生暑氣收世路不須悲失
馬人間只可任呼牛堪憐老病仍爲客自信孤踪轉
浪遊回首青山勞夢寐想應猿鶴爲予愁。
送謝廣文歸虔州
薄宦天涯畏路長別君況復是他鄉青氈自信寒如
鐵玄鬢誰知暗似霜庾嶺梅花春已去故園叢菊晚
逾香遙憐歸臥滄江上投老漁竿樂未央
寄燕都慈壽寺別山長老
當年一鉢久過從長夜披衣聽曉鐘飯食每懷香積
界經行常憶妙高峰潛消瘴熱心含雪暗記流年手

種松爲埽蓮花師子座待余重舉絕言宗。

寄雲陽汪中丞開府宣鎭

使節遙看入上台星辰且喜近蓬萊自占紫氣從東去不見霜鴻向北來客思每懸天外月音書頻問嶺頭梅方今時事堪垂涕樞握應須濟世材。

寄鄒太史四山

夫子聲名久服膺清修真擬在家僧單傳衣鉢聯三世太史文章列上乘羽翼已成垂汗簡風雷應爲啓金縢懸知　聖主思元老高臥投閒恐未能。

鄒子胤過訪因示

爲叅向上訪曹溪底事分明本不迷曉院風生吹翠竹春山雨過長青蘩閑來始覺諸緣靜悟後方知萬物齊最是與人親切處五更夢破一聲鷄。

病中戴師聖月夜携琴見訪

荒原寂寂鳥爭歸有客携琴過竹扉香篆未消茶正熟月華初吐露方微千秋氣合陽春動四月寒生白雪飛病骨塵心無處覔妙音元自契真機。

病中寄陳文績

憶昔池亭對坐時別來已隔八年朔青山夜月勞飛夢白社蓮花費所思細柳秋高兵氣肅轅門風靜角

聲悲自憐病臥滄江晚何日看君獨舉卮。

結夏法性若惺烱公蕉園

蕉園何似坐祇園爲借清風暫解煩綠葉幾供懷素筆重陰猶覆譯經軒。（有房公譯經筆授軒）護生不許朝持鉢習定還應晝閉門聞道本來無一物故令終日對忘言。

何介卿隱居白雲賦贈

卜築深山遠市塵幽居不與俗爲鄰清時自合甘踈懶濁世誰能傍隱淪儘有煙霞供獨坐堪多猿鶴伴閒身桃花莫遣隨流水恐彼時人道避秦。

李叔豹久客五羊因訊

天涯相對感離居何處侯門可曳裾辟穀自知仙有術長歌誰問食無魚經秋屢動蓴鱸思對月頻裁錦字書莫謂窮途君獨在江湖多少賦歸歟。

衡陽送徐受栢都護之任貴州

世外相看意氣高天涯惜別感綈袍迂踈踪跡欣棄鹿勛業雲霄羨羽毛越嶲山川風物異衡陽日月鴈書勞祇園尚有鋪金地擬待君爲護法曹。

詠鴈字

朔漠風高百草黃排空鴈字列成行裁書畫破關門雪裂帛分殘塞上霜秋水淨含胡地冷錦雲斜挂楚

天長二從漢闕通音問千古令人意不忘，

長沙懷古

汨羅西望接荊門此地經過弔屈原尚有芳蘭堪結珮可無香醑爲招魂悲秋辭賦還垂涕去國離憂未易論終古長江流不盡忠懷滾滾自朝昏，

德山禮祖後過定王陵

當年一棒聖凡分的的眞機泯見聞香火千秋占王氣河山終古覆慈雲空林麋鹿仍隨塵淨土蓮華已屬君杖倚春風還佇立夕陽紫翠正氤氳，

衡陽湖東結菴初成劉存赤鍾衡頴遠來相慰

遂同度歲二首

十載神交費所思相逢喜見歲窮時扁舟雪夜來千里淨土蓮花種一枝已老形骸俱長物從頭日月是新知匡山莫謂當年社此地重開定可期，

二

初從江上結祇林歲暮遙來聽法音一載已勞三度訊片言誰契百年心梅花破雪迎春早風雨圍爐坐夜深爲問五陵車馬客幾人能到碧山岑，

欲卜築逸老閑吳山玄墓之勝因訊

歷盡塵寰興已闌形骸況復久摧殘眼前老景無多日身外浮雲總不干愛向青山藏幻跡羞將白髮與人看吳門山水知幽勝可許開林建法壇，

零陵冬日與唐孝廉諸子游芝山二首

江上孤峰秀更奇登臨佳會喜新知湘流直下連三楚山色遙來自九疑地湧瑤花呈玉蕊天生怪石長靈芝勝遊一日成千載回首令人憶此期，

二

羣玉叢叢聳翠岑偶來江上一登臨霜飛醉葉酣晴日雲度虛巖起夕陰萬里山川隨杖屨半天風韻落披襟煙霞不必重招隱即此堪容出世心，

將東遊赴花藥寺齋二首

舍衛城西古道場偶過三匝禮空王觀心已入唯心土說法還登善法堂香飯能令多衆飽醍醐獨許利根嘗當人未即輕拈出倘可重來再舉揚，

二

祇園開向大江西地湧蓮花最可棲佛國遠超諸相外法身高與四天齊暫來即請登華座久住應頻信杖藜可惜過從歸去月不堪回首重悽悽，

登花藥寺望嶽亭

獨上孤亭豁遠眸飛來嶽色洒如秋眼前塵世眞同

幻身外空雲總若浮。淨土豈隨心境變。江流不盡古今愁。須臾暫說無生法。一語能令石點頭。

過花藥寺梅雪堂遜菴宗師故居

梅雪堂開骨更清。齋餘閒步一經行。香浮石室花初放。影入氷壺月倍明。斷臂巖前留舊跡。懷人箇裏憶新聲。只今若問西來意。隻履誰能識去程。

過竹院留別支公

擬效匡山漏刻蓮。相看忽忽已三年。又拚共老餘生日。何意重移到岸船。紫竹最堪供傲臥。白雲可許入深禪。思君滯我歸來路。戀別依依丈室前。

登何仲益江上小樓

小閣臨流入遠空。四圍山色氣濛濛。深林不斷三秋雨。虛室長生六月風。尺地便能超有漏。寸心即此樂無窮。當年倘許容招隱。鷗鳥應來伴海翁。

二

幽齋獨倚大江邊。門對青山散嶽蓮。高樹入雲堪蔽日。清流到海不離天。迷津轉盼嗟千古。浮世輕看愧百年。幾度欲登登未得。何緣一繫五湖船。

方覺之送別宿樟木市

暫別青山事遠遊。留人嶽色轉綢繆。生涯自合隨流水。蹤跡終宜伴海鷗。萬里長風吹短棹。空江明月照虛舟。相看戀別情如許。一宿瀟湘古渡頭。

阻風

湘流直下大江東。萬壑潛消一線通。舉棹欲撈空界月。揚帆先阻石尤風。山靈自愛留行色。河伯無能為轉蓬。坎止從來皆浪跡。何須此日嘆飄蓬。

寄魏考叔

鍾山秀色火齊眉。常憶高樓對坐時。老我漂零空夢想。知君清爽正相宜。江山有限供詞藻。風物無窮入酒卮。倘許歸來尋舊隱。蓮花尚可結幽期。

舟次一宿江

片帆遙帶亂山青。雨過江頭水氣腥。作客五湖今一宿。懷人萬里此孤亭。哀猿啼月聲何急。老鶴巢雲夢未醒。俯仰乾坤皆浪跡。浮生不必嘆漂零。

江行

青山暫別事雲遊。身世真同不繫舟。白日任從斜曉變。長江難斷古今流。已知沙上鷗堪狎。猶憶林中鹿可儔。老大乾坤隨旅泊。孤懷一似水悠悠。

過九峰禮無念祖師

梵王宮殿隱煙霞。門外紅塵世路賒。山自九峰開淨

土僧從千葉生蓮華光浮石室留　宸翰影落諸天護釋紗若問西來端的意分明全付一袈裟

宿九峰方丈贈聞玄長老

逢向名山禮法壇此心須乞祖師安九峰夜月侵人白萬壑松風入骨寒已滅慧燈重發焰獨留衣鉢許誰傳應知天帝歸依日獅子音聲語未殘

率諸弟子赴漢陽王石陽齋

郊園逢訪漢江湄一似毘耶集衆時香飯飽餐天上供玄言喜見郢中辭平田舊是裁衣式高柳新垂洒露枝風雨夜深心境寂清涼疑坐藕花池

信宿大光上座接待寺

荊棘叢中古道場廿年辛苦爲誰忙堂開四海來龍象梵唄三時禮法王域內圓成華藏界眉間常放白毫光瞻依已入唯心土向上何須再舉揚

過曲阿喜逢王東里明府

出水青蓮在世心軒車亦似在山林空花鏡像塵何寂孤月寒空意更深鷲嶺想從親受記毘耶應是舊知音相逢一句無生話覿面分明不用尋

登徑山凌霄峰

獨上高峰倚杖藜侵人空翠轉凄迷西來二月如鵰翼東去千山似馬蹄絕壑久稱獅子窟空林終許象王栖只今欲說無生法麈尾纔揮萬象低

答蕭玄圃少宰

薊門別後雁鴻疎何意天南走尺書白雪忽飛雙羽扇青山儼對一霞裾匡時正倚調元手結社無從問隱居指日安居下西粵漁竿終不許桐廬

喜歸匡山

歷遍江湖久倦遊青山直到老方投形骸已謝空花影世事都從逝水流寂寂閉身雲作伴蕭蕭白髮雪蒙頭餘年不必論多少一念無生曠劫休

林觀海明府陳赤石大叅入山見訪

匡山白社憶當時此日高軒最可追入處即能忘世慮到來全不用攢眉身披萬壑雲容濕坐待千峰月色遲一夕清言成勝跡乾坤自古重心知

送星子王宜還明府之任隴西軍司馬

秦關西去朔雲黃宛馬初肥苜蓿香計績久推吳長吏籌邊深許漢循良征旗遙挂匡山月劍氣高懸紫塞霜莫道請纓當日事儒紳今可繫胡王

寄五嶽蔡使君

曾向曹溪結勝緣別來冷落祖師禪時談不二思摩

詩每話無生憶大年，自信宰官爲示現，誰知寀牘是眞詮。雪峰枯木堂前月，此夕因君缺又圓。

寄韶陽鍾中翰

思君十載舊同遊，幾度曾登江上樓，明月夜深頻問疾，空山日暮共悲秋。含香近聽簫韶奏，戲彩今誇集翠裘。雲外千峰最高處，何時相對一淹留。

寄閩中樵雲老宿

身依空谷久栖禪，鶴骨冰心已絕緣，火室九年無壁觀，曹溪一脈有燈傳。西來衣鉢君宜問，世外煙霞我愛眠。莫使舟航橫野渡，叢林秋晩正堪憐。

山中秋日懷愛蓮亭諸子

常憶池亭對坐時，蓮花月下影離離，玄言每入無生義，感舊頻裁怨別詩。半榻雲山予已老，千秋事業爾能爲。應思衣鉢西來意，莫負菩提樹一枝。

寄盧參軍

炎海相逢感慨生，別來歲序屢心驚。十年常望青雲氣，一劍時聽風雨鳴。顧我忘機從鹿豕，知君有賦出蕪城。山林遠隔人間世，幾度幽懷對月明。

送夏我齊使君出守端州

遐荒草木　王恩同，五馬翩翩出漢宮。引領蒼生霑惠澤，來蘇百粵喜春風。七星高倚聲名重，寶月光呑眼界空。臥理知君多暇日，琴尊時對桂花叢。

鄕人至

少小離鄕不記家，回思往事總堪嗟。故人猶想兒時面，枯木難開舊日花。河畔柳枝垂曉露，門前山色帶朝霞。唯餘此境年年在，不必從前問歲華。

送脩六逸公歸家山

廿載殷勤伴癖鄕，又隨瓶錫走諸方。參玄直上金輪頂，入室還依大法堂。歸去家山雖有意，老來泉石豈能忘。餘年倘未塡溝壑，遲爾同栖寂滅場。

心光法姪持雪浪恩兄手澤讀之有感

君來忽憶故人情，究竟難忘出世盟。乍見遺言猶對面，細思談笑似多生。知從兜率居高座，直入菩提豈計程。倘再相逢如昔日，肯教同伴不同行。

中秋喜陳祠部無異入山見訪

遶問空山鹿豕羣，巾車入谷到斜曛。披襟細語論衷曲，煑茗焚香坐夜分。喜對月明心似鏡，深觀世事倏如雲。當機若問西來意，一物全無把似君。

示衆

平生蹤跡任前緣，慚愧形骸未脫然。一片閒心隨處

見無端白髮暗中遷，自知來月皆除日，誰信添年是減年。回首家山歸去後，萬峰高枕石頭眠。

送心光法姪歸維揚屬刻雪浪恩兄傳

遠向空山問息機，未言早已見歸依。到來春日花初放，別去秋江鴈正飛。法已忘言超上乘，心從妙悟入幽微。同生嗟不同條死，知爾令吾願不違。

曇衍宗公來叅

雙徑曾叅向上機，別來又復此歸依。酬機自合超三句，妙悟應須絕百非。幽意久於塵世遠，高蹤時傍白雲飛。莫言寂寞青山冷，遲暮還期共掩扉。

喜陳幼謙至因送之文江

兒童猶憶聚沙時，皓首相逢喜更悲。浮世同看俱夢幻，故人屈指幾心知。凄凉𡖖對長干月，感慨還裁白社詩。佇立頓成千載別，良緣應結再生期。

壽覺休繆居士

居士由來應現身，金剛心地淨無塵。調生久悟無生忍，任世還同出世人。摩詰法門非是默，龎公妻子不為親。精神已入蓮華藏，𭃂念何須問大椿。

山居十首

平生蹤跡問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閑從絕壑看雲起，坐倚千峰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二

依巖結構草為菴，乍可容身止一龕。但得心源歸湛寂，任從世事付癡憨。三竿日上還高卧，丈室雲封不放叅。佛祖直教蹤跡斷，何須前後列三三。

三

回看五濁氣氤氲，群鬬啾啾器裏蚊。瞥念未興迷悟絕，一微纔立聖凡分。青山自許容藏拙，火宅誰能為救焚。翹首長空雙碧眼，不堪大地總浮雲。

四

堪嗟往事夢中遊，瞥眼空花不可求。心跡信如雲散月，形骸任似水浮漚。生存一息餘三寸，老入千峰勝十籌。從此人間蹤跡斷，更無憂喜上眉頭。

五

藏脩今已遂初心，自昔居山不厭深。空外任從千嶂列，目中豈受一塵侵。松風時說無生法，流水長鳴太古琴。入室何勞重豎拂，當機薦取在知音。

六

幽巖蘭蕙有餘芳，習習松風送暗香。暫借闌熏開性

地勝傾甘露灌枯腸心心直入蓮華藏念念常明般若光知足便登兜率界何勞此外覓西方

七

春深寒谷笋生芽又見松梢漸發花一鉢待來克午供衆僧專等試新茶空無神力諸天飯富有莊嚴五色霞爲問長安歌舞客幾曾飛夢到山家

八

三冬擁衲坐枯禪喜見春光最可憐瓦鼎野蔬將獻供地爐松火漸無煙青山覆雪重開面白髮防寒已及肩幸作太平雲臥客焚香朝暮祝堯年

九

舊遊恍惚是前生每憶行藏暗著驚此日青山當日夢今時白社舊時盟酬機但用無星秤娛老唯留折脚鐺若問西來端的意曹溪一派水盈盈

十

何事當年愛離家難忘舊著破袈裟祇因未了多生欠不是從前一念差半世業緣同夢幻百年妄想等空花歸來剩有青山在豈恐將金去博沙

臥病

蒲團香案日生塵老病難容世外身入夢泉聲清徹耳到床月色冷侵人閑心不與諸緣合自業唯存一念眞究竟要知歸宿處蓮花已結未來親

酬陸使君景鄴

高車幾度過空山歷盡千峰直破關有舌不能酬密諦忘機正可對衰顏飛來白雪寒相照望入青雲思更閑遥憶轅門端坐處匡盧時在兩眉間

寄劉侍御方瀛

曾從慈渡論前因別後音徽隔世塵庾嶺梅花容易折薊門雪色信難親近聞北塞驚烽火恐向東山傍隱淪 聖主拊髀憂戰伐好持一策慰 楓宸

懷忘所能公時遊吳越未還

一鉢何方結勝緣別來蹤跡總茫然江湖入眼風波濶塵世驚人歲序遷施食久無烏鳥下聽經猶有毒龍眠千峰無限清宵月獨照虛堂坐榻前

寄淨慈玄津壑公

湖上風光花柳新看來又復幾經春樓船宛似空中坐天樂還如鏡裏鳴千里月明同咫尺無邊剎土一微塵知君晏坐蓮華藏長舌時宣妙法輪

寄仰山靜光禪人

一自匡廬問法歸別經歲月信音稀顧予已入無生

恐知爾常參向上機雨過雲開山骨瘦春深日暖蕨芽肥何時再振林前錫拈示西來屈眴衣

挽潘景升居士 有引

予晤公於薊門別來三十餘年矣自予漂流瘴海辱十寄音書一未能達頃居匡山連得尺素知公義甚高也今春二月書來索江上名山記且云廬山紀事如珍珠船但乏夜光耳願得一言以登紀方作報書而公訃音至矣悲哉人生幻化固如此耶感悼無已挽之以詩

憶昔相逢別帝京支離萬里事孤征音書十寄一未達佳會三生總不成江上名山方索記雲中仙馭忽登程堪嗟永訣悲千古翹首長空涕淚傾

夏日山樓看雨有感

連宵積雨暗山樓坐看還同汗漫遊挂壁飛流奔絕壑侵人寒氣動高秋勞生大似空中電浮世渾如水上漚聞道煙塵方蔽日願將一洗 九重憂

初入曹溪率諸僧跣卓錫泉時張武程明府携諸子適至汲水煎茶喜而有賦

香水千秋氣味新開林聊復試前因雙鳧忽下攢眉客盍簪還多問字人觸目頓令心似洗沾唇已覺世如塵相逢莫問無生話一悟諸緣盡是真

雪中留別澄公

凍雲積雪滿乾坤萬里長途獨問津世向靜觀知曲折人於苦見交親誰云法道隨隆替自信吾心固本真此去莫言煙瘴闊天涯何地不陽春

留別李臨淮

念載交情意氣深竭來山水慰知音侯門固結煙霞思江海常懸魏闕心白璧頓殘苦棄置青雲已付任浮沉相看此日休言別垂老還期共道林

寄別山陰王

思君廿載信音稀重擬覲河願已違談笑總歸昨夜夢薜蘿仍挂昔時衣深秋鴻鴈哀聲切白日雷霆世事非萬里天南聊爾別莫言終負北山薇

信宿彭城洪福寺懷達觀禪師 有引

予弘法罹難蒙 恩貶嶺海達師北走視予久遲此問及予至而師已南矣信宿於此感而賦之

孤蹤何處問同遊津濟先登彼岸頭塵世大都俱浪跡乾坤從此任虛舟懷人夢徹三更月去國心懸萬

古愁百戰塲空衰草徧，黃河不盡水東流。

登清遠峽飛來寺

梵宇連雲碧嶂開，傳聞殿閣是飛來。聽經龍臥消陽峽，換骨猿棲說法臺。定水千秋長不竭，泉名定心迷津終古實堪哀。春風桂樹天香落，寺中有四季桂樹正發花觸者應須念刼灰。

丙申二月抵廣州寓海珠寺二首

萬里孤征到海隅，側身聊寄此浮屠。慈雲影落涵空鏡，明月光流出水珠。梵唄朝昏沉寂寞，潮音來往入虛無。飄零地北天南盡，回首人間念已枯。

二

天涯歷盡尚遐征，百粤風煙不計程。涉險始知塵海闊，道窮轉見死生輕。暫依水月光明住，偶向琉璃寶地行。到岸舟航今已棄，上方鐘鼓為誰鳴。

答雷陽伍鑫湖使君

憶昔春風遍海涯，坐中香滿澤蘭花。別來尺素憑雲鴈，思入星辰屬漢槎。論道敢言酬白璧，徵車指日見皇華。相逢已結三生約，蓮社幽期意未賒。

送丁右武大叅王惟吾光祿同赴端州制臺之招。

鼓棹中流豈問津，連天春水淨無塵。歌殘雪曲憐同調，涉盡風波共此身。開府千秋情更恰，平原十日醉偏真。相談倘問逃禪客，為道元如幻化人。

年中喜得故人書卻寄

衡陽南過鴈聲無，書札何來到海隅。乍見瑤華浮几席，忽驚白雪滿頭顱。自知生死窮邊盡，誰信交情老處孤。萬里寒空中夜月，清光偏獨照穹廬。

任養弘觀察同丁右武邀集海珠寺

横海樓船羨列侯，雄風一振瘴煙收。遥看劍氣凌三島，會見珠光照十洲。萬里波濤還屬國，千秋詞賦此登樓。相逢二妙非塵跡，取次寧無玉帶留。

秋日過王惟吾西園雙龍洞

明時大隱傍仙城，況復雙龍羽翼成。公有建儲議種菊縱拚陶令醉，采芝寧避漢時名。臺因得月心長白，室以留雲骨自清。坐久頓忘歸去路，一聲幽鳥隔林鳴。

丁右武王惟吾同遊星巖諸勝未還賦懷

覽勝探奇讓謝丘，況逢簫史是同遊。千山縈附雙龍翼，萬壑爭趨一葉舟。洞裏丹砂誰可覓，雲中芝朮幾時收。莫看松下彈棋者，半局令人易白頭。

董少府招同丁右武吳別駕陳司理遊星巖觀

音聞。

海上名山聚列星。高巖壁立敞孤亭。天開水月慈容
自地湧蓮華寶髻青入座煙霞騎鹿豕。嘘簷風雨護
仙靈壯遊重結三生約石室應留異代銘。

珠江送丁右武還豫章

當年海內識平原此地相逢荷　主恩諫草舊存金
匱籙客星今入紫薇垣。豐城龍劍當時合泗水麟經
道自尊。公門下多執經者。俛仰乾坤多浪跡君行何獨重銷
魂。

送丁叅軍若訒奉使東海兼簡諸故舊

十年方丈倚青霞此日相看萬里賒瘴嶺尚同滄海
月春風猶對故園花空懷鷗鷺忘機侶已合龍蛇到
處家君去倘逢知已問莫言飄泊是天涯。

寄張遊戎東征駐兵眞州

故人一劍倚江干夜夜光寒北斗間遥望鵬程搏翰
海即看魚麗破天山玉麟符向腰間佩弱羽弓從肘
後彎萬里風烟君自愛莫教衰颯鏡中顏。

送陳伯謙遊西粵

客裏逢君最愛君天涯況復又離羣七閩風雨聲何
壯百粵關河氣正氛詞賦尚含梁苑雪奚囊猶帶北

山雲還期共入蓮華社。吹倚胡床坐夜分。

喜伍使君入覲回

遥瞻紫氣鬱崔嵬仙吏翩翩出上台甘澤再看蘇赤
徼德星今復聚嵩萊光含合浦明珠去色帶燕山白
雪來半偈重拈肝膽露浮生轉見是塵埃。

軍中送守珍林茂才歸合州

合浦逢君已隔年相看此日倍凄然衰顏毎藉明珠
色旅思頻淸白雪篇刁斗共聽滄海月酒旗獨望瑯
琊煙萬山歸騎秋雲澹無數芙蓉驛路邊。

登粵王臺

荒臺寂寞倚仙城臺上風流舊有名一語纔降秦屬
國百蠻全服漢書生松杉猶抱當年色麋鹿深悲異
代情最是長空今夜月淸光不向昔人明。

秋日訪朱叔孺季美坐澂清臺

西風爽氣動高臺落木蕭蕭萬壑哀三逕不知炎者
去衡門偏喜故人來秋深蘭佩猶堪結霜老荷衣正
可裁二仲最憐多雅思蓮花白社許同開。

懷歐楨伯故居却寄乃弟樵湖

海門遥望故人廬奕世交情誼不疎門宇喜逢中散
吏樽風應愧北寘魚花開白社還招隱戸對青山舊

著書叢桂森森君自植至今香氣滿庭除

送陳明佐勲卿奉使還都門兼柬舊遊諸君子

朱明霞色曉蒼茫仙佩行看入建章盛世固能容鹿豕君恩元自重賢良詩筒半褁蓮花偈使節深含薜荔香倘遇故人如有問爲言華髮老風霜

端州慶雲書院僕制府大司馬陳公二首

花宮高倚七星傍門對江流萬里長桂樹婆娑寒自影珠璣錯落夜生光山圍城郭森如戟月照庭除白似霜回首蓬萊天際遠不堪道路滿甘棠

二

天南此地聚星辰八座堂開氣象新百二河山供帶礪三千禮樂起經綸慶雲猶若垂天翼甘雨還餘大澤春麟閣勳名誰第一蠻夷心勒老儒臣

寄樊友軒侍御

賈生涕淚滿瀟湘放逐非爲學楚狂抗疏自能成羽翼君恩元不薄雷陽回天忽動陽春色照乘何如明月光八德酒公飲柿酒稱爲八德傾仙掌露炎方霈洒足清涼

軍中送李金吾還都二首 有引

金吾爲北鎮撫天子爪牙臣也以鞫李中丞事抗疏上怒特遣廉州尚有九十老母乞假歸省賦此贈別

珠江江上送歸舟歸路何如去國愁十載鹽車筋力盡百年慈母淚痕收黑貂裘敝空顏色白髮生還只蒯緱回首天南望天北此心先到鳳城頭

二

三年相伴理征衣此日天涯送爾歸客夢聽殘刁斗淚鄉心望盡塞鴻飛入門言笑歡如昔故舊驚看人已非倘遇親知問消息爲言鷗鷺儘忘機

答思明黄太守

牂牁東注躍如龍萬里滄波一線通百粤河山開壯麗千秋詞賦見豪雄天邊忽墮中宵月嶺外何來大國風聞道思明成教化諸生應不減文翁

答陳伯謙思明見寄

天涯岐路悶窮途望入關河老眼孤顧我羊腸今在粤知君艫艣正思吳青山久負蓮花約白髮空嗟歲月徂自是平原能好客長歌應不嘆無魚

送許給諫起病北上

幾年消渴臥文園此日翻然叩帝閽諫草封青瑣閣含香花發紫薇垣聲名豈獨文章重功業終歸

道德尊客裏逢君仍戀別最憐時事不堪論。

送丁臬幕心宇之任夏縣

知君元不厭爲郎萬里馳驅異路長南入炎荒觀粵俗西遊風物見陶唐從來沃野誇天府自昔鹽車苦太行莫向臨岐倍惆悵世途到處盡羊腸。

送王茂才入太學

萬山秋色滿仙城君去秋江月正明久揭黃金求駿骨況收青海度遼兵太平景物誰歸重盛世文章爾獨鳴到處登樓應有賦何人不識仲宣名。

懷山陰王有引

山陰素稱賢王父子俱性喜事佛遜位有年頃以建儲諸事剪髮疏諍余聞其事感而賦寄

觀河一別廿餘年寤寐難忘舍衛緣淨飯承恩猶悉達旃檀刻像效優闐匡時獨重君臣義華國偏推父子禪抗疏金縢鍾鼎在千秋應識魯公賢。

答思明黃使君以畫梅見寄

書札頻來問癖卿梅花新折嶺頭芳天邊喜動陽春色座上寒飛白雪香月湧閩山勞客夢風吹玉笛斷人腸思君不減王猷興何日扁舟度夜郎。

題達奚司空有引

南海神廟有夷人像屹立前廡斫額延頸望海航如欲招之狀世傳昔帀舶於此挂帆回國夷獨趂舟不及遂立化於此

臨流斫額思何窮西去孤帆望眼空屹立有心歸故國奮飛無翼御長風憂悲鐘鼓愁王膳束縛衣冠苦漢容慰爾不須懷舊土皇天雨露自來同。

軍中得友人書卻寄

塞鴻元不到南濵何意音書慰梗萍自信神珠常在握誰知火宅快銷形飛來雪色傷心白望入陽春老

眼青莫謂天涯成阻隔乾坤處處是離亭。

送曹溪行脚僧祝觀察公入賀二首

象嶺岧嶤接上台曹溪源自少林來嵩呼喜祝天王壽金鑑多稱法將才瓶水香含甘露雨鉢龍時奮早春雷調元倘藉楊枝手願布慈雲遍九垓。

二

六代傳衣事已湮宰官今復問前身曇花久發枝頭葉道樹新榮象外春旌節隨方開覺路舟航到處度迷津願將一滴曹溪水洗盡金輪輦上塵。

珠江送侯大將軍歸雲間

珠江春色照平蕪把手江頭別思孤去國卅霜多在
粵還家山水盡歸吳半生汗血勞千戰此日身心樂
五湖遥想故園高臥處秋來滿目是蓴鱸

靈洲送方伯王公左遷歸蜀二首

牂牁一線注東流砥柱眞堪擬十洲今古人文俱勝
槩乾坤蹤跡此沉浮東辭嶽牧春方暮西望峨眉月
正秋四海風煙今慘澹江湖何地不堪愁

二

妙高臺迥近諸天此地相逢信有緣山水障開新法
眼宰官身是舊枯禪塵中一瞬成虛幻石上三生豈

浪傳莫向江湖悲去任乾坤傳舍總皆然

送雷陽萬郡丞左遷蜀王傳

瘴海嵐煙氣正氛天涯此日重離羣征𣗳始罷珠厓
議論蜀新裁父老文書鷁朝飛巫峽雨芙蓉秋入錦
江雲非君獨抱長沙屈蕭艾從來未易分

送丁叅軍歸東海

客裏逢君又別君新知能不感離羣乾坤聚首三更
夢日月遷流一片雲歸路煙霞貝嶠外挂帆風雨大
江濆何時重刻蓮花漏共爾焚香坐夜分

再宿清溪驛

杖挑一鉢走風塵何意扁舟又問津山月照殘今古
夢江流送盡去來人飽飡霜雪餘雙鬢落傀乾坤老
此身清夜不眠寒徹骨忽聞征鴈倍傷神

星巖石洞

洞宇玲瓏縮太空青蓮倒挂蕋珠宮仰天時噫大塊
氣動地長吹萬竅風陶冶仙靈歸造化刻雕衆巧見
神工空生倘肯來趺坐不用冥心想聖容

過梅菴寺

臨流梵宇宛祇園小近郊坰可避喧蓮漏聲隨潮汐
發梅花香逐貝多翻心空有相應離垢妙悟無生可

絶言一酌曹溪溪上水對君傾瀉洗塵煩

酬陳動卿病中寄懷兼惠荔枝

緇衣何自染風塵幾見天涯景物新老我頭陀搔短
髮看君風骨表人倫深知莊叟環中趣誰識維摩病
裏身一笑乾坤俱幻跡慰言不必重傷神

賦得千里馬送陳文績左遷虔城貳師

沙場萬里志縱横路入羊腸不可行燕市空聞求駿
骨鹽車誰解聽長鳴風蹄思踏天山雪電影羞羈細
栁營一突重圍呼上將白登終許屬陳平

懷無相師

與君此世若三生，何必同胞說弟兄。每憶少年常共被，却憐貪病費垂情。焚香夜話忘侵曉，托鉢晨朝不入城。莫謂睽携過八十，龍華初會有深盟。

寄寧夏黃梓山中丞

塞上提兵已十年，轅門何似坐枯禪。望中紫氣關門雪，不到炎荒瘴癘天。尺素屢裁無鴈過，梅花縱折有誰傳。幾回夢入青山月，恍惚同君種白蓮。

答崑巖鄭中丞自緣延見問

海上欣承冰玉姿，別來夢想總如斯。眼前幻化俱塵跡，空裏浮雲祇自知。白雪頓消煙瘴熱，青山還許薜蘿期。關河萬里休言隔，日月常懸大將旗。

秋夜喜自雷陽還曹溪

十年火宅演三車，始信隨緣到處家。作客徒勞供襱藏，是僧未許著袈裟。心知諸法元無住，眞見浮生🀆有涯。夜汲曹溪源上水，坐邀松月煮山茶。

五言絕句

憶山居六首　有引

予囹圄中究居深山，因而有述。

榾柮千年火，支撐獨木橋。往來人境絕，菴主澹無聊。

二

白雲在簷前，飛來月如故。不是爾無心，如何常共住。

三

明月挂寒空，光徹寒潭底。上下本自同，看來無彼此。

四

流水不是聲，明月元非色。聲色不相關，此境誰會得。

五

風從何處來，衆響動巖穴。靜聽本無聲，如何有起滅。

六

身在千巖裏，門前路不通。寂寥誰是伴，唯有數株松。

安遠舟中逢陳敬倩

別君三載前，言尋峨眉去。今朝江上逢，明發在何處。

中泠峽月夜泛舟望飛來寺

蓮華滿月容，影入玻璃鏡。輕槳擊寒空，撩亂青螺鬢。

舟泊珠江

月色澹如水，潮平寒似空。孤舟橫野渡，人在有無中。

軍中道場吟四首

朝聞鼙鼓聲，暮聽金磬響。動靜雖不同，唯在知音賞。

二

旌旗蔽浮雲幢幡影朝日試看生殺機兵不似禪密

三

法鼓震龍宮喊聲動天地何似衆竅風噫出大塊氣

四

曾坐東海上驚濤怒破山今聞震天雷入耳心餘閟

寄王金吾

偶會忽言别再晤應更難思君心似雪飛夢薊門寒

喜友人至

人生會合期杳如風雨夕與子未見時宛似雲中日

紀夢

夢從五嶽遊覺來猶枕席丈夫志四海居然在衽睫

偶成四首

風吹楊柳花東西南北走豈是愛隨他自身元不有

二

野雉在樊中粱食亦不少何似處山林飲啄隨時了

三

豹隱南山霧常恐羅網侵只以皮毛故是爲身累心

四

膏火照夜行人盆已受損豈不自愛惜生質固所禀

憶家山竹池

萬竹飛晴雨雙池引石泉別來三十載日月憶栽蓮

瓊山

奇甸香爲國珠崖玉作山人從塵海渡儼若出天關

五指山

一葉浮天外千山落鏡中誰人揮五指劃破太虛空

金粟泉

粟泛黄金屑泉流白玉漿我來持一鉢足可獻空王

明昌塔

瓊海開龍藏香幢出梵天即看火宅內從地湧青蓮

劉將軍邀觀玉龍泉二首

清泉集似玉嘉樹密如雲人有羲皇樂心同麋豕群

二

混沌何年鑿淵泉此地開人依空界立山入鏡中來

題墨香深處四首

碧草横書帶幽蘭結佩香虛亭人獨坐心已到羲皇

二

竹色侵簷綠荷花照水紅夜深涼露下人在暗香中

三

芙蓉開似錦黄菊疊如錢醉眼熏心處端然自在禪

四

雪遍梅舒蕚，春催草發芽。目前生意事，誰識在山家。

寄膠東李生

萬里路不遠，寸心空更閑。不知思我者，如隔幾重關。

懷丁右武大參

落葉千山雨，寒空一片雲。舉頭聊縱目，何處不思君。

咏松二首

柯老心逾赤，楓凋葉更紅。可憐霜雪裏，獨有一枝松。

二

霜幹龍鱗老，風枝馬尾長。濤聲清響發，瑟瑟滿虛堂。

咏梅二首

叢林秋已晚，萬木盡凋傷。獨有寒梅樹，飛來雪裏香。

二

雪色春先到，寒香夜更清。一聲幽鳥語，忽使夢魂驚。

詠竹五首

寒飛千尺玉，清灑一林霜。縱是塵心重，相看亦頓忘。

二

矯矯淩雲姿，風生龍夜吼。霜雪不知年，真吾歲寒友。

三

霜幹寒如玉，風枝響似琴。瀟湘一夜雨，滴碎客中心。

四

葉落根偏固，心虛節更高。一林寒吹發，清夜伴松濤。

五

淇澳春雲碧，瀟湘夜雨寒。虛窗人靜聽，颯颯響琅玕。

詠葵

絕盡寒暄態，唯存向日心。東籬有黃菊，遥想是知音。

詠菜

至味非粱肉，清標金芷蘭。幾莖霜雪色，不待上林看。

詠蘭

幽谷春偏好，芳香露更清。虛堂風雨夜，髣髴故人情。

喜雨三首

涼雨洒炎天，飄風振林木。輕雷響蒼端，隱隱似空谷。

二

元陽如烈火，羣有若陶鑄。忽然風雨來，炎蒸在何處。

三

山空泉更寒，暑氣無來往。颯颯風雨生，毛骨更清爽。

曹溪望武夷二首

象嶺接武夷，相去不盈尺。披襟獨坐時，雲霞連枕席。

二

遥望武夷山，奇峰三十六。指點最高層，仙人騎白鹿。

山中吟六首

塵隔三千界心超十八禪鐘聲清夜發聽徹不成眠

二

日月不知去此心應合空山樓時獨坐彷彿在鴻濛

三

枝頭春已動草木氣相鮮靜裏觀時化心忘有漏年

四

時折寶林松旋汲曹溪水來煮雪中茶此味無可比

五

萬山寒色破地氣煖生春花落曹溪水何人肯問津

六

無事晝打眠松風吹不徹何處木魚聲夢中響更別

偶占

一滴曹溪水千株遍漢松人依空界立宛在畫圖中

示知事僧二首

斷臂巖前雪而今血尚濃黃梅腰下石能得幾人春

二

積雪若凝寒叢林盡凋冱一陽纔動時枝頭春已露

董國博過訪曹溪因贈

曹溪一滴水流浪滿江湖隨君化霖雨到處洒焦枯

夏日王癡過訪

炎熱毒如火茶香冷似冰誰知天壤內除懶盡輸僧

送悟心融首座二首

一片江南雪來清瘴海炎君今度嶺去寒色帶行尖

二

七尺藤過頂三餐飯滿瓢何時萬峰裏倦飽臥雲霄

對月

雪嶺孤松老曹溪滴水寒誰知今夜月猶是昔時看

風雨二首

飄風長夜吼萬竅一時怒驟雨若傾盆窮閻深閉戶

二

風雨忽晦冥江湖風作惡獨有釣魚舟隨波猶去泊

與庾生觀畫

素影落青波觀者不知故若墮法眼中楊修見幼婦

再過小金山兩首

一度一回新重來不厭頻秖因貪佛日時禮法王身

二

青山常不改流水去還來獨有松間月清光照綠苔

三

漁火夜深白沙鷗清晝啼江空人境絕長日掩柴門

四

階下魚龍穩涉頭鷗鷺閒盈盈剛一水隔斷萬重山

喜黃生公亮歸自薊門五首

人生無百歲逢君時過半忽別又三年離合安可筭

二

昨日乘虛舟夜來忽風雨今朝喜逢君杳然如夢許

三

塞上草頭白燕山楓葉丹唯餘寒雪色君尚在眉端

四

驛路千行柳江湖萬里波往來空歲月誰不爲蹉跎

五

羅浮半輪月曹溪一滴水與爾共餐之意味無彼此

贈梁處士

塵中寬日月掌上識天機但見乾坤小安知造化微

喜曇欣慶公至

君從白下來慰我炎方熱火宅喜相看如對燕山雪

招慶公嘗荔枝

長夏火雲紅五月荔枝熟與君坐珠江日日敲寒玉

對慶公懷舊

菴居與君隣水竹清同好一別三十年相看今已老

寄蒲坂襄垣震檢二宗侯八首

一派黃河水遙從天上來滔滔東入海借問幾時回

二

華嶽雙峰出高空碧玉寒遙聞天樂響應是禮仙壇

三

夷齊高隱處元是首陽山萬古清風意猶存指顧間

四

生沐唐虞化猶瞻太古風不勞耕鑿力翹首日呼嵩

五

天際五老峰特向雲中宿時從人間遊往來乘白鹿

六

龍門萬仞峰突向青雲起中通一線流直接滄溟水

七

舜彈五絃琴清音至今響薰風倏南來悠然太古想

八

中條山色青朝霞散晴綺知有忘世人獨坐觀無始

贈王將軍

疋馬驅青海單車入夜郎長纓不待請今已繫獒王

夢遊天台二首

忽到天台山相遇雲中老想是避秦人顏色如此好

二

飛上華頂峰忽聽天鷄叫遥望蓬萊山掀髯發長嘯

懷舊二首

夢坐龍華樹聽殘長樂鐘醒來空谷裏萬壑吼松風

二

昔臥臺山日身心徹底寒至今毛骨裏冰雪未曾殘

懶殘老衲任山

菴小山藏寺心虛芥納空嬾眠松下石坐斷最高峰

將之雷陽別雲公于江上

送別芙蓉江江水秋逾碧歸舟遡寒流來往心如織

詠月

湛海光如有寒空色若無誰知俯仰內千古照迷途

詠雲

一點如纖翳瀰漫塞太虛但知已起後不見未生初

支江舟中

支江碧如玉榕陰青似藍虛舟空裏坐恍惚在山菴

月夜江上送萬司理之任濟寧

明月湛如水寸心寒似空可憐今夜別恰是再相逢

野泊

山色寒逾淺江流靜更長虛舟載明月深夜坐微茫

試端硯三首

君子愛佩玉溫潤象其德此石尤過之所寶在翰墨

二

詞海萬里流筆鋒千丈雪盡向此中生時時飛玉屑

三

浩浩清江水磊磊紫石山誰知千古意元在混茫間

詠墨

逸思風雨生片石雲霞起飛雪灑寒空影落湘江水

逢天台僧二首

爾從天台來走冒炎荒熱且看兩眉端猶帶江南雪

二

瀑布天上落石橋空裏懸要見方廣僧不知誰有緣

化城菴二首

山色自朝昏榕陰成古道多少往來人紅塵空浩浩

二

鑿井自高原土深水難得施工極盡時淵泉流不息

罄室

斗室懷幽蟄窮交見古人雖餘方寸地無處著微塵

明禪人施茶

此心元不住白足本無塵時汲源頭水清涼熱惱人

寄慶堂首座

憶爾栽茶處。蒲團春雨滋。何時掃松葉。相對一烹之。

寄宗遠西堂

曹溪春水漲。衡嶽雁歸時。憶爾跏趺夜。松門月上遲。

寄題龍興寺禪堂

王氣鍾山嶽。經聲徹帝宮。法筵龍象衆。萬世祝堯風。

寄　皇陵供奉

乾坤開帝業。日月轉河山。香火勤供奉。晨昏仰聖顏。

題畫小景三十五首

流雲覆春山。輕寒凍欲圻。何處踏青來。歸時月華白。

二

芳樹夏初長。輕舟泖水碧。攜琴訪故人。雲深何處覓。

三

斷橋人影橫。扁舟霜月白。回首望雲山。悠然塵市隔。

四

煙樹春雲綠。江天落日紅。不知何處醉。歸向月明中。

五

風雨孤舟夜。微茫煙樹春。茅簷驚犬吠。定是渡江人。

六

江閣流雲細。孤村白日閑。小橋橫野水。隔斷萬重山。

七

晏坐桃花塢。幽居遠市塵。祇緣春色好。不是爲逃秦。

八

高樹咽新蟬。深林掩茅屋。斷橋人影橫。白雲滿山谷。

九

瀑布寒空外。孤亭水石間。日長無個事。結伴看春山。

十

秋水碧如玉。遠山凝似脂。夜深魚不食。釣餌爲誰施。

十一

淅瀝寒林瘦。潺湲水石清。白雲千萬里。相對總忘情。

十二

夜雨明初霽。流雲曉未開。攜琴問親友。花竹幾時栽。

十三

積雨鳴飛瀑。寒潮湧石頭。江干人獨立。凝望白雲秋。

十四

遠山清簇髮。秋水淨攢眸。不爲垂鉤線。貪看漱石流。

十五

平沙橫雁陣。孤艇潑清漪。紅樹秋容老。霜天夜氣寒。

十六

萬木流雲密。千山落照寒。衡門長日掩。酒伴慕相看。

十七

遠樹晴煙合江空草閣寒行吟同澤畔始信獨醒難

十八

古木蒼松老清泉白石奇携琴問知己遥問酒家旗

十九

江閣坐忘機凭欄望夕暉沙頭人竚立擬待月明歸

二十

雲白天垂練江清水合空相携尋酒伴同過石橋東

二十一

漠漠平林遠悠悠一水寬澹煙凝曉色望斷碧雲寒

二十二

萬山凝積雪高樹折輕冰何處寒梅發香勾一個僧

二十三

秋山新雨霽遠水澹無垠湖上幽人宅悠然隔市塵

二十四

山似天台路花無秦代春漁郎坐溪口不見問津人

二十五

雪山寒似玉高樹瘦如柴獨坐虛亭望悠然寄遠懷

二十六

白石清泉瘦幽蘭結佩香夜深寒露下松竹響瀟湘

二十七

一帶寒雲白孤亭落木黃山空人寂寂到此即羲皇

二十八

雪霽蘆花亂天空鴈影斜漁翁何處宿不見有人家

二十九

萬樹松陰密千山雲氣濃水光天上下人在鏡湖中

三十

湖光連野碧山色曉煙寒草閣凭欄處悠然望眼寬

三十一

秋山雲氣薄紅樹曉霜清一帶湖天濶空留待月明

三十二

千山寒似玉高樹白如銀萬里人煙絕孤舟一釣綸

三十三

彤雲四野迷層冰萬木折衝寒訪故人踏破連山雪

三十四

潄石泉聲細熏衣花氣微柳陰相對奕長日自忘機

三十五

老樹珊瑚瘦寒梅白玉芳清標來几席點染夢魂香

贈何介卿居士山居三首

耕鑿元吾好風塵任爾忙深山如大古不必到羲皇

二

四面山如畫周迴樹若雲往來人跡少鹿豕日爲羣

三

人世炎如火深山冷似冰塵心不待遣有髮勝爲僧

南嶽逢何玄圃

相逢南嶽前坐對中秋月清光徹夜看疑是燕山雪

祝融峰

我登南嶽山奇峰羅几席祝融最高層去天不盈尺

芝山

西山一拳石大似商山芝欲采不可食回首空相思

鈷鉧潭

鈷鉧潭中水言曾洗客塵伊人不重來至今誰與親

朝陽巖

虛巖對朝陽下臨瀟湘水白石照寒流水深清見底

澹巖

巖以人爲淡山因隱士高清風徹萬古入耳聲蕭颼

白蘋洲

江上白蘋洲蘋香可采食若築凌雲臺終古與南極

江樓

獨坐江樓上目望九疑峯簫韶不再來但聽江水淙

玉山

閑登玉山頭城中見煙火萬井密如雲蓮花青朶朶

望江樓

獨上望江樓四面山如織中有餐霞人相對不相識

高山寺

山城枕江流梵刹雲中起鐘鳴萬戶開人在蓮花裏

鎮永樓

高樓出重霄疑與太清接不必挾飛仙雲霞生兩腋

愚溪

愚溪何似我我愚溪不愚流泉日夜響說法聲嗚嗚

懷素墨池

昔人染翰處醉墨尚淋漓梅花點清水一似正歸池

華嚴菴

菴近恒河水僧依舍衛城經聲和人語總是說無生

雜咏五首

白鶴飛冲霄翛然任去住可惜無礙身不知生死路

二

螻蟻慕羶腥逐氣呼伴侶忙忙不暫停所得能幾許

三

白鷺立清池眼明深見底專注爲求魚其心元未死

四

伊蘭生空谷芳香常不改幽人殊未來終竟誰見采

五

澤雉在深山泉甘春草緑飲啄自隨時何必餐金粟

偶成二首

法侶千峰影生涯數畝田信知人世裏難結此中緣

二

青山待人歸本欲求深契誰知來者心動靜多相戾

清秋八詠

秋月

高空露氣寒深夜月華白幽人坐不眠相對情脉脉

秋雲

曉起散清陰乘風浮大陸已無霖雨心歸來宿空谷

秋風

習習動林麓飄飄吹衣襟涼颸爽毛髮悠悠清我心

秋水

霜落秋水清微風縠紋細連天一鏡開孤帆渺無際

秋桂

叢桂生幽壑纍纍墜金粟不見枝葉繁但聞香滿谷

秋菊

羣芳消歇盡寒花色更佳猶懷東籬人把酒思無涯

秋蟬

曉吟飲寒露暮噪吸清風高栖弱木枝可咲持竿翁

秋鴈

朝排雲陣飛暮向沙汀宿哀哀顧侶心豈獨為食粟

寄題勞氏池亭

一勺江湖水虛涵萬里空樓臺天上下人在月明中

廬山石門隱居

萬仞香爐峰一派九江水水上出青蓮人在蓮花裏

炯首座增臘因示

一坐十小劫謂如一食頃回首視人間空中飛電影

寄題毘耶丈室

一室毘耶內涵虛褁大千惟留聽法衆不用散花天

山居十六首

門外紅塵厚山中白日長松風清入夢一枕到羲皇

二

松篁吹雅韻流水細鳴琴不是忘機者誰能一賞音

三

獨坐高峰上回看太虛小嗟彼器中蚊羣閙何時了

四

片雲浮太虛倏忽遍大地試看未生前清淨無纖翳

五

萬境本寂然因心有起滅一念若不生動靜何處覓

六

長夜無燈燭修途總暗冥可憐酣睡者大夢幾時醒

七

青山容易入白業不難修獨有降心法英雄讓一籌

八

一枕黃粱夢千秋汗血功秖知常不朽誰信轉頭空

九

雪老蒼松古僧閒水石清坐來忘百慮眼見一身輕

十

酷暑不可人清風來竹下颼颼涼氣生毛骨頓蕭灑

十一

風靜蟬聲急龍歸雨氣腥乘涼高樹下閒寫換鵝經

十二

雲深便野寺僧老愛扶笻乞食歸來晚愁穿十里松

十三

爽氣入疎林萬山秋色好貪看溪頭雲忘卻來時道

十四

獨坐長松下悠然太古心高山流水意誰復是知音

十五

日月如飛鳥乾坤似轉丸浮生忙裏度誰向靜中看

十六

長明一碗燈夜對心更寂多少醉眠人夢中狂未息

六言

山居二十首

松下數椽茅屋眼前四面青山日月升沉不住白雲來去常閒

雪裏梅花初放暗香深夜飛來正對寒燈獨坐忽將鼻孔衝開

幾片白雲不去一輪明月飛來伴我山中寂寞唉他世上塵埃

一片寒心雪夜數聲夢破霜鐘爐內香銷宿火窗前月上孤峰

滿面清霜冽冽盈頭白髮蕭蕭世上空花影落月中幻瞖全消

漸漸泉聲入耳明明祖意西來不動舌根常說何須再嘆奇哉

幽谷蘭香馥馥中宵月色娟娟一段清塵勃勃無端打破枯禪

一念忘緣寂寂孤明獨照惺惺看破空中閃電非同
日下飛螢

雲散長空雨過雪消寒谷春生但覺身如水洗不知
心似冰清

衰朽應憐骨弱看來轉覺心強午夜脊梁似鐵常時
一念如霜

空谷諸塵盡謝止留一片閒雲伴我松根揮塵堪多
麋鹿成羣

文字眼中幻翳禪那心上浮塵內外一齊拋却大千
世界全身

靜夜鐘聲不住石床夢想俱空開眼不知何處但聽
滿耳松風

清淨涵空寶鏡春來水滿彭湖照徹廬山面目月如
額上明珠

蓮漏六時猶短長香百刻安排月夜眞常流注識神
早托華胎

一片雲封谷口千峰劃破虛空中有數椽茅屋深藏
白髮山翁

可惜青山常在堪嗟白髮時新盡是塵中逆旅誰爲
物外閒人

山色愁含宿雨松聲冷咽清霜乞食僧同倦鳥峨眉
月上新粧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但見水消澗底不知
春上花枝

門外青山朵朵窗前黃葉蕭蕭獨坐了無言說回看
妄想全消

芝城茶菴

門外紅塵正擁壺中白雪生香渴吻纔沾一滴恍如
玉液瓊漿

七言絕句

舟中即事

空水連天一葉舟即看身世等浮漚鴈聲叫破綠生
夢明月蘆花古渡頭

鞋山

孤根屹立砥中流撑拄乾坤氣若浮踏破水天空界
月一聲漁唱蓼花洲

大姑山

霞帶雲裳月偃眉江湖濡目少相知寒流徹底心如
洗莫問夫君是阿誰

姑山塔

空裏浮圖水月身太虛中點一微塵行人兩眼重添屑幾個男兒認得眞

鄮湖寶陀寺

玻璃宮殿水晶盤面面青山碧玉欄中有一人常說法西江汲盡夜潮寒

過桐江挽曾健齋光祿

龍華樹下舊相逢每夜談心聽曉鐘今日覓君桐水上空含血淚洒春風

清江漁父詞二首

水清沙白月如鈎影落波心釣未收無限游魚吞不得空教漁父抱深愁

一葉輕舟逐浪翻五湖風月任加餐夢魂常在深深處最苦離鈎水更寒

舟次橫浦

五雲一水入南安萬疊山迴六六灘行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

登南安城

城頭辦辦湧青蓮花蘂香含萬戶煙身在境中人不識更於此外覓諸天

度大庾嶺二首

一徑雲霞閣道深梅花松雨氣陰森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嶺心

嶺上寒梅正發花枝頭雲擁舊袈裟試將拄杖重拈出香逐天風遍海涯

松盤夾谷

千尺長松夾道開濤生空谷響如雷雲中一片笙簫落疑是仙人誇鶴來

曹溪謁六祖大師二首

曹溪滴水自靈淵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脉尚泠然

樵斧纔拋石墜腰黃梅夜半寂無聊自持一鉢南歸後從此兒孫氣日驕

廣州道中二首

煙水南遊歷百城相逢知識總無情挨身纔欲須臾任又指前途向別行

兩岓中流總不容扁舟逐浪任天風直須高挂孤帆去自信恩波到處同

抵雷陽戍所

瘴海嵐煙日夜浮龍蛇氣吐混清流到來盡是無生國愈見　君恩未易酬

雷陽送萬茂才還豫章

天涯面面盡風塵客裏逢君意可親此去扁舟載明
月夜深猶照未歸人

題蟠桃圖壽柯徵君

曾向瑤池醉紫霞碧桃香滿列仙家花開一度三千
歲不識君看幾度花

將之五羊留別海康凌明府

爲政風流愛籜冠瑤琴一曲別時彈坐中忽聽陽春
調炎海渾忘行路難

送李叅軍應試北上三首

長楊較獵試驅馳賦就甘泉謁 主時倘問蒼生近
何狀好言鷄骨已無脂

胡馬如雲列塞垣驕峰酪酒肆留連一聞李牧登壇
日直走陰山不近邊

彎弓躍馬氣如龍屬目爭誇國士風一箭雲中雙鴈
落金盤持獻大明宮

送馬叅軍應試北上

春風疋馬度庾關遙望燕山紫氣寒 聖主不須憂
北伐長纓今請繫樓蘭

送李生遊羅浮

四百峰頭明月孤羣仙晏集滿清都知君一聽玄靈
曲咲折瓊枝擊玉壺

寄王叅軍

落魄乾坤一劍橫手携長策謁諸侯夜深獨坐空彈
鋏謌罷滄浪月正秋

寄少林無言宗師二首

五乳峰頭草木深春來花發滿空林峰頭積雪仍千
尺誰似當年斷臂心

清涼會罷復長安一度相逢一度懽別後天南望天
北炎風朔雪兩相看

遊仙詩二首

白雲山色燦朝霞雲裏仙人白鹿車聞道西池宴王
母安期獨薦棗如瓜

天池咫尺即蓬萊貝闕珠宮次第開遙望羣仙朝謁
帝雲霞五色護瑤臺

曹溪送壽弟歸

三十餘年成遠別八千里路慰驅馳翻思沙戲兒童
日燈火猶疑讀誦時

詠荔枝

瑪瑙函盛白玉漿碧雲枝上墜蜂房當年莫怪飛塵

騎，眞是令人意不忘。

放舟波羅江

片帆東去海波平，簫鼓如從天上鳴。遥望三山天外落，不知人在鏡中行。

寄小金山珍公

天風吹上妙高臺，午夜乘潮載月回。灑掃楞伽山上石，待余重爲寫經來。

小金山三首

萬里長波萬里流，誰將拳石砥中洲。不因禹鑿開三級，自是魚龍會點頭。

水晶宮殿絶塵蹤，香霧氤氲露氣濃。明月空中浮客棹，夜深階下臥魚龍。

山浮水面寺依空，樓閣虛無杳靄中。不是幻成人世界，多應天湧梵王宫。

宿石門聽潮

百川到海日東流，終古滔滔去未休。忽聽潮聲天外至，夜深雪擁石門秋。

送侍者大義歸家山

東西南北伴孤蹤，二十餘年荷短笻。無縫塔前留錫地，爾歸宜種化龍松。

寄河東妙峰師三首

首陽山色枕河流，師住中條最上頭。麻谷林前章敬錫，至今風韻鬼神愁。

黄河一線自天來，流入中源洗劫灰。把斷要關看砥柱，慈航不數濟川才。

天涯行盡路途難，毒霧炎風任飽飡。忽憶龍門千丈雪，猛然提起徹心寒。

送周給諫歸閩

惜別那堪客裏情，鷓鴣偏向去人鳴。天涯縱是能歸得，無奈羊腸不可行。

送劉正甫還豫章

庾嶺梅花今已老，珠江秋色淨堪憐。君歸擬上滕王閣，遥望匡山月正圓。

寄南嶽曾金簡儀部二首

七十峰頭明月孤，夜深光滿洞庭湖。思君宴坐燈巖上，咲折珊瑚擊玉壺。

爛柯巖上藹煙霞，懶瓚當年此是家。牛糞火紅煨芋粒，垂涎流涕可如他。

送胡別駕

珠江秋水淨如空，君挂歸帆信曉風。庾嶺却疑天上

度匡山咫尺白雲中

答高常侍寄香

一瓣名香出上方封書遥寄到炎荒夢聽刁斗疑鐘
磬夜起親焚禮法王

懷五臺龍門舊居

萬年氷雪擁茅盧一別于今廿載餘叶斗峰頭明月
夜不知誰在此安居

憶匡山

遥憶匡山五老峰白雲深鎖萬株松寒空月炤彭湖
水瀑布聲飛幾度鐘

懷匡山天池憑虛閣主人

空中樓閣閣中人宛似花間自在身午夜天池波明
月不知此際與誰親

五羊喜譚子文至自薊門二首

西山雪擁薊門寒倚憶圍爐坐夜殘一別杳然如隔
世相逢疑是夢中看

炎風朔雪兩無憑火宅何如大地氷相對莫驚頭鬢
改此心元是五臺僧

憶家山并諸舊遊有引

余別家山三十餘年矣今被放嶺外適法兄
珂公同廣姪遠慰因成三絶書遍懸之舊壁
以見人生幻跡如此

萬竿竹遶舊菴居樓上仍懸讀過書夢見四簷青不
改空留明月照庭除

長安陌上舊行蹤吹盡紛塵曉夜風別後消磨三十
載不知幾許出虛空

憶昔兒童共聚沙百千嬉戲笑如花風霜縱使形容
變此念渾同未離家

本寺回祿余亦遠遊久抱修復之念今聞恩兄
已新寳塔而殿宇尚在荊榛感念嬰心遥寄

以詩

洞然刼火憶當年寳塔如生火裏蓮今見優曇花再
現何時重覩率陀天

獨坐

七軸蓮華一炷香晝長趺坐倚匡床市塵門外深千
尺唯任輪蹄日夜忙

送劉貽哲還鄉兼柬諸故人三首

瘴海三年共此心形骸總不屬浮沉君歸獨載秋江
月影落寒波思更深

身任驅馳心自閑穹廬鐵隊等青山故人倘問余消

息只道婆娑鬢已班

世道崎嶇不易行幾能真見是浮生君歸倘過西湖上試看蓮花出水情

軍中寄懷虛谷師二首

禪衣輕拋事鼓鞞枷趺鞍馬不相宜夜深月照轅門下恰似松陰對坐時

聞君雲臥一菴居花木時煩獨荷鋤午睡松風清徹骨夢魂應不到蓬廬

軍中吟二首

鐵甲天教當衲衣從軍元不爲封侯身經赫日如爐

冶傲骨而今鍊已柔

緇衣脫却換戎裘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

題畫牡丹

天香國色自稱奇玉蕊朱英共陸離立盡春風無限思沉香亭北有誰知

題畫梅

寒花初放雪中姿獨占春風第一枝午夜暗香頻入夢關山玉笛爲誰吹

憶故山菴居

樓居水竹總相連長夏清風白晝眠此日炎荒萬里外迴思恰似幾生前

懷天台山二首

天姥雲霞傍海多半生夢想竟空過何時一曳挐天杖打醒癡僧寂滅魔

華頂峰頭月倍明石梁橋下水偏清能持一滴來炎海猶勝曇花盞內生

曹溪四時詠

祖意明明百草頭春林花發鳥聲幽朝來雨過山如洗紅白枝枝露未收

四山密密綠陰濃窗下風來水面松午睡正鼾纔欲夢長廊忽聽一聲鐘

刀耕火種是良方秋到家家晚稻香放不下時擔取去何如老偃在韶陽

夜深旋煮雪中茶此味天然最可誇更有一般奇特處滿林寒月浸梅花

登韶石九成臺

天際雙龍抱古城帝遊華路不知名灘聲嗚咽東流水似聽簫韶奏九成

舟行宿曲江

江流曲折水潺湲雨歇青山自鬱盤一葉扁舟天上度夜披霜月坐高寒

獨坐

山樓獨坐思悠然空翠閒來灑梵筵無奈白雲揮不去故和清夢亂枯禪

懷虎溪

虎溪咲處綠苔封空想當年入社翁何日蓮花重出水不教老遠擅高風

凌江除夕送彭子佩還豫章

五年兩度會天涯客裏相看感歲華忽漫與君成遠

別嶺頭無奈折梅花

凌江喜雪

天分南北限庾關一望心如塞上還忽見寒空飛凍雪恍疑身在五臺山

送吳子卿遊靈渠

三吳山水會經飽百粵風煙豈易餐君到靈渠探古跡秦時明月共誰看

珠江留別沈邦重

秋江秋水淨如空一葉扁舟趁曉風此日與君江上別片帆天際逐飛鴻

懷市隱菴寄黃仲子

東郭臨流淩碧潭長松密密隱茅菴不知近日菴中主可似當年聽默談

軍中寄懷東海趙玄冲

蜃樓曾結水雲鄉幾度同遊海印光忽憶高寒談咲處不知身世在炎荒

軍中得滕西趙仲子書却寄

白雪飛來入瘴鄉洒教毛骨頓清涼却憐萬里炎荒外儼對松陰坐石床

趙季子昔於長安道上雪中曾為解衣別來忘

矣頃以書言往事感而寄答

長安道上雪花飛狹路相逢為解衣別後杳然如夢事讀君書札記依稀

臥病舟維峽口望鼎湖山

白雲咫尺在眉峰病骨無能信短笻夢聽龍吟潭底月醒來恰似上方鐘

再過雷陽贈天寧寺空上人

古寺蕭條草木殘寂無鐘鼓更悲酸重來憶昔饑荒事人物凄涼不忍看

陳生讀書天寧寺

跡寄祇園已出塵夜聽應與佛相親夢魂忽被鐘敲破始信元爲聽法人

夔州詞二首

三山海上接方壺五指雲中若有無玉宇人居天地外不知何處是塵途

玻璃爲鏡玉爲臺翠黛青螺列髻開不信人從塵海度却疑仙自洞天來

荊子曾平從父宦夔廣文無官舍可居乃賃草屋數椽爲讀書處慰之以詩

白玉山頭一草堂中涵萬里海波光身心已入冰壺內莫遣窮愁當異鄉

海月樓

海天空處一樓居方丈中涵無盡虛夜起開窗放明月波光霞氣滿襟裾

劉生讀書石湖

心似寒泉色若冰幽居不讓石巖僧夜烹一滴源頭水乞火頻分照佛燈

恩平雨夜

一雨炎蒸薄氣收蕭疎短髮颯如秋夢回枕簟生凉思橫笛疑吹塞上樓

寄懷高常侍

話別都門已十年塞鴻書札總茫然思君遙望燕山月一片清光夢裏懸

贈程將軍四首

南泛重溟北擊胡東征西伐幾長驅黃金散盡猶歡咲豈是尋常一丈夫

生平一劍匣中存顧盼常懷報主恩已斬樓蘭懸北闕尚餘霜雪挂轅門

胸中無物槖無金獨有酬恩一片心赤手窮途仍好客逢人曾不問知音

剛腸不疾氣還柔傲骨如環色似秋天地一身如許國捐軀何必覓封侯

寄雲栖大師

長眉鶴髮久栖雲麈尾時揮繞鹿羣遙寄栴檀香一瓣想師拈對法王焚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三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四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劉起相 釋通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七言絶

寄屠赤水居士

維摩家近白花山煙水微茫海印寒聞道文殊又東去不知香飯對誰飡

寄馮開之太史索楞伽經

憶昔千華一對談珍衣脫却久氍毹楞伽山上摩尼聚何日重開百寶函

讀達觀大師末後偈

一念從來絶覆藏通身不落是非場試看撒手輕拈出始信阿師熱肚腸

聞劉山人住羅浮

東望羅浮傍海涯葛洪住處有丹砂知君獨向峰頭宿衣被常披五色霞

懷五臺舊居

叶斗峰頭雪未消別來音信久寥寥炎方屢夢經行處曳杖閑過獨木橋

軍中寄懷黃羽李侍御十首

十年戎馬走炎荒常憶同遊海印光大火聚中求着脚與君別處最清涼

聚散浮雲不可期此心未離別君時兩輪日月如飛鳥來往無停促夢思

大海長江一脉通煙波浩渺總如空萬山縱使能相隔恰似空花落鏡中

虛空大地可消亡此念如何屬斷常試問維摩方丈內近來諸有置何方

昔在三災大刼中羣生業火爍虛空思君救濟忘身處一念令人骨肉融

君先待漏紫宸朝遥把楞伽問寂寥侍者飽飡香飯後至今一粒未曾消

世事虛空最是閑乾坤何地没青山知君正眼相看處不在音聲色相閒

東望雲霞五色開思君高坐倚蓬萊年年青札盈懷袖奈隔衡陽鴈不來

五嶽名山已遍遊懷人多在海東頭秖因慣習飡霞草不覺心飛到十洲

庾關南下即曹溪溪水梅花香自奇但願君來探雪

色免教玉笛月中吹

題畫

罷釣歸來緊泊船柳陰沙岸網留懸提魚換酒堪沉醉醉裏風光不說錢

寄水田南臯鄒給諫

門前一片福田衣時折松枝當塵揮山色溪聲常說法不知若個是當機

闕山人少章來自西粵寄得故人書

遙從勾漏覓丹砂君去三年不憶家忽見雲中孤鶴下御將瑤草一枝花

題鳴琴鶴洞寄贈王玉卿明府

鳴琴花下鶴蹁躚誰道河陽似洞天戶外碧蓮峯萬丈時時流水落冰絃

懷白鹿洞

廬山九疊萬峯奇峯下雲霞覆紫芝一自謫僊歸去後洞中白鹿許誰騎

題香爐峯紫雲菴

香爐峯下紫雲深松竹層崖白晝陰門帶長江接溪水清流洗盡世間心

山中夏日

如焚夏日晝偏長渴想菩提樹下涼一陣風從空裏過送來何處藕花香

寄懷河東王太僕三首

中條山色入寒空紫塞遙連太白峯君坐高樓望華嶽倚天雙插玉芙蓉

憶昔追隨帝子遊每逢雪霽喜登樓華山一片寒如玉直至于今挂兩眸

浮屠如故事堪疑玄度重來未可知不是昔人酬舊約誰能光放兩莖眉（公修萬固寺塔故及之）

懷九華山

九江江上秀芙蓉一帶雲霞六六峯迴首齊鄉明月夜無端清夢挂寒松

重過南安紫竹菴見竹林凋踈賦此

昔日曾過紫竹林霜痕常挂去時心重來不見龍孫長一片清涼何處尋

懷田貳師

蘿門寂寂似煙霞客至焚香便煮茶遙想月明人靜後瑤琴羌笛亂梅花

懷愛蓮亭諸子

去年此日別君時座上蓮花香滿池鬧道近來多結

子不知又長幾新枝。

繹公自衡陽來參

遥向曹溪獨問津溪頭秋水淨無塵持來一片衡山
月猶照當年獵隊人

逍遥樓挽陳動卿

仙人自昔好樓居君在逍遥樂有餘爲問樓頭中夜
月白雲相對意何如

寄茶陵劉存赤居士

見面何如未見真揭來消息嶺頭春衡山月色曹溪
水徹底相看是故人

送繹公還南嶽

持將一滴曹溪水去趂衡山嶺上雲莫使洞庭傾夜
雨恐教驚動白鷗羣

舟次螺江訪倚鍾公不遇

曾坐江樓待雪消螺江春水急於潮今看白鷺洲前
月猶似當年伴寂寥

鼎湖二首

黄帝乘龍去不還白雲依舊自年年隨風帶月和天
籟時伴幽人枕石眠

蓮花瓣瓣湧青霄古殿高寒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

吠夜深清梵有龍聽。

蒙　恩宥還山

少小爲僧五十年老來特地混塵緣從今走斷天涯
路此去千峰白晝眠

喜金山蘊素禪人至

江閣寒燈聽海濤别來幾使夢魂勞回思四十餘年
事不覺清霜上鬢毛

夜坐

露洒幽蘭撲鼻香風吹毛骨夜生凉坐來已覺心如
雪月色還疑地上霜

題畫

澹煙漠漠洒平蕪水色山光半有無遥望片帆天際
遠不知何處是歸途

平黎曲贈鄧將軍八首

瓊海鯨波浪又平黎岐何意敢横行干戈正欲爲農
器又動將軍再勒兵

横海樓船十萬師南征何似伏波時姓名不必標銅
柱炎徼從今更勒碑

瘴嶺重巖不可行潛師飛度九天兵諸蠻只道從空
下纔見旌旗氣已傾

誰道黎岐不可征將軍風動鬼神驚蠻夷生齒繁如
蟻面縛都歸細柳營
斬首無如授首多王師全不在干戈長纓輕繫蠻夷
頸何必當年馬伏波
五月興師六月旋捷書飛奏九重天天王咲語臨軒
問海外從今可拓邊
凱歌獻罷未央宮遙見丹書下九重取次論兵誰第
一將軍首列貳師功
鼓吹轅門大勞師三軍踴躍氣吞霓十千牛酒呼盧
盡巾首將軍醉不知

湞江月夜寄懷楊與偕
空山雪夜共圍爐雪色梅花對爾吾此夕霜天照寒
月懷君清思滿江湖
寄無相師
少年貧病厭居家日過山齋對煮茶長夏竹風涼徹
骨夢回不覺在天涯
題雪溪精舍圖
雪壓溪山覆草堂蕭蕭松竹晚青蒼歸途落日開新
霽一片陰雲帶夕陽
夏日過法性寺二首
菩提樹下風祛暑般若臺前雨送涼一盞清茶諸想
滅更於何處覓西方
覺樹當年向此栽初心爲待至人來千秋衣鉢今仍
在說法誰登舊講臺
喜劉肖一山人從羅浮來晤于五羊
冉冉羅浮一片雲遙來孤鶴下人羣相看滿面煙霞
色莫道神僊不是君
懷雪峰枯木堂
枯木堂前冷似冰當年曾坐半千僧遙思一片寒灰
地何日重挑午夜燈

五羊喜逢南州鄧孝廉泰素
中原詞賦久登壇瘴海相看白雪寒龍劒任從風雨
泣知君輕不向人彈
題畫二首
飛來山色掩湖光煙樹新晴帶夕陽遙聽上方兜率
界半天鐘鼓落微茫
一片煙波十五橋雲山落木晚蕭蕭孤城半壓吳江
水水上人家夜聽潮
甲辰春暮奉檄還戍所自曹溪放舟過三水不
得一登小金山詩以解嘲

金山元爲夢遊僧來往經過丈丈登此日片帆三水
去遙看江上翠崚嶒

將之雷陽江上別曇公

相逢庾嶺日初遲欲折梅花第幾枝忽逐秋風度炎
海別君不似見君時

懷舊居

安居舊住竹林西明月溪頭幾杖藜常想夜深松露
下不知猿鶴向誰啼

寄魏國六嶽徐公

圖書寶劍舊傳家光燦星文五色霞遙望秦淮中夜
月不知幾許照天涯

寄祥姪

讀誦當年累爾師星分岐路失歸期莫言松竹樓頭
月不記霜天夜坐時

送殷孝廉入都二首

珠江初見見前緣別後相看十二年幾度思君回首
處羅浮山月淨涓涓

東來疋馬入長安道過曹溪禮法壇　聖主正延天
下士治平三策一毫端

題畫四首

青山迢遞水微茫草閣春深帶夕陽遙望片帆天際
遠不知何處是瀟湘

煙雨霏霏草閣寒江空人靜獨凭欄長天秋水無窮
思目極孤鴻何處看

澹煙漠漠鎖寒流落木蕭蕭帶雨秋人影斷橋隣水
去一聲漁笛起滄洲

長松高閣坐悠悠獨步溪橋晚更幽一望湖天連水
濶洞庭寒色正高秋

寄浮山澹居鎧公

浮山九帶事如何回首當年已爛柯爲問夜深趺坐
處白雲明月是誰多

舟次小金山志感

常思半月經三度倏爾睽携又五年此日重來峰頂
坐德雲元不是生前

寄劉敬一

梅花雪色共君看幾度圍爐坐夜殘別後不禁庾嶺
月清光頻入夢魂寒

答翁叔虞見懷

空江寒雨打蓬窗不寐懷人對夜釭擊柝孤城聲歷
歷客心此際更難降

送吳將軍還越四首

東靜鯨波架海梁。姓名久矣嚇蠻王。翻身直入驪龍窟。奪得神珠照夜光。

王師南下陣如雲。月矢先登孰似君。一鼓蕩夷齊授首。從今不說伏波軍。

少小橫戈百戰爭。丈夫許國自輕生。但將一念酬明主。莫道功名晚不成。

兩臂如猿七尺軀。渾身是膽氣吞胡。單刀戲舞猶飛電。萬里腥風一陣驅。

憶山中梅二首有引

曹溪梅花每至盛開。如坐香積世界。今冬以魔作祟。牽次芙蓉江上。望山中咫尺不得坐享香供。詩以憶之。

寒梅帶雪嶺頭開。冉冉天花落講臺。好遣上方香積國。爲予一鉢盡擎來。

梅花香樹積成林。香氣薰人悅可心。樹下現敷獅子座。風聲誰解海潮音。

芙蓉江上送周如愚三首

一曲驪歌話未殘。片帆早已過前灘。梅花不問開多少。折贈應知行路難。

臨別方裁惜別詩。相逢樂處是歸期。庾關不用重回首。杖策追來未可知。

唯恐孤帆帶雨懸。驚心一夜未曾眠。纔聽鷄唱催童僕。早起烹茶當別筵。

得東海門人江吾與書二首

從空一紙故人書。萬里遙來問起居。爲報親知零落盡。滿頭霜雪更愁予。

十五年來坐瘴鄉。海天相對未能忘。時看萬里中宵月。一似同遊海印光。

懷南嶽二首

棲心常在三生藏。托跡將依七十峰。聞道懶殘高臥處。至今唯有白雲封。

祝融峰頂聽天鷄。直入雲霄最可棲。我欲倦從松下臥。煙霞酣飽醉如泥。

題竹

一枝斜帶夕陽煙。雨過瀟湘思爽然。猶待夜深明月下。坐看疎影落窗前。

寄茶陵鍾衙頡

青袍何事染緇塵。可憶南來獨問津。聞道讀書樓上月。只今還照舊時人。

寄題東海周太史怡老堂四首

家近蓬萊接玉都。羣仙來往任招呼。時餐瓜大安期棗。何必扁舟泛五湖。

虛明水色與山光。日夜飛來繞畫堂。雲裏仙人時出現。不知誰是費長房。

門對千峰列帳開。蓬浮紫翠自空來。虛堂不用張圖畫。出入雲霞任剪裁。

四野田疇八面山。門前流水一溪灣。書香農課家常事。最喜先生早閉關。

寄劉石田居士

昔日開池種白蓮。社中老友數君賢。別來屢見星霜易。容貌應知不似前。

寄東海張大心居士二首

思君昔日伴栖禪。形影相看十二年。一別炎天連大海。夢魂常在巨峰前。

寶地翻成荊棘林。至今不斷海潮音。寒波夜湧千峰月。終古常懸一片心。

贈秉菴宗侯二首 有引

晉藩慶成王棄國而遊方外。其子秉菴孤征萬里。追而尋之。偶遇于韶陽。因贈

跨鶴高飛不易尋。楚天空聽玉簫音。乘風莫度蓬萊水。恐斷思親一片心。

萬里尋親到海隅。白雲凝望寸心孤。天涯歷盡無消息。想泛扁舟在五湖。

題滄光八景

鶴子朝霞

縹緲朝霞向日開。羣峰蒼翠自天來。何年老鶴乘雲去。鶴子空遺伴草萊。

峨眉夜月

遠山橫黛露峨眉。夜月函開寶鏡時。風送白雲千萬

里。不知何處寄相思。

清風石室

削壁天開一竅通。珠璎奇絕仰神工。蒼苔自帶千秋色。蘿薜常含六月風。

古佛松林

松陰幕幕淨無塵。山色雲光自法身。日夜風濤廣長舌。不知聽徹是何人。

蓮岡樵唱

岡巒平地湧青蓮。牧豎樵兒日往還。短笛數聲牛背穩。和謌空裏雨如煙。

桃水漁謌

流水桃花不可知。居人應似武陵時。舟橫渡口無人問。唯聽漁郎唱竹枝。

開元曉鐘

明河清淺澹疎星。古寺爐香宿百靈。一擊曉鐘驚大夢。不知誰最獨稱醒。

平原古塔

浮屠何代擁諸天。傳是隋朝大業年。蒼蘚剝封殘碣盡。平原荒草布金田。

寄愚菴法師

遙想華臺坐講時。四天彌覆法雲垂。座中龍象清如許。可記炎荒老赤髭。

題范蠡圖

一葉扁舟寄五湖。四時風雨是良圖。千秋霸業隨流水。莫問功名是有無。

贈宋五陵

翩翩俠氣五陵豪。醉酒當筵看寶刀。一擲千金買謌咲。知君不是爲名高。

梁仲遷新居二首

卜築幽居傍水鄉。源頭一脉去偏長。波流到海春潮急。多少魚龍在混茫。

幽居遠在大江濵。山水娛情自可人。滿目風雲隨變態。個中消息任天眞。

題畫四季花

浥露清香帶紫霞。井桃花放翠雲遮。誰憐玉質徜紅粉。金倚春風日未斜。

芰荷香泛綠雲流。曉起枝頭露未收。一曲紫芝謌未徹。蒲天涼思颯如秋。

傾城向日此心閑。不盡天香正可攀。爲愛籬邊秋色好。漫將朱實駐頹顏。

紅白枝頭露氣深。相看已見歲寒心。月明涼夜天如洗。吹盡關山笛裏音。

寄草堂法師

瘴海還從坐寶林。常懷法窟舊知音。遙看一片燕山月。盡是隨緣度世心。

山居偶成四首

百年世事空華裏。一片身心水月間。獨許萬山深密處。晝長趺坐掩松關。

滾滾紅塵世路長。不知何事走他鄉。回頭日望家山遠。滿目空雲帶夕陽。

闊藍誰肯急抽身自古青山隔市塵莫謂桃源無路
入落花流水是知津

日夜煙霞護翠微相將猿鶴待忘機青山莫道閒無
主自是閒人不肯歸

送隱知禪人還蜀

一錫泠泠過薜蘿巫山西去思茫茫峨眉峰頂新秋
月知爾看時到上方

題青草堂

虛明遠水接天光山色和雲入草堂閉戶不知人世
遠靜聽漁笛起滄浪

摘星樓

高樓卜築水雲鄉樓上清風入晚涼卧看星辰如可
摘珠璣錯落夜生光

寄題杜將軍曇花精舍二首

鼓吹轅門獨晏然曇花樹下晝安禪誰知可汗歸王
日正是將軍破有年

鐘鼓胡笳總道場旌旗影裏坐焚香思君力破羣魔
壘自許心空見法王

送慈公還五臺

一別臺山三十年眼前氷雪尚依然君來細說窟中
事又結多生未了緣

寄空印法師

憶昔臺山百尺氷與君對坐骨崚嶒翻思三十餘年
事夢裏相看似不曾

送馬迪冲遊清漳

北風吹雨海門寒一劍東遊歲已殘想到清漳漳水
上梅花破雪待君看

詠風晴雪月梅

寒花初放正芳菲無奈風吹片雪飛曉起蒼苔堆玉
屑令人錯解怨春歸

曉日枝頭雪未消東風時送暗香飄上林一任春如
許獨與幽人伴寂寥

爲訪清標獨杖藜寒花多在雪中迷孤山一望無蹤
跡又逐流雲過遠谿

羅浮寒月影珊珊疑是仙人下寶壇環珮無聲香漸
近覺來不信夢中看

題胡兒射獵圖

邊馬聲高塞草黃胡奴慣獵走沙場彎弓射虎如兒
戲日暮歸營醉酪漿

題畫二首

江天一望渺無涯古木寒流帶淺沙人倚斷橋孤杖立夕陽影裏送歸鴉

秋水寒流淺遠空疎林紅葉醉霜風小橋孤杖閑凝望一帶雲山落鏡中

別曹溪二首

爲决曹溪萬里流歸心常無大刀頭因思血淚齊腰雪千古令人痛未休

自爲曹溪杖策來坐看山色咲顏開從今一別千峰去鳥語溪聲不盡哀

初至衡陽喜雪二首

七十峰頭雪正寒到來深見此心安回思火宅驅馳地盡入冰壺影裏看

五熱場中幻化身廿年來往任風塵今歸一片蕭湘雪原是清涼徹骨人

山居有引

余生平抱煙霞之癖早年行脚三十住五臺冰雪中者八稔及居東海一十二載知命之年乃被業風吹墮瘴鄉將二十年嗟乎人生幾何忽忽往來已七十歲而浮光幻影豈能長久頃蒙　聖恩賜還初服特來南嶽作投老計因緣未偶乃就湖東古道場地仗諸檀越助營安居創始于甲寅九月既望落成于臘月逼除草草苟完從此一片身心始得休息之地如久客還家以釋重負其逍遙洒落何快如之隨有口占命侍者錄之以志幽懷非言詩也與來即筆畧無次第云耳

祇園借得一枝安從此無論道路難日上三竿高臥穩相看不必勸加餐

雪壓衡門夜擁爐此身雖寄恰如無不知日月從何去回首人間歲已徂

灌木叢中一小菴石牀爲座草爲龕柱門口似維摩詰莫問前三與後三

形如枯木念如灰雪滿頭顱霜滿腮不是老來偏厭世眼中無處著塵埃

身心放下有餘閑垂老生涯在萬山不許白雲輕出谷好隨明月護柴關

寒燈獨照影微微疎屋風吹雪滿衣忽憶五臺趺坐處萬年冰裏一柴扉

寒威入骨千峰雪怒氣衝人萬竅風衲被蒙頭初睡醒不知身在寂寥中

百千世界空華影一片身心水月光伎倆窮時消息斷可中無處著思量

地爐無火石牀寒瓦鼎香消坐夜殘萬籟聲沉心更寂却疑身在鏡中看

四圍嘉樹影扶疎樹下深藏一小廬車馬不聞人跡斷閉門長日獨跏趺

寒雨瀟瀟風滿林蓮花漏永夜沉沉誰知舉世難醒夢盡是光明般若心

夜深獨坐事枯禪撥盡寒灰火不然忽聽樓頭鐘聲發一聲清韻滿霜天

雪滿乾坤萬象新白銀世界裏藏身坐來頓入光明藏此處從來絕點塵

平湖冷浸芰荷衣湖上青山絕是非塵跡盡消人世遠白雲鷗鳥總忘機

雪擁柴扉獨坐時寒林寸寸折瓊枝曉來頓失青山色開盡梅花總不知

春過人日雪初晴新月疎林影更清夜起推窗望參廓滿天星斗挂簷楹

雲開四野動春光何處梅花送晴香曳杖欲尋幽谷去一枝斜倚在東墻

一片雲封萬壑松門前流水日淙淙不分晝夜供齁睡好夢驚回隔嶺鐘

春深雨過落花飛冉冉天香上衲衣一片閒心無處著峰頭倚杖看雲歸

信步騰騰任所從形骸一似雪中松偶來纔向溪頭立又逐閒雲過別峰

麋鹿空山孰可從輸他豐草與長松紅塵縱有難醒夢絕世何曾到萬峰

垂垂白髮對青山身在千巖萬壑間寂寂松門無過客往來唯有白雲閒

青山不動自如如朝暮雲霞任卷舒縱有紅塵深萬丈曾無一點到茅廬

萬峰深處獨跏趺歷歷虛明一念孤身似寒空挂明月唯餘清影落江湖

睡起呼童旋煮茶竹爐湯沸雪如花旗鎗未豎魔先退始信叢林有作家

倦倚虛窗坐看山千峰紫翠出松間無心縱許雲來往何似如如體更閒

月色松聲總見聞禪心妄想聖凡分消歸一念無生處此意如何把似君

平湖秋水浸寒空古木霜飛落葉紅石徑小橋人跡
斷一菴深鎖白雲中

寄穆侍御象玄

瘴海相逢憶昔年江湖廊廟各依然聞君今蹈毘耶
室不二門開待有緣

憶曹溪梅

溪上梅花鬭雪開當年香散講經臺夜深獨向山窗
下清影猶疑帶月來

寄舜菴老衲

三十餘年學懶慵生涯坐斷祝融峰身輕鶴骨休言

老于尺還看手種松

寄覲考叔二首

幽居宛是在家僧一室清如六月冰縱使善空諸有
盡尚餘山水挂肩稜

大隱從來混市鄽鍾山秀色遶床前知君心似王摩
詰一片精神在輞川

寄無相師

少小交遊獨有師生平一念感心知常思雪夜山窗
下茗碗爐香對坐時

龍朱陵使君重開桃源漁仙寺以書招遊却寄

四首

桃源洞口問漁郎一去仙蹤久閉藏想是秦人尋舊
業故令巖壑頓生光

仙源路入盡桃花傳是秦人舊住家此日不聞鷄犬
吠但聽鐘磬出煙霞

石室雲封不記年塵埋梵像隱諸天開門應是當時
主今日重來理舊緣

武陵春色去年看未到桃源興已闌聞道漁仙開梵
刹重遊應許一登壇

南禪人結菴秦淮

長干陌上舊緇塵一別于今四十春夢挂秦淮楊柳
月至今猶照坐禪人

入方廣寺四首

石嶢穴往入千峰石磴縈廻碧蘚封舉首欲登華藏
界隔林遥聽一聲鐘

溪廻壑轉水潺潺夾路重陰樹影閒一片白雲横谷
口恐教車馬破松關

四面流泉萬樹松重重樓閣隱千峰鐘聲喚醒三更
夢驚起潭中聽法龍

空山寂寂鎖煙霞世路迢迢望眼賒縱使到來還便

去此心終不似蓮花。

留別湖東社中諸子二首

曇華舍就竹林西，市遠塵囂最可棲。勤掃堦前雲臥地，歸來莫使草凄凄。

偶來松下掩柴關，招隱相求出世間。豈意又隨流水去，別君心似戀雲山。

過洞庭二首

長沙西下楚江分，一片孤帆半入雲。縹緲天風如送客，令人感激洞庭君。

荊門遥望水雲鄉，水接長天更渺茫。回首却憐空一

色，不知何處是瀟湘。

岳陽阻風二首

岳陽樓外淩湖天，樓下沙汀夜泊船。來往風帆留不住，獨餘山色尚依然。

北風吹浪打山城，一葉輕帆阻去程。想為留看洞庭月，怪來偏向客邊明。

過金沙于潤甫雲林

咫尺雲林望不遥，到來寒爽氣蕭蕭。閉門不放煙霞出，多少塵心亦易消。

西湖偶成

四面湖山鏡裏看，樓船深浸碧波寒。不知身在水壺影，可笑昏迷夢未殘。

喜歸匡山

垂老青山荷　主恩，匡廬南向臥朝暾。七賢五老遥相對，泉響深談不二門。

挽匡山黃龍徹空師二首　有引

昔與師住五臺冰雪中者三載，別來三十餘年所矣。予今投老匡山，一禮師塔，挽之以詩。

憶昔清涼對坐時，垂垂冰雪綴雙眉。別來夢到傷心處，一段難禁秖自知。

塔影團團擁萬松，法身不動聳千峰。知師常說無生法，鳥語溪聲和曉鐘。

山中雪夜

雪擁千峰獨閉關，寒燈深夜照衰顏。心灰已絕紅塵夢，誰信人間有此閒。

閱華嚴經十地品夢中偶成

一葉輕舟一釣竿，釣頭香餌未曾殘。直須入海深撈摝，莫滯蘆花淺水灘。

思鄉曲二首　有引

余十二歲離鄉，今六十年矣。適鄉人遠問於

山中因賦此

門前高柳映清池，常記兒童戲浴時。六十餘年如夢事，幾迴猶動故園思。

青山一帶遶河流，家住河邊古渡頭。自小離鄉今已老，此心不斷水悠悠。

懷大都龍華主人

龍華樹下有緣人，一別難求似昔親。幾度夢魂飛夜月，縱然相見總非真。

入山

直入千峯不厭深，最幽絕處可安心。松門任使青苔厚，從此時人沒處尋。

曹溪堂主俛無昂公來訊二首

自別曹溪已十春，常思香水一霑脣。夢魂時坐松陰下，只恐今生是後身。

溪上梅花不斷香，幾回香霧濕衣裳。年來每到香花處，一似當時坐法堂。

題畫四首

一葉扁舟屬五湖，雲山縹緲望中孤。莫言歸去霜天晚，紅樹斜陽入畫圖。

孤舟蕩漾水雲鄉，極目長空數鴈行。一帶寒山天際出，令人錯認是瀟湘。

長夏江村草閣寒，綠陰深處對凭闌。朝來湖水連天潤，茗椀爐香盡日看。

縈紆石磴似羊腸，絕壁凌空傍水鄉。獨坐高崖望明月，海天無際思茫茫。

寄懷家山覺松公

長干松月影淒淒，回首家山夢不迷。遙想故人行樂處，當年步步費青藜。

寄彭澤王震澤先生修淵明祠

五柳先生舊醉鄉，當年遺跡有琴堂。回思對酒頹然處，猶見年年秋菊黃。

得嶺南梁仲遷書因懷社中諸子二首

別來八載信音疎，書札浮沉怨鴈魚。莫道關山阻迢遞，此心元不隔鄰虛。

憶坐池亭納夜涼，芰荷擎露散天香。自從共繞維摩室，一默何人再舉揚。

寄戴生師聖

空江夜月聽琴時，此境居然費所思。幾度泉聲飛入夢，恍如相對寫新詩。

送青林庶公遊南嶽四首

憶昔曾登七十峰。倚天傍日撫長松。幽巖絶壑探奇
遍。君去尋余策杖蹤。
萬峰深處碧雲寒。曾結茅廬學懶殘。牛糞尚埋煨芋
火。君應一撥地爐香。
祝融峰頂立摩天。拄杖横撐北斗邊。不必凌風生羽
翼。到時自是挾飛仙。
爛柯巖畔有殘棋。此去猶逢對著時。局罷應須早回
首。人間日月倏如馳。

寄昭慶松雲玄藏主

門對西湖一鏡開。水光山色滿經臺。時翻貝葉依龍

象想。似初從白馬來。

寄蘇酒初孝廉

空山幾度問安居。幽意全憑尺素書。永夜知君思不
斷。夢隨明月到茅廬。

寄蘇養初居士

故人遥隔萬重山。魚鴈時通信往還。聞道園林松竹
好。見孫相對日開顔。

寄五羊何介卿

白雲深處結幽居。四面青山滿架書。日日煙霞隨意
足。不知清夜夢何如。

寄彭文嘉

江樓同坐望西山。一片雲霞指顧間。別後年光如逝
水。思君何似對時顔。

寄魯鍾嶽孝廉

北望淮雲是故鄉。別來親舊久相忘。知君心似清宵
月。應照遐天各一方。

寄費茂才

青山無夢到紅塵。白髮渾如異世人。坐看寒巖花又
發。不知何似故園春。

偶成

湛海波澄一物無。寒空深夜月輪孤。但看萬里纖雲
斷。自覺冰心在玉壺。

寄懷雷廉閒府楊將軍二首

雙龍樹下幾彈棋。別後頻勞遠夢思。雪夜空山連瘴
海。此中寒熱有誰知。

其二

轅門別日築高樓。樓上知君獨坐愁。此地梅花香滿
谷。可隨羌笛到樓頭。

憶龍華樹二首

龍華樹下舊因緣。來往浮蹤三十年。回首笑談霜雪

夜幾回清夢尚依然。

其二

垂老從戎入瘴鄉火雲烈日路茫茫自非飽帶燕山雪安得心生六月凉

偈

居山偈

借問山中人居山有何趣日飽三頓粥長伸兩脚睡磐石作禪床雲霞爲蓋被微風吹幽松發明西來意撥落雲裏花刬除眼中瞖一念絶中邊了無前後際覺來雙眼空回視夢中事撈摝水底月却翻成鈍滯

凡聖一齊拋方脫娘生累一物不將來猶是第二義透出無事關始遂居山計

大澤禪人三度嶺海叅禮因示

萬里爲誰來來復爲底事靴裏摸指頭元不在別處若向外邊尋走盡天涯路來來去復來此法元無住試問曹溪僧菩提可有樹若不得一枝柱贊賁單布

示道脉源禪人

叅禪無秘訣要爲生死切生死挂眉毛念念不暫輟提起金剛圈吞栗棘似鐵努力望前追直死命根絶妄想頓消踪身心當下撇要見本來人如空中釘橛

打破黑漆桶方是大休歇。

題恒河圖示恒一林禪人

佛住恒河岸常對河說法至法難思處卽以河沙喻若以沙數多猶未盡佛意直以比法身乃顯眞實義法身常不變隨流性不遷雖以種種穢體性常清淨乃至刼火然究竟體不壞是故法身常自性無生滅佛子識此義了悟自性身如彼恒河沙未刼性常一是名金剛地佛子善安住

觀緣偈

諦觀此身無始來皆從顚倒妄想生輪廻六道若趣

中往返人天無量刼妄念不止若無涯妄境不空業如海若能一念暫迴光當下卽令登彼岸妄業積聚如須彌人我是非若堅固結成生死鐵圍關百刼千生不能出鑊湯爐炭本來無只從一念嗔心起若於起處卽消除火裏金蓮眞解脫現前境界若空華鏡像水月不可喻世人癡迷無慧目錯認爲眞顚倒見妄將四大以爲身六識三毒爲主宰貪嗔我慢不自知妄逐驅馳諸苦趣自性清淨卽彌陀六塵不染遵華土一念不生生死空日用現前眞極樂

示念佛

念佛本爲超生死先須要識生死心癡愛便是生死根不拔其根難解脫癡愛即是念佛心即將念佛斷癡愛癡愛若能念念斷心心彌陀全身現即此便是眞精進不可一念暫忘却淨土就在淨心中不得向外別尋覓

圓明偈示畢一素失明

心光圓明本無量若彼浮塵眼遮障隔紙不能觀外物返視何曾見五臟譬如白日麗虛空人處暗室如生盲暗中人亦有兩眼如何不與日光通我此四大如茅屋心在身中鳥在籠誰能撤去茅屋封光明照

耀元無窮若能自見心光滿了了常明不用眼此是無生無滅光不與四大同流轉君今何幸天見憐特拔遮障天光全不須白晝怨不見只如有眼黑夜眠夜眠有眼亦如此心光圓明宛自爾若離明暗見自心圓明須發超生死衆世誰知無眼好昔人曾恨盲不早頓拋四大光明全此是吾家如意寶

登崐山示同遊諸子

崐山城中一拳石大似須彌納芥子我來策杖一登之頓入蟭螟眼孔裏時人一望忽不見紛紛四衆皆驚起忙來試問空中人依然指出舊時底

梁壓譚生示之以偈

屋梁倒塌壓譚生譚生被壓何不死梁若到身身即碎身若到梁梁不避兩者既到何不干試問不干之所以目前幻境不比梁譚生何苦先惶憧若要不惶憧看遍狗跳牆

示福智宇本明修淨土

但觀一句彌陀佛念念心中常不斷若能念念最分明即與彌陀親見面只想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佛土全收一念中便是往生眞方便只在了了分明時不可更起差別見

觀身

是身如水泡乍見亦不久癡兒以爲珠取之不盈手況復於此中多貪爲罪藪唯在智眼觀畢竟何所有

觀心

此心本無形覷之不可見起滅了無端迅若空中電妄想逐塵勞渴鹿奔陽燄堪嗟今古人都壓良爲賤

示衆

幻海無涯涘盡頭塵勞妄想幾時休應知世相空中電須信人生水上漚唯攝一心歸淨土全憑萬行作眞修目前總是菩提路念念常登般若舟

示無相老衲

見爾初年六十餘別來十載近何如光陰有限頻頻覺妄想無邊念念除淨土蓮華禪水灌心田愛草慧刀鋤百千萬刼俱空度莫使今生又涉虛

示沈生成德

濕寢人必病鰍得方不死物性各有宜若樂何憂喜

又

物本無可欲而人自欲之芇苦味不同嗜者以爲奇

示六一居士

世事忽如夢人情空若雲誰知塵市裏心靜即離羣

又

跡近寧違俗心空豈在家但看汚濁水湛湛出蓮華

示會聞禪人

不辭行脚苦萬里涉山川今到曹溪路誰酬不借錢

示金山貴禪人

白髮愁難解紅塵路不通身居人境內心在萬山中

二

日日塵勞裏朝朝愛惡場不知因甚事專一爲他忙

三

苦海深無底浮生事有涯不知三界內何處是歸家

贈本淨禪人結菴歸白雲

獨坐千峰裏慵披百衲衣靜聽流水響閒看白雲飛

示本昂字俛無

有我必自高驕矜還恃氣俛而至于無便入清涼地

示慧珊字海月

大海聚衆寶撈摝唯珊瑚明月時來往淸光並夜珠

示淨堂禪人

一鉢隨孤杖三山結衆緣曹溪涓滴水酬盡草鞋錢

示劉生四休

一味常知足多求總是差飯蔬食飲水只此了生涯

菩提菴八景有引

菴在嘉禾之石門顏生生居士所建爲智河行公安居予之徑山過此因而有題

菩提山

不到菩提山安識菩提境獨有山中人忘言心自省

翠城

蒼翠繞法城宛似金剛圈佛魔俱不入其中空空然

古觀音像

觀音有後先法身無今古以絕去來心故能常救苦

羅漢松

挺挺孤松樹堂堂應真相若問涅槃心枝頭明月上

蓮花灣

蓮生淤泥灣其性本香潔瞻彼花中人端坐無言說

放生池

一片無生心全彰放生處令彼鱗甲類盡踏無生路

漚生塔

漚生本不生漚滅元不滅獨留無縫塔寒空照明月

槵樹

以患能除患槵樹受生長見此槵子珠頓發離患想

山居示衆

獨坐一爐香翛然萬慮忘靜看堦下蟻畢竟爲誰忙

二

寂寂離知覺昭昭泯見聞三更天外月一片嶺頭雲

三

世事一局棊著著爭勝負黑白未分前幾箇能惺悟

四

清淨光明藏俄然一念興無邊生死海盡向此中生

五

紅塵路更長青山閒不了試問往來人誰識山中好

六

湛湛青蓮華居泥而不染明明出世心雪在玻璃盞

七

傀儡夜登場觀者生欣歎秪合醉中心難禁醒眼看

八

四大衆緣合妄自分妍醜試看幻化人情識從何有

九

微塵含世界不信盡包容莫道微塵小應知世界空

十

枯木巖前路行人到此迷應登別峰頂更上一層梯

十一

岸樹懸崖拆枯藤古井深那堪二鼠嚙況被急流侵

十二

炎炎火宅中熱惱無迴避一念放下時頓得清涼地

十三

舉世要多求求多轉生惱惟有知足心便是如意寶

十四

淨土唯心現蓮花性地香目前常不昧即此是西方

十五

妄想沉淪趣清心解脫場迴光時返照覿面禮空王

十六

逐逐奔陽燄，行行入火坑；倘能開隻眼，當下了無生。

十七

世路多纏縛，虛名最困人；脚跟絲線斷，方許出紅塵。

十八

山林多寄興，寂莫幾能甘；不到真休處，終成落口談。

十九

我相真難破，他非甚易求；一生閒檢點，到底沒來由。

二十

自性天真佛，都為妄想纏；但能一看破，立地證金仙。

二十一

萬法唯心造，千途一念差；不知未起處，苦海正無涯。

二十二

寂寂忘緣處，心心放下時；西來無別意，只在自知之。

二十三

大海一滴水，具足百川味；法性本自同，昧者見各異。

二十四

入道百年長，我道百年短；枕上夢三更，醒人未轉眼。

二十五

一片閒田地，多為蕪草侵；但能時剗却，便是出塵心。

示衆十首 六言

死盡偷心活計，做成沒用生涯；收拾無窮妄想，換將一朵蓮華。

四大支持骨立，寸心寂寞寒空；獨有綿綿一息，龜毛線繫長風。

却說百年如夢，誰曾兩眼睜開；縱是機關使盡，到頭總是癡騃。

可惜清涼心地，無端迸出貪嗔；霹靂心中火起，燒殘自性天真。

身是衆緣假合，四大團一虛空；動作呼為真宰，不知誰在其中。

陷穽機關自造，刀林火鑊誰當；只道目前慶快，安知身後苦長。

貌是超塵儀表，衣為出水蓮華；試看胸中何物，莫教妄想輕遮。

蠶蟗自生纏縛，燈蛾誰使焦然；將謂投明用巧，豈知業力相牽。

名是假名非實，毀譽入耳如風；試聽呼為賊草，猶人湯罵虛空。

荊棘林中掉臂，是非塲裏抽身；落得無窮冷澹，這般全不饒人。

圜中讀圓覺經四相章

我相

鐘鼓鈴鑼不斷聲聲聲日夜說無生可憐醉夢傷生者鏡裏相看涕淚傾

人相

突兀嵯峨聳鐵城刀林劍樹冷如冰誰知火向水中發燒盡冰山火不生（妙哉言也醇理貫　我相既無人相自滅）

衆生相

鐵門緊閉杳難開關鎖重重亦苦哉可怪呻吟長夜客不知因甚此中來

壽者相

一條血棒太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痛到徹心酸鼻處方知王法甚分明

出圜中過長安市四首

長安風月古今同紫陌紅塵路不窮最是喚人親切處一聲鷄唱五更鐘

體若虛空自等閒鐵塵不隔萬重山可憐白日青天客兩眼睜睜歎路艱

飄風驟雨一時來無限行人眼不開忽爾雨收雲散盡太虛元自絕塵埃

空裏乾城野馬人目前彷彿似煙村直須走入城中看聲色原來不是眞

過吳山經堂寺遇明通禪人禮華嚴因示

到處山河即本眞大千經卷一微塵閒來剖破輕拈出莫道文殊是智人

過鐵佛菴贈鄒爾瞻給諫

江上青山不斷春門前流水淨無塵開門忽見菴中主恰是金剛不壞身

示沙彌照理

出家本意祿何事割愛辭親豈等閒不向袈裟求解脫松門翻作鐵圍關

題東山寺壁

咫尺東山入翠微深林晴日雨霏霏市鄽流水聲兩和觸目分明向上機

中盤旅邸壁間見達師偈幷題

君到曹溪我不來我到曹溪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

避難石

無端一念惹臚腥從此形骸累不輕十載獄荐張網處石頭滿眼盡無生

命小師大義讀楞伽

玉線金針不易穿，休從明月問青天。玄關路斷無消息，爾去逢人莫浪傳。

問丁右武大叅病

舉世誰知病裏身，維摩獨坐見偏真。從教大智懸河辯，一默昭回萬象春。

示果弘福堂二侍者歸故山

萬水千山枉問人，脚跟一步最爲親。莫教錯落懸崖去，縱出頭來已失真。

瀰茫煙水望何孤，底事逢人問有無。回首萬山清徹骨，尚餘春色滿平蕪。

贈蔭亭上人請藏經歸南雄延祥寺

一自南能度嶺時，曹溪　御墨尚淋漓。于今重載琅函至，竹看炎荒雨露垂。

送皓禪人歸慈化

杯浮一葉渺無垠，煙水茫茫苦問津。歸去家山生意滿，百花深處鳥啼春。

示查汝定

涉水登山亦壯哉，芒鞋遥自敬亭來。入門一笑忘賓主，莫道維摩口不開。

題雪山苦行佛

萬山氷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骨寒。不是死中重發活，如何能得識情乾。

無端卻棄金輪位，特爾令生大地疑。自是九重深密事，從來不許外人知。

輕拋兜率入王宮，一顧迴頭思不窮。走向萬山千丈雪，埋身八面不通風。

心似冰清骨似柴，六年凍餓口難開。誰知忽覩明星上，落得盈盈一笑滿腮。

答定齋賀明府

函蓋乾坤一句新，晴空霽靈淨煙塵。箭鋒拄處難回互，狹路相逢是故人。

青獅白象駕雲中，金色銀光出處同。若問無生端的意，空山風雨吼長松。

示歐生羽仲傳經訶林

斯道幽微若一絲，全憑信力以維持。苟非一片金剛地，難使菩提葉葉輝。

送樂天法師還匡廬

山色湖光一鏡開，曇殊誤落此中來。莫教師子輕彈舌，恐震當年舊講臺。

贈西來梵僧

十里西來碧眼胡渡江曾折一莖蘆只今不空猶留影試問前身是有無

挽本來和尚

五年三度叩禪關此日尋師去不還不為白椎兜率院多應聽法五臺山

送如證禪人造旃檀像還五臺

火雲赤日滿炎荒金色光含古道場不是曼殊親出現誰知隨處是清涼

海岍旃檀淨法身無邊相好隱微塵分明剖出諸人

看覿面當機一句新

寄大千法師

三十年前同法席別來消息斷他鄉忽聞近住千峰裏想已心空闡妙香

示曹溪塔主

香火千秋似一朝兒孫終夜守寥寥茶湯宛若生前供不負當年石墜腰

勉曹溪諸弟子十首

千僧和合似靈山大衆依飯豈等閑不是曾蒙親囑付如何得入祖師關

肉身現在即如生朝暮茶湯出志誠鐘鼓分明常說法不須苦口再叮嚀

福田種子要深栽因果如臨明鏡臺親到寶山千萬次這回不可又空回

辛勤作務莫辭勞可想當年石墜腰一息不來千萬劫善根不種苦難消

莫教輕易過平生如箭光陰實可驚只恐氣銷三寸後幾時再到寶山行

功德園林不可輕脚跟步步要分明莫教錯落隨他去免使盲人又夜行

寸椽片瓦衆緣成信施脂膏不可輕切莫貪他驢糞橛等閑換卻一雙睛

信心膏血重須彌粒米莖薪不可欺但看披毛并戴角酬償夙債苦泥犂

幸生中國早離塵身著袈裟遠六親受用空門清淨福如何能報祖師恩

少小能存向上心毫芒終長到千尋只須歷盡冰霜苦始得成材出鄧林

示曹溪沙彌能新智融達一淨洗通文方覺書華嚴經七首

剖破微塵出大經，無邊剎海遞相形，松風鳥語分明說，只在當人著意聽。

佛境重重不可量，毫端三昧豈尋常，須知舉手通身現，觸處全彰海印光。

行行鴈影落寒空，直竪橫斜任信風，莫問普賢求妙行，先須識取主人公。

毘盧樓閣幾時開，彈指應須待善財，頓見閣中無盡藏，重重佛境甚奇哉。

福城東畔禮文殊，知識遥參到海隅，五十三人同一調，不勞遠涉費程途。

海波為墨亦須乾，筆若須彌舉不難，揣寫毘盧華藏界，最初一字許誰看。

紙墨文言總不眞，眞經全在剖微塵，但能字字光明現，莫道文殊是智人。

挽萬固寺一山和尚

二十年前問起居，相逢猶是在生初，只今進塔中條月，獨有淸光照竹廬。

寄高常侍

憶昔長安話別時，雪中把臂立臨岐，而今萬里炎荒外，一念淸涼君獨知。

贈訶林喬公

菩提樹下久棲遲，時復經行遶樹思，遥想當初栽樹日，曾經親手一封泥。

贈顏杏園醫士

雪山衆草鬱青葱，信手拈來用得工，不是等閒醫國手，肯教狼藉怨春風。

贈太和老人

金剛窟裏舊相逢，雪鬢蒼髯氣更雄，一盞玻璃茶尚醉，依稀猶記放牛翁。

送暹侍者遊五臺兼訊空印法師

遥從火宅入淸涼，萬里休言道路長，倘見文殊問消息，窟中今空幾禪床。

過法性寺菩提樹下禮六祖大師

菩提樹下舊相逢，千載重來氣尚同，鐘鼓聲沉香不斷，兒孫何處覓玄蹤。

送離際禪人叅方

汝持一鉢曹溪水，遍洒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無法說，而今不直半文錢。

送若惺炯公禮普陀

波流不動白華山，滿月寒空大士顏，若向巖前相見

處瞻依須聽普門選

喜法侄行廣至

憶昔離家別祖年爾應猶是未生前今從萬里相看
處一笑還追夙世緣

問游石陽病

借問毘耶病裏身就中檢點孰爲真只須剎盡重陰
後始見陽和大地春

送惺來裔公行脚

瀰漫煙水渺無窮回首山城歷百重秪爲尋師參座
事德雲不在妙高峯

懷大都千佛寺

憶昔千華七寶臺一華一葉一如來不知近日華間
佛可似當年震法雷

示能晢禪人

爾到曹溪路不差眼前行脚未爲賒試看初出門前
望芳草漫漫何處家

寄王居士

清涼雪夜共談禪一別于今二十年常憶毘耶真面
月寒空明月幾回圓

再過法性寺喜炯公禮普陀歸

三年不坐菩提樹一念常懸般若燈莫謂頭陀佛說
法道緣不似獼叢僧

詠楞伽室寄天與孔居士

滔滔毒海渺無涯夜剎羅叉此是家獨有楞伽無價
寶光明日夜照恒沙

入面光明體最圓金剛雖利不能穿時時安置心王
殿照破三千及大千

曹溪雪茶寄金山珎公

摘得先春葉一枝寄將鶴骨病阿師試烹一盞親嘗
過可似初參趙老時

甲辰春奉檄還戍舟泊支江逸炯二公啓南弟
仲仲遷諸子過訊因示

暫繫孤舟傍柳陰端居恰似逝多林菩提樹下常處
衆恠道能來問法音

示堪輿棨生

山河大地一微塵法眼圓明始見真自是要求歸著
處肯教埋沒世間人

示羅浮山王印宗

羅浮山下繞恒河河畔祇林似普陀若問花中觀自
在試看明月墮清波

贈周相士

落魄江湖一蒯緱相心神術自壺丘逢人若問榮枯事一段真光在兩眸

示性如濟禪人

底事南遊學善財爲尋知識久徘徊妙高峰頂無蹤跡莫道文殊錯指來

示普陀勝林禪人

普陀山下白花村日夜潮音說普門試問菴居何所有但聞鸚鵡報黃昏

聞惺來裔公于雲棲受具歸以偈訊之

一條拄杖活如龍相伴曾登天竺峰自向雲栖聞法後諸緣可頓一時空

一錫遙從多寶來南詢煙水獨浮杯歸途若過曹溪路路滑休行雨後苔

戊申夏日重過羊城偶成

仙城已度十三載人世今過六十年回首塵寰如夢事不知究竟屬何緣

當年一鉢歷諸方到處名山是道場喫盡檀那無米飯至今酬價費商量

五臺千尺雪蒙頭只道寒灰死便休誰想一星星火種焚燒大地更橫流

東海曾衝萬里濤奔雷破石浪頭高輕乘一葉隨風去直踏三山釣六鰲

示正位侍者

極盡懸崖百尺竿動移一步最爲難只教撒手翻身去不作狸奴白牯看

示悅禪人誦華嚴經

百城煙水望如天何處相逢問普賢想向妙峰山頂過不知曾說此因緣

示飯頭

德山托鉢幾時來去米存沙莫浪猜休向上方香積借火爐邊事亦奇哉

寄五臺妙峰師

玻璃世界水晶宮金色銀光處處同獨跨金毛獅子步遊行八面不通風

氷霜鶴骨髮如銀誰識曼殊最後身一自窟中相別後至今不隔一微塵

拄杖橫挑剎海遊無邊剎海一塵收鬧來劈破微塵看落盡空華剩兩眸

千丈寒巖百尺冰當年相對坐崚嶒即今火宅清涼

界一個維摩一個僧

寄五臺空印師

遥思遊戲雜華林獨坐旃檀寶樹陰不動舌根常說法萬人時聽海潮音

一自拋身瘴海瀾蠻煙毒霧儘加餐歸來渴飲曹溪水不減清涼徹骨寒

示曹溪紫笋庄庄主

一夕東風紫笋肥無邊春色到柴扉桃花滿眼無人問誰薦當陽向上機

寄枝隱

白門深隱一枝安山水娛情世念殘會入維摩方丈內百千三昧一毫端

示杲禪人閉關

六窓緊閉不通風何事藏身入此中試向文殊彈指處直教樓破太虛空

贈融禪人住持泰和大司馬郭公忠孝寺

脫體元從瘴癘天三生又結宰官緣維摩丈室渾無語莫道無言不是禪

示懷愚脩堂主

向上三玄動步疑言前一句許誰知若非撒手懸崖去辜負娘生兩道眉

寄靈山桂峯師

靈山一會儼然存松栢雲霞滿鹿園自是法身常說法分明鐘鼓報黃昏

寄東海劫外法師

親受靈山付囑來法筵今向海濱開楞伽山頂魔羅衆幾度開經到講臺

示南禪人

為問毘耶病裏身不知誰是病中人二時粥飯三餐藥喫得分明意最親

寄賴古軒居士

長齋一室事空王心地時焚般若香遥想日長趺坐處靜聽鳥語出山光

寄謝青蓮居士

常憶青蓮居士身夢魂時對鏡中人知君深得無生意自信居塵不染塵

鼎湖山居

歷盡風波總是非此心久已習忘機翻身直入千峯裏坐看閒雲白晝飛

寄明宗法師

曾從兜率白椎來二受金鎞法眼開會向今時傳露布只教平地淨塵埃

寄蘊法師

江頭促膝別君時回首青山入夢思爲問華臺千百衆言前一句幾人知

寄巢法師

披雲帶月飽風霜清夜迢迢鶴夢長讀罷楞伽香篆細知君無物可思量

寄雨法師

久從鷲嶺現當機誰問雲興花雨飛莫道法筵今寂寞窟中君作衆皈依

示中孚表禪人

世緣看破解歸來火裏蓮花不易開直把根塵都洗盡莫教再入這胞胎

示無知鑑禪人

明明佛性本無遮自是從前一念差失脚久沉生死海這回切莫負蓮花

示微密禪人

鉢囊遙自伏牛來度嶺寒梅花正開若問曹溪親切句菩提無樹鏡非臺

示疑知瀚禪人

圓頂方袍八寶身出家本意要超塵若爲煩惱輕埋沒再出頭來已失眞

寄湛禪人任伏牛

曾持一鉢到曹溪跋涉寧辭獨杖藜閒道萬山深隱處夕陽斜照鳥爭啼

寄題郭次公如是院

舍衛曾開祇樹林君今重擬布金心法王如是全提處獨許文殊是賞音

答郭允叔

曾向曹溪問上乘西來密意屬南能莫言杜口維摩詰不是當年有髮僧

寄題郭叔子太乙囊泉亭

清池明月影沉沉囊水江湖濟度心試問游魚眞樂處濠梁未必是知音

示弘範禪人

禮謝千華寶座前却從臨濟覓三玄今來更問曹溪路雲滿青山月滿天

寄衲雲法師

當陽剖破一微塵拄杖閑提用處親明月夜深崖下

虎歸依猶似昔時人。

送僧造栴檀像歸茶陵

南海栴檀香一枝。法身隨處現雙眉。迎歸寂寂松陰下。猶似拈花不語時。

贈郭生凌鳥

長齋繡佛禮空王。火宅翻為選佛場。夜剔明燈心寂寂。蓮花不必想西方。

將之南嶽留別嶺南法社諸子十首

一落風塵二十年。相逢須信是前緣。自從衣鉢南來後。今日重拈直指禪。

底事分明在己躬。不須向外問窮通。但能觸處回光照。莫被塵勞困主公。

大道從來絕本真。多因分別強疎親。直須看破娘生面。方是塵中特達人。

瘴煙飲盡齒猶寒。不記從前道路難。此去萬山深密處。雲霞五色座中看。

廿載馳驅走瘴鄉。年來不覺鬢如霜。今乘一葉扁舟去。蹤跡應從萬壑藏。

塵勞混跡久和光。只為拈提此事忙。千尺釣竿幾斫盡。海天回首更茫茫。

支那撰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十四 偈

一自歸依繞法壇。時時為乞此心安。莫言別去三千里。明月中天覿面看。

時把綸竿見素心。竹枝唱罷幾知音。扁舟歸去霜天夜。明月蘆花何處尋。

寒空歷歷鴈聲孤。蹤跡從今落五湖。無限煙波寄愁思。片帆天際是歸途。

為法寧辭道路賒。豈云瘴海是天涯。頻將一滴曹溪水。灌溉西來五葉花。

示鄒生子胤十首

此事明明絕覆藏。普天匝地露堂堂。男兒不突金剛眼。覿體相看若面墻。

見聞知覺總空華。瞖未除時見轉差。只待晴空清淨眼。方知別有好生涯。

聲色場中豈偶然。自將荊棘苦參天。何人一擲翻身出。始信隨緣自在禪。

妙性圓明自本真。從來皎潔絕纖塵。不教妄染輕遮障。便是超凡大力人。

道心原不離尋常。待客迎賓底事忙。試看個中關棙子。何曾移動一毫芒。

五蘊山中寂滅場。六窗虛敞夜生光。只須喚醒菴中

王莫使昏沉自蓋藏。

湛湛心光本不迷秪因情想自睽攜但看起處無消息一任猿聲日夜啼

性天雲淨月輪孤身世何須問有無但得塵緣蹤跡斷不勞名字挂江湖

世緣逐逐幾時休棄卻家山向外求衣底明珠任埋沒長途空自抱窮愁

太虛閃電不留情憎愛何容逐隊行勞破娘生眞面目肯教埋沒過平生

寄袁生

曾將書札寄南能問法遙叅最上乘三昧知從文字入不知可記昔時僧。

示水天禪人

知識相逢豈易哉個中消息日難開妙高峰頂經行處不是平空賺善財

示譚復之

曾從授記向靈山今日重來一扣關為問拈花當日事頭陀不是易開顏

示鍾生衡穎

曾過曹溪已十年相逢知識總前緣阮生何必窮途哭自有西來最上禪。

示方生覺之

心光獨露形骸外祖意能叅機語前想聽匡山蓮漏熟故來重理舊因緣

示常達禪人

南嶽曹溪一脉來相傳明鏡亦非臺金剛正眼人人共須向磨磚一句開

示宗玄禪人

幻成五蘊本來空必欲求之似捕風試向渾身消散後應須識取主人公

示南嶽庸質山主

萬山深處一茅菴朝暮雲霞當小叅最是溪聲關不住廣長日夜語喃喃

南嶽山居

七十年來夢裏過江湖蹤跡總蹉跎而今喜得閒田地莫問從前事若何

脚跟踏遍水雲鄉未離清涼古道場筋力漸衰心已倦安眠飽食是行藏

大休歇處不尋常妄想消時世已忘都向別求眞極樂誰知當下是西方

但見無生寂滅心。了無妄想敢來侵。根塵總是空花影。佛祖何須向外尋。

觀心生處了無生。閃電光中眼倍明。為問西來成底事。今人都只解貪程。

示廬陵僧密潔公

廬陵米價近如何。問著休全舉似他。一粒但能輕嚼破。始知佛法總無多。

示杜言禪人

西江一派馬師禪。聞道而今久失傳。莫信磨磚堪作鏡。自然不墮路途邊。

示定水禪人

久依華座覓真詮。鐘鼓分明句句玄。若問西來端的意。從前佛祖未曾傳。

示量空禪人接待武昌

閒開梵剎向江湄。來往風帆正渡時。為問華亭垂釣者。離鉤三寸幾人知。

題方覺之離垢菴

一芥菴中絕點塵。從來無物可相親。靜觀寂滅清涼地。頓見如來妙法身。

題羼提菴

物我如空不可求。無邊大海一浮漚。但看起處無蹤跡。苦樂從教當下休。

示天淵禪人

己躬下事甚分明。不用尋師費遠行。只向目前親薦取。是誰見色與聞聲。

示六義禪人

死生大事莫商量。說起愁心可斷腸。無量劫來都錯過。遮回豈忍負空王。

寄若昧法師

蓮花峰下住菴人。日與雲中五老親。瀑布從空霏玉屑。恍如賓主對談論。

示雲居常言禪人

出世原為究此心。非圖名字挂叢林。話頭參到無心處。不向他家外面尋。

寄海會菴主

十方海會此為家。來往經過路不差。香飯飽餐回首去。出門煙水更無涯。

答雨法師寄法華新疏

靈山一會費商量。四十餘年久覆藏。今日通身全吐露。分明只在一毫芒。

閣門緊閉不通風。多少躊躇嘆路窮。不是輕勞彈指力。安知裏許量如空。

窮子歸來見父時。此心相委信無疑。縱將寶藏全分付。若不掀翻總不知。

無邊刹海總蓮華。可嘆從前盡數沙。君向毛頭親點破。自今常御白牛車。

示素璞禪人 有引

禪人向參予於曹溪。尋歸吳門項巢雨二法師。以予與若師雪浪爲法門兄弟。命禪人持書遠走南嶽迎予終老。予感二公高誼。念禪人遠勞。因成二偈。用以志懷。

曾禮曹溪走瘴鄉。皈依三匝遶禪牀。分明一句無生話。莫道當時有覆藏。

遙持一紙故人書。特向空山問卜居。一片身心全付托。餘生不必問何如。

答巢雨二法師

法門義氣信非常。自是青山骨肉香。擬向通玄峰頂上。忘言相對一繩床。

吳門山水最幽清。二則高風久著聲。倘得煙霞期共老。安眠飽食遂餘生。

示浮刹禪人

遙向千峰問懶殘。戶邊寒涕未曾乾。火中黃獨初煨熟。把似君前不易餐。

示大智禪人

竹杖芒鞋過萬山。遠從南嶽扣松關。石頭路滑難移步。莫道參方是等閑。

題別峰相見卷

百城南望盡煙波。峰頂相逢事若何。不是善財無面目。衹緣知識信諸訛。

訊顛愚衡公病

四大久觀如泡影。病魔何處可潛蹤。古人自有安閑法。只在無生一念中。

示若拙禪人

行遍天涯覓此心。從來都向外邊尋。縱然未出門前路。須信滂滂草更深。

寄徐菶莪

時問維摩病裏身。門闢不二露天真。飽餐香飯忘言後。方信離情道始親。

示心聞禪人

本來自性量如空。見色聞聲樹過風。但使浮雲消散

盡幾會一物著其中

示三昧真禪人遊峨嵋

歷遍諸方好歇心不虛名字挂叢林歸來滿面峨嵋
雪雲白山青何處尋

示徑山靜主

電光石火豈為真瞥地相逢未可親若是本來消息
斷大千隨處現全身

若野音禪人從黃梅走南嶽復參雙徑示之以
偈

遠從南嶽覓行踪喜得黃梅一線通別向五峰相見
處萬山雪擁白頭翁

示無瑕禪人

策杖遙來雙徑深別峰相見是知音故人若問餘生
事萬疊雲山一片心

示念西居士

南詢煙水百城過知識相逢事若何更向五峰深處
覓須知佛法本無多

示勤如禪人禮峨嵋

遠從雙徑禮峨嵋涉水登山為阿誰倘見普賢真面
目莫教辜負一雙眉

示徑山堂主

雙徑單傳佛祖心蒼崖翠竹古叢林應知正令常新
處鐘鼓時宜妙法音

挽幻予師

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寬塔
影恍然猶對坐談時

示仁安法師

身心一片似冰壺試看其中是有無妄想不來消息
斷何須此外覓工夫

過菩提菴喜逢智河禪友

元是菩提樹下人到來恍忽見前身溪聲常說無生
法可惜時人聽不真

樹下相逢舊有緣別來不記幾生前入門一笑心相
契始信無言是秘傳

示諭南禪人看病

出世何為最勝因目前看破病中身知他痛癢相關
處萬行無如此念真

示德門禪人校經

海眼從來絕點塵大光明藏可安身只須子細從頭
看纔著纖塵便失真

示非玄曉禪人

曾向慈恩理教綱。釣竿拋卻歷諸方。于今若識娘生面。不必將心問法王。

過井露接待寺

登山涉水總迷途。未審前村是有無。驀直忽逢井露洒。纔沾一滴破焦枯。

示承拙禪人持明密行

烈火炎炎妄想流。醍醐須灌頂門頭。會教一滴周毛孔。始是持明秘密脩。

澹泊齋示雲山居士

鄽中一室冷如氷。趺坐長明午夜燈。來往應真時滿座。人人知是在家僧。

示蓮西居士

妄想生時當下休。了無一念挂心頭。忘機便是真安養。極樂何須向外求。

題達大師青經墨光亭

聞道蓮花筆底生。墨光猶自照虛明。閒來爲問華中王。滿耳秋濤說法聲。

示曹生錫卿

丈夫立志豈尋常。刺股懸梁苦備嘗。但使六根無汙濁。管教心地自生光。

游浮山於妙高峯下聞智燈禪人誦法華經因題於壁

水上蓮花舌上經。一菴深鎖萬峰青。松風日夜常宣說。可惜時人不解聽。

示真嗣沙彌

生死無常一息間。好將心志在青山。但能不作紅塵業。贏得終身物外閒。

匡山喜陳赤石大叅過訪

萬疊青山一片心。目前處處是雲林。不須更問西來意。水鳥時宣妙法音。

示脩六逸公掩關金輪峯

萬仞峰頭獨坐時。身心放下是全提。銀山鐵壁須鑽透。徹底分明不許知。

送悟心融首座還京口

空山擬伴老餘年。何意東歸上法船。好待海門孤月上。話頭一爲老僧圓。

示達本禪人

勘破塵凡萬劫心。歸來遙向白雲深。金輪峯下松濤盡日聽無生妙法音。

示本懷禪人

身心久在白雲中何事隨緣任轉蓬收拾歸來全放下萬山高臥日頭紅

示行素侍者

拋却身心禮法王前程不必問行藏但能識得娘生面草木叢林盡放光

示頻利禪人遊五臺

一條拄杖曳單瓢叅禮休辭萬里遙倘遇曼殊齋會日休教惡水驀頭澆

示寂知慧林二禪人

學人不必苦馳求妄想消時得自由但自披衣閑處看心心不斷是誰流

空山寂寂絕諸緣不學諸方五味禪叅者不須求向上但能放下自天然

示恒一禪人

此事從來不外求見聞知覺有來由但知日用頭頭現莫落隨緣第二籌

示克文禪人

空華起滅本無端爭柰人人瞖眼看須信晴空無處覓丈夫切莫被他瞞

示巨鰲禪人

坐斷千峰不問禪爐香經卷是生緣但能此外無餘事自是塵中極樂天

若惺炯首座遠來相訪因示

若海相從二十年重從廬嶽禮枯禪相看莫問餘生事五老雲霞在目前

念雲禪人遵乃祖命接待吳江今逢六十初度偈以壽之

塵中覺路敞雲堂遍布身心滿十方一片祖翁常住地願教永刼作津梁

示眉子

火宅炎炎不易清六根消鑠可憐生但能一念如冰冷便是超凡第一程

送昧法師應講維揚

偶乘一葦截江流法鼓雷鳴彼岸頭無數羣生開大夢歸來毫相不會收

示鄭白生居士

一片身心放下時直教內外似琉璃其中無著纖塵處日日頭頭只自知

示曹溪堂主俛無昂公

常想蘄州戴髮僧不知一字有何能肩頭柴擔腰間
石博得西來無盡燈

示見空禪人

道場不必向他求只在當人一念頭自性但能全體
現何愁法海不横流

示見空禪人

出塵本意在山林四十無聞愧此心今喜脚跟絲線
斷萬峰深處更宜深

示禪人禮峨眉

普賢法界以為身觸處相逢意最親若向峨眉峰頂
上雲霞滿目更迷人

西望峨眉雪似銀普賢端坐一微塵無邊刹海都含
攝應現隨緣喜見身

示冶師鑄鐘成

天地為爐萬象銅鎔成衆竅吼長風一聲響徹三千
界喚醒人間大夢中

示李生

浮世光陰若不多巳躬下事竟如何今生若不求歸
宿依舊從前墮愛河

示朴行者乞食

市遠山深乞食遥單持一鉢路迢迢莫因曲折生疲
厭應想黄梅石墜腰

示無隱法師

昔依華座遶空王文字時生般若香今向一毛觀刹
海逢人不必細商量

示幻宗老衲印造華嚴經

剖破微塵出大經法門珠網遞相形分明托出蓮華
藏觸處令人夢眼醒

贈堪輿譽山老衲

大地山河入眼空一條拄杖活如龍分明指出無生
路直與西來一脉通

示體具禪人

趙州無字死生關鐵壁銀山冷眼看但向未生前覷
破自然不被舌頭謾

示悦禪人清涼菴捨茶

楊枝甘露灑焦枯一滴纔沾熱惱蘇直指西來端的
意相逢但問喫茶無

寄博山無異來公

襟期不隔一毫端千里雲山覿面看最是思君親切
處夜深明月照人寒

示壽昌長老

瓦礫翻成大道場。祖翁田地莫敎荒。應思昔雨衝寒
句粒米莖薪可斷腸。

示壽昌闇然謐禪人

窟中獅子久調兒。轉擲翻身未易知。莫使野狐蹤跡
近。爪牙切記在當時。

示顔石禪人

埋身八面不通風。死盡偷心始見功。但向未生前著
力。方知海底日頭紅。

示碧霞老衲

他方行遍久歸來。梵刹家山坐地開。衲子入門無別

事。喫茶洗鉢亦奇哉。

示玄樞禪人

巳躬下事要分明。一念單提莫記程。但使妄情消盡
處。管教心水自澄清。

示蘄陽歸宗老衲

觸目明明般若光。六門常放未遮藏。若能當念根塵
斷。日用端居大道場。

示慧鏡禪人

心見光明不在根。從來諸暗不能昏。三千世界如覩
果。那律親登此法門。

示六如坤公掩關

收攝身心緊閉關。塵中不異在深山。好將妄想都拋
却。從此勤求出世關。

示戒深濬侍者

憶昔攜瓶逐杖藜。幾回爲法到曹溪。今來直入千峰
裏。更向堂前乞指迷。

示布了明重禮五乳

昔年恭罷禮清涼。一見文殊返故鄉。不識三三多少
衆。故來重請爲敷揚。

鄭白生重叅五乳因示

昨來問法過匡廬。一句全提會也無。但只不忘歸去
路。自然超出聖凡途。

聞沈朗倩掩關城中寄示

廓居一室豁如空。凡聖交叅落此中。獨有主人常寂
寂。十方坐斷不通風。

示丹陽觀音山慧空禪人

祇園門外即迷津。來往風波過客頻。高揭慧燈常不
昧。直須照破一微塵。

示忻度禪人

幻海無涯浪未收。全憑智楫駕慈舟。中流高挂輕帆

去直到菩提彼岸頭

寄金貞度

同坐祇園飯食時别來每憶善思惟法緣應似維摩詰不二相談近是誰

寄普陀昱光禪人

白華山下久跏趺水月光中一念孤正使十方俱坐斷海枯石爛恰如無

酬心光法師

空山一室白雲封鳥道玄微入萬重不是直通霄外路安知步步絶行蹤

示滌光侍者省親

爾别慈親已廿年要明父母未生前而今復作思歸夢此去應須斷愛緣

示姚昱陽居士

心在塵中願出塵直須不昧本來人時時常想歸依處七寶華開有後身

示了此老衲擠臚

濁世浮生莫問年法身三際不能遷但須一念常光現華藏莊嚴在目前

示護關侍者

擎茶奉水要眞知動靜週旋看是誰須向目前三喚處莫教辜負一雙眉

犀牛扇子骨皮全急與將來不解拈一語痛如三頓棒幾能脇下會還拳

示新安仰山本源禪人

割愛應知出世因肯教心地著纖塵直須念念回光照莫昧當人淨法身

圓明一念沒遮藏觸處逢緣盡寂光拈起一塵含法界更於何處覓西方

寄鷄鳴寺冲虛上人

湖光山色照床前樓閣渾如出水蓮遥憶故人行樂處華中白日坐安禪

寄黄蘗山了心上人

禪從黄蘗最難參纔著言詮落二三唯有風光當一掌至今山水語喃喃

寄契山王

隨緣示現小王身心似蓮華不染塵宴坐深宮常説法直教不昧本來人

寄袁居士

一向此身都是客而今掉臂始歸家回看奔走紅塵

道何似栖心白藕花

示明海禪人

袈裟之下豈尋常不自求心最可傷曠刼漂流至今日這回真是好商量

示心悟禪人閉關九年

閉關枯坐九年期好似嵩山面壁時縱有齊腰三尺雪安心一語幾人知

示性通行人

負舂腰石似黃梅夜半何曾正眼開但信本來無一物方知明鏡亦非臺

送克文禪人少林禮祖

斷臂巖前雪尚紅西來一脉許誰通此行但得安心法便振當年鼻祖風

挽巢松法師

元從兜率白椎來此去還應坐講臺若待慈尊下生日知君重理舊胚胎

寄融首座

西江不斷往來船別後音書竟杳然唯有床前松上月夜深影落在君前

寄孫圖南居士

久落江湖不定蹤別來今已臥千峰誰知破盡人間夢唯有空山靜夜鐘

示深愚字以訥

大道西來本絕言好從愚訥遡真源直須參到忘緣處方信毘耶不二門

寄三白禪人

何時杖錫過東林入室重論出世心莫負千峰秋夜月清光獨照影沉沉

示廣鎧侍者持法華經

一自親聞墨刼前是時已結大因緣從今重理多生

句字字心開舌上蓮

示海藏行人禮法華經

多寶如來舊法身從空湧出示諸人若能當處無生滅法法元來總是真

示江州孝子左福念

佛本多生孝道人常持一念奉慈親若將孝道求成佛萬行無如此念真

示鳴明禪人

遥來爲法到匡山幾度晨昏一扣關若問西來端的意白雲飛去又飛還

示明華禪人字道果

一葦西來五葉華，從玆道種自生芽。但將智水勤澆灌，果證菩提定不差。

示歸宗堅音長老

荷擔正法古叢林，須用金剛護法心。但得光明全體現，頭頭物物盡知音。

示王居士

父子家傳淨業禪，曾從癡海問眞詮。而今重入匡山社，見面還如未別前。

武夷默初禪人遠來禮請病不赴因示

逕來爲法到匡山，贈懸殷勤重徃還。莫道老僧慵說法，白雲不放出松關。

莊嚴華座擁諸天，只待光臨啓法筵。莫謂法身曾不動，舌根早已遍三千。

寄示觀智雲禪人

遠持一鉢走他方，到處隨緣是道場。莫謂塵勞非佛事，原從苦海泛慈航。

示鏡玄禪人

當體圓明般若光，六根門首沒遮藏。若能念念無生現，觸處無心解脫場。

示禪人八首

當人一念要精持，歷歷孤明不昧時。獨有未生前一著，從來不許老胡知。

死生大事最堪悲，急下功夫早是遲。但向自心求解脫，不須此外更尋思。

徃來生死久淪淵，未悟無生不暫停。誓向此身應度脫，莫教回首再沉冥。

圓明一性絕纖塵，只爲從前錯認眞。但使斷除煩惱障，自然得見本來人。

欲海波騰無盡流，誰將彼岸一回頭。直須高掛輕帆去，不到窮源未肯休。

世緣無盡苦無涯，一念回頭便到家。識得本來眞面目，方知不負此袈裟。

此心不必外邊求，只在當人一念休。身世但從空處看，恰如湛海一浮漚。

六根門首六塵多，舉世人人沒奈何。但肯心心常照破，自然日用不隨他。

示脩淨土六首

衆緣消盡絕蹤親，老眼何容著點塵。莫使六時蓮漏斷，花中已有未來身。

初因愛念感娑婆，淨土應須出愛河，要得蓮花爲父母，全憑念念見彌陀。
見聞知覺盡常光，心地蓮花噴吐香，若使六根無染著，自然觸目是西方。
眉間一道白毫光，諸佛衆生總覆藏，但得現前常不昧，蓮花心地噴生香。
五濁塵勞可厭離，西方淨土是歸期，直須念念光明現，便見華開七寶池。
淨土元來不外求，當人一念要知休，回觀妄想消融處，便是西方第一籌。

大雪

萬山冰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底寒，回想六年饑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

答劉三畏大叅

千里雲山見此心，聊將一語寄東林，倘君不負蓮花約，白社幽期尚可尋。

華宇居士持華嚴經令甥覺之來請問偈

華藏莊嚴妙絕倫，無邊佛刹一微塵，若能念念光明現，便是隨緣解脫人。

寄濬居鎧公

雙徑常懸一片心，十年消息少知音，將酬未了生前約，攜手終期老碧岑。

示雲中遠菴禪人

當年一鉢走雲中，別後音書久不通，遙憶故人相對處，此心一片付歸鴻。

蘊真禪人時從五臺來叅雙徑

金剛窟裏舊行蹤，別後雲山隔萬重，今夜長空千里雪，當年曾把洞門封。

示在珍行童

生死途中苦最長，好從知識覓良方，若能掉臂安[illegible]

去，須向空門禮法王。

唯心偈

淨妙不思議，圓滿真實心，廣大具威神，變現無量事，其體離諸垢，不捨染淨緣，世與出世間，成就衆善業，衆業若空花，本來無所有，以無所有故，故說即真常，善達業性空，不爲幻技惑，不著亦不厭，如理諦觀[illegible]起，虛即無生，當念自空寂，了無前後際，一念若須[illegible]動靜平等，如境界風，不動寂滅，妙常樂清淨，若蓮花深入塵勞泥，不染世間垢，懷此如意珠，隨求無所[illegible]神光照暗冥，普覺諸含識。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四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書

與達觀禪師

某鈍根下劣屈於塵習適特地走人間自以無謂不期錫杖落此豈知吾師精進力所攝持耶昨禮座下辱法愛連宵徹夜真言密語如呪病龍心心在雲雨耳即殑伽能領深恩矣惟師一一辛苦中來某一旦坐受其惠竟何以報想十方諸佛定爲此會生歡喜發讚嘆耳此緣殊非小小某愚痴向謂琬公亦靈山會上人耳匪蒙携過雲居親見肝膽則某此生幾不知此公矣承命作復琬公塔院記某初不自量將謂易易遂莽鹵承當及至雷音覩其真跡不覺氣縮即以虛空爲口大地爲舌猶不能讚其功德況方寸流汪乎因懇祈請法力加庇而爲之尤難措辭拜別次日過定國墳忽發大慨謂此公不朽哉馬上至譚柘思已過半及覩師手書二經裝嚴妙麗讀願讚則泮然具足矣十五日暮歸慈壽次日焚香禮禱而後操

觚屬草剛完適使者持法音至諷誦數過歡喜絕倒
勞法身特現塵中蓋似慈悲大熱使其何以當此敬
謝無量塔記謹此報命其文千二百餘言但某心血
止此有則盡吐之矣其間但欲點染虛空自覺少光
燄耳願師印證不吝郢削無使琬公見屈抑令觀者
增深佛種惟慈攝受之某和南言

附達大師答書

眞可和南辱塔記卽率衆焚香頂禮訖疾讀三四
過令人無地可以寄口舌贊嘆之也苟非眞得琬
公之心骨之苦處安能吐辭等刀鋸剖痛情哉寧
惟使琬老朽骨生春卽某足賴之不朽矣如是扶
植法道將何以報海印主人咄一棒分死活時決
不敢作世諦流布再和南

又

憨山大師侍者某此回出山諸人以爲突出意外
那羅窟主此回來燕圓成無量功德豈惟諸人感
不及此卽窟主亦不意憨頭憨腦闖入是非關藍
做許多好事發古德之幽光解衆人之紛糾而道
人亦得托不朽于寸管是無上供養慚何以消怖
懼怖懼懷靜造經圓贊弁小敘謹奉命卽著如奇

呈正超如所持偈不遑一爲發揮行恐觸境逢緣
終被物使奈何奈何道人行蹤主人旣還東海卽
亦往石經矣然再必一晤而別尚有數語似不可
少者某再和南

又

承慈遠問悲欣交集病病之心知在法眼望色決脈
于十年前矣惟神明之秘久黙斯要今豈逃洞見肝
膽耶但今道人受病之原初爲客邪所干中傷眞氣
以致君火太盛銷鑠肺金內外交攻上下否塞梔子
益母不用而用貝母轉使大小便利不通固結日甚
適庸醫誤入肉寇熱勢益增幾悶致死賴其草解之
而揀去肉寇得椒通和周身汗出道人幸佐以軍薑
得蘇其同病者竟誤中狠毒良醫束手幸元氣未損
必不傷生須徐徐調理但眞陰水生心火漸降客邪
消伏眞君泰然則可保復元氣全生性矣感荷慈念
遠問受病之原其狀如此惟賴白毫遠照自受病以
來雖大火猛燄炙身而五內清凉略無一念疲厭之
心其視三界牢獄四生桎梏端若天光雲影耳舊奉
所入海印三昧俱成水月道場空華佛事矣幸得齋
關迸裂識鎖頓開時將長策象王而逐金毛回步旃

檀之林饑飡紫栢渴飲曹溪吾生之願遂畢於此更不敢勞移步毘耶再施甘露但願安隱那伽深入無際以待圍繞三帀耳使回謹此奉慰慈注

又

世相空華翳目顛倒已不足論而成住壞空往來代謝有為如是其法性湛然復何加損弟念法緣未溥願力未周向為智礙今則從空霹靂一聲種種幻化雲翳蕩然且幸而今而後方為無事道人此正火聚刀山成就清涼如幻解脫斯實　聖恩于我不薄其他一切是非泯然殆盡又何足道若能成就無上道力一切佛土隨願往生又何區區拳石勺水之間耶知師同體之愛愛踰骨肉同心之憂憂入肺腑故敢以此奉慰非妄語也不慧出期不遠倘幻緣有待尚圖荷策雲山優遊末歲共法喜之樂又當如何此又天龍所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也

又

不慧障緣深重辱師同體慈力而攝受之所勞神用種種甚微細智故超情表豈容言喻旅泊話別桂帆而西以新正五日抵桐江髯雪吊徤齋晤見臺公詢休郎動定云業已束裝明發有九江之行䓁即遣書

至吉水邀過桐江相聚舟中歡然道故宛若多生熟遊菩提分法人也適爾瞻聞之即迎過鐵佛菴中相見機語甚投此君根器猛利況得休郎為前茅不一言之下則向之堅壁旗鼓不覺自偃頻然觀察大非昔日鄒君也延不慧過上元方行休郎送至廬陵會王性海此君天然道骨不意末法塵勞中有此上根利智將來成就法緣不淺因留連二日而別休郎即放舟東下想見知恐則可委悉因緣矣不慧于二月三日過庾嶺旅邸壁間忽見師留題恍對法身而臨寶鏡歡喜踴悅因書偈曰君到曹溪我不來我到曹溪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飽飡而去六日至曹溪禮六祖真儀頂即出山至五羊謁總鎮王公以囚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為降階釋縛乃云公物外高人況為朝廷祈福致此齊禍何罪之有吾輩正中心感重豈可以尋常世法相遇固讓不可竟留款敘移時齋食而退且又遣力護送往戍所途涉千五百里道殣相望雖三尺童子亦操戈挾刃殊不辯其盜非盜也至雷白其程猶半迤南山林蓊鬱咫尺迷踪曠野高原迥無煙火窮日粒米不糝終朝滴水不啜雷地饑荒尤甚業已四年癘瘋大作

時疫橫行毒氣熏天炎蒸蔽日枵腹罹災死傷過半悲慘之狀大不可言況復海蚚腥風嵐煙烈日觸鼻透心神昏意醉此為罪鄉誠非虛設私謂自非徹骨冰霜何能消此酷毒也仰庇諸所堪能調伏無生恐地即荷戈行伍不異道場但泉涸草枯無薇可采貧非禪悅何處不為西山餓夫惟不慧道愧先德遭時過之此業力所勝死生又何置念直以本願未酬佛恩未報為慚愧耳竊念諸佛以不思議神力調伏眾生非以一方便而折攝之欲其情枯智竭須之極境窮源真益鈍根真慈不淺倘法緣有在異日天假有緣與師對談夢幻法門豈不以今日因緣為實證也惟師智光圓照天南萬里不隔纖毫仰願慈力時以攝之

又

江頭一別瞬息三年無時不寄情霄漢間也丁酉冬初覺音來得奉手書并荷慈惠法寶盈篋種種功德真洒甘露於焦枯布慈雲於火宅也康祖讚點開髑髏金剛正眼讀之令人遍身毛孔熙怡喜不可支此非無緣慈力何能至此比覺音云錫杖有遠遊之念自爾不知所指此心逐逐妄想每與右武聚首未嘗

不相對妙音色相也右武真奇男子前冬別時頂門一針渠自云痛徹至踵頓然飜案不慧因贈之曰覺非居士今已大非昔人矣此公別去時復寥寥所幸諸緣屏絕四大輕安無所損惱得以閉戶穹廬究竟未了公案楞伽幸以脫草去夏攝引初機數輩演法華于武場以酬師之大願有擊節數紙此皆支離糟粕殊非真知見力但念此餘生置身于無事甲裏彌感 聖恩難報聊復以此消磨歲月且仗諸佛神力持以洗汚教之愆故不惜世諦流布也適接法音不覺歡喜絕倒瞻金剛塔如對法身讀諸祖贊如聽梵響啜陽羨春茶如灌醍醐念此癉鄉何緣得此也普令見聞隨喜獲益大義重來此亦僧中程嬰也此子信根元深第習氣不淺今幸撇來亦大損減又荷師法力攝持即此可望上進覺音此來大為抖擻胸中頗有樂地惜乎志有餘而力不足亦不負此生可作金剛種子再出頭來必不負善知識因地也渠聞師在匡廬亟欲一見遂遣先歸以報計大義入夏可至至時又當委悉

又

前大義來接法音歡喜無量知動定如宜甚慰遠懷

昨托便使已致問訊想已達矣比來為曹溪因緣想聞之必大撫掌先心尚欲令義郎自燕而胥及臨行念其二十年來於㵎他方今其師物故已二載餘寧忍不拈瓣香撮措土乎因是遂立促還家山由楚而歸不及布體座下今夏幻軀幸無大病第為荔枝魔發徧體疥瘍又為假曹溪粥飯僧魔妄作鬼祟是故養病蓬廬此時正欲入山且幸恭公發大道心願作檀越第其人清濟如水志大力微師能以無作妙力遥伸右手過百一十城豎此金剛幢乎不知上方佛土寶威德如來何日為衆生說法令我遥聞謦咳彈指之聲也新歲三得中甫問慰安情至深感道義同體知應徵車計秋中可抵薊門侍座下耳粵孝廉馮生乃此中弟子上首近書來云已入丈室何幸如之弟不知此子去就何如倘在都門願時時拔濟知二護法大著勇猛力必致感應但聽時節因緣耳

又

堪忍土中事種種幻化正宜法眼覷之耳若入鶖子之目亦未免作淨穢見也昨永順持法音來知杖錫有靈嶽之行回書徑往報之矣旃檀如來因緣已悉前問蓋佛神力不假於他也持去楞伽筆記奉入慧

目以作法供養某下劣深知此一段大事因緣皆如來所遣　聖恩所賜即此可為報恩地但願此法普徧微塵剎土一切見聞同入自心現量即不慧忝塡溝壑則此生千足萬足夫復何憾第不審就中有少分相應否願大施金篦披刮翳膜其幸不在區區耳

又

春三月促覺音負病歸是時尚想紫栢與五老爭雄遣八行往訊項忽順禪人持禿筆字來則知已拖泥帶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也咲老痴為底事如此忙碌碌耶昨有人說長安路上有個沒料理漢竊官家一楷土捏作丈六金身令無量人生顛倒想復將丈六金身撒向十字路上令往來驢馬踐踏若紫柏老痴過此又作麽生耶嘗憶老趙州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老雷陽則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此箇公案是同是別知在萬仞峰頭必發一咲老紅爐近來毒氣薰得耳聾眼花鼻塞咽悶不知何時向白銀界裏斲身一吐此惡習也

又

紅爐去紫栢萬里時聞說法音聲在鼓鞞刁斗間如塗毒入耳轉令瘴煙毒霧化作甘露日夜飽飡故嘗

死不死更見鉢沿蚊蚋貪涎流入大千何時三災火起燒爲煨燼毘藍颺去光音霔雨一洗刼灰淨盡無餘也曹溪舊稱西天寶林比爲魔宮鬼窟可哭紫栢老人神力不大甦求一宿不能安今天遣紅盈特來洒掃八年之內極盡神力一洗殆盡魔黨盡驅今將化械那而成淨土變業海以作蓮池老盧埋沒千年今日始得轉身吐氣將來絕後再甦須見光明赫奕但閣門緊閉不能頓現無量莊嚴佛土只待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餘城聊藉彈指之功便見重重無盡境界假使十方世界一一善財如佛刹微塵數衆來參禮時可使一一頓入毘盧法界也此蓋老紅盈鎗頭上佛事旗竿下功夫較老紫栢端居淨土坐蓮華中吐廣長舌爲諸化身大士說利生法門時同別何如其禪人遠來相問不減契順走惠陽老紅盈且無覺範別胡強仲氣習也其舌端時時現出紫老法身居然在目敬持梵香一盂用伸供養唯慈照之

與妙峰禪師

某切自念鈍根下劣結習濃厚若非乘夙善緣而得天幸吾師屑以眞慈拯拔曲盡心力善巧方便面命耳提日夕無間者數年居常竊覩我師默造之心恨

不能通身躍入我心須令眼目動定若有靈聖者但土木坯胎終難變化雖然禱之旣久入之旣深不無感通寔應顧其情雖鹵莽而於潛滋密化未嘗不由吾師幻網三昧加被之力也是從雲聚淸涼月明空界自爾形分影散隱顯同時雖於妙音聲欬勢阻關山然其實相眞身儼含心水故別經五稔猶同一日道越三千不隔寸絲是則深居寂寞之濱盍入圓通之境可謂跡逾踈而心愈密聲日銷而實日彰由是足徵某之形神未嘗去吾師一念也然某自知形器穢濁謂斯朽骨惡氣衝天非寥廓大谷不足以藏之塵勞塞漠非汪洋巨浸不足以洗之故甘心栫命擲此山海窮鄉而置盡絕之地且將無復人世矣不意默承護法菩薩運通寶藏頓使一光東照大破闇冥可稱萬世希有功德原其所自與者受者又皆盡從吾師圓妙淸淨眞心流出也某雖狂悶敢不自知客冬某持法旨至某接讀十數遍深見師心可謂至矣不覺涕泣交頤即所云喜心翻倒劇嗚咽淚沾襟耳然所悲者非屬於情而在出于常情者舉目寥寥豈容多見是不容不感悲且痛也嗟乎某此生已矣竟同草木枯槁無疑至若報侍左右之心有懷未即惟

願我師眞慈不棄心心圓照而攝受之癡子不入顚倒狂途而安步歸圓覺路也時幸托此一枝頗稱幽勝倘識海波澄意吾師心月能自恐留光而不落影於此中乎

又

不慧生平每自尅念于此長夜得値吾師可謂再逢親友矣故自緣會三十年前即知有向上事而二十年中常勤除糞此一念苦切之心未嘗去于眷睫但恨積習深厚不能頓淨現業流識有負師友法恩大爲慚愧爰自離析以來忽十五年實以臥薪嘗膽痛

自策勵未敢少惰第以幻臂未淸猶沉幻網心知被縛力不自由良以慧劍不利不能頓裂此知痛處敢欺吾師及幸以法爲緣知報佛恩即以幻網爲佛事其負荷之心實持九鼎而法執之病益增七重將謂不負所生敢追先哲此實狂愚非謂慧也幸亦心知非正如夢渡河今蒙　聖主隆恩惠以金剛燄爍破重昏使歷劫情根一摑頓裂回視昔游皆同夢事是故不慧以此慶快平生心知吾師必爲我賀今雖遠投瘴海如坐道場飽飲炎蒸如飡甘露荷戈之暇唯對楞伽究佛祖心印始知從前皆墮光影門頭非眞

知見力是知諸佛神力調伏有緣衆生非止一種方便若逆若順無非令入淸涼大解脫門火聚刀山無非究竟寂滅場地而今而後或可謂不負己靈亦可謂不負師友矣是于會心處隨筆記之今將卒業惟此雖非正順解脫聊以法自娛適足以見光陰不虛度耳意吾師聞此必發一笑也大義萬里遠來以得法音爲喜第念此子持吾師一言付囑于不慧者已十五年心如一日辛苦萬狀然于禪道佛法竟未啓齒此眞出世丈夫法門奇事今復依依萬里至此豈不慧所堪況彼師親皆老何獨我爲是以促歸且以

不慧行藏奉慰知己慈念也第緣有聚散法無起滅在正眼視之了無朕跡而刹海不隔劫念圓收又何有去來彼此之相吾師處此久如諒不以天涯罪夫勞靜慮也倘天假以年猶當白首同歸以酬初願惟禪悅滋神以道自愛

又

惟師以法界爲心以行願爲身即彌綸華藏莊嚴塵刹當無疲厭而此遐荒雖遠正不出吾師毛孔也其攝受之心如珠網交羅光光相照更不容妄想於其間耳鈍根年來坐此瘴鄉所作佛事亦不出師幻網

三昧弟以情生智隔不能飡師法性之樂然亦賴此爲消熱惱作清涼地耳師其以爲妄乎古人爲到處家山隨緣樂地不慧即不能全體適足以自娛其楞伽四卷誠以印心吾師慧目肅清必深照洞徹其源即此生無對面之期而世世常爲法侶矣

又

自入瘴鄉六年不知霜風作何狀今正月六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夜深擁衲夢想正在萬丈冰雪中忽推門扣見者大義也乃驚喜絕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首開吾師函恍若面對坐五臺

在地菴中秋燈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德種種莊嚴此家常事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見阿難望佛惠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以今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即入鐵圍必蒙吾師足光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哉不慧今年五十有六不覺老至形容透俗心地日開常自私語若此形不化足以甘心苦海而爲人天作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由吾師擴之于今更見其真耳大義之走瘴鄉誠以爲苦今遣歸家可以休歇狂心作己躬下事望吾師惡辣鉗鎚銷鎔習氣是以不負吾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又

不慧以業力遷謫擲此嶺外不減曼殊坐鐵圍師以慈善足光時時照拂亦不減菩提場中初成正覺時也大義來具荷攝受感不在言惟師願輪日廣三昧日深顧此區區穢軀親近隨順如夙昔豈能再得不慧處此罪鄉三年餘矣禪定解脫未知何如但所喜者學成眞正俗人其所消磨日月者重增文言陋習皆多生積障今日盡發不知何日得三帀座前求懺悔耳先具數種師其爲我印正之遙憶多寶妙塔湧

現虛空但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分身盡集而塔戶一開多寶出現吾師分身當何時而集耶今遥聞者不禁瞻慕之思也即有可散之花亦無神足可遣耳

寄蓮池禪師

往者某居金色界時吾師因禮曼室來承以無緣慈力攝受我於冰雪中使某得以坐瞻光相深慰夙心信宿而別自爾傾注之懷蓋亦勤矣頃之某去臺山將南歷百城擬叅座下復爲業力牽之東海艮以躭著枯寂遂置身窮陬幾戾車地因之矢心建立三寶上報佛恩故亡軀盡命鬱鬱十年於茲向以道力孱

弱大為魔擾者日月居半以致取辱法門見訶智者今且猶不自量乃戀戀窟中以臂當轍心心不退豈宿習然哉切念道法垂秋正宗淡薄賴吾師秉大悲願輪高竪法幢宗說兼暢止觀雙運毘尼獨揭淨土專門使狂子知歸淳風可挹往往禪者自南中來無不備詢起居知法體輕安色身康健樂說無礙應機不倦微細之制不減迦維何幸衰世末流遇斯弘範每一與懷五體勇悅毛孔皆香深愧業繫不前未遑瞻覲茲遣門人胤繼特致問訊薄具名香三色奉為說戒時供養普薰四衆伏希慈内

又

惟吾師踞寂滅場以佛性戒而為末法衆生種金剛種子此等最上因緣乃毘盧之所願釋迦之所贊宜為天龍八部之所欽也若不慧者以穢濁之質點汚法門以業累之緣罹斯罪詬實受諸佛所呵乃辱吾師攝受豈非以平等大悲普視有情者耶不然何慈音無遮二至于此瘴鄉拜辱手書不啻足輪光照鐵圍令有緣謗法者先蒙益耳不慧向沈幻網今幸荷諸佛神力以金剛烈燄而銷鑠之今則罪性了然且賴此懺悔地年來奔走之餘所作佛事有著述數種乃藉佛祖心光以為破障之具第以孤陋之見處僻遠別之鄉不識果與此法少分相應否敬持獻座下乞師法眼為我一印決之倘不墮增益謗或可聊弭夙愆酬罔極耳

與五臺月川法師

不肖鈍根波流幻海華落寒空不啻曳尾泥塗自廿逃逝已也回視金色界人端若靈山一會惟時白毫東注幽邃蒙光豈不見此頭陀如是度衆生而行菩薩行數辱慈念惠問勤勤以人境兩奪故無片言以報諒知己者二體同觀定不心口異視也往承以駁物不遷見示鄙心將謂足下偶爾成文試入游戲三昧耳故未敢加答恐當實法流布忽忽業已三秋適幻師遠來卞問窮厥詢及起居具悉悲戀之情深感無已且出尊駁草本不意刀刀見血如此頑不肖愚昧雖非揚脩幼婦而一覽頗識其妙第愧不足以當足下心由辱見信之深不敢有負所望畧為陳之愚謂所駁若按名責實雖肇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言會旨即清涼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語曰駟不及舌誠有味乎然彼造論覃思立意命名不曰無見且以不遷當俗不真為真由是觀之是物不遷而非真不遷

也以其物有遷流故今示之以不遷爲妙若眞已不遷不遷何足云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旨良哉若以高見所摘論文皆遷流之語駁之字字無差言言有據即肇公對語亦俛首無詞但彼亦自解云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意恐足下責之以言而未諒其心耶抑所見未同耶故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若足下猶不信而信者誰其人歟且肇公明指不遷在物而足下以眞究之斯則爲門不同故道路各別宜其相左聞足下始因不肖舉清涼謂物各性住於一世之語濫同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之說遂有此駁然不肖所以舉此者意有所爲蓋緣尋常以物不遷意語諸方大德都謂物遷而眞不遷人人話作兩橛然清涼疏中自有二意且云顯文似同小乘云云其實意在大乘生即不生滅即不滅遷即不遷原清涼意正恐後人見此論文便墮小乘生滅遷流之見故特揭此表而出之欲令人人深識論旨玄悟不遷之妙耳然鈔文但舉小乘一意辨之未竟大乘之說但結文此約俗諦爲不遷耳一語義則長短相形但文稍晦耳不肖在昔舉此正恐足下有今日之事是時交臂而別彈指已經八年將謂足下力窮不

遷徹見諸法實相矣不意云云若此竊謂足下此見不獨不得肇公立論之心而亦不得清涼表白之心不獨不得清涼表白之心而亦未得區區逢心也此足下與肇公正謂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耳管見如此亦敢爲必當閒嘗於此潛神有日頗有自信之地即每每舉之亦慣會爲旅偏憐客之意耳以不肖愚心願足下善自寬姑捨是而勿較但試於諸法上努力著眼覷之果遷果不遷若於江河競注眞個不流野馬飄鼓眞個不動直下便見不許扳扯性空果如是則肇公此論皆爲剩語又何區區據蝸角而力爭尺寸耶適足以見不肖非扶同硬證也呵呵幻師回草草敬覆

與五臺空印法師

萬里炎方眞同燒煮每一興念舊遊則千尺寒冰稜稜在目頓見徹骨清涼也第目極雲中而金毛獅子不現令人熟習難忘耳昔調達推山壓佛身嬰劇地問之則曰如四禪天今日始知非大言固本分事耳且火宅中人念淨土則清涼豈淨土中人念火宅豈不增熱惱耶罪夫所幸離鐵枷雖荷戈逐隊而儘有餘閑閑則料理祖宗所遺家山田地其楞伽山業已

與復曹溪水亦稍疏通僊苑覺場且將爲農圃恨力不足以酬　君恩供國稅耳所賴徵求不急且喜打門無吏猶不失爲羲皇上客葛天之民也不審鼻殊老伴其視我爲人耶天耶僧乎俗乎即求之于我而亦不知爲誰氏唯念座下與我形迹異而苦同是不能不時時馳妄想耳家音累帙乘便雁足聊見區區計征鴻豈無南來者何塞上之音寥寥耶但便不惜八行報我以慰懸切

又

不慧業力深重一墮瘴海倏二十年浮生幾何危脆之形豈堪銷爍況復老病侵尋處此五熱塲中能忘清涼一念乎初心尚微法門之靈妄想望外之緣以圖聚首不意年復一年因循至此前丁未歲先蒙恩詔承當道勘應例宥但以候題株守七年至癸丑春始獲涯銷方得脫然以未叨　特命以洗法門之恥用是爲闕向以久困風塵求安之心急切素有投老南岳之願且因粵中諸緣漸謝大病日作幾不有生僅存一息遂於前歲杖策過衡陽遊目岳山惜乎山靈已竭于諸祖即今荒凉之極殊非逸老之地不得已而權就檀越留住湖東湖東乃唐法照禪師鉢

中覩五臺萬聖出現之所後至竹林親見文殊授以念佛法門此段因緣想載清涼傳中幸今師住竹林且喜一脉源流柳聞大檀越賓天已絕生還之望遂留心駐錫去冬一二護法爲搆靜室安居苟就得此一枝身心暫息但自愧下劣向從法門龍象之後志期稍有建立拈一莖草供養十方豈知定業難逃沉淪至老自違師化後此心已殞無復人間妙師撒手而歸光前絕後可無遺憾即今人天眼目唯師獨立光明幢耳深喜法緣日盛道望日隆更慶法體堅強老當益壯若不慧者棄廢之餘分填溝壑所念當世知己唯師而已此心未能忘於一日倘有餘年仗法力得遂一晤之緣以畢此生實爲厚幸若機緣不偶自甘沉溺衰殘日至殆將不久人世即爲永訣是有望於龍華三會耳嗟乎已矣夫復何言頃月舟禪人來知師念我非常故敢委悉若非心光洞照殊爲贅贅顓愚有志衲子可惜而有斯疾倘可得瘳亦座下之白眉也此時似不能行近刻三種寄請印正但老子一書古無善解不慧苦心十五年之功似可爲後學發蒙其金剛決疑法華品節倘有當心幸命流通亦法施也

與仰崖法師

憶昔十載聚首清涼一別以來恍如夢事惟公師子嚬呻曼殊把臂萬衆圍繞花雨繽紛卽有緣能飡飯糝粒一毛孔皆香公能時不忘我分所食之餘而於苦海衆生作佛事乎前者狹路相逢交臂而失令人能無妄想耶昨以業緣引入大都深辱慈念不鄙冒雨過訪雖促膝連床眉眼未開依稀又作夢事耳人生悠悠固如是耶公以諸祖道影南歷百城煙水渺茫中不肖以一毛附之杖錫公能時時展之共對長天秋水間否承命作常住碑記惟此永劫津梁不肖何人敢以狂言爲公盤石但不敢以尋常自縮故從實寫公本色事將此深心上報吾佛恩德耳文雖不佳公願甚佳是足以賴龍象步武也

又

昔誦般若云若有持此經者則爲荷擔如來鈍根持此經久矣至若肩擔如來不過海此岸一朽株耳何全身極力荷擔不起又費座下神力者是豈心非金剛而骨非鐵石耶蓋事貴有緣行貴無住耳鈍根以無住之行合座下有緣之事謂合之則雙美同之則兩全然萬法本虛功非我有又何必出諸已而後爲得耶鈍根罪障無以自贖唯遊心性海爲懺悔地耳

與雪浪恩兄

自前歲侍者南來得奉手教諄切誨弟以法門爲重足任吾兄深慈不忘同體之誼感不可言但弟鈍根下劣向躭枯寂日況孤陋雖一念生死之心耿耿不昧第習染深厚不能頓契無生上友古人此爲中心慚愧有負初志比見法門寥落若吾輩天然兄弟尚參商一方不能時復促膝究心鼓簧斯道況悠悠者乎弟自奉教以來而利他之心亦漸開發唯時自忖宗欠明悟教未精研卽有一得之長且末學膚受貴耳賤目取信不易移風易俗之懷似難頓伸居常深思吾佛立教以三學爲宗弟每見後學如兄所云最難樹立者多不揣其本卽一二根性稍利又爲狂魔所附以至慢法輕師至於身心畧無簡束且根本不堅又安敢望其枝葉榮茂乎此正吾兄所謂千人之中無一二可語者此耳惟此未嘗不涕下也是以弟奉吾兄大教業於二十年今春始勉強開堂照常爲衆講演誠謂效顰然開堂之初第一瓣香先供奉本師守愚大和尚此弟狗馬之心不忘其本弟每念剃染之初卽濫膺華嚴法席猥辱先師之法愛不減子

兄但弟之所以報先師者萬無一也曾憶昔年弟初行脚時與兄別於雪浪常叩吾兄志向所在且云待老師百年後爲立一碑建一塔以酬法乳足了生平此其本願至其他一切可任緣無礙斯言猶在耳弟明記于心亦時復以此舉似知己者但不知吾兄此願業已酬否若此願未酬是有待於今日也切念與兄年登天命幻化如斯卽未死之年亦漸趨衰暮縱利生之願未艾而涉世之念已灰此時若置勝緣不但泯先師之德抑且滅法門之光使後學無憑不知所自其源遠流長古德所重家聲不播昔賢所恥若吾輩兄弟僉名宇宙苟寥寥如此況其他乎願吾兄及時努力以此爲懷弟謹薄具名香一炷石脊若干以爲先發卽兄不奈緣恐建塔爲艱若刻一八楞方幢更見古雅其文不必假手於他願吾兄親撰是所至望

又

弟不肖罪戾無狀取辱法門爲師友憂大負慚愧先心擬過家山將布五體仰藉慈力攝受作懺罪羯磨返辱吾兄暫出那伽移步江上憐而教之使飽食其露頓覺五內清涼身心俱化罪福皆空此善財南遊

所以從大塔廟前爲初步也別後于新正六日抵桐江鄒南老迎於鐵佛菴中首出吾兄手書諸祖機緣卷展之光明赫昱照耀心目跋語縱横殺活儼然據坐揮麈鄒君寶此卽法身常作菴中主也鄒君根最猛利幸與弟夙緣有在一語投機盡翻前案誓將迎吾兄演化西江大爲開導此蓋渠信心肝膽倘有問至兄當善調伏使其增崇正信作成佛眞種因緣不淺經廬陵會王塘老所養甚佳其信向淨土精專觀其立言似非本指耳二月三日度庾嶺六日遊南華禮六祖覩其山川形勢絕勝無怪其千七百人從此流出吾徒不可不一瞻依也十九日抵廣州訪陳夷山已作故物二年始聞歐倫老尚在及將買舟造其舍頃則報云化去三月矣遐方失二知己良可悲悼向傳南海生機繁衍風氣淳厚今則涼薄太甚值歲饑異常米穀湧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直謂不然以會城到戍所路經千五百里雷地已空三年民物凋殘至極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不可言喻季春炎蒸猶如流火弟私謂初心不以道緣不知朔雪之寒今非業力安知炎方之熱世態二途

弟已極盡然非彼不足以破此也弟至即從行伍寄身古寺宛是頭陀荷戟轅門居然馬卒始知幻技兒幻出種種相耳且死生患難弟心何所不安但念與兄多刼親因今幸再值以未盡夙緣弟恐沉淪瘴海永隔修途倘岐路過逢安得如今若昔諒吾兄智光圓照必以平等慈力而攝受之定不捨此業幻衆生爲罪垢耳其他復何所云慨斯末法念報佛恩願兄努力爲法自重自愛風便幸惠德音以慰遐想

又

自江干一宿蒙以甘露見灑即走入瘴鄉皆藉以驅炎蒸消熱惱耳吾兄惠我三昧何深也忽忽四年于茲矣雖此天南鴈飛不到而庾嶺郵使不無吾兄何忍絕無一言慰我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即三途劇地猶不忘有緣吾兄大法雲雨遍布寰區豈獨外此遐荒罪夫乎年來衲子走嶺外不少數詢道履之詳無能爲兄道弟之真弟生平於大法緣薄幼而無聞老無所知頃于荷戈之暇力究楞伽筆之成記且將以此謝謗法之愆弟恃孤陋之見旣不敢蹈襲陳言又未及請正法眼竟爲好事者爲木之灾可謂駟不及舌矣敬專侍者持請印正不識就中果有少分相應否倘於性海掠一滴之味真空通芥孔之光差不負此平生亦不累及法座若一言無當即爲付之水火決不敢以博此虛名增業種自蔽妙明更障後人眼目也唯此因緣是在法眼決擇之慨此末法正因者希而識趣賞音尤不易見弟幸與兄同生斯世同履一門而玷辱家聲愧不容死苟於此法印可共心弟即不敢稱摩耶同胞適足以結兜率共座之緣耳

與少林無言宗師

伏念祖庭秋晚舉目寥寥可爲垂涕者非一端也幸座下秉願而來鼎力荷擔正當揮戈駐日之時去秋天假良緣聚首王城一語而別匆匆未盡所懷及歸臥海上以觀世相若此諸念皆灰無復興起度生事業唯兀兀空山與諸幻衆種田博飯以消磨白日送餘年耳比來風聞法雨普潤四衆雲臻想雷電之機將破重昏而啓羣蒙也痛念世道交喪人多薄信一槩不以根本爲懷且心器不淨又安可以注甘露瘳大病乎惟願座下深思顧命之言廣闢最初之制使初機之士追風受勸大步隨鈎然後播真風于性天撥迷雲于蘊谷特本分尋常輕車熟路耳狂愚之言高明以爲何若

與愚菴法師

佛說四十里外不聞法者墮慢法罪。鄙人知法座咫尺而不親聽聞，亦墮此罪，非本心也，蓋爲障障此緣耳。昨承枉過，一見甚喜，旣而且悲座下過苦如此。然精進堅確，固乃弘法者前旄，而棄本取末，亦不智之第一也。蓋身爲道本，反爲輕根，而座下以一食之故，欲損生爲衆苦形以博名，殊不智之甚，此正不知輕重者耳。古人有一念純眞，日用斗金非分外，座下見解如此，豈自不安於純眞耶。維摩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此語座下把作不偏衆爲等之耶。若以不偏爲平等，至若供養我者不名福田，此又何謂也。永嘉謂幻化空身卽法身，座下今自損法身，虧慧命，可稱知法者乎。不知法而說法，將何以模範人天，用規來學乎。有意不偏者，謂曹山之不受食耳。若以座下而觀，假而曹山之語將欲奉行者，豈將與夷齊同貫而後爲得耶。可咲座下說法不知法，爲已不爲人，知輕不知重，討亡不討存，是皆顚倒見耳。鄙人此謂大似雪上加霜。今奉世資若干，爲座下開齋之需，座下若不食，當不與之厮面矣。且不及親往，特如珊代爲禮三匝，勸轉法輪也。

又

座下苦心如此，鄙人而以苦言慰座下者，非敢漫爲破座下戒，蓋以重法情深故也。悲此末法寥寥，舉目無親，幸賴座下揮戈駐日之，如此嘉歎不容已。但此中悽惋處非常情可知，乃鄙人慣曾爲旅，偏憐客耳。念座下以二施之力，一肩荷擔，日月時長，色力有限，第恐精神不足，則法喜不克，將何以飽飫人天哉。然身爲法本，此非浪語，心知座下就裏密意，正不在言。至若幻化門頭，亦借色力勇健爲增上緣耳。但願座下身心果自信安樂悅豫，又何敢贅。但調適中古人未有不假借藥石榮衛四大者，以四大幻物，元此家具耳。讀法言，霜雪凜凜，松栢姿也。但雪解而栢松振色，此不假陽春而發越乎。但願座下陽春滿屋，則使草木皆春矣。是大有望座下爲法門重者，故敢切切如此耳。

又

別來忽忽四年矣，誠萬里寸心，千秋一日也。所幸髮日白而心日赤，形日化而念日銷。昔聞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今見老胡眞不吾欺也。自入瘴鄉，不數月卽拈楞伽爲寢食，烈焰毒霧中有此家具，眞水清

珠令此身心如火浣布耳期年之內以所食之餘留作人間佛事者幾十數萬言今已災木相半秋冬爽便可入慧目也每坐菩提樹下深念老朋攜此一枝種子航海而來幸得賣柴漢栽培灌溉令其扶踈蔭庇人天今二千年來無復爲之料理者荒蕪甚矣罪夫荷戈之暇即經營其下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漸覺油然生意而發茂矣第曹溪源頭扼塞乃復爲之疏濬則其志有若干言寄法眼照之足見罪夫此中不敢忘家業負至恩耳昔破遺之日紫栢老人在匡廬聞而驚絕乃對三寶立願願誦法華百部以求

加被令還著於本人因率諸弟子了願於匡廬誦持之餘爲衆敷演第標其大旨名曰擊節併持請正以見天涯火宅紅爐下生計耳一笑

與交光法師

朽夫罪累爲法門辱自知慚愧無地懺悔所幸諸知識力加被之致得苟活瘴鄉每思猊座萬指圍繞震海潮音作獅子吼普警羣迷聲光所及靡不蒙益況在法親有緣者乎往者爲逢西來賈客得詢動定會以尺一并楞伽筆記遠請印正不審能致座下否頃大義回家山聞公尚駐錫中條必得瞻禮光相薄有

小刻數種奉塵慧目畧見萬里懷人之意倘蒙解脫尚期把臂於孤峰月下一笑長空洗此半生塵困耳公其有意乎

與隱菴上人

吾佛以生死喻海喻河是則我居海濱公居河畔然海水無涯河流迅駛我已觀海十年於此未知公觀河幾時也每念令師逝而不返令人悲愴不已心喪三年又不知還念令師如區區否欲公念令師非欲公效俗情也乃欲公念生死如河耳仲尼有言逝者如斯不捨晝夜公將何憑截流而過其爲我言之以

慰懸懸也茲因便致名香三種願以此爇足下信根耳人生悠悠夢幻固如是乎倘此香一爇足下即洋流浹背是足下以供十方諸佛矣海印以此望足下足下何以報我

與靜修上人

承惠乃祖翁笠子精妙絕倫鄙人時時戴之如天雖居丈室亦常目在之也公戴乃祖物如鄙人乎吾昔去佛三千年即今日心存目注如覩面金容若存想不眞依教不篤則非佛弟子公能三十年存想乃祖若我輩所以想世尊乎能力振家聲者正在此耳鄙

人見佛易見公等難不是我身不能到人世即是公心不肯如海印以身心相離故難之耳人生浮脆流光迅速公能揮戈駐白日可許不懼無常生死也悠悠咲談作何究竟惟深省之

寄松谷師

嘗聞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此語流布雖久證驗者希往不肖養痾窮谷每見毫光東照莫不皆從吾師眉間而發故使十方尋光而至者皆有所歸依即散花供養者盡成佛事然法門有此瑞相十方諸佛豈不共生歡喜讚歎今春不肖坐惡刼中衆苦音聲痛徹心府又聞吾師疲於津梁掉臂而去此之痛處著錐也私謂吾佛居舍衛國而城東老母不願見之後之具正令者謂其此婆子有大人相今觀五濁惡世諸苦土中著一明眼人不得不肖亦謂此土衆生亦皆有大人相也言及至此吾師以爲何如不肖業緣深重比又牽之入此闍藍無奈狹劣之習不忘大菩提心未發然目前不見吾師且而他方貧子堆集於長者之門無恃怙者正如衆星中無明月耳故十方暗冥豈獨佛祖無光實使覺塲冷澹如此大地凝寒豈不凍殺法身耶令人悲酸不已豈値長夜之嘆

而已哉此心無地可寄但於吾師水月光中合掌作一讚歎耳遥觀明月山前光明石上對王山神衆說自證法門使聞之者聾見之者盲此吾師自證法樂定以此消磨日月破孤內耳

與靜堂師

十年剛一見復交一臂而失之然此心月凄凄寧不挂於堦前長松之上憶吾師每率諸弟子逍遥食息乎其間豈不爲音詠之資禪定之病耶太師無縫塔想呈樣矣行實當誰爲之成時幸以見寄別後有作惟願書紙百尺須令入我海印之光而作幻人之伴也能無吝乎靜淵師近作何狀不面而別不能無懷便時爲我致意

與萬安上人

惟公爲法門樞機荷負甚重乃秉夙願力實非淺尠一自清涼別後朽夫雖忘生於人世亦未嘗忘情於公以雅念於我者深故其爲憂之也切然所憂非在公身而在公身所係耳非虛語也昨以大法因緣入舍衛一見公面喜不自勝此心釋然冰解始知龍象遊行固不可以蹊徑量浣慰何言周旋月餘祭公眷睫間煙霞之氣栩栩然有塵垢粃糠溷世之意語默

炳炳乎三昧。此乃公宿植靈根般若內熏之所發。所
欠外緣助顯向上第一義耳。良可悲悼。蓋吾人所賦
獨靈於萬物者。豈止尸體安飽而已哉。眞大有富貴
於富貴求之。在我而不假於人者存焉。卽所喻如摩
尼寶珠者是已。吾佛世尊。發見於此。故不戀安富貴
尊榮。爾乃甘心寒巖。以六年之苦行。博廣大之受用
所以一覩明星。卽如在掌握。吾人固有而不見。故甘
心馳逐。以一息之危生。博無量之苦惱。所以纔遇愛
緣。卽棄如涕唾。至若較其重輕。不啻以隋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者。此也。公自視何如哉。願公自重而保持

之。萬勿自輕自棄。沉酣耽湎。無爲親友所惜也。朽夫
自顧樗朽不材。無敢傍影人世。念與公見面之難。且
感高誼。留意於朽夫者獨且重。故敢以言爲報耳。所
嗟流光難繫。日月欺人。但願努力寸陰。自重自愛。

與梅翁本師

弟子某自省罪源。不通懺悔。以自受身於父母。受恩
於 君。受教於師。受知於朋友。受法於知識。受食于
檀越。惟此恩德。殞身以報。未足以酬萬一。拔毛以數
其罪。不能計其少分也。卽今投荒萬里。猶在蓋載之
間。而四事安居。尚賴 聖主下賚檀越不致饑窘流

離者。皆仗如來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也。名雖罪鄕。均
沾造育。此人間花報。猶尚可逃。恐地獄眞因。又何以
免。此某日夜所腐心者也。第念半生空過。一無所成。
不獨不能報四恩。且復爲法門辱。卽未死之年。又何
以自盡耶。因是別師以來。忽忽四年。雖坐戈戟塲中。
未嘗一念忘其本事。向於楞伽一經。句不能讀。幸藉
此地。足可究心。而初至戍所。坐屍陁林。卽安心觀照。
隨以所得。筆而記之。不覺終軸。除往來驅馳。而期年
之內。了此大緣。遂以梓之。今夏爲衆敷宣一周。而其
聞者亦無多。然自信頗不妄談。因持請正於海內知

識。卽不敢以著書見志。聊足以爲懺悔之資。且見某
於造次顚沛。亦不敢忘其佛事。敬持一部上供師前。
此足以酬訓誨之恩。願藏之房中。以爲子孫之寶。且
爲異日之話柄也。師試覽之以爲何如。

與海印衆弟子

昔覩法性海中種種珍奇。不知何因而有如是之光
明照映人天眼目。今于炎荒瘴海。觀合浦之明珠。覩
夷方之犀角。孔雀之奇文。錦雞之異彩。驚神奪目。價
重恒品者。此又何因而致之耶。蓋藏之深淵。産之空
山。蘊日月之光華。合陰陽之眞氣。凝神于造化之先

濯想于塵垢之外，呼吸風雲之態，盥沐雨露之姿，不以汚濯吞精，不以腥膻爽味，不以妖冶干懷，不以顛狂役志，若抱元而守一，猶篤靜以拯虛，此其所以和氣積于中，英華發于外，故出爲物珍，用爲世寶者也。物既如此，人亦宜然。悲夫吾人產於法性之海，植于涅槃之山，禀圓明之真性，若摩尼之普照，何啻合浦之光，含法界之靈文，豈值奧方之彩，然而英華不露，妙用不彰，不足爲人中奇品，爲世珍重者，豈非玩物失真，不知所寶，而自蔽妙明者耶。老夫自視法性湛然，了無去來之相，法法常住，曾無加損于其間，諸子寧無夢中之離合，幻塲之欣戚乎。是不達自性圓明之旨，其昧于海印之光乎。嗟嗟諸子，欲使海印發光，直須自重己靈，勿使賊媒自刼家寶，舍之既精，磨之既瑩，一旦揭示人天，驚魂奪魄，不獨價過須彌，抑且利濟無窮，而爲輪王頂髻，凡我海印諸子其勉力圖之。

囑弟子語

予行矣，善自覚，毋以小害大，毋以人廢言，其言嘵嘵，將以其信求其信，如不信我，信我其奈何哉。果若我信，于其勉之，無順氣，無恃志，順氣傷，恃志狂，循規蹈矩，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事當慾細行當勤，天命可畏，聖言可尊，定志凝神，無以爲易其心，戰戰兢兢，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惟學日積，惟德日新，流俗以深，上求友於古人，君子防於未然，不處於嫌疑間，如鳥擇木，似虎靠山，世路最崎嶇，舉步宜艱難，是以聖人生於憂患，死於放逸，切問近思，博學篤志，逢人若愚，處世如寄，無恃口，無飾服，恬澹寂寞，身如虛舟，心若空谷，是信我信，于其勉之。

與曉塵上人

足下睎天目之師子，還記掌落懸崖，撫松立雪之事乎。想孤峰絕頂，覓得古人行履處也。倘持片雲，不妨散我炎荒作甘露清熱惱耳。

與栖霞嬾菴師

吾師高臥煙霞，燒松葉，煮鹿泉，蓋三十餘年矣。其視塵類如綠鉢蟲耳，況此瘴鄉逐客乎。楞伽筆記，蓋紅爐下驢前馬後，生涯奉供山中諸大士，聊以雪此中毒氣耳。聚首想發一大咲也。

與曇上人

朽夫遠自逃遁方外，放逐嶺表，今已三十餘年，致於故鄉親友踈絕，每憶少年交游，影響恍惚，如夢中事

耳如足下英發之資蹶起叢林向未之聞也去秋曹溪僧持先師顧命書讀之哽咽不能言三復手之五內摧痛然先師之情誼固至時已疾篤弟不知代爲作者誰氏且亦更增深喜想見其人頃廣姪來詢其所因乃知爲足下也然念法門凋喪難得其人足下稟賦超卓如此夙根已深異日大慰叢林之望不言可知幸以道自重是所至禱

答無相師

一坐嶺海忽忽八年翻思舊遊宛如隔世每於夢想曇華室中焚香煮茗曉夜清談此景此時豈能再得

弟年來白髮蒲頭形容枯槁朽邁不堪蓋以五熱炙身諸苦交集有漏之軀自不禁其燒煮知兄晏坐清淨界中內外寂然淨穢之境與弟相懸日切矣人來知法體精健倍常宜其然耳承慈悲遠問足荷不忘弟屈指貧交如兄高義不以弟爲無耻者生平蓋未多見每於靜中思念少年窮困饑渴必望兄以解之較之一飯之感雖百淮陰不若弟而漂母之施雖百不若兄此恩刻骨愧此生不能報於萬一耳念弟罪累生還無日願天假之年尚圖晚景相娛但得言笑如昔雖一日勝生平也

與密藏開公

昨日侵晨繞塔畢即抽身贊經及至奇哉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此中可容無數分身諸佛是故遊戲林間相與謦欬彈指必聲震大千但此中衆生不覺不知耳公法緣若畢可來共坐食頃若未畢當究竟真實無以疲勞生厭倦也法身不動予何不樂其和南

與悟心首座

魔以害善破法爲名即其隱隱情狀正不在言而後知發而後覺也此非今日昔調達害佛佛以慈心三

昧攝之竟以成就佛之忍力達磨初至少林中毒者五思大師以弘法被害者七此佛祖之梟可見者況吾輩生末法而道德愧不若佛祖其時又更遠何足怪哉但老人本心爲曹溪祖庭亦柜轍之意豈六祖無知山靈無靈之若此乎蓋諸法起滅從緣本自無我誰爲我者於無我中妄作主宰此即自爲障道根本又何以稱明眼知識乎生平切以六祖不欠汝命一語作如幻三昧古人具宿命通者觀其定業必欲酬償期於生死路上無少罣礙若果欠渠宿債亦任酬之而已若其不欠如以禮從人其人不受耳此中

大光明藏纖塵不立方是真實大受用處子其安心
勉力進道

與體玄小師

朽夫一往因緣雖遭大苦不以為患者所仗諸佛以
不思議神力而攝受之即勞公南北奔馳辛勤跋涉
實當以法供養報佛恩德耳江于別後沿緣悉具載
老師書中但廣中風俗逈與嶺北相背佛法罕稀曹
溪為祖道源頭千七百人從此流出山川形勢固自
超勝然其香火兒孫又不止山野家粥飯輩也況其
他乎欲其宗風大振即老盧復出又不知因緣時節

何如耳良可悲悼朽夫投身火宅真成毒海自非鐵
石肝腸冰霜心地何以坐消白日諸所堪能惟浮漚
脆質幻化死生不識可能苟存一息以待諸子掀翻
長嘯於高空明月間否顧多劫塵習非此不足鎔冶
倘仗諸佛神力於此煆煉熏修使金剛種子脫體光
明直令微細緣影蕩然淨盡成就最上因緣彌感
聖恩何惜一死公萬萬勿以常情為朽夫憂也

與靈山桂峰法師

別後之懷已兩具書致座下想入慧目久矣大段吾
輩為佛子作利生事業者多從願力中來惟師既乘
願力則身嬰大火難必不以為患耳聞法體自炎熱
而歸更自強健此皆佛冥加也但三界夢宅實同幻
化凡在其中者不論世出世法總歸夢幻則今日之
視往昔皆夢想顛倒事耳雖欲究竟求之了不可得
於不可得中而求之則益見顛倒矣是故不慧自嬰
難以來心無二致面無改色安然忍受而無怨尤者
以觀往業既空夢幻不實又何徒增痴煩惱耶此師
親驗于不慧者如此然死生患難之大者在不慧尚
如此又況瑣瑣猥屑乎今之雷陽相去萬里一鉢長
空快此行脚且釋法門重負豈不輕安但念師高年

不能自首相看為怏怏耳惟願安心極樂調攝如宜
以法自娛無為苦道痴狂重勞慈念也

與虛谷師

不慧生平有志齊古人不揣鈍根加之習氣濃厚即
三十年來此心如一日即於大事因緣未敢言其悟
入而於日用逆順境緣頗不為其搖奪此其自信不
疑者即年來坐此瘴鄉就中怡然不減寒巖空谷荷
戈之暇以法自娛而千日之內除奔馳卒伍安居未
半則所著述者有楞伽筆記曹溪通志法華擊節中
庸直指諸經不下數十萬言此雖文字陋習於大法

無禪適足以爲消歲月袪熱惱之具在古人則爲著書見志在不慧則爲因言見心耳非所以求正大方而妄擬法門之數也至若楞伽一經尤爲佛祖心印修行之所急務而直指之宗盡形畢露于此不慧臨文落筆之頃尚不能句讀必眞叅力究以至文字性空了然有信方始以心印經則如游刃太虛畧無絲毫障礙大似敲骨剔髓無復皮毛吾師老眼尚明而此刻亦頗爽朗師試一披閱而佛祖向上之機或可賚於末後一著尊慈以爲何如

與蘊璞法師

往者龍江夜話促膝連牀謦欬嚬呻快覩師子兒入遊戲三昧也別來兀坐瘴鄉而此境中人居然在目與懷及此眞能破炎蒸消孤悶耳旣而從周使君案頭讀佳稿每一唱三嘆至山色倦開睛之句不覺大爲撫掌是眞能令無情說法也詩禪三昧一至於此嘗謂若於孤峰絕頂高空明月之間得公長咲一聲足令鬼泣神驚萬像奔走耳朽夫年來幷墮沉淪頗此冰雪心腸飲盡瘴癘之氣不知何時方能吐此毒霧化爲清風細雨也公聞此豈不爲之捧腹乎

寄無相禪人

佛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正信難發正法難聞今座下生塵勞中具此正信臨于晚年爲佛弟子得遇善知識幸聞正法此難中之難蓋無量刼來善根種子熏發故遇緣而熟非偶然也今座下種種難之因緣俱已得之當自生歡喜慶幸之心著實修行正行以作未來出世之因若于此不修不但辜負今生亦負百千萬刼善根也況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座下年已逼近前途不遠火急著力早已是遲今後將念佛話頭把作命根一息不可放過閙作動靜一切不失乃至念得夢中純熟即于大限生死頭上乃少分相應切要把從前一切世俗煩惱習氣一齊斬斷于二六時中切不可橫發縱然發時就要照破決不可記憶再結生死業又作地獄種子也

覆匡廬樂天上人

念三十年來夢中聚散如此朽夫以顚倒想沉此毒海洪流回觀公踞萬仞峰頭如出水青蓮攬湖光而挹山色漱瀑布而飡雲英萬象呈祥諸天奉供此壯忍土最勝受用處無上士也乃辱慈眼不棄而轉盻朽夫于蠻煙瘴癘間此所謂同體之悲不捨親因也且又得上足相從萬里辛苦百千僅存一息此皆慈

力所被感當以出世間報比聞公居匡山特遣歸執侍左右且為渠了生死大事亦得與報平安耳達道無可為心敬附香二種奉上呪壇作供養將賴法身普熏令一切羣蒙皆得無漏法生身也公能以此觀想井露灑其焦枯乎

與龍華主人

嘗聞菩薩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臨當捨時實為難割乃作種種觀門所謂觀身如幻觀世如空百千方便而後捨者何也以其苦行難行耳今者賢師弟子捨此身肉手足喂諸菩薩之貪虎飼諸知識之餓鷹而

此身有限食者無窮且又歡喜無厭不假方便不生一念退墮之心此其超越前來菩薩遠矣若非賢師弟子以此求無上道即是來此末法酬償宿債也若酬之過當返徵其剩是則將來諸方知識定作今之龍華主人而賢師弟子定作諸大知識也而其食人之食亦如今日之事耳此乃諸佛誠言非虛語也唯海印一人怕結來生債時時思算現前酬償當願以法供養而準折對之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此本懷也但此時法力未充貧於法財待積畜三年定集踞龍華樹下作獅子吼而以謦欬之聲振動三千世界也是時譬如然香燒指無始夙債定要一時酬畢呵呵

與月清上人

生滅去來聚散起止皆病眼空華苟幻瞖未除不無顛倒見耳朽夫生平志向上事於徹骨冰雪中死者不一唯博得胸中無事此外更無所有將謂修行無靈驗及經此段因緣於痛徹骨髓處撥破從前關捩子於生死臺前如入黃蘗之室及達投萬里飲瘴煙而恐饑虛日坐屍陀林中唯披閱楞伽忽見從上佛祖不是恁般知見始知從前皆沉幻化光影門頭惟

此足超三十年行脚看來古人出家了生死不是等閒事作真佛弟子者亦不是等閒人說禪道佛法亦不是兒戲朽夫所謂因王法而入佛法是知諸佛神力調伏衆生不止一方便今日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也萬里無可為信特此報公歡喜耳其他復何所云

與靜淵法兄

弟以業力遷訛沉此嶺表其苦日深吾兄願力所持高臥煙霞其樂日厚斯正所造未嘗異所致未嘗同吾兄以何法言令此有情登解脫之場日歸極樂之

地乎憶昔承顏接響將謂晤言不難今也遠投萬里身處瘴鄉炎荒赤徼回思玄雲白雪之間眞猶火烏而望冥鴻之翼也吾兄靜定中亦曾忽起此妄想乎弟此行在肉眼則以爲辱在法眼必以爲幸即弟亦心知其爲幸也古人謂火枷今日脫矣是以弟坐瘴海形雖枯而心日裕荷戈之暇無所事事則閉戶著書雖不敢云立言見志蓋適足以破炎蒸消歲月耳

與印菴法師

往一見公于衆中時已心知爲法門重器然亦辱公以法眼視我足荷同體之雅多矣自罹難以來勞慈念甚深然在罪夫定業不出而公爲法之情蓋已至矣感入忘言豈可聲謝臨行相視於圄中悲喜之狀宛然在目別來雖坐瘴鄉飲毒霧時復以此高懷消熱惱耳罪夫年來此中法味不少古人云鐵輪旋頂定慧不失罪夫何敢有此益三十年中歷此工夫差亦可見公知我者諒不以爲妄也

與方山衲雲師

惟座下踞棗栢之室受天人之供挹性海之波運悲華之概蓋已十年于方山石窟間也其所享法樂過於四禪尚以智眼觀迷方之客乎不慧身臨瘴壑心入寒空遥聆梵音嘹喨幾墮無想若非座下聲震塵刹則是不慧耳聞十方也豈座下三昧神力寔此有緣乎不然何以令人寤寐不離憶忘如一耶顧此嵐煙毒霧逢勃熏心苟不借此甘露見灑何以消之往於都門晤空印師曾致問訊不審此對室中老人作何思惟也不慧墮此炎荒不減鐵圍昔聞菩薩亦向此中作大佛事今果信然而如來光照兩山黑暗之間皆成淨土此非諸佛大言也近於穹廬中所作公案聯持一葉奉供九會之衆想十方諸佛見此希有事亦再歎嘗哉弟天南鴈飛不到尺素難通獨有文殊布手可伸而至倘不恡有緣惟願攝之

與幻一律師

聞諺語有之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以其切于己也古云割髮宜及膚剪爪宜親體蓋爪髮疎而同體也嘗憶下劣被罪之秋法門爲之震蕩神鬼爲之驚泣孰不死生相許可哉若座下辟穀飲水再四周旋其心恨不得以身代之非有切于肌膚者又何以至此哉是所謂關心于法門而有全體之休戚者是以法爲懷願以法謝楞伽一卷是足以酬之

與廬山圓通寺大衆

曹溪糞掃頭陀敬白廬山圓通合山大衆惟吾曹溪六祖大師法道由南岳馬祖大唱於江西至有宋時最盛於廬岳而圓通甲於諸刹爲第一弘法之所自訥師峻節大覺高風迄今五百餘年水鳥樹林溪聲山色不異當年諸老陞堂入室時也況殿宇巍峩鐘皷交叅向來無恙惜乎聖人已遠此道無聞汝等諸人墮於流俗但知粥飯氣息不知有從前佛祖向上事以黑業更深心光埋没以致龍天見怒回祿生嗔一旦遂爲煨燼使琳宫梵宇委爲荒榛是雖五運使然實由汝等業火所燒變淨土而爲火宅也汝等能

知及此乎所幸佛祖有靈先得總持作汝等依皈心忘人我力合興同令汝等各捨貪痴共爲一命此從前法道盛時不過合千萬人如一身耳今既如此又何患叢林之不重興祖道之不再振耶苟從茲已往心心不退念念專精一直向前至死不二即可化穢邦而成淨土變火宅而爲蓮池固不難矣況片瓦根椽微物而出十方之力復何難哉所大患者心不等誓不堅耳總持長老來曹溪具述大衆懇意欲老夫權爲汝等作導師此雖法門所當爲吾徒分內事但老夫夙業未消罪根未拔安敢率意妄爲重爲法門咲具倘蒙佛祖宜資 聖恩浩蕩使老夫頭顱先爍此時第一瓣香以報祝吾 皇聖壽第二瓣香以酬佛祖深恩第三瓣香則當供南岳廬山諸大知識定當熏及圓通是時汝等聞香悉知憨山老人降生出胎時節也汝等勉力幸勿遲疑珎重珍重

與宗玄禪人

存赤居士來持手書遥伸皈心之誠已悉至情亦知公靈根夙植不失正因閉闗藏修屏絶外緣正是吾輩眞實行履但不審曾蒙善知識開示得正修心法門否闗中定非悠悠歳月者此也書中具云因看老人金剛決疑解夜夢通身骨肉俱被撓却但求撓心不可得此是公夙習般若靈機瀕發因公靜中妄念潛消不覺夢中現此境界耳雖是夢幻正是用心得力處若以此夢時時叅究向心不可得處著力看覰覰來覰去久久自有眞光獨露時也豈不見二祖侍達磨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覔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於言下大悟遂受西來衣鉢公求老人換心正好與此公案同叅即令老人問公將心來與汝換公又作麽生把作夢中語會耶不作夢中語會耶豈不見佛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敢

恐公將夢中事作實法會耳金剛以六喻爲入般若之玄門且夢爲六喻之首公能以此夢事例觀諸法則法法如夢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處爲般若歸極公若未了但將二祖問達磨公案時時參究自有忽然夢破時節也

與雲栖寺大衆

老朽仰慕大師三十餘年向以業牽未及一造丈室自恨生平之闕緣昨持瓣香瞻禮龕前儼在常寂光中與諸法侶周旋謦欬想大師必發一熙怡微咲也第感諸法友供養殷勤不惟益我慚愧別時又承種種之惠重增罪懼耳老朽自還匡廬以居止未就甚勞拮据故不及其訊緬念大師存日說法不滅靈山其調衆條章因事制宜卽乘時律部精詳曲盡惟諸大德受化日深根已淳熟況枝葉不存唯有貞實故叢林之安逸四事之充盈宛然大師踞華座時不減毫髮故大衆身心恬怡寂靜如明鏡止水何容纖塵妄想念慮哉誠如世尊言末法比丘能奉波羅提木叉如親我無異由是而知山中法侶從今日去至盡未來受用大師白毫光中一分功德猶不能盡何所欠少所欠少者一片休歇心耳若人人放下身心各各單求大休歇地則大明國裏無庸更覓佛法禪道矣以此中纖塵不立若生一念無慚愧心則不唯負恩而自負多矣聞惠文法師在山與古德法師二友相與夾輔叢林調和大衆如侍大師白椎之日但願在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語覿面不昧卽大師日夜放光動地也老朽老矣後會無期故增忉怛不盡意

答巢松一雨二法師

老朽念與雪浪大師爲法門兄弟義若同胞老耄睽隔未盡生平向當法道大昌之時老朽恨以業力遷謫遠投瘴海第聞法雷遠震龍象如雲時但翹首重霄徒切戀慕耳及大師滅後濟濟諸子日見淪亡而法門寥落益增慨歎獨賴二公力振家風建大法幢人天師表後學攸歸誠爲偉器老朽居常感慕願見而不可得然心知二公垂念不忘時有寄問盡作石頭故事以情有未達而義有所闕非敢自然有負知己也老朽近離羊城將栖南岳爲逸老計但與達大師有生死之義夙約未酬一則切慕二公有法門之雅未遂周旋以是不能安心寂莫故東歸之念未忘一息第念老朽老矣舉動爲難倘至三吳山水幽淸

得二公勝友定無他慕苟得一枝之安即可了此餘生矣昨辱二公慈念特遣素樸禪人持書遠迎深荷法門骨肉至情顧老朽何人敢當高義三復手書披露肝膽感激何言兼辱懷我佳章并新疏經論明珠法寶耀心奪目欣躍無已及為老朽籌畫安居纖悉不遺何意二公懇念之心一至于此所言鄧尉境界超曠就中恐有未妥華山最勝且巢公七載辛勤色現成最宜逸老誠如確論第老朽蓬心華山雖妙所未安者竊有二焉一則離城不遠逆人必至應接不暇恐以為煩非逸老所宜二則山場糧差甚重深山征徭催科之擾且為歲累倘鄧尉可圖足省二慮此老朽遑揣希二公為我熟計而兩存之且不必預為之倡恐致煩費待老朽至日親履其地必其心境相安乃可放捨身命一勞永逸之計也

又

頃人來知公閉關誦華嚴數卷尚有餘功閱疏鈔此等精神入法性海舉世讓公一籌矣念老朽老矣所幸栖息空山第舉目寥寥以是於二公伯仲不能去於寤寐也自恨生逢盛世竟未覩其盛豈特佛前佛後之難今哲人俱往獨遺朽物且幸有伯仲在深以

得知已為快況復各天欲一言唉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以此興懷悲何可言老朽此際諸念皆灰獨以伯仲為懷者所重在法門也伯仲如此深藏自為則可其如後生無聞何可憐愍者此輩終無典刑耳老朽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華嚴經要至十地品夢中偶有一偈最可為公道或佛神力故假老朽以發伯仲悲願也別錄寄覽用發一唉只作夢語看耳頃撿楞嚴通議前卷中破執文中似初機難於理會倘於中果有不通處願公為我通之以法忘情正不當有人我見耳匡山景物最是愜心第助緣為難須於七賢峰下如蓮華中結一草廬可稱極奇絕處思二公相對一談亦萬古山川之快事也能有日乎有懷不禁燈下草草

與黃檗無念禪師

心光洞照為日久矣向未通問去冬聞登上臘為法門慶特申讚歎專侍者代禮蓮座以祝想必致之比時適有曹溪之行至今翹首覆音尚未得也不慧忝在法門道不勝習泛泛一生無所建立至於曹溪為六祖道場又以障重不能卒業往承師重念祖道托梅公為護法比時不慧已之南嶽矣機緣不偶有負

慈念近且乃知之失於報謝不慧今來曹溪但了人情非敢妄意有為況年已衰時已過縱有夙願亦待來生耳昨過廬陵鄉諸君子皆以青原末了公案切切痛心難得大心檀越如郭青翁者頃聞梅公轉處臺舉皆相慶第法體所在未便竭心上瀆意將仰借文殊遂伸右手一摩其頂令其速證此莊嚴佛土大解脫門然曹溪青原的骨父子惟師以未盡曹溪之願而施之於青原地異而人一事異而理一知師荷擔此道為心安住平等法界必不悋一彈指也何如

答博山無異禪師

老朽自愧道不勝習無補法門向為業力遷訛於海外者二十年所矣遠托異國若無聞見卽令師大建法幢之久竟未有以通消息者前丙辰夏避暑匡山因頑石乃能悉其道妙之一斑且恨未及見也擬之吳越回欲致其殷勤丁巳月歸則聞令師已入滅矣傷嗟乎法門薄怙哀悼久之比詢其門下時知有座下開法於博山喜不自勝心切慕之方欲一通其情適辱書幣遠及承以令師塔銘見委喜懼交心喜則喜與令師把臂寂光懼則懼其菲拙不能發揚令德以為玷然義且不敢固讓故細披來狀嘿思研精因念我　明二百年來禪道寥寥傳燈闕典何幸得令師蹶起一代之衰所係匪細茍不能開正眼定綱宗則使後學無以接響此再四鄭重而不敢輕舉者也然老朽自信不謂非令師之知已故深入其三昧而畧其麁跡況為文之體亦不能冗載故銘中但舉其正令其餘實行別作一錄可也深愧不文聊足以寫萬一耳但其中無一字敢苟且恐將來為傳燈所采自有具眼者幸諭諸弟子不可妄意增換不唯傷文體且減令師光明是可懼也幸心諒之在老朽為法門義當讚揚第辱來儀疊疊增愧多矣敬為莊嚴三寶以重法乳之誠不盡

又

咫尺相望如在肴睫音聲相及不隔一毫乃辱惠問勤勤復承慧炬遠照破我暗冥相對灰心益我三昧法愛之厚無踰此者衲子往來如纏具悉比來法道大振喜慰無量念茲末法宗門寥落正賴維持所悲後輩澆薄眞實者尠多恣黠慧偷心更甚非大冶紅爐不能鎔此陋習更願不倦津梁益加鉗錘是所至望所云若而人者以老朽為法門故曾有卜業無怪爾爾普賢以虛空為舌稱讚諸佛固其本行豈在報

乎公當默然再不必以此置唇吻也

與雲門湛然禪師

西來一脉至我　明百餘年一絲垂絕久未見有力振者何幸得公蹶起東南建大法幢獨揚單傳之道以開羣蒙使法門後進頓拾陋習而歸之如水赴壑誠一代之偉事也老朽昨遊吳越幸覩光儀而慶法道之盛者讚莫能已老朽愧辱法門一毫無補且今老矣此匿跡匡山以送餘生且衰病日作死期逼至今閉關絕緣苟延一息待盡而已廬山故稱西江名勝不唯蓮社肇基即歸宗自晉開山有唐赤眼禪師大闡宗風而下至佛印與淨諸大老則三十七人皆傳燈盛烈豈知墮荒榛者百餘年矣近以達師發落因緣重興以來二十餘年猶然故物老朽弟有慨嘆而已而主者久有建立之願未得其人適護法汪公邢居士與主者議奉迎座下以光揚道場老朽聞之歡喜讚歎惟公正當盛化之時況得此名山勝地地靈人傑因緣不偶想必欣然命錫大千掌果定不以山川遠近懷也前辱惠問向未裁謝併此致訊

答四一授公

老朽少躭枯寂者二十年自顧道不勝業漂流幻海者亦二十年則此生已矣故當法門盛時與諸上德不能一周旋謦欬豈非自外耶幸殘喘尚存投老匡山掩關養痾僅存一息坐以待化視聽杜絕無復人世矣今春令弟入山受戒則委悉公之所養熟矣正思無緣一見頃荷存念遠遺手書敘私淑之懷義何高也老朽愧矣顧何敢當承以經論二疏見示深見雅抱為法施之隆誠為盛事弟辱委為序此老朽何幸隨喜法緣極欲讚歎但以衰病連年致眼目昏花頭重眩瞶不敢展卷久視日唯昏睡已周歲矣是以未能盡閱始終不得妙指安敢妄擬以此不及奉命倘天假之年衰病少愈尚當讚歎有分

與闕主脩六逸公

昨來一塲惑亂想已平貼耶此事不是挾帶做得的須要斬斷命根處下手一直做將去更不管他如何我又如何纔有絲毫存在胸中便被他掉弄矣今日此段因緣乃百千劫求不得的若是早有今日之緣則不流浪到今日矣今日幸有此大因緣豈可輕易放過百年光陰頃刻耳偷此三年工夫眨眼便過咬定牙關轉頭便是得做且做待三年後憑他如何縱不悟道也了此學道初心乃是出生死第一步又豈

可出門便打退鼓也從此著實放下更莫管他如何就是刀鎗劍戟中也須放身命況平地白日見鬼作顛倒想耶切莫狐疑直須斬斷快著精彩不可被他纏繞也

又

久雨苦人不能遣訊此心未嘗一念放下也知公安居寂靜身心泰然而妄念久自銷落矣但當妄念銷落之中自覺輕安快活不可以輕安為受用地若以此為得則從此墮於任病只圖幽幽綿綿以無事為妙殊不知此病最毒久久抱守則毫無增進滑長無明流注業識命根不斷終是以唾擦死水銀絕無用處當此妄念銷落時正好著力提持話頭切切參究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靠定話頭晝夜審究愈究愈深終有冷灰爆豆之時若任定無事不起疑情終非真實功夫也高峰語錄正好為師且不可作玄妙道理會也勉之勉之

與漢月藏公

聞公以向上一路極力為人此末法中最為難得但衆生識情深固苟學人以思惟為參究以玄妙為悟門恐不能透祖師關亦難出妄想窠窟也公如真實為人切不可以偈語引發初機直使死偷心泯知見為第一著庶不負此段因緣耳若曰如來禪祖師禪如何如何皆餖飣耳聞寒灰同居誠為益友幸同以此自勉

答顏石禪人

善知識為人如獅子調兒雖一欠一伸必盡全力老朽向為公者誠不惜眉毛所幸入博山之室將謂脫體俱化矣適見來書猶然故吾悲夫足見入道之難也若此爐鞴不化則將為不祥之金矣公其勉力哉所須無足以當法眼姑置之幸以本分著力為望

與蕭玄圃太史

昔者龍華樹下促坐談心回首人間倏三千日緬憶舊遊真夢事耳雖廊廟江湖雲泥異路而精神默注理實潛符知心光照燭不隔于纖毫也昨山野以夙業障牽荷慈庇甚深不容言喻惟此法愛情親自不在形骸間也行時辱惠先談于當事者而枯朽之質得以不卽委填溝壑皆慈造之力也第出情之量唯以法報之耳山野自入瘴鄉深知垢障不通懺悔荷戈之暇唯以法為懷不敢忘失本業小刻數種皆年來此中活計聊為報　聖恩酬知己地統入慧目願

慈不棄而決擇之倘便幸惠法音以消塵垢

與楊復所少宰

長安一別直至于今山川雖異風月是同慧光圓照纖毫靡間貧道以業力投此嶺表喜飲曹溪之水得入毘耶之室誠天假良緣慶躍不已比未度嶺時聞法駕已北發矣頃令此心如有所失纔入五羊卽聽諸高足如椄妙音色相也旣而於海門周公處具訊道履三昧日深且辱慈念殷勤感當何如昨法旆南旋適以他緣未及椄足極爲闕然冬來又以法席所羈卽不能持鉢門前以受焦敗之呵破此枯執乃荷慈音先至法身儼臨辱佛布之施覆被難量感德彌篤致謝無量

又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悲眞心流出令人悲喜交集何法施之恩廣大無礙一至于此比見開者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醒多少夢中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熈怡合掌讚歎耳時雷陽柯孝廉在座卽命筆書之業已付之剞劂矣頃聶生來復接法言且云猶有所未安第揄揚山野者似已太過唯海門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徵一語更增光燄耳何如黃生道韻不凡足徵點化之功有在尚留此盤桓許時亦不負此嘉會也

答戴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響耳但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易信爲必然者請爲明公談之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照前觀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鏡照徹十方一切精麤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刧事猶未爲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作善惡之事此政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千年後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於多生之前寃對酬償固已分明定於先世矣第業因未熟惡緣未至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廻顚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人蚤已照見於大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寃家會遇惡果成就卽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念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眞常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假使百千刧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必然之理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也乃自作耳

與殷叅軍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此心無時不在浮雲碧海間把臂浪談也朽夫處此穹廬且得法喜之娛與諸弟子輩時時揮麈獨恨不與足下共之耳想足下負千里之足羈皂櫪之間何能一展電影閃爍人目哉知足下客中清況無多諒無以消窮愁破孤悶耳丈夫處世曲折如此令人豈不悲嘆哉承高誼不忘數數見問又愧無能報雅情也聞此時從征尚在黎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足慰蓋此輩非黠鼠皆天民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功高也昨鎮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囑之再三矣萬無以殺爲功見

時當自浹洽耳舊有望瓊海拙作益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箋頭以見意

答雷州高參軍

每辱來書不但念我之深亦且惠我之厚惟足下窮官冷局何得厚故人如此耶艮感艮愧靜中冷眼人情物理大率助富不助貧如足下貧而憐貧此高懷自非常情耳前任太尊中道而廻業已爲言之於書今復再懇謝之矣但見邸報此老一月三遷不識上意何爲遲留也倘不即行尚可爲吾輩知已捨此之外不識何如耳採珠之役中使者不日行部至雷此中有故人業爲足下先談之但此無能爲人造大福耳容便再有以報獎友老慷慨丈夫處此窮荒得足下遊雅不索莫即風俗之美亦借此老爲木鐸耳足下即貧無可爲寧物不及情不可情不及物也

答鄭孝廉

向在雷陽辱高誼過蒙愧未傾一語以報及再晤會城機亦相偶第又輕易放過猶未盡披肝膽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念現前極爲敬服大段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其靈明故于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眞耳此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知則聖賢可立待也公即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覺至純善之地則性眞自復而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此事元吾人本具不假外求但信之不眞行之不力故多自負所以本有之善不得受用耳若直心正念涵養于中炯然不昧則觸目塵勞應念化成正徧知覺又何有外累其固有哉見心此番相晤大進非昔公雁邇良友莫若此君若時時相窮究自然與性眞相應性眞一晤則百千法門皆歸方寸位育之功亦不過此況世間功名事業又何難之有第

勿以此爲難信不篤行不力耳。

答陳伯謙

與足下邂逅一二語見心遂成千秋奇遘寥寥宇宙心知爲難別去杳不聞杖履所往令人時復依依殘冬偶聞足下寓蒼梧蒼梧去羊城咫尺郵使甚便豈無片語及我心甚詫之頃思明使者來得足下問始知足下爲知己淹留逆憶青山對坐遊情霄漢抗俗煙霞賢主嘉賓更相唱和微吟長嘯其樂超溷世事出尋常宜乎足下澹然忘歸也王川君侯習聞高誼非一日矣適辱見問情溢于辭此蓋君侯義至高抑足

下談之妄故謬及耶感愧無已乘便草草附謝幸爲我致之南寧劉將軍向所處甚密惜乎此君蚤䖏人僞而晚聞大道鄙人切切啓發向上事未審歸後作何狀倘面時幸爲我道達此心嗟嗟人世溷溷塵土丈夫豈甘心與物同腐朽乎況光陰如過隙駒耳足下能爲道此亦足以發何如何如遙望山川無任馳注。

答黃郡長

山川雖邈道契即隣精神相通形骸靡間此千里同風眞俗不二在古有之今于君侯見之矣山野弟朽物耳久癖山林甘沉枯槁者三十年矣比乃獲罪於天投之炎徼此心不以汚瀆爲辱而以得奉當代君子之教破此固陋爲幸南來數聞君侯誼至高一時海內騷人墨客莫不願奉顏色而傾心焉惟君侯所養者深故風動於人者遠名播宇內非虛稱也山野入粵適遇南寧劉將軍每坐談屢君侯雅不置口私心嚮往眞不可喩頃辱瑤華冉冉雲中而下開函如覩光霽金聲玉振洋洋大雅哉君其念我至矣感何可言即山野棄物君侯弛心如此其高懷又可知已山野年來坐此瘴鄉荷戈之餘無所事事所有著述

數種奉塵慧目聊見遠意諒對陳伯子展之必發一大噱耳

答南雄管使君

貧道山林朽物罪辱法門荷蒙 聖恩投之炎徼過承當臺不棄憐而生之且拔出行間置身淨土斯已出於望外矣何幸又徼六祖寵靈得以坐接大人君子之光容又幸之幸矣雖周旋食頃已勝三生中心感愧克滿何敢又辱豐饋雲委撫膺增悚何福可消方物盡皆珍奇讀恩命錄具見丹心麗天清操潤玉茲土蒼赤何修而致德星之照耶謹對使拜命

與孫郤浮給諫

憶昔蓬萊嘉會邂異人間一隔風塵雲泥異路別來倏十六年萍梗悠悠思之能無慨然耶顧朽株復沉汚瀆況投瘴海萬里相懸卽鄙人有心聯盼無地悵望之懷良不自已且以僻在窮荒塞鴻跡絕屢懷明德托問無由頃值便郵附此問訊致候法履北望馳神臨發曷勝瞻遡

與張從龍儀部

祇園雪夜促膝論心世外良緣遂成千載念貧道沉淪瘴海倏逾十年時一興懷而姑射神人宛然在目

頓毛骨清涼也每想出都之日受命于大司馬門仰承高義辱視於三木之間相對悽然此境此情令人刻骨私念古之脫車於石父損飡於翳桑良不過此知恩有心圖報無地感之而已徃歲奉　命典試東粵適貧道避喧端州重辱慈念枉顧於壘壁間向無片言奉報者以在法繩束縛不敢妄投非忘德也諒心光洞照之耳頃馮孝廉昌曆貴門生也久在法門托此問訊代布五體小言請正伏望郢質北望五雲神情飛越

答鄒南皐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痾深居其緣益絕此實　天賜爲閒人回視塵寰擾擾勞生求無事人能得幾幾想知己必時時爲一鼓掌也賴此護得以安禪寂靜是于楞伽三昧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叅赴端州制府約且復有勾漏之遊時尚未回昨得書云大有流言于制府中傷山野者甚重且云二公爲之力辯幾于髮豎皆裂此果何謂哉以此是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徒輩相從者以無門托鉢今盡遣歸唯山野單丁寄此旅泊尤爲輕快枯木寒巖不減在昔非此

無以破炎蒸消瘴毒也特唯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飡爲國自重爲道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感當何如山野處此患難幸得以叅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門不淺年來寂莫苦空不減深山窮谷屛絕諸緣跡不入俗而城中知己獨王勳丞一人而已況經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徃來真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親卽所資給亦損口分衛性命相依此段因緣

大非淺淺此公所膽照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所悲勝會不常今石武歸山野塊然處此幸得周海門爲之護法此公信心篤厚道念殷勤下車即過山野共推愛於座下可知昨見制府公因緣文甚希有石武委談想居士欣戚關心必大發歡喜耳便中併爲我謝此後所賴諸緣無惱或可少省慈注矣近承達師遠遣弟子相慰又喜得三吳諸故人書山野愧歎不已顧一朽夫爲法門罪何

敢望于當代名賢諸大知識耶正眼觀之法緣於此不薄諦念居士豈不爲之擊節乎

又

粵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若海波濤埊無涯際貧道隨風飄泊畧無寧止始知古人以塵中作主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此再三致意者非特爾爾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此嘗鬧煩惱烈焰正是聖賢爐冶要之種種執著之習非此不足以銷爍之苟非聖

恩何以臻此久而愈見　恩大難酬也所幸此中轉塵勞而爲佛事者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眞切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實霄壤矣曹溪祖道源頭雜穢充塞久爲魔窟今已灑掃潔淨尚有未了公案奈此中力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適辱使者至斯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入慧照倘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普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眞之符又何能轉煩惱

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文何以消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貧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化大顚絕響法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宗之幟貧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生俗習稍稍破執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作曹溪志序眞赤心片片可謂舌長拖地也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又

匡廬一水如懸肴睫而音問濶然心跡遠令人更
增一重妄想耳去歲遣僧竟不索報而歸悵然久之
每念郭司馬公去後鄒羅兩大老相繼而逝何其子
尹亦亡傷悼不已大賢既殁斯道日見寂寥世相可
悲唯恃老居士大光明幢令後學益增精進力也山
野仰仗慈庇山居無恙自念衰病日至殆將不久人
世閉關謝緣聊得一息之安即天賜餘生一日之幸
也緬想道韻心切坐馳未死之日思得一晤尤為厚
幸

又

惟老居士深畜厚養為 社稷蒼生為望久矣今幸
明良際遇 冲聖在上嘉會一時當 國家多事之
秋正賴匡扶何遽引退其於忠愛之心未竟利生之
悲未滿其如大菩薩願何仙舟往返星渚咫尺無緣
一奉慈顏悵望何如匡山五乳初心為投老地不意
復有曹溪之行行後即有外魔侵撓何幸鼎言於當
事者即為護法金剛幢矣復辱慈念甚深勞陳生千
里遠涉捧誦法音感躍無喩穎吾年登八十而色若
孺子其學可見弟愧無以增益耳匡廬為埋骨地俟
少了此緣終當歸宿倘天假餘年奉教有日也老居

士世緣已了出世之果當成青原未竟之業能施彈
指之力坐見一毛端頭現寶王刹也

與岳石帆計部

往辱顧視司城之獄中不減慶喜之問湖達於鐵圍
也是時以醍醐灌頂甘露洒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
塵寰豈能再見比于座中覩金剛烈焰閃爍人目別
來畢竟恐俊不禁蚤為吐露不識遍於寂滅海中時
復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賴佛祖神力攝受以
車塵為華座以馬棰為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
話令無數髑髏眼開光被黑暗誠不自知為業力所
使又不知為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
耳

又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鄒會之問嗟夫直道既不容於
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聞避地會城亦非
久計但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元非實法公
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構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也
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心
擅門未闢未見拮据倘得文殊遂伸右手則可頓見
樓閣門開公其能無意乎

与虞德園吏部

與公一光所照眉睫非遥弟情生智隔不無顛倒夢想耳夏初侍者南詢曾致問訊計徹青蓮惟丈室諸有屏空日集不二之衆定不滅於見耶爲快甚也趙定君來尉即墨幸爲海印檀越不意造物者詭遷而去以此足觀流轉耳嗟嗟三界者彼昕何時季子孟清慧根不淺久從塵柄何不因而指揮覺地此番歸去定結蓮華之緣耳仲子卿雲文瑒上乘無論即般若根深信心不淺公當以同事攝入法門令其廣結最上因緣此葢大悲第一也斯實公之能事又何疲

於津梁耶大鈔刻期不知因緣何時成就公以夙願熏心不可暫去三昧夙便幸惠法音振此寂滅

又

念與居士别二十餘年顧違况瘴海時於方外會入雲栖之室者必訊動静以心鏡交光毫無間隔縱音問寥廓未嘗不覿面相呈也山野自念老矣無復人世第以雙徑雲栖二大老因緣法門義重悲愧難銷將持瓣香以弔且幸與法門親友再獲一面以了餘生茲留山中度歲適辱手教見招深感故人高義承惠影響論序下里之唱得附郢人則和者衆矣致謝

無量新春把晤湖上以傾渴懷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居士踞天目之獅子吼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况復師彌勒而弟無著聆性戒而覩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罪藪而入罪鄉雖于法性無虧弟妄想者不無顛倒見耳如君士以法眼視我者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覩護法精心眞能令人毛孔酸澁耳嗟此末法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厠不獨光明不露抑且

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合花美人子哉貧道初至雷陽見其俗尚鬼絶無一僧將謂茂戾車地無復佛性種子耳即以是秋乘疫癘之餘死傷之極因拾骴骼數千頭瘞之乃作盂蘭盆會以開化之是時始知三寶之名頗轉邪心皈向者無筭即今舉知佛化弟恨不能久坐此中作佛事耳信如座下所云者

與樊友軒侍御

舟師回得奉手書自端州從問道往但跋涉頗爲艱難耳未審何月抵雷陽而安居亦未知樂于何所山川邈違音問不易得徒令此心懸懸也計達人明觀

所寓無非樂地，觸目無非道場，炎方赤徼，幸得卉露見灑，頓令化爲清涼淨土，而與諸幻化人謦欬彈指之閒皆作無量佛事矣，其樂可知。惟次公得此中景物，發于纖毫寸管者，當與海山爭雄耳。彼中二三知己者，意馮君可朝夕無間，弟柯孝廉病甚，不識能一瘖言否。吳心宇雅致清脫，黃生君任少年而有志向上，不審近作何狀。倘造門下，可進而教之。其餘但可與語者，不妨曲垂方便，一接引之。念此邊地善根尠少，得大爐鞲均爲陶鎔，而轉凡成聖之功，端在頃伸三昧間耳。比得邸報，　國本已定，計法駕不能久留

願大慈悲急施法藥，無令昏瞢衆生當面錯過也。楞伽疏承法力開導，此中諸子頗有發勇猛心者，今已開手刻之矣。惟座下凡遇境逢緣，便當大出手眼，冀可早了此段公案，恐時不待人，虛此勝會耳。

又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之詳，比柯君來，更審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魚飲水，冷煖自知。柯君別經年，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阨，皆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友，蓋天緣也。緬想西湖亭榭久荒，今座下獨擅其勝，而明月清風不爲無主，愧此頭陀不能揮麈

共聞，大爲魚龍點化耳。楞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加被，業已苟完。第未細檢點耳，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游目，不無漏逗者，萬乞指摘金篦，更爲一大法施也。

又

珠江別後，至靈山即病脾瀉，至今尚未平復，妄想毘耶居士妻子團圞，說無生話時，則斷取大千擲翻五濁，轉穢邦而成淨土，法喜之娛，其樂可知。就中獨少幻病頭陀以啓妙談不二法門耳。承長公寄問情若前世，其詩則妙入上乘，想父子擅丌或亦當仁不讓

耳。前辱見惠佳章，不敢接響，至今猶爲未了公案。不知何日方授耳。幸無督之想，湖田早禾已熟，香飯滿鉢，飡者多入律行，何不以所食之餘，分我娑婆而作佛事耶。

答樊長公

比來瘴鄉，幸奉尊大人教習，知足下靈根宿植，般若深種，願見之心與日俱積。每聞法旆有東行之舉，時時屬望。及伯仲金鑾度嶺，先入曹溪，而朽夫爲業驅出山。及自西粵回過端州，而杖錫已南，可謂頭頭錯過。足見人世良緣不易偶也。比幻病侵尋，掩室暫息

得法問如空谷足音跫然而喜可知矣開函光滿一室如對寶月塵垢身心頓令照徹五內矣

與邢梅陽孝廉

江州與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此偏多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幹敷華秀實傑出前輩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蒂如此也達師往來廬雲五老之間非足下同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矣恨無緣一把臂耳昨侍僧來辱慈念種種皆出無緣既而從宰官中得奉手書盈尺感調護之心入於杳冥此豈尋常耶貧道非法門望知足下大有望於法門也在罪積又何以當致謝無量

與瞿洞觀使君

別後因緣委悉前托敖山諸氏持片語以報奉慰慈注計以徹慧目矣時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想法喜游泳諒不索莫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主盟斯道可謂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下智種於今生證菩提於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真切者願公時以法水灌溉靈苗庶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昧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

回轉是則非公其誰哉鄙人深知滅裂有濫袈裟然切不敢增慢所幸辱在心知真期不二慶慰何言歸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沉枯寂臨別數語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熾願公爲道自攝無疲津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供以五燈會元即公惠我三昧也山僧時時叅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古人然亦畧領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因地一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此拈轉話頭他日或當有報知己豈敢有忘恩地耶

惟公塵塵按指海印發光遇物舉揚無非佛事但不知新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隨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劫智勝遺塵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出世誰爲當機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寶問訊世尊無多憍慢嫉妬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下願時時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真全夢事思悟語印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之願日廣入理

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利之行而直進乎金剛心地矣顧山野爲業風飄鼓一至於此且幸如幻三昧枝理障之坑荷諸佛神力爲之助想居士知我者必大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策南來時於都門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不意路頭緣差竟過南康以天地之報併托入行於廬嶽僧持至座下不識可能達慧目否山野自入瘴鄉仗慈被頗能以氷雪心腸飲嵐癘之氣比及三年可免四大增損耳今則食息如宜僅足以慰知巳之念山野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而不能持請面證今姑災木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楞伽每慨讀不能句鼻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途竟爲皆仇山野頂荷　聖恩賜以空閑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之愆因于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之倘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性源若夫於佛祖建立門頭曲唱旁通聊可以引一線耳

與江靜峰司馬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軀風飡旅宿此段因緣眞兩閒奇事揭來倏忽幻化如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爲助道具彌感　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半生行脚諒知巳必不以此爲妄語耳惟馬祖唱道西江而廬阜諸剎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于黃梅開化于青原今且復爲匡山主此等行脚皆從馬祖解制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宗近蒙　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而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興是有望于座下願以金剛心地而爲護法權度則佇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身苦衆生界即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菩提種子日夜增長當無量矣故華嚴五地菩薩純以利他成巳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峰未嘗不列几席閒也承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言字字入我甚深三昧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

苦海即寂寞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慈力攝
持置身萬仞峯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此水窮山
盡處豈容更著一毫妄想耶此吾本分事是不敢勞
多囑也仰承檀施爲山林護法第五乳結搆爲難百
倍其力草草數椽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遂高
臥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巖徹骨時也感
念護法之心眞不可以言謝

又

自聞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小劫恨
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日誦華嚴經以祈邊

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來之志以同究竟此生
淨土之願新歲如聞法駕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
聖恩特出望外誠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爲法門證信
耳豈小緣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
鐵壁銀山即三十年行脚未必有如是眞得力處過
此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超日劫矣是知此番因緣皆
助出生死海之迅帆也何快如之山野仰仗慈庇山
居不及三載經營聊爾可栖即將常住交首座爲十
方獨此一身閉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
五月三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

放故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條拙度效遠公
六時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送餘生所幸衰
朽色力尚可強行夜坐不臥精神覺無疲倦即一日
皆老居士之惠我也

與繆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岐路今他鄉暮直喜慰何如
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椎元白即以貧道聊爾經過
深仗旁通助顯此共王重仙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
會之機妙在節拍成令耳私謂在處法緣假令人人
啐啄同時如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

後因緣具悉南皐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見
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住何方可能一親
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藪難旁孤雲倘杖屨乘秋發
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艱難恐不勝其勞頓耳若
有緣共坐五羊江頭相與披剝萬象亦奇事也

又

別後經年曾兩致問于左右先是得去冬長至月書
讀之令人悲感交集山川幽邈雖心光洞照不隔一
毫而音響寂然良以增慨且復狂人妄攪泰定致煩
神慮重益慚愧也貧道以夙業力隨幻化緣濫膺形

服膺不稱實有點眞淨，須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爐烈燄中，須使積習垢纏銷爍殆盡，自慶此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弟以浮脆弱質，當摧折之餘而不勝其毒癘耳。然心甚安之，樂無以喻。所辱諸檀越深心，近於會城棲遲壘壁間，日唯閉門枯坐，披究佛祖心印，了未了公案。惟斯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塵，戶角生蹼。此幸勺原昕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爲，皆從金剛心中實際流出，然道靡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竒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旣粘畧無沾帶。道品中固稱勇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擬便轉，可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冶成就不淺，觀其粃糠榮辱，塵垢死生，而順物虛懷，委蛇濁世，大非疇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兄事之也。頃得居士歲暮書，知道履如宜，且得勝地共斯良友，蓋夙緣也。云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棹南州矣。倘有達師起居，幷諸故人消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何如，開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興，法輪機軸，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爲知事，適來了此宿願乎。貧道異日倘徼福于先德寵靈，得天假良緣，當不負此盛約，不識何日一揮金剛寶劍，裂此幻網乎。右武去就因緣，凜自有報，可省繫念。弟貧道幻影浮蹤，尚托乾城，猶然未登初地也。

又

夏時於右武函中得接手書盈尺，讀之令人哽咽。情生居士念我何至也。向數訪居士，動定不知所往，每與右武時時詫之。右武旣行，則山野喃喃自作私語耳。得此音問，知有卜居白下之念，此舉甚善。令甥旣壯，不可不爲作究竟地也。寄來茶可謂絕品，弟不識產於何地，一啜之，頓令此數年瘴毒嵐氣清涼徹骨。自入婆娑已來，所飡之味，唯此而已。餘生可能再見乎。前覺音以病去，不能待作故人報言，今小徒大義重問子于瘴鄉，且遣歸報諸故人也。頃所賴三寶加被，楞伽記得以脫草，且持一二供諸法友。凡在會者各具一部，弟不遍識其門，若居士在，而與元石分佈，則不妄授一人也。惟此經自入震旦幾千年矣，向未有所發明者，今山野上荷 聖恩，以萬里之行，使入其難入，此非小緣。鄙意欲廣布人天，居士能發此弘誓乎。須知達師在靈巖有囑，當付大義往，若遇嶺外鴻便，不可少此中音問也。

又

山野念與居士音問不通者十五年矣自達師入滅忽復一紀未嘗一念敢忘死生之義直欲擬待解脫親拈瓣香二布五體自丁未蒙　恩例宥將謂即可長往以候　題請故年復一年延至壬子方得詮銷且於十年之中魔障重重復連遭大病垂絕者再四將謂無復人世矣幸爾蘇息因赴故人南岳之招將作東歸之計以營鳩巢將就又復三更歲序矣自念年逾七十衰病日至此心獨與達師生死之盟未踐不蒙知已見諒豈非負義況塔銘實在所責前濟居書來見督今聞達師業已入塔益增惶懼恐即填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茲將扁舟東下秋冬可登雙徑討與居士握手談心當指日矣倘徼故人之靈得以休老同歸此又大願居士能無意乎

謝南雄蔣使君

貧道草莽賤士濫膺法服潛形山林切志向上者二十餘年所矣邇以夙業重障獲罪于天羅茲纍譴投之瘴鄉比及三年每辱當臺君子哀憐生死而骨肉之所幸未即委填溝壑而得力窮此道以補前行之失者又天賜也向寓五羊壘壁間荷戈之暇掩關枯

坐側披德風惟日久矣請益處處攜分不敢妄越頃以僧募施檀香像不幸佛奴緣薄中道夭閼以致如來塵茲險道幾成淪溺何幸仰仗慈力多方調護而苟存之且看守僧徒又蒙惠施種種恭惟明公二利功德被及法門即貧道所以需恩者當無量矣前法駕至省曾造珠江之滸望履幕下擬布五體一罄所私奈閽者未達故無緣暫覩青蓮迄今心猶耿耿也適小徒來備述慈悲恩加朽骨使旅魂有歸法身無恙斯則光照幽局施及不報者又無量矣此固浩蕩之仁與物同春即草木有知敢不佩德用是布此區區上謝慈惠情知冒昧心有未安伏惟慈諒

答柯復元孝廉

南行初擬促膝清譚良緣不果極爲悵然以濕熱傷脾自靈山一病直至于今尚在藥石間而幻體消磨皮骨連立日逼老態寒灰枯木不足喻心蓋以有涯之生而汨無涯之涸有識者寧不自憐乎惟足下高抱絕塵之致栖神淨土長齋繡佛自足良多恨無緣共享清淨福耳

又

聞足下病甚此心日夜懸念不已道路間關音問最

爲難得不識王體比來能勿藥乎吾佛所言一切諸病從妄想生既妄想爲諸病本即知斷妄想爲第一妙藥也足下有志了生死大事借乎入此法門不深前會時草草放過將謂因緣有待不意生死逼人之速如此耳足下淸癯骨立即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計其調理極難苟不以生死關捩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情塵妄想思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何也如燈焰焰祇見其焦枯耳當此之際只是死心一著工夫最爲省力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從前胸中所有之物一一齊吐却則病根盡

拔而枝葉自然不生矣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此眞語也

答王南箕

足下高視四海閱人多矣爾乃物色區區於車塵馬足之間蓋以爲奇故古之士貴知己物貴知音固其理也辱足下問何以謬稱如此第鄙夫爲物外無伎倆人隨其所遇不覺歡喜横發足下妙指輕彈自然谷響應之非所強耳

與丁南羽

往昔未面足下已見其心江干既見足下則覩其神矣信乎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動地無怪乎其然也向以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蒙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淸涼受庇多矣既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展之瘴煙毒霧中令人血淚迸流遍身毛孔也惟康祖吾長于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爲克家兒孫既不忍祖翁田地爲荆榛又豈忍覩現身於瘴海乎居士其重我之悲願哉達師之賫實有以啓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眞足令人化血肉之軀而爲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酬舊端硯一隻可以供足下手若令此硯磨穿則足下身

光當與楞伽寶山並峙於法性海中矣

與康朗山

往者每晤達師談法門眞信佛子如居士可謂歷生親習般若緣熟者也不然於塵勞淤泥中何其靑蓮濯濯如此昨得手書慰我瘴海感居士以法爲懷何其眞切至此但佛種緣起塵刦不昧況今既有因則成熟不遠倘天假以年此骨不即頓朽尚圖擕麈於長松巨石之間而山色溪聲或可露法身長舌耳居士善自愛以須此段佳會也佳毫妙墨皆入神品即今點染虛空皆居士力也

與周子介

每于達師法中皆以賢伯仲一毫端爲廣長舌相薰心久矣昨幸江于一晤緣勝三生別來走入瘴鄉但一與懷則氷雪在眼自不知其爲炎荒毒海也辱手書盈尺明珠在握心光照人于康祖道影頭見妙翰飛洒神爽奪目座中有此何熱惱而不清涼乎復辱法物種種皆與日用相應金剛可以印心寒山足以釋慮汗巾去垢葛襪離塵則居士愛念之殷於此可見非可以言謝當以法酬之耳新刻數種乃貧道年來飲啄生涯聊至道無私願與知己者共幸試微細披剝聊見此中法味耳倘有契入處不惜報我以慰撑目雲霄也

與黃梓山大叅

人世因緣固自分定世間福業總是前修蓋不可以俗情求而亦不可以得失論也然造化冥冥自有眞宰存焉即山野此段因緣惟公法眼照之諒不昧於毫末耳以達者而觀付之一咲若在法海中政不啻浮漚起滅也第諸賢長者不能不爲悲愴耳其他復何所云往辱尊慈以法爲懷極盡神力而調護之其感德之心當文殊一萬眷屬仝聲讚歎矣未幾山僧

即遭業風吹走瘴鄉南北相懸寸心萬里塞鴻不至無以托尺素致殷勤此雖在各天眞同異世即山野嘗此摧折之餘坐火宅中猶不能忘情於知己豈大悲者又能忘於有緣乎每一興懷于玄塞之風霜望神人之氷雪則毛骨清涼炎蒸頓釋況於夢寐項奉顏色而接殷勤于依稀恍惚之間能不令人增悲悵耶此雖枯木寒灰而不免其薰然五內矣公其謂我定力不能融妄想耶惟公功德日廣行願日深當彌法界普利羣生而北門鎖鑰坐掃胡塵總屬緒餘土苴矣第不審法體如宜其神益王否願努力加餐以副羣生之望

與游二南

山野久栖山林昔與足下天淵既而足下罹難則又爲異世矣况又連牀促膝飲食起居者二百餘日不滅骨肉之愛此段因緣竟從何而至耶別後追思眞仝夢中事耳山野走入瘴鄉忽復四年雖在火宅尚得自由想足下所處當何如耶在他則爲業力在足下所賴道念持心則以此返爲修行福地矣其他業心轉熾則苦趣日長而足下諸妄消亡一心寂靜即掩關深山叅禪念佛亦無如此得力目前雖苦若夙

債酬畢則此餘生之幾以至世世之福當無盡矣不審年來足下還憶臨別時語不忘修習三昧事否山野近喜身心無諸病惱淡薄隨緣皆本分事足慰故人之念其所著述皆此中消磨歲月之具寄上足下覽此不獨可以明心性抑且為消罪業之資也

與王性海大行

盧陵米價竟無可酬淨土勝緣業已深結承禪悅飽餐當不負空生托鉢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煙復逢饑饉惟此苦聚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遍身毛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事耳斯實與貪道菩提分

法為增上終承以楞伽見委俟幻軀得所暫息塵勞定當竭神必不負囑累因緣耳

又

淨土一別忽忽至今前兩托問訊於爾瞻所未審能入慧照否楞伽大事因緣竟被居士於急流中一語拶破但重染習瘴煙毒氣不少弟恐觸者掩鼻耳徼持草本幸大施金篦一刮人天眼目無使重增瞖障也塞鴻不斷幸惠德音慰此焦渴

又

前北來僧乾峰已托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

惟法屬有緣事如有待惟此經入震旦千有餘年況經三譯之手自昔弘法諸師若清涼圭峰不少其人所注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達磨心印晦而不彰以至今日待座下拈出而入山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同受靈山之囑將鼓簧此法以救末代之弊耶不然何以有此難思之事乎弟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以此大寶和盤托出光照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願指點瑕疵如奪泰庭之璧是在座下勇健耳

與胡客所大叅

山野以夙障為法門辱重荷長者不鄙而憐念之遠勞寄問雖隔數千里外而道義之雅精神流注政不在色相間也所謂山川雖邈道契即隣又何在於承顏接響稱知已哉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岸何莫而非法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罪狀日夜精勤懺悔不敢上負　聖恩幸知已故坐毒霧中時以法為懷日夜無懈頃乾峰上人來幸接法音喜不可言具聞聖心有此回向法輪大轉光被海宇而玄樞默運

仗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按出沉淪使法身不迷而下劣之心即能解脫無復成佛之想矣又何以來去見如來任相為布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分內事弟恐當面錯過耳楊復老書以惠州去省尚千里適托許給諫順致之同問不爽此中生涯無足為毘耶啓口薄有小刻附上人行李持至座下聊見近況弟不足入正眼耳待宿債償畢尚可唉言如昔也幸勿多念法王法臣為法國土自當剖心于今日惟願自重自愛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宜冥會而後現豈獨佛界然哉法法皆爾即以旃檀如來一事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於山野未來之前座下出於山野既放之後然此佛事非山野無以成始非座下無以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于衆生手則不免於枯木朽株竟入丹霞之火爐耳即墮落長老之鬚眉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跡皇城而使無量人天發希有心而作苦海之津梁耶以此而觀諸法故不可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

前作書致南韶祝觀察公為護法昨有報云已檄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腳跟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有彌勒騰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俟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以供慧目蓋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前境界須令實證所謂頓教法門者也願座下二六時中不可暫忘此法耳

與張大心

佛說出生死證真常必以金剛心地為第一義非此不足以取無上菩提嗟嗟濁世五欲塵勞中而能具堅忍力百鍊而不化者難乎其為人也如居士心可謂得成佛之本矣老人自歷難以來直至於今返求本心中一念動心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壞見耶老人出世以來七歲即知有生死大事三十年來歷盡氷霜喫盡辛苦單單博得此一念奈何向沉幻化網中若非 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年去也年來坐瘴煙中住清涼地日以楞伽印心此實 聖恩所賜也想居士聞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來德業何如凡百誠以清淨寡欲勿生分外貪

求馳逐之想將來受用自有廣大處閒中收攝身心當以學問爲事異日成就立于人前可省慚愧耳老人回觀往事眞同夢中無復一一諒在大心中凡所眞實功德處必不退初心也

與許匈南給諫

珠江晤別仙旌北指遠水孤帆如御長風而遊汗漫羣賢列坐于畫舫儼若冉冉飛仙也其樂可知頃接觀察祝公手書得過曹溪佳什當與山光競秀水色爭流也見法施爲五祖布金地在長者已空諸有而功德當無盡矣諸嗣已爲登志使未來覩之因是而發希有心此長者爲法門檀越當居兜率第一座耳想隨行江山有主風月待人不獨覩山色而見法身聽溪聲而吐長舌其驚神泣鬼降龍伏虎之機已不可盡瞻其美即麗藻佳篇當滿奚囊矣其不吝打開寶藏頒示珍奇少分使他鄉貧子生難遭想乎塵世紛紜如空華瞖目在智眼圓照如白日寒空纖毫不能逃其朗鑑願大施金篦刮淨羣盲痴膜使共覩堯天日月之光同沐羲皇之化是有望于今日也

寄鄒泗山太史

恭惟　明公道傳洙泗學究天人秉家乘之眞宗執麟經之左券蜚聲翰苑師匠儒林此特明公現化隨宜應緣餘事若夫精心內典深契無生曙大覺之寂場游圓融之性海握西來之密印示東土之上根此實明公自在遊行日用尋常之獨詣也不肖蚤歲離塵夙慕宗門向上事切志枯禪浪遊方外叅訪知識株守空山三十年鬧苦心力究自愧鈍根竟無所得每念禪宗凋落求其直指根源具正法眼者難見其人深思達磨西來以楞伽印心向苦讀不成句而說者亦寡昔隱東海嘗切究之及以宿業所追蒙恩遣雷陽自愧獲罪法門難逼懺悔初至行伍遂硏窮此經藉消罪垢一字有當隨筆記之不覺成帙好事者梓之徃者小徒繹公持翻本來謬辱明公印可錫以大序開示其端言言妙契自性徹法源底且辱以勛匠見許不覺愧汗交顏也顧此粥飯氣敢望大善知識爲此法輪推轂哉致謝無量不肖賦性狹劣幼習儒業苦以性理不通不甘文字遂棄筆硯及親講肆苦以自心不明故不好名言遂捨誦習是以孤陋淺識自入山以來單提一念直至眼看一字不識之地

每聞人有言如風鼓竅號如此三年恍然自信然其死心愧古人至若的信自心之旨不敢自昧凡覩載道之書直求作者本意想像參詳務在得言外之旨故於此經發軔頗愜幽懷切慨近世學者槩隨語句而排闥聖賢之奧者幾希嘗觀老莊註者伯什愚謂皆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不揣固陋近有老子直註及中庸直指大學決疑先令小徒持老子註請乞印可倘其不謬幸垂一語爲此道前茅更大幸也尚有杜撰春秋心法一書恨才疎識暗發端于辛丑幾十年矣剛成一傳不識可有此緣以畢老志否容請面證須承令郎子尹艸書來大發勇猛爲七祖作法壇此特禀家訓以廣慈濟舟航耳業已具答今小徒繹公回修此致謝薄具心香一炷莛中禮敬以惟慈攝受不多及

與穆冢玄侍御

往者幸接教於端江再盤桓於三水乃辱法愛甚深心相印可自爾一別分隔雲泥三生之緣將切念之自知明公胸中定不少一憨頭陀也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須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聊以栖息適勤公來得悉明公此來大作佛事須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益覆盡力納功名富貴門頭肯于自己性命根宗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須能向此眞奇男子也若留心於此則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粃糠耳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決擇向上事以此爲闕他日有緣一晤回視在昔如夢事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須有決疑一本奉爲法施倘有當心幸惠一言以慰懸切

又

海上一別轉眼十年天上故人未忘一念第雲泥異路無從聞問耳去冬有黃岡僧來知宰官身大作佛事喜不可言此具八行附候不意此僧作浮沉人也須以投老南岳志在飽食安眠以畢餘生適辱慈念以法化見招然廣利羣生開佛知見乃佛子家事不敢不勉且幸得晤諸故人瞻禮祖庭固所厚幸但衰朽之軀一入人間則塵境滿前應接不暇是以爲懼且年來偶染脾病若一失調則動經旬月是恐邑力不克難堪大事以此不敢莾鹵承當倘有經論師可推山野隨喜讚揚是亦不負無上菩提之勝緣也此覆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五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六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炯劉起相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書

與賀知忍

江上話别辱深心委悉無所不至法供種種皆非薄福所堪令人何能忘此承寄香積之羞於數千里外真粒粒如金剛屑耳可謂易食難消也每與右武仝飡法味頗祛劣想感當何如及覺音負病而去速不及作一語奉報豈敢忘諸故人弟倉卒中不能次第耳向陳制府公得孟府公爲先談所遇甚優是皆出此自大願力中此老行後寥寥世道無復再見可謂至味難入衆口耳

又

昔者南行辱居士賢昆江上叙别感念法門骨肉至情自度嶺以來杳如隔世辛丑歲會因曹溪僧一通音問此後自益懸絶以山川修阻况客居無定卽覓便鴻不易得也然念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俱死法幢旣折

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念達師生死之義此時愚心將期解脫之日親往一致辦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停影不意又經數年直至癸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歸豈期忽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況今年踰七十衰朽相仍目前光景無多每以未了因緣此心日夜不安適聞業已入塔而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忍再遲但達師半生已前行脚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法門高弟探討面訂乃可措意以此一段大事因緣殊非輕意準擬今秋必欲親禮塔前以懺往罪先候長者以罄別懷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照不若時復謦欬為佳達師西遊無問令人重增妄想也鄙人去秋以乞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徤齋諸居士極盡法喜之娛唯蓮華座畔獨少一跏趺人為缺典耳南行妄擬不失嘉會及過淮與足下虛舟相觸未問而往故當面錯過極為悵然今猶隱隱三昧想足下入都法門增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下一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是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痴憨日長嬾惰益增頹然無事憶足下定中觀之未必不然一咲何時暫得毘離相與默談不二耶陸海無涯願智楫常橫無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即敢以知足下自許然未敢許足下知鄙人既讀手書具見真心兩相照耀若秦鏡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下天然本色全無刀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紋雖有犯鼻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愈流愈下非特求真實以生死為急務以道法為己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至若覓其具正信明白黑直心熱腸橫身以當途轍者亦不多見況夫卓然頓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參大衆一時亹亹者乎鄙人私謂時雖末法猶正法也自爾吾輩即不愧死山林亦可高枕無憂矣以有高深堅利恃為外護然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喪魄我此涅槃大城可保坐令安堵耳況復經營日新而有身董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鄙嘗竊論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是知真見生死了

然不變而不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果了生死
不變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為大則他皆細故是則忘
生於道法與傷生於物欲者必有辨矣然用四程之
心以為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志以降魔則魔無
不服則安攘土之功莫大於是此足下深抱而同參
大衆共有者鄙人此似知之乎是故荷擔之任不容
不屬之足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之
佛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但
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承溫存歸來口拙但意形足下
妙契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足
下定以法眼洞照未然而神運力持之矣茲特遣迎
龍華師歸寂中且留達師主寂場是二老把住放行
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咲千里同聲併入慈炤

又

山野以業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若座下必盡
傾倒豈意遡流而西竟失此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
掌信宿而別屈指幾四年矣世相遷流剎那不住惟
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比始至雷陽以有漏之
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
羊得右武為侶朝夕無間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為

習氣所蔽山野時時針劄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
頂門一針渠自謂一劄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
曰覺非居士又為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
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日之此語出自痛腸第
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決策提携乃能合轍否則惡習
一發不覺墮在黑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
在金剛心地立定脚跟方不被他掉弄耳近每書來
多自勵之語是亦信根不退料終不負丈夫氣也比
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患如此人所難堪苟非
以理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
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百川吞
吐日月耳即以來劄示右武讀至叮嚀語不覺舌短
蓋真氣逼人自當點首即宇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
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齎往請正但此
經境界非攀緣可到惟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
必於此門深入倘有一語當心願告全志廣其法施
惟此不獨區區報　君恩即座下亦可酬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間夢幻亦至
此耶瘴鄉炎蒸毒霧肩觸難禁所賴一點清涼地作

影身草耳炎荒朔雪火水異勢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薊北新歲南征宿新興旅邸其寒凛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門驚起則見大義持北來諸故人書首函達師及尊札讀之恍若冰雪墮牀頭舉身毛孔清徹宛在千丈寒巖破衲蒙頭睡醒時也所持惠香積之餘分我堪忍而作佛事愧不入律行何以消受四月自雷廉回時劉貽哲署篆東莞至五月始晤即知有法音再至以書函埋沒案籍中至六月初方得發覆手之字字心光流溢迸灑奪人居士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宅中也承寄岕茶飽沃醍醐清涼熱惱仙朮不減薰陸瘴烟毒霧一洗殆盡令人表裏俱淨其熏灌之功皆悲願所持耳幻軀久與病俱今春脾泄更劇者兩月雙髀向爲氷雪所中次爲椎楚所損濕痛每歲入夏即發最爲所苦獨今夏得朮焚之而痛亦差減可驗藥物之功有便不妨時時見寄賴以扶持濟勝具耳仲淳得之朝夕大爲快事嚴師良友不可一日無之弟不知此君年來生事何如令甥成就何似惟此末法刦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清涼地即火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脚底賴

此機緣即年來居家杜門謝客修忍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弟習氣勇猛不能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頴悟快便弟般若不深天壤間此等奇氣目所希覩年來幸得此君密邇良不索莫每相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著此事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雅望耳得達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拆合過半惟此不獨爲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中有此宗匠可追像法弟叢林凋弊後生薄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溪傾頹之極苦心欲爲料理去秋入山畧爲整頓似亦可觀所謂水月道場空花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有所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者贅發一咲

又

自庚戌歲韶陽得奉手書辱慈念惓惓切感法門骨肉之愛忽復六年音問杳然如同隔世比時正爲曹溪魔風方熾身心如居五熱求清涼地了不可得尋即連遭大病垂絕幾爲異物至癸丑冬方得蘇息乃赴會金老南岳之約將圖東歸之計不覺又三年矣念自達師滅後擬待業緣解脫親持瓣香往布五體一灑血淚方盡生平爰於甲辰復伍雷陽丁未蒙

恩詔例宥乃出伍候題年復一年至壬子方得詿銷
猶癡心思復故吾且妄想意外之緣爲法門光此難
言處想知已自能洞悉矣幸已有機會擬入山以待
不意大檀越賓天則一切都歸夢幻矣豈料業繩難
斷知已未酧日夜銘心遷延一紀不蒙鑒諒詎非負
義況今年逾七旬衰病日侵殆將不久人世此時苟
不奮發勉力一行誠恐卽塡溝壑將何面目見達師
於寂光乎況有生死之盟行實一事乃山野之責前
澹居以書見督但達師出世因緣未見已前諸所未
聞卽相見後亦未詳悉此一大事因緣須得居士細
談商確乃敢措意殊非草草可成今聞達師業已入
塔山野急欲親到與居士面訂以了生平未完擬初
秋可晤對也但山野老矣一生漂泊今于南岳方藉
一枝又有此行恐餘日無多卽宜隨緣休止以畢此
生素懷雙徑與達師同歸爲幸否則三吳佳山水處
賴居士爲護法檀越亦隨處可安但取匿跡避影爲
妙此外非所念也望居士爲我策之縷縷之懷惟當
鑒諒

與吳本如祠部

奉違光相倏逾一紀數承手教慈念甚深辱在道義

骨肉之知故不敢以常情謝別來法門日見凋獘知
識星散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腐心想在同
體可勝悲愴耶昔稱寂音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今於阿師再見之矣顧貧道庸鄙愧無荷法之責
而有破法之愆然在金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弟
沉瘴海不敢有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
在曹溪作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爲淨心地仰賴法庇
諸累有序唯念業繫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心寂定
耳倘如所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了生死大事斯
實惟天能育惟慈能贊之也不識文殊右手能伸過
此百城乎

與曾金簡儀部

一自毘耶聚首不二門開目擊心源頓超形表可稱
世外心交寰中知已也卽區區委同草木能不有感
陽春耶乞食歸臥窟中以駭走風塵形隳心死但不
能忘情於道舊夏時曾具問訊昨値黃生行剛祇片
言以往適月清上人至得奉法旨開函如見顏色三
復洒然氷解心垢矣空谷足音誠非虛語王老師因
足下先談辱以法眼相看每坐則以本色平常頓忘
管帶全然畧無刀斧痕不識何以謬承藻鑑如此那

羅爲古佛道場毗盧親口授記處沉埋海隅千百年矣爲蔑戾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避魔至此然不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無逃者當此時也更無神通法力可使惟只拋擲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冤作對耳又何敢誇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感足下教我愛我至矣嘗思法華囑累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黃面老漢有懼於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忍力大精進力又何以拔魔幟豎法幢哉但所愧區區孱弱一身以當大地口耳之衝又非特以一敵萬者比惟足下爲法城塹者亦嘗憶念

及此乎倘念及此則凡有聞者皆我毗盧化身也足下爲斯道盟長其能勇猛先登乎承足下見示縛解之意信乎法性元無彼此嘗聞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之異耳然日用現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若不爲所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忍亦無忍者爲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矣心境如如名爲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冤對爲然即凡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法身逼惱正性者皆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以稱有力大人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可破者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爲第一義諦耳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其信然之耶此山僧慣曾爲旅偏憐客固有望于同志者又何敢欺知己哉良以見面爲難不覺漏逗至此

又

昔承飛光照臨海印眞不世良緣碩成金剛種子永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能事非居士大力量人一肩擔荷孰敢正視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幻三昧當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爲山鬼所弄加之夙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

門且幸增上道力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爲助道增上緣得力處正在于此居士聞之將爲塗毒鼓耶今業已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殘良可悲愍是故于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毗耶法會對談不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爲此枯朽頭陀時時嘗與妄想也

與馮啓南孝廉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用不同者正似

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此其佛性貴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乎人耳今老人去粤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下爲之灌溉不致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二乘但畏衆生難度故絕分菩提足下豈存衆生於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便是入處古人捹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願足下以肯爲人則無不肯者但思今生錯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不肯耳老人心知法緣爲難此行蓋爲山林狹習所使及至狂心頓歇觀南嶽之靈爲諸祖所拔今已竭

矣生氣爲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丘時也善孫從北回不久將同蠢禪入粤可一悉也知足下善病此是足下慣熟法門願室中不少獅子座令諸來者同入幻病三昧則此病爲精進幢也

與龍元溫

老人初入粤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爲居士長同遊二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間老人今去粤賴足下居然爲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付囑爲懷種種方便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爲第一妙義在離言之指白有遼天鼻孔豈爲老人一莖

眉穿却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許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畧耳奚以實法綴人哉老人感足下慇勤爲法惓惓苦心豈忍忘情但願此道不墜即千載如一日也又何有於去來南岳山靈已竭一切道場皆委荒榛殊爲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易舉也嗟乎道與時也安可強乎

與元溫啓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師與四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姸醜欣慼之狀總之皆歸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爲

大休歇地及至乃知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爲身心之累且衰朽又無行脚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湖東幸一二檀越助營茆菴去冬誅茅結廬於遍除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者一旦得之二十年中跉跰辛苦化爲無上妙藥之境矣信乎淨穢隨心苦樂在己一切處無非寂光真際也最可喜者已蒙　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共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今日乃爲天地間一無事人即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聞之豈不

為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用於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為己樂則老人所有亦諸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莫謂老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即隔粵山楚水也今歲政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窟中二萬眷屬常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一片雲豈肯讓人乘之耶但有疲於津梁者啓南上座當為大衆白槌耳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硯畢究己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跡五臺冰雪中甦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實未通達因思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為宗向以文字障礙貧道澄心諦觀只以理觀為主理觀一通餘文可畧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為

必信即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決處此時若以病魔作祟倘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日一決生平之素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沂流回首徒有瞻依

答馮元戎大參

承教龍朱老新開漁仙寺巖壑幽勝甲於通省此山靈久秘待人而發欲山野品題遊目其勝繄固所願樂至托幽棲地主之謂何欣捧慈音即欲杖錫而往奈達來學人方集念其跋涉之勞政為結夏講法即速了亦待六月中可奉晤矣山野業已復初服恐乘

傳不便應付暫繳候臨發再勞一使伴舟行更便遂使奉復惟諒

與龍朱陵使君

去春武陵之晤三生勝緣德山別意惓惓極感慈念諄切還山多病向缺脩問去冬會具八行兼肯奉訪拙作附候不意竟已陸沉懷德之心何能已也仗法力助構安居業已草草落成聊可息心適辱馮公書來云公近於桃源搜出漁仙古跡勝甲通省此山靈有待須創梵剎已就可謂神鬼呵護聞之情想飛越遊目之願固深不審清淨界中能容塵滓否此時正

為四方來者結制，六月中或可拜命也。

與高瀛臺太守

憶昔雷陽辱愛，眞是天涯骨肉。此段因緣，未能忘於一日。既曹溪一別，自爾睽隔，雅抱冲襟，實形夢寐。及榮擢北發，比擬五羊一晤，至則揚舲而西矣，大為悵然。尋之雷陽，見使者尚在，知公行李蕭然，乃分鉢供寄，致以佐行厨，少慰此心。想已達記室矣。此後音問杳然，亦不知關西之行何如。久之，閱縉紳，不見尊銜，心甚愕然，竟無從一覔音耗。隱隱之懷，時在天際。山野時以驅馳，身心勞悴，及知已星散，曹溪魔障大作，

繫累三年，而一往精神事業，竟付空花水月。且以久困炎蒸，大病連作，不唯孤蹤無憑，而形骸枯槁，幾為異物。又以蒙　恩宥，　題坐此株守，年復一年。而衰老之狀日至，求安之心急切。前歲乃踐故人南嶽之盟，一鉢而至，奈何地主遠遊未歸，地方連年凶荒，且俗薄民貧。至此進退維谷，無已，暫寓湖東，聊以栖息。諸凡為難，似不可為久計，奈何衰朽殘軀，難作少年行脚事。不審究竟何如耳。去夏，鄉人程君達相過，始知公在興國，聞之躍然，隨具八行，托渠奉候。想其人順流而東，竟作石頭故事耶。頃黃州僧定水來，云

公曾邂逅，談及山野，辱念甚切。當此枯寂中，一聞故人消息，不啻空谷足音也。喜而不寐，欲往一見，以浣渴懷。計入　覲有期，恐旦夕不能即至，因托此僧作回雁歸鴻，附候起居，以見不忘之誼。惟公生平慷慨直烈，一片剛腸，自是兩閒奇男子。但于將鏌鄒施之宰割，惜乎輕用其鋒耳。此有蓬之心，時切為念。今別將十年，計頤養深邃，必能藏鋒斂鍔，漆園所謂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必大進于此矣。

又

曹溪一別，屈指十有五年。每望長空，時發故人之思，山川修阻，音問寂寥。追憶舊遊，豈能再得。丁巳，山野投老匡廬，忽忽五年，無由致訊。頃徑山僧來，得奉手教，如從天至，深荷不忘，喜慰何如。云去歲見寄一書，竟為浮沉。大段行脚非書郵耳。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況然臣子為　國攄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垂老之事，君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為身心大累乎。在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年近八十，衰病日至，幸藏跡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已。枯朽之懷，無以為知已道者。倘公能降心寂寞，享清修之樂，作出世

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實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幸就緒於月之十八日入室高臥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索莫矣行者來得足下書中語似於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又云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筭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眞參實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在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卽佛知見者蓋推本未迷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已是佛又何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切世間婬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卽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眞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

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個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酧來意恐爲足下玷故不得不披露肝膽耳足下試自撿點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塲中以爲入道眞種子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眞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眞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卽上大人丘乙已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譬如逼狗跳墻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眞受用處殆非泛泛可到此地苟非眞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欵於五欲塲中

高者納於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皷子禪但貪說鈴不究實際豈不辜負己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借妄以恃知己故不惜眉毛不是披剝足下直願足下詣眞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隨恒品耳來書承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即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眞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切怛政以足下有

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暇試請大慧書問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答劉玉受繕部

往至呉門會法門諸友交口誦公爲上上根人其秉金剛心作護法幢方今指不再屈比顧見之心殊切竊恐因緣不偶及過無關不意光明藏中早有一憨頭陀矣一見表裏洞徹賓主兩忘坐領妙論言言見諦直捷根源此自夙習般若甚深故今現宰官身不失本來面目惟是世間亦心丈夫槩不多見況在法門荷擔如來者乎山野以得新知爲幸且喜習之不

約而至又爲嘉會極欲留連可怪舟人竊負而趨寐而不覺回首悵然無已還山以卜居空山結構不易求其放下身心尚無有日金輪勝槩爲匡山第一歸宗乃右軍捨宅昔弘法大善知識三十六人法道之盛甲於江左今久廢重興自是山靈守護但當此時無大檀越而莊嚴惟艱倘徼天幸得借重外臺尤爲山門柱石適承翰惠遠至猶及侍僧義何厚也三復手書大願已立想當不負此緣也

又

蕪關幸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弟未酬公飯命

之念此爲抱愧別入匡山栖遲六年於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達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重辱慈念感何以當所示病紀細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眞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況病態乎雖然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掃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家邪平貼地耳

與崔鶴樓銓部

昨承遠追江上。一見歡若生平。通夕長談。自知漏逗不少。然以心神契合。不覺舌長拖地乎。惟公賦性高明。超然塵外。光風霽月。令人灑然。蓋以夙習般若。久與道游。故今雖現宰官而天眞獨露。第能一發勇猛則本有現前。如探故物耳。別後隱隱心鏡。時增妄想頃聞近有宵人之擾。或因移居空曠。不虞慢藏之誡耶。方今此輩公行。似不必讎視。意在高明自能怨親平等也。聞有入山之興。實所至望。但此時歸宗正在草創。恐安居不久。若來年過夏。則可掃石焚香對坐長松白雲中也。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罪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殞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達師有死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辦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有雲栖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毘耶之室。何意辱諸大長者先施慈命。而遠見招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幸餘生而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撫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敬受彈呵。以銷狹劣。

答左蒼嶼侍御

山野法門廢人。況復枯朽。自甘巖壑。以畢餘生。絕意人世久矣。昨以故人未了因緣。故有東行。假道以謁諸祖道場。幸過貴邑。一覩善化之風。洋洋佛國。可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承光顧法會。親近德容。表裡洞徹。虛懷無我。已入作聖閫奧。以此襟度涉世。使觀者意銷神釋。執此以往。功德及於國家。事業垂於竹帛豈可與尋常比耶。但卽此心以入佛法。是現宰官而作佛事者矣。適太初禪人來。辱垂念不忘。三復手書慚愧無地。悔昔會斯須。未盡所懷。倘有後緣。尚圖披瀝。聞近修精藍。濬心白業。是以出世之心而作世諦

之業。可謂善建不拔者矣。忻羨忻羨。山野近卜匡山。作休老計。措足未安。不審此緣將來何如。言面無期但有馳遡。

與盧蓮生孝廉

客秋隨緣貴邑。喜觀善化之風。如入樂土。公信道眞切。尤居上首。自是宿種善根深厚。故今出頭來。此段光明透露。塵勞不能遮。五欲不能障。故心心趣向。直往不退。第此事全在當仁一念上做工夫。先要識破此身是幻。此心是妄。一切世間種種施爲。皆是生死業用。如夢惡覺。重增苦本。非實法也。如此看破。乃名

金剛正眼以此智用念念現前一切云爲皆是佛事
其世出世間同條共貫自然合轍太初來承逵垂問
此僧爲道心眞時時相對自與靜慮相應道業日見
增益所謂最勝知識也後會未期願公此心勇猛不
退如在左右耳

答九江項使君

山僧薄劣無似久沉瘴海衰朽之年方愜青山之志
向與當世大人君子音問濶然頃自南岳至匡山卜
休老地幸在眉光所照如麋鹿得遂長林豐草一飲
一啄皆需澤庇適陳赤石公屢書極稱明公爲當世

眞人且爲山僧慶幸有大護法嚮慕之心甚深恐無
緣一瞻光霽承翰札至開函三復德意蒸蒸溢於言
外乃辱檀施太腆愧薄福杜多不能消受敬領致謝
卜居五乳乃深山荒僻人跡罕至方披草萊剪荊棘
而爲之筋骨良苦料理數月尚無措足地況攀險履
危諸凡不易竭其心膂計明秋或可安身故難以旦
夕計也承尊諭有入山之意不敢望枉高車恐重僕
夫之勞且懼褻慢之罪若有興登天池五老相期峰
頭一嘯亦不世之緣也承示入道之緣以信爲本如
明公天性篤厚動出至誠實久與道游豈更別有奇

特卽佛祖言句不過印證本有而已亦非向外尋覓
但念念光明不昧卽是心心極樂國矣凡在照拂惟
尊慈攝焉

答江州陸景鄴使君

山野枯木寒巖無復生人之類兩辱雲車自天而下
不啻提桓破空生孤寂也自分微劣不敢以常數仰
答明德有感而已別來法身時時在座作夢中瞻禮
耳承示佳什琅琅金玉敬謝

與南康袁使君

山野側叨桑梓之末頃以老朽托跡匡山以終餘年

何幸得遇台慈德星照臨茲土況與山靈作大護法
山野仰需化育如坐春風慶躍無喻昨蒙光顧理宜
躬謝乃承慈念衰朽以山林見恕此心殊不自安頃
五乳誅茅數椽聊爾栖息已就安居從茲以往秋毫
皆恩賜也謹遣致謝

謝蘄州荊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内蘊眞慈外現
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
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瞻徽問去秋游目匡廬濱行
適歸宗老衲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第匆匆行脚

未遑啓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幸故人汪司馬公，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首。曾托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然惟匡山，即靈鷲蘄黃猶舍衛，豈捨賢王於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分定，本屬前緣。今往者既不可留，而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遣，萬無以癡念重勞玉體也。惟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云耳。願賢王厚自保愛。

答荊世子

先王上馭，國事多艱，殿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皆在國太一身擔荷，而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於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愛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羣望。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已大事，又不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於感佛天加護者。唯有至誠可以格耳。昨遣僧問安，并賀殿下，返承法施過量，於心不安，受之增愧。致謝不盡。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前幸接光霽，匆匆未盡所懷。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爲斯文赤幟，願開示來學，務眞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底聖學一宗，爲世所尚，而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快語句，大爲流弊，誤人不少。以在口頭，非眞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之，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眞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會晤爲難，故敢妄陳鄙見，惟心諒之。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眞實，如救頭然。五慾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於熱惱中發一念清涼，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克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痴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痴起，病雖不同，爲病則一也。以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爲眞出生死耳。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於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痴痴妄想，以爲不遂其志，是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

足下當自思惟妄想乃生死根即於病中覷此妄想了無根蒂則念念頓拔生死矣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趙凡夫

慕公廿有餘年比幸晤言覩人品清標與山林之秀縮負出塵表坐聆妙論宏廓包羅押揰乾坤捫摸日月足小枉下之涉虛玄鄒衍之無實際可謂博大眞人哉令我狹劣頭陀一聞而三躍也況復飽飡法味毛孔皆香律行有愧實難消受承別意殷殷即同木

石寧能忘情於春風煦日哉每念公與徐姚文君諸彥擅美一時直與竹林上下千載愧不能追支許後塵以入清言之室耳山野卜隱匡南七賢五乳峰下與五老揖讓雲中廬山面目頓在几席可咲坡公謂身在山中而責其不見想未至此嶷中尺地足稱幽勝亦古道場但久墮荒榛開創爲難耳倘得十八高賢畢集因緣會合雖不敢追東林亦一代盛事敢乞大篆法雲寺一扁以備莊嚴當與千峰競秀也

與金省吾中丞

湖上嘉會感翁以法忘情爲衆表率以身先之自非達人大觀俯仰順化深重於性命之理者未易居尊之若此也竊謂在昔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才者但知建功立業於不朽豈知眞不朽之業哉以不達本有捨己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朽即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黑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隳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見性眞而推緒餘於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於性命者雖早晚不同而超然獨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賦曠濟之才而當功成身退之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眞之地其所

得至樂於己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稱佛爲雄猛世尊蓋言出生死一著非大雄猛者決未能也惟翁即在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自然不被生死業繫矣即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染緣而淨業方成然於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高明以爲何如山僧別歸匡山幸卜地幽深最堪遁老荷翁法愛之深愧衰朽不堪人世故後會之緣未期感不能忘仰布區區

又

貴地山水人物之勝久形夢想何幸垂老躬逢諸大

賢君子一時歡聚如在蓮華國中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也禪悅法喜充滿五內毛孔皆香自愧狹劣不能頓入律行耳承慈念惓惓爲朽夫作歡心地顧衰殘之餘不堪置人目前且以久沉瘴海聊存一息二十餘年未得食頃之安待稍甦疲困倘不卽死餘緣尚在當踐嘉盟不敢有負攝受之勤今暫爲別況在眷光照燭了無來去之相計重會之期一彈指耳謹此致謝不盡意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佀蒯大衆一心依教奉行卽蓮師法身儼然踞獅座也惟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憶昔解脫之期都門偶爾狹路相逢如從天降歡喜之心已不可言眞若超出一門之路種種方便皆蒙慈力調護之此豈淺緣哉此實居士願力所持山野夙因有在也感激之念豈可言宣比初入瘴鄉適值饑饉疫癘之氣眞同燒煮所賴諸佛神力加持僅存一息以至今日倘不卽塡溝壑或可展布五體以謝慈念否則以法相酬於異世耳

又

憶別都門二十餘年炎方火宅每念舊遊馳想西山積雪不覺毛骨清涼也時値吳僧必詢起居知道念精深老當益壯自分沉淪不有再見之日頃幸天賜餘生擬投老空谷適以達師因緣有此一行擬過吳門必入毘耶之室適辱惠問感念殷懃讀扇頭佳什音律益細則知保養天和彌增法筭之徵矣

又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想必達矣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於冬之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峰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月時皤然一老鬚髮鬔鬆頹然兀坐擁衲

圍爐燒榾柮火邈焉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刼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居士聞此必爲一撫掌耳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知是空花卽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定不爲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眞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擾置身於三萬六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弟恐妄想不休如白日

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覆初明府

往居南岳時有弟子談居士隱居鄧尉不惟山境幽清花果園林蒨葱茂鬱即收太湖於几席日月交光如坐琉璃世界豈獨棹臂塵凡蓋已端居極樂矣山野聞之心神不覺朗然飛越私念安得湧身其中與居士謦欬周旋若維摩文殊園林遊戲哉昨東遊及過吳門杖策相訪適居士他往未遂所懷大爲悵然及承遠追江上二慰夙心不唯感高義至情令人難忘即法施過量更令增愧豈可以言謝惟居士天然道骨禀出塵之度其養素山林固稱高尚但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此實丈夫能事似未留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峰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菓難爭鄧尉而幽勝過之眞藏修地也山野幸托棲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事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以爲一代勝事居士能無意乎倘肯留心此中幸約同契數友各標其志願俟結構道場落成他日歸來如久客還家不惟裝點名山抑且鼓簧法道共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然以爲先導無俟山野饒舌也

與黃二唯工部

去冬得赤石公書承作山中護法感居士爲上首心知尊慈素丼清濬如維摩之室諸有皆空安得長物作布地金乎若以慈攝多人庶令心安否則大難消受矣承惠淨瓶時置几上作背觸機致謝

與屠赤水明府

嘗謂向上事屬上上根人即有志者其根未必利根利者其志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眞能一超直入者多惜以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耳聞者晤德園居士於王城靡不以此與慨貧道比以夙業重愆取辱法門遺師友憂蒙　恩遣炎海于丙申春抵戍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眞同火宅貧道日坐屍陀林中披閱楞伽於無生之旨脫然自信始知此事不從外得本自具足回視昔日工夫大似含元殿裏覓長安即此萬里調伏差勝三十年行脚古人以火聚刀山爲道緣爐鞴非虛語也彌感　聖主恩大難酬是於此經有當于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脫稿暇則撿點髑髏眼開識乾者亦不減維摩丈室中

人也然此雖爲撮摩虛空適足以消炎熱報罔極酬知己耳時與丁右武聚首五年每談明德必出手書光明煥發恍若入寶林而覩滿月清涼悅懌不言可知深心信向形骸靡間因知居士長齋繡佛與德園居士伯仲結制西湖之上切究此事喜得蓮師爲證盟貧道遙空合掌讚歎不已竊念利根大志如居士友如德園師如蓮池可謂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眞宇宙間千載奇事古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末法此會此緣難可再見諒不虛負矣讀普陀志其沾沾護法眞情字字皆從光明藏中流

出貧道三復不覺感激塡心也嗟乎唯我　聖慈一代弘誓累刼津梁非藉圓通手眼幾乎沉埋佛祖矣念此曹溪爲祖庭重地法海源流惜乎荒穢寥寥殆難舉目昨海門居士深有意焉攝南韶時屬貧道募其志惟此安得居士俯垂一機擊塗毒鼓使鑠腹降心爲祖道之光耶志已草創容次第請正希留意焉

與王念西太史

般若種子在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深厚光明自然發輝昔與座下晤語袛園眞不減荊山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跡然性海波瀾唯游泳者識其深廣耳適得手書盈尺展之飛瀑洒人炎蒸頓釋承大士像宣銅爐則楊枝灌頂法香薰心種種皆出慈善根力也豈可言謝其別致諸書精心已受冥被多矣山野年來坐此無多增進但于今事門頭目前無異法耳古人謂淨穢隨心苦樂在己心外無法眞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非尋常侍佛法知見可能湊泊即山野生平行脚到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衆生穿衣喫飯中也寄入慧目畧見此番行脚不敢辜　聖恩負知己也法華擊節亦自偶爾狹路相逢處拈來蓋發前人所未

發雖出一己之見實可證佛之心願座下試僉披剝倘有一得幸廣法施令一切見聞頓入自心現量徹諸佛實相則眉間白毫相光突出于座下一毛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於此無餘蘊矣向原同處經年亦深用錐劄雖識痛痒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義自有時節因緣耳惟法界海慧自他不隔即此覿面無容贅談第願以法資神無忘度生事業是所至禱

與徐明宇侍御

自被放嶺外所賴　天恩浩蕩雖澤雉樊籠而飲啄隨緣亦頗自足第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凡在有情難

免燒煮于烈焰中覓清凉地非我大覺何以有此唯具正眼者亦得隨分安隱耳連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於安隱快樂之地自得受用無量矣去年兩乘鴻便致信于都門竟爲陸沉殘歲除前二日忽行脚僧自東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兼得中丞之訃音可爲於邑既賷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在公拄杖頭放出百千萬刼大事因緣何幸於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喜從何來化悲爲喜然此事雖是生平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携公念道情真目前有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昔歐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

死之際有談笑脫去者今何寂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示平時頗自簡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公念力真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豈但文字之學所謂習於性耳性本無物清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汩昏而不明試思吾人自有知覺以來以至今日習於世故染於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以來念道工夫比於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緊慢又何如夫子嘗論

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以日月之工夫敵多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救積薪之火勢不能也古人明言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自然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紙索書謹錄淨土詩二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肯於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往時每對中丞公坐席中見其銜盃之間念佛不離口雖咳唾談笑而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生平以此爲秘密行正當五欲烈焰中投此一念當下五內清凉若甘露洒心耳竊見近

世學道之士秪知貪求玄妙不知向根本處下死工夫平居無事談論爽口豈不爲快及臨榮辱禍患死生之際便見手忙脚亂此非他人誤已乃自誤耳此事一毫假借不得政似鍮石真金入火自見惟公靈根夙植今既秀發願以念佛三昧水時時灌之久久純熟開花結實自有時節耳感公見信念貧道之真且篤且恨良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幸勿以人廢言

又

貧道年逼六十有漏之軀難堪十年瘴烟埋沒今鬚髮皤然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亦不離一念但業繩未解

不敢高枕山林。且於曹溪有休老之志。欲借掊土掩此枯骨。以了此生。不知緣分何如。以是與公會晤更難。但有風便。不妨數數致問也。前有一書。其說甚長。已寄往都門。忘其郵者。不知能達得座下否。知公與仁居公結爲親姻。此骨肉也。可謂雙璧並照。中丞公末後莊嚴全仗慈力。此緣不小。蓋亦奇矣。世出世間二利具足。於公見之。敬爲慶幸感謝之至。外有祭中丞公文。不敢揭露向人。聊書冊端。入公慧目一觀。以見交情耳。

又

往於海上。有緣幸得一接光容。觀其貌粹骨剛。心知其爲最上根器。第機緣未熟。徒有赤心一片。未敢遽然吐露。譬若宿種已深。特時節未至。必待時雨灌溉而後發。此必然之理也。自爾鄙人以業力所使。不得自由。一墮瘴海。忽忽八年。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結出世緣。顧鄙人悲願習氣似深。凡遇具有般若種子者。一見即如磁石吸鐵。欲自解於心。必不可得。又安能忘於公乎。辛丑秋七月。望後爲王二生歸自都門。持手書至。開函三讀。不覺喜心倒劇。嗚咽霑襟。蓋以人生知己。會晤良難。至於道緣知識。尤其相遇

之難。而信根難發。又難於遇知識也。以其知識。罔有而求其大發真實信根。爲生死事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然此般若種子。即吾人本有之心光。一旦迷之。而爲業識纏綿於軀殼之中。從來止知有此血肉之身。而以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濤。杳無涯際。愈淵愈深。而愈見有味。安肯急流中猛省回頭。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有不如此者。不獨今人爲然。公既知已躬下本有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有。不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真。求之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於人。此個事求之在我。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然求之在已。第一先要認得真。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真。不遇師友。將所疑之事。一一說得透。或被目前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淨。遇境觸發。都把作正經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退屈的時節也。以我等本性元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生惡習染至於今。熟不由人。而留心此事。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事。及日用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定生處要熟。熟處

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持一呪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於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烱烱孤明至於一切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蹤跡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於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自覺時或已知已見而悋惜護痛不肯一刀兩段此便是因循軟暖自恕自欺處這裏最要喫緊著眼決不可放過不不可被他瞞過若輕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故孔子曰毋自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般以吾

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全於本地真實處不相干若這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砂土若去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事較之他人更易以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以爲失公必以爲得如老子所謂去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年於此其實從前來未證法門參透許多此難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作玄妙話會若作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爲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根人

不能湊泊以無工夫做耳其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注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只恐作話會耳楞伽最是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劍南貳師

承示近日於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幸古人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以諸苦皆生於有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有所言空門非空無之空乃剗空之空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謂内空諸想外空諸緣内外皆空心境俱泯則

諸苦自絕此禪門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此又出苦海之要津安可以淺近視之耶試爲足下畧言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靈明性耳非色相者然吾心本來是佛即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即須見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事土理土在事則涉有相修爲種種行門即龍舒淨土文所流乃接引中下根人之秘訣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名常寂光言常則不變寂則不動光則不昧即吾人自性之本體也故云唯心淨土自性彌

陀又云心淨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乃上上根人所證境界壇經言淨土之旨蓋謂此也所云修淨土者以念佛為主蓋淨自心之方法耳吾人日用萬苦交錯穢濁本心如污濁水若急流猛燄念佛一聲則五內清涼諸苦頓歇此即佛救衆生之苦也以念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月色無非真境觸目無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一要決定志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然隨緣即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真即不惑也

第五要厭苦切然厭苦心切則慾念自除不退屈也以此五訣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決志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決如此則生死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退此所謂真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勛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貧道自幼離俗即切志此事故生平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退然雖未出重圍今可自稱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事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臣不得獻於君子不得獻於父又安敢為俗人道乎今見足下猛然發此信

心蓋宿種有在只待時而發今見淨土一書益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焦之芽此造化之機甚微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丈夫處世既不能鼎食紆紫以取斗大黃金印懸之腰間蹋踏人世誠可恥矣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既不得飽食安眠且又拚死營營以求悅人之耳目以增自己之苦海此可稱智人乎既不得世間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然不知誠可憫耳世間事求之於人出世事求之於己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為可謂痴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平出家所證實到

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十年來皆此一念即今遭此大譴于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涼地者非別有方法耳此事非足下有此大緣必不敢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言語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法眼者稀貧道年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平力學近於十年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年之內稍得相應可見涉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道耳較之此事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必須大力量

人乃可爲之昔人有言有將相之骨無出家之福此語不淺然出家之難亦非細事貧道生平之苦不啻足下萬倍然受苦之志則與足下霄壤矣貧道自出家以來凡所稱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何也其心志在於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上出世志也今三年之內方與交遊稱兄弟正是混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功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在無方無住爲最上乘故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頓悟本來曠刧生死苦輪頓息此豈小丈夫哉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於偏枯空寂之地即若世人住於煩惱海中無二致也足下乃向住於有者與貧道住空無異今能翻然一踏便破即頓超貧道三十年功夫可稱一超直入此非拋却現前境界別求出路若捨却目前別求解脫則非愚即狂永嘉云棄有著空病亦然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以與足下見面時難然前札蓋先夜已作臨封復讀足下來書感激過越乃對使據案草草不覺葛藤如許蓋慣會爲旅偏儕客耳況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以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以此劄參之以消日月未必不爲清涼散也

又

前得來書內有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使據案草草盈紙匆匆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在不如意中討個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難處中放下身心任他呼牛呼馬在我無可不可此段受用唯老子能之即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爲難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下便得無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夫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決不是在前頭巾語也吾人心中不淨只是這些人我是非執情放不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事且我既要依我而他人豈不要依他乎此皆苦海穢土中事只放下此心心中便乾乾淨淨快活無喻何爲而不可坦坦蕩蕩即此便與佛心相應以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陀念念皆淨土也

又

在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然目前雖未盡信蓋於言外已得其微旨大爲快事自古操行之士慮其人品未定罹患難者恐其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得之幸之幸也即老死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曹

溪志願益堅倘徼六祖之靈借一抔土掩此枯骨更復何慕以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以歲月計其速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法門佛事如空中雲原無定相如亢陽禱雨以精誠之至無不尅應天時人事其致一也曉公天性敦篤忠實君子即名教中所難得者惜乎氣過於燥而心過於慈故於小人之言易動而無斷貪道感知已之遇且爲地方作福橫身於百折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幸亦僅僅自免今區區力已竭矣而事方無涯安能以有限之精神而泛無涯之毒海豈有智者所甘心耶去歲非貧道在則地方大有可畏者今秋極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道自視此身爲法門所係將邀佛祖之靈托之以爲萬世功德是大有過於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跡之計況自今以望故吾不遠豈恐蒙不潔又爲淨土之汚辱乎鳥不厭高魚不厭深曹溪將爲丘隅也足下知我者以爲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有恥心在耳今既須之謹將自持伽南香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香氣雖無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答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熱亂場中難當冷眼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爲其燒煮若從烈焰中覔得一片清凉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凉頓見大地皆冰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作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死場中能轉塵勞而作佛事化煩惱而作菩提者特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更有何神通妙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單以諸法如夢一則語爲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似其意則非其實未曾真真實實一眼覷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覷透則自然能與一切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捽臂而去矣又誰敢攖其鋒哉其實就中無甚玄妙至於最初一步不無其方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事試舉向日前細細觀察定要的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如夢話頭迥然不同矣即將不同處一念轉將目前境界置向夢中細細觀察看到昏沉沉重顛倒時忽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平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即是諸佛祖師出生死第一關也

與侯大將軍

嘗聞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既相知心而形骸可外勢位可忘徒誦其語今於明公之遇某者見其人矣所謂山川雖邈道契即隣形骸雖踈神潛即密此下走之於明公足以印證其心耳別來歲月忽遷雲泥異路而此一念精眞流注無一息而非周旋謦欬承顏接響時也則知明公煙霞堆裏水月場中高臥熟時無復風波鬼國顛倒夢想耳嗟嗟邯鄲槐國邊巡畏途覺之者誰惟醒眼覰之不值一唾耳列子塞翁之喻莊生成毀之談足破千古之迷第識之者希用之者寡明公獨能識之而善受用此達人高世之見所以過於尋常者遠矣此下走年來觸目傷心所以大爲明公慶快生平也某于去夏大病兩月伏枕江湖而抱廊廟之憂鬚髮爲之盡白幸於秋末得扶筇走入曹溪先於六祖前備陳明公所以護法大願是以悚聽寂光大彰感應不幾月而教化大行山門頓爾改觀規模盡新重整向之所以害法魔類得制府一檄纖悉盡驅腥羶之肆化爲清淨佛土惟此功德秋毫皆出明公一念精心也惟六祖有靈必能額手稱謝矣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卄露見洒清涼心骨頓啓沉痾此段因緣實非淺淺別後之懐大似空生晏坐石室時見法身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久湮幸得大悲手眼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上善根此雖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皈依者日益漸進如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信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眞風皆從大光明藏中流出是證居士此番宦遊實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自非陽和克滿何能使寒谷回春一旦發育如此迄今凡在見聞懐德者不少是故山野目前世緣日薄且喜道緣日厚皆慈力所被也每與諸子晤時無不欽渴道韻柯生自遭爻變之後大病經年幾至不起惜乎斯人而有斯疾即今生死關頭未審可能掉臂耳曹溪志今始刻完幸垂一語道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點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先寄二部奉覽就中未及收新興大顚事者以尚未核實鄙意欲併大慧覺範東坡諸有道流寓者及西來持經諸梵師因緣共爲一別志俟考定圖之另請正耳去夏結制於穹廬爲衆演法華經隨有得於言

外者筆之成帙命曰擊節寄請印正幸施金篦一決
之山野深知居士金剛心地久離世間第恐度生之
願不滿或不能遽遂高抱也
又
春時役李英奉迎法駕業具八行并曹溪志請正至
今未見歸報知有南征之轉計粤中之瘖已不可得
古人雖云不以形跡致淡猶不若接響承顏爲親切
耳是故令人妄想日積也山野此中人情世緣一切
脫洗殆盡仗慈力加持身心安靜無諸病惱自歲首
刻楞伽新疏日以校讐爲勞幸賴三寶威光衆緣具

足今已究竟不意廣大法緣一旦成於此夕是雖於
第一義諦無裨而於初機不無少益聊可以報佛恩
君恩與知己之恩也入夏結制卽爲諸來弟子講校
一周至佛歡喜日方得究竟而淡薄中胡亂亦不少
鹽醬耳柯孝廉適于五月之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
君根性猛利能于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窠
窟眞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大爐鞴耳
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上根又何能猛勇
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
色力康強不患不如古人耳諒居士聞之必大發歡

喜卽粤中之行可不虛矣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
聽方外弟子中近得一二人稍可鉗錘而俗諦中一
時信向者衆而眞覆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曆者此
子少年靈根頗深而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
者咸師事之然其眞誠動物故乎教如此觀此子決
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續斯蓋嶺表法道機緣
運轉之會也楊復老未瘖而書問時時往來不乏彼
中凡及門弟子未嘗不指過山野所昨送曹溪志闕
之大生歡喜特爲撰一序已付大參爲人近仍以書
來取回改之且云甚不得意前稿寄覽其改者俟再

致之
又
先數日劉吏索報已托八行去次李英持得春時回
音開函如觀法身於石室也洎得公子問讀之情義
蒸蒸皆從眞心實際流出此等肝腸皆本於慈悲人
人境界則將來發揮光明可知已幸尊慈視之當一
月千里也滇中之命鄙心知其難行況復世道如此
然菩薩大悲利物不避艱難但機緣會合固自有時
居士道眼圓明足破千古之昬若乘時深畜厚養一
旦龍天推擁如鴻毛御風沛然莫之能禦以彼視此

眞霄壤耳況大尊慈高年如此得以承顏戲彩又爲人中至樂有子如此視其長進成人且潛滋密潤以大道之脉早已得其眞傳乃出世之法流又非世間之兒孫比此居士之福過人遠矣嘗謂佛說三界惟心一切苦樂境界唯心所感以今目前觀之人心如此安得境界臻極樂乎緬想異日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可謂人天來接太平光景何如耶此可稱計者也惟願居士保養聖胎以俟道運之會耳曹溪因緣不小其志序何惜一語爲六祖生光乃復寄之華日豈堪作法供養乎少宰公不待請而施之居士爲法先

導何疲津梁如此耶即筆若須彌亦不能出斷取大千之手更望大發勇猛不必生厭倦想其志中爲智藥大師業已稍露一斑南華重興之功歸之居士矣且就中有寺序記文此作又不可少幸併付去役若托之祝公刻石更妙此隨緣佛事于何不可此中法緣漸開弟子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開之尚有二三未成熟者倘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卽來所使併法門知己所望耳近聞與陶石簣太史游此公冰雪心腸弟非一世清淨戒中來與山僧相會時借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

更大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蓋眞爲生死人近在林下深知愜懷第與山僧會時而此向上一竅尚未開發近來想靜養既久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通問相慰足徵慈悲不淺也李英持問來時劉吏許次日行故又據案草草葛藤如許不覺纏繞諒不禁慧劍一揮耳

答任養弘觀察

得手教知直指已行部竣事喜明公以塵勞而作佛事不獨自度而又度人此大悲手眼正於此中見其

光明廣大而羣生幽闇蒙照燭而得解脫者當無量億其功德不可思議矣聞之至人無已以物爲己若以物己則不見有物物既不可得又誰得而紛擾之耶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涼安隱便是頓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喻矣

又

靈洲判別達望仙帆隱隱天際此心雖枯業已懸之五兩矣此得度嶺書更以爲慰既而接邸報見新命

借寇粵東不獨蒼赤幸大為吾道幸而曹溪護法山靈有以默請豈直私心遂所願耶自爾別後幻病穹廬延緣至十月望後方入寶林時禪期已解來者雲散內外諸緣頓爾冰清是得晏坐寶林無諸魔擾總出慈悲攝受之力即一息靜緣皆天賜也敢忘因地時時嘗興妄想以不奉法音為悵新正旬日兩拜手書開函如覩滿月五內清涼舉體悅澤重荷慈悲深切感當何如弟聞以兒女牽心此在有情所鍾故難愁然諒高明以理勝之必不為煩惱障也念令甥久病少年元氣不無抑損游二老于此大難排遣願對坐時以越格風規與之嘯傲萬不可以火濟火而益其多耳。

又

江樓對坐心相照映如入寶鏡而臨冰壺冷然之思自不在霄壤間別來此境此時居然在目知高懷所寢處矣適奉手書何垂念之深而過謙之厚耶承香積之惠太豐飲此法施足飽五內香遍毛孔致謝無量辱令親二南君冒暑遠來如從天降觀所造之深而生平此志非敵萬夫者不能慨此法道寥寥即形服之下亦不多見況塵勞乎嘆羨不已愧禪乃不閑不足以當箭鋒耳蓬心極欲款留弟使命載至義不可緩即促挂帆而東山野以法緣所羈恨不能從絕塵之後二奉教言弟此心旌搖搖已逐飛航矣

答祝惺存觀察

聞曹溪八月會極為清淨蕩滌腥膻掃除垢穢非仗大悲之手二灑楊枝甘露又何能轉火宅而作蓮池耶惟大鑒寂光覩宰官身定不作他想也豈容罪垢頭陀置喙哉

又

靈洲一別食頃三秋天際真人居然在目精神溶合自不見有歲月遷訛山川幽邈耳知慈航到處津梁頭頭皆極樂也其荷法庇即于是年九月杖策入曹溪莊嚴佛果料理經閣今踰期年頓令人境翻然可謂轉穢邦而成淨土化波旬而為佛種非藉維摩廣大神力斷取大千之手何以功成之速如此只今七百餘僧老少知恩而寶林寸草微塵皆天竺枯禪法身爾覆堂堂獨露時也不獨衲多心思布髮即六祖寂光亦當頷手耳諸粥飯氣別布一二於圓閉用發一剎忽從與乳源得來法旨如天鼓音實警聾蒙感皆踴躍不既。

又
珠江對坐水月光中頓令熱惱清涼焦芽生色乃荷慈愛種種感賜無踰頃奉手書知有連州之行探奇仰異得覩法身於蒼崖怪石之間而與圓通大士把臂同遊於炎荒瘴癘之地潛符默唱凝神於希夷寂寞之境遥聽法音如雷震動林谷足使神驚鬼泣蛇舞龍游於空山大澤中也其樂何如惜哉昌黎未窺此故觸目而不知宜乎見咲於大士難瞞于智眼耳承示隹什二章言言三昧眞與庾嶺競秀曹溪爭流也謹付剞劂俟當有報承大士妙相示現目前時時

瞻禮與慈力加持使業累之軀蚤蒙解脫蓋卽惠我三昧彌感恩德不淺矣

又
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如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山野自分薄祜況當衰朽之年井同草木其法門因緣二一切皆灰何意祖師有靈感令親與司臺頓發無上菩提之心爲曹溪護法山野喜不自禁何幸台慈亦至嘉會一時此千載一遇之緣也況曹溪中興一段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卽山野無量苦心總皆悲願攝持故有今日然其功雖未竟而大槩規模聊爲中興祖道二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久欲以此因緣刻之貞珉以垂不朽但知言者希不敢妄求中心實有待於作者今幸台慈親臨此六祖之靈實欲借重以昭萬世者慈弟子輩手錄一往實事之槩列爲十款少見一毛寺僧呈覽敢乞法施爲文作金剛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殆非山野敢以玷目蓋亦附靑雲施於後世實千載之下中二一大事因緣耳惟願出廣長舌徧

覆大千令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參 字覺非居士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因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鎩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墮此故法幢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賴諸佛廣大眞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鞴同既且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幾束之二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

輩頓將歷刦粗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于此耶。嘗謂此則公案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顛不化，東坡之我慢非佛印不消，覺範之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大顛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即其今日因緣大越前修，真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野無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

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著畧露微茲者，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超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真念百刦難逢，今幸相值，豈肯輕意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風波之末若與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回岐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趾步，必追至曹溪源頭，水窮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己皆以出世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剜心

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己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公不以荷擔如來為己躬真切事，亦非所以愛山野、酬知己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粗浮嗔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何事愧于人哉。吾佛有言：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忌，以嗔與慈悲不兩立耳。唯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嗔慢，便立百分功德。古人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

云：不必別求，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易做。永嘉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于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下，只是人所不堪忍處自己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又有何微妙伎倆以塗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功夫，作放下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絲毫。赤骨𩩲跱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嶄新日

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魍魎潛跡此正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眞實不朽之功德者蓋霄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此高明以爲何如倘知已不以爲欺則芝蘭不足比其契金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子歷刼不磨願與公生生世世同爲出世津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不相捨離也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絕常情出世之盟訂之于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子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日去凡與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眞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教但願以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情長悵望各天葛藤遍地願慧劍一揮不留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滋深每見

惟吾未嘗不驚詫相問以何因緣而消息頓斷如此耶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眞心實際流出及觀照心時現行任坐臥不離這箇數語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士頓入此道以同體念故有許多擔憂似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脫體瑩徹如駭雞犀枕即有所偏皆屬客邪所感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鏃破三關耳但肯心一發則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又何敢較其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憂者如爲效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古自有出格沒量漢安可與尋常比耶大槩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但猛的一椶如覇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盡又如一聲叱咤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最難打破處著力一推若此處一破則百千萬種關捩子一時齊破若難處不破縱將百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實

用世出世間過無利益。何以故。以病根未拔。猶如鼠壽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功名事業。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行也。既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超世之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此則但能凌轢一世。不能凌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光明種子矣。從此一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為。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旦席捲而囊橐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當笑勾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于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侵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穢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為之在人。而此為之在我。既為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為耶。惟居士操可為之具。苟一旦豁然。又豈值千秋之盛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為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為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而觸著便怒。即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窠窟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捩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此古人所謂佛法無多子。正此謂也。大凡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為真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即今若能將煩惱窠窟。一椎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真是天上天下第一自在沒量大快活人也。居士能以此為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與劉逑亭

往于淨土中拋身光而飧香飯。至今毛孔皆馨也。每

念五濁中此境此人此會豈能多得別來忽忽四載然猶不離此中寸步也昨傳聞仙台居士先登安養終時種種自在此修行眼目若海前導諒諸因緣必以悲爲喜耳王性海聞有海上之遊不獨見大士於苦海洪波抑且叅知識於妙高峰頂其因緣亦不易得未審居士能杖履從遊乎山野處此瘴鄉仗慈被身心無惱荷戈之暇力究楞伽蓋不忘性海之囑且喜成就此段因緣須刻之奉持一部請正此蓋文字習氣所發愧不能達祖師向上一路聊與後學輩作眼中花耳淨念之餘願賜慧照而斤削之

與湯若海祠部

長干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目即其種種幻化之緣皆屬空花佛事耳初走雷陽而炎荒道上清風拂拂皆座下所流藉此能消熱惱則惠我何竒旣而從右武剞頭尤見不忘則念我何深也此來不審座下利生之願何如若海波濤正憑舟楫幸無疲厭津梁也

與陳乾室

長安雪夜促膝圍爐細語無生深忘有漏回視此緣端如夢事至若種種幻化在慧目觀之眞同太虛鳥跡耳弟別來瞬息四年不審居士利生之緣現於何方所化之機被于何類也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眞慈攝受之力無諸損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刁斗不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於無事甲裏而千日之期除奔走行伍供役之暇則諸著述不下數十萬言雖無補于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于羅刹鬼國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黃心竹孝廉

都門聚首已若再生一別已來恍如異世人生幻夢之緣大都如此惟智眼明見不作去來想耳往過故

鄉維舟江上準擬一唉良緣竟失令人不無慨念也比想願力日深光華日著不審靜攝之餘以何爲佛事但達人境界觸物皆眞所遇目前了無剩法公其于此有意乎

與吳康愈

眞州坐丈室飡香飯覩旃檀如來藏此際此境嬪然在目每坐瘴煙毒霧中即以方寸覺心爲淸涼地居士以不思議事瀰盤托出而不自知假誰神力而然也弟不審室中自受用境界何如想昭仲淳必洞見不忘之念耳近聞卜居金陵但江南佳麗地而六朝

人物猶存誠恐難賚揮麈清談不識年來法喜何如諒挺挺青蓮定不爲飛塵所滓且得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法緣既勝而屑屑塵勞自作解脫耳山僧此中隨處家山以戈戟爲叢林以魔侶爲眷屬所作佛事日用頭頭不出幻網三昧第不知誰能以金剛鉾揮裂此網令山野不被龜毛繩縛也

與吳元石

足下法緣何深信根何厚念我之情何至也江上別意燕燕已不可言仍辱種種三昧于一毫端現種種身且得達師說種種法覺音持來展之廓海眞能變

火宅爲清涼化嵐煙爲法雨也唯此豈可作世諦想又豈恐作世諦流布也山野初至雷陽之秋即與柯孝廉埋骴骼數千頭明年復于五羊埋萬餘顆喜此髑髏皆仗大士楊枝甘露一洒眼開滴滴皆成般若種子矣此段因緣大似逢場作戲要且遇緣即宗視此行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矣念足下金剛心無物可酬聊以法華三昧可作法供足下試當深心觀照倘於此法門有所悟入不獨山僧不負此行脚即足下亦不負此生平也

與崔司城

都門一別忽千日餘矣回視山海十載之緣如夢中事名園雪夜促膝談心玉樹滿庭明珠在掌此景此時又如隔世矣人生幻化亦至此耶雖俯仰乾坤俱成陳跡而撫景興懷寧不愀然悲愴乎山野竄投炎荒孤蹤萍眇隨緣有適觸事而眞聊以存一息支四大以衞餘生第重累故人之念不能不馳情雲漢間也諒知已者豈不屬目天南一省梅花郵使乎然浮生萍梗已不可憑況道者家風本來無住又何有去來之想但熟處難忘不能不有懷明德耳惟諸賢伯仲父子每聚首間必以往事津津齒頰而先再膀之

期也不識罪垢消於何日夙負償滿於何時倘得交臂頃刻如疇昔者此又來世之緣猶屬未定之天也萬里馳情臨風飛越

與劉存赤

辱公惠問具悉精心淨業居塵濯濯如出水青蓮未法中在五慾淤泥如此信心極爲可羡貧道以佛法知見障習墮此瘴海復爲習氣所使乃與六祖作衣即執灑掃役於曹溪忽忽六年所歷艱辛大似雲山恐草今仗佛祖攝授所作莊嚴頗補其弊第工程浩大以致淹淹日月難爲究竟所有寶林開山禪肆俱

成糞壤狐穴想南嶽青原諸大知識經行之地已化而爲屠沽業海矣貧道不揣固陋一旦掃除今幸復爲清淨寶坊雖莊嚴之盛難同在昔而中興之業似難于前其安居禪堂正在料理秋冬可以苟完貧道私念道業不敢望于楷廠獵莪其英靈禪傑實與其振錫携瓶如夙昔者誠所願也

又

貧道辱法門之末愧道不勝習大爲業力所牽六十年來種種夢幻豈常情可測即三十年所歷冰雪枯槁之傺初心志齊古人老大竟負何敢以餿酸惡味

以擬醍醐甘露乎所幸近蒙　聖恩大施爐鞴如入黃蘗之室入火聚如清涼池者始信善財真參不妄語也此在瘴海漂流十年隨波逐浪而所經惡道安爲坦途即此一念恐力　聖恩有以賜之其他禪道佛法俱化而爲日用粥飯氣耳此言非妄敢爲知言者道須於曹溪得手書開函三復痒痒青蓮在目至見獨爲生死心切皈心淨土專修念佛法門甚爲可喜何也以末法時勢魔強法弱之秋鬬諍堅固之世況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之士靡不爲其陷溺而燒煮者求其一念回心了不可得而欲望

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栖心于淨土者乎此又不獨蓮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其淨土一門乃從上佛祖利生之甘露門也無教不收無機不攝最爲第一最勝要門即佛佛之指歸祖祖之密證總不出此一路往往談說之士槩視以爲方便法門爲中下根設每見此論大爲可惆以耳食者衆難與議也殊不知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及心淨即佛土淨之說乃單傳直指之要門乎第以進修之士先以欣厭取捨作去來想以此爲究竟耳若了唯心則心外無土土外無心心土一如平等一際染淨相滅取

捨情忘念念寂光心心極樂斯則不離現前日用塵勞化煩惱而爲菩提轉生死而爲涅槃寶樹瓊林不離目前瓦礫荊棘也如此又何待身後而往生必捨穢而後趣淨耶第最所難者在心不在境耳故吾人欲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土之本即生死之根也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遺餘力耳唯今但願公諦于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圞之際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未發之前預先著眼覷定真真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何處是淨土本若果灼見生死之根即當

極力拔之然而吾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根株之弊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至矣所謂一根旣返源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也若于根本一念覷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脫之場盡歸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內先送心歸極樂天矣

與康季脩

憶乙未冬暮相晤于龍江自爾一別如隔人世墮此瘴海忽忽十年追想昔緣若三生矣嗟嗟夢幻亦至此耶甲辰十月于軍中得接法音如從天至手讀再三妄想愈熾誰謂道人如木石乎此朱文豹在座則

儼對光霽也常聞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初以為寓言今則現證無差古人云向火聚中覓清涼地誠不易得時把足下書則若甘露灑心也沆慰可知誰獨謂佛法能消煩惱障耶以會心處便為妙境耳貧道度嶺以來回首塵世幻化遷訛頃刻萬狀大都夙業相追無論聖凡難逃定業若紫栢果何人斯亦復了此夙負況其他乎言之酸鼻痛心敢為法門知己者道飲痛而已更復何言久嚮王公兩開奇氣足下幸與之遊賚此智箭禪弓光明慧劍于魔界中益增無邊勇健也感承垂念殷殷然此妙香固出足下紅蓮舌

端而諦信此心亦自夙緣有在也幸為我謝

與鄭金吾

聞之賢聖處已貴在成仁菩薩應緣重在慈物此世出世間二利之功惟座下之心兩得之矣顧貧道下劣無似弟一朽株耳久埋山林自不敢求知於當世君子昨者雷霆震驚時聖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而援之畧無纖毫顧忌且種種方宜而為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正不減長者之于火宅諸子也其惻怛之心油然發於至誠況與下劣未有生平殊非有待而然斯實座下全體之悲蘊藉于衷一

遇有緣不覺全身發露耳古稱大力量人座下實當之矣出都之頃辱臨岐繾綣再至彌篤下劣自省何緣入座下之深心哉別來兀坐瘴鄉每生疲厭則興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生之願由是益知善財從文殊而發心見普賢而滿志觀其智行兩全皆是南歷百城而得是則下劣今蒙　聖恩所賜之餘年即其所說之法所利之生皆出于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餘日不敢頃刻忘於有緣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

奉慰慈念以報知己。更試省覽。聊見空中鳥跡。以尋道人行腳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于縲絏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人易感於心。知恩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以無狀上干 宸怒。下鎮撫鞫時。雷霆在上。鼎鑊在前。即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而執事奉 命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令形如金石。豈能當其爐鞴耶。幸賴足下一言而決之。眞若灑霈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五內清涼。躍然生色。而亦不自知在刀鋸間也。然在 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忍之心。油然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爲仁人君子矣。徒銘感于心。然不知足下爲誰氏也。即山野深入瘴鄉。當僟僅之餘。濱九死之際。然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值貴僚友詢之。始知足下爲何許也。謹修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馬守戎

仙城別後。望行旌無時不瞻。月霄漢間也。旣而見邸報。知飛黃騰踏。喜不可喻。惟公所負青雲之姿。一展

垂雲之翼。則丈夫萬里之志。聊爾可酬。封拜之期。此可以爲鴻漸矣。私心祝願。不在言弟。不審把臂何時耳。及謁令兄都護公。始知公拜柘林。此心大喜。又不可言。何者。不獨喜故人得志。抑且再續舊游。此段天緣。誠非偶爾。且云季春可過珠江。無時不盼江上征帆也。日復一日。寂爾無聞。頃使者來持手書至。開函三讀。儼若天上故人。冉冉雲中而下也。喜慰可知。承高情念我不棄。固陋之如此。何其厚也。古豪傑之士。蓋嘗見之。較之時輩。誠自難得。感激之懷。自當勒之五內矣。辱慈念見招海上之遊。且此寥廓之境。而沐故人高深之誼。以洗數年車塵馬足之疲勞。固所大願。但山野向入粵來。曾妄擬前修。小有法緣。不能如願。少間當策杖孤征。可尋故人之遊於高空碧海之間。一吐生平之奇也。據案草草不能盡。

又

別後之懷殊切。故得聞一語。如空谷足音也。前奉手書。青而忘倦。故不覺纍纍盈紙。且倉卒中不知所言何語也。比辱高誼重情。仍辱惠問。惓出尋常。情溢言外。愧山野朽夫。何當垂念之如此。承佳招情義甚篤。感謝感謝。山野此中所羈。乃法緣耳。非俗緣也。念山

野己前所作幻化如夢中事今幸蒙　聖恩投之空閑寂寞之濱可稱無事道人諦觀塵世求一無事人不可得山野將以述生平見素志發揮佛祖心宗以開來學藉此以報　君恩酬罔極耳殆非敢以此博名高增業障也以此楞伽一經乃吾法門從古所未明者山野今於此地發明之且發前人所未發故不揣己量力遂以壽梓以此尚在未了之緣必欲究竟此事是以羈縻不能暫離且字字校讎尤難於著述以此不無辛勤耳了此足了生平且以副知己望其他復何所云諒公知我者必不以此爲迂也

答張游戎

自得眞州書知旌旆北指此心長望玄雲積雪間也惟念鯨波萬里煙塵蔽天計廓清之功屬之指揮顧盼之頃豈意逗遛至今而落善後之策又豈天心有在而收全勝之功歸之足下耶且喜且慰正翹首馳神忽接手書情義殷殷惟公念我哉大將軍有揖客固自爲重今也不止一揖則公高況可知已第長驅正達把臂無期令人不無懸懸耳計抵朝鮮不知何日而再得足下書又不知何日山野不能忘足下足下豈能忘我耶但有鴻雁南來幸不惜片言慰我卷卷萬里雲霄臨紙不勝飛越水宿風飡諸願爲國自重自愛

寄朱游戎

十二年中海天空濶之境都成夢游卽辱公顧盼之情今尚不離夢想也人世悠悠固如此耶第愧以穢濁之夫汚此淨界徒遺智者哄且與兒童輩作話柄不知哄至何時話至何日也山野罪廢之餘出都感公授飧于道左卽此高義令人刻骨矣年來瘴鄉思海上猶故鄉也聞烽烟蔽野徵兵轉餉父老向隅居然在目眞不堪有今日上賴　天子寵靈一旦廓清

此輩復覩羲皇氣象喜高材疾足如公者得展生平之奇飛黃騰踏凌躒一時而爲萬里之鴻漸斯一時也大爲知己賀願公努力自愛以副造物者之愛公也向閱邸報知開府濟寧喜不可喻以坐鴈鴻不至之地難托尺素致殷勤耳茲高州司理萬公權守其地此又爲公賀蓋此公深於性命之理而發于政事者皆聖賢心法公得與之遊非尋常者比念公正當聞道之年倘有志入此法門不獨爲名將而將爲法壇飛將也

答杜翰英都護

鄙以黚汗法門見逐瘴海業繫桔椿不能得效善財
遠叅知識若大宰官身中善說法要如大中丞公者
徒有望雲之思每蒙萬里攝受慚愧益增妄想無量
頃得足下珍函自天而下讀之恍若三生石上再理
夙緣接響承歡儼然面對足知古人所云山川離邈
心契則隣精誠潛通形骸莫間千載一夕非虛語也
緬惟足下抱經世出世之畧不惟雅肅邊氛抑且揚
空魔壘當爲禪門上將矣止祇園逸史乎廉珍世瑜
瑱若優曇千載一值見者幸國有賢如足下不寶他
物矣承命爲聲歌愧非本業率爾塞白備請印證惟

鄙削之古絹佳紙塗汗取罪殊增慚悚

答鄭崑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照萬八千土光中若行頭陀儼如面禮
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頓空踴躍之懷
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抄在歷境驗心煩惱空
處不用別求般若諸塵透處即此便是玄門伏讀寶
際一語真瞥目之金篦也何感如之親承有願棲足
無時妄情依依益增顛倒惟真慈攝受不捨有緣夙
便更希遥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惟佛法身於諸衆生有大恩德故至愚者動之即覺
觸之即呼以其善入一切微細想中體同而密契也
顧貧道自受慈庇以來忽忽十年如食頃雖居瘴海
此心不減空生宴坐石室此在法眼圓照必不爲妄
語耳巳亥冬曾托八行致候起居巳而得長公書始
知利生南都計未能達迄今時復妄想隱隱五羊久
稱菸戾所居壘壁非蘭若也貧道仗聖慈以萬里爲
調伏兢兢執役鑪錘間且幸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
氣似漸消鎔誠如飲水然終似陸魚濡沫耳嶺南曹
溪爲六祖演化地禪門法洞肉身在也貧道竊願持

一培土以徼靈于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放捨身心
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間今賴當臺寬假似可息肩
頃乞食凌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如天鼓音不覺身
心悅懌四大俱融三復慈旨真無礙大港不捨有緣
于微塵毛孔耳獨隱一語誠痛處劄錐感激蕉心頂
謝無量承示隨處安心此正塵塵解脫願善調伏以
廣舟航是所至望

答李元矦

昔公建牙南鄙百粤措几席間仰接台光如在肴胝
顧貧道罪垢之軀兢兢畏途不得一登龍門執鞭弭

以奉周旋為闕數從曉公飲德已深徒抱山斗之仰耳頃辱華札自天三復高懷藹溢形表感躍何如昆翁于貧道大有夙緣非特道義知已也此公決眼圓明塵塵三昧忘形為物片片赤心公何幸得與之遊端若坐春風而聽天樂也且精進勇猛真禪門大將其尊俎折衝特緒餘耳願公時一扣之未必不為制勝之助也

又

往轅門咫尺無緣一覲威光今則萬里相懸夢蒙軫念始信人生知遇不偶嘉會難期弟愧污瀆朽株何

敢當郢人顧盼又辱瑤翰載臨益增踴悅珍儀畢至彌悚汗顏拊膺登雲徒馳霄漢之思耳承示杜將軍歌愧非本業勉強報命想入慧目定發一哂也

答葛自脩

頃接手書讀之三復洞見足下向道之志不減古人承示自幼即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心死後身尚在如何不盡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已何也以山野自入法門向道入山修行已來今已三十餘年而所閱海內緇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本無上下三根之別但以宿習般若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熏種子邪正頓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偽遲速之不等耳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真正知識聞熏無上般若種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出大似一物梗槩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却覓不得所以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即向他尋覓所以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

今又被他流轉將去無怪乎逐物生情所以被他流轉者只是將此心當作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冤對耳此正謂含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與作一物即不中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槩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立雪齊腰達磨愍而問之曰

作甚麼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光恍然如大夢覺自此已後便以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及其六祖以下南嶽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而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又觀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與足下今日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信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與神光有二則

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之耶若謂即此不可得者就便是悟如何神光一悟永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既云疑團不知向何處去何以今日於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文字又作障礙耶是必有辨矣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瀟洒今日爲何又不洒落即看不洒落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是誰障礙足下但著力就在痛處下錐錐到沒下落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如知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

僧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畫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筆草草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即唾却燒却又不可留與後人作話欛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願耳但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進道即今外居軒冕內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與慈運悲所爲觸目皆是成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即一日之間所作功德尤較區區千萬什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

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大運籌安攘之畧在公大智之中猶一吷耳但以慈爲根以悲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大定之中如此即是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者至其成就功業將與造化共流又豈可與爲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藉斯桎梏轉爲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坐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爲獻此肉言用發公一唾何如

又

須當積雪凝寒隆冬暮歲法駕邈然臨我空谷此心歉感如何可言惟公窮交巖穴於貧道者至矣顧貧

道生平以死生相可始亦自知不謬良厚慈心三昧周至委悉猶在所難殊於此心未安耳況十年剛一見復交臂而失之別後依稀端若夢事因人世皆然眞知獨讓於達者而此山海高深自爾與公道同受用當無盡藏矣冢冢宇宙更復何云所言靜室即便經營成時當以休休名堂繡佛名菴是足以徵神契矣

又

人生聚散夢幻不眞世相顚倒總之不必置念置念則情何以堪唯以智照之則盡屬水月空華鏡像泡

影耳但定業難逃佛所不免況其他乎山野生平以直了死生爲念二十餘年苦志山林即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良以自信一切魔冤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其他禍患得失是非毀譽付之自然又何攖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清涼心地未嘗暫移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氷雪於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月即揚帆而西也沿緣乞食至今三月十日方抵戍所途經萬里辛苦百千跋涉之狀言不可悉不幸又值廣中大荒不減海上甲午歲也而雷地尤甚經年不雨泉涸草枯賊

溢相望死傷枕藉加之瘴癘大作時疫橫行毒氣熏天炎蒸蔽日居然火宅中也海岍腥風嵐烟毒霧觸鼻徹心神昏意醉正不知天壤間有此穢土眞爲罪藪山野以衰殘幻質擲此界中若非透體冰霜何以消受且而途盡道窮不止陳蔡于何不爲他鄉癘鬼縱天意回春計朽蠹之軀不識可能苟存一息再奉周旋歡娛如昔也相從唯福善一人形影相看尚有孤姪同二學人支離會城以道路難行因而異處倏秋來境緣安妥再作生計耳山野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鏡止水聊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

煆煉將來此可與智者道耳幸無爲我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晉至樂倘天假生還尚圖了未盡因緣相伴餘年也

又

長至月望大義自首陽來得諸故人問如空谷足音歡喜可知惟人世聚散如浮雲起滅若空華去來如夢事但以智眼而觀則心境湛然若攖之以情則益增顚倒貧道自涉難以來實瀕九死直今正眼觀之然未見纖毫動靜相即萬里相懸其實不離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久矣豈復效常

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火炎蒸如火鑊瘴癘死者澤若蕉貧道亢坐尸陀林中飲瘴烟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醍醐苟非智竭情枯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為護法已借一枝為會城壘壁閒且幸無恙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墻古人嘗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語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何以故以有相福田終歸敗壞無為功德

如髻明珠知居士不忘貧子敢以此慰其他復何所云居士種種衆苦因緣但以身觀身自當掀髯捧腹于高空明月下也它日與諸君把臂過橋不減虎溪長嘯居士又將為夢想顛倒耶揮汗撲蚊草草神馳不知所自

又

去春三月侍者東歸奉候起居不知何時至亦不知此子何日南來迄今杳無音問山野坐癈烟瘴霧中且喜生緣日薄而道緣日厚形骸愈苦而心地愈樂是則何地而非 君恩何莫而非佛力耶此可與知

已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況百歲光陰如撚指能幾何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世滋味備嘗殆盡諺云到底鹽如此鹹醋如此酸到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儘好只恐去時不如來時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與夫兒女計皆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不覺失聲自然著急打整自已脚跟下生死大事矣若不著急打整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士此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即為居士言此一著故不惜

身命願與之游然雖半積陰功半養身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良始終為韓之意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而已其實未曾打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相照亦未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了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于此即此可以覩生死矣況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大眼看來猶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歡如昔日何況生死長途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倘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別再出頭來不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與言及此大可悲酸山野

受居士知已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信山野不至
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已也

又

渤海炎洲相懸萬里寸心數載一日三秋豈不去人滋遠思人滋深乎侍者來具悉起居之詳承八行則不忍手置耳辱惠檳榔之資初心以為大臙旣而瘴鄉日深毒氣日厚非此不足以消之每翹首蓬萊烟霞栩栩而仙人宴集樂出塵寰卽座中有短髮鬆鬆者恐錯認為天南逐客也想杯酒閒豈不為之唏噓耶人生佳會之難自古皆然死別生離在所不免第以理折情以眞融妄畧不為悽惋耳前托丁叅軍書就中皆遣情之具居士曾一留神于繡佛齋中懺生平業障否聞之松栢不凋以其根固仙人不老以其神全神全根固人能有之此久視之道也衆人昧之不亦悲乎貧道年來賴此其髮雖踈其神頗王不知居士道貌天形可能如昨日否貧道坐此瘴鄉被惡毒薰蒸歷生文字習氣勃然盡發其所著述不下數十萬言持上一二聊見此中滋味斯正古人所謂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耳倘居士能以此心印正則念念入此三昧也

與胡仁居長公

甲辰春重承垂念遣王進忠來比具八行修謝旬後無問今夏馬松東還復陳近狀以慰遠懷計秋初方至不識已達記室否貧道沉淪無似松能口道不復一一惟念尊大人仙逝兩間失此知已每一興懷痛塞五内誰謂木石無情耶所幸蓬萊有公與二三眞人在時一回首東望良慰萬里之思耳令親明宇公不唯人品才華而道念彌篤何天不弔不留久住人間耶近從友人得報悲悼無已不知有子幾人皆長成否想後事有公足慰在天之靈且以上報尊大人共為廣府之遊矣其如俗情以幽冥之隔何許公大期已逾此時起復應在都門敬此奉候

與于穀峰太宰

伏自長安積雪對坐丈室飡香積飯奉聆不二之談深入無生頓忘有相至感為國精忠護法願力某固顓愚卽已謬知宰官身中而秘菩薩行矣是時奉持密印歸臥海山頃卽聞請告東還高臥穀城山下幾欲持鉢門前以消狹劣之想不意障緣種種竟不能作無事道人至被業風所吹終墮毒海非荷慈力冥加幾成異世矣某雖草木受陽春惠澤滋之力益

已厚矣結念在衷感無以報比遣出都初心滿擬取道一覲慈顏以傾積素不意又爲未了公案牽至會城慨此良緣當面錯過此心未入炎方而衷早熱矣及過南都辱令親孟公推及尊慈乃惠一語先談于制府蒙以法眼覷之禮遇過常共之儌福餘生以至今日者皆荷默祐之力也惟此恩德有舌不能宣其萬一共聞至仁芻狗羣生本不求知第感者自于眞心不能暫忘耳不審未死之年可能一布五體鑿茲情否遙想高臥東山撫赤松而坐黃石駕白鹿而飡青霞樂有餘閑願將鄙語試一展之聊足以充法喜之資供揮麈之具也萬里翹勤神先筆往倘塞鴈南來願惠慈音慰此焦渴

又

長安一別十有餘年回首人間杳如夢事瘴鄉每想積雪凝寒瞻依光相趺坐談心飽飡香飯此境昭昭心目一念現前如入清涼國土始信諸佛攝受有緣非特神通實以願力緬惟尊慈加被於貧道者負光耿耿無時不照苦海中人也已亥歲曾遣問訊庚子秋得奉法音焚香三讀悲感徹心是知寒谷之管應陽春而飛灰豐山之鐘觸清霜而發響斯則聲氣相求無情尚爾況區區有識豈不把尺素以興悲望青雲而致嘆者乎仰惟尊慈道契寰中神遊物外出爲時瑞霖雨蒼生向臥東山調鍊濟世之具耳今慰社稷之望何幸如之非特城塹三寶衛護法門已也其也朽株況沉汚瀆敢與郢人之顧乎適聆雷陽高君翰司理具悉法履佳勝乃蒙慈念殷殷周至感謝無量此君奇材苦操眞心實行惜乎寡和且遭際不偶未能展布其萬一近聞轉肇昌奈何五載驅馳一貧如洗又何堪此天涯遠道信哉潔士難於濁世也因便附候起居諸願爲　國自愛不宜

與周勵齋太史

念此東鄙法道㤀儚寥寥上下數千載矣誰其人哉是故俗薄風靡無怪其爾爾也唯公獨負山海之靈驟起末世大非偶然振激頽波是有望於今日山僧自知土木人雖不倫究其蓬心敢以法道自荷且東來海上實欲開一隙之光與後世爲津梁者其意殊非泛泛也地多楚人難與語將爲無復知已者幾不留心此地矣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幸接公於龍華樹下覩其道念精眞喜徹心府然古人輕千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已耳自爾

山僧當盡命山海無復他慕賴公法眼圓明何當復
啓瞶瞶者私念東方文運啓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
之鄙人耶世出世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
狂言實所望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又

念與長者遭際因緣不小此多生願力所持故今日
于大火宅中作救濟導師開人天眼目也唯此功德
非世諦可籌量耳八月中先後兩奉手書捧之如灑
甘露浣悅可知道場承法力加被無恙近又得當臺
諸執事周慮極爲停妥若詳允議定完日想兩臺必

會題知得一明命當永刼金剛幢矣天龍歡喜必冥
熏加被也山野罪在夙愆蒙　恩寬宥放雷陽於月
之望日一鉢長往萬里雲遊快此行脚即在行伍皆
和合衆荷戈猶荷錫耳願長者安心無爲山野道橈
清淨也辱賢公子伯仲雅念從眞際中出今此遠別
不無依戀但古人萬里比隣千秋一日況艮緣有在
尚期白首相看何以去住干懷惟以道業滑心此長
者自有眞秘何俟贅談

又

念與座下多世之緣聚于今日數年夢幻難盡一言

弟乾坤如一室衆想若千燈以光光互容譬心心相
照了無彼此去來之相耳高明視此爲何如頃下劣
瘴煙薰腹塵坌遍身望法雨洗之如大旱之引領雲
霓也雖遐荒絶徼亦舟車所通第鴈飛不到耳前令
親丁叅軍歸以馬上相逢蓋托口報平安想厞時自
悉此中狀此來不審動靜何如想養高千日共密造
之境已至忘言而吞吐風雲便作毛生當成塚矣

又

仰惟尊慈護法精心如金剛幢光明赫奕直使羣魔
殄滅法土安然人天無撓而後已非大悲願力所持

何以能此前歲得令親松溪居士書知魔案汗牛感
念無已竟何以報若持此以往内攘外安猶鴻毛而
御順風固無難矣貧道仗慈庇身居瘴海心頗清涼
自庚子歲世故多端人情詖險此身泛泛畧無寧趾
仰托六祖慈廕棲息曹溪今幸百廢小舉但念形服
有虧不免法門玷耳近蒙　恩詔有許辯復之條貧
道似解脫有地倘藉當臺推廣　聖恩使貧道得還
初服即容洒掃曹溪朝夕焚香上祝萬壽之年皆報
知己之日也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冢冢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幢以作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某以睽隔多年昨幸樹下相逢儼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者自非心光密廻何以圓照如此安可以音聲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年來苦心山林猶坐竿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因緣誠不易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來兀兀虛蠊心心獨照敢負知己時復海湛空澄法身頓現此中豈非感應道交耶閱披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矣雖涯蹤多岐乃人人老莊非老莊老莊也

唯公入此三昧甚深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嘗論此老出無佛世竊且以類辟支迦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通變化多端聯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㪍不爲其播弄若覷破底蘊眞有別解脫門此老萬世之下與公可謂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中嘗以二老爲件時時察其舉動頗有當心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字點掇尚未錄出容當請正

又

惟有情界中種種幻化瞖目顛倒在法眼圓照湛然冥寂復何所云知居士年來解脫日深又得大善知識全遊性海而法喜之娛當入無際矣貧道自入瘴鄉仗慈力攝受以苦具爲道緣以魔類爲法侶所幸浮光幻影消磨殆盡尤勝半生行脚苟非諸佛神力以此調伏何有今日以是彌感　聖恩拆骨難酬也且幸四大與水土相安無多違損荷戈之暇掩關枯坐而壘壁間不減空谷向以楞伽一經宗旨未明苦於難入今藉此空閒寂寞之濱深窮力究凡有一得遂筆記之不覺累帙且爲好事者梓之然此文言之末固不足發揮佛祖心印聊見區區一念爲法之誠于此造次流離之際不忘本始且將以報　聖恩酬

知已也但不識本住法中果有少分相應否敬持請正仰冀慈心三昧不厭蕪穢痛加揮斥是所大願其影響論乃昔所請教而未能者竊入慧照願攝受之

又

違教以來倏經二紀沉淪瘴海骨肉俱銷不通音問者亦十餘年感德之心未忘一念前歲南嶽從方僧辱惠隹箋大刻時領妙論如親左右也向以達觀師未了因緣去冬至雙徑今春過雲栖少年足跡未及吳越不意垂老得一遊日念衰病朽質況摧折之餘不能應酬近柴舺疾尤不便於飲食故於家山深有

故舊之思亦不敢投足念先達耆德獨翁一人亦不能展布五體以聲所懷徒有悵望耳貧道業投老匡山今乘便風已往謹此奉候不備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今如此何足爲悲所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使諸佛子無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烈焰之所焦枯不能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翳功德之林貪瞋攻涅槃之宅伐之以酒色之斧縱之以猿馬之蹤將日見荒蕪竟爲鹵莽願足下心心

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勒隄防將鮮敷覺華莊嚴寶地與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蝡翹蛸齊登覺岸此足下不獨振家聲于永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之羞非此何以望足下伯仲闡也行役萬里足下體此猶此瞬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六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七

侍者　福善　日錄
嶺南門人　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　濟孫　編輯

書

與虞素心吏部

嘗謂天生大人任天下之大事必賦過人之器量所言仲尼配天地以其高厚之至也故今末世難見其人唯是固在所稟又在所養如莊生云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以是故也往幸晤公于東禪覩

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而才情精敏自無全牛心知其爲有力大人竊爲叔世蒼生之幸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求其所養苟不奮發眞實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死之學爲眞實處至若世俗尸耳皆非究竟地也其出世眞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於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高明以爲何如東禪爲南方第一法社不止金沙公當發心於中作大護法凡事如出諸已此即是公栽培福地也願留意焉

與熊芝岡侍御

山僧蚤歲披緇。三十入山。眈事枯禪。二十餘年。與世邈然。及播遷瘴海。亦二十年。故與當世大人君子。目違。即逢聞風雅。恒思此生無緣一見。前過武昌。何幸得瞻光霽。仰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飡香飯。深領至言。歷談處遼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熈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甞聞其語。今見其人。即以此心成佛。真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

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實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利器。祖師稱為倚天長劍。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同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山僧以衰朽殘質。近卜匡山。逸老以送餘年。無復人世。接足無由。時與妄想。適般若堂王僧來。乘此具候。道履以謝慈惠。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幸有緣。一接光容。即辱法門心契。永為六祖護法。雖闡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感集藏識。既而曹溪因緣。亦以獅蟲噬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自爾亦幸脫然謝去。未幾即蒙　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為上首。末法宰官能負荷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年來履踐。真切當過關捩。脅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燈矣。欣羨欣羨。

與郭陵烏

往曹溪之於南嶽。皆辱賢昆法眼相看。心知夙緣有

在。會晤難期。以至今日。辱在法門。居恒未離妄想也。頃逸老匡山。望毘耶咫尺。未能持鉢丈下。一對不二之談。為闕然耳。青原心印道場。賴尊大人極力振起。不幸遽歸淨土。意未了之緣。當待非衣宰相耶。久欲拈瓣香奉供。以初居荒山。開剏為難。日無停影。今賴法庇。苟就把茅。聊以栖息。顧衰朽殘質。不使出山。特遣侍者代禮靈前。不腆香供。以布寸心。伏惟鑒存。

答譚孟恂孝廉

春時首座回。得足下北還。青知羽翮未振。此時命所係。非人力可強。所謂隱居求志。以利其器。乃君子之

正也。佛像精嚴妙好供具如宜山居有此目對西方不必憶想十萬億外況即與足下周旋無間此緣非小此感難言致謝無量承寄禪藻集此一代偉事辱委作序揆之最難下手非曰詩禪而曰禪詩蓋以離言而入綺語自相觝觸奈之何哉故久而未報以念足下懇懇又難介然故勉強數語殊不成章聊以塞白勿用可也令親嚴君所求雲棲文集序草草奉報幸裁而與之老朽老病漸至餘日不多今已掩關絕緣此後或時有裁問。

答巖復甫

讀足下手書知爲猛利丈夫哉夙具般若靈根故無師智洞然發現而能即遇眞善知識投以向上一著此緣非淺淺也令師達通他日當爲大光明幢足下無慮不得見所裒雲棲大師全集意彼座下若而人何幸足下先得入手此所謂探驪龍之珠也老朽雖未盡見其文而深知其人在所不讓第愧不能發闡幽秘徒懼佛頭著穢耳序草致上

答王于凡

山野久違人世第以虛聲流布故與高人勝士無緣一見況今老矣枯朽山林是與足下終無對晤之日也。須臾公來辱惠手書荷雅念不忘感愧感愧承以生死一事拳拳于心此大智人之所存者人生一世若不返究自己本來面目是謂虛生浪死耳足下發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實有爲生死心但徒談玄妙道理耳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即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嗔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即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禪頓悟了生死請自忖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

如斬亂絲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即如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實爲難苟無二三十年死生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槩視爲淺近其實步步踏著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則惡業消滅佛境現前

一念隨佛往生淨土，則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人登黃榜，即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參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哉。果能以念佛之心，一念不移，一心不亂，此參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參禪定要死盡世間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染想，以想除想，乃搏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為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中妙樂有不可言

者，足下請試為之，幸無以老朽為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於邪說，請細披之，無俟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山野猥辱法門，衰朽殘喘，委頓空山，無復人世。緬惟明公當朝柱石，佛法金湯，聖主倚毘，蒼生仰望，即山林之士，多霑庇蔭，瞻依南斗，台光耿耿，時切于懷。弟以無緣一晤為闕。頃承惠問，併齋供下頒，如從香積擎來，愧此薄德，易食難消，致謝無量。聞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恍是前生手書，此

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為注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為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為生死本，即八識秘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為迷悟依、生死之本，猶恐不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為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都是破外道小乘

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為心印，全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為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為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濬宇太守

山野久辱慈攝，東勒有年，茲托匡山，近瞻肴宇，方布一心，不意法駕遠之西塞，遲此良期。伏承攪轡之際，不忘空山中人，重遣齋需，再拜手書，款款情至，愧此

狹劣律行有虧何堪消受致謝無量惟法雨所霑遐陬僻壤草木皆春坐使腥羶悉歸樂土此在大願神力所持即化金華爲青蓮華葉矣何莫而非利生之地耶念山野老矣倘不即塡溝壑與把手雲中同理蓮社之盟尚有待也翹首天際無任神馳

又

客歲聞掛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刧濁亂時衆生垢重即釋迦不免蹙頞奈何能盡願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尨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愧山野樗朽躭寂

空山旣不能效遠公刻蓮花之漏又不能持一鉢受焦敗之訶其狹劣可知倘能徼惠杖履對坐千峯雲霞漱神霧露霑衣一話無生又爲世外勝緣不識能如所願否

與王省東侍御

去春承過山中歡晤通夕少慰渴懷別後及秋聞臺中之選爲　朝廷得人賀須知有江北之　命又爲地方蒼赤災饉之餘喜見更生之日且念先人廬墓所在朽骨亦當生春矣欣忭何如客歲曹溪僧持吳憲尊及諸公書招老朽還山之舉以愚心有未了念

且爲法緣幸遂爾輕諾及後承本府兩公懇留及諸僧衆苦切不放兼此方爲發心檀越之情有大不忍者此其情也因本以幻軀久嬰濕疾足痛二十餘年歲歲舉發近以衰耗更甚去歲入夏即發痛至冬初難堪難忍動履爲艱因見枯朽日甚一日四大不能支持無此濟勝之具矣加之此山事有未妥必親爲之料理者又難脫也回看種種因緣皆無可行之機今彼僧持公書幣至則徬徨失措幻病身心兩所未安爲之柰何恐終無此福緣耶聞慈航將過星渚不識可能撥冗入山一面談衷曲否恐到任期迫失此

良晤再會之緣未可卜也

答陳無異祠部

往承入山幸覩天形道貌般若光明種子透露末法中如此近道之質最爲難得心甚欣慶別後時時念之適辱遠使貺問感激何如敬謝無量山野衰病日至殆將不久人世持此一息待死而已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手教所及者從聞以多歧忘羊惟　冲主孑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即盧扁亦當束手爲之柰何此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愼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

元氣為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為尚
者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耶所
賴　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多方
亦未必能取捷耳公釋服在邇當即出補不必以治
亂為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
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即指點一著卒收全功
又何在於對奕耶弟不宜攘臂其間令奕者厭耳此
吾佛所說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如何承示孤明時
復透現弟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自知之明若云承
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言透現乃念念透現豈但時

復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念現前者即本來
面目如此念念著力念念無生全體出現又何有承
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及故起將謂別有
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勇此病在別求之
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念現前處看破無
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始一念未移從今
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既唯此一念更教誰承當
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願公諦信
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
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耶因對晤時難不

覺漏逗如許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盧之勝垂老方投往丙辰歲一登此山
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為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
折於摩詰有斷取大千之神力也讚莫能窮比即誅
茅於五乳為休老計乃峰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
五老居然肖睫為我山門護法矣已未歲藏公持手
書至謬辱稱揚承惠佳箑大作遠托慈風清我心骨
不啻甘露見洒也藏公為道場拮据足無停影喜無
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果然則為匡盧

曠大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
否則以一糞掃頭陀安能施無畏於十方雲來海衆
乎此在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事也

又

一入廬嶽日對五老聽松風如親妙音色相也知淨
緣久結於蓮漏頃因行脚托尺素以候道履且與為
護法維日望之適武夷僧持手教至須開心顏聞大
作佛事法幢處處建立雪峰之道將復振於嶺表慶
讚何言武夷仙蹤固結夢想適以開善法會之招實
為機緣弟山野年過七十有六衰病之狀倚杖而行

掩關調息坐以待盡安能復走人間入保社乎共僧初來即未許可第使者謬以致三復往返之勞再辱佳命重增愧罪茲以確辭謹此致謝倘未即委化尚有奉教之日也力疾草復

與姚心甫純甫

去秋辱昆玉同發道心歸依法門兼受法供甚殷大增慚愧別來時時心念不忘適太初來知道心彌篤英年志向如此乃宿習般若根深久久心地自當光明透露但於一切境緣習染濃處切切撿點陶洗乃是真實工夫此非經教語錄中死句可比願公兄弟

切磋無負此段良緣是所切望

又

念賢昆二入法門信心日益堅固自非夙具般若深根未易至此不審近履心地工夫得大增進否然心爲萬法之本世出世間無有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歷觀古之聖賢豪傑功名事業照映千載者一切皆從真際流出故垂久而愈光然而吾人此心本來光明廣大但爲客塵所垢錐今以刮垢磨光爲第一義此乃丈夫頂天立地之事業吾人安可自監而甲之耶惟賢昆切留意焉末世澆風日競想見古人爲

難在高明不容不奮力耳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氷壺玉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熏修者及聞妙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故但有忠君愛國一念而不復知有身家計者私念座下真乘願力而來救苦衆生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何快如之比特迴車匆匆未及深語爲闕時切隱隱妄想今未瞥也適辱垂念不忘達惠德音殊慰坐馳知法體多病且云心強骨弱此在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

固然也顧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熏蒸故少年謝世則大不知愚況外慾薄蝕增益病本惟佛一人純以金剛心地念念熏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不壞耳嘗聞聖人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在所養堅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自然若鴻毛御風不見有困頓耳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細而後可此在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境矣譬如架閣必先固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單持

一咒或準提或金剛穢跡念之於心二六時中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熏發不待強而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今法駕北上念此遠別會晤無期道義情真臨紙不覺切怛

答李子長

山野久漂萍梗老入空山與世日遠若足下高雅竟無緣一見頃生甫來辱惠手書讀佳篇疊疊深荷垂念愧何敢當西江一水相通片帆可至倘乘興扁舟則匡廬如在几席間耳有緣一晤尤為世外奇遘況有紫芝之可釆白鹿可騎皆足下夢想中物豈可負此

勝盟謫僊香山已往匡君索莫久矣足下倘來當發雲中一嘯也揮塵清談尚當掃石焚香以待

與朱白民

久不問聞時切妄想知習靜山中道業日進此丈夫能事真不負此生矣不審得大輕安否老朽山居且幸無恙向濕疾作楚今亦未舉四大安隱第以時事驚心法門凋落大為悲感雖世相空花然未超五濁不能無患耳

答王子顒孝廉

別來忽忽五易寒暑矣日月如流人世幻化無常迅速如此向以往來踪絕音問杳然不審玉體近履何如時復為懷想以靜養調攝日益佳勝耳抑不審於心地工夫有增進否嘗謂至人以真治身此本分事幸時提撕故不空過時光且造至樂境界知高明必有以寢處矣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恒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在睡夢中誰能醒眼與世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故此一夕千載知在法愛不忘以山中雨雪此心雖馳第音問未達耳頃僧來辱惠手書披露肝膽承諭近日

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深證也別諭一照即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在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即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胸中塞斷意根再不放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一念不捨久久純熟方纔打成一片動即十年五年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參話頭雖會得此道

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閑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有理在。但一合相不是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麵。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諸訛。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大喻即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於靜坐中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參。只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真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今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中單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八識逆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真一合相也。山野月盡出山。至杭州。討奉塘。當在春末也。

又

東行。幸見公真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行時仰藉慈航。天風遡流。布帆無恙。感謝感謝。山野老年。栖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違。公利生之願正弘。賠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易而忘功絕證為難。以耽著玄妙。靜沉窠臼。久之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透過此關。是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決不是思量境界。決不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貴步步掃除。自然得到大休歇耳。

又

適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更有諸訛。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的似有個物相

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己見猶存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撿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為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知也高明以為何如若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然不被見縛則遍身如大火聚矣

與鮑中素儀部

黃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吾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真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湧出華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真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遙空讚歎為日久矣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壑以送餘年幸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遨海內高賢重刻蓮華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為祇園首唱念匡廬名勝得高賢擊節巖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堪作東林社主耳倘遂良緣他日勝集山中尤為千載盛事

又

承教五乳以黃山為門戶意欲山野一行感護法深心第揣山野薄劣當衰朽之年舉動維艱登山已乏濟勝之具涉俗愧無開化之能病體最苦應酬切以世道苛禮為懼若泛泛波流苟無觀感以啟信心則徒增熱亂大負盛舉若達人以方外見諒僧徒有受教之地是足取重法門可不徒行否則如所不堪卒費調護惟慈鑒諒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喜之緣初心欣然前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萬生靈一旦虀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難支恐其長驅大可憂也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徵兵轉餉急于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屏跡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倘聞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鄭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為快嗣有二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啓伏乞慈諒姑徐圖之

以俟後期何如竊恐來者狂迓之勢故專此以謝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秘密一語以爲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上做卽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第一要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知見盡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夢想窠臼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卽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然此一念卽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卽心意識總屬一念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氷清矣此所謂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然因衆生祇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雜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卽話頭亦是妄念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深深觀之觀來觀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別有玄妙可悟也惟今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深深追究忽然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最爲省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地洒洒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思前筭後種種計較才有思筭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支那撰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十七 書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深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沉瘴海并塡溝壑不謂 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于生死不得少此一行故踰跟而來雖不敢言善財南詢且幸得以徧叅知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殷懃準擬一詣丈室昨有云慈旆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大爲悵然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觸感情至益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步履出山尚有雲栖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不

毘耶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卽外護金湯難得眞實荷擔之人。昨幸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豎正法幢。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爲法門棄物。承法愛之深。自信夙緣。虞山之會。匆匆未盡所懷。辱䑳舟遠送。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栖息。前寄八行時。尚未得定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有濕疾作楚。冬來方覺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塔銘言言指歸向上一路。得宗門正眼。我　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爲衡鑑。若刻施流通。法利不淺。其稿俟明春當專持上。

又

楞伽筆記。此經的爲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近來東南衲子中。叅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肯覩近教乘。求眞正知見。實爲難得。而宰官中向三十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眞眞濟心本地功夫者。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狀領過。從前目中播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諦

卽法門中。更難其人。言之可爲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匡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爲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由壹羣情而定衆志哉。然無我之學。必從法門中叅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花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然齊死生。一是非。超毁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爲一家。視羣生爲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於此。故能羽翼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嘆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人而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教。而憂法之心。如出諸已。故所望於居士者。重且大。故切願乘時深畜厚養。以胥　天眷其于　社稷蒼生。引領翹足極矣。第恐不發深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塔銘。開正眼處。畧發一二則已爲贅。幸蚤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已令致覽。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

向來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轍似更易入其法華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華則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脩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宪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即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在具宗門正眼觀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所取大今于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於護法深心無一字不從實際流出其於教法來源顯密授受詳盡無遺此古今之絕唱一書非他掇拾者比今但就宗門諸大老塔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為主如居士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章耳則不必也今已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　高皇文集有關佛教及諸經序文并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五　敕建寺中各有　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集成一書以見　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部足見　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為勝事實山僧所致願也

又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督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濕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時在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色力不充自試尚能強半特效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華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垂念之深故敢以告

又

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觀從古捨身為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眾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在昔即如我　聖祖同時英

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內禀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即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即其人也。方今日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實，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爲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即如當世材具兩全

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爲實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弟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克，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何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爲之事業，志能爲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爲之？是豈旋旋從中煆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幸無以軀命付之爲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

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幸緩前緩，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素養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爲，如蒼鷹拿兎，不留影蹟，方是大手作畧。豈爲以顏面從人，而以軀命付之爲得耶？高明以爲何如？

又

自得居士去秋出山手書，云養身有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　國運多故，外患內憂，朝野惶惶。　冲主子立，鉅有爲難，幸一時夔龍濟濟，上賴　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願力，以荷負爲心，漲

回狂瀾，切不可以慷慨意氣爲任，又難以隨時上下爲善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笋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有以審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以言傳耳。山野年來衰病日作，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無復再晤之時矣，言之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事，即法道寥寥，自中所賴護法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歷者，即門先生逸書之一也。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然後知松

栢丈夫處世以多難成其志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
剛氣柔心強力健以成福壽之晚操是則彼困橫者
皆天之所以造就故彼皆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
有餘又何有以芥蔕乎故語云人有可忘不可忘然
有德於我者不可忘有怨於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
秋毫皆前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有也此後正宜
精持道力遠無益之友省無益之費凡所舉念但作
未來之福爲心此誠没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覆段幻然給諫

相望一水不通音問者二年矣山居掩關若木偶人

且衰朽日至唯持一息切念法門寥落護法日希大
自可悲加以世道遷訛 國家多故生民惶惶 冲
主子立凡乘願應身大士正當出手眼時想老居士
大悲熏心東山豈恐高臥耶向以大佛因緣值此時
勢處難圓滿頃聞有大心檀越荷擔四尊將完此老
居士曠劫願力所持喜慰無量昔談華藏莊嚴山野
雖老尚可一覩其勝維日望之

又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憂 國憂民及憂法門之心
且辱周慮於山僧者情何至也感當何如但山僧人
雖草木素抱懷出世願爲法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
者此非虛談蓋有所試矣然道愧古人至若奉佛定
業之訓生平盖有年矣今不幸垂老眼見世亂此乃
遭刼數即定業安可逃哉固逃之而不得者 乃名
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以法門爲重而固
守愚癡豈智者耶是故屢接明誨深感護法盛心非
特爲山僧一人已也然所教者若一聞亂即推倒禪
牀喝散大衆遂抽身而去此倉皇失措似非智者所
宜有故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鉢孤遊固是高傑但
山僧年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以終南爲避

世之所但老朽無開山濟勝之具三不能也若云秋
月爲養老可歸即可逃名聞秋月山塲數十里果木
養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於王府求福
於宰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宜耶若往則彼
以我爲奇貨且老牸不字此四不能也然近名爲避
名我到人到如靈龜曳尾此五不能也是於老居士
之愛我憂我固切且深在山僧有不能奉教者五故
趑趄不能自決耳前云曹溪亦不可隱若以地言之
誠不可隱若以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然云不
可隱者以海寇爲憂且曹溪去海將千里揚帆不至

此無憂者一也然山雖不深而地處偏安即天下大亂乃不必爭者此無憂者二也然道場今已千年屢經更代大亂不過唐之五季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靈乃捨營地為供贍田至今為黃巢莊是以魔王為護法無憂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唯存此一事邑邑皆我之固有往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此無憂者四也且曹溪之兒孫皆山僧作養弟子今彼思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則不必投人此無憂者五也然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即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於世亦不必待他人此無憂者六也且六祖道場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身相依為命若法身壞而衆生乃死此無憂者七也聞之忠者以身殉國若死於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為法王之忠臣以佛祖慧命為重若在匡山眞非逸老之地即守定業亦死之無益若於曹溪以一日之暇開導來學以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即山僧於此縱遇大亂即定業難逃而死且不朽政若以身殉國者死於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幸哉況遠五可憂而得七無憂抑乃取之於固有又何憚而不為耶即今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年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差僧來請坐守於此故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居士聞之以我有違大教故敢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以流言悚聽也草草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決定無疑不疑則決定信矣幸甚幸甚且云但於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未決然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淨穢之想所以於唯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夢幻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晝為想心夜形諸夢故以夢喻唯心之旨請試言之然想有染淨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唯想所持然參禪要離想而淨土要專想蓋以想除想乃傳換法耳以衆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為淨土矣故如人想婬即夢有欲事然欲事雖假在夢不無即以為眞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花臺寶地極樂境界受用自在即為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遠近之實哉所以佛說唯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

耳故日想澄成國土然娑婆穢土全是衆生染想感
結純一穢惡而螺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
人見之是清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以二乘人
見娑婆是穢土深生厭患以不了卽穢是淨故佛於
法華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
步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遥耶然經
說十萬億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
佛土有極樂國乃阿彌陀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
歸向耳若言唯心卽華藏亦是唯心況極樂耶請以
近喻唯心之旨山野少年聽華嚴經聞五臺山萬年

冰雪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
目前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
見一人但在雪山中行及後到五臺儼然如昔所想
以此觀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然五臺尚要身到而
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
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
經行卽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
臨命終時則一切世間雜念都不現前唯有一念阿
彌陀佛則精神不亂目前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花現
前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然直隨佛

往生當下便登極樂國如前夢境無異如此豈有十
萬億國之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
是眞眞實實事非是說道理也只是要一念淨想純
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然變穢邦而成淨土矣然生
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以菩薩修行乃
至七地已前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
淨土皆是夢中佛事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全
覺直至於佛方稱大覺此乃明言具載華嚴經明明
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
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無餘矣然念佛法門彌陀經

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一句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
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
亂不亂上看則默然自信如人飲水自然精進矣來
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事妙宗疏
最是分明台宗家事所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以
觀佛爲總觀也卽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
當念佛觀佛時要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
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法卽是空觀卽於此空心中提
一聲佛隨舉念處卽觀佛像如覩目前歷歷分明不
昧卽是假觀然於正觀念時返照能觀能念心體空

空寂寂當空寂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靈然卽中道觀然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中又不可將昔日安排三觀措心則不妙矣請試於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己躬下一著決志甚急此念生死事大當急時也但叅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前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於中用心有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以祇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妙古人云放下節儉最爲入道之要是知說提之一字乃是放下處爲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以心體本來離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以轉增迷悶耳何以放下處爲提起只如以阿彌陀佛爲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于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卽看這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覷覷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

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追到一念兩頭斷絕處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快著精彩直追忽然迸裂疑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卽此便是一念眞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前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學人不知何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卽老居士叅究心雖切以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作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有放下一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卽眞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寥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卽成佛亦以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故一切聖賢未有不成於忍而敗於不忍也老朽少年讀史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事忽於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於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信生平學力及圯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搏浪之椎折於一草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平以

此入佛法故前書云云乃淮市之勝地上之屐耳

與周海門太僕

別來忽忽二十年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年精神固無間然不若承顏接響之爲快也去春之雲栖準擬奉教於湖上久候不至悵然還山貧道夭假餘生得待死於匡廬深爲厚幸念此末法獨老居士一人爲光明幢在世道固所倚賴卽法門亦藉重爲金湯弟恨貧道老矣無復奉教之月所期當來龍華三會耳言之愴然令郎德業想已大進久丞飛騰何淹滯於此耶查汝定入山詢知法駕已出滁陽瑯琊不獨山水可人卽河西一脉幸借大手拈弄獅子當大哮吼耶貧道荷蒙　聖恩假以萬里之行於法門無補纖毫卽向上一著亦不堪舉似向人所幸於教眼發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法華三經大翻文字窠臼皆已梓行托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敢乞金剛正眼一一爲照破暗冥又爲此法大助緣也

與賀函白戶部

陸材官適粵取道山中得奉手書良慰別後之思知道味日深世情日遠從此直入更無齟齬之境交錯于前且以楞伽究心游泳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澄澈淵源是則借彼逆緣爲進道之資矣所謂大有踰于功名富貴者今已欛柄在手回視腥膻益增嘔噦耳所不足者若無明眼知識與之相伴賴以提撕恐于文言滯礙大段此事以教印心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有看教典及古德機緣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言冥合真心矣政不必以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早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坦途且爲福壽之資此天之所以成公者大矣幸自保愛以副區區厚望于此道也

又

去冬聞兩公子聯璧並進瑚璉之器眼見可期喜慰無量　天之報德必大其後公之餘祿當世享之知奉壽二老心有餘樂矣向以不審動定爲懷頃辱手書委悉近況清音之刻實寄懷往哲爲臥遊之譜耳若能焚香掩室靜展華嚴神遊法界帝網交參大勝躡影雲霞捫摩日月也書在去秋七夕且期今春有物外人見訪何其杳然所居匡山之南五老七賢如天人羅列此山面目相對乃昔人所未識者公能片帆而至亦勝事也何如聞令郎病以蔬食爲要藥常

令寬舒志氣勿加督課暇則教令攝心持觀音大士名號數息靜坐一息一聲如天台小止觀法以香寸進此不唯調養精神當發天光勝藥多矣

答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草草了事以不奈應接故即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閑入山而返爲山累衰朽之年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有之當省老居士之憂喜獅巘巳淨繼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難求即衲子中眞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法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法味日深心見發光當洞十方矣倘有緣後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年來山居雖與世違每聞東西多警不無驚心然在別報固有定業但衆生劫難苦不忍聞況身經塗炭者乎惟老居士心栖淨土能無悲愍耶天造大運惟我 聖祖德侔三五功超百王而 社稷靈長當享無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思法門一旦陵替至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華嚴一宗爲吾佛根本法輪清涼爲此方著作之祖而疏精詳頗爲世宏規但鈔文以求全之過不無太繁故使學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卒皆仇視而義學亦將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唯發明大旨至於精詳文義或未及的指說者之竟也切愧此大法失傳其如將來法眼何不但心遊法界安於理觀即文字師亦絕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於此法門今嗟老矣無能爲也頃掩關山中注言研窮欲畢觀疏文提挈綱要去繁取簡務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刻其科直取發明本文似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適有以通說者之意或於疏義不續者間亦出愚意但取脉絡貫通亦不敢附贅此亦山

野老年作懺悔地且爲來者申法供養耳前二年因病不能致力幸今年無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面證之敢此附聞發一歡喜耳

又

適承遠問併法供過厚丈室一空何以出此愧領致謝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聞末後一著心甚偉之弟未知始末今讀所示塔銘行實諸書甚悉果愈所聞今復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耶然在法門之誼固不敢辭但就中以蘭風爲心印恐非所聞山野昔曾見其人號爲鐵嘴一時昔以

外道稱之宗門所不收卽觀機緣一語未爲超絕不若法有所住爲佳然此亦非可以盡朗公之生平也但遇紫栢之事爲法門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栢爲希有以此一節乃朗公之深心於法門有王獨存齊之意觀末後踞華座而逝正與紫栢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於此卽朗公寂光必以我爲知己也然傳志不朽須有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然之乎

答賀定齋太守

月承入山有遠涉之勞弟愧薄劣有負盛意所幸晚年復見翁證入之深稜先哲如綫之緒爲一代道宗

主盟後生有歸所賴於翁者重矣最喜切切於生死一著此又超越前修實開來學之眞踐此後兩腳有正眼矣僕夫回知杖屨所至窮幽探勝實爲物外奇遊大爲慶快項辱手書深感至情荷香積之惠眞金剛骨也讀佳作翩翩霞舉與匡廬增色姚一老眞實信道君子相見忘形不惜眉毛此公可望別具隻眼也

答王二喈孝廉

安城固多君子之邦相繼而振起如公者卓越前修以深信三寶外護法門剖破藩籬自是大人境界卽

此所以繼往開來者政不在區區尺寸間也辱惠問兼香積法供種種已感過量及三復手書見一念眞誠非見道之眞信之篤者未易披肝露膽之如此也山野枯朽無似固不敢以當歸依惟公之所嚮往者非淺淺也矣然一水相通而雲山迢遞恨見而無緣期後過公車北上過星渚望五乳在眉睫倘能杖屨入山以罄生平願之至也

答黃貞朗

令尊人前來乞戒見其樸如古人深羨難得頃僧回具道足下信心之篤至言不能悉及讀手書字字披

誠卽其所稟福慧之基已固有人如此他日成就又可量耶承佳作愧老朽不具此眼然挹其芳馨如扶踈桂影於秋空明月以此而進豈獨擅場然更須求理性精明則百尺竿頭可謂更進一步矣

答韶陽張三星使君

山野薄劣有愧形服無補法門沉淪幻海業已久矣項投老匡山無復人世往於曹溪六祖有未了公案心雖未泯而力已竭將留願未來然別已十年而僧徒戀戀不忘者與日俱積何幸得方伯吳公作六祖護法爲僧見招者已三年矣向以衰病謝何意天假

慈臺爲地王豈玄度浮屠以待非衣宰相耶頃僧捧瑶函拜展三復感荷護法深心此千載一時之緣也敢不遵承嚴命遂破關而來向以足疾多年步履維艱故不能瞻覲慈顏乃肙然入山謹遣代謝

答吳生白方伯

曹溪僧持法旨至拜展三復深荷尊慈所以念祖庭法道憨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至切至懇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感何可喻所欲山僧還山一節顧枯朽薄劣何當此舉仰惟尊慈護法精心不啻泰山九鼎不敢重違嚴命第念山僧漂零苦海廿餘年今幸投老匡山以境幽心寂諸妄皆息無復他念矣今仰體尊慈以祖庭法道爲心誼不容已念匡山道場乃諸宰官檀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以輕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以此越趄未能判然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答李三近

來云脩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已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針一錐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石則徒勞耳若夫靈雲見桃花而悟道

香嚴聞擊竹以明心何借師友哉大都學道人之病在操志不剛久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則盧扁束手矣

答沈大潔

往者見足下稜稜道骨天然出塵之標向鄭白生來云足下有薙髮之志鄙意未敢必然不意果能勇決如此然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法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成也辱飯命之誠不辭風波之勞適值老朽先期度嶺未能面授有負大望殊爲闕然幸首座代一轉語足了此心耳覽來問六則唯首二條爲急餘似可緩力疾勉答未審能決疑否所云即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法有地第恐落窩臼禪耳足下志願廣大則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法雲栖四十年如一日則末法埊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答郭千秋

山野受居士法門之知有年第無緣一接光儀爲缺馳仰之懷爲日久矣向居匡山時於往來緇白無不具詢近以華嚴爲佛事圖歸華藏此最上殊勝因緣也承以令師塔銘見委愧昏耄踈陋不足以當盛意但在法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又不可以荒

唐謬悠之言取罪以塔銘即世之野史取信千載之下爲得故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以六祖之下五宗血脉爲主有法師以賢首清凉天台教觀爲主有神僧以佛圖澄誌公梵僧異行爲主有高僧以遠公支公生公肇公高操爲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有爲功行者不與也令師清脩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實似非所聞不敢以虛飾有累實德故單取本色任山苦行清節爲主生平以念佛爲法門當與遠公並駕宜在高僧之列乃敢畧載其正行以取信爲主弟愧不能發揮秘妙難盡讚揚殆非敢妄意貶損也惟高明裁之倘不可采不刻可也

答黃逢永孝廉

往辱尊先大人法愛之厚自信夙緣此賢伯仲亭亭玉立屬目蜚鳴別來忽忽幾二十年每憶天上故人儼如夢聚山野孤蹤萍梗音問無從頃垂老之年復至曹溪誠出意外適接手教悲欣交集捧誦三復悽然增感不謂高義獨有一枯朽頭陀也讀箑頭佳什荷法音徧布感謝何如委悉近況種種變幻固世相無常在人情有所不堪者唯達人朗照齊晝夜一死生之道有常以自寬耳如爲苦所縛大有負於道遲

轉徙之途也惟高明於困橫關頭掉臂而過則回視塵埃當在九萬之上矣何如

答南安朱明府

憶昔聚首寶月臺別來屈指十六年矣流光迅速忽忽如此每懷高義時復爲勞以孤蹤無定音問闕然故人之思浮雲共結惟公功成身退願養林泉花竹娛情兒孫在目人生之樂無逾此者倘能達厭塵凡歸心自業則蓮社不在匡山高蹈不必箕潁也以時事觀之公眞極樂世界人也山野向投老廬山已六年矣去冬偶有曹溪之行舟次橫浦以歲逼暮不及一候起居爲歉然適承惠問罪愧何如謹此以謝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德內融仁恩外著深居宮壼存想山林此實般若因深誠福慧兩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屢荷垂慈眷顧殷勤馳情再四感激甚深慚愧無地昨幸親覲威光仰勞王體問道談心起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幸雖瞬息片時已勝多劫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棄句句投機心心在道況以有限生死爲懼無常病苦爲慷此在富貴所不留心者賢王今所刻意斯實迥出

濁世之表皈依淨土之門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香積妙供布施之儀致謝無量承問日用工夫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以延壽年寡婬慾可以却疾病息妄想可以明真心斷煩惱可以出苦趣念佛可以生淨土寬仁可以治國家懺悔可以滅罪障慈悲可以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却病延年多嗣永祚之妙法也真心本來清淨因妄想染污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自心因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即心是佛自心作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衆生一念惡心起佛即造業一念覺心起衆生即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即變天堂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惟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顛倒心想清淨則夢遊勝景然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心念佛念念淨土則現前觀想成就過去罪業消除臨終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即得見佛聞法親近彌陀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同遊蓮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去十方度生不被

生死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除此心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唯有徑路脩行但念阿彌陀佛切不可錯認穢濁五欲之樂遮障本有清淨真心失却本有清淨極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入門持鉢大檀之門即辱法眼相看忘形屈勢是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陋然時出入朱戶側傍玉顏若遊蓬華而狎鷗鷺自非達人深證無生兩忘物我者不能如此若德香熏人不覺默染心骨別來十載端若須臾縱居冷地徹髓氷霜時或隱隱妄想潛興妙音色相儼然現我心鏡也自入臺山深積妙師砥磨之力然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信之地未敢有負知己自爾雲散清涼妙師振跡蘆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復數年日坐海印光中安居澄乎世界塵境翛然身心日遠是於大檀音問竟歸寂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窟中詢及大檀所證法門且云日深如幻三昧諸有併空寸心無住山野喜不自勝嘗聞輕拱璧駟馬而重坐進此道至有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檀足不負我輩知己者耳然雖山川幽邈且心

光照明纖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嗟乎此生已
矣言笑無期惟願大檀安心一境平視死生是則把
臂寂場查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
故托此寂音以扣玄默奐神珠朗照不在言

又

不覯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頓如此耶
惟妙契忘言眞俗不二若檀越之於貧道兄弟者法
親骨肉兩間屬目難再其人每妄想一興心光皆爾
頓現法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去秋
曾托問訊于趙使君想徹慧照及冬龍華譚上人來
得奉法言手之三復足見深入無量義處但貧道黃
楊木禪進寸退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諢人間遂爲好
事揭露不意遂塵天眼實增慚愧何敢更辱印證過
聆如此倘不吝法愛并流無窮使千載之下想見同
風豈値音聲相和已耶妙師齋藏往難足此誠一椎
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無懸懸向未有問達師當
代師子也向云游月三秦囑過門下一會未審至否
然此師風骨眞橫空寶劍使人一傍則愛根永斷豈
但能輕萬戶耶嘗謂像代可無臨濟德山而末法不
可無此老也

又

數年不通音問想檀越髮無遺黑矣人生夢幻如此
豈不重增悲慨耶妙師造無縫塔已呈其樣必妝檀
越秘密藏中他日倘至借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住
那羅窟中脩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褱動三十三天
致驚天王震怒擲于大鞴爐中通身煆煉一番且使
身心俱化骨肉全銷以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瘴海
孤征萬里且喜火枷脫卸慶快行脚將補三十年前
未完公案意檀越聞之必心生痛痒耳今已長發就
道恐檀越愛不斷必作天南地北夢想顛倒撓亂禪
悅特此問訊乃報喜非報憂也惟檀越與妙師眉間
光明照萬八千土然此萬里猶在眉睫間不知何以
攝受我也

又

一往夢事前書具見旣皆顛倒夫復何言第在世相
有成虧于法性無加損智眼明照諒不以之撓泰定
耳山野以幻化空身投之蠻煙毒霧中如坐千尺寒
巖萬年冰雪卽有骨未融而亦爲之銷鑠也不審異
日賢王於何處索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法言
讀之深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作皆精心中出有

當光耀千古比于邸報見斷髮表誠疏此實賢王歷刼菩提習氣于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野以爲賢王果能視死生如一髮則必能以一髮引千鈞以此上爲 社稷下爲蒼生致 君堯舜夫復何難是不待越三界而取菩提倘或習發于中以忠貲習是不免于徉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法兩皆失之意賢王必有所以自處矣便當幸以教我翹首德音慰此懸切

又

塞北天南相懸萬里在智眼圓觀曾無間隔而妄情

自蔽寧無去來之思乎不審比來檀越以法自娛能無哀惱耶嘗聞佛爲波斯匿王指不遷之見以觀河印之惟我賢王終日臨流觀逝者如斯而見未嘗往者乎昔者每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眞常則以爲秘印今則謂之不然何也以法性遍在無情而法法皆眞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佛骨金剛舍利之光是以無生之念薰有漏之軀而成佛性常住不壞者此瞻六祖全身信乎佛言不妄矣賢王以此視幻軀如水月鏡像乎果於是中覓之而不可得回視目前皆曰幻化而憂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

根未入此番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也今入楞伽法性海中則洞達昔之知見正若貴魚目耳由是知古人不肯輕易可人必到窮源絕跡之地殆非以知見凌物殊非把住放行之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祖則一切狐疑頓然氷釋矣賢王智照以此爲何如耶楞伽筆記皆鈍根年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師判之若此中有容針地則鈍根又當貶入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年瞬息頃耳信乎念刧同

時也第悲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良友勝緣不能再得況復參商異路宛如隔世縱精神洞達而形跡靡從言之令人悲慨耳前大義自河中持法旨來今忽忽又三年矣日月欺人亦至於此讀札語知法體奈老肋骨益強此老居士多刦以般若薰蒸金剛種子以爲胚胎況爲造物遷流者而作眞宰于何不徙深以爲慰山野幻軀入此爐冶所賴 天恩陶鎔渣滓漸見銷落撫心感愧無以報稱雖坐瘴鄉不敢一念敢忘 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餘生持浮脆之軀而爲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氣薰蒸者乎知賢王以此念我而不知我以此念賢王也自入罪鄉三接法音琅琅在耳回想舊遊不隔纖毫是知古人不遷之旨卽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年來此中法味不淺但不得與知己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居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般若種性中來況今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慮不臻其妙且又喜以貧養志以恬養知此又從願力而得燄燄火宅中求此清涼人物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無可心可心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無縫塔一手托出其樣子又在賢王幞頭角邊卽今如從地湧而分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爲彈指開寶塔戶普令人天盡見多寶全身也又不知幽暗衆生可能盡覩此段光明否

與曾健齋太常

鄙人薄劣辱公心知非一日矣向以未得晤言爲闕比以大法因緣入王舍城始獲瞻對法顏夙抱灑然此天幸也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真殊非音聲色相者比至若真二利之行蘊護法之心而以斯道爲任者若今與二三君子者無多讓已極爲欽羨末法之幸何幸如之鄙人私念塵中作主最難得人以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就路還家不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敢自視若果真爲生死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覷破目前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兒之所引弄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蔽不爲功名富貴之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以慶喜示溺而世尊獨以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若果入此三昧又豈可以欣厭干懷擾亂繫念者哉惟公特爲生死事切願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真則如大火聚觸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攖傍耶世人學道舉皆捨却目前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前故往往多作障礙不得真實受用且又別生無量臆見橫談豎說殊不知卽在見聞覺知之間但只識破虛僞而不被其瞞昧耳是則佛祖說法如猜謎之技止以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將果有奇特之物故生無量圖度之想若智者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無奇特止是不爲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

厭是則看破則無欣厭無欣厭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死拘留如此可稱具金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死而證眞常不涉途程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昔偶以無礙大解脫門一語突出公前然公著意扣之鄙人嘗數舉其決觀公眼目動定似未全身擔荷故雖去百餘城而法愛之心樸落不下故不惜逕伸一手再爲舉之殊不覺舌長拖地也

又

緬維道誼眞期頓超色相妙契忘言初無彼此良以獨居幽眇寂寞情深心境寥寥豈不依依法中骨肉頃月清上人來承動定勝常知已善於日用工夫漸增綿密逆順境緣無非佛事者第恐於佛事中增益知見以爲病刺耳看來此事原一平等眞際任運現前了無遮障吾人所以不得眞實受用者誠所謂四相潛神非覺違拒者也悲夫末法五慾熾盛盡被燒然孰肯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非般若緣深何能篤信如此更與順時勉圖志登彼岸庶不負此法門知己所望也鄙人薄劣以切志此事眞有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之意那羅延窟處東鄙爲蔑戾車衆埋沒倒置久矣鄙人不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願度諸難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則斷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西來法音讀之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獨憶念精眞抑及道心濃厚皎然徹見高抱矣忻躍何如悲夫世道交喪人心汩溺火馳而不返槩不知其誰爲己有也豈復掛齒於生死大事哉惟公所云以此事爲大且痛切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公已

具之更復何言然在高明用志於本地工夫蓋亦久且熟矣但不知於日用一切逆順境緣能照破否於一切煩惱習氣能消磨否然此事鄙人蚤年切切用志將謂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年中窮歷氷雪冷地看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於此身心世界圓觀一念照破如鏡中像來無所粘去無蹤跡直令此智現前如大冶紅爐其於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太阿當空誰敢攖其鋒者此則名爲大自在人矣何者良以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眞心圓照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死之相蓋因

最初一念妄動而有生因生有滅旣有生滅卽名生死旣有生死則有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然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其吾人認以爲實不能照破故爲生死拘留故於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死業皆在目前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照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者乎是則雖爲生死而不知生死之根本也由其不能于此照破加之求道之志與之角立便起無量忻厭思筭之念思筭日深則

厭離日切而苦惱日重矣將謂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於此絕分矣如此豈不虛生浪死哉此蓋世有志者之通弊也至若有志於塵勞境緣上作工夫者又以見聞覺知昭昭靈靈緣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爲眞實都謂卽此便是此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明妄想之機關生死之窟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眞況彼緣塵擾擾者乎由其無眞知見人與之決擇大都流入此弊故其見之不明照之不破若是則雖爲生死而實重增

生死耳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旣爲生死痛切則願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思筭厭離等待將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緣煩惱身心世界一一照破目前無有一法當情單單的的於一念妄想未生已前一覷覷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譬如明鏡當臺雖見色相而無去來之跡如此鑑照久自圓明圓明則生滅無寄生滅無寄則生死何從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也惟公以道相看卽道中骨肉旣爲生死痛切就當隨處下手更不可思算等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照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某憶往昔參長者於毘耶離城辱慈光洞照不以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某也猶任音聲色相間雖其心領神會尚或眼鈍頭迷至於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深信長者獨詣之餘皆無入者某固識之而未能也蒙以法視我動之以定拔之以智契緊相爲恨不能令我七日掩關一超直入爾時某雖痛鈍豈不勇猛躍然良以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眞切語也旣而長者隱宰官身去時復教某善

事艮友妙峰禪師此意長者無他念蓋悲法門寥落是必屬望區區將有以荷負耳臨行廻旋說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法愛也思義何如清涼分錫共傾一命以事知識如妙師者無二志是故十年巖穴耿耿孤明一念氷霜心心獨照難痛徹骨髓有愧古人至若比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出也敢忘所自安有負於知巳哉此知長者深證無生游戲人世共固願一振錫走遶禪床三帀以謝慈惠艮爲宿業所引至於東海愛此深山大澤志卜納此枯骨以休焉然固癖

有所向識有所偏其於長者妙音色相未嘗去於三昧也自信曼室老人豈不時時遥仲右手過百餘城爲一摩頂攝受乎某曩遊海內名山每見鍾精與微皆必有吐露至我休歙黄山白嶽向無覯焉道[illegible]氣氤氳之千載竊見漏泄於長者今長者獨挹無語豈不寥寥宇宙乎懷寧華君國士也素受知於大公固此業入長者大光明藏久矣蓋此君雅事古人但曉聞大道多役人僞故爲小兒所弄老大無成比方一念猛省廻光返照志取歸路善哉此君利根也某固所信心但恐愛根未斷耳非大手宗師福慧兩足者

不能以作世出世間二施之主令彼脱然無累一刀兩斷也且慮黄白山靈孤勢無力不能獨行長者意得此君或執一役以代負舂適足以供長者之餘年即令磬欬左右形影周旋未必不爲山靈一助惟取長者高枕雲霞指揮麋鹿似亦無庸別慮矣長者其信然之乎倘入法眼所擇而納諸座下不但華君頂身報知巳以道誼即某之於長者未了公案異日將放一光於華林精舍實遣此君當化身以先往耳遥扣寂音願捨神足不在言

與周幻海

往從長者遊於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共談不二過來瞬息十年都成夢幻法門矣別時辱長者雅惠詩卷懷諸囊中如肘後符者坐臥無間每遊名山所值奇勝若千尺寒崖萬年氷雪時則展卷讀之朗然如對即長松巨石白雲流水未嘗不與長者共之其懷念高雅可知巳鄙人向居五臺者七年寒徹心骨幻體不禁時則遠壽東海暘谷結廬以居此蓋養嬾浮世以消磨歲月殆非敢近魯連高蹈而效仲尼志浮也其所居二牢固稱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窟者在焉鄙人卜於最深幽絶處其形則背負衆

山面呑滄海羣峰擁抱中藏一菴天然奇絕其建立禪室數楹聊爲莊點化工客此幻衆雖非壯麗且而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蜃結長波入座魚龍繞階而梵侶經行影沉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憶長者高年苦無濟勝之具似不能入此海印三昧敢求妙書數扁懸之高閣再得長者長題數篇競秀乾坤則是長者法身常住此中矣又不但山靈增色已也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大虛

貧道往持一鉢走王舍城首叅長者重辱慧眼相照

頃入不二法門連床促膝每爲終夜之談令諸初心大士皆發無上菩提而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夙願所持也慨玆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眞諦凡在色相之間者究若陳人未嘗不拊髀深悼若夫椎疑霧於性天索玄珠於智海非長者罔象之手誰可當之以俗易眞是見信於毘耶大士私心踴躍爲吾道幸所念西郊慰別雪蒲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直使天花錯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圻惟此因緣又非淺尠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移百萬法門寸心無住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無恙所荷

大藏入寺之期舍利散於重霄祥光現於塔表光光北向網網交羅瓦礫叢林普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徵一至于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而爲之授記耶朔月效事卽歸海上以逼除歲廿五月業以入窟與諸龍象誦長者無量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審維摩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厭否

謝毛文源侍御

惟古之有千里神交異代而心可者罔不世出再見此何以獨稱哉蓋知遇之難雖上下千載猶旦暮也然目擊之賞絃輟之悲亦嘗藉於形聲安有廓廟江

湖雲泥異路截然而能信心若明公之於鄙人者乎且內外不相及此尤難之難曠古所希今於明公見之矣惟念高雅不獨禮出尋常至若見辱佳章垂之貞石且而兩字未安不嫌再檄此又深見精眞之至殆非骨肉而生死比感何以喻嗟乎有云閭閻砥行礪名之士不附青雲安能施于後世嘗聞其語此兄徵於鄙人良以土苴荒穢有累絕塵之步爲沾沾愧汗下耳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匏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逃遁海上以自休焉不意 聖澤無私法雲廣布光被海

宇濫及草荊降斯盛典置此名山以垂萬世然而雖
爲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爲以與治之事爰
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悚人微事重不能敷揚教化誠
恐有負　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骨比者天幸明公
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
湧動天人忻悅魔幻傾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群生
向化非夫妙契靈山亦乃乘宿願力以緣會象形鼓
篁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真俗交歸人非人等
歡喜無量恭惟盛世功德實並山海同其高深明公
法身當與社稷相爲常任矣營建之業恭承法旨獨

橅鄙人一力任之此實省煩費所司尤爲便益但寺
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幸馬郎墨力
任持之奈此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尚
有一後序即續圖之共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逼
寒碑亭似於春融與造姑此先報以了現前公案惟
此勝緣不易願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垂一機以當
法施不獨山靈增重萬世之下猶窺妙音色相於孤峰
片石間也草賣威嚴不勝惶悚

與胡孝廉

以貧道之不敏無庸於世投跡山海之間數年以來
辱公之知雖未數數晤言而忘形之契亦足以入不
二法門耳往以業力所使驅馳南北臨別未及一語
弟恐佳會難再未嘗不悒悒深抱比幸竣事東歸以
逼除日入山新歲即拜手書之賜讀佳章三過辭翰
雙絕令人灑然見心偉哉公之所負豈獨爲山海鍾
靈實爲蒼生津濟也廟堂刮目更復何人飛鳴之期
在指日矣私心顒望倘山靈有意於貧道可爲栽蓮
種菊三十年以待足下功成則匡廬之社豈復讓於
疇昔所教云云似太早計在吉人天相何俟於屑屑
耶惟安意以聽造物者主之密語見心一一述之令

弟前想當盡爲傾倒耳

與顧朗哉

憶昔祇園雪夜徹曉清談俛仰塵寰千秋勝集回首
良緣豈能再得歸來海上白雲擁膝明月披襟水鏡
光浮而冰雪之姿居然在目即足下臥遊八極而一
夢落此中乎

又

古人云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山野往於死生之際觀
足下之心如水火恨不能焚其跡而洗其污置我至
於空劫之前此非山野行有以致足下第足下情超

物表義出寰中勃然不能自禁油然不知所發耳即山野感之亦不能言言之亦不能盡而天下後世又何以知足下與方外交如此之高懷雅量哉山野別來坐此瘴鄉飡嵐煙而飲毒霧頗與嚙雪吞氈同味每念龍華樹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境此時但一興懷炎蒸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減炎方誰與足下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氷雪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新刻數種之中願與足下共之且酬知音之賞倘輟筆硯試披覽之未必不若履鈞天而登極樂也

與張守菴

嘗聞佛說學般若菩薩即爲荷擔如來今見我公如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照十方且而天人多受欲樂不肯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音聲無思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爲眞報佛恩者而不知誰爲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授記人人成佛即有以惡罵捶打菩薩皆悉能忍此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強難化若菩薩願於此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以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但毘耶室內多有小乘每於齋時見鉢中無水竈裏斷烟人人皆生疲厭望食之想而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人前往香積請飯以解大衆之饑耳承慈恩重會普光明殿昨構木南方今已登彼岸其法海無涯全仗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克滿三千則可三

展淨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彈指也

又

昔人多爲法忘身未見實事今於公見之矣今目前誰不強口高談向佛門中造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生死相關何人能似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切禍患了然不動於心古稱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子也嘗聞菩薩爲一切衆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爲大地衆生捨此身命猶是本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語云願老和尚說法利生我安心歡喜爲法門死只

此一言入在貪道金剛心中窮刼不壞直至成佛亦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貪道自入瘴鄉因此一言不能頃刻忘情專以度生爲事以佛法爲命也今將三年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教旨趣以此祝　聖壽無疆報護法之德萬分之一也但願公仗此法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年廣作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昨於龍華樹下相逢葢三生之緣已熟辱法眼相看深感不二但未委悉爲闕然耳行時復承雅誼垂問法語足見道念篤厚如此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然非公眞切工夫于本分事者葢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今人作工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以昭昭靈靈爲妙悟却不知昭昭靈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待悟以謂此中實實有個光景爲所得之地此皆未達究竟心源而以有思惟心圖度無思惟境界也然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明了無一法永離諸見

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一念妄見即是生死根本何況種種思算計較耶吾人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如此而觀此現在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事如太虛浮雲倏起倏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寂滅湛然不動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就是佛見法見一切善惡之見亦皆是妄想以其清淨心中本無此事由其心本無生所以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無知耶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以山僧示人作工夫先有的的信得自心如此而於一切時中但任運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覷覷定勘此念畢竟向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亦不許思算亦不許相續攀緣如此看來久久純熟自然心體靈明寂滅現前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冰應念化爲眞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眞個如此廣大靈明寂滅始信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了然不疑無復他念耳若果無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無光景可得即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然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光影門頭把作實事

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存在胸中當作自己知見亦不可作道理玄會亦不得除去目前別尋好處然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作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黑湯漫地古人目爲黑山鬼窟若墮在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即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源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前來三疑頓斷不必一一分星擘兩也若一一搜求差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爲道眞切但願從今已去將前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眞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願以道自勉不宣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付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像教數十年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恩未嘗不潸洟交頤也往以未得瞻禮爲闕及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平矣既而東歸海上復閙闡提作大法孽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以衣覆被不獨使法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矣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以酬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台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有聞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風便草此致候道履諸希慈照不宣

與李廓庵中丞

惟自祇園兩晤已荷眞慈既歸海上復奉法音手之三復彌感以道忘懷殊不見有廊廟山林之異此非妙出常情何能容此糞掃頭陀居然在目耶感何可驗其每念叔世醇澆樸散內視者希況眞心乎常自思惟長者巍巍堂堂心光獨露人表誠稱普賢大人不唯股肱王室抑且荷擔如來即人王世尊俱賴匡濟而此蒼生君一子地何幸如之唯願長者不忘本誓爲國爲道自重

又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良期飽飡不二回首風塵廊廟江湖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違薄福衆生不能覩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頷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濟又安能登臻極樂以享四事之豐乎況復魔黨橫行夜义四出而敢生人之肉可謂無安猶如火宅不獨炎

洲赤土也伏惟長者凝神澹泊游刃玄虛引松竹之清風發冰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弟蒼生屬望恐東山不能堅臥也山僧比業重愆塵茲瘴海僅持一息耶復四年朔雪炎方相懸萬里追憶舊遊豈可再得第回鴈峯高而尺素殷勤亦無所托雖絶徼遐荒而草木有知安能一日忘于陽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以業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在昔祇園暫對法身自爾影落心鏡然非鄙人偺念不忘良由長者法緣深厚不覺令人妄想耳人來再奉手書益感精誠之至承惠佳扇清風凛凛入骨把玩無時珍稿莊置几案宛如對談時見玉屑霏霏也辱垂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以副高望耶竭此量奉酬來旨耳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以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似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人耳元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以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

可拘若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眞心矣斯非妄想攀緣影事豈可當以爲眞乎所云念佛者卽是念自心也若心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而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然攝引初機須是從這裏鑽過始得然下手工夫古人自有方便直以單提一念爲主如寶劍橫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敢攖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同一法性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恐拋足下寧不把臂手昨臨行作數語屬弼生留別足下想高明不以爲狂時時自能深入決不作世諦流布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之句此蓋就文士痛處剳鎚足下卽不能於此悟入願皈命三寶前受持圓覺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以此

當供養不則不與足下爲同鄉土人也豈有同鄉人而不見信於鄉人者乎聞足下道伴信心淸淨願足下敎之以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以深入足下若不以此敎之又非所以爲道伴也計高遷在卽臨事與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決不能使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與郭太史

辱公念我甚深如此蓋夙緣也而見面之難又如此豈非緣厚於前世而薄於今生耶鄙人乘凉風飛錫還海上承命爲勉師塔銘業已草草報覆唯依據晝

葫蘆不敢妄意增減但于公所謂見悲於法門者數語此遲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以爲辭惟是時不無流涕之嘆此鄙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以感發于公今日之心也公亦以我爲增益謗乎其銘則脫然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多外駁不精辯以著相定於是非之辨然非久留心佛法禪道而歷參眞正知識所以淘融滓穢蕩滌陳習刮垢磨光痛攻故轍若依稀彷彿學相似語資談柄

作影身草者斷斷難窺實際而卽有眞心爲生死大事且又執我見立牆壁者又没交涉然我佛法原是破我見斷情根泯物我之利劑若執藥成病則難治多矣此所謂名公者又多矣雲外野人又何敢妄擬其優劣幸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此爲大幸東溟先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以力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人不讓於師非具正法眼秉慧劍稱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覵一週已見大意然管君見性亦未敢許透徹要之稟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而就在此中

亦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倘若留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遍字字融通心地以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而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眞實爲生死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作戲具增口過耳以公眞心侍三寶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麈默談頃聞賢

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定勝常適辱問訊手書三復足下念我甚何其懇懇意出言外知坐進此道可謂漸入佳境矣歡喜無量且云嚼然于中有難對俗人言者誠哉此事唯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苦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又云始覺文字不爲多而所形文字當有大多於文字者也豈步武所及他日一笑而冰解凍釋寧不見座多口阿師耶願足下努力自重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剝與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

十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華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有緒當迎杖鳥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布作書一語普告

與高司馬

承垂情遺草尤辱知己之眞可稱千載旦暮之遇弟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有玷明德耳自惟早棄筆硯志探玄理窮究性源者有年至若詩文原非本業即有一二口頭語槩以應化之跡殊非作者領域也唯禪門著述頗愜幽懷即有數部草創俱未脫稿俟此行南中荷戈之暇緝集成編寄請印正渝其

半偈可投幸附青雲垂之不朽則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眞心流出也行役萬里奉晤無期臨岐無任依依

與董巢雄廷尉

山野藉此山海之靈得依光中且將終身白社永劫津梁是賴豈期地湧天降意外魔撓大火烈炎流金爍石辱長者時時霑灑甘露令此焦枯多得清涼未便摧折惟此恩德實超情表正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其量如空何從以謝山野於十月初旬始得解脫囹圄蒙恩遣雷陽瘴海萬里何時得奉謦欬之餘如夙

昔耶言之令人悲愴耳倘良緣有在天意回春尚不負此生平相看白首否則委填溝壑斯與長者永訣矣諸願爲國自愛不宣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觀足下數年以來處此憂困而能挺然芬茂如此可稱大力量人也時方息肩昔趣正當頭轡先登以策萬里高步且將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崩離析遂至于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跡而所苦正在諸同志者道力孱弱失此

依怙爲悲愍耳。昨得手書，知足下情所不堪，且幸此心信力不衰，姑以此培之，以待天日之明，尚不失此佳會耳。朽夫雖朽，唯以利生爲事業，若忘足下輩，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令兄梓山公不能別啓，便中爲我致謝。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遞相發明，幸同觀之。

與黃栢山

朽夫過此東方，如幻化人遊水月道場，作空花佛事耳。倏忽變態如此，觀者靡不驚疑籌度，悲痛徹心，而處之者晏然寂滅也。大段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

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壞，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于幽谷耳。長松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覩。今觀法之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照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敗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有何去來之相？惟尊人無恙，子光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朽夫肝膽前已瀝在周世父書中，此心已空，豈復更作呪呪兒女子態。適得手書，讀之輒飜然大喜，何也？凡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一衆生，以此爲事耳。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塗劇苦、刀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事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焉。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鄙，猶古今異代矣。斯則朽夫死且不朽，又何較夫瞶瞶者耶？且一時從遊者，唯足下習染最重，今

見足下書，飜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然就道耶？

與趙見田中丞

山野藉山海之靈，辱慈愛之厚者，十年於茲。方將効匡廬之遺事，結蓮社之眞盟，相與樂餘年，忘歲月，何意變生不測，致動雷霆，幾臨鼎鑊。若非上賴長者慈力，通身手眼，曲成而大庇之，則區區草芥，何有今日？緬惟恩同再造，義越尋常，刻骨有心，圖報無地。茲行役萬里，奉面無時，臨歧草此，上謝法施。

與劉中丞

念山野每感護法之心愧無以報意圖蓮社終期白
首相看以滿物外勝緣豈意修行無力山鬼所弄上
觸宸嚴雷霆之威加之草木此世所罕聞前此未有
者也自罹難以來所賴此心無愧而一念清涼未敢
以榮辱是非渋慮者此山野半生苦志山林所博者
唯此而已敢爲知己告今投煙瘴萬里天南沉淪苦
海不知舟筏何人彼岍何日也長者能無意乎想長
公德業並進次公亦自登壇長者閉戸課書磅礴宇
宙豈不齒及昔日頭陀頹然揮麈座上時耶倘天意
回春此境此時尚當有日

與晉亭由

去歲此日別足下於郡之西圍將乞食長安今則爲
天南逐客孤征萬里足觀人世幻緣顛倒夢事耳山
野自罹難以來辱諸知己憂戚關心今幸有萬里之
行即荷戈行伍且幸行脚有方適足以釋法門重負
耳不能晤別臨紙依依

與李臨淮

念與君侯分隔天淵情同桑梓往幸一接威光於香
山碧雲之間爲連宵徹夜之歡自爾別來二十餘年
追憶舊遊眞同夢事第山野性井枯朽沉寂山林竟

不能再謦欬于左右每辱高誼不忘巖穴時時俯念
而重存之比以修行無力致遭魔撓仰承慈徳揮斥
金剛長驅火窟者所用神力不知其幾千萬種矣不
惟護法精心永刼不磨即知己之眞若廓廟下心於
草莽如山野之遇者籌之古道蓋亦希矣斯正精神
溶合不以形跡致淡誠難之難感結在心圖報無地
乃今天譴垢戾投之窮荒但恐此生骨被黃沙終不
能一白知己之心將謂雨露之化錯潤無根之草矣
多世夙緣豈不大負茲行役萬里奉面無期臨岐致
書以謝慈惠濁世夙塵火宅猛燄仰願甘露醍醐乘

時灌洒無吝三車運載蒼生于彼岸也

謝山東撫臺鄭公

山野罪戾無狀向以藏修山海以奉法不謹不幸而
蹈機羅網冒風波之險者數年於茲得藉前賢大夫
之威光可幸無恙比者豈期竟墮弄穽上觸　宸怒
雷霆震驚草木焦敗如刧燒然何幸天造台慈儼然
臨之駕苦海之慈航灑火宅之烈燄不獨護持三寶
上衛　聖慈即羣生獲福實徼慈惠於無窮者不可
思議矣豈可以塵數計耶唯台慈功德實與山海相
爲悠長而山野刻骨銘心之感亦當啣之永刧矣茲

遠投嶺外形在桎梏不能一覲光儀良爲長慨生還無日惟台慈以天地爲心洪纖鉅細皆在陶鎔全此香火卽台慈鼎建以垂不朽也

與卽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蓋心苦於知已念切於有緣在古賢聖猶然况恒品乎聞之一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于諸君子者一紀之歡不滅骨肉之愛萬里之遣重遺手足之憂其不稱千載之知已多生之有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卽山野之於山海

固不能流芳適足以貽笑不知兒童稱說父子相傳于幾百年也況復布慈雲於邊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源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山野深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有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華凋謝瞖眼較得失乎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稱出世知已矣

與陳赤石尚寶

久不聞問馳想爲勞以無可遣之人有失恭候向擬春暮有入山之行惟日望之頃聞邸報有　特起之命大爲　朝廷得人賀惟　沖主子立時事多艱正望老成匡輔恐東山之臥未忍安也栖賢多幸袁公始終其事煥然一大道場且得青林住持賴袁公多方護法咸得其宜弟以當名山之衝雲來接踵香積不克無以應酬難爲久守老居士昔有齋僧田願此時當料理耳倘主者無力支持一旦疲於津梁不爲負此勝願亦負最初本願也尊慈其深念乎袁公已行其建立碑記惟大手備敘始末以垂不朽是又當爲急務也山野閉關仰仗法力護持外緣無擾但幻軀濕疾作楚年來日甚蓋秉血氣衰耗故益篤耳其他無勞爲念也

答雷州伍使君

貧道以巖穴枯槁當摧折之餘幸荷陽春惠澤生而榮之恩同大造有感而已竟何以報頃仗慈蔭幸栖息壘壁間荷戈之暇得以安心禪寂月披楞伽究西來大意凡有一得肉而筆之此段因緣實出天賜卽秋毫皆帝力也倘賴光照之末得了此公案雖不敢言著書見志適足以補前行之失往辱垂問以解脫義此高明所養深邃得之久矣何容置喙但此已躬下眞切工夫唯在當人勇猛耳殆非言說可及也然于著力處不無其要得其要自然用力小收功遠否

則不無疑慮耳。

與貴州江司理

憶昔遨遊海上別後孤月寒空長松片石而妙音色相宛在眉睫間也寢息在心頃不暫置恆高車萬里豈能忘十洲三島耶山野薄福山林竟爲魔撓几而朽木無知惟此嚴譴拔之炎方而二牢名勝都歸幻化想知已聞之必大發長慨而爲聲歌百什也頃于五羊適遇貴治葛生邦誥細詢德政異常教化大孚不減文翁在蜀偉功奇績簡在　帝心不日徵車北道倘未塡溝壑艮晤之期尚有待也不識天上故人尚能顛倒如夙昔乎

謝兩廣大司馬陳公

某以朽株謬膺天造恩踰骨肉緣結再生昨者幸覲青蓮仰承慈盻飽餐甘露重沐陽春使枯木寒花冰巖麗日身心融泮感躍何言別來儼望光中然雖迹在氛埃同登極樂殊不知天涯歲暮也頃接瑶章忽至鼎錫載臨道誼溫詞誠超世表惟廊廟之遇江湖千載希有撫心內省慚懼交并恭惟慈悲覆育董等恆沙月月照臨纖芥不棄津濟之功推及芻蕘此至人虛懷兼忘怖大獨于台臺見之矣先此焚香謝祝遥空致謝。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秉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而爲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即山野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末後垂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乎幻化而法身體堅即三災彌綸湛然常住者也不獨社稷之勳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山野往自都門晤言于慈壽比復匿影海上無再見之緣頃被放瘴鄉乃辱慈念而惠遠問將謂幸得生還尚圖餐香飯於毘耶以消劣腹之饑虛豈料竟爲長訣哉嗚呼法幢既折四衆何依二利大權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幸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罪地恨不能持辦香詣龕室作梵唄以讚功德而此一念神情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遥持半偈以供眞前想在寂光必歡喜攝受耳願居士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遶三匝於座下幸無以荒唐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往昔從賢伯仲遊尚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年不知日月向何去頃貧道以業風吹墮羅刹鬼國昨南來眞州驀地相逢恍然如夢嗟乎人生幻化浮世光陰若此哉以情視之不無悲悅以法眼觀之自不見有絲毫去來動靜也高明入此三昧已深其不以我妄乎此一宿之談清音在耳不免又增顚倒想不知此想竟于何處消滅也貧道坐此瘴鄉一息千日若從前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第多落昏散亦復無記因循至今是以有愧前修多負知己今將總洗前愆不敢不勉力自策故於荷戈之際力究此心今日始知

從前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　聖恩大施鉗鎚安知有今日事回觀天子爪牙不險於黃蘗拄杖愧鈍根不若臨濟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昔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尚在顓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秘蓋亦心知其爲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刹那際三昧也貧道以狹劣之習深耽枯寂竟不能持鉢門薦一受焦敗之訶殆非敢自執愚但時節因緣不偶耳貧道每自勉責從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志齊古人

然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德山雲門諸老爲之師匠模範之卽能以般若之火鎔佛性之金而欲求爲眞正佛祖面目者蓋亦難矣是以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線卽其不幸種種幻化之緣舉皆空中佛事亦未肯以空華瞖月此一念孤光惟有如來神通天眼盡知盡見者是可與知己者道耳頃荷諸佛神力哀憐而以不思議事攝之貧道一遭世變卽私自欣謂鐵圍重關非此鉗鎚不足以摧碎之也爰自歷難以來獨以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而就中歡喜之心不減平昔且日益過之所以彌感

聖慈深荷佛力此心又唯佛可知也所以一入瘴鄉不數日卽以楞伽爲佛事願將此眞心以爲報恩地且以酬知己之望而贖壞法之愆所以不期年之內除奔走居半而能了此廣大因緣然貧道生平未歷講肆幸無章句漏習又未播弄傳燈古師公案自知畧無狂逞過高之見況於經從來未閱三過而苦不能句卽離文之際亦尚不能句讀但以觀冥心以心會旨旨得而文消義則了然自見但務以已心而契佛祖之心以佛祖之心印破文言故只就路還家並不敢馳騁口舌之利亦不敢蹈襲陳言所以枝辭異

說二洗殆盡故但以經通經不敢別生枝葉更獨的
信自心不敢望取信於世人耳貧道常謂古今異代
聖凡異路然雖出處不同事行各別亦各有其志莫
不因言宣志卽事見心者也故易演于羑里騷發於
江濆道德著於出關南華作於遯世是雖性情殊途
而志則一致皆心假言詮志藉事表若夫貧道者自
知習氣所鍾鍾於忠義居常思念丈夫處世旣不能
振綱常盡人倫所幸身托袈裟卽當爲法王忠臣慈
父孝子此自有知以來所日夜腐心者也所以三十
年來苦切此事至若千尺寒巖萬年冰雪中徹骨徹
心濱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事也所恨歷劫習氣
而欲頓盡于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敢
望于古人而此一念精眞卽窮劫不退此非妄語痛
念生此末法澆漓之世偶被業風吹扇好事者卽以
法門人數口之愧理不克行不備不足以取信天下
後世復遭此逆緣頽墮俗數其迹甚眇其心益微危
難見信於一時至若生死大事實在已躬而報佛深
恩寧無有地聞之人子之事親也以不辱其身謂之
孝今貧道斷髮毀形旣不能爲世間孝子而罹罪辱
行又不足以終出世事業與僧俗兩失之矣豈不虛
此生哉而究此志實欲於九鼎一絲之秋以程嬰公
孫杵臼之心臣持佛祖之命脉庶不失爲法王之忠
臣耳是故當棲楚之餘擲此瘴癘之地而不敢一息
忘於度生之事也所以不三年之內所著諸書聊且
將以報佛恩　君恩之萬一酬法門知己厚望之一
端也所以急欲了此公案者弟念久居塞北走盡天
南而人間極品炎寒俱已備歷顧此蕞爾之軀何當
受此燒煮然此志有待而形已消日雖長而生已短
苟不努力強持一息以法爲命誠恐一旦委塡溝壑
卽與草木同枯朽矣況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倘或緣
差異路換面改頭卽欲以今日之身作今日之事持
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識豈可復得是以不惜羞
慚亦不許其可否但任因緣而就之儻一言有契佛
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死亦足何暇顧雌黃審得
失以適衆口之辯哉幸明公知我者其不以我妄乎
聞之唯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適衆人之情未聞天下
能通聖人之志衆人能通聖人之情者也但稟於心
不假於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情殊非下劣所敢當
深感護法精心然悲在同體不敢以世諦量也卽荷
尊慈所以屬望於下劣者正如啞人喫黃栢難以吐

露向人或於楞伽案頭幸一印正則千里覿面夫復何云第不審未死之年可能接足承顏如今日之談否

與王忠銘宗伯

山野向藏修東海之上有年頃以業緣遠投雷陽時過故都晤恩兄側聞天際眞人現大宰官而作佛事山野即不以萬里之行為虞而以得覲當世師表為幸誠天假也私心慶之以丙申春三月抵戍所是時執役行伍不敢跬步妄越盈盈一水徒切瞻依復檄來五羊竟未一即毘耶丈室甕聆不二之談失此良

緣深沉妄想頃晤吳生飭訊起居談妙證益令神遊樂土如對青蓮也且聞蒲輪久至北行有期擬當親承於穗城之市不意仙馭超忽接足無因再失良緣益增欽渴接法旨盈尺為旃檀如來作大護法惟此勝果全現于妙圓心中不期彼弟子緣虧中道夭閼頓使慈雲不展覺路難登寶筏無憑迷津莫渡其所遭刼難因緣諒天耳遥聞無容啓齒何意曇華重現優闐載臨所願法身有托彼岸非遥四衆皈依十方讚仰其人天歡喜何樂如之顧山野下願圓滿功德盡力莊嚴安奉金陵報恩舍利塔前與釋迦與法身

常住功德同社稷攸長不惟不負尊慈抑且超昇逝者不識以為何如其委悉因緣具在吳生舌端茲不重贅

與馮具區太史

憶昔對坐龍華樹下一別二十餘年人世夢幻于此足觀矣貧道頃以業風吹向炎荒初過白下以在桎梏間未敢瞻望青蓮乃辱慈念種種攝受法雨慈雲遍作火宅甘露只今時蒙霑洒也情出忘情又豈敢以世諦流布但以法報之耳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法王正令以金剛寶劍而揮裂之不然何以有今日是

故彌感聖恩不淺也年來瘴鄉兀坐穹廬唯以楞伽究祖師之心印所幸智竭情枯于此法門頗有一線之路隨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以此為報恩地第久躭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所幸居士為法門宗匠儻蒙執素王之筆行法王之令一賞罰之不獨使法國土中亂臣賊子懼適足令外道潛踪天魔拱手也惟居士性海汪洋能施一滴潤此末世焦枯乎古人以此向上一路不惜遍歷百城恨以業繫不前不能三匝于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照徹秘密

嚴大施門開顯示寶筏實所至望。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眞慈多方護念此法惠之德不可思議耳向所云雷陽爲善地蓋以遊宦者言大非逐客所宜也向聞炎方眞同火宅饑饉餓殍枕藉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荒爲道緣爐鞴苟能假此鎔冶塵垢消亡精眞獨露斯實　聖恩所賜良不負此生平適足以報知己耳又豈敢以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幸爲謝諸故人仰惟照攝更願以道自重自愛

與董思白太史

自入瘴鄉持雅贈江南片雪時時揮洒炎方無邊熱惱眞能一咲殆盡惟毘耶神力以此斷大千之手彈指之頃作此難思佛事是皆慈善根力所發耳斯豈鈍根所能匀其毛孔哉即古人贈人以言未必有如是妙用者也頃辱惠仙音教我五內至觀卷頭逐客跋語字字無生所恨盲瞑者痂臂厚膜徒荷金篦刮刮耳。

與王衷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去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事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在智光圓照不隔寸絲妄想皆與渺漭雲天蓋不知何方何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無恙惟粵中連遭饑饉乍冒炎蒸蹈湯赴火誠可爲喻山野諸所堪忍惟以幻化浮身難禁銷鑠恐即塡溝壑不能再瞻天日幸爲謝諸故人努力以道自重王磐諸公統此見意不及別裁惟慈遠攝。

又

世相空華衆生顚倒所撰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然寂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閒之菩提

所緣緣諸若趣憶昔長安深夜燈前一見忽若再生觀座下警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有不可折者此其同體之悲而入於眞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寶鏡自不能逃其影像耳王城比來法社零落知己星散能無寂寞乎聞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歡喜可知而心相印可自有不能言者矣下劣年來處此瘴鄉所托光攝四大清涼無諸熱惱昔談淨穢隨心若樂在已今實證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又了無瞭跡矣

又

貧道以夙業沉淪瘴海十有二年回想舊遊端若異世人生忽忽幻化如此自不知其顛倒何狀心知慈力光中定不少此罪訴頭陀耳已亥歲曾遣開訊時法駕去都門所持請正諸刻寄之龍華不識曾入慧目否貧道念玷污法門不敢重負知己之望荷戈之暇乃為六祖作奴郎洒掃曹溪遥仗法力加持可幸無恙第形服未完以此作悽楚耳萬里寸心敬持辦香奉供惟慈攝之

與李對泉太宰

貧道不幸不能徼福于山海之靈竟遭魔網上干　聖怒致茲嚴譴自分前業甘無怨尤第以上負　聖恩有孤護法精心未酬萬一勞而無功為慚愧耳即向嬰大難心知神力冥加密布清涼潛施甘露濟益良多但不能一覲慈顏三展五體以謝悲愍耳

又

山野薄福不能奉持法藏有負明德且以夙業障重竟沉苦海往荷尊慈默庇極盡神力遥伸布手摩頂而調護之非有所致蓋由至人以平等大悲覆育羣生如一子地而以無作妙力遍入有情妄想心中故不求而自應不感而自通也惟此心同太虛言何能量第真悲忘情故願以法報之耳山野近處瘴鄉仰藉慈光遠照風土頗宜四大無多違損雖混跡塵其致不滅長林豐草即此餘生皆賴　聖恩所賜也愧無可報是以荷戈之暇以楞伽究心凡有一得遂筆記之今幸了此從前未了之公案敢請印正天眼遥觀必發無量歡喜耳復聞太易演于中古如來出於劫盡蓋理發于憂患聖應於機感顧山野草芥濫厠形服竟為法門罪人上辜　聖恩下負知己罪無容地今幸引性海一滴以洗前愆况此經久秘深奧

山野不揣固陋一旦妄擬信非憂患之深無以發之也恭惟尊慈秘妙圓行現宰官身當此大道否塞之秋羣生引領之日秉阿衡司命脉調元贊化俯鑒羣情實所以乘真一之運順機感之會也蓋載之中重覩義皇之化復享太古之風是有望于今日矣伏望保攝天和凝神泰定以上副　聖恩之寵靈下慰羣生之顒望是所至願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夜一夕千秋臨別教言泰山九鼎不獨感道義情真實荷慈悲慨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於

炎方瘴海之間不爲境風之所搖奪者皆仗老居士一語之力也此恩俱生何敢忘于食頃耶先是業雨具聞于座下未審可能達慧照否恭聞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以黄髮耆頤之福願加珍衛愼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爲太上延年之術想翁必已先入之第念佛一門尤爲晩年凝神極樂之秘訣出世之上乘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塵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于此未必不爲此生究竟樂地也

又

佚自同江拜違光相一別忽忽十年人世幻夢變化遷流密速如此然在心鏡相懸實未間于彼此第以苦海波瀾漂無定跡屢欲致候起居難于便使有懷徒增悒悒耳近聞奉詔一出大慰蒼生此行不負悲願須見挂冠而歸如棄敝箒緬惟高尚之懷即唐之裴白宋之張楊脫然未易及此欽羨無量頃承南皐先生遣使遠問乘此奉訊法履遥想南山在望叢菊滿園悠然之懷固多佳勝也貧道以業負未完奉教無日臨書益增渴仰

寄王漢冲將軍

貧道生下里且以樗櫟朽株埋根寒谷況蒙汚垢輒流瘴海泛泛十年未能易入匠石之顧凡在有緣即辱垂情亦似幽巖層冰而未知有陽春煦日也甲辰徂夏自曹溪奉檄還戍過端江晤董舍親讀箑頭詩方見兩間奇氣結爲德星照于西粤自分無緣一覩光耀是秋十月于雷陽得康季修書始知久爲入幕之賓則深知武庫中定不少此長物矣乙巳夏日奉臺檄還山再晤董公道及慈念諄諄即心同寒灰亦爲律管相吹勃勃飛動矣由是遂發西遊之興將探八桂之奇以謁眞人之室第以幻緣未淨養痾山中兼之業繩未斷頓難露影人世且以久瞻紫氣隱隱東浮意此勝緣或在仙羊穗石之間耶然神物會合固當有時況精神相孚一氣潛通者乎闕山人適詣曹溪且云自門墻來喜聞天鼓音聲最細良慰夙心山人即返勾漏乘此問訊以布妄想山人嶺外貧士卓有古人風往來十年如一日常謂歐楨伯後詩固避舍而樸則先登極感知音敢爲致謝風便幸惠醍醐灌我焦渴可勝翹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七 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八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岸劉起相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觀老莊影響論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且而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利俗若夫當世君子安心佛法爲法城塹者

多矣自有神鑑固不待言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注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盲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脗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

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益增其戲論耳蓋古之

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出於己而以己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旣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旣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

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眞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由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淸涼觀國師文殊化身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

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復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至若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而孟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卽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

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而究天人之學者惟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沉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濟勝之具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即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混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即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即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並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證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然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然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即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

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即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為本。所言天者即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為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為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為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為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為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

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為一。故曰圓融散而為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眾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

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為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為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為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以援之。姑使捨

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故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跡。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故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為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跡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跡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為生累。至有操仁義而為

盜賊之資啓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斲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沉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跡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

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蔓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游戲廣大之若此也秕穅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袵矣且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蹶起攘臂其閒

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茅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尚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

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故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粗障欣上淨妙離

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

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派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嗔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構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已無厭之欲以綿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既處人道不

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舁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墻。幾如檮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

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以其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其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耳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知十界惟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

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横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敎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即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鬭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所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

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

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刦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

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以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此尚八識名字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敎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而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

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其老氏者以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然其立教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為用豈徒然哉據實而論但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即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中矣世

人但見莊子詆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為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為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為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跡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跡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懽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憤憤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針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而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熾非佛不足以拔之吾

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游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影響論畢

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於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眞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淪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淪虛也何盡道

忘與不忘俱忘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易而不拘俱難噫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曰動易體出塵必曰靜易造以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之原生滅之本也

彼物動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長風鼓於天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故至人無我虛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

心體原眞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純以智嘗試觀夫融氷者焉火勝則氷易消智深則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圓明之眚生死之蒂也是以得不在小失不在大聖人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幾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眞人

心本澄淵由吸前境渾濁其性起諸昏擾悶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瞖在眼空花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瞖無花銷塵絶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
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入
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
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
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狠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故常畏
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狠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
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狠食身色欲食性
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

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
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
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敬難
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
形致故勞形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吁去
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
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賤名榮位者賤位既賤矣辱何加焉故曰賤

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兢兢乎得失也
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以其高
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
高故貴莫至焉
藏跡者非隱跡隱而心未必忘憑名者非顯名顯而
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
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
清萬境斯寂用顯則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如斯則逆
順隨宜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眞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况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
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嘗分爲棄時故踔踸之心憤
激托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
行而射額於枉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然布鼓存
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夫吾嘗觀夫夭㕛
者岌岌然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况不善者乎善
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動莫
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

猶物而忘聖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人
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汚指必濯而後快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
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
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竭殆已
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已不
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趣利避害爲然而吾胥不然
亦有夫利害置前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
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
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
已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
死無咨既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
入設獲且生而多又縱之尤有誨之者愼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彌謙愈光折愈亡
古之不事物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
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

藏於密
一刺在膚側擽而不安衆刺在心何可安耶刺膚刺
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衆靡
靡然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天威至公人
威效功天威愛物人威主生
化人無功化已有功已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微夫
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遇逆如井
露畏順如鴆毒愼之至也以其愼故守不失愼也者
成德之人斂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
是以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致去情情忘則
智泯矣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達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
不利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消烈日以其勝之
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善事道
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兢作日益其過
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即忘返也

忞尸體極耳目與物攫鑠人謂之樂何樂哉苦莫大焉纇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樂者樂日化故致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事遂者逸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

故致道者不了即生了即無也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渝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搿行失足於窪然必惕然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汚屨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然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德也悲夫

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滑歷四生紜紜僉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飈塵物絕跡而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臥所以逸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

者志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汚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刼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眞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眞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

愈不止矣。若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夫曾不知其爲撅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花其根在眼眚。了眚花不無空體常寂。

夫平居内照似有。及涉事即無者直以心境未融前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即照而寂。體不離用即寂而照

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刼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徯。然

事小理大。事有千差理唯一味。善理者即事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静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執有無心着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鏡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閒。善此者不由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喻道果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于水人相忘于道。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近則近矣猶謙辭如不識水空道魚鳥人

一動一静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飲與啄左之右之無時不察察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應物中未應知是爲之

真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真心者返觀此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清。任往任來翛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即爲而不有其爲非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聖人自得凡人自恃其自本同其處各也

太虛游于吾心如一漚在海。況天地之在太虛乎。萬物之在天地乎。此身之在萬物乎。外物之在此身乎

嘻吵小哉以其小故大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眞人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敵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敵忘形敵旣忘誰待哉絕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此待盡心見性知物我根一㮣山河大地一味純眞心若圓明大地虛寂故達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空空絕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圓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何人斯願與之游也其形似拘拘其中深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世間所有杳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善哉言夫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世在卽世而離世也卽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唾雖孺子大笑之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眞密造除僞眞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眞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眞之蔽歟道之害歟德之累歟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聖凡不隔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會無欠闕常在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通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孤掌不鳴不虛無嚮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而然也雖然言言於無言卽無言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旣遺而無言者得矣何言哉

緒言終

大學綱目決疑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謂當學做沒量大人也道字猶方法也以天下人見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稱爲大人者以所學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諸子百家衆技奇謀異數不過一曲之見縱學得成只成得箇小人若肯返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故曰大學以所學者大故爲大人故指示學者求自己明心見性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箇

箇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斬新作一番事業共享太平故曰在新民其次爲已爲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徹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于至善果能學得這三件大事便是大人

問如何是明明德

答兩箇明字要理會得有分曉且第二箇明字乃光明之明是指自已心體第一箇明字有兩意若就明德上說自已工夫便是悟明之明謂明德是我本有之性但一向迷而不知恰似一箇迷人只說自家沒了頭一向馳求不得一日忽然省了當下知得本頭自在元不曾失然人人自性本來光明廣大自在一向不少絲毫但自已迷了都向外而他家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將謂學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已本性光光明明德用一些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已本有自之明德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地便是聖人此就工夫爲已分上說若就親民分上說第一箇明字乃是昭明之明乃曉喻之意又是揭示之義如揭日月于中天即是大明之明此二意都要透徹

問如何是在親民

答大人之學自已悟了便是已利已達不可獨善其身必定要使天下人箇箇都悟此心故鼓之舞之使人人踴躍振起改換一番將舊日知見一齊撇下別是一段新鮮家風無人無我不爭不競熙熙皞皞共樂無爲康衢之化此是聖人精神至誠感化之功故曰親民

問如何是在止於至善

答此止至善一語在上兩句都該著謂成已成物都要到至極處若明德明到至極處方是徹底的聖人若親民親到至極處縱民不能人人盡新然在聖人

分上盡心盡性的道理方是徹底為人處必至如此方纔休歇故曰止於至善

問如何是至善

答自古已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惡兩條路上走故只管教人改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改為善則善人可變而為惡足見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以此看來皆是舊日知見習氣耳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真體只是一段光明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不改此中一點著不得所謂蕩無纖塵若以善破惡惡去善存此猶隔一層即此一善字原是客塵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極可止之地只須善惡兩忘物我絕跡無依倚無明昧無去來不動不搖方為到家時節到此在己不見有可明之德在民不見有可新之民物我兩忘渾然一體方有少分相應乃是大人境界直學到此方稱大人到此無善可名乃名至善知此始謂知止學人悟此參學事畢

問如何是知止而後有定

答此定字乃指自性本體寂然不動湛然常定不待習而後定者但學人不達本體本來常定乃去修習強要去定只管將生平所習知見在善惡兩頭生滅心上求定如猢猻入布袋水上按葫蘆似此求定驢年也不得定何以故病在用生滅心存善惡見不達本體專與妄想打交滾所謂認賊為子大不知止耳苟能了達本體當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強求得的定只如六祖大師開示學人用心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自己本來面目學人當下一刀兩段立地便見自性狂心頓歇此後再不別求始悟自家一向元不曾動此便是知止而後有定的樣子又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此便是知止的樣子所以學人貴要知止知止自然定

問如何是定而後靜

答此靜字與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體此靜乃是外面一層對擾擾不靜說與定體遠甚何也以學人一向妄想紛飛心中不得暫息用此想著求靜以未悟本體只管在知見上方法強勉捺勁要將心王靜伏不知求靜愈切而亂想益熾必不能靜何以故蓋為

將心覓心轉覓轉遠如何得一念休息耶以從外求入如人斗門不開翻與守門人作鬧鬧到卒底若眞主人不見面畢竟打鬧不得休息若得主人從中洞開重門則中門者亦疾走無影而求入者眞見主人則求見之心亦歇滅無有矣此謂狂心歇處爲靜耳若不眞見本體到底決不能靜故曰定而後能靜意謂不定決不能靜

問如何是靜而後能安

答此安字乃是安隱平貼之義又如安命之安謂自足而不求餘也因一向求靜不得靜雜念紛紛馳求

不息此心再無一念之安而今旣悟本體馳求心歇自性具足無欠無餘安安貼貼快活自在此等安閒快活乃是狂心歇處而得故曰靜而後能安意謂不靜決不能安

問如何是安而後能慮

答此慮字不是妄想思慮之慮亦不是憂慮之慮乃是不慮之慮故曰易無思也無慮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百慮而一致又曰不慮而遍正是這箇慮字謂未悟時專在妄想思慮上求即一件事千思萬慮到底沒用也慮不到多思多慮于心轉見不安今旣悟明此心安然自在舉心動念圓滿洞達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聰明知見算計得的乃是自心本體光明照耀自然具足的故曰安而後能慮意謂不安決不能慮故曰安而後能慮

問如何是慮而後能得

答此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滲漏之義聖人泛應曲當羣情畢照一毫不謬徹見底源一一中節故謂之得非是有所得也初未明明德時專用妄想思慮計較籌度縱是也不得何以故非眞實故今以自性光明齊觀並照羣情異態通歸一理故能曲成而

不遺此非有所得蓋以不慮之慮無得之得故曰慮而後能得言非偶爾合節特由慮而合故曰慮而後能得

問物有本末四句與前明明德何如

答此聖人教人進學之序當知先後本末始終不可倒置亦不可躐等也且天下之物皆有箇本末如草木之類由根而生枝葉天下之事必有始終如四時之序不可倒置今學做聖人只是成己成物兩件大事然成己爲本始初下手就從自心根本上做將去根本旣立則親民之事自然隨來終走不脫不怕不

效驗。學人切不可先求治人而後治已則大謬矣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然本意欲平天下如何不去平天下乃先治其國

答此正釋上本末先後之序以驗明明德親民之實效也若就成已工夫上說則以明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蓋從根本說到枝末上去今就成物上說故從枝末倒說到根本處來以前從一心知止上做到慮而能得到此則天下事物皆歸我方寸矣今欲要以我既悟之明德以揭示天下之人願使人人共悟蓋欲

字即是願力。謂我今既悟此明德之性此性乃天下人均賦共禀者豈恐自知而棄天下之人哉故我願揭示與天下之人使其同悟同證聖人竊恐負此願者近於迂濶難取速效且天下至廣豈可一蹴而遍故始且先從一國做將去所謂知遠之近若一國見效則天下易化矣故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問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然古必有所指乎

答有所指即若堯為大聖乃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都平陽乃一國也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此先治國而後及天下者若舜則受命于堯而有天下者必先典職而後受禪若湯武乃有天下者必先從七十里百里而起且如文王為西伯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乃先由治國而後及于天下明矣是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也孰不從願力來余故曰欲願力也

問欲治國先齊家不言明矣至若欲齊其家先修其身何也

答此言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此修身一事最難理會故經文向後總結歸在修身上可見修身是要緊

的事

問敢問身如何修

答此修身一件事最難發揮不是將這血肉之軀束斂的謹謹慎慎端端莊莊便是修身如此則童子見先生時極是端謹莫道即此就可治國乎不是身上件件做得模樣好看便是修身如此則戲場上子弟裝生裝淨的停停當當眞箇還有不如處莫道即此可以治國乎然此修身全在心上工夫說只如顏子問仁孔子告以克已復禮為仁此正是眞正修身的樣子隨告之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便是眞

正治國平天下的實事若不信此段克巳是修身實事如何顏子請問其目孔子便告之以四勿乎且四勿皆修身之事也克巳乃心地爲仁之工夫也然克巳爲仁卽明明德也天下歸仁卽新民也爲仁由巳此巳乃眞巳卽至善之地故顏子驟聰明黜枝體心齋坐忘皆由巳之實效至善之地也由是而知人之一身作障礙者見聞知覺也所謂視聽言動皆古今天下人人舊有之知見故孔子教顏子必欲要爲仁須是把舊日的知見一切盡要剗去重新別做一番生涯始得不是夾帶著舊日夙習知見可得而入以

舊日的見聞知覺都是非禮雜亂顚倒一毫用不著做剜心摘膽拈出箇勿字此勿字是禁令驅逐之詞謂只將舊日的視聽言動盡行屏絕全不許再犯再犯卽爲賊矣此最嚴禁之令也顏子一聞當下便領會故遂將聰明隳將枝體黜了一切屏去　單單坐坐而忘忘到無可忘處翻身跳將起來一切見聞知覺全不是舊時的人乃是從新自巳別修造出一箇人身來一般如此豈不是新人耶顏子自巳既新就推此新人以化民則民無不感化而新之者此所謂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正是修身之效也不如此

何以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耶此豈閉目合眼裝模做樣以爲修身耶

問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如何正

答吾心本來正大只爲客邪所侵一向只聽客邪妄想思慮用事故邪今欲正心要知視聽言動皆是客邪一一非禮令盡屏絕勿用其心自正故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

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心與意何辨

答心乃本體爲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正須要先將意根下一切思慮妄想一齊

斬斷如斬亂絲一念不生則心體純一無妄故謂之誠蓋心邪由意不誠今意地無妄則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心先誠其意

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然知與意何辨

答此又眞妄之辨也意乃妄想知屬眞知眞知卽本體之明德一向被妄想障蔽不得透露故眞知暗昧受屈而妄想專權譬如權奸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要斬奸邪必請上方之劍非眞命不足以破僭竊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然知乃眞主一向昏迷不覺今言致者猶達也譬如忠臣志欲除奸不敢自用必

先致奸邪之狀，達于其主，使其省悟，故謂之致。若眞主一悟，則奸邪自不容其作祟矣。故曰誠意要先致知。

問致知在格物，如何是物，格是何義，作如何格。

答物即外物，一向即與我作對者，乃見聞知覺視聽言動所取之境。知即眞知，乃本體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源。以迷則內變眞知爲妄想，故意不誠。不誠故不明，外取眞境爲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爲礙。是則此一知字，爲內外心境眞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衆禍之門，是也。

今撥亂返正，必內伏眞知之力，以破妄想，故能意誠。外用眞知之照，以融妄境，故能格物。然格即禹格三苗之格，謂我以至誠感通彼，即化而歸我，所謂至誠貫金石，感豚魚，格也。且知有眞妄不同，故用亦異，而格亦有二。以妄知用妄想，故物與我相扞格，此格爲鬬之格，如云與接爲構，日與心鬬是也。以眞用至誠，故物與我相感通，此格乃感格之格，如云格其非心是也。且如驢鳴蛙噪，窗前草，是爲聲色之境，向之與我作對，皆是物，以爲扞格者，宋儒有聞驢鳴蛙噪，見窗前草而悟者，聲色一也，向之與我扞格者，今則化

爲我心之妙境矣，此以至誠有感于物，化而爲眞知與我爲一，此即所謂感格之格明矣，復何疑哉。

問知乃眞知，然眞知則無物可對，無物可對，如何感格于物。

答眞知其實內外洞然，無物可對，而感物之理最難措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寂然不動，知體也，天下之故，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然妄心有待，眞知絕待，既眞知無物可對待，而云感格者，不是眞知鑚到物裏去感，以眞知一向蕩然無物，當前故也。今無物而言感者，以眞妄心境，不容兩立，且

外物如黑暗，眞知如白日，若白日一昇，羣暗頓滅，殆約消化處，說感通耳。以暗感明，則明成暗，今以明感暗，則暗自謝而明獨立，故雖感而本不相到，而重在明也。然物體本虛，以妄取著，故作障礙，今以眞知獨照，則觸處洞然，無物可當情矣。以寂然不動之眞知，達本來無物之幻物，斯則知不待感，物不待通，而自融兩不相觸，徵矣徵矣。故學人獨貴在眞知，眞知一立，則明德自明，元無一毫造作，故大學工夫，始言明，終言知，而修齊治平皆是物也。以能格物，即能平治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從致知上做起，所以句句着

一先字是從枝末究到根本處格物就是平天下不能格物如何平得天下

問始綱領說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次言知止而後有定一段今條目上再不說起前兩節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終歸到致知格物上是何意

答此聖人意旨極明曰始說明明德乃要悟明自性之明德是已立已達也知止已下六句乃是明明德的工夫且止字指寂然不動之本體謂所止至善之地唯一知字是工夫此知止的知字即是明明第一箇明字此一段六句便是標本始初下手所當先做者聖人自已解了明明德一句矣向後一節乃解親民之工夫也前云第一箇明字有二意今用前悟明一意解已立已達的工夫今云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第一箇明字乃用第二揭示昭明之意解立人達人的工夫聖人意謂已既立既達必要立人達人且立人達人正是新民的工夫今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一段全是解在新民一句何疑

問既云解新民如何歸到致知在格物上來

答聖人立意此意最妙千古無人會得此中八件事

單單只重在一箇知字以前知止一段已知到至極處知體既極則誠意正心修身之能事畢矣且知止而後有定是已立謂知所止則自已脚跟已立定矣慮而後能得是已達謂已于一切事物遍達而不遺目前無一毫障礙則法法皆真故謂之得豈非已達耶其所以立所以達皆仗真知之力也故今要做新民的工夫就將我已悟之真知致達於萬物之中且彼萬物既蒙我真知一照則如紅爐點雪烈日消霜不期化而自化矣故云致知在格物物自化故謂之格彼物既格則我之明德自然昭明於天下如此則民不期新而自新矣故以此八事解新民一句且從家國而後及天下者知達之近也明甚

問如何格物就能平得天下

答且道所格之物是何物即天地萬物盡在裏許豈除了天地萬物外別尋箇物來格耶若格物平不得天下如何孔子說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且道天下又是何物歸仁畢竟歸向何處參參

問致知格物與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如何消會

答克已即致知復禮即格物天下歸仁即格格

問學人不會

答已是物克是致知復禮則已化化已豈非格物耶天下歸仁何等太平氣象

問物格而後知至八事如何紋㩒上倒說到平天下去且不云格物而云物格然格物物格有何辨

答前八事著先字總歸重在末後致知上此是說工夫今從物格說到平天下著後字亦是提起知字要顯向後七事都是知字的效驗只是發揮知止的知字有大用耳學人要在此一知字上著眼前云格物者正是致此知以化物意謂若不是致此知決不能化物此拈出知字之功最大故云致知在格物且不爲格物又致此知何用今言格物而後知至者是籍物以驗知體意謂彼物但有一毫不消化處便是知不到致極處必欲物消化盡了纔極得此眞知如此則物格之格乃來格之格所謂神之格思的格字正是天下歸仁之意物都來格方是知之效驗所以格物物格二意不同學人須要討分曉若物都來格了則一路格去只到天下平方罷手聖人意旨了然明白只是要眞實工夫做出乃見下落

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既云成已成物只一知字如何歸修身上

答不從修身上做起不道向虛空裏做因見聖人此一句歸到身上做故我恐學人難理合故引正心等四句是修身克已是致知以已即已身乃是我最親之一物此外物不同今克已乃是我致知先致到已身一物上若將自已此物格了然後格天地萬物何難之有故通以修身爲本

問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何爲本何爲亂

答心是天地萬物之本身是天下國家之本若意不誠是心亂心亂則身亂故誠意是治心正心是修身此是治本之學故身修而天下國家可平

問正心是修身致知是克已何辨

答正心乃四勿先將視聽言動絕其非禮故是修身此初下手的工夫若致知是克已的工夫最細故正心但可修身只是正已不能化物然致知專在格物則達人其功最大所以大學重在致知

問何言厚薄

答此厚薄便是親疎二字如人交情厚薄一般謂身爲天下國家之最親所當厚者天下國家乃身外之物與我最疎所當薄者如今世人但看得身外天下國家功名富貴子女玉帛至重捨了身命去親他這

左傳余不忍其詢

便是當薄者返厚而身爲性命所托之本聖賢依之而修今返棄之而不顧厚彼薄此豈不謬哉聖人立言至此大可痛矣

問格物有三義謂扞格感格來格

答三義通由一人而發也請以喻明昔杞梁之妻善哭夫死哭之初哭則里人惡其聲厭其人故聞其哭則掩耳見其人則閉目以其哭異乎人之哭也其妻亦不以里人厭惡而不哭哭之既久里人不覺而哀痛之亦哭哭則忘其厭惡也厭惡忘則心憐其苦而人矣其妻亦不以其人憐已而不哭終哭之不休久

則通里人人皆善哭矣人人皆善哭則忘其哀痛而不見若人而善哭者人人善哭哭久則通里以成俗成俗則人人皆謂自能哭矣人人自能哭則視杞梁之妻猶夫人也不異已而與之周旋密邇則無不忘也且杞梁之妻非哭其夫也哭其天也天乃終身所依賴者失則不容不哭也慟則終天之恨也以知天之不容已故哭亦不已奚以人厭惡而可已耶藉使通里之人日日而詢之哭更哀也殆非有意欲人憐已也豈詢而能止之卽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威而止之不能也何耶以此天外無可哭者矣初哭而人惡之者以哭之痛特異於人也扞格也哭久而人人皆痛者以哭之痛切於人心故人人皆自痛非痛已也感格也益久而通里善哭以成俗則不知哭痛自杞出抑視杞梁直類已焉耳斯則來格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問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其次有四畢竟是一是異

答言有四其實一體于中專以誠意爲主請以國喻然身如家國心如王意如輔知如紀綱法令格物則明良際會君臣道合國泰民安其實一也然國家有

治亂在君正不正臣忠不忠紀綱法令明不明耳四者相須不可缺一故修身先要正心正心先要誠意誠意先要致知四者具足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謂格物

問只如君不正臣不忠紀綱不振法令不明故家國亂今欲撥亂返正請以喻合

答可喻者多獨楚平之事絕類請以譬之且如楚平之昏信費無忌之姦邪娶太子妻聽讒絕太子而殺忠臣伍奢奢之子員志欲覆楚以報之員友申包胥與之誓曰子能覆楚我能存之楚國亂員借吳以伐

楚五戰及郢國幾亡包胥請救于秦秦不許包胥鶴立秦庭勺水不入口哭日夜不絕聲七日秦人令安之胥曰吾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秦人憐之乃出師救楚昭王得復國楚竟存然楚國亂身不修也平王心不正也費無忌之姦邪意不誠也若包胥者志存國以立其君者誠其意也哀求于秦庭哭七日不絕聲者誠意以致知也秦不救誠未至也哀極而救之誠格物也王復身修也存楚國治也然此撥亂返正之功特包胥一念之誠耳其力尚如此若楚之君臣果人人心心若包胥之所爲則平天下

也何難之有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吾人有志於修齊治平者人人不可無秦庭之一哭

大學綱目決疑章終

文

刺血和金書華嚴經發願文

稽首遍法界十方及三際蓮華妙莊嚴清淨微塵剎大覺無上尊分身遍一切演說清淨海圓滿修多羅性相了義詮離諸文字相七處九會中文殊諸大士剎塵數知識清淨賢僧衆我今布三業敬禮畢竟空惟以無緣慈照我真實願念我無始來流浪諸生死展轉處苦趣猶大旋火輪捨身與受身不可思議數所作諸惡業唯佛自知見今承三寶力儻來人數中六根賴完具心識多闇寘以宿微善根早出恩愛海

猶入俗稠林如避溺投火內假善力熏心心願遠離外得法雨潤忽生清淨芽塵習熾盛故時復見乾枯良哉大善友與我如天授以此大因緣得出離熱惱同歸清涼界覲禮夢室尊樂任阿練若最深寂靜處心想如猿猴轉見攀緣相般若力微弱難敵生死軍以是因緣故見行諸事行稽首蓮花藏圓妙最上乘誓發皈敬心盡形頂戴受曾聞普賢行廣大不思議六種受持中書寫爲第一骨筆血爲墨經於微塵劫積累如是經量等大千界我聞如是願難可與等倫但取血爲墨與金共和合書寫大經卷一字法門海

以此殊勝因苦海爲舟楫願我此身血滴滴稱法性
融入華藏海普潤衆生界我以手書持點畫心自在
願此虛幻身恒得金剛體身如紫金山端嚴最無比
聞名及見形心性大喜悅手如大寶聚恒出世資財
七寶及四事種種皆充滿十方法界中所有諸衆生
貧窮及病苦所求皆如意願我成佛時國中極清淨
純一上乘人無諸惡道苦恒演此法輪極盡塵界刼
我生末法中信心力微少恒與癡蓋俱難逃生死業
善根未成熟倘落輪廻中仗此殊勝因不墮諸惡趣
常生淨佛土不離三寶前早悟自性空頓超諸有漏

凡所作所爲永離三毒障我以願力持直以未來際
願我此經卷三災不能壞彌勒將下生光從此經出
普照十方界六種大震動彌勒下生已初坐龍華樹
此經從地出踊在虛空中字字出妙音說我本所願
天人百萬衆咸稱希有事我時在會中爲演眞實義
佛佛出世間最初三七日咸演大華嚴我當機第一
我身雖幻妄從父母所生依此虛妄根作成眞實事
願父如淨梵母如耶夫人諸佛下生時依我父母胎
師長度脫我法恩最尊上願諸佛會下我師爲導師
我友最誠諦提挈行正道願友如文殊非第一知識

檀那大信力廣施大資財願此諸智人永離慳受苦
諸佛出興世最初請說法不惜身命財廣修衆善業
我作如是行仗諸執持者願此諸賢聖生生常不離
隨在何佛國共興揚佛法凡諸見聞者讚歎及稱揚
纖悉善因緣同歸華藏海我發如是願廣大不可窮
極盡未來時究竟心圓滿

爲靈通侍者戒酒文 有引

予初入曹溪持瓣香敬謁六祖大師時見主塔僧每
月朔望之期以酒供奉靈通侍者詰其所因僧曰侍
者本西域波斯國人乘海舶至廣州聞六祖大師因

隨喜歸依願爲侍者永充護法衛安曹溪道場但性
嗜酒不能戒飲大師許其偷飲以此妄傳愚僧不達
遂爲常規相習至今凡千年矣未有能爲侍者洗其
汚者末法弟子某蒙荷祖師攝受來整曹溪已經斯
年今于萬曆辛丑臘月八日乃吾佛成道之辰特爲
合山衆僧普受戒法誠恐愚僧執迷不化乃先爲侍
者洗白一心以謝衆口敬拈瓣香上稟祖命告侍者
曰
恭惟靈通無悶所從既爲護法當合至公侍者當初
親承聽法本來無物如何不達若達本無五蘊非有

豈有眞空而好飲酒。祖師教人飲甘露漿。非以糟汁灌此穢腸。我觀侍者不離祖師。終日說法。豈可不知。知之旣眞。悟之已久。豈有不迷自揚家醜。我謂侍者決無此情。愚僧不達。認以爲眞。大家昏迷。日夜酣醉。是于祖師豈不爲累。我戒衆僧不許飲酒。衆以侍者便爲借口。衆生壞法。侍者爲倡。今日不止。展轉虛妄。嗟此末法叢林凋弊。我願侍者早爲之計。若眞護法。請從此始。侍者不飲。誰敢啓齒。我今稽首哀鳴祖師。徹底掀翻。破此愚癡。打破疑團。撼碎飲器。齊發無生。同登佛地。今後供養三德六味。侍者受用。與祖無異。以此護法。功德無比。內外淸淨。頓消塵滓。靈源迸溢。枯木回春。山河大地。共轉法輪。

放生文

生自生矣。何以放爲。又何以放生爲佛事耶。必有說也。裴休有言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故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以性卽佛。故殺生者卽爲殺佛。非曰殺佛。謂殺生者無慈悲心。卽爲斷佛種性矣。然彼蠢蠢之生。將謂可殺。殊不知自己本有明佛性。豈可斷耶。以不殺之心。慈悲心也。慈卽名仁。悲卽不忍。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故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聖賢之首唱矣。獨佛氏之迂行哉。然儒以素位。故但遠庖廚。佛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要其本心。卽一也。而放之之術。故有遠近之不同耳。是則非獨佛以放生爲事。而儒亦未嘗不以放生爲事也。復何疑哉。第放生者有執相忘相之差。而效之者不無放生殺生之弊。故法重忘相。妙在隨緣。宗本無住。功嫌有漏。果能遇緣卽宗。則觸目生機。逢場佛事。物物頭頭。皆喜捨之門。念念心心。盡慈悲之境矣。又何必拘會約以執功勳。設期限以嚴規則哉。明禪人久含此願。願以此行之。則慈悲日溥。化境日寬。吾謂持之十年。當有無量童子而作供養。足徵之矣。復何疑哉。

祭陸太宰五臺居士文

嗚呼。受靈山之密囑。來濁世以利生。其來也不來。故不露本來之面目。卽其去也不去。唯留生鐵之心腸。八十餘年。逢場作戲。恒沙妙德。遇物卽宗。以佛心而事君。惟君爲佛。以眞心而愛物。惟物卽眞。故生平向上事。不離幞頭角邊。臨行末後句。委付兒女子輩。惟公現宰官非宰官之身。愧我作比丘非比丘之相。然雖道路各別。其實養家一般。感公將行未行之際。飛

半紙嶺南之書，令我於空不空之中，引一滴曹溪之水，作甘露之供，獻灌頂之尊。嗚呼，平湖滿月，視清淨之法身，天樂盈空，吐廣長之妙舌。納斯法味，用鑒蓮心。尚饗。

祭大中丞順菴胡公文

嗚呼痛哉！公其生耶，死耶？返復求之，而不得其故也。忽聞公訃，適言公死，及讀公易簀詩，則公明以不死告人，而人不知，唯我明明知公不死，言之而恐人之莫我信也。嗚呼悲哉！顧我與公偶爾值于大化之中，三十餘年如一日，蓋亦奇矣。始而遇公於首陽之野，一見而心莫逆，驟爾語公以一禍福齊生死，時則公已怡然有當于心。既而再索我於清涼之山，跏趺於千尺寒巖之下，談笑於萬年積雪之中，嚼堅冰而餐粞糲，浩劫一息。時公已有登天撓霧之思，超然遐舉之想矣，第未知其秘也。未幾，余因訪公於鴈門，坐轅門如處空谷，連床共被，三月不違，日夜發以緒言。時則公已了然默契于心，由是而知視軒冕如塵垢，身世如蜩翼也。遂相期我於東海之上，餐朝霞而結樓居。已而公果以我脫塵鞅，我則以公忘去就，當是時也，與公遊戲于海印光中，坐高寒而凌貝闕，望蓬萊而揖羣僊，嘘吸風雲，浮沉日月，方將飲沆瀣而餌瓊蘂，曝朝陽而晞黃髮，萬里長波，皎然一碧，儼若臨寶鏡而履琉璃，坐蓮花而居淨土，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其樂殊未央也。俄爾天帝怒我以輕鑿混沌，散樸澆淳，乃罰我於九死，放我於瘴鄉。嗚呼悲哉！時與公永訣矣。公其以我為必死，將託楚些以招之也，豈真死耶？忽爾十年，如一息，時時知公思我，結想於寒雲，哭我積淚於長河，而殊不知我之與公遨遊於宿昔，居然眉睫，寤寐無間於毫髮也。嗚呼悲哉！適聞公死，豈真死耶？抑聽之謬而言之者妄耶？使我精爽飛越，展轉求之，而不得其故也。嗚呼悲哉！是歲五月，公走尺素慰我於萬里，我遣侍者訊公於七月，致公之書，始報我樂懷，公詩則曰：酷似維摩病裏身。書至，而公已示疾矣。公把我書，誦我詩，時公在戶，期月而逝，是我慰公以生平，公永訣我，如對面斯亦奇矣。嗚呼！悲哉！我昔訣公，不若公今訣我也。使我思公哭公，豈不若公之思我哭我耶？古人有言：一貴一賤，交態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是我與公之謂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惟我與公，形異而心同也。可化者形，不可化者心。

是知公之形化而心不化視我之形暫而心即與之
俱此其故也豈獨予哉公之生也不偶然負高明之
見抱不世之才忠在　社稷心在蒼生　社稷無疆
蒼生無算而公之心聊然如日月是公之世有盡而
才未盡形化而心不化也如公之臨終詩曰靈根常
傍月華明誠哉是言以此觀之視死生如夜旦千古
如一日也又曰但有一經繩祖武九原應得咲顏舒
因是知公有不亡者存其將陰翊社稷庇蒼生留有
餘以及子孫永永無窮之斯三者是公之心與之俱
也又豈但留一經繩祖武在九原而舒咲顏耶此文
公之知我不若我之知公公深且遠蓋公生平之秘有
所托焉而逃者斯其驗也是以公臨死生之際超然
如脫敝屣可謂生安而死樂矣今也惟公神遊太漠
聽鈞天而居廣府偕飛仙而壽無極其視昔也如黃
壤孰知公今之樂殊絕勝於疇昔耶公既樂矣余復
何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復所少宰母郭太夫人文

嗚呼維母之貞鍾山川之靈維母之德擅造化之英
含輝蘊秀而先生以生何其異哉道光前哲學起後
昆曹溪之源以之為命脈泗水之派賴之以支分振

百代之頹緒破長夜之重昏是有托於吾母也何其
偉歟嗚呼人孰無子吾母之子異乎人之子人孰無
母先生之母異乎人之母也故凡天下之母貴者多
以子吾母之貴獨以己子貴以人己貴以天也嗚呼
母生之榮豈壽常哉方今先生輔　明主秉阿衡調
元贊化燮理陰陽德被蒼生光昭竹帛澤流而無窮
功垂於不朽者斯實先生預定之天皆吾母奉盡之
年也又奚以死生為夜旦幽冥為顯晦哉嗚呼伴丘
羅浮鬱乎蒼蒼瞻彼惠陽邈矣寂寥維母之神以游
以揚千秋萬禩其福無疆吾母之祺其樂未央作先
生之道久而愈光吾母之後遠而愈昌嗟乎草介戾
止齋卿幸與先生以道相忘敢持半偈以代稱觴惟
靈不昧鑒此痛傷尚饗

祭達觀大師文

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
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
任世也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昔
骨純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拔漉推倒葛勒釋
迦不讓德山臨濟為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若
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遂

是眞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花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既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隱微及予難之既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約於曹溪將叩關於　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于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悲歡而交集兮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兮廿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荷之再啓予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欽太阿之光燄兮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叩　君門兮九重倏遇颷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　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蘊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

可恃乃盥漱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議擬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奉師以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弟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洒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耀翹勤兮延佇尚饗

祭雲棲大師文

嗚呼師本不生亦無所去以力持身順因緣故欲海波騰火宅熖熾師展願輪特來救濟示出塵勞早歸慈父一登覺路如白牛步視愛如唾觀親若寃彼蠅聚者孰不瞿然法界爲家含靈是宅物我等觀無二無別開甘露門指歸淨土鱗甲羽毛一一齊頓赴悲正法眼瞖彼戒根以金剛鎞刮垢剔昏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於二六時悉令清淨身爲衆目心爲大宅十方來者癡狂頓歇四十餘年法幢高豎一雨普滋藥草

諸樹纔霑一滴枝葉並茂但有得者畢竟成就我觀吾師如獅子王高臥窟中羣走慞惶我又觀師如藥王樹凡有親者必瘳沉痾嗟我末法慧日久沉師於長夜持大智燈佛本無心心付在師薩埵無行行托師持故師應世一味無我即任百刧于何不可嗚呼師以緣現緣滅即去悲此羣盲失所依怙我數千里遠持辦香展布五體敬禮寂光師悲同體以我智音願鑒我誠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祭金竹續芳聯公文

嗚呼公秉願輪生堪忍界蚤遇明師頓離恩愛發堅

固心償慈悲債放身空山饑寒是耐敬守師訓躬身負薪志供十方平等無礙剪荊棘以成叢林驅狐兎而揚梵唄衲子雲臻天龍拱衛飯積如山來者飽餐如量如空居者無外具精進力至老不懈一身如寄毫無沾滯擬將攜手同歸何期先行不待撩起便行何等慶快遺金剛幢常住不壞法身湛然寂光自在惟靈不昧鑒此衷情之感慨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司馬靜峰汪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也稟醇和之正氣賦特達之英資持忠貞之雅操懷仁讓之生知蔚歷霞之逸思挺冰雪

之清姿蚤鳴翰苑奪雋彤墀為瑚璉之重器掌宗廟之禮儀及其出守也推卓異之上績至秉文衡也造多士之在斯蹶通　國脉鑿壅閼之積礨撫綏玄塞柔狡黠之驕夷故其所施爲靡不推忠臣之寸赤凡爲王事無不竭血汗以驅馳功業昭著竹帛斯垂審知止之宜戒將棄雄而守雌惟　帝心之簡在擢節制之東陲念君恩之莫報委軀命之在茲唯疆埸之是寄敵鄰虞之爲詞旗鼓方建狂虜內窺烈狩壯猷于閫外爲屏翰于京師遵神武之不殺效用兵之以慈焦心苦思廢寢忘饑萬務叢集四大不支恐妨賢

以僨事遂引病以告罷　上憫其悴俞允放歸爰負痾以還山翊靜攝而掩扉抱憂時之隱疾豈藥石之能醫冀陽春之復振何一旦與人世而長辭嗚呼痛哉憶予初遇公於長安遂爲莫逆之心知每夜談而不寐頻相顧而忘疲適值公之出都並策蹇以追隨及別公之嶺外思無由以見之頃聞公於山中誓同老以爲期及予結廬于匡阜實以公爲鎡基擬尋東林之舊盟將蹈遠公之芳規以蓮華爲刻漏禮清修於六時公何奄忽而先逝使我飲痛而增悲一聞訃音心折形槁嗚呼痛哉公何人斯將現身爲股肱仗

扶顚以濟危受靈山之付囑賴護法以匡持經世出世兩得其宜何昊天之不賫惟一老之不遺嗚呼痛哉梁摧棟折竿倒幢頹失人天之正眼慨斯道之何依公卽逍遙於極樂坐蓮花而熙怡庭有玉樹桂有芳枝公心超然何慮何羈第鍾情於我輩洒雨淚而交顧寂光不昧鑒此哀思

祭于中甫居士文

嗚呼惟公之生也賦高明特達之資稟清眞英傑之氣懷超軼絶塵之材抱匡持濟時之具秉金剛堅固之心受靈山付囑之記懷璠璵於妙齡擢巍科於聖

世故起滅定而入塵勞現宰官而爲佛事知御曲之難行遂迴車而頓轡抑紫栢之玄關得西來之密意推佛心以事君父易忠孝以盡師弟爲金湯於法門作緇衣之捍蔽廣法佛以流通續慧命於後際得非大心之凡夫誠是應身之上士正宜久住世間何期倏然歸去嗚呼哀哉憶昔乞食於長安辱公見訪於蕭寺剛目擊而道存言未伸而心契自此生平精神不二及天放海外萬里之行每時展公袖中三歲之字字字開誠言言見諦雖有間於山川實不隔於夢寐及予賤知已生死之盟以公爲東道瓶鉢之寄昔

一晤於青蓮少慰衷腸及再會於雙徑重拈竹篦旋把別於河梁意殷勤於莫旣予卽投老空山公以養餐是慮爲作四事津梁弘十方之利濟以是感公世出世間思無不備將刻漏於六時擬淸修於晚歲豈知我願未申公病卽熾積思如焚有懷莫異方遺侍者以問訊何意先期而長逝嗚呼哀哉聞訃摧心望空揮涕以義重而情眞故悲深而痛至知公形化而心存德流而廣彼以未盡之功名留有餘於後嗣喜有叢桂芳蘭盈庭列蒔見榮茂於當年播馨香於晚歲公可寧神於太漢乘冷風而上御惟我難盡之哀

思冀晤龍華於初會時乃頓悟無生方信本來不昧公靈照鑒我心如是哀哉尚饗

結社念佛脩四十八願同生淨土文

伏以唯心淨土處處道場自性彌陀人人具足只爲塵勞遮障人我是非故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彼本來清淨之體昧却當人圓滿智慧光明一毫不現終朝業識茫茫逐日境風浩浩但知受用目前誰解脩因身後故我釋邦教主阿彌陀佛因地發心厭斯堪忍立四十八願願願度生修十六觀心心作佛令人人知心是佛豈向外求使個個了願卽眞盡歸會

性推倒人我之高山感寶地一平如掌打破塵勞之幻夢生蓮華廣大如輪我心清淨彼土現成休教過後追思只在現前結果不分男女總證菩提但是有緣皆登寶地但以天生彌勒猶須授記靈山自然釋迦也要莊嚴佛土痛念生居五濁命不保於須臾罪業多端苦難逃於長劫雖父慈子孝只顧各人兒愛弟恭豈能相代縱有富貴榮華到底總成一夢深思至此實可悲酸是以發願修因必欲一生取辦既知諸行無常豈可仍前貪戀已悟自心是佛只須直下承當攪長河爲酥酪元在當人變大地作黃金實由自己伏望願心如佛即是佛心因果皆眞必成眞果發一願而四生九有同出苦輪施一滴而八難三塗通歸樂土花開見佛如母子之馨香妄盡還源似氷霜之皎潔一心清淨萬德交歸大地山河總成極樂者矣

祭匡廬徹空師文

惟師之來也何事何爲惟師之去也何心何慮現比丘身坐斷乾坤作獅子吼驚走狐兎當索我於清涼也雲滿溪山復歸師之舊隱也月圓蓬戶尚把九曲之珠擬待師而晡廢何其一旦長行哀音忽訃嗚呼

使我有口難開含冤莫訴以其同生而不同死同歸而不同住賴有匡廬山高法身徧覆彭湖水清三昧昭著然雖倒却刹竿且幸扶起露柱頻令五老長呼千峰率舞白鹿悲風黃龍泣雨愈卷恒舒欲隱彌露是則可贊而不可歎可笑而不可哭嗚呼師且暫休聽末後句打破寂光掀翻淨土再來撞著惡辣鬧棨拖住定不放師歸去惟靈尚饗

對曾九龍居士小祭文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廿六日當曾居士五七之辰同社友各拏香作禮請憨山和尚爲居士小祭居士聽麼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居士會麼居士住世三十七年所作諸行正當作時是無常耶作後是無常耶直至今日是無常耶若言今日是無常則墮斷滅若言作後是無常則不待今日若正當作時是無常則舉世皆無常矣何獨居士居士會麼若了作是無常則無常無性誰爲生滅無生滅者又何得而生死哉居士了此則今日正受寂滅樂時此則悲居士者皆生滅見也

爲達師茶毘舉火文

性火眞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惟紫栢

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樂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銅煉就肩頭徹底為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兔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撤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為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把畫相云）拄杖挑開雙徑雲遍身湧出光明藏珍重諸人著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徑山雜說

此一大事須平實商量方得受用第一不得好玄妙脣舌波瀾謂之弄精魂

此事不從參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鍊者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為驗但于境上輕脫無滯著心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識說話為實法耳

咬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只借話頭發疑斬截妄想其參究須離話頭處參究下得疑方得力古德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前人志之矣疑至情識不到語言不通時楔逼極處迸出些子光影謂之電光三昧正好進步不得歡喜若認此為是則得少為足則貼體無明都被這點光影覆住不復能出過後發出都被所使矣八識中含藏尚有多生習氣微細種子忽現前用力不得處須借呪力以消之

問智識不同處但最初一念現量即是智纔轉第二頭便是比量落情想矣又曰粘帶情來底是識不粘帶情來底是智咬住話頭正是把住情識來路

不起第二念。

叅悟亦非甚難事三箇月一往氣力定見下落第一不得先存待悟心纔待悟即爲等待他悟即此便是攔頭板則工夫再不得入矣又曰這事須是勇猛漢子做

利根人多生得夙慧今生遇緣當下便了有不從叅入者但要保任去透脫去如六祖便是其人

鈍根人如何只要自肯鈍根不巧就從鈍處得力咬定話頭一切時中都用得著便刀山火聚上去也用得著這便是得定力處若有絲毫回避便今身

墮落矣。

叅禪人不得坐在潔白地上此是千生萬劫陷坑我欲爲衆說破故作擔板歌

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永明師提宗全摭教語印入恐人二向無義路邊錯下脚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

我註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盡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逆出者拈取却欲以教印宗學者當自得之。

在東海時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河山震動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入楞嚴者緊處恍然在目

急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

菩薩全以利生爲事若不透過世間種種法則不能投機利生

學佛先發大悲心破我執爲主

舊公案在今時人以妄想量度則針鋒不對矣縱會得說得亦于巳分上無力

動中會易入靜中入無力

從外知見入者無力自性會內入者得力

聞從緣薦得者如何緣有二見聞緣有退失境界緣

無退失虛實不同故

衆生欲恐二乘生恐菩薩無生恐佛寂滅恐

只一佛知見是正却有菩薩知見二乘知見衆生知見外道知見諸皆淆訛所以世尊種種方便只要了一心入正知見名佛知見

了得生滅心寂滅即了得生死

如何是向上祇有箇放下

祖師語句句活學人當實法則句句死

日用功夫只消看破妄念不被他使無別用心處

一切空不下時如何只了知是假一切能空一切能

輕。

菩薩住在極樂做甚事。我要扯他出來。

念佛阿彌陀句原同一話頭今人却便會到西方去

也。

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

轉在海印時偶想六祖夜半人來斫頭公案便欲

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借頭

便歡喜捨之今夜然明夜亦然久之覺有定見方

在忽一夜報盜入予曰弟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

心其人入門乃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

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

便惶遽了也

住五臺山中喧聲如百萬鏖戰無有一息能安者一

日聽泉極衝激處頂之忽然不聞幾舉念何故又

聞乃向極響處坐若干日坐久之水聲寂然自此

水聲不斷如不聞也此後安住山中不復爲喧擾

動矣

讀書不細心體認不得其用予註老子至天之道其

猶張弓乎更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他借一

弓并絃張懸之壁間坐臥視之一日忽悟張字對

弛字說弓弛時弰高而有餘弰下而不足則無用

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弰補弰上下均停

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道合

之也重爲輕根二句亦稽數年不敢艸草解正當

南行之日孤坐舟中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

然目前始悟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

紙上陳言無眞味也故道德一經注歷十三年乃

脫稿非草草也

予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迸出者

方副之紙若涉思議卽不中用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八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九

侍者福善日錄

嶺南門人釋通炯 劉起相 仝訂

三峰山後學濟孫編輯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驟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眞可字達觀晚

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之灘鈌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箬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毋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餐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卽解[illegible]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竟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閾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

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策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爾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轢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

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
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
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又
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
其處師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
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
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
融命褫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
師唉領之遂留掛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
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
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
師子不懌二日揭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
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
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
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
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
時　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
巢林介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尸耳爲
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歎曰西來意固如是耶
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

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
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
悉委之郡城有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
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
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
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
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
益眞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
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
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
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
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
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
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
公冏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
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
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
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
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
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

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
緣師化後吳公出參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捐
俸散刻藏數百卷因吳公信力亦師預讖云師先於
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
巳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
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許病於小舟中命請覺胗
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溺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
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卽命剃髮竟載去覺慚服廢
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
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致敬之至金沙于

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
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
旣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
且與計藏事未諧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
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　內因
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
山　敕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時師
正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
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巳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

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時
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巳東行計
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
亦犯横流趨至卽墨時師巳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
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
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柘古刹
乃決策西遊峩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
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
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
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

底爲樵者剗斲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塡土呪願復生
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
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
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參兮
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
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于師
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遊皖公山馬祖庵
師喜其境超絶卽屬阮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
髮於山中師諱名曰法鎧是爲澹居其庵今蒙　敕
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

刼正法淩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
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啓石室佛座下得函
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適　慈聖聖母聞師
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棃師讓之謝曰自
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入　內
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
適予聞師西遊回卽馳至京候於一方兜率院師拉
予遊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
訪同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
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弔之有嗣德不嗣

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
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
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
自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
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
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與師約往濟曹溪以
開法脈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
乙未予初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
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
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

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探曹溪回將赴
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一月方
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
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
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
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榷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繯死師
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閹人殺良二千不及
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

調護授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
持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輙爲
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
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
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
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
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
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
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
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

偶汗下漬紙疑吏常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
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
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
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圜中語錄時執政欲死
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乃索浴罷囑侍者
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
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語
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

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
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
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
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
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
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
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
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厝於慈慧寺外文春夏霖
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
動適予弟子大義即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

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
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
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
有偈云怪來雙徑為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
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塟師全
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承
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
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
日文殊臺一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
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

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合而
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
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
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
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閾則盡
命立不近閫秉金剛心獨以負荷大法為懷每見古
剎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
梵剎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
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
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命

自恭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貴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頸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齎志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歎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潙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國初楚石無

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來師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脈以此證之則師固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始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恭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縉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佷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獦獠南嶽青原擦癢溺漢多少癡人被他誆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薰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孫舉命存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

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肯遍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慈海宏流三壽熾然孰能遏狂瀾以清烈焰自非應身大士又何能醒顛瞑而朗長夜時當後五百年尤難其人是以雲棲大師深有感焉師諱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

第猶掇之也顧師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時從遊者日進即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矣何終身事羈軛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頃婦亦亡即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比有富者欲得師爲壻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荅時也至是而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唉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歲

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洒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眾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即欲以就荼毘者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

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鄉里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單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愍爲諷經施食虎患遂以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唉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眾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因相與纍纍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

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羣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 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卽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畧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操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峰語録謂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慕之行脚唯時師意傍匡山永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梵村舊有朱橋屢被潮汐衝塌行者病涉太守余公諱良樞請師倡造師云毋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微矣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樁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

日橋竟成昔錢越王以萬弩射之不迴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萬曆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余公復請師就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淨慈僧性蓮請師講圓覺經聽者日數萬指如屏百匝因贖寺前萬工池後師八十誕辰又贖拓之合城中上方長壽兩池皆爲放生設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盛師規益嚴肅衆有通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啓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卽倦者輒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以進退人凜若冰霜威如斧鉞卽佛住祇桓尚有六羣擾衆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雖非盡百丈規繩而適時救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城內外放生池歲費百餘

金山中設放生所其林贖飛走諸生物充牣於中衆
僧減口以養之歲除務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
者依期往宣白郎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
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
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
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聞名
而感化者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太宰陸公光祖宮諭
張公元忭大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幷一時諸縉
紳先生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徵究
大事精難義靡不心折盡入𫎇鑄至監司守相下車

就語侃侃畧無少屈諸賢豪傒叅者無加禮不設饌
皆甘糲飯臥敗蓆任蚋緣蚊嘬無改容皆忘形屈勢
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御左公
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
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
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
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
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
師云譬如兩人覩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
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塲能增減一齣否　今上慈

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域內名僧靡不延之一日偶見
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齋紫袈裟齋貲往供問法
要師拜受以偈荅之載別錄師極意悲幽冥苦趣有
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放如來相者葢觀
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
弱不勝衣而聲若洪鐘胷無崖岸而守若嚴城律甚
堅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郎盡
叢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粒米莖菜無虛費覈因果
明罪福絲無絓漏定程規秋毫不忽養老病公衆僧
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

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輙散施
諸山庫無儲蓄凡設齋外別有果資以供師者咸納
之隨手任施衣藥救貧病畧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
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
師生平積福常若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肩溺
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
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以平等大悲攝化
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
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
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

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唯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救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悲茲末法非師曷足以挽頹風迴狂瀾於旣倒乎非大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微密細行不能殫述別傳詳之茲畧援其行事之梗槩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首及宋守一

等遍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還山遍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衆問知常規中元濟孤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之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方見始知其別語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歎以警衆時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衆省覺報城中諸弟子至圜繞師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解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是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而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而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窓三筆

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誡弟子貴眞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衆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唯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是予有感而來畧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

日。
三毒熾燄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清涼慾海橫流
波浪滔天誰能濟度駕大法舡惟我大師實乘願力
放身其中隨宜調適叅斷愛根如獅脫索纔出塵勞
便露頭角開淨土門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共赴如響
以金剛鎞刮瞖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冶紅爐
慈悲忍力入此陶鎔癡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眼
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豈屬尋常
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善藏身欲隱彌露
鐘鼓交叅雲霞綺互塔影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託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持經之
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斂耀像季弘經
則馬鳴龍樹無著天親性相標宗各擅其美及大法
東流唯清涼大師濬法界之源綱維教網撈摝人天
以其自性宗通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
難其人矣近代求其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唯我竹
林空印澄公大師焉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
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入室覺
而遂生師幼聰慧不羣為兒嬉喜佛事叅有出世志

表兄為碧雲寺僧每期師必成大器年十五即投禮
西山廣應寺引公為師得度為沙彌服勤三年登壇
受具時一江澧西峰深守菴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
都師尋依講肆叅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該練
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識究西來密
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為上首先是予遊京師法
會衆中獨月師當為法匠聽者以為迂既而予同妙
峰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會集會海內耆碩予
意必得師入社為嘉蠲妙峰力招師果至予大喜其
為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居無幾何法會罷予

與妙師分携頻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因力勸師
曰時當末運法門寥落撐持者難得其人公慎勿任
人間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當為金色主人師
問其故予曰昔司馬頭陀相溈山以形與山相稱耳
師欣然應諾予即以所居紫霞蘭若以居之師住此
壁觀三年大有開悟適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清
涼傳隨留講諸經時即聲光赫奕由是四方學者日
益集未幾與友人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
成叢林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氷
雪儼在金剛窟中也時　今上聖母　皇上為國祈

福注意臺山開師風雅重之　特賜大藏尊經於內安供壽復延師於都城之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罷還山有終焉不出之意時妙師造千佛銅殿安置大顯通寺　上聞之嘉其功行命重脩改　賜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華嚴以師王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矣復緝之遂畢志于斯所用多出於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命門人董之師自是疲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

兀坐二一切無預于懷衆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爲念今幸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播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師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見者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時萬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至嚴御衆甚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廚日至而麁糲自如不受欲食居常專注理觀勝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惰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足爲今範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其秉願力荷擔慧命以救末法之弊者耶不然何以法門始終全節之若此也然清凉辛賴師一振揚之予自以爲知人師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師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奇全身塔于竹林之左　上聞師遷化賜帑金建窣堵波額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嗚呼偉哉惟我　國初禪講諸師多啓　宸衷膺寵渥自兹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　眷顧隆

恩之若此者豈非鼻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凉之影響耶不然何其光大法門之若此也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予爲塔上之銘顧予與師稱法門知己知師最深銘捨予而孰爲之乃爲之銘曰

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凉鼻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

千載而下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
發大哮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
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聿興
法幢高豎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
律身精嚴潛神憺怕迥彼狂飈還醇返樸示幻化身
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爲僧寶即常住世于何不可
遽爾歸真實悲感我塔影樸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
圓音彌布千尺寒巖萬年冰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

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
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
近代寥寥不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
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
裴氏子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
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
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
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
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
經閱之輒終卷析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

之師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時邑之蘊
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
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常疑金剛經四句偈
一日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
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
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
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
閱月至若無聞見甫以爲患痴久之有省於是切有
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峯見其林壑幽邃
即誅茅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

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
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
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
上菩提道急急跳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孱弱若
不勝衣者及住山極力砥礪自堅鉢自耕作鑿石開
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閒空山境寘乃曰老僧不
采無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年二十有七向未薙
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其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投具
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寳方

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
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
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
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
故不數年百堵維新闢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廚畢
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
山曾見何人師曰總夫行腳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
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棲
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
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大老相與酬酢無

不推舉頂之入五臺參瑞峰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
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公案數則有疑乞師
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
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
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
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看破了也勘
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
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與印契峰返歸師各
以頌答語載別錄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
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

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五
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
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為第一座師
資雅合賁鼓此道浚揚宗旨四方衲子望風而至者
日益衆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衆
請師居之遂應命舊傳有讖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
以師為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求外援不發化主隨
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鉅麗
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不十年閒千指圍繞豈師以無
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禀而

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旭
日不怒而成衲子一見失其故有隨機善誘各得其
宜然自奉甚薄室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
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
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
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
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
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钁頭邊也四十餘年曾
無一息以自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
酬偈誦法語川流雲湧誠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

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苟有一念身心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龐若師者。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耶。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滑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爲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中秋月七月。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誡語諄諄。未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蕭孝廉來參。師開示。但看箇萬法歸一。勉其力究。十六日分付荼毘自作舉火偈。命侍者徽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誡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荼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辦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葬于其建窣堵波。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予嚮聞師風。丙辰避暑匡山。適有門人持師圖相眞者。予展之。即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

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之行狀。請予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耶。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銘曰。

大道廓然。如太虛空。聖凡幻華。影落其中。即有求者。竟不可得。擬議思量。捧打月。瞿曇熱亂。達磨怪求。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令。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三日耳聾晴空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摩尼光耀入面虛通惟我壽昌誤中其毒遍身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明聚日用頭頭無處不是提起钁頭似金剛劍煩惱稠林佛祖出現四十餘年墾土掘地瓦礫荊棘純七寶砌身心世界碎爲微塵塵塵佛刹坐臥經行佛法禪道抛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前如大圓鏡五色齊至不出不入死生遊戲自墮其中未嘗住世即今便行亦未曾去不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全身青山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間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至人無已以萬物爲已以萬物爲已者則視已爲物矣視已爲物獨超然物外忘已爲物者能之世罕見其人吾於蓮公有意焉按公狀諱性蓮字無垢太平仙源王氏子家世族父恭母恭氏公生而不羣幼喜爲佛事發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流時諸外道羣聚宣揚其說公徧往觀聽一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因決志出俗公時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散産而去之金陵攝山栖霞寺從素菴節法師薙染受具依栖講席習諸經論義道卷嘆曰吾爲生死大事故出家賴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躬下事爲念久之未有所入遂棄去乃躡蹻擔簦志歷他方叅尋知識求決擇之初至清河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叅遍融老于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留入室久之時妙峰和尚開法于蘆芽公特往見大有所陶冶頃之復歸故鄉之大山居之無何四方緇白聞其風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矣頃復嘆曰吾出家兒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平乎吾佛有言比丘之法不宜豐滿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一衲

鉢雲行鳥飛吾所志也遂棄去誓歷盡名山遍叅善知識不徹不已一衲隨緣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冰裂作聲墮冰寒徹忽然有省乃曰眉元來横鼻元來直渴飲饑餐更有何事于是生平之疑泮然冰釋矣即歸來遂于池陽之杉山卓錫焉自是十方衲子聲氣相求者日益至公遂開梵刹以接待爲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不疑凡衆有疾病如出諸已湯藥必先嘗自是名重諸方矣頃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爲叢林主公往居之未幾諸緣畢集公治已最

精苦生平一衲之外無餘衣二食之外無餘餐二瓢
之外無餘物忘身為眾百務以身先凡化惡性必委
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詈罵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
稱為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
凡所須未常發一街坊化主應時而至者如響其精
誠動物如此故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為
道場在公殊非有意焉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
峰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菴連嶺之靜室金陵之
花山餘若泰頭峰婆沙攏岑峯洞白沙山吉祥諸天
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脩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

主其業故公脩已益精而歸依者益眾忘身愈篤而
建立愈多豈非以忘身為物無心而成化者耶時三
祖之皖山廢墜久矣緇白聞公之風迎居之思所以
新祖道闢草蒙公欣然應命時丙申仲春二月也公
至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
皖山之眾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
明日偶過九龍訪一菴主公至此山四顧欣然乃謂
眾曰吾至此山大事畢矣即此便是樂地更復何地
眾不解其意二日以微疾竟終於此以全身葬于蘭
若之右旹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于甲辰之四

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眾
惟其其各領其叢林事餘者各任所之其優婆塞就
乞佛法者獨邵季躬弟兄查汝定蕭伯穀相與莫逆
為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定即走嶺南訪予于
行間持公行實乞為銘以志之余三復感公之操存
可謂精于忘已者也故為銘以銘之曰
忘身為物如蟲禦木視物為已水不洗水物我兩忘
不犯鋒芒不人晝舞金烏夜光惟公之身飄若行雲
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去誰死誰生九華叅天
觀者耳聾皖山戛漢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

覓公行處問取九峰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造化之靈秀鍾於山川而人文攸係道法因人而顯
佛祖慧命賴之以存遠自靈鷲近則洙泗曹溪章章
可覩微之攝山棲霞可見矣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
盛徃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
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由是得
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菴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
者一時雲集而座下弟子若干人其影齋珠公最稱
白眉者也公楚之安陸李氏子生而頴異父敬事三

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年若干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栖霞從素菴弟子鍚法師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白師曰嘗聞文字之學未徹當人之性源教外別傳之旨可得聞乎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方今幻休老人乃吾同參正主法少林法可往參公承命遂之少室至見休卽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殷內燈公不契乃請挂搭同衆久參入室一日舉石霜公案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早堪

咲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刼外眞風幽微綿密從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之可到又非玄路之可通子其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栖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時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法孫某持公行實乞予銘予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栖霞辱公以予爲知言予亦愛公道骨崚嶒清標鶴立心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乃爲之銘曰

山川精英　人文斯著　道脉潛流　雲來鞏赴　玆攝之靈　久蘊其妙　爰有哲人　鑿開一竅　法化斯張　玄風日扇　適生珠公　高標雲燦　教海義龍　宗門神駒　顧盼千里　電捲星馳　握向上符　執言前機　匿耀韜光　深入無際　抱道凝神　蒼巖翠壁　坐脫其中　孤光赫奕　塔影撐空　眞風披拂　法身堂堂　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死生大矣其有脫然無累而不爲其拘留者非夙習般若內熏之力烏能遂其超舉哉予觀若公足有徵

矣公諱志若字耶溪俗姓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音母夢跣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而機穎幼喜趺坐念佛咸異之父蚤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日夜悲泣以守之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師煢煢在疚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七始薙參君常切念生死大事卽之牛頭山立志參究未幾從荊山法師聽法華經于天台卽隱于山中奮力向上事單栖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時聞雪浪恩兄開法於南都乃瓢笠而往先從栖霞素菴法師受具遂依

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硏窮諸經論深造玄奧時
衆推爲上首焉萬曆己丑攜李䂓慧華菴沈司馬岳
水部延公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適陸太宰五臺管
僉憲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于呉門萬指圍繞
遠近咸推爲義學白眉多歸之壬辰張使君獅峯潘
太常濬游請講法華于杭之靈隱明年復講楞伽於
淨慈壬寅公愛武林飛來峯之幽勝欲栖息焉北有
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爲贖之建佛閣禪堂
以成菴居焉公方伯木如給札顏之王公墨池撰碑
記鄉搢紳虞公德園黃公貞甫陳公師洛張公雨若

黃公又謙力爲外護時諸方學者皆依公爲法幢矣
自是三呉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列刹開演諸經論
者凡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英靈之士多出其門稱
一代師匠云丙辰冬太僕申公玄渚延講楞嚴金剛
于呉門之如意菴明年春正月既望罷席一衆遮留
公力謝之二月朔抵永福初予于雪浪爲同門兄弟
予時早北遊及恩兄紹先業開法于南都公首及門
爲第一座予聞其夙解有年矣頃予以雙徑因緣自
南嶽來過呉門幸晤公於如意靚其蒼然道骨喜其
法門尚有典刑恨未深談缺如也及歸予往弔雲栖

抵武林淹一刻公先入山矣予得公期我書覆以出
山當遂生平也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予書曰本
意追大師歸今予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我留
最後供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逝嗚
呼公乘夙慧童眞出家即志向上事及有發明力窮
教典竟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哉至若生平清節自
守應世翛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終脫然無罣礙是
可以常情視之哉蓋般若根深人未易察識也嗟予
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一面且末後不忘非宿緣哉
因感公之行誼爲一時重乃索公行履之槩以叙其

其端因爲之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權
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著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
自利利他潔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
功報彌切嗟哉末法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
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實灑然是眞解脫塔倚孤峰
松聲不絕日夜聞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玄公塔

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

尊法身顯揄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邊地幾戾苟因
緣會遇無不使令入佛知見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
在開化之功何如耳予於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玄
別號古鏡雲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
厭俗禮郡定盛和尚出家志向上事長辭師操方初
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名山參訪
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福慧未圓功行不
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滲金
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
窣堵以標人天晩誦往生咒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

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衆歸
依主臣敬仰雲中邊地遍虜民情慓悍以公之教化
轉殺機而爲善種詎非現比丘身說法者耶以公體
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悅無不景從內典外書無不
該涉學富而行高故感　代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
端惠諸王咸爲外護大司馬少泉郝公贈以扁曰包
羅法界少宗伯郭公嘗贈以偈其見重一時如此以
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嘉靖丁
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有奇塔于
雲中郊外得度弟子一人因堂孫二人緣方緣添重

孫一人果洞予於丙辰長至月以甲紫栢老人於雙
徑予不知公時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澤公走書持狀
乞予銘乃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故衆生
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於善導
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
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清愈深
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
春回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
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剎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

眞機獨露

敕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初止少室立單傳之
旨遂爲禪宗鼻祖六傳衣鉢止曹溪而青原南嶽二
派分岐其下五宗各立門庭雖施設不同而道未嘗
二故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所謂臨濟溈仰雲門曹洞
法眼諸家法脈修短不一其系獨臨濟一門法則曹
洞獨擅自有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
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的嗣也師
諱如遷字大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

父諱鐸母張氏師生於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
則如舊居變戀忘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
父母曰兒聞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其父
母不能回其志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為師剃染居
三載嘉靖丁巳發志操方遠訪知識決擇己躬下事
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令其參究至
忘寢食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栖有所開悟聞大章宗
師開堂於少林乃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大章師於
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
可有針頭王線海底鐵牛年來日夜辛勤到此方符

宗趣記依保守永世吾家直須際會時緣可播凋零
祖道之囑由是而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是
猶未泯也師得法已仍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
至京師歷諸講肆深窮性相宗旨後至懷慶適鄭世
子讓國潛修自業聞師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建
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日益
集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舉揚宗旨戊子千佛
寺請講諸經日繞萬指庚寅春　聖母慈聖皇太后
懿旨于慈壽寺開淨土法門時在會者千二百衆會
罷蒙　欽造鍍金大佛像　賜大藏經護敕并　御

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為一
大法緣有終焉之志參訪學者日益歸戊戌秋八月
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戊戌世
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塟于寺之西原得
度弟子某某法孫某某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
冬弟子海雲走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聽師於
大都慈壽見其孤標凛凛如立雪長松衲子參請不
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為極則直欲透徹而後
已至於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德
典刑與予對談旬月夜無不抵掌擊節居恒謂學人

曰憨師當代宗門正眼也辱見知若此及予被放嶺
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銘待予
有以也予感師為法門知己銘捨予而誰乃為之銘
曰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少室孤標是稱祖禰一花五葉
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上真源機貴回互
玉線金針正偏不任雪老重拈書師繼業至我遐公
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即宗全提正令
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二十餘年
和泥入水把手為人渾忘自己名達九重道光未[illegible]

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又何有生塔鎮龍岡法身常住問末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大道之在人心本來無二不以聖凡增減惟人之於道也疎且遠者報之薄親而近者報之厚所謂源遠而流長也余於敬公法師信之矣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葷稍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受具聽講經論究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教觀深有信受師

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為自足也遂囑公如京都謁諸大老有若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匠海內學者歸焉公依講肄盡得其奧義大章宗師開達磨單傳之旨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叅究西來的意依栖十餘年入室大有契悟公乃歎曰此尸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於是有所悟入隨遍叅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有守心禪師居居弘濟操履密行最為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謂公曰道在心悟守在靜密其於登山涉水徒費草鞋

錢耳復何為哉乃懇留公閉關捐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如是者三年及破關即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曰吾願以身命布施於此以結十方衲子緣神其鑒之遂誅茅縛廬吊影居之其負舂執役之勞有弟子智聯為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是時廬山最荒僻有不堪其憂者公怡然若無意人世明年庚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訪公見而異之曰公能安於寂寞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吾於法門大有望焉

遂為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黃梅五祖寺請演法華經公曰此吾忍大師生長地母墓在焉感聖人之垂跡乃應之又三年乙酉興國吳川樓先生請演楞嚴公曰彼方人性多悍素稱梗化吾將以此調伏之即應命至則人多感化焉吳公乃首唱為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禪堂廚庫咸居然一大道場也殿既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毘盧大像三尊適太史定宇鄧公為之唱導功未及半公即示微恙而遷化焉時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公生于辛丑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嗚呼公何

大願未終齋志而往耶公既棄去其佛未成而山中叢林亦凡俱未就諸弟子中唯聯肩之聞訃乃往哀號哭泣者旬日幾不欲生意恐不能成其終也欲以之鄧公見而憐之曰爾出家兒猶世之人子也以繼志述事爲重何以哀毀爲爾當卒乃師願歸靈骨而藏之以守其先業任緣而住聯公唯唯乃完其大像負師之靈骨還山葬於寺後乙山辛向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然卒能繼志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孫五輩若慧元等二百餘人多守山居亦有分化一方者公入滅二十八年

歲丁巳諸孫始各捐衣鉢爲建窣堵坡請予爲銘予來山中見聯公詢師之行事甚詳乃爲之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質礙靡不包容淵深若海潛流大地有鑿之者必至實際故載道者在乎形器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公忘己爲物布心如地其願乃足相彼空山誅茅一把擬覆十方任其來者有願未終齋志而歿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刹聿興集者雲赴饑餐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住法身不滅直節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如是法輪在知音賞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槌豎拂爲向上事即抗志煙霞潛行密用而抱絕俗之操者未嘗不以梟響風聲而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氣異髫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弱冠業儒心厭之亦不喜治生產每有出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偶遇雲水僧大機和尚即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

一登壇受具即依講肆久之多所參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時大千潤禪師開堂說法師依之掛單傳之旨未幾復走長安遍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有所發悟尋歸五臺時予同妙峰禪師居北臺之龍門師訪于冰雪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予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煉三業頃即南還登康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三年復遷五老峰吊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山絕頂也喜其高勝遂居之始而單丁數載漸緝

屋宇久之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皆成叢
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
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恬澹自娛一衲之外無長
物與衆同甘苦雖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平
等行慈雖無佛法禪道然依之者無論智愚賢不肖
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也且訓
人有方隨機善導無不適宜用人有度是以樂從而
不厭凡出語句懇切痛至故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
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衆森嚴儼然一大爐鞴蓋以
身教也故士大夫凡登山見師者靡不傾誠若雲嶠

劉太史訪之一見心契乃為顏其寺曰雲中洪陽太
史張公嘗創菴於西山招師辭之以堅臥公書廬山
高三字貽之旌其志也浮梁給諫思罔陳公大參赤
石陳公每訪輙留旬日且為募建後殿期同盟也葛
使君屺瞻備兵江州入山相訪見師短衲露歷同衆
作務歎曰真本色住山人也師嘗行乞豫章樂安王
延師設供自後父子相繼終身不懈蓋師以慈遇物
所感者深故念久而不忘也師住雲中二十餘年如
一日視十方衲子如一已精心為衆未嘗以有無異
志物我介懷予於丁巳歲投老茲山之五乳峰訪師

於雲中一見欣然道故師一日過予連床夜話問師
老矣究竟如何師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何以來
去為念乎予弟雲中道場雖某甲勞筋苦骨然秋毫皆
信心膏血也願來者善守以供十方則志願畢矣乞
師一言垂不朽予即為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
秋師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
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是年七月廿一
日也師生於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
度弟子三人能幻能握皆欽人能撐虔州人握奉師
荼毘收靈骨塔葬于桃花峰下持師狀請予為塔上

之銘予憮然而歎曰當師訪予於五臺時見師飄然
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舉也比即堅留且云能同
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再晤
之期矣豈意垂老同歸且為述師之生平耶此誠不
世之緣也銘捨我而誰為之銘曰
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即宗爰自西來
單傳心印豎拂拈槌全提正令逆順隨宜了無虧欠
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況復當機
豈非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為教密行全彰事事皆妙
壘土拓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顛倒智愚

掀翻佛祖物我兩忘蛇虎為伍有緣而遇無心而作
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如臨廣衆二十餘年
巍巍不動遍身毛孔遍布十方有入之者腕體清涼
刹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
無作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歇
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蹤是寄法身常住
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靈山四十九年所說諸教如標月指達磨西來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欲人離指見月夫何學者執言忘道

猶認指而失月詎不誤哉有能頓捨筌蹄因言而求
自心可謂善學佛祖之道者固難得也予觀華陽道
者其有意乎按狀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
而超羣神清韻朗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
可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以此
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曰如何是道
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之仁義禮智而已也
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也其
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參雲栖公徑造焉得沙彌戒
依衆未幾即從雪浪法席參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

不得其指復歸雲栖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
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為的旨付以禪關策進一書為
參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巖閉關三年單提一
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栖求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
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有終焉之志華陽祖於
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菴當萬山之中最
為幽僻與世亦遠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
花以充食竟絕意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
楞嚴至徵心處問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
麼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乃示二

祖公案久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焉時有緇白請
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公曰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
曰大衆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
而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甲戌
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五僧臘二十有八瘞於菴
之某處先是弟子智浩參方歸省時公已入寂三年
矣浩哀悼無已乃匍匐匡山持狀乞予為塔上銘予
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頓棄人間世雖

親教義不尚名言絕意於空山寂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行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躁者靜也又何事踞華座爲說法哉予有感於斯乃爲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溉聞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可矣生復何戀頓捨世緣入山脩煉不事語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風絕侶莫問其賓看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撩起便去似不曾來空花瞖月野馬塵埃塔影團團霞蒸霧鎖問末後句青山朵朵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毘陵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偶聞月珠法師講楞嚴遂發心出家禮宇光法師於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脩梵行壹看老病心無厭倦習音聲佛事後遇滇南僧性玉莫逆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時玉患病頻年慈看侍殷勤如事父母畧無怠容玉竟無恙於萬曆己未同禮匡山

授其戒向普陀而玉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於舟中屬同行三人荼毘於紫沙洲時萬曆庚申五月一日也玉聞之乃奔負靈骨歸葬普陀復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予聞而感之曰詩云兄弟鬩于墻世有骨肉而仇讐者多矣況異姓乎若慈與玉也蔫爾相逢以道相親一心莫逆看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力於生前玉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也豈恒情所及哉予故次其事以啓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爲第一行也慈生於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玉爲滇南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爲之銘曰

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視身若己死生不二由情之情故乃如是骨埋白花心凝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佛說入道之方便多門利生之功行非一若靈山之十德各擅其美故曰種種所行皆菩薩道然所貴乎真脩密證政不在音聲色相間也若夫威儀攝生正容悟物前聖所推予觀安公有焉公諱廣寄字寓安

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
母聽出家投郡之張公山無爲法公爲沙彌好學多
能博雅游藝恆往來於婺源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
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一日歎曰人生過隙
駒耳泛泛若此奚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參訪知識
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徑造雲棲
大師見而器之乃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曰念佛
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耳公服膺遂以克紹那居
常刻意精修單持一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
外悅可衆心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爲

旅豈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寄維
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後以
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黃山之丞相原
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久之一方
緇白歸信者衆供餽不缺居頃之時閩南汪公爲結
菴居一時名士若潘景升吳飛明鄭夢浦皋皆贊佐
遂成道場太史湯公題今額居十二年公乃嬰異疾
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且誡整丈室爲關方料
理如宜若久居計弟子莫測其意久之疾篤時鄉人
曹白僧往候見而驚之亟請醫診視曰此不治之證

也姑進藥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爲乎竟
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弟子曰吾行矣
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跏趺而逝時天啓元年辛
酉二月二日也初弟子不料遽化未理龕室乃置坐
於几上且恐形變遂積薪茶毘值天大雪不能動轉
如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赴見公顏色如
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軟如綿咸曰此生人也安
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龕收斂供於所整之丈室事乃
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見經
夏秋炎熱形氣不變意欲奉三年乃葬明年壬戌三

月弟子大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以志之予
聞而歎曰吾沙門之行貴眞修實證爲尚政不在衒
名聞立門庭爲得也以公之資稟高明多才藝博識
廣聞一入法門即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
常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笑而
已凡見者無不感化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略形骸
無不愛而敬之至與眞林尤莫逆者故予得悉公之
行事豈非無言而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
往形留化臭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
然耶即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斯而致否

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毋也予於是有感焉乃為之銘銘曰

三界萬法唯心所造壞與不壞總在一竅螢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叢如蟻既有幻形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久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練生生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為公立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而掉臂生死者非夙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為也予於澹公有異焉公諱法鎧字忍之別號澹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族父某母某氏初母夢僧趺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穎慧為兒嬉喜佛事倜儻逸羣長習舉子業翩翩才名咸目為大器乃公塵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為娉竟不願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以長生之術公曰非我志也遂棄去過武昌遇講良知之學者意亦未愜又棄去一日入僧舍案頭見金剛經讀之至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於是有出家志頃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未幾遊宛上今太史睡菴湯公雅重之因留與鄉諸名士結社於楚峰蘭若癸巳遊皖城澹宇阮公館穀之適值達觀禪師過江上公往參未面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達師登馬祖菴公同阮公至是夜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公至著白衣侍之又懇求剃度師許之因命今名遂薙髮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居無何公憶母老歸省時達師寓金沙于氏別業即往侍師師乃命參己躬下事公即辭入天目誅茅於分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蔬食不糅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爇臂如是者三年大有開發一日石帆岳公入山見公弊衣鬔頭垢面跣足腰鐮採薪因問你是澹和尚甚麼人應曰我是他使的岳公大笑曰真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宜城掩關于西樂乃肩荷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骨調昏睡故其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下忽焉達旦寤寐一如也幸然憶本師在京師因北上省侍至都門禮大師於慈壽初入室便[illegible]

其甲爲生死大事願師指示大師卽痛棒如是者卅
一日又問曰永嘉云了卽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
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絕師連棒曰會麼
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橛公猛省
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益穩密壬寅秋公南還入浮
山有會聖巖乃宋遠錄公與歐陽六一因棊說法處
久爲俗業時皖城濟宇阮公聚族而復之請公以於
公愛其幽絕有終焉之志巖有遠公塔亦廢公重新
之於此瀝血書梵網經日課金剛般若爲母壽先是
浮山大華嚴寺向爲民占時朗目和尚力復之寺後

而朗公化去戊申太史觀我吳公同鄉薦紳先生請
公住持公居常以本分爲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
直捷處乃集諸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
雙徑寂照爲刻場故師靈龕亦歸之未葬也董役之
人一時檀越請公主其事公欲滿本師願遂往庚戌
公至山見多霧濕下有化城故址乃宋佛日宣禪師
道場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先是太史吳匯憑公志欲
復爲藏板處予札存焉公撿之適本如吳公爲浙左
方伯因是與一時僚佐及有司僉議力復之事竟成
又價贖廒安太平寺田百畝爲化城供贍常住於是

藏事有歸焉甲寅時本如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
因緣未卒業往議之道過龍湖侍御雲岡蘇公留結
夏秋杪入蜀吳公見大喜留署中直指徐公若谷見
而心契因而登峨眉禮普賢乙卯春同徐公出蜀向
浮山是年秋公還徑山時大師靈龕已入土適大司
成文寧朱公禮師塔相之曰按形家地未妥亟遷之
公卽與大師護法弟子金沙中甫于公句曲虛谷賀
公長與仲淳繆公議求善地乃改卜于鷹搏峰之陽
而葬期未定也初予與達師於法門有死生之義向
在嶺表未及親弔丙辰冬予自南嶽來至金沙爲文

以祭乃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月茶毘誠
者謂有神契予因舉火捧靈骨入塔以酬生平之知
已達師末後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
公實以之予是時見公荷法門事心力俱竭意甚憐
之因勉閉關調養無終大法之緣及予別歸匡山公
疲於津梁乃結算藏經庚戌至丙辰七年之內刻經
千卷有奇施利椐若丁巳以寂照付昇公遂謝徑山
戊午復之宛上睡菴湯公鄉南詹公建一合菴請居
之庚申儀部金簡胥公道過西湖入山禮大師塔因
約貞甫黃公受之錢公求仲韓公議刻藏不可中止

遂結化城金湯之盟致書請公復歸然公竟以化城爲十方接待常住囑諸弟子曰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戀戀於此耶盡散去辛酉秋七月遍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托本如與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三衆罔測至晚爇香禮佛沐浴更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時天啓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弟子其等荼毘葬於其處公生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嗚呼公之所操不易也予夙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先是聞公而未見也及

予至雙徑見公貌粹骨剛稜稜英氣時四方會葬者至百凡蝟集公擘畫游刃指揮如意不動聲色而意閒閒此予目所罕覩者以事無鉅細竭力盡命者難私謂以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窺其爲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爲其視利養也如空花水月至於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弊屣噫非大丈夫夙根披露心契無生寢處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卽公之事師如事親可謂繼志述事者也惜乎扼於人事而未假以天年不能終始齋志而往悲哉公弟子元亮具行狀遣孫在顛走匡山乞予爲銘予念法門之誼乃爲之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頹綱歲寒霜雪紫栢用光其道既光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退親之者慄棘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纔露是獅子兒畧無同互一棒之下翻身踍跳大步遊行回途復妙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轉之未盡津梁既疲隨緣究竟旅泊安居乾城行處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撩起便行撒手歸去

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南嶽山主瑞光祥公塔銘

盡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況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間而勤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嶽祥公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越之嵊縣周氏子也生而超曠厭業儒屢試不第居恒嘆曰人生如寄耳碌碌何爲有出世志叔宦於京師從之遊聞嘯巖老人往參之嚴示

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即念佛法門最爲捷要公領之居頃南還鬱鬱適有所感即決志出家棄妻子盡捨所愛禮本邑喜菴愷公薙髮時年三十有二矣即以念佛爲行比聞栖霞素菴法師往謁受具依栖講肆三年嘆曰拘拘文字豈能盡性乎遂棄去北遊大都參遍融和尚一見問曰仁者從何方來公曰南方來融曰汝作麼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脩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旨作禮時慈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公居首座三年

一月遊僧竊去衣物知事搜獲欲詰責公曰我初無此一物也遂與之一衆歎服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遍參諸老宿時栢松和尚牛山耆舊也公見與語心契留住石室弔影絕跡木食三年一日趺坐雪積滿床火絕衣濕偶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松往視見公定乃擊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麼境會公曰山原是石冰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輕安耳若就著此境即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脚去遂南即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厮守公遂瓢笠徑造峨眉禮普賢住大峨石八越月若切參究心地未安因憶栢松逢南之記遂回之南嶽至登祝融峰頂望古大明山林崇茂即住卜居時主人即以所搆靜室居之未幾赤帝峰僧楚然請主閱藏公至一宿夜半恍惚夢中有人告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往適僧大寬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月藏經殿燬公至峰頭頗愜幽懷乃謂寬曰山可居第難滿本願耳寬曰何願公告以嘯巖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爲數此難充就耳寬欣然曰某甲願充化主因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身心影不出山日夜精勤專

心壹志以豆爲珠淨念相繼至終身焉由是稱爲豆兒佛云公向住山絕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衲子遠歸之四事不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寞多年得公一振起之居常誡諸弟子曰汝剃除鬚髮不知有生死大事但倚墻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豈非吾佛所呵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苟不專心淨業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閻老子乎聞者感泣公雖絕意人世而當世君子聞其風者莫不景仰若廣西方伯劉公謁廟聞公遺書請一見力謝不往劉公愈重其高本省直指史公學遷登山專訪入菴一見公之道

容不言而心歸甚雅重之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點失
期者罰米約三十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
欽衆怨耶竟不納聞者歎服長沙吉王爵公差內使
往請公曰山僧行脚倦遊息肩于此誓死效遠公跡
不入俗此愚志也不敢奉命竟不往使者覆王益加
敬重仍遣前使齎華嚴經二部大疏鈔壹部齋資百
兩仍豎一匾云慧劍禪林聯云側刀砍就菩提路琢
杵磨成般若針送至公領令旨卽以齋資散合山以
廣王惠餘留鎭山門王以此加禮焉久之道風益振
遠近士大夫若鄕紳學憲益齋伍公儀部金簡曾公
攸之冏卿槐亭蔡公泰和少保青螺郭公沛圻大行
宋公聞公清操苦行皆洗心問道針芥相投若衡之
郡丞盧公別駕曾公楊公皆爲方外交岷府江春王
居士伍雙塘良石封劉亨甲會仕鵬郭孔延等皆歸
依執弟子公開示念佛法門四方緇白稟受者衆戶
外之屨常滿矣公接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
悲適有荊襄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自
發露懺悔哀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寇以道中令隨
衆作務及捕官至雖識其盜但見公慈心藹然又聞
念佛音聲有感乃解腰纏三金辦齋而去其盜亦化

爲苦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絶糧三日采蕨而食公自
夜禱于護法神頃有少年僧於山下檀越家化米豆
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一衆共之公自居
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嘗暫睫若常脇不至
蓆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左不安庫房笥無長
物滅之日簡之唯胡椒一餅舊布數片而已無勞侍
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交權貴名公鉅卿至者以
道相忘不事形跡所食麄糲常以糠麩爲餅充餐僧
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啖之每經行念佛必荷鋤
出遊凡見遺骸必以土掩之或曰師何過勞如此公
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耳公生平隨衆年七十
餘尚無法嗣先是有臨江居士傅某某者商賈於江
湖久厭塵世一旦棄妻子出家於峩嵋諱同融於萬
曆壬寅冬來參心相印契卽付衣鉢偈曰西來大意
問如何直至于今兒也麼心尚不生何有見蘇嚕悉
唎娑婆訶融卽依栖以終焉儀部曾公喜其得人歎
曰瑞光老漢住山二十餘載常坐不臥六時念佛稱
禪林精進幢初未受徒今於融公付囑殷殷是衆角
雖多一麟足矣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索浴禮佛
告衆曰瓜子熟也正落蒂甬堂中無知之者時融公

居毘佛洞乃遣人往喚融至峯前聞音樂聲入室寂然公趺坐融作禮公曰我行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珠拄杖留別善自護持又以大衣一緣留常住以待補處且曰三年後有功德主為汝護法慎勿外緣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趺坐誡衆曰毋得虛張揑怪詐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言訖合掌端坐而逝時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寅時也公生於嘉靖壬辰九月望日子時世壽七十有九法臘四十有三大衆供于堂中七日顏色不變全身塟于峯之右建窣堵波噫古人異代而心知之者有焉憶昔任東海時儀

部曾公為言公苦行高操不減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之四年癸丑予應曾公請至湖東恨不及覲覩光儀入山訪公遺事無能道者慨矣今又十年癸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居士郭孔延紹介命其徒玄太來乞塔上之銘予何幸不死而得挹公旃檀餘芬撫狀喟然而歎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弊叢林典刑幾至掃地汎汎汱流率汩汩於聲利以喪本真法道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清操苦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如公者可謂以身式之矣又何俟登曲彔木拈槌豎拂為向上哉傳曰聞伯夷之風者使貪夫廉薄夫敦公實有焉觀公死生去來了無罣礙豈非以念佛心入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畧述其狀乃為之銘銘曰

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為妙行何況一心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末法逐物失真何如我公為道忘身一入千峯如覆刀刃故得三昧名為無諍迫絕外緣以豆為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苦節稜稜清風拂拂四衆來歸隨緣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辦以念佛心直入無生故末後句擡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掛七十九年

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我稱為真善知識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舌相熾然常說水流風動念佛念法此是我公迷津寶筏

敕建大護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風淳公塔銘

蓋聞吾佛之應世也法身非相無所不相以其遍入情與非情如月照大地不獨江河湖海溼池蹄涔不擇淨穢而皆現之即山石砂礫荊棘草莽塵毛涓滴無不該羅而悉備者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為實相拈花示

衆迦葉微笑則曰觸物明心單傳直指故古之學佛
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矣有古風禪師者始以居士
身終爲比丘相隨緣利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
二諦求之哉謹按師狀諱覺淳保定新城人也父宋
欽母張氏師生卽性不茹葷酒爲兒好趺坐及長不
喜治生産業父母爲娶師雖強從卽善觀空修離欲
行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師爲衆中長天
然頴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
時大善知識寶藏成公開法於王城師往叅謁有所
感契卽從披剃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舂

未嘗不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
方命共受具從守心無礙二法師聽華嚴圓覺楞嚴
諸經師于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
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
維改觀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嘉靖辛酉間司禮
監黃公錦衣焦公輩重修會安寺成延師居之幾二
十年師唯據丈室廻延一江大千止巷諸法師弘天
台賢首兩宗旨海內學者盡望爲祇桓長道風浸播
于方外隆慶壬申中　先帝始崇佛道就會安建吉
祥道場師主壇筵精誠感格恩渥頻隆齋儭盡從中

出法門因以轉注　今上御宇之元年　兩宮聖母
爲　社稷祈福大作佛事凡建立齋壇多就師所嘗
賜千佛錦袈裟凡內經廠諸效爲佛事者率皆從之
萬曆丙子　今上奉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德意　勑建大慈壽寺成卽遷師爲任持命度沙彌
一人爲弟子及　勑校續入大藏師首領之凡所弘
闡佛事無不稱　旨是時海內知有法門者盡皆歸
師爲大法幢矣居三年師獨頹然安坐唯飲啄隨緣
目前了無一物凡山門事務盡各任其所司時人皆
驚識爲神度師居常接納四衆但舉圓覺知幻卽離

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
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住坐臥
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卽爲之改容舉莫識其爲密行
者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究其涯
涘故多稱爲肉身大士矣師一夕召諸弟子告有微
恙端坐三日㸃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而逝旹萬曆
九年四月十七日也師生于正德辛未卒于萬曆辛
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
了賓爲今寶林住持貴爲會安住持寛爲會濟住持
富爲彌勒院住持宜爲法藏住持寧爲剃僧孫八十

餘人本在爲欽依僧錄善世領今慈壽住持奉師全
身塟于寺之後園聖母悼之乃賜金若干建塔以表
旌之其孫在公持師行實乞不慧敍以銘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覺皇肯然
何眞何俗卽比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
卓爾襟期作大佛事眞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實際
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穆穆默運環樞龍降虎伏
精格紫宸誠廻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刹巍峩
琳宮初建風蕭寰區翕如雷電一管春生蒹葭灰動
大地揚輝實從茲始師維何人爲化爲幻永受贊[illegible]

來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貝觀者癡疑熱夢未醒
彈指歸空皮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釣表刹凌空
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眞機獨露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禎公塔銘

雜華稱毘盧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故善財所參佛刹
塵數諸善知識無論同異生身皆海印三昧威神所
現其所說法上至忘言下極世諦資生之業皆順正
法故曰或現巳身或現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種
種所行皆菩薩道始則未然今信然矣嗟乎叔世法
眼寥寥靡不率以音聲色相爲究竟又何敢以第一

義諦議若夫登壇執熾望影倒戈握馬藏珠誰其儿
膽悲夫是則不起滅定現諸威儀者有之不出常情
作大佛事者難其人矣惟我大師豈其人哉謹按師
狀師諱廣禎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父某母某氏舉三
子師居仲生性多奇謫幼不齒羣兒中見者異之心
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是時龍華棨菴茂公君僧
錄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齋次見師甫七歲有奇
氣因乞爲沙彌父母亦因割愛而捨之遂命與上足
璽公爲弟子少長卽喜以音聲爲佛事然諷練三業
精修六時衆皆從事阿闍棃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二

十登壇受具時大通法師敎化昌隆勤事之多聞法
要至隆慶改元師操行亦高少司馬遲公雅重師遂
舉大宗伯爲龍華住持師居是卽大開法社延禪講
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藏闡少室天台兩宗旨若
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爲諸方師匠者多發跡于
斯然師爲物不倦虛巳從人尊賢下士凡百率以身
先故不數年間道風大著初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
藏因緣謁師竟因大司馬鑑川王公二華譚公少司
馬南明汪公諸與師交遊薦紳先生間遂得事事卽
妙師爲法門鴻漸亦多藉資若不肖者得附驥焉孫

曆初　今上崇尚三寶海內名藍知識凡為佛事者
多出師門大都稱為功德藏當是時也不獨德被諸
方抑且名高中外矣越丁丑春妙師與予隱居清涼
師傾心慕之脫然長往遊五頂搜訪于冰雪中居無
何即杖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尋三聖遺蹤遂
隱于通玄峰頂鳥栖轂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
所發悟尋謝去回棨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
華登匡廬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造文殊經
臺三匝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目武
當抵南嶽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鍊磨衆中居

三月以歸當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
頃之妙師與予建大會清涼師與雙林平公無遮允
公齊入法社壬午春會罷師復與予結隱太行及冬
初師還故居明年予亦東蹈海上矣且誓與師同歸
焉又明年甲申值歲大饑師乃登太嶽慰予東海還
適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
諸名山因出關走蘆芽假道首陽弔夷齊闞司馬王
公閉居公贈以詩杯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閱雁塔留
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峰望太白太乙略崤
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叅鼻祖單傳哭潤公扣白

馬以歸居無何復奉　慈旨齎大藏往天台廬嶽還
遣清涼還報嘉之所賜優賚師喟然歎曰一介微僧
數叨　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但引疾獨居屏人
絕跡山門事久付弟子輩了不干之師賦性雅澹居
常自足無意于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物為事堅若
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凄然駿然
可親而不可近可慢而不可忽雖非法眼之英固一
代叢林師表也故達觀可師嘗謂予曰吾門之龍象
猶如秦鏡真能照人肝膽又若絜累如意信手取之
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若洞觀瞿公健齋金簡兩

曾公文卿徐公抑所唐公諸大薦紳先生皆雅重其
孤勁樂交遊之初中貴郭公為山門檀越已謝世師
盡禮人道今守菴張公因深敬之即諸方皆尸師為
肉身大士師抱疾期年越戊子秋予從海上往問之
師把臂泣謂予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予所悲但
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為闕然耳嗟予休矣
公善安隱無貳其志即一旦長訣猶嘗引領望公于
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
公其覗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予所悲妙達二
師密藏諸公輩皆嘗代俊逸今我真期願當忘心為

法幸為我謝居無何予因事南遊頂之會妙師亦至守師三月越己丑夏忽召諸弟子曰吾賴為佛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幻緣暫聚性多偏燥無他弟恐尒等心麤業重不能返照故聊此尒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尒共勉之予行矣尒其無忘東海也為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昔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于嘉靖戊子卒于萬曆己丑世壽六十有二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長定喜為今龍華住持孫智潭奉師龕室全身葬于京之西北十里許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孫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匍匐海上訃不肖聞之嗟乎悲哉生邪死耶師何人耶顧復尒耶古語有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師之謂乎因具述行實如左乃為銘以銘之曰

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映或現頭陀或居鄽肆塵市山林無非佛事曰惟我師化比丘相戒月悲華為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聚會來者應卯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上方鑿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擘破天台踏翻廬嶽如蓮花開似大夢覺歷徧寰中囊收沙界赤手歸來無錢買賣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先登彼岸撇下髑髏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沉秋水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五臺山龍泉寺正光居士徐公願力塔碑記銘

觀夫真界凝然應化之徵靡一聖凡異路利他之跡有殊所以幻影多端浮光萬態至若憑願力以持心假塵波而表願者是於正光居士見之矣謹按居士狀姓徐氏霸州保定縣人父伸母高氏士生而有異徵週歲能言前世事舉族因慶為非常動止度若天人也嘉靖三十四年士甫七歲應選進入　宮闈郎列內翰局讀書進司官教內則儀掌秘閣印能明習故事隆慶改元陞　御前勤慎有功萬曆初　今上御宇紀勛陞　乾清宮內奏事牌子歷事三朝小心翼翼奉　聖母起居朝夕惕厲調和樞紐贊理化機大有力焉故陰澤甚溥而德位日榮深居幃幄篤信三寶每聞善緣則欣然樂為先于都城之崇文門外建明因寺一區印施佛大藏經一部延沙門永慶為住持次於山西五臺舊路嶺就文殊之道場清涼之化境奏聞　聖母重修龍泉寺殿宇圍樓周環畢備仍度沙彌遠健為慶之弟子授僧錄左覺義為本寺

任持又于眞定曲陽縣北重修鳳祥寺一所置地三頃餘畝以供龍泉香火接待十方至若域内名山大剎凡　聖母功德所被者居士靡不默助　皇猷敷揚　慈化究一雨之普需任三根之各潤無論洪纖不拘彼此豈獨巖壑生光實使含生獲福矣居士雖處深宮衣唯布素甘心蔬食澹泊自如豈口體之可嬰心榮華之可繫慮者哉且而每厭生死志求出離朝參暮禮寒暑不易惡此虛幻之質冀證調御之身故刺血書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法華心品若干卷願超凡而入聖必轉女而成男乃建窣堵波于龍泉之東南麓以表願力持心功流浩切濕斯猛燄永宅清涼期來世以歸依效一生而取辦以爲金剛種子靈苗福田常住矣噫若居士者可謂注火宅之甘雨挺淤泥之青蓮非夫親承付囑而來耶抑以幻化人天而作佛事者耶何其智深志固之若此也功德旣成乃命家臣程進持狀稽首海印道人乞紀其事乃爲銘以銘之曰

乾坤造化毓靈產秀乃降哲人爲分左右哲人伊何唯徐之子氣稟丈夫幻形維女維女謂何內訓賓祖不有其人孰匡聖母歷事三朝位班九列贊化謌元著茲偉績蕩蕩慈風輝輝佛日率土普天無非爲國在在道場處處寶所但願莊嚴孰分人我身處塵勞志求淨土稟受三皈廣修六度書寫受持大乘經卷誓捨此身徑登佛地願同金剛常住不朽根本若堅枝葉自茂嗟彼夢夫長夜冥冥偉矣達人視死如生跡繫王宮心存丘壑勁節凌雲長松孤鶴去實不去來亦不來去來自在豈不快哉偃師化人誰假誰眞獻珠龍女其事若神塔表長城奠安畿輔上祝聖釐天長地久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嘗聞菩薩應化逆順無方故利生事業非一種而出處之緣非一端如摩尼之圓照似青蓮之獨潔卽其所作無非佛事若夫正法像代敢以準衡末法固多內秘敢以音聲色相求之哉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爐業在鉗鎚間卽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者如是用心有年父蚤喪其母孀居師天性至孝供養竭其心力師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鍾樓寺潭公薙染卽立禪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腳因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擔之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村下塚間上壽爲歡不減鼎俎將

人見者多異之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峪往來數年土人識之者衆不獨重師孝行且亦重其母操如氷霜故其供養日益聽而師唯以一瓢之外無餘糝以此終母之天年西山父老聞而慶弔集者如雲乃茶毘法葬之建窣堵波以表孝義今尚存焉已而之大峪岳家坡士庶結菴延師居頃之中貴傅公某聞而異之乃集衆請師住都城之會安寺未幾有白衣檀越張某者素以賈名家乃捐貲建普濟菴於阜城關外四里園以接待十方往來至嘉靖庚戌秋八月大虜犯我京師勢如雲布其所擄掠殘闕不可言都城

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面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馳至菴首飲馬盤礴酋驟入菴叙其後師望之頹然憨咲且罵曰酋奴毋妄動我物然師頂羅鮮菓於堦下酋長見柿如火欣然取而噉之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酋將爲賣已強食之甚苦澁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曰此可食也虜敬而甘之雖呼以爲不欺已乃嚙指誡衆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揷令箭而去須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窺得之欲殺師以手挐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居頃虜亦稍稍引去都城西薄竟以完所全活者

數萬蓋師一指之力也已而杭之韶善士者夢伽藍爲師從供養韶即傾心皈依乃建彌勒菴以延師師居常不事戶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米麪盡皆傾囊以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往白檀越唯以坯堵門面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即爲送供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爲常都人高其孤潔故其道風日益大後修會安寺成師復歸院弟子日漸進初淳公執業甚勤師於衆中獨苦淳公祁寒溽暑陸沉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人識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衆曰吾之有淳猶樹之有幹至若枝葉繁茂

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未幾無疾而逝時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八十有九法臘五十有奇故達觀可禪師嘗讚之曰大患之於人亦甚矣唯至人達身非身了心非心故臨死生禍患之際獨不昧而超然今觀大師以一身而當虜一面全活居多豈直一大將之功哉噫非夫達身非身了心非心者安能處生死好惡之場超然若此耶故其子孫繁茂綿遠殆有本歟故淳公竟大興會安於先帝顧命之時未幾　今上聖母建慈壽寺成竟延淳公爲任持以公之弟子了寧爲替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

在為任持。在以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而
聖慈復建慈恩寺為在別院以休老焉。而公之子孫
森然在目者將百計矣。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歟。
萬曆甲午冬日余隨緣王城。其孫了盤與在等持狀
乞予為記。乃為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眞。維眞不朽。
視身非有。不有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
出塵離俗。其德實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
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枝幹扶疏。實由種子。
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刹巍然。千秋萬禩。

慈慧寺無瑕玉公塔銘

歸源無二。方便多門。懸崖撒手者固不多見。就路還
家者豈無其人。於玉公見之矣。謹按公狀。諱明玉。字
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愛治生產業。性
倔強。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舉三子。長兒最聰
慧。純篤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為兒女子計。居常以佛
為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為盡孝。二老以此自安。
然公以超塵脫俗為念無須刻置也。居無何。二老謝
世去。時公年四十六矣。即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
時長兒年十二。躑躅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
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為沙彌。授具戒。時隆慶三年
五月五日也。自爾公攜長兒行腳。即督課業。為弟子。
由是父子相從。雲遊萬里。徧歷名山。參叩知識。苦行
絕倫。每日中一食。溓茶不糝。樹下塚間。隨遇順適。自
是終身脇不至席。所至者皆雅重精修。萬曆初。謁會
陀。過金陵至都下。履五臺。時寓三塔寺。禮華嚴經。經
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三千以為度。如
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峯寺。禮法華經
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匝。叢林
大老聞之者。多賞鑒其精勤。長兒為沙彌者年德日

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
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益謹。一時稱道有師弟
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
公輩欲開精舍。延公弟子為弘法所。且為公休老地。
乃卜阜城門外二里許。衆各捐資創寺以居。不期年
莊嚴畢備。寺成請額。　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大宗伯
棠軒李公記其事。斯豈以弟子善說法要因公教有
而成者耶。不然奚以有此。由是弟子道法日益盛。公
之自業日益純。弟子化緣日以重。公之世緣日以輕。
居六年。諸大檀越請公弟子講諸經一匝。期約三年

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住何益吾將歸矣爾當以法爲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鐘顏色若壯舉衆異之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眞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麼自代云大通橋上麥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時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日也公生于嘉靖甲申七月受具戒于隆慶乙亥五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十有六以其月某日奉全身于黃

村塔以表之弟子一人眞貴卽今爲慈慧法師者是時余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貴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如此豈非脚跟線斷者耶乃爲銘以銘之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竅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圝形影相顧世出世間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今日看來大似未撇何如此公一竅不通生拗鐵強直出樊籠龐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生意各得便宜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千足萬足一塔凌空十方常住空壞塔存法身彌露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嘗聞般若譬之以火遇物卽燒譬之以水隨緣皆潤以無我故觀夫末世佛子處五濁不嬰情塵而能忘己利物非夙習般若親近隨順者多不能也予於勉菴大師槩見之矣謹按師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生平倜儻負奇氣能虛己以交人幼業儒年十四卽列諸生間時里有夏生治時者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日謂師曰公脣撅齒露非壽相也師驚問何爲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禱無不應公第持其號自當驗之師遂依持勤懇一年而

脣果脗合年十九因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泣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鄉井爲遂拂衣傲遊江湖間二載入廬山叅徧融大師融問曰大德何處人來作甚麼師曰小子聞人來爲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短何不學無生曰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剃除鬚髮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意味話久久得個下落乃可爲汝道無生師卽剃染命如幻依棲頂之遂去蘄水烏牙山叅無爲藏主居三載次隱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諸大知識依遍理二法師聽諸經奧義耆老皆深器之已而有用將軍者

者蘄人也見師雅量因湯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潢渠遂拽杖歸九峰結廬以居道風亦著衲子駢集每以楞嚴爲衆發明心要居頃翰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於九峯師見公辟氣歎曰公從般若中來蓋靈根夙植深矣良法器也相得驩甚公因進而請曰域竊見當世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爲向上自多及察其操存則未也若是又不若守教乘精戒律離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爲佳耳師曰然非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聖愈遠法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爲流涕也師律身清苦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一鉢三衣外無餘事但跣足草屨而已遨遊吳楚江淮間所至即成法席緇白從者如雲師亦等慈視之即薦紳先生登其門者師與之指揮性相評騭古今尤精皇極經世無不引歸眞諦聞者莫不望洋折節而師遊世如虛舟焉久之時楚藩臬大夫沈君與師交最密凡出入靡不假道從而師弟子輩因之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于沈公者師大叱曰方寸福田不力耨區區安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即拽杖去九峯走武曲懸吉陽寺主者留師遂閉關講華嚴經三載適蘄善

士鄭士元禮師因謂潭州三角山蓋唐馬祖門人總印創始諸祖多居之而林泉最幽所以樂道師聞之欣然遂破關而往至則凄然荒榛矣師大喜乃居之即傾頹修葺不幾年而煥然一新四方聞之接踵而至遂成法席道風大振師一日謂衆曰趙州八十尚行脚我今一介濫匡徒水底漫行空界月清光隱隱入風波遂拂袖之匡廬入黃龍寺衆留講楞嚴至二卷終師謂衆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當與大衆商量即示恙六日告終衆有請留偈辭世本無偈痴人覓夢踪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又曰汝輩欲問我當之江夏問郭公弟子有問師靈骨何更之蘄乎師曰愛重婆娑若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月日也師生於嘉靖癸巳化于萬曆辛卯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石瘞于黃龍山之某處得度弟子若干人法孫若干人而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太史乞狀其行實萬曆壬辰秋九月弟子性輝因郭太史紹介于余爲塔銘先是余居海上時而師弟子性詮者從予居於海印者三年每詢師動止蓋不肖輩已鏡心于師神交久矣彼此恨未一見遇

呼唯余與師不面千生前心知于身後此何以故豈
非夙昔同遊性海特各據一塵而作佛事者耶不然
何其精神默注不爲幽明之間如此也謹書師實行
如太史狀乃爲銘以銘之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娑竭噏之爲雲爲雨惟此一滴
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霈然霶霈乾地普洽
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
自遭塗炭曰惟我師娑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
噓氣成雲縮氣成冰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爲水
以水爲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即宗

不是如幻安能合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著倒騎黃龍
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徧滿六合是師全身

附

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
山大師塔銘

余小子廣瀹賓之在中秘也偕同叅數子請益牢山
憨公于龍華精舍蕭宗伯玄圃邸吾家司馬體中與
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
究念佛爲露地兩輪後十年入粵而皖江之素復我
又後二十年入吳因體中而浮渡之鼓振我於是余
始能游師之籓悉祕現湧沒順逆種種影事又七年
玄圃徑曹溪而北及送師于懸崖明年而余得請慕

府何公克以師蛻還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堅不
爲楮而奉師自著年譜使余吐舌爲筆余受卒業者
三而龍華浮渡之會儼然未散矣師法諱德清慕清
涼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別號憨山乃選于五臺之奇
以喻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諱彥高妣洪
氏夢觀音抱送而孕誕于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
日白衣重包十年辭家依報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
孫俊公爲之師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薙髮受具二
十六北遊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于臺山三十八遯
跡東海之那羅延窟又之得六種就驗五十放于嶺

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鐸　覃恩游逮袈
裟著身而師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吳營菟裘
于廬山五乳峰下刹曰法雲以養十方之老居數歲
復如曹溪當年之七十有八臈之六十是爲天啓癸
亥先于懸弧者一日而示寂焉師丰儀慈滿神情凝
定望之似阿羅漢初就外塾而母督之嚴徐而察焉
知非池中物也從史若翁以裂愛網而師之酬罔極
也御十鎰之供于山陰蕭邸獨拜　孝定皇后之賜
泥金和血以塗襍華攝二老于香幢光藥其省覲也
閉于報恩藏輪三宿予含有法喜而無情怛君子曰

生之成之是謂聖善熏之變之是謂潔白世間慈孝
其海之一漚而已矣北講之涉天塹也自無極之詑
華嚴玄談昉也南禪之反故鼎也自雲谷之付念佛
公案昉也兩大士尸光交灌師頂不驚不溢身恒晏
坐華藏道場而清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于淨念猛
心如形斯鑑其養之專也乃至行于都市不見一人
知其解者以爲密雲尚往他日更于孥公似昔人非
昔人義得未曾有所謂旋嵐常靜江河不流證之月
前二一諦了而七歲時生來死去之疑渙然冰釋其
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月乃知鼻孔向下得宗

通之相一卓錫臺山晷杓岸頭閘機數反久乃不開
吹萬之誼雪窗頭陀酬對以目菜羹米汁旬啖一升
念息塵忘立而喪我者不知幾旦暮也其偈曰瞥然
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
象森羅從起滅得宗通之相二牢山之會心也海天
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現前無入無出其偈曰海湛空
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
都歸寂滅場得宗通之相三又後三年靜中機發不
因心念意在舌端其偈曰煙波日月浸寒空魚鳥同
游一鏡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所謂

月落後相見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蓋自是迴眞
入俗而有省覲之游妙喜大悟十八小悟無數箇中
冷暖惟師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樂
恒與王所相應故華嚴之在筆端也六字佛名心手
相得即一點無空過者而客主周旋語不慫忘文無
亥豕妙法蓮華回向　慈聖亦若是則已矣臺山無
遮之會日更供具席以半千坐滿萬人皆師陰爲擘
畫如時而給剝啄無聲所與首事妙峰登公了不知
其來處當事之嚴不交睫者九旬以水代餐者七日
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借曰壯齡則耄期而徑余邑屋

矣雲興瓶瀉勝罕至席不賭其倦于勤也嘗問行海
南訪子瞻寂音故蹟而堅郡城生氣獨據西隅趣行
北渡而瓊州地震存毀具如師言永嘉詮定初日引
起後日辦事師共二之中乎臺山之岊四顧無所各
決而以現量寓目首楞嚴王入闕月無用心處其在
那羅延窟則楞嚴懸鏡半燭而成亦無用心處門人
曰盡使一一文句消歸觀心師領之楞嚴之有通議
自此昉也嘗以四法界觀說法華于嶺南至現寶塔
品喟然嘆曰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然須
三變淨土者曲爲鈍根斷示一班耳從是法華之有

擊節有品節有通義自此昉也折蘆孤唱楞伽握符
栽松代興金剛司契而師照以楞嚴之鏡則無門之
門無任之任皆若有啓其鑰者以故楞伽筆記和人
目爲流徵之音而金剛決疑則雖空生再來固當相
視而唉華嚴一宗往往迷清涼之廣而眈方山之畧
不知廣之可以畧也五乳一關三周寒暑疏之綱要
其將與合論金珍如是種種說通之相布在方策覩
煙悟火宗通歷然誰謂與不傳者俱往而法雲之漏
刻之以香課佛名日至數萬圓頂交參禪土雙妙雨
大士最初結束撩起便行直向山眉海目繞錫三周

作一宿覺豈不眞勇邁終古大丈夫哉韋編珠笈初
以爲前茅中以爲副乘卒以爲輔車於是作中庸直
指大學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華內篇爲智
度善巧而鬼神情狀表章丘明曰夫夫冥參曾竺之
心法也東粵周參知舉大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
質師曰是吾宗所謂不屬生死一著子也參知躍然
更爲諸弟子暢其玄義而師以西伯爲東諸侯王矣
蓋西林翁嘗鈍置師以世諦使侍皋比故於二酉多
所漁獵法書韻語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辭之文君
然良史而非藻字莊嚴一乘鼓吹無迹也王大司徒

弇州屬以慧業建橐得其所謂夷然不屑厥仲奉常
贈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而汪左司馬
南溟則悲五宗衰相聲輓力推岌岌乎爲徑山中峰
之室危得之矣伏牛洪光和尚師目之宗門香象自
慶　小友畜師勉以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而
師時已得華公意旨北臺意影師言屈幾獨怪其吟
哦不停以爲魔著偈而請焉報言驟發悟機而有物
據我舌本爾時恨不遭鉗錘毒手痛棒熱眼以至此
耳師心識焉館于胡泉憲順菴之署強可覓句遂不
得休念光師之魔且至寢不成寐跏趺坐忘起問若

諸而數盈于把矣故終其身於無礙辯才而得自在
師之升開于　慈聖也爲　聖躬禱也其作無遮道
場也爲　皇儲禱也居一年　貞皇應河清之瑞而
誕唱導之侶妙峰大方咸被寵錫而獨師逃之海濱
求華嚴菩薩住處所謂那羅延窟而𣿅隱焉　慈聖
多之建寶坊于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賜金百五
十鎰以繕阿蘭而弗之敢拜也無已請如漢汲黯爲
制事果山以東緇黃穌寡因繫之腹而有司者聚書
以報　慈聖愈益多之藏函　寶璽有隕自天以草
昧故庋于他已又　勅宮娣之勝任者布金有差而

觀音庵之廢墟賜額尚方稱海印禪寺矣於是有挾
隆隆而耽覞茲土者號無賴黃冠百餘輩　引宋七
眞故宇以爲須端萊守有聞於李中丞將致辟而首
難者露刃偪師談咲道之立解偕行數百武其黨疑
與師購將倒戈師更與人帀唉以瓜菓一羆盡讙謂
方士殺僧矣師乃明其不然即渠魁𦕈使滅耳弟盡
驅越境而已其以德報怨類此而往者報恩殿廊之
燼也師與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稍勑藏還
寺而舍利窣堵出光明橋以迎貝甗師因入謝請
慈聖日減膳饈需隆棟久之事有端矣戒于島夷遂

不果而中貴人之與轉藏輪者嘗以眦睚得過　上
左右衆鑠之謂其監䘵飾佛事多釐帑金而詐稱黃
冠撫已事鳴登聞以訟有　旨逮師及中貴人對簿
詔獄師內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請覈內府則賑饑
之籍固在而他無所得其瀕危釋械于中貴人者本
不欲患師更以所捻顛末其廉貞狀　上意浸解坐
私建梵剎戍之雷陽而諸剎之蒙悉檀于　慈聖者
雖往來厲而億無喪矣故相張洪陽先生稱其難棄
能棄難忍能忍以能幽賛　神廟之孝爲　社稷功
亮夫師於般若香光固是雲谷老人安上鼻孔臨岐

偪拶亦自不無妙峰恩公一臂臺山遂作暮雲春樹
清風匝地何之非早歲埧箎而師所摘遯于飛雪之
鑪連風之斤卿主之歎亦不啻三鎧甲龍從涅槃起
矣紫栢大師於世罕所許可而獨輕千里之駕于至
牢晉琬公塔院之會送難通理一坐四旬于宇內法
喜無兩其示寂圜扉雖魍魎輩毒于含沙而本所懷
來固未嘗不在雷陽檠戟之下也雙徑之遊雖微上
首鎧公固當己事遄往𢡟期有待而適會紫栢以舍
利遷叟及闍維銘讃堅仔其斯以爲方外素交楊厲
雲棲蓮知吾師蓮社爲法華地湧中人而浮山謝目

智公亦以旋陀羅尼與作點睛手則予小子實竊負
法壘蝥弧漸騰而附青雲上矣師謂紫栢瀾之濁矣
維泉之昧及吾兩人之末髦也左提右挈以爲曹溪
滌除宗門其有與乎左股旣夷壯馬是急故紫柏自
曹溪如燕而師度嶺以還乃心罔不在祖窟筮之以
周泉憲海門而曹溪志成鎮之以戴制臺而屠沽之
肆一洒徂儈虎冠兵奴我苾蒭饔食我疆里者今不
崇朝爲散鬼壓招提改觀於是乎範之以律儀經之
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潤之以法流育之以義學如是
者數年寶坊輪奐淩假若新最後有事于大雄實殺

而一二黠悍師蟲惡其害已欲張羣謀將以一矢加
遺而師方晏坐誦金剛般若深解義趣愉愉如也謀
者心怍已退而不釋然乃因制府之罷誣師掠用常
住物愬御史臺流寓二年司理錫之鞶帶直指弗是
也下郡徵典守節符會之秋毫無爽乃褫訟者服以
寘而曹溪之蠹祛矣師之少也受遺西林翁獨以心
計償兩世逋負緡至千於無遮之會而竣籍其羨以
畀塔院寺主六方貲至萬知以恬養勞以謙收發機
於所不得已而藏用於所不可知顯稱其德而力倍
凡馬無算矣雖報恩之籌以師命輟海印之績以城

社隳南華之墉以裨販圮而師推心之土悲智兹嚴
豈復有乏少耶貴璫之濫于榷也藪盜叢姦不可禦
邇差幸有浮慕于禪宙而師受戴制臺請與爲嬰兒
其應如響於是稅吏者窘于至期迫亦得所欲而黃
白之冶受成有司民不知有履尾之厄白糟遺粟食
民而騰粵羅邪人患之而戴公亂于將歸溫陵共行
也與白糟會于時榷使有憾于將軍則多族市井豪
讙以媚竈胃士之告急于師者再矣師方安居雍爲
之啓從容諭衆而欲得賊羅耶今羿在大辟羅雖賊
誰當食者衆怒少息而急自榷使者出令寧反側心

且明非亂子之過匡圍閒然蓋師輕身以先持戟使
師涖大鑒宗盟而師脫截鬼之弧納用缶之牖無烈
俠氣有烈俠功所謂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進乎技矣
師毘尼純白廉而不劌門庭在雲棲紫栢之間德克
之符追之而慢幢折疑城頹嗔劍墮出要斧詠不惜
四攝著地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足跡半天下所
至登羯摩之壇升白椎之座以數十會計東齊南越
法化久湮佛種幾斷而自其得師也若醯雞之覩天
地熏于二嚴誓于九品乃至孟蘭放生諸白淨行無
冠笄童耄翁媼也別傳之宗時復爲利根者賈勇而

齒牙無畏投芥于鍼使清涼之匾得遷　累朝憲章
弛于任土而大木終其天年爲官家佛法僧物寺主
取大邑人無災用脫桎梏居然五天之郛二郊鄙矣
今上毓于青宮　詔戍士之老疾註䍐者陳情而宥
師有二焉首尾覈　奏凡六年乃聽自恣而　慈聖
之爲　孝定也臨于湘東大作佛事然後免妙喜之
寇反栖賢之圉而師初行脚時所銘一鉢一衲雖豐
城之與延津弗若矣師所莫逆海内賢豪無慮百數
而天隨風負則北之湖南之戴爲尤湖東練若以曾
儀部金簡爲三年淹五乳十櫃則汪少司馬靜峰執

其牛耳是時名刹之虛左者桐鄉之浮渡以堂金沙
之東禪以講具曰塵尾是瞻武林雲棲則孝通固之
懽以請禪講勝流刳心瞻睫美盡東南而竟爲廬阜
之岑寂所稿已復爲曹溪之謳吟所吸人以爲疵於
津梁而師固未嘗下臺山之座也總其樂說無礙之
辯曲示單傳而鎔入一塵法界似圭峰解脫于文字
般若而多得世間摩難似覺範森羅萬行以宗一心
而嚴無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雖正令寂寥稍似婆
心太熱亦或觀時逗根不恐法堂前草深一丈耳先
甲日辛卯葬其面後甲日丙以蔚其文二千年以來

飲光之華往往於吳楚間振其夕秀瀹曹源者豈曰
無庸師可報紫柏于淨土矣書華嚴時夢與登公謁
清涼國師于金剛之窟而慈氏法王亦乘率陀樓閣
影現夢心錫以策文曰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
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佩斯印也以游世間
所謂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蓋師之所
從來深遠矣年譜之筆絕于癸亥而專以法施爲心
六字其末後句也前化及之三旬徧謝申警若將遠
行且各留楮墨爲別衆以師眷眷法雲也判袂玄關
而小子不豫矣侍者以遺教請至心念佛而外無德

囑也初度欲臨而張韶州奉紫匠羅衣爲壽清言浹
日歡若生平日中而驪駒叱馭日晡而白牛說駕矣
二時暖於頂二日汗濡于鼻覩貌如生而逆矚其瑞
相者謂招提且火最後供通曰内外諸法空洞一如
何去來之足問然則衆雲谷時所覩三聖對現色身
漚滅空澄了無所得永明有言生則決定生去則實
不去刹那際中去齊而送者徒市去楚而慕者傾都
去震旦而哀者撼丘陵榮者雕金石如夢乍醒不消
一咄矣緣熏習影重重無盡而出纏弟子曰福善某
某等在纏弟子曰卽墨黃生納善某某等五羊馮生

昌曆某某等脤勤詩事助轉法輪皆其盛者也于師臺山願文四攝衆中固是恒河沙一數而黃生剜背爲燈以斬反銘茄瘢作大悲形衣髮皆具首楞嚴觀晝夜一蒲勤勇坐旒可謂奇中倍人下逮余小子賁吹法乳于名字之初洒心血于窣堵之後雖步趨未也其相與力倘亦有不可思議者焉師現意奇行著于年譜不可殫書所著復有心經直說圓覺經解起信䟽畧起信直解百法規矩直解性相通說肇論註八十八祖傳贊方便語參禪切要觀老莊影響論憨山緒言夢遊集若干卷並行于世銘曰

覩師舌相滃三紀而不能挈其廣長摸師眉毛亘三旬而不知其在亡聽之以心兮失嚬呻之師子游之以目兮得迴旋之象王其語無聲其默孔揚其形不疲其神不傷璞三刖而爲璽金百煉而彌剛禮師㕘也皮相者以爲化城之幻迹而心服者以爲寶所之慈航

賜進士第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菩薩戒弟子皖浮廣滃吳應賓頓首拜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之十九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中興曹溪實錄卷之二十

嶺南門人　釋本昂　馮昌曆　王安舜　劉起相　仝訂

三峯山後學濟孫編輯

一中興因緣總序

師曰曹溪者乃昔曹叔良爲魏武之裔避地於此因以名焉其道場自梁神僧智藥三藏從西天泛海而來攜菩提樹植於五羊之法性寺讖云百六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出家度人無量將入嶺遇曹溪水口掬水飲之而甘且香乃曰此我西天水

也源上必有聖地因泝流而上至觀其山似象形曰此山宛若我西天寶林山也乃謂居人曹叔良曰此山宜建梵刹百六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法叔良即白州牧其具奏梁武帝遂命建寺額曰寶林乃開山之始也至唐龍朔間有新州盧道者得黃梅衣鉢號爲六祖回至曹溪時寶林已廢有尼僧名無盡者見六祖問涅槃經義知是異人乃白其父兄重修寶林延祖居之未幾有害祖者祖遂避難於懷會隱獵隊中一十五年後至五羊法性寺露頴而出遂於菩提樹下剃髮即回曹

溪開法於寶林時山已易主爲陳氏矣祖說法多
年雲集者衆以其山如生象齒鼻完具先寺坐於
左頷大牙之内其鼻在右業爲陳氏祖墓故其寺
址甚迫隘祖一日謂居人陳亞仙乞一坐具地亞
仙許之祖以坐具一展盡罩四山山之嶺峙四天王
出現四隅亞仙即許之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當
盡捨之但先祖墓在寺右他日修建望乞存留又
曰此山形乃生龍白象來脉他日興造只可平天
不可平地於是亞仙遂攜家隱去不知所之故此
山自六祖開創以來四天王内周環數十里爲一

蘭若並無民居其山形風氣完密即少林已下諸
祖道場未有如此之勝向僧皆以爲藏修地至我
國初開阡陌而環山之内皆爲田疇收入版籍則僧
以務農爲本業樹蓺孳畜不異俗人然從來未有
民居及弘正間四方流棍漸集於山中始以傭賃
久則經營借貸於僧而僧愚不察久久山門通源
入府孔道而漸成窩穴羅於道側列張市肆豈特
鳩居鵲巢將使狼據獅窟僧亦捨寺而任庄菴則
山門日空流棍日集禍害日作而僧徒竟爲此累
以至幾不可保矣丙申春予蒙

恩放嶺外初入山禮祖見其凋弊不堪之甚未幾而
禍患果作僧至流離於是一時
當道汲汲拯救之初
制府大司馬陳公欲予往救正之未果既而
觀察海門周公甚留心祖道方從事於此項即入
賀去繼
本道祝公乃極力致予因寺僧某某等乃相率來
歸請授具戒堅意懇請予應之於庚子秋九月入
山即以
祖庭爲心遂拚捨身命一一綜理次第建立如下

所列其槩皆大壞極弊不容一日安者幸仗
佛祖之靈
當道護法神力冥加八年之中畧有頭緒雖未究
竟卒業而心膂俱竭其所建者皆可爲恒規僧徒
苟能自此謹守而勿失亦可保此道場世世無虞
矣時命昌曆等在寺訓諸沙彌凡所作事皆
目擊之及所發言即日錄之久而成帙題曰中興
實錄首列開創事宜十則其示衆法語清規手札
雜著并次第於後云
培祖龍以完風氣

師初入山因見祖庭破壞乃集諸弟子曰佛說大地山河唯一眞心之所融結雖形家之說未必盡信而至理存焉亞仙初捨地即云此山乃生龍白象來脉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此蓋言地形之不可傷也觀此背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備其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領中左大牙包裹與右牙連合唇內爲龍潭即如象口其寶林右壁儼然象鼻而陳亞仙之祖墓先瘞其上六祖存日其寶林墻外即其墓也故乞其地而擴之其口爲龍潭滀水於內有龍居之及祖

降其龍及鑿二牙交關處放水塡潭以蓋佛殿然龍旣蛻水旣竭而靈氣已泄故佛殿雖備其潭未塡完而祖師化去至今殿前猶爲深窞乃前未竟之功也故丹墀剛半師察知其故乃塡平之前羅漢樓乃初鑿嶺之缺後人因而爲山門旣久建樓於上師欲改補而未及以象之食在鼻而命即在鼻其鼻當有數節而陳墓正當中共

六祖入滅所存肉身初即建木塔於墓前以安供墓後建信具樓以藏衣鉢至我

明成化間有僧某者去木塔易之以磚其中陰濕幾祖現夢於郡守乞一安居守命改信具樓爲祖殿其空塔在前迄爲胷中壘塊矣其祖殿後爲程蘇閣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刼來脉有傷故法塲頹敗職此之由也師因察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彌時見殿後一堆如丘土比陳公修閣時令僧剷去某時爲沙彌亦在擔土列師知其信然乃令所選三學教授僧率肄業沙彌百餘人每日各擔土十回以培之三月而成一

山如固有於是改中路於溪邊爲廻廊右遶祖庭而行入後山由是風氣始完其於山門之內凡有函煞者盡除之而衆僧遂安其祖殿後一澗爲飛錫橋過橋爲卓錫泉即象咽喉其泉師引入香積廚泉右一小嶺如舌狀右一鍋鉶即右頜古爲無盡尼所居之菴乃重興寶林之主故師中興必首新之此最初入山開剏之始也

新祖庭以尊瞻仰

祖殿初以改信具樓爲之殊爲卑陋入門不見眉目禮拜不能重列且前有拜殿接簷殊爲幽暗基前

一塔屹立塔前又有諸天殿重疊破碎壘砌當襟
無一隙地近殿左有僧房如拳在顧右下角有戶
長廚犀聳穢垢積兩旅僧居郎當敗椽如荆棘林
然外望屋宇參差岈岈畧無一線逕透此祖道所
以壅塞而不暢有由矣師深見開闢之難日夜以
思竟無規畫不能成局每每登塔眺望諦觀全寺
大勢其左方丈法堂禪堂前即鐘鼓兩樓翼峙成
一局師云此必寶林開山初創之制也而右爲佛
殿乃祖師存日塡龍潭而爲之者後有經閣前羅
漢樓及寶林山門通爲一局乃後人增修故祖殿

居中僧房雜居塞其神路全無瞻仰氣象耳今欲
分條析理以就規模非巨靈之手何能擘之耶因
是見羅漢樓之西山如虎頭回望師買其山取土
塡大殿前之潭窟出地以移祖師殿左之僧居仍
別買房屋以易經閣後之僧房爲戶長公廨以除
祖殿兩角之穢汚其兩廊之僧各別置安居拆其
前後諸天拜殿則目前地平如掌矣遂極力經營
一一如畫故得重修祖殿高敞可觀前設兩配殿
欲奉南嶽青原五宗諸像其大門兩廊房周圍一
十五間將奉傳燈諸祖兒孫如七十子之從祀於

孔子也但前路壅塞乃買空地移有礙僧房三主
大闢神路直與寶林門齊中與羅漢樓並起華嚴
樓三間爲祖庭頭門其上爲禪堂諸僧書華嚴經
所如此天然成一勝槩矣今之觀者但見一目了
然而不知開闢之難爲力也

選僧行以養人材

本寺僧徒向以便安庄居種藝畜養與俗無異寺
中百房皆扃其戶入門絕無人跡唯祖殿侍奉香
火數僧及住持方丈數輩而已以是山門任其流
棍縱橫僧徒出入皆避影潛蹤可恨也師初至即

選合寺僧衆四十已上者聽其自便若四十已下
二十已上每房一二人在寺安居日日登殿遂日
四時功課諷誦祝延
聖壽誤者各罰有差於是集者得百餘僧俱爲授戒
從此晨昏鐘鼓經聲相續不斷儼然一勝道場僧
徒亦知有本業而外侮亦漸知警矣但諸僧徒習
俗成風凡幼童出家祇見師長務農不異俗人竟
不知出家爲佛事而畜其徒者止利其得力於畎
畝而無一言及出世事其來久矣欲望其成人安
可得乎師至寺之初即選衆中有通周學堪爲師

範者本昇等三人乃勸合寺僧衆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上者盡行報名到任持拘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曆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義理其貲修供饌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爲披剃爲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脩行誦讀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即今禪堂諸僧者吾師作養之人材也故今凡上司入山迎接祇候皆此輩當前觀者皆謂曹溪有僧矣藉令初無此設則何有今日哉

驅流棍以洗腥穢

師見曹溪道場之破壞蓋因四方流棍聚集山中已百有餘年牢不可破而俗人墳墓皆盈山谷視爲已業矣始也起於庸賃久則經營借貸於僧嘗山門外起造屋廬開張舖店屠沽賭淫日滋其害而愚僧不察與之親狎負稼交相爲利故僧之所畜多歸之噬嚙日深則謀爲不法於是多方誘引以酒色爲坑穽盲者一墮其中則任其食噉膏脂盡竭以故僧之田地山場房屋因是而準折者蓋多多矣甚則附近豪強亦垂涎其間乃通同衙棍互

相架構以包奸爲詞訐告道府借爲口實以張騙局聳動上司駭心驚聽遂以爲實乃具申軍門令下將庄居盡行拆毀僧不如法者驅逐時奉令者無良信其耳目以爲奇貨乃親入山踏勘每至一庄居備估其值輸半乃免由是寺什盡入網羅業已失其半而禍方滋蔓不遑一息安堵矣當師度嶺之二年丁酉歲也時師初謁制府大司馬太公祖陳以禮相接因得槩伸衆僧之情狀乃寢其令幸得免即欲以師往整之師以方在蕭藁未敢奉命明年戊戌

太公祖周署南韶事欲拯之屬師脩通志未幾入賀去己亥南韶道太公祖祝蒞事自號曹溪行脚僧痛惜其弊力致師以整頓之庚子歲 公祖以入賀去濱行而囑且令寺僧懇請師應命於是九月入山見此輩縱橫乃心腹之疾也不瘳則六祖慧命終難救矣於是乘改風水將山門大路東西填塞移置溪邊直出水口爲通途如是則向之市店皆圍於山門之內而往來者不便於食宿矣然終無術以去之也居三月是歲暮師往謁

制府太司馬太公祖戴倩陳爲害之狀公曰此護
法之責也但出一令責守土者嚴督之此一尉吏
之任耳歲旦果行該縣坐守驅逐不留一人將舖
店盡拆不存片瓦於是山門百餘年來所集腥穢
一旦洗之而衆僧之禍害永絕矣仍店卽拆市街
一空師卽於西街向之層肆脩雲水堂以接待十
方之禮祖者東街修公館以爲滃源官長入郡之
停驂處其山門道路初則一線而左則列肆直抵
當心因盡拆之石坊先在上今則移置溪邊開闊
壅塞相室如引繩遂成一大觀矣爲害之源不能
盡迹而根深難拔一旦盡絕槩錄於此以示來者
爲龜鑒云

復產業以安僧衆

師以流棍既驅則向之所騙田地山場房屋皆執
其左券故此輩戀戀終無究竟思非善後長策因
設齋於
祖殿盡徵其賓主各出劵相對查原有實本而子息
未及者補償之息過其本者已之其有本已得過
而以息重累者及口腹虛花者罷之於是盡焚其
劵而以田地山場房屋盡歸其故主自此外患方

絕而貧老之僧得以安居無擾矣時人或以師爲
任恣者師曰不然凡人雖不善必有本心之良而
不昧者苟開曉分明人各自知其非無有不心服
者于是諸棍漸漸引去然亦竟無怨虞

嚴齋戒以勵清脩

先是寺僧多不守齋戒而以畜養孳牲以恣宰殺
故凡上司府縣入山當里甲供應者必責寺僧而
差役恃此以利其口腹卽上用其一而下十倍之
故所傷生命及所費貲財歲不勝紀而本寺之累
亦無底止且來者以禮祖爲心而腥葷羅列於前
殊非清供亦非仁者本心也積弊已久思革爲難
初幸
太公祖海門周開禁革之端准其呈狀及署篆
觀察太公祖余公嚴禁宰殺案載誌書故凡供應
官長倣以蔬齋清供自師入山始但慮恐兩院威
嚴難以必行適值
直指顧公入山爲二親祈福本縣急督如故事公
行齋戒令則自此一定爲恒規矣然此一事既行
不唯保護生命雅肅清規卽省費資財歲計不貲
而常住亦免苦累卽僧持戒者日益增進叢林清

肅亦自此一舉矣復蒙
太公祖祝觀蒲山中教諭僧徒戒養滋牲宰殺變
魚塘爲蓮池自此山門頓改觀矣
清租課以裨常住
師初入山於祖殿閣常住歲計記籍見数帖數紙
皆祖師貸約中載七八分之利息者師扣之主僧
應云此常住供應缺乏乃借貸以支給者師爲之
痛心及詢常住舊有香燈庄田租稅何所歸耶即
聚衆備查
祖師香燈有黃巢渝源補鉢及本山續置各項庄田

每歲總計約租有肆百餘金何所支銷而言不足
衆曰各庄逐年但聽十房管事僧輪流徵收即聽
彼銷繳及察其故乃管事與佃戶通同作弊故致
拖欠不完徒有虛名而無實惠所以常住日見其
匱乏耳師即選衆舉公正廉能者十僧管事令對
祖發誓刺血書盟不私一毫與集各庄佃戶立定
規則歲期以限約赴寺交納仍設庫司立管常住
監寺四人執掌收支於是總計各庄每歲徵足若
干兩計其所入將本寺各項應用派有定規著爲
章程纖細不遺除支尚有剩餘從此不唯常住豐

贍而
祖師法利如一雨普霑且不爲泥犂種子矣其清規條
例別列如左
勑賜曹溪南華禪寺設立常住重興長生庫注記出
納錢糧清規定格題辭
夫惟吾
佛世尊住世之時初但領衆持鉢行乞食法本無畜
積何有常住次因老病比丘不能行乞命同住比
丘就所乞食以其一半持歸供給名曰分衛謂分
其所食衛護道業律部載之詳矣及

佛滅後西域之法與
佛在時無異及教法東流自漢永平以至唐代累朝
帝主名臣宰官長者各捨貲財建寺贍僧以爲福
田往往寺主濫爲己有貪饕壞法侵漁衆僧不懼
因果者多至我
六祖大師之孫馬祖弟子百丈禪師始剏清規立爲
常住凡在伽藍之內所有施利及庄田錢穀俱有
典守故寺有主者稱爲住持以說法爲主總領大
綱其輔弼叢林助揚法化者則設有兩序執事若
都監寺監寺以掌管常住副貳住持其歲計錢穀

皆有庫藏出內所司謂之庫司就監寺內取其公廉出衆者司之恐力所不及又設副寺以佐之其庄田則有庄主及徵收租稅又有監收此就衆中擇其公正廉能寬厚仁恕者充之其經手支給者則又有執歲執月料理山門事務只應官長檀越凡有支取所需必稟明住持准驗票帖明注簿記以備稽查故常住之物毫髮無差是則叢林如一身住持如頭首執事如手足耳目相須爲用而不可缺一者故凡山門事務一有所作則上下同心小大一力如目視耳聽手捉足奔無不從其令者所以叢林興盛法化昌隆外侮不侵內障不起此佛祖度世之楷模自古叢林之典刑也夫何近代以來祖道衰替叢林凋弊先聖垂訓茫然無知如我六祖曹溪爲禪宗之源叢林爲天下宗香火供奉不滅在昔而常住破壞至極僧徒愚迷癡蠢不知其爲何物也予因弘法罹難蒙

恩遣嶺外於萬曆丙申春二月謁

六祖大師視其道骨儼然如生而山門寥落之甚殆不堪看爲之徘徊泣下者久之且而僧徒被害官司勾牽急如星火日夜追追傾家賣產者過半以致

祖庭廢墜幾如掃地矣幸荷

制府大司馬陳公稍寬恤之次蒙

屯鹽周公署南韶畧革應官酒肉之弊次蒙

本道祝公痛懲僧徒之非戒殺犧牲亦稍抑之乃命合山衆僧再三請予入山料理于萬曆二十七年已亥冬公面力囑余明年庚子春正月復命寺僧眞權行裕淨泰慧珊願識等持書走五羊促余入山余以方在行間未遑應命四月公以入賀北上余送別靈洲辱公再面叮嚀之予於是歲秋九月方杖策入山至則先選僧若干爲授具戒同集殿堂二時轉法華經次選行童可教者若干名習讀經書分爲三學擇其衆中學行稍優者爲教師次觀山門風水大槩有沖傷刑剋者去之破壞者補之塞靈源門培衆身以厚

祖庭闢山門路移石坊以受元氣不三月而翕然改觀而山門內向爲流棍潛住霸占寺基開張鋪店酒肆屠沽巧設媒賭勾結土宄騙害寺僧橫如豺虎習久成風牢不可破甚爲大蠹竊爲隱憂余於是十二月復走端州謁

制臺大司馬戴公請令以驅逐之尋即令下曲江
勒限三日内盡逐出境不許容留一人一店于是
羣兇屏跡將前所占寺基街市盡歸常住余乃因
而塞其東西穿心大路左立公館以爲翁源及諸
過客停驂之所額曰三生來右立一方且過寮以
延四來衲子爲挂錫之所額曰一宿覺將通衢改
於溪畔往來行止各得其宜無復溷溷叢林自此
潒清衆僧自此安枕矣余于明年辛丑春正月朔
之三日奉
制臺檄以爲地方之務走青鷃且乞

採監李公作中興檀越七月公入山禮
祖喜施三百金爲重脩山門之資於是予治寺事備
查
六祖供奉香燈庄租每歲所獲從來未有毫釐入常
住者皆爲典守侵漁沿爲故習乃先料理太平庄
租業已將萬曆二十九年分課銀解入常住立定
春秋冬三期以聽當年支銷外金將黃巢萬善祠
鉢及續置本寺諸庄一并歸之俱係先收以聽下
年支銷除將諸庄二十九年分租課先完外自三
十年起以爲定規再查本寺舊有長生庫今復舉

設凡一應常住租稅及施主錢糧盡入庫收貯仍
照清規事例設定執事以監寺四人掌管收支選
衆中老成公廉者充之本寺十房舊有都管一人
都寺九人原應差役迎接官長供應府縣取辦板
茶檳榔果笋之物而伺之常住租課盡爲此輩乾
沒極可痛恨今擇精練曉事僧十名充之其一應
所須該用之物俱照人頭派定每僧量攢少許預
取入庫以待上司不時之需庶省煩擾其各庄收
入在庫租課查照田糧差徭常法照數支領完納
不致拖欠冒破其上司官長入山應接所費設有

定規亦不致偏累執事其
佛祖殿堂香燈之用各有定例庶不失焚修供奉報
本之意其執事諸僧終歲奔走辛苦亦有酬勞務
使勞逸均平不致嗟怨仍勸收租全欠量爲盈縮
以彰勤惰已上四則俱在庫内支銷獨教授行童
束修之資除儒師乃予自備其僧師則出于塔下
減損
祖師衣鉢訓育沙彌以增後生慚愧亦有定則如此
則常住錢糧無浪費之條典守執事無自盜之弊
衆僧無煩擾之科常住可爲長久之計矣仍將合

寺大小僧徒盡行授戒以免玷辱
祖庭之呵且省酒肉之費以為衣食之資斯則衣食
足而禮義興即禨邦而可轉清淨
佛土矣曹溪祖庭中興叢林紀綱再振在此一舉大
關法運所係非輕除前壞法弊端一切置之不論
外其一切事宜自今萬曆三十年更始永為定式
諸執事者宜各勉力務要奉行不許日久因循無
賴僧徒妄起希圖生心壞法擅改成規如有此等
則上稟
祖師　靈通侍者　護法伽藍神日鑒察必罪不宥

明彰報應即使奸盜壞法之徒生遭王法死墮阿
鼻因果昭然毫髮不爽今後凡頭首司其事者各
宜時時痛自省心不致誤招苦報自取罪愆立庫
之初當年租課俱係下年徵收到庫而現年預支
無出今先備銀三百二十五兩在庫抵墊陸續支
銷以為常住張本待後租課節年清足今將應行
條例開列于後永為定規以便遵守
計開
一設執事
監寺四名專掌庫司收支常住錢穀置辦什物至

張山門大事以副住持凡有事務同心議處內以
一人專管鎖鑰經理收貯一應錢糧什物庶有責
成內以一人監收租課舉劾弊竇不使濫觴為衆
紀綱
一設庫司書記一名專管收支登記帳簿以備稽查
不致疏漏
一戶長一名此乃舊規專管里甲差徭糧稅仍照常
規此即古副寺
一都管一名此職即古規都知事乃知事首領今所
以此職統克庄主率領都寺徵收各庄租課催辦

合寺糧差以副戶長亦名直歲
一都寺九名此即古知事以佐都管徵收糧差輪流
直月以應接官長幹辦山門大小事務此十執事
今照本寺十房舊規輪流各房挨當歲終一換故
前此已往皆無賴者多不能料理大事今特選擇
才力出衆者充之如過年終更代之人住持監寺
仍察賢勞出衆者照舊留用不堪者或有他緣不
能應者即選公廉老成者代之如有不守清規玩
法徇私或與佃戶通同破壞常住拖欠租課或貪
圖小利掊尅佃民剝削衆僧有傷大體者都管監

寺不許容隱所時舉白任持鳴鐘集衆對
祖師前明證其罪輕則量懲革黜別選能者代之不
待歲終重則呈首到官以法治之以警其餘任持
亦不許姑息循情以養成大害慎之慎之
明收支收有五款
一祖殿每年施利及銀帽器物
一常住各庄每年租課
一官長入山及施主隨喜布施
一募化修造及齋僧錢糧
一罰過犯僧人入常住錢穀香油及應入官房產
田地銀兩等物并就庫中回買物價值及亡僧應
入常住之物及常住置買田地房屋什物契書各
有項下一一條陳登記簿籍以便稽查
每款各置收簿二扇住持與庫司各執一扇凡有
應收者當
祖殿對衆收之
一凡各庄每歲租課各有上下限期到期都管督率
都寺同催各佃總責田甲收銀完足親到
祖殿當住持監寺交兌監收執平持衡勘兌明白書
記登簿住持僉封即於庫內取庫收印票一張合

住持收簿將銀數上鈐合縫印仍各僉花押于執
事名目之下方給田甲以為準的執事之人不許
私給若查田租無印票者即係通同侵欺住持頭
首定舉送官如律治罪
一凡春秋二季十方施主至
祖師前進香供養銀帽花器及銀兩袈裟衣物等項
塔主零收住持登簿年終代期總類若干見數明
白勘校應存留者照舊貯積
祖殿應用者交割庫內照式收支臨期務要集衆看
舊執事眼同勘驗塔主不許隱匿與執事通同黨
護查出定以侵尅官物罰治
一凡官長布施及募化修造錢穀齋僧稻糧并一應
但係常住之物俱照式立簿一一條款如法收之
不得隱漏但有應收之物而不登簿者即坐書記
監寺通同作弊之罪
一凡應用支銷錢穀物件等項直月邦[illegible]照式寫照
票一紙先到住持處請稟住持許支將票抄落支
簿仍將票填次第號數并所支銀數二處合縫鈐
一私記圖書仍于空處寫准支二字直月管事執
票到庫支取司庫書記將票抄落支簿監守方敢

照數發銀如無圖書號票即係冒支少則對
祖集衆量罰多則送官治罪如律若不當公用而住
持循私與執月及典守者通用妄發一票支出錢
物不論多寡查出即以監收自盜論
一設長生庫専貯儲積監寺掌理錢糧之所多人不
得混入故又設監寺寮爲會議之所凡遇直月管
事僧定要專任本寮一月照管常住內外大小事
務支過錢穀物件月終結算明白具造月報小冊
一本送住持處對查明白批不差二字發送庫司
以便年終彙結庶不混錯

一凡年終於十月朔日更代之期預先住持會衆結
算一年收支帳目是日監寺書記十房都寺各執
簿籍同集
祖殿請能算數者舊一人掌算一人唱數對衆眼同
模算明白總付書記眞造支冊內開今將某年分
本寺常住共收租課錢穀若干布施若干某物若
干今某項及雜項支過若干見存若干或有租稅
未完若干一一條列備造總冊一樣四本其一送
祖師殿收貯函中其一送住持其一送中與常住其
一落庫司以爲永遠規格其椒茶欖果之類一一

如之今將歲支額定項下開列于後
計開　有十五款
一辦納糧差隨田照例每歲大約銀一百三十餘兩
若有新增田土及遇閏月差徭有增無減若遇免
稅則有少無多
一佛殿香燈每歲設銀十兩
一祖殿供養香燈每歲設銀五十兩
一護法伽藍月月朔望齋供每歲共銀十二兩閏月
照增
一住持接待上司往來官長每歲舊例十一兩新增

四兩
一戶長接待官長每歲舊例十兩新增二兩
一監寺四人司庫書記一人每人每歲齋食銀三兩
六錢共銀一十八兩
一都管都寺十人每人每歲齋食銀三兩六錢共銀
三十六兩
一新設山長一人看守祖山樹木修理栽培每歲量
給食米銀一兩五錢
一藏主維那六人逐日領衆各殿念誦每人給布二
疋折銀五錢共銀三兩

一老郎二人仵僕一人看守公館打鐘鼓報客以聽
常住差使供役每人每歲工食銀一兩二錢共銀
三兩六錢
一中興
祖庭重建無盡菴每歲設供膳香火銀二十兩此租
田乃額外係
祖師自受施利所置又非他人布施者比後之主者用
者及執掌者勿得輕視自取重愆慎之慎之此項
銀兩自三十四年脩起禪堂即將此銀入堂作十
方常住供衆之用與菴無干

一凡遇撫按兩院入山除塔主住持戶長三處迎接
上司外其餘府縣參遊守府賞功中軍把總衛所
巡捕等官及尋常上司差使人役仍照舊規分派
十房公同接待不許常住支銷
一翁源縣由入往來專在直月管事迎接齋食定例
正堂每飯一餐銀一錢佐貳每飯一餐銀七分學
每飯一餐銀五分相公每飯一餐銀三分已上四
則管事迎接過後即共支票到住持處僉印到庫
支取若不係本縣仍照舊規
一教授行童經書教師三人每歲共銀十兩各布試

定每定折銀貳錢五分此俱在
祖師衣鉢內取當年塔主備之外每人鞋一雙折銀
貳錢此在常住庫內支給此項倘
祖殿無出即在長生庫照監寺例節年支給不必零
星其供應飯食隨禪堂衆數
已上條例仍照
祖師香燈田租均撥公用亦爲一定規格後來住持
丙首執事之人不許生心饕餮常住循私任情妄
自增減即每年租課完足除上支銷尚有餘剩者
執事之人亦不許巧設事端別立名色妄擅支取

除當脩補山門及執事出入盤費併係常住公用
必不得已者方許動支但可省即省各人當以厚
實常住爲念切不可起希圖小利之心自取地獄
古德云常住之物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善能樽
節浮費則錢穀不可勝用矣自此歲歲儲積有餘
經營得法而月增月盛叢林未有不大其輪未有
不轉者乎稟
祖命整捄傾危扶植頹綱非爲細事諸執事者務必
遵之纖毫毋忽
嗚呼念哉常住之物絲毫爲重蓋是施主福田種

子信心膏血豈可輕心欺盜古德云常住之物幾
如為毒饑沾一粒則裂肝碎首遍身潰爛故凡司
執掌者能知因果此即便是造就天宮淨土不知
因果者便是造就無量地獄鐵牀銅柱焦熱鐵丸
萬劫苦楚不止披毛戴角銜鐵負鞍以償夙債而
已也況王法森嚴
神明司察可不畏哉凡我執事各宜痛省思之念之
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春正月上元日立
免虛糧以蘇賠累
初本寺翁源一庄乃鄉民謝氏所施

六祖為供膳香燈者歲入租課銀一百二十兩萬曆
六年間偶因遊學林潢乃本府王郡丞之親友送
寓本寺意有所欲於寺僧者未遂因譖於郡丞詡
此庄厚利皆歸於脩丞誤聽適值署府事遂將本
庄租銀分六十兩以抵曲江蛋戶虛糧具申兩院
司道立為章程其存寺六十兩又因佃戶奸頑拖
欠累及寺僧無已屢告　上司甚至費千餘金竟
不能免後遇　軍門劉　下議本府申詳將冷光
廠說課乃　軍門兵備內抑羨餘抵補以免僧累
一向無異至萬曆庚子推稅使者出即以廠稅入

內監比告　軍門戴　蒙准仍照前行嗣稅監自
行差官徵收則無羨餘可抑師知之親詣　軍門
陳白蒙行本縣查無礙抵補不得仍累寺僧本縣
再三挨查無出因議各山通江小河出穀小艇設
稅計得二十六兩未足續查濛瀼都正口鄉舊有
蠱毒田一所向未起科遂將此田設租三十四兩
取足具申准議自此永杜山門之害皆
制臺護法之力也既免此累而本庄佃民奸頑又
以隔縣難制向以此田致累僧賣區內追田為贖
因與衆議將前庄田變賣得價收贖寺內近田為

便具告　軍門准批本道行府縣議以為便比衆
佃從祖以來世耕即同己業不捨別賣情願重丈
增租永守寺業無替時曲江二尹徐公署翁源事
拘集衆佃丈量委實田地有餘遂於正課之外量
加新增租銀一十三兩有零具申上司詳允乃與
衆佃每歲約期交納到庫時寺住持及會議新增
租課係師之力當歸中興常住師遂併前無盡菴
香燈一金歸于禪堂以為供贍永為定規惟此一
事實山門無已之害前幸
制臺劉公權宜於前竟蒙

戴公永絕其累且爲後福是知佛法付囑王臣非
仗大力外護何以能保永永哉此卷案具在府縣
復祖山以杜侵占
曹溪祖山宛若象形前後首尾分明今山後一帶
乃全體也其紫笋庄乃
祖師存日所遊花果園十二之一向有僧七王名小
南華其來久矣成化元年部州始開阡陌定井田
本山盡爲豪右幷吞時寺僧蕭滄盛公具疏赴
闕奏行撫按勘定復業則以占紫笋庄爲首懲也後
因僧多不律致附近居民蠶食爲害竟不能安各

歸寺任遂棄此業萬曆二十年間豪民江應東假
買僧田盡占後山一帶固爲風水以至象脊與
祖山中分且砍伐漸侵內地時師心痛曰從此
祖山將盡爲民業矣遂激勸衆僧赴告
軍門准批　本道行府親勘此蒙署篆肇慶府通
判萬　親詣山中踏勘定立界石所寺前田令僧
收贖以絕禍源時師自行募銀二百兩將前田贖
回運後山場樹木二金盡爲禪堂永遠供膳故今
不唯保全祖山且爲禪堂永永之業然師以此致
怨而不法之僧交結外侮爲害然竟以堅固立歷

爲金剛幢矣
開禪堂以固根本
師一日示衆曰叢林之有禪堂如
國家之有學校乃養育材器之地故自古爲國以儲
材爲本而法門亦然自達磨西來六傳至曹溪當
時
六祖座下悟道者三十餘人而南嶽青原爲上首其
寶林禪堂乃諸祖出身之地故天下禪宗傳燈所
載者一千七百餘人皆出曹溪一脉如孔門之洙
泗是則本山禪堂乃禪宗根本地也夫何歲月已

久僧徒失守而禪堂幾於湮沒其舊基地雜居僧
房有七而香積廚有二則溷廁豕牢亦各有几以
清淨寶地變爲糞壤矣師甚哀之因思叢林百年
須樹之以人今選沙彌教習成人教而不育則如
農知種而不知耘終難成實若無禪堂後輩將何
賴焉以此日夜以思苦心焦慮遍察已宜自以衣
鉢減口之資積金若干兩搜買空地各移僧房貼
價方蓋換出禪堂空地寸寸計之以十易一方得
均齊方正竭盡心力乃起禪堂一區雖不能存舊
制其規模已盡此矣又思若照諸方常套決不能

久因立十方堂於山門外以接待往來而內堂但安本寺作養後學僧徒專心淨業幸有成規則在堂之僧濟濟可觀儼然一道場矣師以禪堂既立而食指爲難遂將前本寺供中興慧租銀三十一兩又將瀚源新增租銀十三兩告贖寺庄田地山場原價二百餘兩并買黃山柴山一片用價若干兩又將自買旃檀林房一座挨香積廚後僧房二五一併通歸禪堂以爲中興常住始終并修造所費即此一所不下千金皆出師一力自此僧徒衣食足而禮義興故今在堂僧徒所受用者皆師當日苦心血汗也後之安享者可不知其本耶僧徒飯食已足又能以法食充之則佛祖慧命可賴此永固矣

附錄未竟因緣

右上臚列乃遵大師所訂壇經通志十品之規故摭其事之大綱亦分十則以見全體之一毛其微細行門皆出思議之表者亦未易悉數也其在八年之內拮据之勞精神疲竭其已成者開闢之功十之七修造之功十之三耳其大殿一區未竟之功乃

六祖未竟之功也久欲經營力所不及於戊申春三月適嶺西觀察文所馮公祖入山訪師宿菴中夜夢

觀音大士現高大身相好端嚴公見而頂禮讚歎嚴好聞大士語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公不省及寤甚喜詰朝入殿禮佛謁大士見大殿後柱腐敗其勢欲傾三大士像亦甚危矣公指謂師曰何不修此師曰久抱此心力未能耳公曰所須幾何師曰非三千金不敢舉公請力任之師曰檀越果發大心在聲欬彈指間耳公曰固非一力所能姑徐圖之公歸見

制府大司馬太公祖戴公告之故公曰孺子將入井仁者必匍匐而往救況大廈將傾佛聖之危乎此仁心者所不忍遂語馮公請師面議之師聞而喜乃具圖式往謁戴公按圖私計曰若公所云猶未也師曰佛事如空中雲第以此爲表進耳戴公即願力爲之師曰法門之事非可以世法拘又不可期以速成在臺慈一力恐有所不便須衆心合成但仗法力倡導足矣於是議製疏十通分通省司道府各助之不日

軍門二司道府各施有千金師親往西粵求大材
事事皆一肩荷擔明年己酉孟夏材木盡載運至
濛瀼師還山集衆議擇日興工以有礙之僧房須
先移空地以便拆謝之材料時一二不軌僧徒以
爲不便因而倡衆鼓衆如作亂勢所逼已如是者
三日師默坐菴中閱金剛經乃曰此正予著相之
過也乃著金剛決疑解三日而成衆乃止然倡者
以憂不獲已乃妄控師侵寺若干金拆毀殿堂若
干座條欵具訟于道府師聞之曰諸辱可安忍若
言染指常住金錢此于大法豈可緘默乎因具先

設常住清規出納支籍號帖及典守僧名具白本
道下府拘集節年經手者查算一毫無干僧即以
此訟于
按臺准批刑廳由是師親往聽理於是年五月飄
然出山從此不復入寺矣以直指無代者師奉法
不離船居者二載船破賃居者期年自嬰病患無
所不至辛亥秋幸
直指王公按部司理將謬聽將師一往所修禪堂
及所置供膳山場田地盡斷歸佛殿爲名其實歸
訟者仍坐師不法罪遞解出境而先執事有勞者

皆坐以罪事之一
直指因批其大有功於六祖者其壞法之僧不遣
而返坐有功者是可謂平等法門乎仍批本道劉
太公祖覆勘詳確重委陳郡丞到寺按狀歷驗事
事皆虛由是方得禪堂一應如故所以驗始大白
矣且再四慰留師還山以竟前業師曰僧以因緣
爲進退今緣盡矣力以病謝竟浩然長往時萬曆
辛亥秋九月也諸弟子懇留居五羊長春菴又明
年癸丑師以病不能安遂曳杖之南嶽越丙辰夏
東遊吳越吊紫栢雲棲二大師時黃梅汪靜峰司

馬淳梁陳大參赤石公爲檀越留師休老於匡山
明年丁巳夏師還匡山遂結廬於五乳峰下自師
之去曹溪也其受化諸弟子輩如嬰兒之失慈母
也日夜以思求師復歸難得矣越四年庚申適
太公祖方伯吳公入山覩寺之規模三歎不已衆
僧因具白師之功德及申衆等戀慕之心由是
吳公大發歡喜願與
六祖作護法遂具書請師還山逸老未幾會中與初
心護法
太公祖祝公亦至一力堅請師再轉法輪由是益

知
六祖之靈有感而嶺南法化之機有在也此師之末
後一段因緣因記之以示來者
王安舜曰夫建功成事之難也寧獨興朝事業哉
即法門亦然曹溪爲禪宗洙泗海內稱於傳燈諸
師皆出一脉豈細事哉今千年其大壞極弊一至
於此即
六祖復出亦難之也何幸微
聖天子之寵靈師以逆緣至二力而更新之不八年
而功過半無論其財法二施即堅忍不拔之志處

困苦汚辱而其心若飴在古人求之亦未易見也
然師之眞慈御物而應化之跡居常切言不爲世
二之忠臣即爲慈父之孝子每見在行間執戟大
將軍轅門爲行卒伍叩首堦下出入如坐蓮花而
禮
金仙未嘗一見其惰容至於地方多故當道束手生
民皇皇不安枕師默運慈力排難解紛濟施衛化
斡旋其間未嘗一求人知或以耿介觸時即諸弟
子人人危之師恬然畧無芥蒂無論其妙悟玄機
高才磊落即隨緣應物一味平懷或聚首而語曰

此非所謂現應化身隨類而說法者耶不然何以
有此竊謂嶺南
六祖爲佛法源頭何幸千載之下而一再見豈昔台
授記也耶若師之心如虛空固不可涯量畧記其
行事之槩如此師在行間十有八年所著述有曹
溪通志楞伽筆記楞嚴通議法華擊節品節通義
金剛決疑道德經解觀老莊影響論唯識百法規
矩解起信肇論莊子內篇解大學決疑其詩有夢
遊集除未度嶺不錄自罹難始及開示門人法語
偈頌計數百萬言然皆在奔走間凡有所求信意

揮灑未嘗一安坐經思也又其染翰人得片紙爲
世寶大畧觀師於可見者特緒餘耳師之不可見
者文可得而思議耶或曰詎所謂和光同塵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者也舜曰是亦強爲之容耳欲知
吾師請俟如吾師者
大師入山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入寺
十月初七日始至初十日止三日在殿精選合寺
大小僧行諷經讀書
初九日設立法華堂卯時鳴鐘三通齊起
佛殿擺設不許延遲仍要褊衫整齊各帶法華經

一部乂則二人共之俱在一時完備不許違悮十
三日設立義學三處
一東廊館十月十三日午時開
一西廊館十月十三日寅時開
一延壽館十一月十三日巳時開

雜錄

南華寺楝選僧行清規榜

切念

曹溪祖庭乃天下禪宗根本重地
六祖眞身現在子孫事之如生凡瞻禮者靡不想見

當時法道之盛也奈何去聖逾遠祖道衰微在在
叢林凋弊而傳燈續燄者幾希故明眼高人足履
其地者寡望振家風者誰其人哉以故本山僧徒
生長此間見聞鄙陋秪知耕種資生甚至食啖葷
酒與俗無異殊不知何以爲佛法禪道何以爲出
家本業也往往上司欲行振作以當家種草難得
其人故旋整旋廢弟徒以法繩其外貌而不能格
其非心是猶以滴水而救焦釜也老人蒙
恩遣嶺表幸得展布五體一禮
祖師眞容覩此不覺雨淚塡胸痛徹五內也先蒙

當臺憐愍
祖道屬令老人試爲料理切愧罪戾之軀不敢更
爲法門辱業已謝之數矣近蒙
制臺德意嘉惠名山承
本道切責合寺衆僧延請入山懇誠再四辭不獲
已汗顏至此畧以慈悲慰語調伏衆心幸各各大
生歡喜足見人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也但人心
昏迷久矣難以頓化必假漸進之功譬若久荒之
田卒必不產嘉苗但在開決栽培耘耔得宜灌漑
以時不患不秀實成熟耳今將合寺老少僧徒逐

一揀選列爲三等其老弱殘疾及愚蠢無智不堪
近事佛法者姑從舊務其青年聰秀堪可作養者
俱令在寺安居朝夕功課每辰未二時上殿諷經
祝延
聖壽暇則讀誦應習後開禪宗經典務要精熟仍聽
隨時講演開示務以了悟爲期其幼小沙彌凡可
教者俱選入義學仍擇學行稍優普通經典者立
爲教師訓誨經書指點義理使知恭敬
三寶愛師敬長深種善根仍聽時時考校不致疎惰
荒唐選就之日不論老少俱令滌慮洗心聽受戒

法改悔前非務要堅持不犯以為脩行淨業之基
是猶拔嘉禾栽之良田潤以時雨作陂池而築堤
岸聚水以防亢陽也今將應行法約應守清規畧
開一二以便遵行

計開

一應發四心
信心篤信自心是佛明信善惡因果
孝順心 孝順父母師長
慈悲心 慈悲眾生不傷物命
恭敬心 恭敬供養三寶祖師

一應重三寶
皈依佛寶禮拜佛祖
皈依法寶讀誦經典依教修行
皈依僧寶近善知識聽受教訓

一應斷十惡
殺生 偷盜 邪淫 妄言 綺語 惡口 兩舌
貪 嗔 癡

一應脩十善
身不殺 不盜 不婬 口不妄言綺語
兩舌 惡口 意不貪 不嗔 不癡

一應持五戒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婬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食肉

一應脩六度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一應誦諸經
華嚴經 法華經

一應習經典
六祖壇經 金剛經 心經 禪宗永嘉集 曹
溪通志 沙彌所習宜先熟二時功課後方及此

一應修諸行
晨昏各就本房功課粥飯罷辰末二時聽鐘鳴齊
上殿祝延
聖壽誦經畢各備作具聽木魚聲會請齊至祖師殿
後負土五擔培補塔院風水

一應辦諸事
每日輪流二人當執鳴鐘上殿及領衆負土以身
先之仍備清茶一壺供養大衆

一應罰差等
每日上殿失悮一日罰蠟燭一對二日罰香半斤

三日罰油一斤若因事告假幾日過期如罰若半
月不至者查出罰齋一供一月不至者及假托名
色故違規矩者對
祖師頂墜腰石跪大香一炷仍罰齋一供犯戒遊師
者如罰加以禪杖杖之
一應習禮儀
每日上殿必要衣服嚴整肅恭三業不得探身入
殿不許高聲大語雜談戲論交頭接耳倚肩掉臂
如有此等首座者舊維那必當衆教訓聽後改過
不論若有執拗不受誡者隨令胡跪

佛前待經誦畢方許對衆懺悔謝過
一應修德業
每日所習經典半月半月聽首座抽籤背誦務要
精熟沙彌聽教師不在此限
一應赴衆緣
凡各人施主請作佛事者先白首座請假幾日回
日即銷如過期比前俗罰過農事之時各家隨其
早晚如人少者春耕秋收給假一月有人者不必
沙彌如之二月會期沙彌給假五日八月三給假
十日過期聽教師責罰一日一板其誦經僧不准

給其有住持方丈十房客屬應官者不在此限
已上數條皆僧徒日用本分之事易簡易行但在
各人真實信受循循漸進則
佛祖之階可歷而至以心體本明由貪染而昏譬如
磨鏡垢淨明現則本來無物之旨自有了無之期
若再縱情恣意怙不知非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自
致罪愆將貽後悔凡在同列宜痛遵之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曹溪祖殿常住法物遞年接管交代交簿引
按大藏律部明言招提僧物至重有盜之者罪重

無間地獄萬劫難酬以其自欺
佛祖壞人善根極惡闡提無踰此輩其罪不容懺悔
空矣及教法東流至百丈禪師立叢林清規首以
常住僧物為重叮嚀告誡凡知事典守僧徒務要
明信因果不可絲毫侵犯自取地獄之苦所以昔
人借常住紙一張越三年償絹一疋上古德設法
之龜鑒也奈何去
聖日遠叢林典刑堙沒不振往往奸盜之徒藉為佛
子一入山門則凡一切物視為已有不顧常住侵
漁欺盜巧計百端種種破壞以至山門傾頹僧規

凋弊殆不可支者，實由乎此。予覩曹溪香燈之設，及
祖殿法物之類，誠所以痛心疾首者也。惟我
六祖大師真身現在，十方僧俗仰之如生，無論國家
崇奉隆重之典，即檀越節年所施銀鈔衣帔之類，
歲歲不乏，除供奉外，固有餘資，假若典守得人，貯
之有方，實足以為常住增修之費。夫何比年接管
虛無儲積，虛帳徒存，至若所供
祖師袈裟衣物，舊者日敝，而新者全無，豈非塔主縱
容抽舊換新之過歟？如此苟無立法定規，則將來

日見其廢矣。老人於茲萬曆二十八年十月朔日
至曹溪，適遇新舊塔主交代之際，幸得覩
祖師供養之盛，足見十方施主信心之篤。其庫內所
貯袈裟，檢點共有六百有奇，第皆破壞朽爛，甚至
單片尺寸為一件之名者，抑有近年所施有織金
錦繡之名，而驗皆多竊，故做之物者，又有當年所
施鮮明之衣，而寺僧貪欺領去，而塔主循情不追
還入庫者，又因追而以不堪之物擣抵塞責者，種
種欺詐，不能悉舉。此則不惟有姑信施之心，而
祖殿常住之名實為虛設矣。老人稟

祖命面諭合山耆舊、十方僧衆，同心共議，將前項袈
裟除提檢頗可千佛衣一十九件，
祖戒衣二件收貯一廂，永充供養，其小袈裟一十九
件外，除一廂以為本寺執事僧修齋之用，其餘尚
有五百六十餘件，盡行裝貯板廂，釘鎖封鋼，置之
高閣，永遠流傳，以為常住代代重典，使後世子孫
共知先代相傳不朽之故事。自今已後，每年塔主
所收銀兩器物、法衣袈裟及供養之物，各置一廂，
以俟交代之際，易為檢點，亦足以見各人盡心常
住之真實功德，且免抽欺盜及借領之弊。其所收
之物名，寫某年塔主某人收施某人何物，以待三
年會衆折合。凡千佛衣與大戒衣，總不許借領，准
留供養
祖師者，共入一廂。其小袈裟舊不堪用者，照舊存收
一處，倘有新者，仍存在外，以備修齋法事之用。即
有執事僧遇會應緣事畢，即交回庫，亦不許久存
在已，以啓後日爭端。如有塔主縱容妄支，不取及
失落與支者，俱照盜常住物律論，除追賠原值價
外，罰合山齋一供，以懲其罪。其有所施銀兩器物，
塔主不得私有，登籍必須對方丈、戶長、十房耆舊

眼同收支凡有借領之人必具領狀須請戸長十
房作證與塔主齋赴方丈稟白住持手批准給二
字方許支出如不從公私自收支者典守即以通
同照大明律監收自盜論到官依法如不到官除
共罰原支之半外共罰合山齋一供以戒其餘其
每年塔主所收衣物就貯殿庫其銀兩器物臨交
之際先查置底簿二樣二扇對衆算明餘者交入
長生庫内儲積以爲永永常住之資其簿一扇交
住持遞代收執一扇塔主輪流承管凡施主所送
衣物必請書原價登簿底以便日後證據失者

照價包賠如此則稽越信心功德不虛而
祖庭常住永遠不廢奸盜之弊可除公廉之風自振
矣凡在寺僧各宜遵守毋忽
祖靈昭格罪福以之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念又四日末法弟子某焚香
對
祖稟命手題付當年塔主道奎收貯殿庫交代流傳
凡住持入院即以此簿交代雖百年流傳以此爲
根本法輪也敬之慎之
萬曆二十九年分塔主道奎經管收到千佛衣三

件小袈裟十件俱經住持對衆印記單貯一扇入
祖師殿庫外小袈裟一件乃寺僧照權得施主財以
破衣搪抵對衆批示將來不許似此無耻外有紅
紬衲衫三件紗褊衫一件以作裝裹金字華嚴經
用訖又將道奎將前舊衣改作經袱六個隨同交
代
初選十房管事同心重興祖庭刺血盟書
曹溪南華禪寺
六祖大師末法弟子住持眞權消監寺比丘某都寺
比丘某是日香湯盥手刺血銘心焚香飯命

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前
本師六祖大師前
忠應靈通侍者前
本寺伽藍護法善神龍王山神前願展
慈光攝受弟子某等發誓願言某等自念濫厠僧形
玷辱
祖師一向昏迷顚倒造業但知利己不顧常住以致
破壞山門傾頽祖業外魔侵害僧衆無依今者幸
蒙
大善知識憨山大師方便開導各各痛心改過懺

悔受持五戒清淨一心願中興
祖道重振宗風同修淨行共出苦輪自今受戒之後
誓不毀犯如有知而故犯者上聽
祖師敕命靈通侍者重懲現前昭彰惡報生遭王法
死墮地獄今蒙
憨山大師歸併常住揀選衆等竭忠幹事護惜常
住心心以
祖師道場為心如有不秉公心循私壞法侵漁常住
破害衆僧乃至交通外人返傷僧體者誓現遭惡
報死墮阿鼻如有盜取常住錢糧磚瓦木植及衆

僧之物者左取則墮左臂右取則墮右臂寺僧返
害寺僧乃至搆結外人坐害寺僧若不從公同心
協力扶護或幸災樂禍傍觀坐視或巧激成殃兩
舌鬬亂者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舌根墮落
皆鑒
祖師慈悲佗心鑒證靈通侍者必彰感應今各刺血
同灑一處同秉一心共書誓盟對
祖師前證明誓願謹狀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瀝血書狀

曹溪寶林禪堂十方常住清規

惟我
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天下衲子歸之祖設安居以容
廣衆此禪堂之設最初之始也至百丈大師立律
條以約多人此清規創初所由立也自此凡天下
叢林皆有禪堂以行清規名為十方常住雖千萬
指如一人之身頭目手足之相須耳惟曹溪禪堂
今千年矣久而遂廢凡本寺僧徒分壓散火居住
不一而清規不行即十方衲子禮
祖而至者萍無所歸雖有叢林之設無復清修之業
甚至不易編氓豈禪源根本之地焉老人蒙

當道護法盛心不忍
祖庭之零落命寺僧延予以整理之予至則苦心壹
志以中興
祖道為心除修殿宇乃清寶林舊址僧房填塞遂捐
資別買空地移僧房九所開成一區復立內禪堂
一座以安常住衆僧立外禪堂一座接納十方往
來除常住香燈外別捐已資贖柴篷庄田山園地
土并柴山以為供膳名為十方常住安居既就四
事既周然居是堂者不律身進道及堂中主者不
諳古德清規專有差外言行乖違有壞法門不惟

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凡日用事宜畧設條例如左賓主各宜遵守以圖永久光揚祖道旣使法門不墜道業可成老人所願六祖如綫之脉亦稍撼其本願矣今將應行條約畧伸數款開列於後凡諸弟子務宜守之愼勿輕忽

計開　十四條

一佛說常住有二種一常住常住卽今之寺立住持以主之稱曰長老爲一寺領袖一十方常住卽今之禪堂立堂主以主之爲十方領袖故居是堂者無論內外皆稱十方以發心修行志超方外非世俗比也其淸規禮法如住持例但住持與衆僧有上下之分若主禪堂法食均等者則有師資之分若能說法稱曰堂頭如今之少林若但掌禪堂事務稱曰堂主與衆有賓主之分卽今之諸方凡在堂之衆日用助道四事因緣皆實賴之叢林一切大小事務皆仗荷之衆皆拱手而已非細事也是須遴揀恭敬內外和合以道爲懷勿妄生議論以求過端所處禮法淸況自有定例務安分守成勿妄增滅

一禪堂之設不輕堂主之任甚重以十方眼目指矚一人直須言行端潔以副衆望故居是任者務秉慈悲心廣大心軟和心忍辱心謙下心以菩薩修行心如橋梁如大地方堪荷護衆生乃稱妙行故凡日用飲食與衆同其苦不得私自偏衆滴水莖菜以衆爲心不得專任已意以取議謗衆僧有過當白堂中板首宛言方便處之不得遽出暴言麤語任情呵責不得苛刻佃民以招怨謗凡一應執事務要斟酌賢否不得妄用匪人常住錢穀當撙節浮費不得過用若係當用宜與板首預先商確可否查書記簿明開支銷不得專任已用

一堂中歲計卽常住租課每年不足三分之一所欠甚多並無實法但憑大衆修行以感龍天外護俱在堂主一肩募化苟一不足大衆只宜同其淡薄不得過求豐美妄貸債負以累常住

一作務行人苦心勞力終歲辛勤冬夏二季必須量給鞋布以助道心但常住歲計不足實難定規是在堂主多方設處否則不能以安行人其堂中在單僧衆理宜均等但力所不及勢難措辦貸則返累常住難以持久若就八月會中緣事難以一定

抑恐須有借辦當即塡還今照所有施利先除還
所負餘則斟酌多寡量散堂中以助道緣難爲定
例若更有餘存貯以實常住不致空虛庶可持久
倘有施主專意布施隨所發心不屬常例
一堂中歳計全在八月會中施主齊集所有齋僧施
米則入庫其有銀兩當立櫃一具簿一扇書記請
公正一人同掌其有折米銀兩即當據實眼同登
簿不得移作本色乾沒其辦齋銀亦當登入簿儲
積日逐當眾支用書記別登支銷簿以備稽查堂
主不得私自出入其有念經拜懺銀兩亦登入簿以
待會罷通融散眾堂中不得執爲已有以在道場
內外一力故不得專若外有送茶菓之資係堂主
者堂主自收入已有送堂中者及榜疏佛事等項
是在堂中專執施主專心則聽公取如越例而爭
者准清規列據其所爭照數倍罰辦齋一供如不
遵者不共住
一堂中坐單僧眾俱係作養本寺僧徒本房不遠切
近親朋但恐熟處難忘不得時常託故回房縱意
妄爲飲酒博奕遊蕩嬉戲或酣醉到堂觸穢
神明輕欺禮法犯者堂主白板首重者不共住輕者

罰跪香一炷懺悔改過若不遵者亦不共住
一在堂僧眾皆老人作養以光
祖道唯以修行爲心各宜謹守戒法精修道業朝夕
禮誦習禪入道調練三業制伏過非勿令造業不
得聚首妄生議論蠱惑正人以啓事端或勾引匪
人破壞常住盜取什物違者與犯者同坐懶惰者
教師考罰
一堂中一切事務及計歳周支俱在堂主一力擔荷
以一人而肩眾事誠難一一恰好倘有差失大眾
亦當體亮念其勞苦不得求全責備妄指過端以
生別議若果有過差當會同板首就方丈中茶話
款飭諫正不得遽發麤言以傷道體
一凡十方遠到衲子俱在外堂且過寮安歇必須入
堂問訊板首即當領眾問禮敘謝知賓款茶不得
坐慢取罪十方若是知識法師及高賢衲子即白
堂主當延入內堂寢室安居或經冬夏務盡心恭
敬供養大眾朝夕咨請法要不得輕慢以增罪過
若在且過寮暫歇三五日者共齋食皆出內庫堂
主務要時常經心檢點勿使缺乏當立寮主以司
接納若內堂偶有辦齋外堂亦當普請

一禪堂事務至簡私課只就板首催取或堂主親徵故執事不必多立但知客一人必不可少以應答往來賓客接待十方衲子此職務在得人如缺其人即以堂中執日僧代管客至必須款留待茶若施主專至者必白堂主禮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須辨白賢愚勿輕去留

一叢林公務有事不分內外一一例會請此天下古今之通規也今本山道糧乃施主親齋庄租則佃民自送打柴則行人入山此外無多勞役唯有溪邊運柴園中料理蔬菜而已如遇會請堂中止留直

日一人看堂其餘齊赴不得躲避違者罰跪香一炷

一天下禪林無論內外法屬同體而在堂中賴行人以助道業行人施力用以養修行其實勞者居多非道心堅固者不能久甘辛苦大段非世俗役使者比凡係常住公務而禪堂板首領衆指點作爲

一一皆聽不許抗違若各人私事非係熟情不得私自驅用即有務下行人叢雜或致喧爭及過費食物或偏衆飲食犯種種過者先有典座聽其約束如不和合聽堂主處分照清規例去留任禮堂

中倘見有過者亦當白堂主治之不許徑自麤言以致諍論以行人可否皆堂主通達其情非一偏可據其田庄佃民非公事不得擅用

一安務下行人專在堂中撿點安留堂中不得私情擒留親友恐有不法或累常住以累擧者事發有犯連坐

一在堂皆係作養本寺僧徒今見叢林有緒規模可觀或有本寺後進之徒素無德行不服受業師長教訓希圖安閑快意假以入堂爲名者決不許入或已入堂不守清規戒律任情任爲不隨衆禮誦

專一養懶或不時在外仍行飲酒茹葷全無慚愧但示虛名不修實行攪群亂衆者堂中板首悅衆請堂主同白住持頭首即遣出堂不許久留以傷衆德如不遵者住持當以法治懲勿徇情養成後害

一天下叢林自有百丈清規永爲成法但本山禪堂名雖十方非諸方比也以老人入山之初切念祖道衰微僧失本業老人志在中興以人材爲本故始捐束脩以教習沙彌及披剃則建禪堂以教修行捐衣資以置供贍種種苦心作養無非上爲

ZW 21101000823294

六和以續道脉下接十方以光叢林今奈老人薄德
不能身荷本願特立十方堂主以代老人之勞但
一應所用欠缺尚多堂主縱體老人之心願且無
老人之道力恐有缺漏不能周至本寺頭首執事
諸舊大衆各宜體亮當念
祖庭無禪堂不足稱道場無堂主不能接十方保多
衆若歸本寺徇俗則不久而廢故任持專管寺事
堂主專管十方是故本山與堂主有賓主之義各
當以道爲懷賓主各盡其禮不得任情苛責以傷
和合則有壞叢林以負老人建立之意獲罪

六祖取護
龍天長當護戒
右上條件甚多不能備悉即此所列事宜雖非古
規乃切救時弊了此寶林道場苟能一一遵而行
之則
祖道之興在此舉矣幸勿視爲尋常輕而忽之有負
建立之心也凡在堂中各宜勉之
禪堂日用清規
在堂諸僧既已入堂即以禪堂爲家以朝夕誦經
爲家事以習學修行爲耕種以輪流當直爲管家

以常住什物爲家計以晝夜門戶防守爲保家是
則人人以此爲飯命之所將爲出世之事業殊非
尋常世俗所守田地房屋可比以彼但造地獄苦
業之具豈若此爲極樂之地耶可肖諸僧愚痴難
化奸頑狡猾躲懶偷安在各家長將謂已捨一
人入堂而家中百凡無擾矣豈料諸僧在堂動則
以家爲辭時常指稱告假甚至有徑去不告而不
來者亦有輪該直日預先躲避者亦有但來喫飯
而二時誦經功課全不應隨大衆者即有久久在
堂但即袖手高坐以誦經功課爲了事應卯者至

於自己持誦功課及習讀寫字學業之事全不理
會者誠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虛喪光陰坐消信
施自甘地獄之苦安爲下愚之人良可痛愍又可
痛恨者除已往姑置外特選其堪讀書習講義者
數人送教師處專精藝業其飯食隨堂早晚功課
隨衆其二時諷經當直及零碎雜務姑免恐妨工
夫若遇官長入山迎送及二八月會事或遇錢糧
搬運及大衆家放柴此四大事應該普請亦當隨
衆使役此外心以省衆議其讀書在館俱聽教師
管束點讀不許縱容躲懶若有此等乃教師不嚴

原缺